



695.1  
735  
3



3 0662 9783 3

蒙古及蒙古人

000515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蒙古及蒙古人序

俄國蒙古文學博士波蘇德奈桓夫著

蒙古及蒙古人一書於山川形勢政治宗彙

社風俗言之綦詳即至飛潛動植道

途海濱莫不原原本本筆之於書以盡自千

八百九十二年受任外部委任充偵察探

臨之發而作北洋法政學堂取而譯之以台  
團人今有巨室於此良田廣宅蓄積饒裕  
皆足動人之歎羨主者二派徒不知閭閻也其  
鄰人工於心計及其田畝而測其廣袤入  
其園囿而少其筭鑰舉巨室之所有者  
無不藉而錄之如為家珍日伺巨室之身



喉之內閣將系機而竊搜焉嗚呼使巨室  
子弟取其簿籍而觀之苟如何奮迅激昂  
以自振作乎抑復甘受鄰人之惡隲其術  
中而從事於閹壻之譽蚌鵝之事也嗚呼  
讀是編而不能不深慨也夫中華民國二年  
五月二日合肥段祺瑞撰

蒙古叢書 第一種 蒙古及蒙古人序

前清綏撫蒙部固護朔陲置烏里雅蘇臺將軍庫倫辦事大臣科布多參贊大臣以分理蒙務董督邊防其末年又因承化寺喇嘛棍噶拉札參屯戍之舊改置阿爾泰辦事大臣分科屬十旗隸之事權之重地望之隆與東三省新疆大吏無所軒輊論者謂清之烏庫科諸將軍大臣猶漢之度遼將軍使匈奴中郎將護烏桓校尉唐之安北單于諸都護明之九邊督撫也東三省新疆以有漢吏故地記行程之錄二百餘年作者不絕近則吉林新疆皆有新志山川形勢軍備民治食貨故實開卷瞭如有裨政治至重且鉅烏庫科諸鎮則開建至今未有專志張穆何秋濤諸人所蒐輯者多斷自道光以前近五十年時變愈棘邊治愈難而任斯寄者非保舉之旗員則左遷之大吏傳舍官署棋局蒙民既非若東三省新疆有完顏崇實葉赫銘安左宗棠劉錦棠諸公之戡定禍亂創拓新規其寮吏又無博雅之士鈎考利病研究方輿著爲一篇以饋後學於是和林之都等諸大荒丁零之部幾如殊域界碑之縮有至千里藩情之異蓋逾再紀如庚午之回變辛巳之俄約礦金之外溢茶市之內折朝右淡忘士民莫識因循醞釀遂成奇禍階厲匪一方志不講亦

所。受。病。北。洋。法。政。學。會。創。譯。斯。編。於。都。會。驛。置。山。川。防。戍。地。產。商。業。風。土。利。病。臚。舉。備。列。纖。悉。無。遺。旁。及。教。法。外。述。市。易。萬。里。區。落。如。在。戶。庭。重。譯。圖。書。可。爲。枕。藉。吾。見。異。日。偶。駭。獻。地。突。利。來。庭。使。定。邊。諸。域。同。於。東。三。省。新。疆。之。治。化。者。其。必。由。此。也。夫。

中華民國二年三月江甯吳廷燮

蒙古叢書 第一種 蒙古及蒙古人序

海。通。以。還。國。家。門。戶。洞。開。碧。眸。黃。髮。之。倫。恃。其。航。海。利。術。颯。發。雲。湧。挾。經。濟。實。力。以。俱。東。沿。海。奧。區。舳。舻。相。望。行。棧。林。立。通。商。不。足。以。饜。其。望。也。更。進。而。索。航。權。爭。路。鑛。相。率。以。均。惠。爲。口。實。冀。以。各。樹。其。政。治。勢。力。於。遠。東。吾。國。東。南。各。省。至。是。遂。淪。爲。萬。國。角。鹿。之。場。而。暴。俄。因。其。地。利。之。獨。優。乃。於。列。強。南。競。之。時。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成。西。比。利。亞。鐵。路。以。進。窺。我。中。原。而。西。北。從。此。多。故。矣。蒙。古。者。中。國。西。北。之。屏。障。而。漢。族。移。殖。之。尾。閭。也。疆。原。負。邈。孕。產。豐。富。將。舉。國。家。所。以。溶。財。源。固。疆。圉。者。胥。於。蒙。是。賴。焉。而。惜。也。清。政。不。綱。於。藩。屬。罔。知。所。以。控。馭。之。道。懷。柔。夸。大。徒。事。羈。縻。宗。屬。繫。紐。不。絕。如。縷。當。世。朝。野。士。夫。復。沈。溺。聲。華。高。談。治。理。於。蒙。事。鮮。有。過。而。問。焉。者。故。有。清。以。來。方。輿。之。書。汗。牛。充。棟。而。於。蒙。古。疆。域。政。俗。紀。焉。而。能。詳。且。實。者。恒。不。數。數。觀。猶。憶。情。德。宗。初。葉。先。叔。祖。蕁。齋。先。生。隨。節。歐。土。嘗。詳。考。中。俄。陸。路。程。途。繪。爲。圖。說。郵。致。總。署。請。單。騎。由。蒙。還。京。實。地。考。察。當。時。政。府。嗤。爲。書。生。好。游。積。習。無。補。治。體。議。竟。格。而。不。行。其。於。邊。事。漫。不。經。意。可。概。見。也。民。國。肇。興。逆。庫。犯。順。軍。書。旁。午。羽。騎。交。馳。共。和。大。局。幾。爲。牽。動。近。頃。征。蒙。議。起。憂。時。之。士。始。稍。講。求。治。

蒙政策。而鈎稽探索。又皆苦於無書。博考先賢著述。欲求一足爲經營蒙疆指南者。渺焉不可猝得。而北洋法政學會。所譯俄儒名著蒙古及蒙古人一書。適於是時出版。以饋當世。而益學子其爲烈。抑何偉也。北洋法政學會。爲津沽北洋法政專門學校同學所組織。其校故創成於 今總統項城袁公。而不佞實經始之。離索數年。諸子學業驟進。盱衡世變。因有慨夫國家政治窳敗。良由於學術之不興。毅然結合學會。思以楮墨一盡其匹夫天下之責。首譯東筭支那分割之運命。以警發國人。復定期刊行言治雜誌。以闡明法政精情。今以蒙事岌岌。更編輯蒙古叢書若干種。而以此書發其凡。其佳惠士林裨益家國。爲效詎可以管蠡測耶。會中同人。以不佞於此會之成。不無間接淵源也。書成囑爲一言。以弁其首。用敢書其關繫於時局之鉅者。如此若夫原書之價值。與譯筆之信達。正純則以俟世之讀此書者之論定。區區無當之贊揚。固無以爲此書增重也。中華民國二年三月。遼義黎淵謹序。

譯蒙古及蒙古人序

蘇格拉第曰。治國如操舟。彼舟之不通操舟術者。吾人乘之以縱於犇鯨駭蚌之中。其不飽魚腹者何由。若擴而託軀於不知治術之國。欲以植田園。長子胤。永保康寧。益無望矣。夫治國之術。甚賾而最其大。凡無或出內政外交二鉅目者。國於坤輿內政。修者外交。勝內政。竄敗而外交。能得其道。以處之。亦毋震於弱。若夫內政。旣萎。外交。復貿。然不知所以措手足。則亡無日矣。在昔閉關自囿。神州文教。銜賊羣。小環疆境者。歆於上國。威儀方趨。承不逮。則所謂外交。羈縻耳。懷柔耳。超斯以往。雖有長才。罔能奮其力也。海通以還。六七強國。挾其機智。戲疇而馳彼固夙稔。夫馬克亞白尼之學說。俾士麥之閱韜。縱橫捭闔。倣譎百緒。而吾土士夫。迺一蹶故常。冗闌。儒緩。機先。旣靡。以爲備。機至。復倉黃。震亂。見卵而求時夜。而國計之僨。數於是焉。劇矣。庫逆犯順。肇在數年。而其跡之著也。亦且踰歲。試羣政府。要人。舉國。上智。而叩以庫倫山川道里之險。易政治之情況。與蒙人之風教俗尚。及其所以背我而向俄人之由來。其不瞠目相眦者。蓋不一二觀也。長卿云。鴻鵠已翔於寥廓。而羅者猶視夫澤藪。悲夫。悲夫。同人旣編譯支那分割之運命。駁議詔告國人屬蒙事。

日。棘。蒿。日。邊。氛。盡。然。涕。零。迺。謀。遂。譯。是。書。疲。數。月。之。力。幸。告。蒞。事。秉。國。者。取。而。讀。之。彼。我。既。審。勝。算。斯。持。而。本。會。同。人。寒。鐙。握。槩。之。微。衷。或。賴。是。而。不。荒。也。抑。以。蒙。古。久。隸。吾。國。版。圖。彼。俄。人。者。肥。瘠。不。關。奚。爲。不。憚。辛。劬。捐。重。貲。涉。長。途。以。偵。稽。其。政。俗。習。尚。山。川。道。里。而。洪。纖。畢。具。若。此。吾。人。忝。承。九。皇。六。十。四。民。之。裔。者。顧。迺。以。自。國。之。調。查。而。借。箸。他。人。寧。非。有。國。者。之。深。辱。厚。羞。昔。耶。律。光。有。言。中。國。之。事。我。悉。知。之。我。國。之。事。爾。不。知。也。夫。吾。國。今。日。又。非。第。不。知。他。國。之。情。概。也。即。並。自。國。之。領。土。若。蒙。古。者。有。能。洞。徹。靡。遺。如。波。資。德。涅。夫。之。於。是。書。者。乎。嗚。呼。繼。自。今。苟。不。力。謀。有。以。自。樹。吾。種。人。五。千。餘。年。歸。然。崔。魏。之。國。華。將。益。僥。然。罔。所。託。命。矣。悲。哉。悲。哉。

中華民國二年三月北洋法政學會叙

## 譯例

一是書爲俄國蒙古文學博士蒙古偵察員婆茲德奈夜夫漫遊蒙古隨手紀遊之作有見必書幾萃蒙古各種現象於一編故全書首尾略無統系與他書之枝榦森立節目條分者夙異欲存其真一仍舊例

一原書但名「蒙古及蒙古人」本會因欲繼此更編譯關於蒙古種種著述獻諸國人故冠以「蒙古叢書第一種」七字

一原書眉上標曰提綱挈領甚爲清醒今仍之

一書中格根卽活佛之意獨見處已皆改爲活佛其附於活佛之特名下者蒙人習慣上均與該名連稱故未便更改

一書中蒙古官名爲內地所不設者仍以蒙音表之

一書中地名翼二綫而部落等類準之人名翼一綫而某王公等類準之但此等之恒見習聞者省略

一書中括弧處如（ ）〔 〕皆仍原書之舊



一書中檀家即施主之謂賣買城即商場之意與地名之買賣城不同閱者察焉

一書中單稱里者即中國里數其以俄里計者概稱俄里至他所記度量衡等名應合中  
度量衡若干則如左表

中俄度量衡對照表

阿耳新

合中尺二尺二寸二分二釐五

撒窠 (三阿耳新)

合中尺六尺六寸六分七釐五

俄里 (五百撒窠)

合中國一里零一百五十三丈三尺七寸五分

迭下欽 (五百平方撒窠)

合中國十萬零六千六百九十三方尺強

斯農達德

合中國二百四十二立方尺強

夫夜德羅

合中國一斗一升八合七分七釐強

分特

合中國庫秤十兩零九錢七分八釐有奇

蒲特 (四十分特)

合中國庫秤四百三十九兩一錢三分強

留 (百哥)

約合銀幣一圓

哥

約合銅幣一圓

一附圖地名以書中譯文甚長不便填寫有從省略者故驟視字面似有不同然按音自得閱者諒之

一原書篇章浩繁同人皆以

知多不免閱者幸匡正焉

譯者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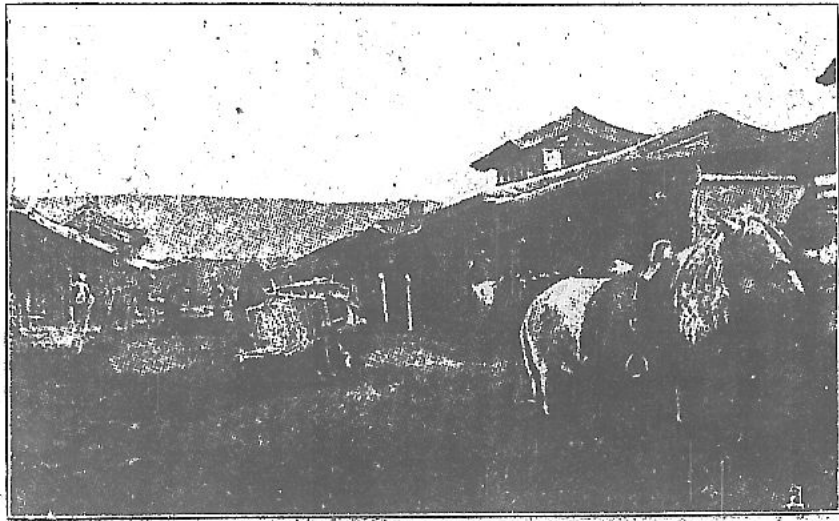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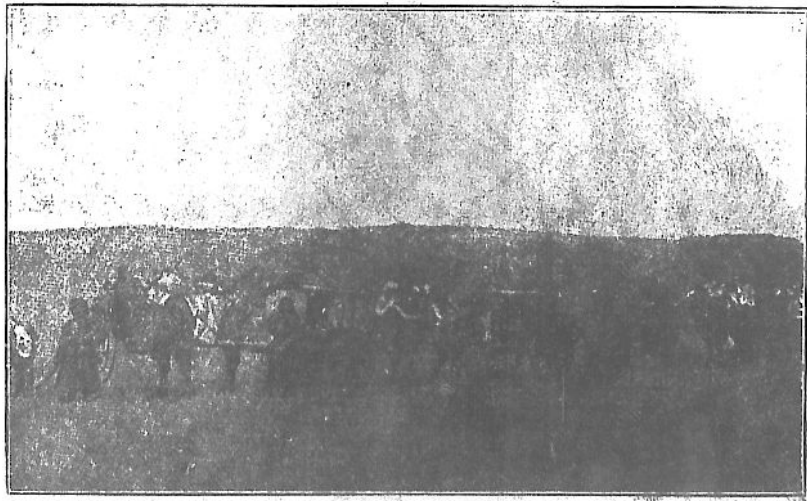
第八代哲布尊丹呼勒罕



市街倫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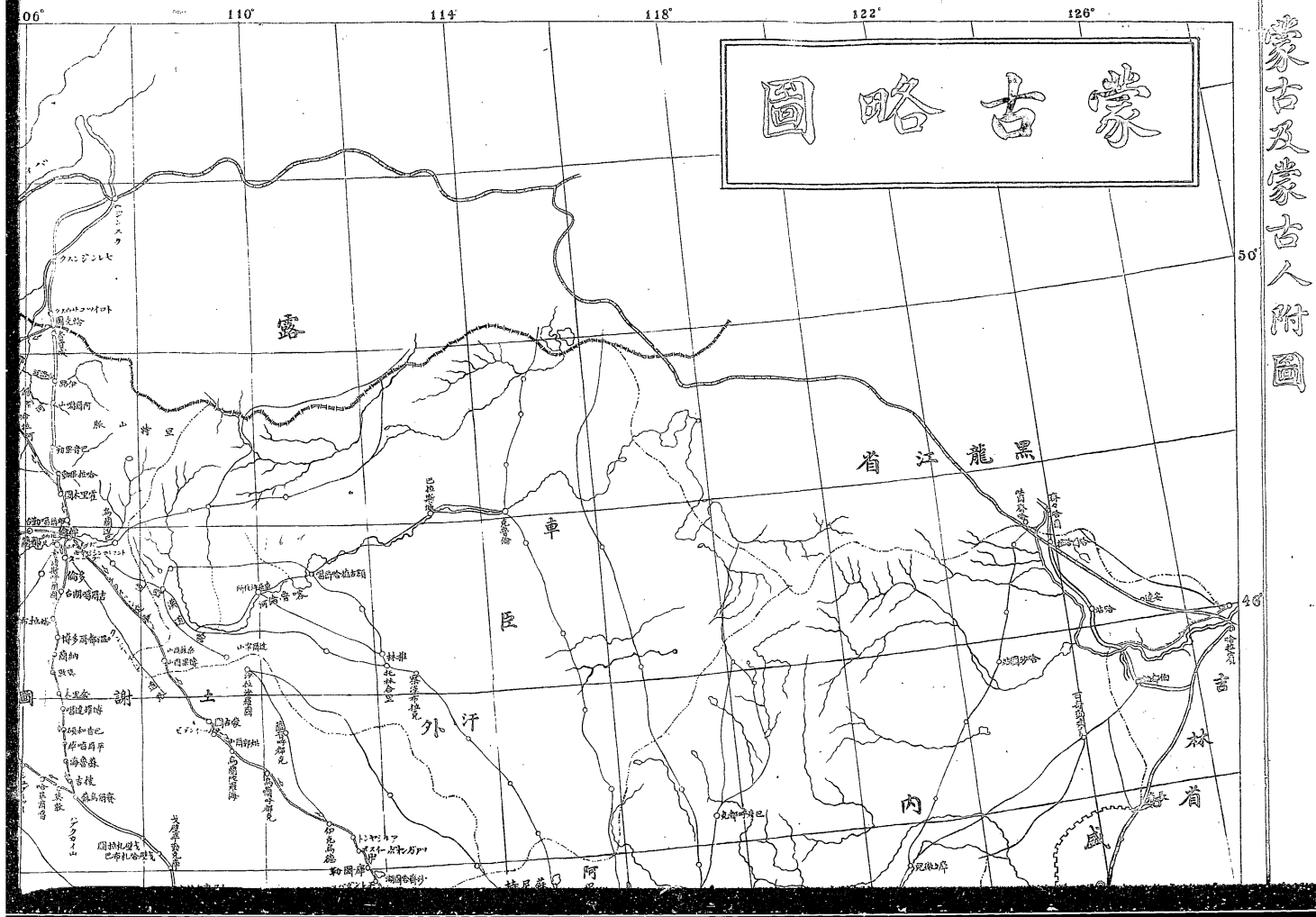


市 街 台 蘇 雅 里 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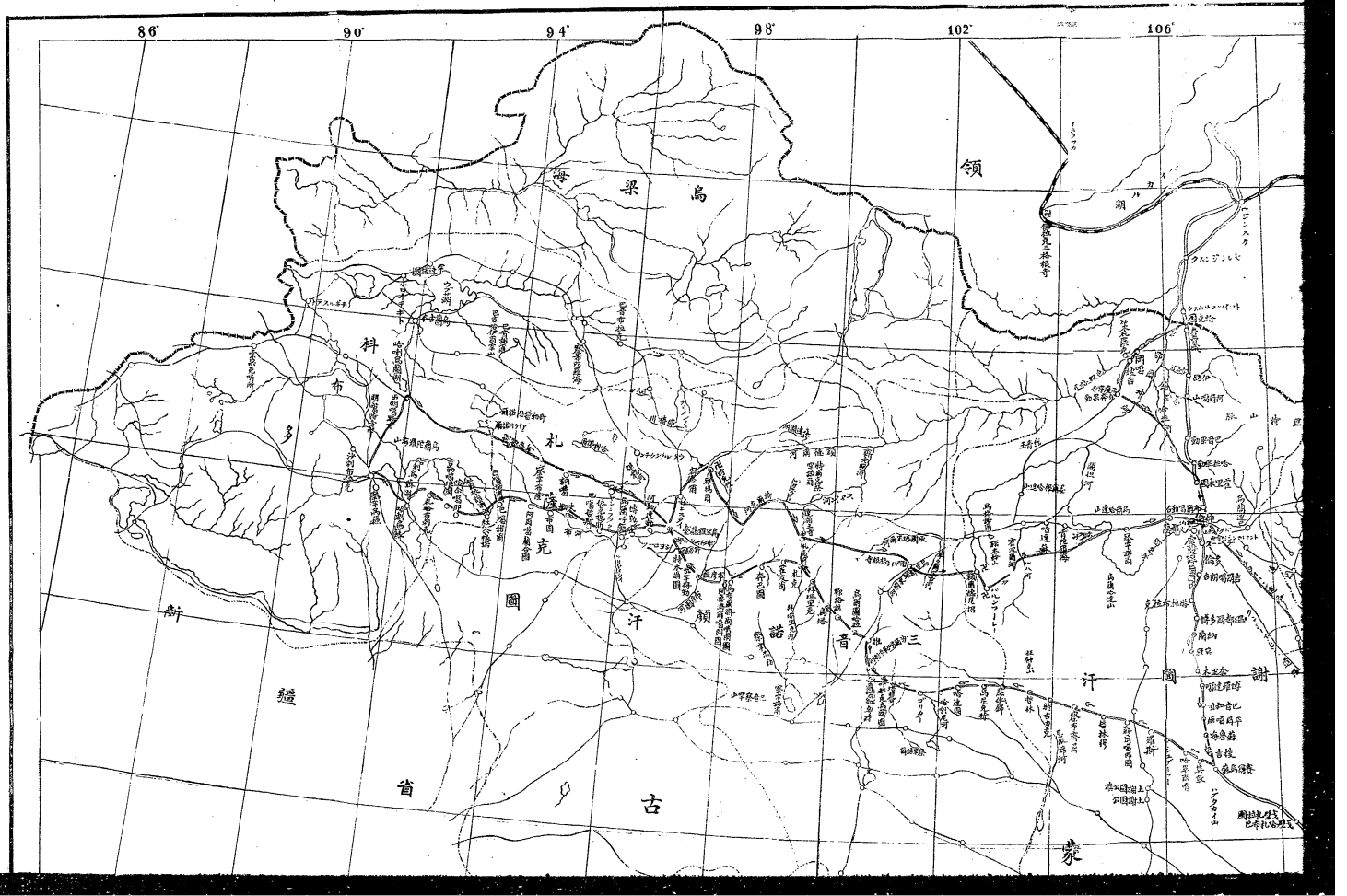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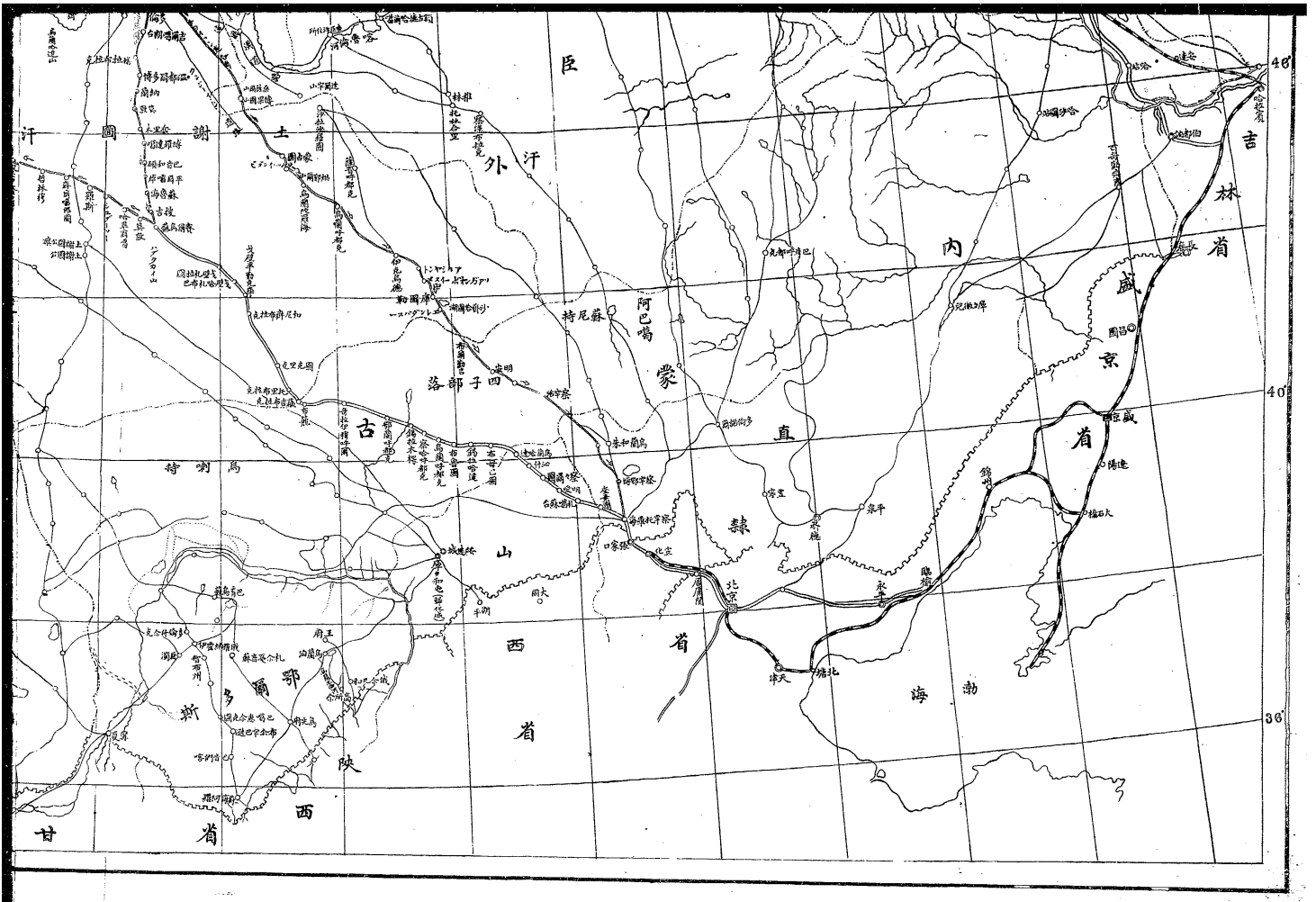
伊 克 烏 德 之 俄 國 商 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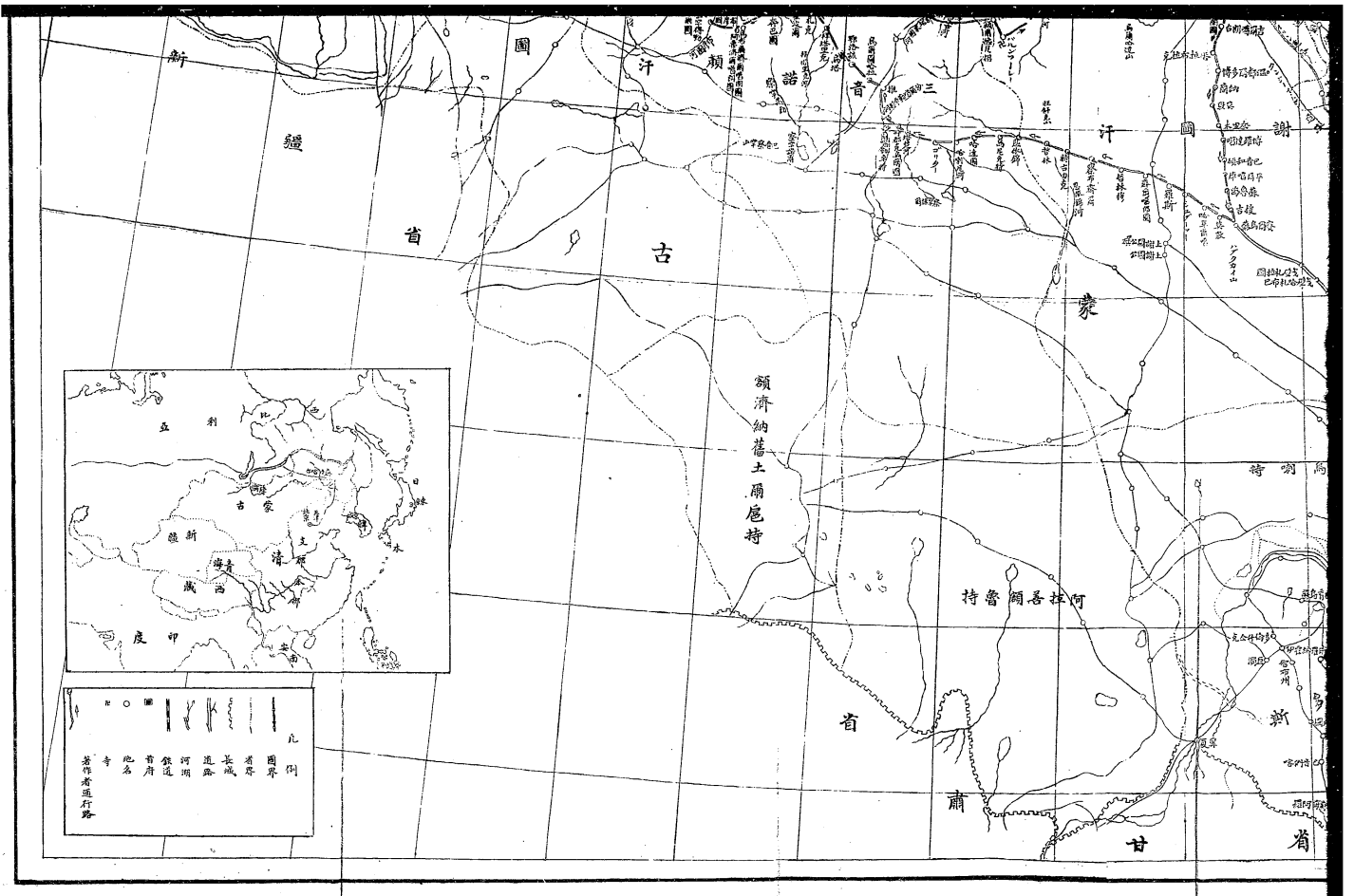
# 蒙古略圖











### 俄國皇家地理學會副會長序

俄國皇家地理學會。自創設迄今。二十餘年。夙注全力以爲亞洲內地之察勘。蓋吾人所謂亞洲內地者。乃指中國萬里長城以外之地。而其北部與我最接近之蒙古也。歷年以來。我學會恆願爲學術的勘察。而其結果。竟於中國萬里長城以外。人跡罕到。世所未知。廣漠之大地。闢一蹊徑。其貢獻於地理學界者。亦可謂鉅矣。然探險家之往亞洲內地。其氣概之勇往。雖足誇耀一時。而究如我國久於旅行者蒲耳賊哇立斯欺氏所云。其所勘察者。止於學術的調查耳。至關於地理學上各種專門之細目。則不能不俟之他人焉。蓋世之旅行家。勇往無前。首先涉足於人跡未到之地者。一般地理上觀察外。偵及其己之所習者而已耳。至各種專門以外之事項。雖略有調查。亦不過嚙失耳。濫觴耳。由是相繼而起所應解決之新問題。乃日見增加。而績學有爲之士。其欲解決此問題者。亦輩出。不鮮。而於地理學之進步。裨益亦匪淺焉。

茲舉一例。以證斯言之不謬。當蒲耳賊哇立斯欺氏之探險時。曾缺略地質學上之調查。因是地理學會當組織貝夫茲臥夫探險隊時。則加以礦師伯穀達諾夫。及後又於伯塔

窳探險隊中。加以鑛師臥布耳橋夫。而於亞洲內地地理學上之調查。竟注全力以補其缺。其次則如庫耳母穀耳機麥羅兄弟及貝夫茲臥夫探險新疆時。曾於天山之麓。發見低於海面廣大之窪地。築臺觀象。需時年餘。而關於亞洲內地氣候之調查。亦補前此之所未及焉。

地理學會。原於昔日人士之提倡。企望探險。僅求直接裨益於斯隊者。始以之爲行動之方針。然於亞洲內地之調查。則不能毫無顧慮。循序漸進。以抵於成焉。溯其開始注意者。爲行程之測量。鑒夫探險之不能離乎天文也。則定觀測之地點。次及地勢地質水利氣候等項。更進而調查各地之動物植物。更進而研究其人民種族生活之特點。經濟之狀態。以至天然及於人類之影響。人類對於天然之感化。無往而不施以調查矣。

夫此種族及經濟之調查。從來學會所蒐集者。固不能謂之滿足。而揆厥原因。約有種種。首則我國雖因千八百五十八年天津條約。得有中國內地旅行權。而於千八百七十一年蒲耳賊哇立斯欺氏遊歷以前。迄未實行。及後探險隊雖有旅行中國內地之時。而又不喜遵由通商之道路。不好觀察人口稠密之區域。且懼與中國人民官吏衝突也。尤多

所遷繞。故於地方人民之狀態。遠不如天然物之調查。深注其意也。雖然。我始終不懈之旅行家。每遇與其人民交接。則將即其人民所研究所見聞者。筆之於書。累日經旬。亦非勤焉。然而研究地方人民之狀態。其最爲困難者。即不諳土人之言語是也。惟不諳其言語。故欲考察其國之碑文。與其人民行政上司法上之關係。及宗教信仰等項。幾無從着手。且經濟上之調查。非以詳密之質問。則所得者。亦屬皮毛。是故關於長城以外之中國。所調查之缺點。即該地人民種族上經濟上之真象。不明瞭已耳。

外交部爲補此項調查之缺點。屢用焦忠。僅據駐在長城附近樞要領事所報告者。爲不滿足。曾以調查各種專門之事項。派遣獨立之探險隊焉。例如千八百七十四五年間。外交部提議欲踏勘自漢口至塞米巴拉欽斯庫間之商路。組織索斯諾夫斯欺嗎茲索夫斯欺必牙塞斯欺諸氏之探險隊是也。此探險隊。雖未深入蒙古內地。而時或間接有與此目的不期而自合者。至若所豫定之道路。則悉探索無遺焉。但此探險隊。亦因不通土人之言語。故於旅行中所邂逅之人民。凡關於種族上經濟上之調查。皆未得十分之效果。是亦美有餘恨矣。

不但此也。卽於我地理學會中。求其善識土音兼優學識而宜於遊歷者。亦不無乏才之歎。卽有之。其惟通求耳語之拉德夫及加塔夫二氏。熟諳東洋語言素悉蒙古事情之帕耳拉吉伊院長婆資特奈夜夫博士而已。婆資特奈夜夫氏。千八百七十六年。曾入婆達寧探險隊。居蒙古凡三年。然據其自述。則年月雖若是之久而於地方人民之情態。皆未研究精詳。甚至蒙古語言。亦未習諳熟練。從可知遊歷考察之難矣。

自婆資特奈夜夫之始至蒙古也。距今已十有五年矣。曾憶前此氏於聖彼得堡大學任蒙古語教習時。睹我國蒙古之調查。未臻精確。時致憤慨。千八百九十二年。外交部欲將蒙古人民生活之情態。人種之關係。經濟之狀況。詳爲調查。遂委任氏焉。且語以調查時。尤應注意通商道路及人口稠密之地。如此重任。舍婆資特奈夜夫而外。恐難其選矣。

阿列庫塞伊嗎特夜夜伊疾婆資特奈夜夫者。臥耳羅夫州之士族阿立約耳司祭之子也。初於本州正教神學校肄業。及千八百七十二年。於拉乍列夫東洋語學校。及莫斯科大學試驗及第。遂入聖彼得堡大學東洋語學科。未幾卒業。千八百七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編入皇家地理學會之蒙古探險隊。爲教育部派往蒙古。此行之結果。曾

由氏手獲得蒙古謄寫刊行之各種書籍。共計九百七十二卷。(題目百五十七)藏之於大學圖書館。此等書籍。尙未得悉數調查。然僅閱覽其一部。已可爲考察歷史文學之資料矣。吾人素以蒙古文學。含有激烈佛教派之意味。及以此證之。殊覺其非是也。婆資特奈夜夫自蒙古歸後。曾在大學爲助教。千八百八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政府徵試額外蒙古文學博士。氏爲文以應。騰譽一時。三月二日。任爲蒙古文學教授。及千八百八十三年。因註釋額爾德尼額爾克所編蒙古志中千六百三十六年至千七百三十六年之喀爾喀史。遂得蒙古文學博士學位。先是氏於教授蒙古語言文字時。常留意於蒙古民法刑法之公文。以求其語言之變遷。政治之組織。且當教授之餘。於皇家地理學會皇家考古學會聖彼得堡大學附屬之歷史協會法理協會。皆列席焉。發抒其獨具之學識。以貢於世。千八百八十一年以還。復應倫敦大不列顛聖書公會之聘。擔任編輯蒙古語。加耳母伊庫語。滿洲語。之書報。千八百八十七年。俄國財政部奉帝命草阿斯特拉漢州加耳母伊庫學務改良案。委氏執筆焉。千八百八十八年。聖彼得堡大學復任以東洋語學科書記官之職。千八百八十九年。



兼爲滿洲文學教授。千八百九十二年四月。外交部奉諭調查蒙古之政治現狀。及中俄通商事項。復派氏往蒙古。自是遂解其書記官及滿洲文學教授之職。至千八百九十三年十月。漫遊歸來。又爲聖彼得堡大學蒐集中國滿洲蒙古抄印之書籍七百二十七卷。(題目百二十八)此外爲謀學生實地研究之便。攜來喇嘛廟及喇嘛文學之珍奇標本。亦不少焉。

原文於此揭載婆資特奈夜夫之著作及雜誌報告等件。列日至六十八種之多。概多無關緊要。茲特畧之。

由氏之著作以觀。則知其固不僅長於蒙古語學已也。凡蒙古之歷史文學。亦無不極其蘊奧。居蒙古計三年。故於蒙古之情形。亦極熟悉。雖然。使氏能爲蒙古探險之豫備者。則十餘年間於大學中教授蒙古語言之時也。當是時。即於蒙古各種事項。研究考察。不遺餘力。發先人之所未發者。更僕難數。旅行蒙古者。除氏而外。恐無具此等素養者矣。是故氏於千八百九十二年及千八百九十三年復遊蒙古時所蒐集之材料。亦復貴重無倫。此理有固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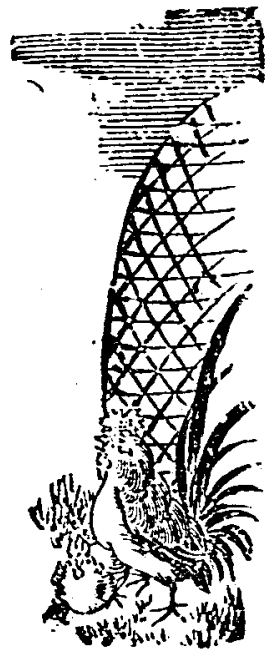
當氏旅行時。其夫人臥立架空斯湯疾諾烏那亦以纖弱之身。與氏偕行。含辛茹苦。助氏蒐集材料。是亦俄國女界之光榮也。

間嘗考之。旅行家探險家初爲熱念所驅。一勇直前。艱難險阻。有所不避。而能博世人之同情。受各界之擁護者。亦基於是。故其爲事雖若困難。亦竟不覺。而實際所感爲困難者。則在旅行家探險家飽載其艱難困苦所蒐集之材料歸來。竟致無資出版耳。蓋得此印刷費。較得探險旅行費。尤覺困難也。地理學會徵以數十年之經驗。而謀所以應之者。遂將本會最堪尊敬之會員。婆資特奈夜夫編纂之蒙古紀行六卷。視爲會中義務。立行出版焉。（卷之七應歸俄國大學院出版）此書一出。則二十餘年來。地理學會所昕夕而企望者。庶足以償其願矣。

俄國皇家地理學會副會長貝羅塞墨諾夫識

---

蒙古及蒙古人序



## 自序

二十年以來。國中人士。本歐西探險家之調查。及我輩蒐集之文書。對於蒙古事項。施以研究者有之矣。然終覺有未備者。及余就聖彼得堡大學教授之職也。一意注重蒙古事項。勸誘國人。以圖將來之事業。無如每當教授之際。事實多不明確。懷疑增惑。不知其幾也。事前亦未嘗不計及於此。故先往蒙古。需三年有半之星霜。以爲豫備。而識者皆云。爲期短促。未足以窺其全豹焉。細繹斯言。蓋非無所見而云然也。例如各地語言之特色。及其應用。文學歷史之考查。宗教之理義與儀式。行政之組織。政治地理之現狀。人民之習慣需要。以及彼對於我國之感情。我國國民對彼現在及將來之關係。皆不得謂爲夙習而精通也。試思左列各項中含有之事項。既若是其繁。則於此短促時間中。無論如何勉。亦不過僅習其一斑已耳。欲求全體知識。精確無訛。蓋亦難矣。次即蒙古之行政組織。與其人民之經濟狀態。最堪注目之事實。一爲考察。則蒙古有所謂旗者。旗爲札薩克所轄。而此札薩克設盟議事。凡百設施。皆受中國長官之監督。種種組織。爲余所知矣。其他職官。有名乍拉夫齊。乍黑拉夫齊。山慶分慈伊者。亦爲余所知矣。然其所謂乍撒拉夫齊

者。果爲何官。其職掌若何。其權限若何。其實際之價值若何。對於俄國之關係若何。對於俄國事業之利害若何。種種問題。當時余亦不甚了解。即至今日。除於我文學上巴特耳斯欺伊氏著參謀本部軍事教育局出版之（蒙古一斑）中余所下之註釋外。亦無由得考證之資也。至於蒙古之經濟狀況。我國恒以漫漠之語表示之。故其所見多屬皮毛也。例如蒙古因中國現時之統治行將滅亡矣。蒙古人苦於苛稅矣。蒙古人負中國錢商之債。受重利之盤剝難償還矣云云。幾成流行之慣語。然其所謂苦於苛稅者。果爲何意乎。稅額若干乎。何爲納稅者。稅目若何。徵收者若何。所徵之稅究歸何途使用乎。又所謂難以償還之負債。爲數幾何乎。所謂重利者。用何利率乎。精確調查。舉世無由知也。次則與蒙古人民之經濟狀況有極大之影響者。即其宗教是也。所謂不解其宗教。則不能解其生活者。已爲一般之所公認。是宗教一項。反爲先決之問題矣。考蒙古人所奉之佛教。與遷入俄國境內之布立牙特人加耳母伊庫人及其他土人所奉之宗教。原屬一致。故欲研究而考察之。若在吾人。尤覺有重要之關係焉。惜乎國中人士。對於蒙古宗教。大抵僅諳其儀式。而未明其教義。故終不能知其所以然也。輒近英法學者。與俄國哇西立夜夫

及嗎那夜夫教授等。對於佛教。亦非無所研究。然所注重者。則在中國及印度等處。故所研究者。多爲釋迦教與大乘教也。考此宗派。原爲最古哲學系統之一。加以研究。實於學術上有高尚之趣味。我國專門研究中國與印度之事物者。亦復注意於此。然蒙古人及俄境土人所奉之佛教。則異於是。乃由宗喀巴改革所稱爲喇嘛教者也。夫既與普通所謂之佛教截然不同。另爲研究宜也。而全歐學者。則皆未之過問焉。佛陀與宗喀巴教義之淵源。既有種種之不同。而其間即不免有相反者。以權議椿。安見其可哉。究其所極。則一教本其教義所希望者。或竟與他教教義相背而馳。有如水火。亦習見之事也。由是以觀。喇嘛教教義之研究。實爲考察蒙古先務之急。然在我輩習東洋語者。常以喇嘛教爲不足介意。目爲破滅佛教本旨之一新派。且加以蔑視。是亦喇嘛教迄至今日未被研究之所以也。我國夙有宣教師館之設備。神科大學及中學校中。亦有宣教師養成之課目。而教授之者。則多以英法學者著述之譯本。潦草塞責。而少獨立自爲探討者。例如千八百七十一年。加占神科大學教授米羅茲臥耳夜夫著刊之（正教要義）中揭載之教科書。又千八百九十二年。伊耳庫茲庫神學校教習何特哥耳奔斯欺伊氏所講演之（佛

教一斑。是也。推其用意。則在說明該教之大意。引起衆聽之趣味而已。然吾人於喇嘛教實際所觀察者。已足諳其梗概。故吾人而欲窮究蒙古人之宗教思想。以明其生活之所根據。則非淺嘗輒止。所能畢事也。雖然。生活現象之本因問題。乃已曉其現象所起者也。而余於此敢斷言曰。我國即通曉蒙古人生活現象者。亦恐無睹焉。此非譎言也。實則蒙古人之家庭。及社會之情狀。固有之業務。遊戲。風俗。禮式。以至其信仰。迷信等。凡可以自然律定個人之生活與社會各階級相互之關係者。則皆未之知也。是故我國人士。雖有習蒙古普通文字者。然皆不能讀其歷史碑文而解其意義。况如稗史。詩歌。俚言。諺語。謎句。甚至其口語。俗文。更無問津者矣。若然。則吾人因不通曉蒙古人之狀態。日常於實際。上通商。上生活上之關係。暗中所損失者。不知其幾矣。茲舉例以明之。即如吾人與蒙古通商。姑捨其商品功楛事物之外觀。而體察其實際之情事。吾人供給何物於蒙古人。始投其所好。吾人應由蒙古獲何物以歸。詳爲探察。舉能裨益於通商事業之種種條件。皆須妥爲斟酌者也。由是以推。則吾人於蒙古之情形。無論從何方面注目。皆宜先明其實際之現象。否則有未不茫然失措者也。

一千八百九十一年之末。皇家地理學會名譽會員男爵臥斯天撒根欲將前掌院巴耳拉吉伊千八百四十七年所著蒙古旅行記遺稿出版。囑余爲之校閱。並就所知以爲增益。余因此事。屢與臥斯天撒根男爵會談。當時外交部中國課長究達諾夫亦常參列其間。而與議焉。溯此討論之結果。竟將吾人關於蒙古之知識所不圓滿者。全行暴露。種種疑問。乃纒出而無已矣。於是國人羣謀所以補救之方。而望余往蒙古之議遂起。余亦久以蒙古之知識不完爲憾。遂亦欣然樂就。終由熱心此事之究達諾夫上書。歷數歷史上人種上行政上通商上宜詳爲研究蒙古之必要。並薦余堪勝此任。及呈於外交部亞細亞局長加布尼斯特伯爵後。經逐次之手續。於千八百九十二年三月得勅裁。任余一事。遂確定矣。

出發之前。外交部曾囑余務將昔日會議所提出之疑問。爲之調查詳明。毋使遺漏。又接外交大臣來書云。足下前爲實地考察。數年間淹留蒙古。其於遊牧民族各種狀態。當必盡悉。此行得續舊遊。尤能勝任。本大臣不勝欣幸之至矣。諄諄獎諭。愈狀行色。此次漫遊。豫定程途之順序。乃自聖彼得堡經西伯利亞至恰克圖以入蒙古。經由策札薩克之居



所勅建慶寧寺庫倫哈達遜額爾德尼招巴倫夫列乍音夫列烏里雅蘇臺科布多烏蘭  
固木賽爾烏蘇張家口歸化城北京喜峯口熱河多倫諾爾復由多倫諾爾北行至俄國  
國境庫耳斯塔伊卡經濟塔伊耳庫茲庫特母斯庫尼吉尼諾烏哥羅德歸聖彼得堡而  
外交部所定之期限。則爲一年有半焉。

需一年有半之光陰。跋涉二萬二千俄里。此度旅行。所費亦不資矣。由余之核算。實費八  
千七百九十五留七十八哥。而由外交部所給與之補助金。則爲七千三百六十九留八  
十一哥。計缺一千四百二十五留五十七哥。由余自給而已。

此次旅行之宗旨。首在調查其現象。故所經各地。必將其人民各種之狀態。勉爲完全之  
記載。次則注意蒙古人因受中國管轄所呈之生活現象。因以研究其生活及社會之構  
造。此爲余豫定之順序也。本此順序。遂將蒙古人現時之權利義務宗族軍事的盟約各  
部落世襲領域之沿革。政治經濟上之狀態。及其民法刑法宗教文化風俗習慣對於外  
國人全體之關係。對於俄國人之關係。先爲調查明確。始研究及於俄蒙貿易問題。循序  
漸進。所需時間。亦匪鮮矣。夫調查之事項。既若是之多。而豫定之期間及費用。又復有限。

遂將考察之方法力求敏捷。而分爲二焉。其一則旅行中每日必作完全之日記。凡所經過地方之情形。遭遇之事件。及與蒙古人之接洽。皆努力詳記之。其二則於都市官署所在地及大寺院中所見聞者。必詢訪於該地之紳耆。參酌各種之文書。專爲理論上之考察。而不載之於日記。余意考察蒙古之方法。恐亦不外是也。惟是余欲訪察者時苦無從問津。即如社會中一般之情態。經濟上之狀況。其在田夫俗子無論矣。即統治之藩王。於其所轄境內之事物。雖畧有所知。而於其四隣接壤部落內之情形利弊。亦莫之能悉。故與彼輩談話。雖足以描寫一部之內情。而決不能及於蒙古全體。以爲判斷蒙古人一般情態之材料也。欲調查蒙古人一般之情態。非遍訪蒙古之官衙而與其當道交接。終無所得。欲由此方法。必先得二三精幹官吏。應我請託。與以調查之便宜。且爲我說明蒙古人行政上之法律條文章程規則。於是始得飽讀其文字。出入公署。而得恣意調查焉。欲調查其宗教亦然。凡蒙古人之大寺院中。常有博聞廣見熱心教務之喇嘛數十人。住寺理事。如於喇嘛教之教義道德儀式等。有所質問。輒津津樂道。藏經之室。皆得任意涉覽。其餘重要書籍。亦復有求輒與。無稍吝惜。如特爲表示熱心研究教務時。彼輩猶極歡迎。

竭力與謀便利焉。至其所祕密而以爲神聖者。雖不能驟睹。而與喇嘛僧極力親近之時。則彼輩固一無所隱也。是故考察蒙古所最要者。固不止考察需時已也。欲考察之有得。必先密結其人士。而交察所需之時間。猶爲重要。余此次遊歷蒙古。於人種學上之調查。獨付缺如者。亦因其時間不足耳。觀察蒙古人生活之情形。而研究其家庭及社會之狀態。探測蒙古各階級生活之特點。與其相互之關係。而調查其固有之業務。以及遊戲習慣。信仰迷信等。統其人民表裏之情態。務求調查完全。並究其所以然之故。實爲余遊歷蒙古惟一之主眼也。然所需之時間。亦極浩大。夫欲確知個人對於家庭及社會之關係。必先體察其人之心理。洞無所隱。使以意見習慣信仰希望等。盡情語我。固屬要著。而在外國之旅行者。試問有此閒暇。能與衆人娓娓細語。盡得其情乎。前次遊歷。曾用是法。即獲實効。而此次苦於調查材料之複雜多端。不遑及此。是故關於人種學上之調查。極不完全。致缺蒙古人生活情態調查之一部。殊爲余之遺憾也。

歸國後。本前列之事項。編纂所獲之材料。計得七卷。由皇家地理學會與大學院分別出版。公之於世焉。

其第一卷乃余千八百九十二年之旅行日記。專爲記述蒙古北部喀爾喀之事情者也。第二卷乃千八百九十三年之旅行日記。詳述蒙古之南部及東南部之事情者也。

此兩卷中所記之事件。皆爲余逐日所見聞者。故或由人種學而移於考古學。又轉而及於司法事件。或由宗教社會及個人之情態。而記述經濟實業之狀況。一依調查之順序。按日記載。毫無倫次。純然一日記體也。至本書中所載蒙古音之官名職掌及其餘事物。第三卷以下附有註釋。稍一披閱。即能了然矣。

第三卷記述蒙古之行政組織。與夫統治之次序。以說明蒙古人現今之軍事政治經濟上之情態。

第四卷記述蒙古之喇嘛教。而詳述其宗旨教義情況及儀式等。

此第三第四兩卷所載者。專爲余就蒙古各官衙之圖書館。各寺院之藏經閣。及各學校中。託其專門學者。相與研究之結果也。余之初意。本欲親將各種事項詳細調查。不幸爲時日所限。故用此簡捷之方法。而按之事實。亦有不得如此者。例如千八百十八年中。國治理蒙古。曾發布立婆夫茲夜夫所譯之一種法律。然該法自發布後。以迄於今。七十

餘年間。條文之變更增補。附說明。加制限。殆無一不變其原義者。而中國人及蒙古人。迄無修正之善本。今欲知其內容。除訪蒙古法律家親爲調查之外。殊無他術。故余與彼輩。亦時相往還。藉資研究。他山之助。逮今猶不能忘也。次則中國猶有頒布於蒙古之一種法律。其中所規定者。多爲清廷與蒙古人之關係。及刑法問題。而關於蒙古地方行政之組織及權限。則毫不涉及焉。中國雖使蒙古人奉其正朔。而於其墨守習慣以爲生活之狀態。則一聽其自然。毫無明文之規定。此吾人於中國法律中。舉凡蒙古各旗之境域若何。區劃若何。利用與夫課稅之法及用之之途。皆不能窺其明確規定之所以也。此等事既不載於蒙古人之成文法。而皆散見於習慣法。則欲調查之。亦不能不藉蒙古法律家之手。是故余常出入彼都典藏文書之官衙。而與彼法律家友善。於是研究調查。始無特別之困難。然余常細繹彼輩之言。則又有礙難徵信者。復以例證請。彼乃出其所藏之新文書見示。而余之疑問。遂盡解矣。余研究喇嘛教。亦採如此方法。每當誦教中之初學教科書時。輒訪諸僧而求其講解。及彼研究佛教之各種文書與研究教中之禮儀時亦然。入廟必問。先即各種之儀仗供具。一一曉其用法。次復考古僧之圖籍。則無不了然明確。

者矣。

第五卷。一基於余所見聞。一由於考察民間文學俗歌俚言諺語謎句等。記述人種學上之調查。

第六卷。乃關於中俄貿易。余所貢獻之意見。並載俄國對於蒙古貿易發達之沿革。

第七卷。記蒙古當滿清中葉。以迄於今。在蒙旗中卓有聲勢者。即不啻各盟旗王公之實錄也。其調查之材料。則依中國政府編纂之蒙古摺紳及職官表。此卷出版之責。則歸之於帝國大學院。余調查蒙古之結果。僅乃得此。使天假我數年。得以出版問世。或者其有微益乎。

千八百九十二年四月七日。携眷出聖彼得堡。於庫拉斯諾牙耳斯庫與伊耳庫茲庫之間。即着手蒙古探險。余之目的。雖不在訪察梭伊特及烏梁海等之遊牧民。然途中常停宿於該地之村落。而欲覓來往米奴新烏新及蒙古間之商人。及熟於夜尼塞伊河上流水勢之舟人。緣是遂遲遲吾行。時與其他之人民相往還。而於烏梁海及梭伊特人間。我國貿易之狀態。及貿易所行之水路。反由是調查精確。而尤以此水路最爲重要。蓋將

來我國與蒙古之交通。又多一通路。其裨益於我國者。良非淺鮮也。

六月十一日。余至夜耳夫奈烏金斯庫。從此即調查與蒙古常相往來布立牙特土人遊牧之狀態。六月十八日。至塞列良斯庫所。規亦如前。二十三日。遂抵恰克圖矣。余於此地。所首應辦理者。即余思役一僕。俾於途中助理一切。幸次日即有伊耳庫茲庫之商人名伊王費德羅伊齊費羅德夫者。一年酬以五百留。竟得傭焉。即每月約計四十一留六十六哥也。費德羅夫。年二十六。體甚健。幼習製靴業。及後於伊耳庫茲庫及恰克圖等地。又投身於照像館。學攝影。後居庫倫二年。服務於俄國商人臥羅標夫之商店。仍從事照像。藉是見知於蒙古王公僧侶及其人士。即庫倫之呼圖克圖亦與親近。時常延至其家。作匝月留焉。余今求得如此人物。實屬意外厚幸。即如照像一事。乃旅行者所宜有。奈余初止一人。故不能並顧。余有渠爲助。攜帶照像器械之心。遂決矣。願余不無遺憾者。費德羅夫之蒙古語。不甚熟悉也。然渠善於機變。善察人意。其與蒙古人邂逅。且笑且言。常以手足肖種種形狀。輒得通達彼此之情意。指臂之助。獲益良多。故全特記其姓名於此。以謝其勞焉。

得此人同行。已無他慮。未幾將行裝治妥。立即首途。至其漫遊觀察所得之結果。有如左述。(下畧)

著者婆資德奈夜夫識



---

蒙古及蒙古人 自序



# 蒙古及蒙古人

俄國蒙古文學博士婆資德奈夜夫著

中華民國北洋法政學會譯

## 第一章 自恰克圖至庫倫

千八百九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土曜日）我等入蒙古境內。於此余所淹留最久者。當爲庫倫。故余於恰克圖僱車馬。即豫定赴庫倫。恰克圖人與庫倫交通。習爲故常。如俄領特羅伊茲可撒烏斯庫與恰克圖等處。經營運送業者甚夥。蓋專爲輸送俄國商旅而往來於恰克圖庫倫者也。所用之車極便利。車駕三馬。馬繫以鈴。行則其聲鏗鏗然。如莫斯科之鐘聲。約五日間。可抵蒙古宗教古都之庫倫。運費銀幣五十留。從來之定價也。恰克圖至庫倫之路。自昔已成坦途。俄商隊多出於此。故此路幾經人踏破。記述亦繁。於今已無特別之趣味。余特繞道於國人所不知之地。而視察與我國接隣蒙古人之情態。及其對於我國之關係。並欲參詣蒙古尊嚴神聖之慶寧寺焉。在俄國人之爲運送業者。如隻身送我等。必不欲往。乃僱二蒲立牙特人。相約携車三輛。馬四匹。運搬之具。嚮導之人。遂

一舉而二獲矣。至我等之路綫。雖不豫定。擬料彼等必導余先往與俄國隣近之策札薩克旗及慶寧寺。而後出捷徑以往庫倫。統計需期不過十二日。故與之約。除日用雜費外。每人支給銀幣七十留。或紙幣七十七留。

是日早起。納行李於車中。時方午前四時。至七時。漸已結束檢齊。即車上乘入之空地。亦整理完備。厲車秣馬。唯俟出發矣。適蒲立牙特人來請於余。欲與其親友飲茶話別。余許之。此時余則携余妻至特羅伊茲可撒烏斯庫教會堂。祈旅行之安全。及歸。則馬已駕於車矣。我等於是升車。逆旅之女主人。祝我沿途平安。余深感其情。時午前八時二十五分也。此日不甚炎熱。午前九時。寒暖計值列氏十九度。我等一行四車。當先係二輛貨車。裝載行李。次爲余夫婦同乘之車。車駕兩馬。最後之車。則駕一馬。爲余等嚮導者之女所乘者也。此女利用與我等同行。受其父之保護而往庫倫聖地。且欲參詣慶寧寺。一爲參拜。蒲立牙特人對於此寺。雖尊崇之如神聖。然參拜之者甚稀也。乘馬行程。一時間約俄之四里半。蓋我等自特羅伊茲可撒烏斯庫至賣買城。約一時間始達。我等既至賣買城。乃從其城外東南隅商隊通衢。馳繞其城而過。蓋所謂商隊通衢者。乃因來往賣買城之商

隊。皆通過此衢之謂也。衢之西南端。設有關卡。係中國地方官。檢察中國人之旅行券者。營商至此。若無此券。即不准入城。蓋中國人作繭自縛。所設之內地常關也。我等於此。遇一商隊。駱駝三十匹。滿載穀物。詢之。知爲從鄂爾坤運來本城。交中國商舖永效公者。蓋恰克圖人之在賣買城以販賣米穀爲業者。多至七十餘家。而以永效公、永效祥、永發魁、三舖爲最著。類皆專買小麥製麵粉。供給此小麥者。多係俄國農民。於賣買城銷路頗鉅。如永效公三號。每年購入者。皆不下二萬至三萬蒲德。其餘小資本之中國商人。每年約八千、五千、三千蒲德不等。或僅有一千蒲德者。然據中人所言。中國人從俄國人購買之小麥。每年統計有二十五萬或三十萬之多云。但前記之商店中。不以販賣米穀爲專業。彼等皆販賣中國之諸種貨物。如麥粉者。不過附帶之營業物而已。麵粉製法。皆用石磨。駕馬運轉。以人守之。故如永效公之大商舖所用之人夫馬匹。亦甚多也。一人役三馬。日可製粉五蒲德或七蒲德。平均製造費。每蒲德約需四十哥。然在夏期。此費則稍減。以夏期日中放馬於野。僅夜間勞動故也。中國製之麵粉。質甚粗惡。即其最良者。亦不能出俄國所製兩種之上。專供該地中國人。及其附近蒙古人之需用。然特羅伊茲可撒烏斯庫

及恰克圖之俄人。亦有購之者。以其較俄國所製者價廉故也。然如大商店則不憚其遠。常輸送此麵粉於庫倫。販賣於附近之蒙古部落焉。

我等過此關卡。已出賣買城之城廂。即見有田園房舍。耒耜桔槔之類。紛陳野外。蓋此地人民多以種菜爲業也。此外復有小雜貨店小飯店等。約六十家。寄食於此者。以赴賣買城互市之蒙古人爲多。賣買城之外圍。有傾入於恰克圖河之小坡。河之兩岸。皆不甚高。我等渡河。登其右岸。即獲一小路。乃往來恰克圖庫倫間之郵便通路也。路有小丘。於其上。行二俄里。始不見恰克圖河之濁流。自此遂爲平坦之曠野。地性多含鹽質。且爲沙土。故惟見有哈拉架拉灌木生長其間而已。天然風趣。雖形寂寞。而四方景緻。頗慰旅情。南望伊必吉夫烏拉山。高聳雲際。得勒格爾罕山。連其西南。東望都蘭罕高山。隱約霧霞。伊落川流。出其南端。溪谷之北。小山連亘。溪谷西南。有數條小徑。統稱之爲草場道。我等即由此前進。此等道路。實爲恰克圖庫倫貿易之通徑。所以如此分歧者。一因此路常經馬車通行。而有凹凸。一因此中高低不等。即生燥濕之異。春秋之候。人多舍溪谷低地而行。迤北之山林故也。我等過此處時。連搬貨物由溪谷中央之道路者甚多。行六俄里間。即

遇四商隊。各駕牛四十四匹。要之此地當恰克圖往來通衢。故蒙古之馬隊及旅客。常絡繹不絕。而久住游牧之民。殆不數觀。至特哥斯可立布耳庫。始見住居帳幕之部落。時已十一時十分。去賣買城則六七俄里矣。過一部落。乃連八帳幕而成者。余曾入其中。一爲查視。則皆蒙古婦人嫁與中國商人爲妾者。因賣買城及其附近。禁其居住。故羣聚於此。以蒙古風氣論之。彼等生活。甚爲饒裕。其帳幕美麗堅固。內外皆施以白毡。帳內一隅。飾莊嚴之佛像。設祭壇於其前。毛毡座褥等。所在皆有。無不表示其富裕者。每一帳中。皆備有鐵架。架置巨釜。沸煎乳汁。以製乳果。肉則掛於壁間。以表奢侈焉。帳幕係一種混成的構造。其門以中國式之單扉。代蒙古式之兩扉。上部嵌板。飾以雕刻。附紙於壁。房內貼有長紅紙聯。書中國文字。鐵架亦可作煖爐之用。以鐵管烘其室內。春冬禦寒之具也。前行渡特哥斯可立布耳庫。經過溪谷。約四俄里。至草場道之南股。向西南進行。其間有野菊。豌豆草等。頗足娛目。由是爲溪谷與布拉果勒河相映。成斜坡狀。地質全爲鹽性。無何我等忽悟所行之路。偏傾於南。乃折而北向。時午後一時十五分也。行至一處。恰克圖人稱之曰（最初沙）。蒙古人稱曰（萬樹沙）。意者或以松樹交繁。生於沙上。故有此稱。此沙

綿亘僅一俄里許。然深鬆無際。故通行極難。繼此沙路。有小丘相連。對於布拉果勒。爲峻險之傾斜。蓋蒙古人先稱爲巴音夜列斯沙路者也。比前之沙路。較易行走。我等通過此路之後。解鞍息馬。憩遊於伊克鄂博山與布達蘭烏拉山間小湖之旁。湖面極小。以余觀之。不過一池沼。小川自此流出。此沼與布拉果勒河通其脈絡。水味不佳。浸潤地下者甚多。其附近一帶濕地。可通行者寥寥。旅人若無嚮導。誤入險地者。不免蹈於茲焉。

我等至此所通行之處。乃布拉卡倫官兵圈佔之地。沿布拉河之右岸。迄於賣買城皆是也。其左岸之溪谷。舉爲編入恰克圖乍耳庫齊夜中隊之兵。屬於策札薩克部下者也。屯聚卡倫之兵。及其哈母究耳架（附屬補助人之義。見第三編）二十戶。皆不業耕作。而於色楞格河下流會合鄂爾坤河之所。芟刈乾草。若恰克圖之兵隊。則多墾有耕地。專播黍麥。是其所異者也。

午後四時三十分。我等自休憩之所起程。五時十五分。至甘滾塔西林寺。卡倫住民所居地也。喇嘛僧不常住此寺。惟每年經營法事來此四次耳。此寺一見甚貧。余趨入垣內。偶遇一喇嘛僧。於其住所作小木工。以西藏語誦經文。余問之。始知因近頃卡倫住民從庫

倫喇嘛處購來西藏佛典。欲藏之寺中。故造板以裝之也。由此西行。約四俄里。渡布拉河。其河深不及二撒窳。經其對岸之美麗草原。更行二俄里。至鄂爾坤河岸。鄂爾坤河廣約五十撒窳。右岸爲險崖。左岸則稍平坦。河有渡航。甚寬大。我等欲渡河後再行十數俄里。忽渡河之際。馬逸走。嚮導布立牙特哈追之未獲。待至夜九時。我等遂於鄂爾坤左岸附近之帳幕中宿焉。

六月二十八日。日曜日。

寒暑表午前九時十八度。十二時二十度。午後三時二十二度。六時十九度。九時十二度。

我等所宿之村。名達蘭阿瑪烏魯木。夜有蚊自沿岸蘆葦中出。蝟集人身。不堪其擾。翌日朝起。見鄂爾坤河畔。茫茫草原。遠連色楞格河。鄂爾坤河流入色楞格河之處。距我等宿所不及四俄里。與傾斜之山坡相映。形勝佳絕。我等以夫馬未至。不得已羈留於此。午前五時半。我等滯在所附近。適有撤其帳幕將往他處游牧者。及至七時。欲將此情形拍照一影。然爲時已晚。帳幕已拆卸置車上。地下所遺者。僅皮箱及帳幕之附屬品而已。束裝



既畢。即見爲其家主之老翁。手携羊血。來禱於守護神之前。既而洒其血於四方。乃率羣出發。渡鄂爾坤河而去。是自冬徂夏之游牧而爲游牧期之最後者也。此地貧困之蒙古人。爲游牧者甚稀。一因無載貨之車。游牧甚難。一因彼等以牧畜利微。留住村落。亦無不便。且村落附近。如有未經游牧踏踐之草地。遇有官府投票時。亦非無利可圖。故皆止於此焉。投票云者。乃將草地分爲若干區。用投票法招人刈取也。斯時正值投票之期。我等飲茶之際。有從他處來此之六七蒙古人。即欲投票者也。此投票契約。依其本旗長官所規定。自本日起限四日。長官執行開票。由該旗衙門派遣官吏。其官吏斟酌投票者之數。與長官之利益。或舉草原之全部而貸於一人。或區分之而貸於數人。所得之款則歸該旗。余與蒙古人對談後。豫料馬已將至。遂赴鄂爾坤河岸。至渡口。見乾藟填塞。蓋蒙古人運往恰克圖販賣者也。余於是先將渡口風景攝一影。而後與蒙古人接談。據云此渡依該旗長官命令而行。本地之蒙古人。服此任務。即該旗所課之力役也。渡口之管理者。遵守官命。凡旅行者與附近之蒙古人渡河。皆不收費。該旗亦以土地團體關係。不收一文。惟對於中國人及從遠方運貨來此之蒙古人。有徵收渡河費之權利。運費殊無一定。舟

予斟酌自己勞力與渡客身分。任意定額。故視其渡客感情如何。而額有高低。彼等對於中國人徵收通例。羊百頭。渡河費取銀五留。馬車一輛。三十哥至五十哥不等。乘馬一匹。拾哥。我等給費與此額同。惟所乘之馬一匹。僅索五哥。總計共費一留四十五哥。午前十時半。馬已追還。聞係沿布拉河左岸馳至茲古牙村云。十一時十五分遂起程。橫過鄂爾坤草原。牧草豐滿。液汁充盈。步行者幾沒其股。行二俄里。至鄂爾坤河支流。其名不傳。蓋細流也。我等抵此。偶遇俄國人四名。自特羅伊茲撒鄂期庫來。此經營漁業。貨車三輛。載網及小舟。彼等在此小河。以二統之網。約獲鮪鱸竹籤魚等五蒲德。彼等以捕魚爲目的。與俄人二十名偕來。此河固不足滿其希望。聞在鄂爾坤河時。彼等利用六月二十八二十九連續之祭日。獲魚甚多。去此約三俄里有乍耶河。彼等仍欲往焉。要之我等至是所經之地。恰克圖人最稱熟悉。彼等視此地如自國領土。漫然從事漁獵。就中以營漁業者爲尤多。於去此稍東之所。恰克圖人更越國境。深入家地。來往伊落河錫刺果勒哈刺果勒等河。經營漁業。毫無所憚。漁夫某告於余曰。去年九月余與同事到哈喇河口。一月之間。獲魚百五十蒲德。不可謂不多矣。夫彼等行此漁業。不納一稅於蒙古人。亦無須何等

之許可。惟與土人親睦。即得利用此天然富源。而其故由於土人不食魚類。不知其價值。故見人掠奪此利源。甚漠然焉。我等與漁夫等別。並視其舉網得魚。遂由鄂爾坤河一小支流渡河。其深不過十至十二烏夜耳。削庫焉。登岸後。即沿色楞格河流域廣漠平原進行。途中多陷坑。以致車陷三次。乍郎河外。地質始稍堅固。屬於策札薩克旗伊立奠圭音驛站之蒙古人。其游牧以此爲起點。至午後四時。見道旁一部落。以十二帳幕而成。蓋即伊立奠圭音之驛署。而爲章京（官名）及特派書記共居之處也。所至之地。輒見大羣牛馬。茁壯肥碩。迥異尋常。而一觀蒙人之情態。則因夏季和暖。食物豐富。亦復怡然自樂。謳歌之聲。達於幕外。余在岡噶村見男子十人。演弓箭之技。此技爲青年蒙古人所最好之遊戲也。以木爲的。樹之柱。恰似歐洲投球戲。射手於百步外放矢。如此演技。雖非重要。而亦足以練習箭術。然彼等則視之爲遊戲。毫無熱心競技之狀態。箭多不達的。即偶有中者。而觀之者。淡然僅依古風謳歌已耳。我等向西直進。道甚平坦。蓋連絡恰克圖買賣城與策札薩克行轅之郵路也。從買賣城之通商事務官所發之命令。及派遣之官吏。皆由此道經過。午後五時半。至色楞格河之南。其地蜿蜒當前。乃一小山脈。名洪圭立達烏拉。

山。其西更與濟爾噶郎圖山相連。此色楞格河之南部。約十二俄里之間。夏期幾不見人跡。因其缺水故也。於濟爾噶郎圖山之西麓。雖能得水。而該地之蒙古人播黍於此。牧畜者恐蹈其田。皆徙牧他所。我等過此。宿於色楞格河沿岸之濟爾噶郎圖山與色鄂格之懸巖間。色楞格河至此驟轉而南。宛如閉鎖我等來路所經之溪谷者。夜九時。棲於色楞格河沿岸之鶴。忽然飛鳴。其聲嚷嚷。蒙人執以爲降雨之兆。斯時恰值東南陰雲突起。漸逼而近。抑或有驗歟。

六月二十九日。月曜日。

午前九時十二度。正午十二時十四度。午後九時十三度。

約一時。雨果降。布里牙特人恐我等爲雨所濡。以布覆臥車上。遂驚晤。雨聲蕭蕭。徹夜不止。詰朝六時。寒暑表至十度。九時至十二度。天色竟日陰蔽。起程時。當午前八句鐘。約行十五分。至一農田。長五俄里。寬一俄里。耕於此者。係從恰克圖賣買城而來之中國人。因附近之山而立名。故稱曰布母因達立牙。蓋懸巖地之意也。此地係由策札薩克官廳貸於中國人者。每年完納厚茶磚八箱。以爲稅。蒙古王貸與此地。兼任保護義務。移蒙古人

數戶於此。禁止其他蒙古人奠居斯土。且禁商隊停駐焉。表面上佃戶負計算及其他事項之責任者。雖只有二中國人。實則有中國人二十餘名。從事耕作焉。該地跨越大道。遠及山脚。在山麓附近。有中國人茅舍十餘家。吾輩於此見有播種大麥燕麥小麥者。又於茅舍附近。見有豆苗。或云亦種黍者。然其榦葉爲何。未之見也。色楞格河距耕作地終端。約三百撒窘。與山相接。此處形勢殆如斷巖絕壁。道路由此折而南。橫斷布龍諾爾山北部諸山脈。由此橫斷路所經山嶺有七。俗稱此地曰多倫巴達云。余輩行近七嶺。將登其一。時已九鐘十五分矣。此山極險。由飛空之六小丘而成。攀登頗難。然余登之焉。雖乘於天候朦朧之際。比較上亦不覺甚疲。遂登一小丘。俯視色楞格河。美景盡在目中。此河在西部。分爲六支流。曲折盤旋。成無數島嶼。其形狀甚奇特。島中細柳灌木。繁茂亦可觀。少東行。則支流漸少。再東行則合成一大河流。滔滔前奔。如矢射的。如馬赴槽。是河經過此山之麓。試陟山巔。可遙望焉。但四望空漠。廬舍無論矣。雖牧畜亦不得見。少人物禽畜之點綴。未免稍減興致耳。行抵山頂。則峯巒重疊。四圍如壁。不便眺望。然芳草茸茸。如敷華麗毛氈者。其地不一而足。他如翠菊。紅白合。白加密列。密槽。野薔薇等。沿途胥是也。且蟬

類小蟲。羣聚於芳草之中。蠕蠕而動。步於芳草之上。適呈以黃波包圍。此等喧擾小蟲之觀焉。余等至絕頂。見有以石堆集之鄂博者。其四面張列各種織物片段頗多。登山者所獻之木枝。肉片。亦復狼藉其間焉。余等之伴侶布立牙特人。乃信仰最篤之老人也。以此等獻物爲不足。携黑磨立（空中飛翔之馬可。與人以幸福者）像紙束甚多。亦藏於石下。是後每遇鄂博。皆如是。十時十五分。余等自第一嶺巔西南行。達第二嶺巔。此嶺高同第一嶺焉。但其傾斜甚長。故騎行甚便。第三嶺登之。雖不覺甚高。下則殊險。第四嶺第五嶺爲傾斜之高凹地。車馬通行皆便。余等於此遇布立牙特人十名。乃自和林赴慶寧寺參謁溫都爾格根者也。（格根者活佛也。）中有三人乘馬。一車載二翁媪。餘二車所載者。蓋爲騎行者之妻子也。此布立牙特人外。途中未見一人。至第六嶺。亦寂無人影。自此嶺驟轉西北。則至第七嶺。此第七嶺雖高於前四嶺。而亦同爲傾斜之狀。於此第七嶺巔。午後二時三十五分。我等始見牧畜及下嶺。行至午後三時。漸達一部落。情景亦極寂寞。睹三帳幕。皆扃其戶。中有耄碌之老翁。守家者也。他一帳幕中。有十一歲之幼女。襁負未滿一歲之小兒。正自嬉戲。余因無由與老人晤面。遂就幼女與語。據云此十二俄里之某村。

薩滿宗  
徒之帳  
幕

何西恩  
之寺領  
及策札  
薩克之  
署到着  
署

今夕有娶婦者。部落中人趨往賀喜。故十室而九室也。幼女所住之幕帳甚貧。而樹有小旗。余覺有異。就而問之。則此女屬薩滿宗。有兄年三十。素諳薩滿教義者也。薩滿宗徒所應供張之物。帳幕內殆無其一焉。惟於帳幕左隅架上。縛有小棒。棒上立有加立得（一種之怪鳥）之銅像。與木製之黑磨立。（飛翔之馬）此外尙有奇異污穢之假面具。置於其旁焉。（後余聞蒙古人云。當初該地薩滿宗徒雖多。而策札薩克甚嫌之。今則在其管下者。多不過三人。而其人亦不良之徒云云。）於此少息。即前進。旋幼女告余云。向原定之方向進行。則至廣寧寺。若欲至策札薩克之寺領。則宜由此往北。循由色楞格河溪之凹地而進行云云。我等從之。途中禾黍離離。一望無垠。色楞格河兩岸田地。雖含沙性。而灌木生長於其附近。野林檎樹亦甚多。下午七時。我等漸出色楞格河。經半時間。息於色楞格河之右岸。其渡口之正面。即策札薩克之所居也。此處色楞格河寬約三十五撒甯云。

六月三十日。火曜日。

午前九時十四度。正午十二時十八度。夜九時十二度。

當晚仍逗留於策札薩克之居處附近。即昨日之停留所焉。實此處用斯名。殊不適切。本名稱爲策凌惇多布之策札薩克。卒於去年十二月。其孫方十五歲。應嗣位。翌年遵清帝詔。正式嗣位。其名始現於世。今其名雖爲管下之諸有司及藩王之近臣所知。而依慣例。未曾布告。人民亦知此慣例之當重。亦不敢圖知其名。然旗與寺領。自次年即改其名稱。以藩王之不在。迄於後嗣者之正式確立。其旗之統治權。爲二理刑官所掌握也。我等照常五時起床。喫茶之頃。有蒙古人欲渡河岸。頻呼舟子。促其泊之。呼喚約一時久。而以朝喚渡河之聲。爲舟子所慣聞。故不遽起床以應之。蒙古人慣癖。無要事時。朝必晏起。以貪眠爲常。余固知之。故至午前九時始出投宿之地。訪策札薩克居處。及其官衙之印務處。色楞格河之渡口。在鄂博圖山下。例以小舟泛渡。而此地之蒙古人。每年二次。招游牧於機達之俄國布立牙特。爲造舟楫。船材所需之松樹。蒙古人自伐採之。布立牙特人則以之製板造舟者也。布立牙特人來此者。例以四五人。逗留約八日或十日。在工事中。其旅費半爲蒙古人負擔。而造船費。則需銀貨六十留。逾三月此舟遂就殘廢。或須力加修繕。或至棄而不用云。渡舟例爲官費。使二戶之蒙古人與其哈耳機又耳架二戶當此任。余



通過寺領。聞該處管理者大喇嘛。偶赴曠野。將先訪理刑官。隨趨謁印務處。及余歸時。大喇嘛亦已返寺焉。

印務處俗稱塔嗎架。塔嗎架者。印璽之義。而亦藏印旗署之稱也。是署距寺領三俄里許。奉職於印務處之蒙古人所居之幕廬。途中所見者。凡三十戶。印務處由兩宅組成。其一繞以柵。爲木廬。是爲文庫及糧食之貯藏所。其二覆以氈。爲幕廬。既作官署。復作事務室。理刑官即晤余於此。幕廬雖廣。以其爲官署。故有衛所之風。值戶有三四西耳慈伊欺。（繡花長形毛氈）及麻布掩飾之。其用久磨穿之臥布羅庫。（坐褥）則理刑官所坐用者。四壁有文書箱。其前列兩行西耳慈伊欺。爲吏員座。余之坐褥與理刑官所用者同。理刑官何羅伊氏年不滿四旬。貌莊體健。就職僅一年。去秋始謁清帝。旋歸自北京。凡年少而乏經驗之官吏。皆甚局促。氏與余語。初頗躊躇。不能侃侃而談。是蓋或恐失禮於人。或恐語涉冗事。示人以愚。且帳幕間旌治內各種官吏皆在坐。亦有所憚而不得不翼翼小心也。就旗治下之寺院。與余暢談。但語及氏之本職。則不復道。惟云理刑官之職務。範圍甚廣。當值已二月半。猶餘十五日。頗有一日三秋之感云。服務終期。可逍遙私第。度閑靜

生涯計有二月。此時乃氏之大幸福也。余以氏亦如他蒙古人。不能知余之爲人。致於稠人廣衆之前。余有所欲知而就問者。遂難逕答。乃思先使其知余之爲人。而談余蒙古舊遊事。問及旌與其他之人物。余相識之喇嘛及台吉中。氏所知者亦不少。彼此情款既通。談興頗高矣。氏治下之旗內人民。分四斯暮（驛站）其中百六十戶則土音所稱丹撒塔伊之兵。即登之國籍者也。人民更分十巴庫。氏所舉者。第一巴倫哈母機耳架。第二孫哈母機耳架。第三拉嗎哈伊恩下必。第四塔伊機那耳。第五哈倫塔賓。第六尊塔賓等。各斯暮。章京治之。各巴庫。則除琿台吉治塔伊機那耳。機達耳架（官名）治拉嗎首下必外。分慈伊治之。此外策札薩克旗之領土內。則有屬於此旗之呼圖克圖。諾們罕。及塔拉夜亥寺之從僧等。游牧其間。從僧輩受治於其主管所之高卓特巴。不受旗之管轄。彼輩之游牧所。率在其所屬寺院附近。旗之著名寺院。第一寯機德必。即策札薩克寺。第二慶寧寺。等三諾們罕寺。土音稱烏耳西夜立梭伊臥庫疾斯墨。策札薩克居處之西。在色楞格河沿岸達布夫耳漢烏拉山上者。第四寺達拉尼亥達耳心也。此外尙有喇嘛不常住之小寺院若干。不及備錄。在旗之中國人。多自恰克圖遷來者。以貿易耕作爲生活者也。伊等

之重要耕田。在色楞格河右岸特立必烏孫塞耳伯磨夫伊辰下烏諸村。及河之左岸齊

伊立庫村。

余與理刑官告別。遊覽官署時。見有形同大箱。狀類棺木。稱爲母夫列者。乃蒙人之檻牢也。犯罪人幽囚此中者。恆亘三四月不得出云。

余復歸停車之處。有四等台吉在該處候余。是乃理刑官使伊護余。並導余等於宿所者。途次嚮導者云。彼曾得清帝之勅許。而居官者。凡在此何秀爲台吉者。年十八皆得請勅許。否則不能有頂戴。並其他與身分相當之權利。亦不能利用。台吉之成年者。授職爲陀音。此時亦須豫請勅許。但雖未授頂戴。而受有台吉出身之證書者。以後雖辭寺僧之職。依此證據。則台吉所有一切權利。仍能享有。

余至寺領。因達賴喇未歸。不得已遂自行視察一切。下位喇嘛羣從余。然余無所得於彼等。以彼等於寺院及其他神聖物名物寺寶之沿革。皆不甚悉也。彼等之所告余者。惟此寺領分十部落。合計有二十二寺院之一事而已。常住此寺院之喇嘛。不滿三百人。總計雖有千人之額。然大半散居於曠野。每年夫拉耳大祭時。來寺領四次而已。寺領等處。雖

有茲阿尼特宗教。然居住部落之喇嘛。僅有格布西之職掌。其更欲得高尚之架布究。及其他僧位者。非往庫倫不可。此寺內住有稱嗎嗎哈伊呼弼罕者一名。是蓋頤爾頤一喇嘛之化身。乃其第二代也。此嗎嗎哈伊亦有從僧。然其數甚微。

余歸宿所時。途次與嚮導者台吉相談。始知彼乃掌郵政事務。而奉職於印務處者也。印務處之郵政局。爲因送公文所派之官吏及官郵遞物於附近之旗而設者。以此目的。其所設重要郵遞路有二。第一爲至恰克圖者。第二爲至巴倫札薩克何秀者也。至恰克圖路分四驛。曰恰克圖。曰鄂爾坤。曰岡葛。曰夢梭那伊。他爲至寺領及巴倫札薩克之印務處者。亦有四驛。每驛徵蒙人八戶。使任此責。復以八戶之哈母究架耳副之。前者大概爲富有之家。有車馬足以供運送郵遞物之用。有牲畜足以奉旅行官吏之食用。至後者大抵爲貧民。用爲馭者。僕人。嚮導者。使附屬於前者而已。

午後六鐘。余妻與從者夫夜德羅夫共欲垂釣。遂至色楞格河岸。不久即得八分特重竹籤魚。與三分特重河驢各一焉。適余午前所訪之理刑官來。余妻因避去。

午後七鐘。理刑官與二筆帖式來。筆帖式者。書記也。余恐此等從者有妨余等談話之處。

遂使余之從者夫立牙特輩與彼輩周旋。且饗之。余獨與刑理官對談焉。余欲知旗之狀態。問之所得甚多。理刑官言次。對於現狀。每不絕怨嗟之聲。

理刑官云。我旗之狀態。有甚可憫嘆者。夏旱魃爲虐。牧草不作。冬季則大雪滿地。嚴寒逼人。家畜死者甚夥。若是者有年。故居民亦甚陷於貧困。迴想四五年前。（即千八百八十六七年）租稅及負中國人之債。不但余輩不能償還。不能完納。吾旗內之台吉與其他有納稅資格者。以飢餓而死者相藉也。又安能顧及租稅及債務乎。若夫出境而事掠奪者。父母兄弟離散而爲乞丐者。更不可勝數矣。前札薩克故策凌悖多布及其理刑官皆不能制。徒擁治者之名而已。當時札薩克之職。及旗之價值。已大衰矣。札薩克以己無勢力。乃陳訴於諸王之會盟。而詳其現狀。請以課於我旗之租稅。轉課他旗。或爲我輩幹旋減輕所負中國人之債。或設法延緩此等債務償還之期。札薩克策凌悖多布更請諸王。尋一年少有爲。善於馭民。而深維民生之計者。以自代。會盟理事乃答之曰。汗阿林盟治下之旗。亦極貧困。課於策凌悖多布旗之稅。無可轉課。策凌悖多布及其理刑官等。以可能之方法。制御人民。而徵收租稅可也。同時以主治者之決議。更附課新租稅。怠納者科

以罰金。而誅求益甚矣。當局施種種手段。以求鎮壓人民。然台吉及納稅者。不但不能納稅。飲食且無由。若更加以壓迫。飢餓離散之餘。將何所託命耶。而欽差每月曜日來此方。或催促納稅。或要求償債。吾輩之旗中雖加派人員。派遣四出。搜索納稅者之家。而搜索之結果。竟如何耶。到處所見者。不過污穢之小屋也。破釜也。襤褸也。我輩不得已。更取此賣却之。易些少錢而納之。以有如此處置而益陷民於厄境。此吾輩之所知也。我旗之流於窮困者。或備於從僧及中國人。或養家畜以求糊口。其有少許之土地以播百穀。或掘甘草木根以爲生計者亦有之。然而近年旱荒疾疫。層見迭出。遂陷於貧困矣。今也余輩爲給會盟長會計官之金。而負債在千兩以上。供兵丁之糧食及各種官吏之磚茶。計千三百有餘。送科布多官之有牧場者。馬八頭。駱駝一頭。送庫倫官署者。馬九頭焉。余輩奉驛務之職。區域甚遠。喀爾喀之二十驛。及張家口烏里雅蘇臺間。余輩於恰克圖乍耳穀吉夜置兵百名。哨所驛站及茲阿庫達中亦備百三十許之帳幕。各旗之以代此帳幕之故。而服役者。納金萬兩以上。庫倫呼圖克圖之國庫。亦必須貢馬六十頭。又使爲我旗之駐兵。新制武器。阿爾泰哨所。亦須交迭派新兵與舊兵焉。去年爲舊還中國兵。徵發車馬。

今於駐庫倫之中國兵。又負擔供給薪炭之義務。我輩於北京庫倫烏里雅蘇臺恰克圖等處。中國之巨商及小商買七十餘人。並蒙古人。負債十萬兩以上。是皆出息而借。專供官需者也。又於各旗之債。今亦在萬兩以上。是則由分擔官需之經費而起者也。如此雖褫吾人之敝衣而裸其體。亦恐不能滿其誅求也。理刑官爲實其言。更以官文書相示。此書卽彼陳述旗之狀態於庫倫官署者也。其後理刑官囑余與俄國官憲交涉。使國境貿易之穀價。復昔日之舊焉。

余欲將彼所囑余之事。更進一言。卽策凌悖多布治下。富而以耕作爲業之人。其耕地已擴張至三四倍。至今日。夏期得不事游牧。而從事耕地生活矣。策凌悖多布治下之人民。自游牧一轉而爲農業者。其最近之原因。則千八百八十年以降。家畜年年死亡是也。家畜死亡最甚之策凌悖多布治下無論矣。自恰克圖以至庫倫一帶之地。當時至不得見一西藏產牛焉。蒙古遭此不幸。同時俄領後貝加爾及接近恰克圖各處。歲亦大凶。穀價暴騰。一蒲德之價。漲至銀幣二留。於是俄國穀商。遂至蒙古販買矣。商人中有可耳德賓者。欲使蒙古人覺從事耕作之有利。至一千八百十四年。普通價格乃變一蒲德一留二。

十五哥。而爲一留六十哥。因此可耳德賓之倉庫。穀物充溢。蒙古人亦遂認農業爲有利而經營之。現時此種非常之價。雖已中止。而蒙古人依然從事耕作。理刑官追思昔日之利。故囑余幹旋。而使穀物仍如前此之騰貴。余答以物格之高低。非當局官憲所能左右。純係諸商人也。

午後九時。理刑官辭去。余等訂交而別。

七月一日。水曜日。

午前四鐘—五度、九鐘—二十二度、(受日光處)

十二鐘—二十九度、(受日光處)

午後三鐘—二十二度、九鐘—十度、

催促運送喧雜之聲。一如昨日。余輩七鐘三十分起程。由前日故道。沿色楞格河進行。達阿撒母夜耳齊奈山。於此溪谷時見有栗鼠野貓之類。出沒其間。及余輩抵搜吉之凹地。由此地之他面。登車根達巴嶺。此嶺爲斜岡。於漸西有西南之方向。途中所遇荒蕪經年不復耕作之地固不少。其未經開墾之地。則百花爛熳。多非吾輩所習見者也。車根達巴



山頂爲沙地。山之下與上同呈傾斜形勢。余輩下山所經之凹地。正北爲色楞格河。聳立於其左岸之山上。有三處凹地焉。此等凹地。方形幪幪之耕地。釐然在目。其中央最大耕地。稱爲烏固木爾者。皆播種者也。行少時。見策札薩克寺領。十九至二十之幼年喇嘛。喇嘛爲歸省而返者。以牝牡二牛負穀物兩袋而來。是乃父兄所播種者也。九鐘四十五分。道路方向。急轉向北。恰如余輩昔日欲赴策札薩克之故道。自此愈趨愈下。十鐘二十分。出色楞格河之烏夜耳吉耳。即所謂牛石者也。自此東行。復望見策札薩克寺領。距吾輩約六七俄里。色楞格河。此處寬約二俄里。森漫彌望。山之附近雖間有山田。大半係芒芒草原。處處有蘆草圍繞。則是蒙古人冬舍之所在也。當時色楞格河畔。人口甚稀。余輩行三鐘之久。所遇僅一喇嘛。此僧示余輩以道。受其益甚多。以此僧引導余輩。遂過深谷。越茲安塔音阿達庫山。至額爾德尼鄂博山。復南向沿托里畢河。向上流之托里畢阿嗎深谷進行。過此深谷。更入坦途。據此喇嘛云。此道路係夏期經何茲臥伊關而參拜慶寧寺之蒲立牙特人所開鑿者也。是處蒙古人務農。冬季則自庫倫搬運茶及雜貨至恰克圖以爲業。余輩適於正午十二鐘入託里畢深谷。此地已開墾。播種者以大麥及粟爲多。復

前行。則見有三戶中國人結居之村落焉。此地不見一蒙古人。旗之長官恐家畜害田苗。嚴禁蒙人游牧於其地。至午後二鐘。於桑圖高丘之上。始見蒙古人之部落。余入幕。主人方作木工。不但帳幕之外形卑陋。觀其職業。亦可知其人之赤貧。蓋蒙古人於此業之外。決不能營他業故也。小木匠云。桑圖與此溪谷相對。色楞格河左岸有諾們汗之居城。此汗應布立牙特堪布喇嘛之請。久留於堪布喇嘛寺院。近始自俄領地方歸也。山茲溪谷中。田地亦不少。其間又見中國人之小村落五戶。此處之田地。不獨屬之中國人。屬於蒙古人者亦有之。無論中國人之田地與蒙古人之田地。均不設溝渠。僅憑雨露之潤而已。此類田地。沿托里畢溪谷。東接漢哈耳伊容何修峯。西連茂蓋烏拉山。瀟漫皆是也。我等於此地見三戶或五戶中國人結居之村落。凡三焉。漢哈耳伊容何修峯有廟。爲西藏式。乃屬於策札薩克者也。相傳廟去今三四年。即千八百八十九年時。爲慶寧寺僧位達立梭龍所建。其後達立梭龍窮於維持。遂獻於策札薩克云。此處西南方至某地。爲策札薩克領之境。乍巴立金旗之中立境界。自此起。即以色楞格河右岸流入之布爾喀勒勒台河爲土謝圖汗部親王旗之境。自布爾喀勒勒台岸至茂蓋烏拉間之地。爲策札薩克旗與

親王旗之接壤地。此等地方。兩旗之人。皆得雜居游牧。余輩沿托里畢深谷。前行甚遠。達托里畢額沁。即托里畢河之源也。至七鐘十五分。止宿於此。

七月二日木曜日

午前四鐘寒暖計八度九時十二度正午十二時二十度午後五時二十度

午前六時半起行。始漸登山嶺。嶺上落葉松繁茂。亦間有樺、白楊等。越此嶺則直至慶寧寺。故稱此嶺曰黑慈音達巴寺嶺。至麓路忽急轉。由南而西。我等抵麓時。黑雲濛濛蔽天。道路嶮峻。步行維艱。以馬力不強健。如此天候。反適宜也。雖爲避嶮。道路多有曲折。然便於通行者少。何則。石及樹根等。累累於路上。致使車行搖動不穩。終令人不能安坐。我等皆步行。途中蒐集種種之菌類。至午前九時。漸登嶺。由該嶺沿所稱巴音布拉克深谷而降。經一時間。此路平斜。少石礫。且無樹木。故無樹根之橫於路上者。午前十時。我等抵慶寧寺。至正午十二時。天雖稍晴。未幾復爲黑雲所蔽。細雨霏霏降。後太陽復泄輝空際。是日余使同行者之一布立牙特人。携禮物訪堪布喇嘛及僧職。欲以厚禮結其心也。二人亦餽物於余。請我臨訪焉。此處接待賓客。普通以饗茶及阿伊拉庫、菓子等。彼等問余

漫遊之目的。余亦就慶寧寺之狀況有所質問。此訪問之談。止於此矣。評堪布喇嘛及僧職之爲人。彼等關於佛教雖甚爲博識。而不惟不知自國之歷史。且並自己所居寺院之沿革而未悉。由歐洲文化之點觀之。則無學文盲也。

慶寧寺。（土音爲阿母耳巴楊斯夫郎特黑特）

慶寧寺喀爾喀。北部重要神聖物之一也。該寺在伊奔果勒河之諾母特哥立崩一支流之側。布隆汗山之南麓。

慶寧寺之創建。在溫都爾格根（活佛）死亡之時。蒙古人云。此寺建造於清帝三代之治世。此說雖非確實。但亦不無理由。蒙古最初呼彌勒罕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死於千八百二十三年。清帝康熙深寵溫都爾格根。詔出國帑。建一寺。命爲溫都爾格根之寢陵。至雍正時。此寺全功竣成。乾隆時。千七百七十九年。移溫都爾格根之遺骸於寺內。先是清帝賜石碑於此寺。對前喀爾喀活佛之贊詞。建寺之由來。並賜名慶寧寺。悉鐫其上。蓋賜寺稱者。爲當時清廷之慣例。蒙古人自依例而飾此稱之出處以爲佳話也。相傳清帝將欲建立寺院爲探祥地。派遣此地者。溯伊奔河之流至布隆汗山。偶見幼男少女。舞於

其麓。問其名。幼男答稱阿母耳（慶）少女答稱巴楊斯夫耶特（寧）此地固形勝。益以佳名之偶合。派遣者遂信此地以爲羣。以之奏聞清帝。清帝乃建寺於此。錫名慶寧寺云。依此地之喇嘛口傳云。沿布隆汗山之斜坂。慶寧寺建立之前。多丘陵。悉崩去之。使其地平坦。後始建立寺院云。

寺之內  
外情況

現今慶寧寺之狀況。由三部而成。其中央爲神廟。繞以石垣。其兩側之建物。較神廟長而無圍牆。蒙古施金建造者也。

現今慶寧寺之狀況。由三部而成。其中央爲神廟。繞以石垣。其兩側之建物。較神廟長而無圍牆。蒙古施金建造者也。

由本門入。近將及寺。南方從中國人之習慣。以甃造之。塗以石灰。染以赤色。中央有小牆。上飾以黏土鍊造之花。蒙古語稱之爲巴伊耳耳。此牆壁兩側有石柱二。嵌以木板。誌（王札薩克台吉下至庶民由此下馬）之蒙古字迹。此命令行之甚嚴。不獨蒙古諸王。雖庫倫之呼圖克圖詣慶寧寺時。亦須在此下馬。行至寺門。其間約有二十五乃至三十撒甃。由碑至寺門間。爲廣闊方形之場所。爲防家畜侵入。以移動自在之埽繞之。廟牆背面

之建物。以建造於斜坡三階之上。由牆壁外得望見之。恰如三闕。漸漸高起。而分三段者也。牆壁以甄造之。塗以石灰。染以黃紅色。牆壁之頂以瓦蓋之。瓦作鮮明之肉桂色或咖啡色。牆設三門。廟南方之重門兩側。有小門。揭清帝錫賜之扁額。此扁額附以金緣碧色之板。以滿蒙漢三語記（勅建慶寧寺）數字。其文字爲金色。

神廟牆壁之內部。有由北向南之庭四。各於其中有建物。其中重要者如左。

最初之庭內。中央有塔嗎架音廟。適與本門相對。此部分即稱中國部者。蓋以此廟崇拜重要之物。第一夜茲賊那斯立迭。第二蒙古人之所謂塔嗎架。卽清賜此寺之扁額也。其形恰與懸於門間者相同。唯此則特設於碟架之上。寺門前有稱阿布耳架嗎尼之二高筥。兩側有亭二。右方之亭。懸清帝所賜之鐘。左方之亭。置蒙古人所稱之恒格耳格盤木。此二物以其所發之音響。念經時召集喇嘛所用者也。塔嗎架音廟之北。有第二寺門。其內有四天王廟。此寺門與前者同。年中閉鎖。入此門則爲第二庭。以如寺牆之石垣。別爲三部。由此第二門登五段階梯。則出首廟之地。此建於高石臺上。其臺爲廟四圍之廊。三方有十二段階梯。便於昇降。廟爲木造。蓋以鮮明肉桂色之瓦。廟之四方有廊。各以八木

柱支之。四隅更支以大柱。此廊之屋根亦以木造者。施雕刻。附彩色。繪以龍及其他中國神代之奇獸。廟之屋頂亦依中國人一般習慣。以神代奇獸之鍊造爲畫。此寺之重要建物稱本堂。慶寧寺喇嘛相會修經之所也。

本堂廟前有木亭二。蒙古稱之爲特布那伊廟。此亭之壁間藏兩石。即刊清帝賜此寺之勅文者也。此寺建立之由。言之綦詳。額爾德尼額爾克之蒙古誌。有此勅文。載其譯文於此。

譯文如左

朕維天佑我清。統馭萬衆。凡茲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莫不翕然向化。太祖太宗之時。西方達賴喇嘛。及班禪額爾德尼修德。相戒以輸歸化之誠。賢明順治世祖。仁德沛於都下。達賴喇嘛。至不遠數千里而來朝。包茅入貢。至今不絕。後聖祖仁慈康熙。自將大軍。鎮撫北邊。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率七旗之兵。晉詣行在。授以特殊大喇嘛之位。任爲黃教管理。康熙治世六十一年冬。來朝。其翌年。死於燕京。朕父世宗謹直雍正。特派官吏。使監視保護之。歸遺骸於其民。優遇有加。雍正治世之五年。詔發國庫金十萬兩。於

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寺址。建一大寺。集僧說教。並托誦經於此。凡循西方達賴喇嘛及班禪額爾德尼所採用之式。使布置之。乾隆治世之第一年。寺既成。朕命名爲慶寧寺。賜勅額。稱其有如岡噶川沙數世界之德基。朕又允督工官吏之請。使建石柱。銘刻工事之顛末。朕以爲天生庶民。有永遠不能相離之天賦良性。此良性者。不分貧富。不依外貌而立區別。且不設區分於國土者。從其性之所趨而行。易爲治。是聖王所以爲治之基也。黃教普及於北方。部落無貴賤之別。皆歸依之。無一人不以赤誠恭敬信仰之者。其教之要。以矯罪惡。循善德爲基。今若欲使蒙古之部落。學聖修法。以信心入佛之眞道。則遂其志。以互相獎勵於善德。至易也。要惟各人以同情相交。進德而已。凡居於國境。及長城以外。朕之諸子。競修厥德。以爲行己之基。以安寧天下。並使內外人民。共沐仁恩。爲最大首要。誰謂是非萬世之常經耶。朕祖若宗。廣布仁恩。德沛中外。使各國咸得安寧。以是億萬之民。全家幸福。人口繁殖。品物豐產。無所不足。此寺之住持者。須勸諭指導庶民。以良性說之。獎勵之。同心協力。研智修德。使各人並其眷族。共之於平和安甯。同樂神聖幸福。方副朕父普垂恩惠於部落之鴻慮焉。



乾隆治世第二年（西曆千七百三十二年）夏一月七日。

右亭之戶上。有一木板。懸貼中俄條約中所示俄國人滿洲旅行自由之條文。此外第二庭內之中央部。無何建物。惟北垣之中央與兩隅。有三木門。通過之可至第三庭。此中央木門。惟活佛謁寺時。得通過之。他喇嘛及參謁者。皆須由兩隅之木門通過。

第二庭之兩側。如前記。有東門西門。參謁者例由此兩門入內。此兩側無清帝勅建之物。惟有蒙古人應其奉黃教之需要。以自費所建寺院附屬之建物耳。即於東庭北垣（第一）有機究德。及曼巴廟。戶前有四個夫耳得。不任參謁者迴轉。同所之南方。有茲阿尼特大殿。目下正行新築。西部（第一）南方。有俗稱八十丈之邁達里廟。但此像實際不出六十丈。（第二）由此廟稍向北。有茲阿尼特之續經廟。最終在北垣。（第二）有庫耳母廟。

勅牆內之第三庭。視爲慶寧寺最神聖之內殿之地。此處有五廟。中央有釋迦牟尼佛像。稱之爲慈廟。其右方第一。爲飾以金甘究耳之廟。藏溫都爾格根之舍利。第二爲阿夜修廟。其左廟。第一爲藏有第四代呼彌勒罕哲布尊丹巴舍利之廟。第二爲曼拉廟。

第四最北之庭。恰如附屬者。有五所建物。一居中央者。稱拉布浪寺。有特殊之白瓦屋根。之土垣屋。爲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參謁慶寧寺時所棲止者。拉布浪寺之右。第一爲茲阿甘德滾察罕寺。其中有溫都爾格根之像。哲布尊丹巴之呼彌勒罕參謁慶寧寺時。喀爾喀之諾顏等。例當來此貢獻。第二爲邁達里廟。又拉布浪之左。第一爲祭四代格根之廟。第二爲稱修迭斯墨寺者。此寺之本尊。爲修茲寤像。相傳此像由阿巴岱汗授於達賴喇嘛者也。慶寧寺既建。溫都爾格根之舍利移於此寺後。未幾此像遂由額爾德尼招亦移於此寺云。

沿勅牆外之兩側。有服務於慶寧寺喇嘛僧之住所。於此有喇嘛僧附屬之特別共同廟。稱部落喇嘛僧之共同住所者。慶寧寺有六所。其中之最大者。爲（甲）達西喬音可耳林。及（乙）山架伊二部。各部有五百名乃至六百名喇嘛。其餘（丙）坐架伊（丁）得機特林（戊）布茲庫林（己）修迭奈等之部落。各部有二百五十名乃至三百名喇嘛。有二千名或二千名以上之數。尋其出處。彼等雖皆係庫呼圖克圖之從僧管理者。然其中不但來自東部旗。亦有由西部旗來者。此等喇嘛之住所。沿寺院附屬之各村。屬

同寺之  
部落

於寺內者是也。此六部落對於寺全體之組織。爲六街區。有數多之曲徑小路通於其間。至少亦有喇嘛僧四分之一。有私宅者。其宅第則四圍繞以柵。門敷紅色。此宅之內部。例有一二粘土製之小屋。爲夏期喇嘛所住者。牆之兩側有檐。足蔽風雨。安藏器物。宅之中央。有二三帳幕。喇嘛無論夏冬。恒居於其內。此等建物例爲喇嘛自所建者。材木採取於附近之山。粘土運自寺之周圍。此建物之建築費。通常價值需茶包六個乃至八個。卽當銀貨百留乃至百三十留也。雖然。輓近家屋之價格。顯然騰貴。其原因殆由於建築地面稀少之故云。慶寧寺建立之地。有溪谷。適於建築之地甚狹。北方布隆汗山高聳其支脈。由東方垂於寺。成小丘。皆不適於家屋之建築。故欲擴張慶寧寺於東方。則非平此小丘不可。又寺之西部。以侵於伊奔川及其支流之溪谷。其土質濕氣過深。終不適於居住。然則慶寧寺惟向南尙能擴充。故建物之數。實向南屢有增加也。至其食物衣類。一供給於曠野之親戚。一受於參謁人之施與。藉充其需用。彼等以此目的。容參詣人寄宿其家。供以水火。且嚮蒙古人捧進佛像之所謂帕者。又喇嘛之行讀經時。由參詣人之獻納物中。所分與之者。爲喇嘛之副食物焉。

此讀經非履行於慶寧寺。卽於各部之堂。亦非每日有行之者。每日讀經。朝夕有定時。此外有年祭者。儀式甚盛也。

喀爾喀人並住於露嶺之布立牙特人等。尊慶寧寺之心甚厚。拜庫倫之活佛後。多有赴慶寧寺參詣溫都爾格根之舍利者。爲此參詣該寺之收入不少。故此寺之資產甚多云。此寺之資產首推家畜。據本地喇嘛言。屬於此寺所有之家畜。總計駱駝百頭。馬二千匹以上。牛三千頭以上。羊五千頭云。此寺之會計。非自己牧養之。與富蒙古人五十頭乃至百頭使保管之。不別支給保管薪俸。而受命保管家畜者。自使用之。以家畜所得勞工賃金之半納於寺。以其他半爲家畜保管者所得。故屬於慶甯寺之牛。由庫倫至恰克圖。運送俄國商人及中國商人之茶。歸途又由恰克圖至庫倫。運送俄國貨者甚多。駱駝不能供運送之用。從而飼養之者亦少。不過成四類家畜。藉以誇示其資產而已。馬以販賣爲主目的。羊一則爲大祀之際。供喇嘛之食物。一則爲以其毛製毛氈繩絛等飼養之。此一般屬於慶甯寺所有之家畜外。各部落亦有家畜。舉其總數。殆超過一般所有之數。爲慶甯寺之第一收入者。此寺附近之土地也。或貸與中國人耕作。使納茶爲貸借料。或

使從僧等耕作。使其以收穫之全部納於寺。我等居慶寧寺者。計六月二日三日之晝夜。此時余得就此稱蒙古佛都之慶寧寺狀況有所調查。余所質問之喇嘛。殆無有學識者。若皆唯齷齪於日月之衣食者。其身外之事。爲不注意。有最堪笑者。有一喇嘛僧。云居慶寧寺已四十餘年。余詢以此寺之廟有幾何。乃坦然以不知答之。我等在所宿之家。蒙古人多以爲異而來相探視。若以爲珍奇之物也者。余赴寺參觀不在寓中時。蒙古人輒環視我妻。凡一舉一動。皆所注目者也。余與本地喇嘛交談時。彼等痛嘆喀爾喀地方貧困之慘狀。對於中國政府之施設。顯抱不平。多有訴其聚斂之酷者。千八百九十一年與千八百九十二年冬。風雪洄寒。家畜多凍斃者。同年五月。因補汁之家畜因凍斃所減之數甚鉅。由從僧等一牧場。命徵發二百頭。卜賓管下所集之馬數。達一萬四千四百頭。蒙古人頗苦之。

余欲攝影慶寧寺。請於喇嘛僧。然弗與許可。亦無妨攝影也。余乃使從者夫夜特羅夫携照相機入牆內。主廟無故障。已攝影無所阻。乃出寺門。將欲攝一總影。斯時喇嘛羣集而來者不下二百人。皆視照相機以爲奇。致妨攝影。遂暫使好奇之人閱畢後。退而始得攝

影云。

余歸家餽畢。有自稱雲惇衙門之筆帖式者（即書記）求會於余。余喜而納之。對談中始知氏即通必羌茲安喇嘛也。去年秋經烏里雅蘇臺至庫倫。更赴恰克圖。該喇嘛自稱爲阿睦爾撒之孫云。以救蒙古人於中國之羈軛自任。不久將率兵來。頻揚言曰。足下於行軍之準備。無所聞乎。如有所知。切望相告勿祕也。余固未聞此事。但聞蒙古人云。此喇嘛到處歡迎。合掌叩拜。獻種種之物品云。又此喇嘛散布黃金於蒙古人。就中救恤貧民等。無稽之說甚多。則自不知其所答也。余唯總合此等之風說。蒙古人對政府之懷抱不平。嫌厭之餘。欲免中國人羈軛之情切。而就此促風的傳說。亦可概見也。余又聞蒙古人對其本屬之諸藩王。尙不滿意。依蒙古人所言。藩王之赴北京者。感染中國風俗。傾心中國。虐待人民。甚至亦有侮蔑宗教者。余故詐之曰。蒙古藩王因慈善納於寺院者非甚多歟。筆帖式忽振首如不堪憤慨者。遂厲聲曰。（我蒲王有何慈善之事。余將示其證書於足下。）余竊喜機遇。實見其秘藏之書類也。閱讀筆帖式送來之文書。乃策札薩克及烏爾札古札薩克二王。由今二十年前。以其所有之耕地獻納於慶寧寺。申明以此耕地供

該寺之用。至千八百八十四年。欲收回該耕地。貸與二中國人。由喇嘛起訴。策札薩克敗訴。此證書即此等事件之書類也。

余閱讀右之書類。至午後八時。欲答禮還此書類。自訪筆帖式。氏喜而迎余。問曰。我有司之性質。足下諒有所解也。且曰。貴國之有司與我有司。有天壤之差。余由布立牙特人聞足下亦一高官也。漫遊如人民。親與人民交談。去年貴國太子。尙巡狩國內。能實見人民之滿足與痛苦。我國之有司不然。不但未曾見人民之痛苦。即聞之亦若未聞。余與筆帖式頗示同意。遂述蒙古之書類。余所最好讀者。返還其所與之書。深謝之。更請其貸與他之書類。筆帖式以在其側者與余使閱讀。此時聞唻囉之音於溫都爾格根屍之前。報行晚祭也。在慶寧寺以此時爲夜始之例。筆帖式以今夜當班。適到服務於衙門之時刻也。云。余遂興辭而歸。

七月四日、土曜日、

五時十三度。九時十四度。十二時十九度。下午六時十三度。九時十一度。

早朝天陰。時微雨濛濛。稍頃天晴。攝影之望少。蓋以喇嘛由午前七時始讀經。非待至十

一時不得爲也。此時余閱讀由筆帖式借來之書。乃關於慶甯寺耕地事件諸種之報告也。十一時四十五分。撮皇廟影二次。至十二時三十分。告別於所宿之主人。前行。沿伊奔果勒之狹隘溪谷。向南進行。一時十分。達聳於伊奔果勒西方之胡濟庫圖勒山。此處之溪谷。有僧等所住之天幕十五。以與喇嘛調製馬酪爲義務。我等越川沿岸進行。多沼澤。此始爲今朝降雨之故。而本地之蒙古人避沿溪谷爲游牧。非在山坡之處不張帳幕。以此觀之。雖常時亦必多水無疑也。午後二時。我等已達布達蘭高丘之地。蒙古人之土音。稱克列庫斯耳土人之墓碑。始觸於目。如此之墓碑。由此處沿伊奔河畔。絡繹不絕。就我等所見者。亦達八十四個。墓碑之碑文碑銘。無一有者。多長方形。亦有圓形者。發於內者。亦有之。可知伊奔河畔。昔時人口亦必如今日之稠密也。到處張蒙古人之天幕。牧養多數之家畜者。觸目皆是。牧牛馬二三百頭者不少。至於牧羊千頭者亦有之。伊奔河之沼洳地質。好牧場也。牧草極繁茂。由二時至二時四十五分。四十五分間。我等三渡伊奔河。途中遇參詣寺院來往之喇嘛。皆朗誦西藏經文。四時五分。抵伊奔河右岸之阿爾噶里山。伊奔之溪谷。由此處擴張。殆有四倍。於阿爾噶里山麓之阿爾噶里霍吉爾村。遇二十



五土人。自此復多蒙古之村落。此等蒙古人。雖自慶寧寺始盛時即營牧畜。實際於其附近牧養之家畜。皆屬于慶寧寺者也。此輩只爲牧者而已。且因自己屬於下賓治下之故。雖非所好。而爲義務所關。服其業者不少。阿爾噶里霍吉爾地質。雖稍硬固。及進五俄里。又爲沼沕之小丘。要之本日之道。全不適於車行。由約三俄里連亘之巴音烏拉山。道路急轉於東南。我等即由此往庫倫。遇參詣慶寧寺而歸之布立牙特人四家族。登巴音烏拉之險阻山腹。欲止宿於此。已七時三十分矣。

七月五日 日曜日

五時—十一度 九時—十五度半 十二時—二十度 六時—十四度 九時—十三度

終夜細雨霏霏不止。我等寢於車中。以外套蔽體。以防浸濡。午前五時醒起。思欲如昨日曩而旋轡。恐不可得。乃大失望焉。午前八時。自巴音山沿斜坡而進。

此間之道路。石塊排於兩側。雖降大雨。亦無毀損。因而不甚泥濘。聞此爲三年前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由庫倫參詣慶甯寺時。所修改者也。此道之左。山麓險阻。中多墳墓。宛如

二十八小丘。去此七俄里。至博羅布爾噶素山。道路闊大。遙見鄂爾坤山側面。連於此山之前。有溪谷。溪谷之中。土人之耕地。點點散在。然播種不多。是蓋因濕氣之薄。有以使之然也。午前十時。我等達夫冷帕伊新村。中國人種大麥之廣漠耕田。即由此起。間有中國人之茅屋四戶。由此處沿伊奔河碩和諾爾山脈連亘。由此脈尾至鄂爾坤一帶之地。名伊恒圭恩阿達庫。於此村落起點之北部。有木造小廟。稱之爲塔立牙齊恩斯梭。此廟係游牧此地塔立牙齊人之活佛之擅徒所建造。且屬之。因有是稱。然塔立牙齊在此處。與他之宰桑羅卜藏之擅徒。及稱爲陀音之擅徒。爲混同游牧者。彼等皆以耕作爲業。惟前二擅徒。直接爲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公庫耕作。陀音人則納其收穫於慶寧寺。塔立牙齊恩斯梭之側。有一小屋。爲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公庫之耕作人。藏其農具之所。次於塔立牙齊人之耕作。有中國人之耕作地。中國人接鄂爾坤作乾田。有茅屋十一戶。然於中國人之耕作地。及土人之耕作地。開鑿溝渠。以供灌溉。其水悉取自伊奔河。十二時十分。我等至鄂爾坤河岸達郎阿嗎烏爾嗎村。此處渡船方法。純爲蒙古式。而有太古之風。以稱爲何耳婆之圓柱。繫於直徑十或十二烏夜耳消庫。長三撒窘鑿穿之二三圓長。

松木兩端合而爲筏。蒙人稱之翁哥茲臥。此處之蒙古人亦含有太古風。赤裸其體。腰帶之外無一縷。見我等之四輪車。以爲奇異。於接鈎見車軸之迴轉於四方。尤以爲神妙。不可思議。其故蓋以此地雖以此地距俄領不過百十五俄里。然彼等未嘗見俄國人日常使用之單純物品。又此地之業運送者均屬赤貧之民。雖年至三四十。曾未有一人。去慶寧而離己之游牧者。彼等運送四輪之車。其運銀四圓或五圓。即可允渡。積車於筏而渡之。則喧噪非常。筏內一輪車外不能積多。而渡河不得不分數次。故欲速運送。可取繫於下流之筏。取之之先。既渡二輪車。斯更將取之筏。以五圓柱爲一大筏。則更得積二輪車。我等所撮之影。乃此最後之渡川。馬浮泳而渡。因斯在川岸費三時半時間。至三時四十分。漸得前進。猶不得不渡鄂爾坤河之一支流。蒙古人引我等至在上流約一俄里半之渡場。淺瀨不深。不沒車轂。由此處向東南而進。登小坡而入拜爾圖村。蒙古之豐穰廣漠曠野。發端於此。南有烏尼格特山高聳。由東方小丘之間。則巍巍之賽堪山觸目。由鄂爾坤河至賽堪山麓之間。無一滴之水。又由此山至哈拉河約三四十俄里間。亦皆無水。因此我等宿於賽堪山。我等向賽堪山進行之處。曠野所生之植物富。家家有鼯鼠掘穿之。

所。夏則飲料水缺乏。因此無往來之人。我等於途中見一哈西牙楊。可知蒙古人於冬期亦游牧於此地也無疑。六時三十分。道路急轉於東方。至七時三十分。我等達賽堪山。於其南麓發見一小泉。由此吸取飲料水。

七月六日 月曜日

五時—十二度 九時—十三度半 十二時—十八度 三時—十八度 六時—十四度 九時—十一度

午前七時。向東南前進。道路依舊。而爲肥沃之牧場。到處升降坡。凸凹甚多。四圍不見人影。七時五十分。達於至慶寧寺之道路之分歧點。西南爲至額爾德尼招之道。東北則至塔耳心黑特之道。塔耳心黑特距此處不過十俄里。近在目前。我等至庫倫之道向東南。余於此處會騎行之蒙古人。與之交語。得聞至額爾德尼招之道。依其言由塔耳心黑特至額爾德尼招。須七八日云。我等由通過之賽堪山嶺。通於額爾德尼招之道路。沿無水之曠野。而至巴音達拉伊之井。而後通過下耳何庫烏拉及布耳穀夫亥兩山之間。至沙喇烏蘇小川。此小川向南流。夏期屢乾。春則於河口現二流之河床。或流入於布里都

由塔耳  
心黑特  
至額爾  
德尼招  
之道路  
之狀

湖。或時注水於何何茲夜克立湖。由此處道路。向何何貝立烏斯河。由此川稍南。有親王旗之境界。而入於梭公旗。次有特斯基烏斯河。於達布夫耳烏拉山脈。流入土喇河。於親王之寺領。與庫倫合之道路。所見之多倫達巴（七嶺）者。卽在此山。旅行人渡土喇河。溯喀爾哈河。過乍架茲阿庫烏拉夫亥德伯特耳空烏拉諸山。不可不赴庫倫與烏里雅蘇臺間小郵路之哈達松驛。由此驛。沿此郵路而至。距額爾德尼招一日程之翁奎諾爾。則天氣朦朧。空氣潮濕。至十時二十五分。地質俄變而爲流沙質。見有連亘約半俄里之松林。此地土音稱爲都拉遜猶拉那（大松林）我等出此松林向東。見諾默渾烏拉山。巍然高聳。哈拉河流入其麓。十二時十五分。達莽格圖村。此村連哈拉河岸。視爲策札薩克旗。與巴圖爾札薩克旗之境界。於此村遇一蒙古人。乘二輛牛車旅行。余就此人得聞此附近地名。由莽格圖村向東南。有西又布塔伊及烏尼格特兩山。其稍東。則見烏庫圖勒及巴音抗愛兩山高聳。旣而我等爲採取甘草。與赴策札薩克治內之三中國人相遇。依彼等之言。此甘草爲巴圖爾札薩克西又夫耳乍撒庫之各旗等所產。而從事於採取者。專爲中國人云。中國人爲此目的。由張家口作成十人十五人或二十人之組。

合。每組曳牛車二十輛。或四十輛。與旗結契約。採取甘草。納五箱或八箱之茶。採取之場無定所。中國人於旗治內。到處有採取之權利。唯期限由四月末。日至九月半之間。但僱蒙古人爲之助者。則禁止之。張家口中國人以外。爲庫倫之商人。亦有以採取甘草爲業者。彼等與旗締結之契約。與張家口中國人締結之契約全同。盛甘草於運往庫倫之茶箱。輸送於中國市場。至張家口之運送費。重量二百五十觔之一包。收一兩半或二兩。中國內地市場甘草之價值。則未得聞於中國人。甘草可爲冷熱之藥劑。而使用者。感冒熱病時服用之。婦人分娩之際。亦可服用。由奔格圖村進行。至午後一時。達本道右方之烏蘭烏拉山。此山之麓。有蒙古人耕作之田。種大麥粟等。由本道而左。山頂有一粘土造之建物。山下有蒙古人之帳幕二戶。余登山觀之。乃前當村所出之博識喇嘛。住庫倫之康湯。曾於二十年前遷化。而葬於故土之墓也。因其葬埋之時。爲保護此墓。始建此二帳幕。以守墓爲義務。爾來庫倫之官吏與喇嘛。未曾有參詣此者。惟間有篤信之巡禮者來耳。二戶之家族。勢不得不住離飲用水遼遠之所。其飲用水實由哈拉河吸取之。則不得不於烏斯那伊布塔拉運送五俄里。下烏蘭烏拉山之斜坡。遙見駕三匹馬。隨以八人之俄

國美麗（馬車）是布立牙特人。欺欽穀寺之錫喀圖喇嘛既參詣庫倫。今又參詣慶寧寺者也。午後二時十分。出與哈拉河溪谷右岸布崑諾爾山脈相對之處。於此遇一携火繩鎗登山狩獵之蒙古獵師。彼謂此處獵業不佳。無良獸云。及達哈拉河岸。已二時四十分。以息馬之故。對額爾格圖山而憩焉。此休憩中。來五喇嘛。此五喇嘛爲檢查計算活佛家畜之羣。由庫倫乘衙所之馬而來者也。

由休憩之地出。沿哈拉河之溪谷進行。同行之布立牙特人。達彼等所知之川。常由附近通行往來之所。俄欣然速驅其馬。再由哈拉河一時間。約進行五俄里半。以哈拉河之流甚屈曲。道路不沿河岸。離岸有一直線。於此途中。遇二十三頭之牛車。載茶至庫倫。據該運夫之言。貨主爲訪知己。由本道約紆迴十五俄里云。從巴音烏蘭山（別名巴音抗愛山）附近。中國人之耕作地。漸漸觸目。茅屋亦復散見。據此地蒙古人言。中國之農夫住哈拉河岸者甚多。由蒙古之旗貸下土地。專種小麥云。中國人自耕之事甚稀。恒僱蒙古人爲之。耕夫由秋僱入。僱賃冬期間以茶酒及其他物與之。夏則蒙古人以從事耕作。而僱冬期間之負債。我等巴越音烏蘭山及通過位於哈拉河彼岸之莽阿奉達巴之窪地。

遙見巍巍鬱蒼之莽阿泰。次於莽阿泰之窪地。哈拉河右岸。有烏蘭海爾汗山。我等宿於遙對此山之所。由中國人灌溉耕作地所穿之溝。吸取飲料水。蓋我等之來此宿所也。蒙古人來謝俄國人修復恰克圖與庫倫間道路之勞。莽阿泰達巴之開鑿。爲其稱讚之原。因此山嶺曾爲通行至難之道。今於其西方開坦平之新道路。聞千八百九十年。俄國人修此路時。曾歷幾多辛苦云。

七月七日 火曜日

六時—十一度 九時—十九度 十二時—二十四度 六時—十八度 九時—十度

今我等宿於哈拉河左岸之場所。由庫倫通慶寧寺之道路。與自庫倫恰克圖間通路（即由中國人與俄國交通之耳哥耳之道路）分歧之地點。殆相接近。此耳哥耳道路。由此地點轉而北行。越哈拉河遼烏蘭海爾汗山。至莽阿泰窪地。俄國商隊亦常通過此路。故恰克圖之商業組合。爲圖交通之便。於此爲俄國人設渡船塢。一如設於伊羅河者。爲恰克圖人機又塔拉包辦。而營渡船業。今據蒙古人告余。無此渡船業。則哈拉河之渡船。



僅有庫倫、恰克圖間之官設郵便路。在去此場所約五六俄里之上流。此官設渡船。乃蒙古人爲其政府所課之義務而行者。故無阻絕之虞。其渡船方法。則如我等於鄂爾坤所見以筏而渡行人者也。如斯我等入耳哥耳道路。由此向東直行。無何。此道路與哈拉河分。哈拉河爲塞耳格夫齊烏拉山支脈之岬所壓。而由此迴流於東北。越此山脈。則道路出巴音綽克圖之窪地。地多流沙。通行甚難。然我等因抵此前連綿三日之大雨。故不覺有行路難之感。商隊爲求坦途。沿此窪地。開鑿許多道路。然其性質皆相等。其實未能增通行上之便利。前行流沙忽斷。稱爲達什爾達巴斜長山嶺之道路。由此山嶺沿達什爾達巴之窪地而下。則爲溪谷。耳哥耳道路。與由庫倫至恰克圖賣買城之官設道路即臥耳通郵便道路合。我等於此見活佛之官有耕田。甚爲廣漠。耕作人從僧之帳幕四十戶。專屬之。此日炎熱如燬。及午後一時。達博羅河。憩馬休息。且我等以無生肉須購羊肉。生肉攜帶二日而腐。故常購小屠獸於此。我等以銀貨二圓購買生長一年之牡羊。皮頭足腸等與賣主。作爲屠獸料。因此費許多時間。至二時半始得前進。我等由此下官設郵便驛站之霍里木圖溪谷。於通路旁。見五十蒙古人。張帳幕。建繫馬之杭。乘馬馳旋迴曳。駱

駝喧囂甚極。因之非常驚恐。起此騷者。乃我等抵慶寧寺五日前與我等發於同處之庫倫綽爾濟喇嘛來此也。由此左方。即當溪谷之東北隅。見那彥烏拉山之巍然高聳。此山禁當地之蒙古人狩獵。山麓有數戶之番人小屋。保護那彥烏拉。此番人土音稱爲茲阿庫達。由那彥烏拉稍當北爲準莫多之窪地。於此有中國人之廣漠耕田。此處有中國土造小屋二軒。中國人由巴圖爾札薩克之印務處借入地面。納作札薩克所得之地代。貸下地面無制限。中國人悉借入山間之窪地。播種之數隨其意。然通例播種各種之種子。不下百五十袋。於霍里木圖驛站以西。巴圖爾札薩克貸下濟爾哈朗圖山於中國人。中國人利用此山森林而營木匠業。製造板車燒炭等事。於此有與我等親談之巴圖爾札薩克之章京。(役人)述其事頗詳。謂當地農業之發達。方近十年內事耳。千八百十一年。有西羌者。任駐劄庫倫之長官。彼赴任後。直沿喀爾喀治內哈拉伊羅鄂爾坤喀魯倫諸河。立農業殖民之計畫。因有夙通曉沃壤地之中國人。布告其事。彼遂從事於各地之開墾。其所開墾者。爲沿鄂爾坤河色楞格河哈拉河及其各支流也。然中國最初之殖民。甚爲不幸。其所以然者。殆由於當時喀爾喀地方軍事狀態也。先西羌率領一千軍隊赴

蒙古人之木匠

任。北京政府未交付該軍隊之給養廉。今駐劄官以地方費支付之。於是駐劄官新賦課中國人之殖民地。耕作地每一德狹齊那。課二兩半稅。以穀物等納付之。當時由哈拉河。輸出小麥一萬二千蒲德。爲運送此麥。有牛二千頭。至千八百八十二年。因有前述課稅之風說。中國人不待收穫期至。棄田畑而逃散者甚多。其後西羌自庫倫去後。中國人復歸。目下雖爲堅固之殖民地。然其所開墾之地面。依蒙古人耕作者爲多。於霍里木圖之溪谷。就我等所見者。人口甚少。家畜亦甚寥寥。當地人民實不富裕。殆不以牧畜爲業者。我等於此地見有製造俄國式車軸及車輪營生之小木匠。又見有乘俄國式車輛之蒙古人。此溪谷多沼沕。南方爲鄂博圖高山所遮。因繞此山。道路初傾於西。俄又回轉於東。後復向南方。至穀倫乍特達巴嶺行。此山嶺雖不困難。然其長。下此入於穀倫乍特夫德庫之窪地。見蒙古人家屋四戶。皆以木匠爲業。我等七時二十五分。登烏齊克圖。至夜九時始達其頂。我等下此復出斯資庫特之窪地。至夜半遂就宿焉。

七月八日水曜日

五時十四度 九時十八度 十二時二十四度 六時十四度 九時十度半

朝起眺望。見斯資庫特之窪地。西爲烏齊克圖封鎖。北爲那彥烏拉壅塞。就本地貧民所言。此地以西。博羅諾爾湖畔。有廣漠之耕田。其大半屬於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公庫。屬於庫倫部落桑該者。其小部也。自斯茲庫特窪地直南向。出廣漠之溪谷。此地有無數之菌。頭白色。在原野一面。有如花之點點。我等由此更登樹木繁茂之納喇蘇圖達巴路。雖遙長。然上下。不甚困難。自山嶺之半腹。至溪谷一帶。土音總稱之爲阿牙架下那架。即（茶碗及杓子）之義。因該地有二湖。故有是名。猶山之斜坡更有四小湖。

我等所見之人民。皆住於帳幕。業木匠。殆無家畜。其帳幕之附近。有車軸車輪數十。是殆當輸送茶於俄領之時期。而製造者。此地人民。雖甚貧困。然我等在此地多見有牛馬之羣。此牛馬屬於庫倫之呼圖克圖。以此地所產之牧草。宜於飼養牛馬。故蒙人驅之於此也。我等下阿牙架下那架。坡出分茲加耳溪谷。此地有分茲加耳官設驛站。又見有木匠所住居之帳幕三。此地以下有上下坡。更有與前同樣之湖。因與彼地形同一。故此地亦稱阿牙架下那架。土人爲區別之。前者稱納喇蘇圖之阿牙架下那架。後者稱布爾噶勒台之阿牙架下那架。以此山嶺下有布爾噶勒台河故也。以布爾噶勒台阿牙架下那架

嗎德耳  
哇公之  
游牧地

之頂。爲巴圖爾札薩克及嗎公管轄之境界。及我等達布爾噶勒台河岸。見蒙古人建設帳幕。爲庫倫綽爾濟喇嘛通行之準備。我等於彼之附近。因就食而停車。對我等之休息所。有木匠之二帳幕。及販賣乾芻之二帳幕。此地蒙古人。夏則刈草於布爾噶勒台溪谷。積聚於小屋。冬則販賣於運茶之夫。乾芻之價值。一束約十分特。小片磚茶約三十哥。此日自朝至今。烈風不止。至二時二十五分。我等始出休息所。通過布爾噶勒台溪谷。至三時三十五分。始登鄂琳圖達巴山嶺。此山嶺因爲斜坂。故通行不甚困難。其次之山嶺。甚爲峻峭。稱爲那林山嶺。我等由此西轉。於距道路約三俄里半之地點。越那林山脈。出那林溪谷。更轉道向東。始出本道。土人云。此地常豐產飼草。惟今年不甚繁茂也。此地方爲旗中最良土地。故旗中之稱爲嗎公之札薩克。亦居於此。嗎公正稱爲嗎德耳哇公。其游牧之狀態甚貧。僅有十帳幕。札薩克所住之帳幕。以其帶紅色。藉爲區別。彼帳幕附近。養有羊千頭。馬三百匹。牛三百頭。蓋一旗之酋長札薩克。亦甚微也。我等再上斜坂。遙見威遜圖溫都爾山之高聳。東向樹木鬱蒼。更見清依勒圖山之尤爲高聳。下此斜坂。則出奎滿達勒河之廣漠溪谷。於此溪谷。每三年舉行。所謂得羅修那伊那那達嗎之祭事。以

蒙古人常羣集於此。故奎滿達勒溪谷之名。全蒙皆知之也。該溪谷人口。雖不稠密。然此地當北部庫倫之要衝。故人往來者。亦甚頻繁。我等不欲深更入庫倫。夕七時。遂宿於此溪谷之南端。正接陀羅海圖達巴山嶺。此山嶺雖稱嶮峻。亦至庫倫最近之道路也。

七月九日木曜日、

五時十一度 九時十四度 十二時二十二度

六時十五度 九時十二度

依例午前四時早起。因入庫倫之故。改裝束。整行李。至七時十五分。始就道。由此地至庫倫。僅十八俄里。我等出宿所。直登陀羅海圖達巴。余依例徒步。余妻因車登山極遲。亦下車同行。陀羅海圖達巴山。自北方登之。甚爲嶮峻。更以此時降雨。道路甚滑。故登山尤爲困難。陀羅海圖達巴之北方。所在皆森林繁茂之處。其嶺之北方。爲嗎公旗。南方則爲朋貝子之旗。此山嶺之昇降。費二時十分。由此觀庫倫圖拉河。歷在目前。蒙古人之帳幕。及參拜活佛巡禮者。所住麻布製之天幕。到處皆是。午前十時三十分。我等經過已破壞之庫倫城址。此城千八百七十年。防東干人之侵入庫倫。而建築者。今僅存城壁之遺址。及

粘土小屋所化之土塊。圖拉溪谷之附近。景色絕佳。路之右方。距二俄里。有圖拉河。更分幾多小流。間作多數小島。又此附近繁茂之樹木與鮮娟之花。相競於草原。因此處無叢林。故亦無蚊蚋之類。土地之狀況。以既如此良好。故庫倫喇嘛爲其呼圖克圖。建避暑邸於此。遙見白塗牆壁。渡金屋根。似寺院之家屋。高聳於雲煙縹渺之間。知爲其邸也。道路之附近。有西牙拉斯梭廟。一稱潘吉塔音德穀（班第達寺）。此廟爲授佛教徒以鎮撫地神之策。及祭巴特瑪好城之小廟也。以喇嘛不常住於此廟。故行誦經之事亦甚稀。然活佛之法事。每年例以秋季。行汗阿林祭禮。必於此廟。又喇嘛僧輩。於山頂行祭時。活佛於此霞拉思梭廟。執行祭式。我等過康湯。通行庫倫城南端之市場。通過阿嗎巴衙門之新造要塞等。及入駐劄庫倫領事館之門。恰爲午後一時。

## 第二章 庫倫

庫倫即烏耳架，別名達拉列。（大寺院）即北蒙古喀爾喀之首府。位置約在北緯四十八度。當圖拉河塞爾必河之會流點。在俄國境界之特羅伊茲撒夫斯庫市及有名之恰克圖以南約三百俄里之處。蒙古語臥耳哥。即宮殿或貴人駐在所之義。俄人轉譌爲烏

其最初  
的歷史  
即宗教  
的沿革

耳架。蒙人殆皆不知烏耳架之名稱。即有知之者。亦僅與俄人有交際者耳。然與庫倫此名稱者。非俄國人。蒙人自古以此市府之寺院。爲呼圖克圖之常駐所。蒙古人與以是名。以示與他諸寺有所區別。目下蒙人自呼庫倫爲達夫列。按夫列之語。單就寺院而言。亦有合附近建物。與一總稱者。是亦於蒙古法律。凡住寺院僧侶之精舍。必建造於本堂之周圍故也。烏耳架烏之本名。稱布拉伊布格機立。更詳言之。稱布拉伊布格機干達霞特德布立。然後者之名稱。不僅俄人不知。蒙人亦不用之。即住於庫倫之喇嘛不知者。亦甚多也。

烏耳架即庫倫。既已知之矣。今更鑑其形勢。由二方面觀察之。一庫倫自古及今。爲中國人蒙古人俄國人之互市場。就此意言。庫倫之起原。殆在十七世紀。他方即庫倫爲蒙古宗教之中心。及行政之要衝。亦輓近之事也。此間沿革觀蒙人之傳記。查庫倫之古事。則我等觀額爾德尼額爾克之蒙古誌。於一千六百四十九年之條下。溫都爾格根。即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第二代呼彌勒罕。同年由西藏歸來。於古人乍米楊茲臥耳機吉之布拉伊奔。建立七達茲安寺院。又於諾們伊克寺。布拉伊奔格機林。設立七部落。即



第一阿母德烏那耳。第二機占。第三桑該。第四坐架伊。第五扣宥諾顏。第六達爾漢額木齊。第七烏耳立。又德是蓋庫倫最古之記事也。據此記事。知當千八百四十九年時。寺院區分爲七所。而此區分。蓋由喇嘛之分擔業務。及行政上之便宜者也。又據古傳。則阿母德烏那耳部落之名稱。以當時阿母德人富於學識。可當蒙古人啓迪薰陶之任。與溫都爾格根同由西藏來。此之阿母德。即編入出身喇嘛之同部內。此阿母德烏那耳部落之所由起也。又編於此之機占、桑該、及坐架伊等。專爲分擔活佛之任務。機占常待活佛之左右而爲其用。及監視寺中之秩序。桑該則保管寺院之金庫及倉庫。當寺僧讀經之際。例爲共同食事。坐架伊則管理此食事者也。扣宥諾顏及達爾漢額木齊之名稱。是採補助活佛建立寺院者之名而定。又此等補助者。以自費建部落附屬之小寺。並獻納僧侶之給養費。至烏耳立又德部落之由來。至今尙未明也。意者庫倫自此時始爲溫都爾格根之居城。蓋活佛旅行西藏之前。居錫略圖察罕諾爾。據蒙人言。彼等之游牧寺院。未有其居所也。然庫倫亦非活佛之常住地。不過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呼彌勒罕。必於年中若干月間。逗留其處耳。蓋以活佛旅行蒙古之權利。北京政府不制限時。彼等以漫遊

於各地爲常。吾人據章嘉呼圖克圖之履歷。知章嘉呼圖克圖於千六百七十三年。漫遊蒙古時。於巴勒齊爾寺院。與溫都爾格根相邂逅。更據歷史。則當噶爾丹和碩克圖襲喀爾喀時。溫都爾格根居於額爾德尼招當噶爾丹之戰爭中。彼又常住於蒙古之東南地方。彼之移居於東南地方。非盡關於戰爭。千六百九十六年。避準噶爾暴徒之難。隱居於東南之喀爾喀諸王。至歸其游牧地後。溫都爾格根依然留於彼處。或居熱河。或居多倫諾爾。或居北京。此可以證之矣。

據額爾德尼額爾克蒙古誌。自千七百十九年。寺領移轉之始末。有散見於記事者。卽千七百十九年。寺院創建於達罕德勒千七百二十年。設於色爾千七百二十二年。設於塔米爾千七百二十三年。由抗愛移於濟爾勒噶朗圖後。復移於伊奔（慶寧寺之所在地）於千七百二十九年之條下。在胡濟爾圖布拉克之大寺院。初築於濟爾勒噶朗圖後。移於布爾噶勒台千七百三十一年。設於梭諾耳千七百三十三年。設於迭列耳機千七百三十五年。設於烏里雅蘇臺千七百三十六年。設於滿達勒千七百四十年。設於分茲阿拉克千七百四十二年。設於烏得列格千七百四十三年。設於烏克庫木耳千七百四十七年。

設於塞爾必千。七百五十六年。再設於烏里雅蘇臺。千七百六十二年。復設於塞爾必千。七百七十三年。更移於奎滿達勒。至千七百七十九年。大寺院由奎滿達勒移於塞爾必河畔圖拉河之北岸。後又請願移設於西牙機尼巴達拉穀耳夫疾斯墨寺附近。清帝許之。寺院遂移於此處。以至於今。移轉如此之頻繁。若依歐人之見解。必謂庫倫。此間不過有少數僧及微微數寺院而已。其實庫倫益趨繁盛。其區域亦因之而擴張。溫都爾格根。雖暫居庫倫。餘時多居蒙古之東南。然其入寂之際。亦占庫倫蒙古諸寺內之第一位也。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第二代呼彌勒罕主於蒙古。千七百二十九年即位。初以庫倫爲居城。繼於千七百三十二年。策凌惇多布企叛。成喀爾喀之亂時。呼圖克圖不得已移於多倫諾爾。至千七百四十一年。戰亂鎮靜後。呼圖克圖寓居此地。雖有九年。然是年以後。庫倫遂爲第二代活佛之常住所。故僧侶日見增加。且當時庫倫爲全蒙人民宗教之中心。及喇嘛教育之中心。此亦僧侶增加原因之一也。千七百五十六年。活佛於喀爾喀地方。創立稱爲茲阿尼特之高等宗教學校。凡人學受試驗及第者。第二代活佛有給與學位之權。是以四方喇嘛。皆來集於庫倫。不僅增加旅居者。卽常任者亦多。此亦自然之

勢也。

中國政府。當時雖無發達庫倫之意思。然因此政府之施設。來庫倫之發達者。亦不少也。中國人見活佛於喀爾喀一帶。有不可侮之勢力。思制限之。中國人以抱此目的。故對於蒙古之關係。漸持不屈不撓之態度。中國人又欲使活佛不接觸於人民。故以活佛爲神聖。而不可卑下其品格爲口實。遂剝奪活佛統御從僧事務之權。一任之由從僧中而被選者是也。千七百五十四年。初建立審鞠從僧事件之官衙於寺院。置商卓特巴職。俾理其事。而以喇嘛三都布多爾濟充之。且寵以塞臣陀音之尊號。然以此特爲隱移活佛之治理權。於從僧等掌握之術。蓋分蒙人之權以消其勢。乃當時滿人之所必要。於官署各部任命若干部長。使之常相掣肘。卒不得不請命於滿洲政府。以處理事件。概爲此也。商卓特巴之職既設。後二年。第二代活佛卒。此政策遂以發端。千七百五十八年季春之月七日。清帝乃布諭旨如左。

喀爾喀哲布尊丹巴喇嘛既已易箆。寺院內雖有商卓特巴三都布多爾濟監視經教。而以一人復管理所有之下級從僧事。甚殷繁。力難兼顧。茲特命喀爾喀理刑官桑齊

多爾濟赴任管理寺院。並協理呼圖克圖之從僧。其裁決中俄國境事宜之權亦委之。其善視爾職。

自是蒙古參贊大臣。遂出見於寺院。未及三載。管理寺院與從僧等事務。又以二人爲未足。千七百六十一年。季冬之月二十二日。更任命第二參贊大臣於庫倫。其人爲滿洲人名諾磨洪。其在北京朝廷。較蒙古人之參贊大臣勢力甚大。惟其位則轉在蒙古人下也。自此任命。不能如從來任意移庫倫寺院。故此寺爲幸福。自不待言。蓋從茲遂爲土著之生活。不復如嚮者逐水草而遷徙。因得以改良庫倫之外觀。而擴張其規模。千八百九年。爲修法故。築二大寺院。於此修法之喇嘛。佔居於市中之一部。今稱甘丹者。即其所也。復以庫倫有長官駐劄。使該市握有對於喀爾喀東北地方全體之霸權。初置參贊大臣於庫倫也。不過僅出於監視寺院統治從僧之必要。願以欲達此目的。須設有理事。總辦書記等之三署。且任命之。於是參贊大臣及其所轄衙門之職掌。受非常之限制。清廷有見於此。乃擴張其職權。使及於呼圖克圖及其部下之駐所管轄以外。千七百八十六年。北京發布法命。將從來烏里雅蘇臺將軍所獨握之管理土謝圖汗及車臣汗等部

之最後裁決權。歸諸庫倫參贊大臣之手。是舉也。頓增庫倫地理上之價值。而在蒙古遂爲其宗教之中心。文化之淵源。又對於喀爾喀爲過半之行政總樞矣。

今姑以前此中國人與蒙古人已常通貿易。則洎乎蒙人之紛紛來集。不獨活佛之崇拜者。不問由裁判及行政上之義務其階級身分之如何。羣焉輻輳。其貿易之日趨盛暢。不難察也。惟此時中國之商賈。其赴長城外而常滯庫倫者。祇圖輸入新貨物而已。依佛教法規。寺院之側。不許設置商店。故商賈輻集之所。定以距寺院十中里之遙。由此最初之部落。當寺院今址之東。起一大街市。規模宏大。幾駕寺院而上之。中國所謂賣買城者是也。然十中里之距離。甚覺遙遠。華人首見夫喇嘛自以爲不便也。始於西距寺院一俄里半之處。設立若干中國商店。時則喇嘛默視之而未加以干涉。蓋其心中或竊喜之。未可知也。又相傳始建築於此者。爲活佛之出入商人。而爲活佛之出入商人者。最易漠視宗規。此說或可據信。即其事之原因。姑置弗論。而喇嘛不顧宗規。以默認建立二三商店。招其應報。致繼活佛之出入商人。中國商人亦陸續來此。與築舖店。逮第五代哲布尊丹巴時代。（千八百十五年乃至千八百四十二年）華人戶數。著見增加。商店殆與寺院相

接矣。於是喇嘛僧始要求令華人退去。同參贊大臣籲請。且至北京提出願書。而駐在寺院之滿洲參贊大臣及北京政府。均於蒙古人之籲請。就中以對於華人之訴訟。尤爲置若罔聞。滿洲官吏。遇有此項事件。則徒事推諉。蹉跎歲月。盡力從利害干係之雙方。敲吸賄賂。如其通例。華人信其官吏之言。依然構居於寺院附近。以營貿易。蒙古人則時於權能解決訴訟之彼此官吏。餽以賄賂。以待事之結束。遷延之際。忽有一事足使彼等豁然悟者。則華人之新築商店事件是也。喇嘛至是。見籲請贈賄之無效。憤懣之餘。復於北京。提出新請願書。述寺院之久駐一處。與夫該地低濕。寺院中多冒濕氣而病者。甚至有死者。依此理由。擬擇地遷徙。請示裁可。基此請願。清廷遂有千八百三十六年五月五日之詔旨。揭明許活佛爲人民之幸福計。移建其寺院於圖拉河北岸。喇嘛等既奉此旨。是年遂一摺其寺院及財產。遷於距中國商店西約一里之所。築寺院於圖拉河附近。選甘丹爲活佛之居。且築宮殿於此。至今猶尙殘存。然已非昔時宮殿之舊。甍爲廟形。亦無復來此祈禱者矣。寺院既遷。一時市場。頗形彫落。不知華人係出於故意。以難喇嘛。抑爲確認商店分置之不利。羣移其店舖於賣買城。其寺院側之商市。僅存寥寥數小店而已。如是

喇嘛等與商市間之距離。一年之間。乃增至二十里焉。

是爲華人与蒙古人之戰鬪時代。自其結果觀之。勝利卒歸於中國人。喇嘛等究以距商市遠爲不便。殆無容疑。華人既移居賣買城。其舊址遂以虛落。而第六代活佛居新市府者。未四旬復罹天然痘。經數日竟以終焉。凶機既兆。蒙古人乃以其地爲不祥。因而久留新市府之念遂絕。居此約經六年。卒再遷返於舊時寺院所在之塞爾必河口。此次播遷。乃在自喀爾喀遣使節於西藏以迎第七代呼彌勒罕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俾即庫倫法座之時。即蒙古歷女木兔年。西曆千八百五十五年也。喇嘛等建其寺院與駐所也。華人商店復現於寺院以西。越五年俄人商店亦開設於此。是爲俄國貿易常設於寺院之發端。自是未踰二三年間。庫倫四方之中國商店。呈櫛比之觀。喇嘛乃對於華人駐所。再行申明抗議。但此時喇嘛等不復敢主張寺院與商店間必須距以十里。唯求其每年昇迴邁達里佛像於寺院周圍之道。勿使壅塞而已足。此交涉經二易星霜。始於北京有所結束。既建築之華人商店。雖許依然存置。唯其前立一阿耳新（約二尺三寸五分）之區劃。越此不得佔領一步。以監視華人之任。委之庫倫之通商事務官。使之每日巡視市



中。偵察商人於規定以外之地。建築屋宇與否。且使其測量華人店舖所佔之地。歲一舉行。俾以確不敢掠奪土地。千八百七十五年。傳聞東干暴徒。將襲庫倫。華人去庫倫者甚衆。因之在寺院東南二方之華人戶數。驟形減少。達於不許華人建築之區劃綫者。僅於寺院西方始見之。顧東干人之叛謀鎮定。旋復舊觀。而通商事務官縱日巡視。步步測量。至千八百七十三年。商店又與喇嘛之市府櫛比相接。因此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及四部盟長。同治十三年（千八百七十四年）直接上請願書於清帝。書中哀訴：「華人新建之屋舍及商店。實足以使行邁達里行列之地面狹隘。就中以某某（此處列舉萬盛號外六大商館之名）商館宇舍之妨害爲尤甚。其他商店並俄商之宇舍亦然。」書既上。清帝命李某調查此事。氏以前記之七戶商店。爲恣意佔領邁達里行列所當通行之場所者。宜命庫倫參贊大臣破壞之。上奏清廷。頗爲清帝所嘉許。遂傳命庫倫參贊大臣使實行之。參贊大臣承命。直以字義辦理。令前記之七戶。撤去商店。其未指名者及俄商所設者。則仍舊聽其存在。尤以俄人商店非與俄政府交涉則決不能撤。蒙人見其請願。僅實行其半。再向北京要求。令其餘之華人並俄人商店。一例退去。以結此局。簡言之。即請

願復成豐年以勒令特許蒙人者之舊狀也。經二年。由北京行飭庫倫參贊大臣之公文。始行遞到。此公文未決請願之可否。不過李氏遵清帝諭旨對庫倫參贊大臣詢以令華人及俄人商店退去。實際有無障礙。關於令俄人商店退去問題。庫倫地方官究有如何之決議。請其詳爲說明之通牒耳。華人見此公文。視爲事件一變。乃己之利。遂直肆行之而益無忌憚。千八百七十七年夏。余初逗留庫倫時。前曾奉命退出之某某商館。又復建築商店於前欠退出之所。俄國商人中欽空（按人名或商號名）亦與彼等相並而築商店。並附屬建物。於是喇嘛大怒。在北京提出新請願書。每與人會。輒宣言曰。若其請願不蒙俞允。當自逕去庫倫。活佛當移駐他寺。雖有此滑稽的威喝。而對於右喇嘛請願之答覆。延延至越六年。即光緒十年（千八百八十三年）始經李氏遞到。據此書所載。吾人知其以庫倫參贊大臣於曩者千八百七十六年所提議之質問。迄未答覆。李氏乃更以此次喇嘛請願事件。加入其質問中。仍命其答覆。此公文發後。該事件寢於無聲無臭之間者。又五載。迨喀爾喀諸王於千八百八十八年之會議。決議再以令華及俄人之商店移於他處請願於北京。李氏對此請願之批答。仍不過翻覆千八百八十三年之公文。即

李氏對於其千八百七十六年向庫倫提起之質問促其所未得之答辯也。當時庫倫奉職之滿州參贊大臣安德者。於喀爾喀諸王之要求不表同情。欲寢此事。而陳厥意見於此云爾。謂依其私見。現在之空地。足容邁達里行列行於寺院之周圍。若使華人商店移徙。則令店主蒙損失者甚夥。且當商況不振之際。或爲招惹破產之因。亦未可知。又自他一方觀之。俄國商人原欲佔寺院之商利者。第一須華人商店悉行退去。第二須支給因遷徙損失之賠償。否則遷徙之事。當弗得其承諾云云。變更庫倫市內現在位置之議。今暫止此。至此問題。數年後將再復燃。亦意中事。蓋此問題爲中國官吏之一財源。乃其夙所識破者。然證以過去歷史。則亦斷不能付何等之價值也。

庫倫之  
位置及  
許山之  
崇拜

庫倫今仍沿塞爾必河而佔其位置。地勢四面環山。成釜形窪地。出口東西。僅有圖拉河之狹隘溪谷。於此地之庫倫居民。雖有防蔽風寒之利。而戰略上於蒙古人無特別利益。若敵壅塞前記之二通路。則庫倫之民。恰如倒蹄而懸。絕其糧道。斷其遁路。勢將坐困其間也。庫倫市現分三區。第一寺院。卽庫倫哲布尊丹巴所居寺院之所在地。第二甘丹。卽有修法之廟。而爲研究佛教奧義之喇嘛所居處。第三則爲商業市場之賣買城是也。此

三區皆在圖拉河右方。距河岸三俄里之所。塞爾必河南流貫寺院之中央。不干市之他部。庫倫地勢爲長圓形之平原。由北至南。於種種方面。巨六乃至十三俄里。由東至西。亦連至三十俄里。或其以上。其地四面環山。南有汗山。一名伯穀德烏拉山。巍峨聳起。東有巴音呼圖勒山。北有欽圭立特烏拉山。塔郎達布夫耳山。（此山間有隘路。蒙古人不付特別之名。祇呼爲分茲伊而已。）及巴音資耳山。巉巖對峙。西有山圭音烏拉山。轟然屹立。與伯穀德烏拉山相接。其間僅於溪谷之西南端。隔以圖拉河之河牀耳。

於前記諸山中居首位者。爲伯穀德烏拉山。據夫立多差所測量。該山海拔五千四百十二呎。其長東西連亘。約有三十俄里。伯穀德烏拉者（神聖山）之義。故應此總稱。而該山之各部分。亦得冠以高尚之名稱。由全山麓至於絕頂。兩面均有針葉樹。鬱然繁茂。山南無一木。因以爲蒙古森林之境界焉。伯穀德烏拉山。自古爲蒙古人崇拜之所。從未嘗有伐木掘地之事。野鳥多居林之深處。亦無射獵之者。據近頃蒙古人語。稱彼等依古來慣例。在見伯穀德烏拉山處。不能行刑。雖實際受死刑宣告之犯人。自昔以由庫倫送於多倫諾爾。或張家口爲例。然此說真僞。殊難確信。蓋在寺領。此外當以該處爲呼圖克圖之

居處。已有不能行刑之情事故也。所以不能於寺院行刑之原因。其在汗山（漢烏拉）歟。抑在呼圖克圖歟。蓋難言矣。然至輓近。不能於庫倫行刑之舊慣。已不可不視爲一種傳說焉。千八百九十年。於俄領烏耳哈關所。有二蒙古人以掠奪之目的。而犯將由七人組成之俄國哥薩克一家族。悉行殺戮之罪者。犯人搜索之餘。受捕傳。經鞫訊。已受死刑宣告。按該裁判之治區。當在庫倫行刑。而依此說。喇嘛則請變更如此之規定。清廷弗之許也。及喇嘛再三籲懇。始由庫倫參贊大臣之斡旋。在距庫倫七俄里。四方崇山環繞。不見汗山。及有呼圖克圖之寺院處。烏立塞塔伊河之狹隘窪地。執行其刑云。通俗以尊崇漢山之原因。歸於蒙古人一般尊崇巍峨高山之慣例。爲薩滿教之遺風。余嘗與蒙古人談。知彼等尊崇汗山。別有理由。悉與是異。後余徵諸古文。更得以確證之。千八百七十八年。由庫倫上奏於北京文中。有云。（在寺院南方之汗山。其所以名爲漢烏拉者。據古來傳說。謂成吉思汗實生於其山麓之故也。）且於同文中。流喀爾喀人皆自溫都爾格根之祖阿巴岱時代。每歲奉祭於是山。卒以庫倫官吏請於清帝。基於尊崇是山之主旨。設國祭日。清廷且送呈供品焉。華人明知成吉思汗之誕生。不在汗山。其不信如此無稽之說。

更曷待言。顧清廷對此奏文所降之旨。則曰「祭汗山善事也。故循桑齊多爾濟（駐庫蒙古參贊大臣）之奏請。使該管衙門。每歲春秋二次贈以一定之蠟燭及絹布。並命桑齊多爾濟同蒙古王公及札薩克等。到參列場獻祭。」自是每歲二次祀汗山。以至於今。祭期一如遇有其他諸般事故時。依星占喇嘛卽茲耳哈伊疾定之。於此有當記者。祭汗山僅爲土謝圖汗及車臣汗二部之所有事。其三音諾顏及札薩克圖汗二部。已於千七百八十年由烏里雅蘇臺將軍及貝貝參贊大臣（副長官）特別奏請清帝。免其義務。汗山之外。庫倫之各部人民。亦各有其崇拜之山。如寺領喇嘛之所崇拜者。爲欽圭立特烏拉賣買城之所崇拜者。爲巴音布耳亥是也。於此等山。殆自其市邑之創立時。卽立鄂博而祭之矣。蒙古人稱此祭爲臥伯塔黑拉寺領之喇嘛。於夏之第二月執行之。賣買城之人民。則於第三月執行之。

今當述庫倫市各部之現狀。而不可不先一言之者。則其各部中之人口如何。欲精確計算不能也。如彼賣買城由中國商人及購買者之蒙古人之出入。年中人口之變動不絕者。姑置不論。卽於彼土著的人民之寺領。亦難知其喇嘛之數也。若向蒙古人問其庫倫

喇嘛之數。彼則云茲門喇嘛。即一萬喇嘛之義。然彼專言此。則與示有數萬喇嘛者相近。實則喇嘛之數超乎一萬也無疑。而余亦得反覆於此漠然之數也。千八百七十六年至七十九年。余初遊蒙古時。有一公牘曾人我手者。乃於年中一定之祭日。庫倫喇嘛為修讀經。悉行集會之茲臥庫欽廟會計課之出納簿。茲臥庫欽之商店。交付茶麵油等於喇嘛。即依此帳簿而為之者。應部落之區別。將喇嘛之全數。記入此簿。余知有斯公牘。而於今次之漫遊。亦努力求之。庶於此行不虛。余因求之於前記茲臥庫欽之會計課。而更得千八百八十九年所交付之同種新帳簿焉。試將此新帳簿與舊帳簿對照調查。不特得知庫倫喇嘛之概數。且得知庫倫喇嘛之人口。漸次增加也。依此二簿所見庫倫喇嘛之數如左表。

號次	部落之名稱	喇嘛之數	舊帳	新帳
(一)	阿母慈那耳	六〇〇	六〇〇	六〇〇
(二)	嗎哈嗎牙	五〇〇	五〇〇	五〇〇

(三)	機撒	五〇〇	五〇〇
(四)	桑該	一〇〇〇	一一〇〇
(五)	諾木齊	三〇〇	四〇〇
(六)	坐加伊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七)	都噶爾	五〇〇	五〇〇
(八)	墨爾根堪布	四〇〇	三五〇
(九)	必茲賊牙	三〇〇	四〇〇
(十)	扣官諾顏	三〇〇	三〇〇
(一一)	達爾漢額木齊	四〇〇	四〇〇
(一二)	伊耳心特音	四〇〇	七〇〇
(一三)	王架伊	六〇〇	五〇〇
(一四)	額爾德尼呼彌勒罕	四〇〇	四〇〇
(一五)	巴耳加伊	三〇〇	二〇〇



(一六) 加慈布林

六〇〇

四五〇

(一七) 班弟達

三〇〇

四〇〇

(一八) 乍米楊孫架

六〇〇

六〇〇

(一九) 墨爾根諾們罕

三〇〇

三五〇

(二〇) 拉嗎那耳

三〇〇

二五〇

(二一) 烏耳流德

四〇〇

四五〇

(二二) 休天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二三) 凍慈布林

三〇〇

三〇〇

(二四) 塔伊斯母林

三〇〇

四〇〇

(二五) 德音何耳林

四〇〇

三五〇

(二六) 車臣陀音

六〇〇

六五〇

(二七) 機達耳

三〇〇

三〇〇

(二八) 達西林

四〇〇

總計

一二九〇〇

一三八五〇

試思庫倫之部落。未有一定之人員。而喇嘛又得自由編入於各部落。止此所揭之概畧。即爲表示兩帳簿會計不精確之一證也。設此帳簿者。足知喇嘛之數不減且增。則於喇嘛數之總體。其爲增加也無疑。千八百七十六年。我所見之帳簿。爲千八百五十五年故活佛在世中。庫倫堪布之所編成認可者。所註部落之數。二十有七。喇嘛總計一萬二千九百人。爾來其數逐漸增加。千八百七十七年秋。起第二十八達西林部落。而編入其部落之喇嘛。已有三百人。蓋在當時。庫倫喇嘛之數。已非一萬二千九百人。而達於一萬三千二百人矣。依千八百八十九年之新名簿。更增六百五十人。在庫倫喇嘛之間。山架伊部落。不久亦將分折。有以其一半。爲庫倫第二十九新部落之說云。寺領現既分爲二十八部落。其區別最初之意趣。雖略如所述。今則全失其初志。而爲部落者。不過爲寺領行政上便宜。故區劃之耳。各部落之喇嘛。恰如成個個之檀家。各住一所。而其家屋。則建設於部落廟之周圍也。前表從其寺領總體之圓圈所佔之順序而列示之者。第一之阿母德那耳。成此圓圈垂綫之北端。第二之嗎哈嗎牙在其東。第三部落。

又在其東。如此依次列之。寺領及圓圈之中央。有第一活佛之殿焉。第二乃爲庫倫喇嘛大誦經而設之廟也。第三雖屬種種部落。而以其專修科目相等。亦有修喇嘛聯絡念經之廟者。前者爲茲臥庫欽。及達欽架耳布音斯墨。後者爲夫耳哈音。即天文學者之廟。究慈音斯墨。即研究佛教統系者之廟。夜母疾音斯墨。即醫師之廟。及曼拉音斯墨。即醫師之第二廟是也。此外於寺領之中央。有庫倫諸廟中之最大邁達里廟。及所稱哈倫臥耳哥阿巴岱汗之廟。各部落之起原。余雖不能明言之。而其爲漸次而起。且多由一部落分爲二者無疑。此分割之行也。例在部落喇嘛之數增加。一綽爾濟。難於管理。同時該部落建立廟宇。且能分其財產。以維持同廟及分離之僧侶之時。蒙古人對於神聖之事。不問其種類如何。常有本熱誠而施捨義捐之風。僧侶一度相會。即議建廟。其維持始得安全。因於得資之道。喇嘛感困難者鮮矣。寺領之二十七部落中。有六部爲專由如是義捐。得資本以建築之者。其施捨於部落者。自然爲其僧侶之所識。後遂如其施主焉。其貢獻築廟費及修繕費之蒙古人。來庫倫時。宿於其所施捨之喇嘛家。使其子爲喇嘛時。亦託同部落而使之居於寺領。將來亦遺言於其子孫。使之捐金。喇嘛窮乏之時。則向此慈善家

求其援助。喀耳喀全體。關於寺領。可云分爲二十八區。而游牧於科布多之布彥圖河畔之蒙古人。於寺領屬於何部落也。可得知矣。

在庫倫部落之廟。不特無富裕清潔之狀。甚且貧而不潔焉。然其構造則爲一種特別制。余於蒙古所見之喇嘛廟蓋多。始也於庫倫見如此之構造。而其後於有名之額爾德尼招之二廟。與喀魯倫阿之尊夫列亦見之。就其構造言之。該廟殆反於常例。分爲二部。其內部專爲喇嘛修經而設者。稱甲爲夫耳立音斯墨（即念經寺）之意。稱乙爲休迭奈臥耳可即（神明之居所）之義也。夫耳立音斯墨爲蒙古通例帳幕之形。直徑達於五至八撒窳。冬期自外部蔽以二重毛氈。夏則唯蔽以布而已。然於此蔽覆縫繕孔竅甚多。此蒙古首府之廟。由外觀殆劣於游牧曠野最貧困蒙古人之帳幕。而其不及於孤立曠野之廟也。更不待言矣。夫耳立音斯墨門常面南。而其相對之北方。排圓柱二列。分帳幕爲三部。以中央爲通行路。西側有圓柱。低於及壁之間。列長腰架。爲喇嘛行大祭祀之所坐者。於夫耳立音斯墨像甚少。通例三尊。多無過七尊者。像置於對門壁上。以絹物所製之高幕垂焉。像前依慣例有供物用之小皿。資庫資夜七。高價供物塔黑立八。與常夜燈。

在夫耳立音斯墨之神聖器物。只此。若在他廟。此外於夫耳立音斯墨之圓柱。亦見有神聖之畫像。此圓柱有單以紅色顏料塗之者。又時有以畫像修飾之者。更見於部落之三所廟。則又有張以紡織喇嘛像之天鵝絨毛氈者焉。

蔽夫耳立音斯墨像之天蓋。以廟之自此部通主部之戶蔽之。使不觸於人目。此部分乃視爲內陣者。蒙古人自稱爲神明之居所。神明之居所者。任何部落。自外面觀之。亦有方形之木造建物。中國式之屋根。於其上戴有鍍金瓶焉。土人稱此瓶爲甘疾究耳。云山架伊及茲穀加伊兩部落之神明之居所。雖爲二階建。亦不過自外部得展覽之耳。然凡神明之居所。若自外部觀之。則似比夫耳立音斯墨甚高且廣。而內部則非常狹隘焉。是蓋其天井爲蔽像之天蓋所覆。有懸信心家不可缺之獻納物。稱哈達庫者。與夫置於廟中之物。不加整頓之故也。本堂之中央。置諸巨像。不見其背部。像前近戶處有案。上列供物及裝飾品。此案壅塞廟之前半。入門只得漸進二步。像之兩側及背後。有盛書籍神燈什器衣服。及其他喇嘛教祈禱之附屬品之戶棚櫃置戶棚等。神明居所之入戶。年中閉鎖。不僅禁平民出入。且並喇嘛而亦禁之。秉神燈於佛像前。獻供品焉。所稱塔黑立齊喇嘛

外。只因誦經於神明居所而選之喇嘛二人。每日交替而入。此經文乃當一定日期。於夫耳立音斯墨。喇嘛衆僧之集合念經時所用者也。開此神聖所之戶。一月一次。即於夏之第一月九日。喇嘛及叙爲僧職之一般信徒。亦同許入聖所。且不特喇嘛之信徒。即異宗者亦許入。此日將佛像之除覆。悉行撤去。而暴露於深信仰之參詣人。及好奇人之目前。部落之諸廟。皆無圍牆。雖謂爲牆。實則爲無間隙之木柵。其入院內之門及木戶。例設於南方。各廟門庇宇之下。有小商店及架子。是蓋競賣蒙古人獻納於廟。及喇嘛物品之場所也。

爲公衆修經諸廟中之占首位者。爲茲臥庫欽於同所有庫倫呼圖克圖之首座。且以其爲各部落喇嘛相會念經之所。故可稱爲本山。

於茲臥庫欽廟。(本堂)僧侶無定數。每日念經。由少年之喇嘛。(即八歲至十八歲)自午前九時。至十一時之間執行之。我聞漫遊某君。所目爲庫倫之學校者。殆即此廟。衆僧之集會於本堂也。年中四次。即(甲)新年元旦。(乙)疾雍可耳慈伊欽祭。於此祭日。於庫倫甘究耳之看經。亦併行之。以夏之最後月九日至十二日之間充之。(丙)邁達里祭。

即於三月或四月執行之者（丁）獻湯西庫（供物）之時是也。茲臥庫欽之建築術。較庫倫其餘諸廟。殊放異彩。而據溫都爾格根之傳記。則此廟之圖。爲活佛所自製。活佛曾爲遺言。謂將來必須擴張此廟。時則並其圖而亦擴張之云。我輩於記錄有此證佐。則該廟創立之時爲如何狀。及將如何擴張。不難判斷矣。舊廟爲方形之建物。其木造之牆壁。高不出四阿耳新。同爲方形。而傾斜。塗以白色。頂蔽之以黑線白圈。紅色緣之嵌物焉。飾此屋根以方形而上部稍狹之圓屋脊爲之。

往昔在庫倫之茲臥庫欽廟。其擴張以前之爲如此也無疑。不惟存於擴張後之古建物。爲同依溫都爾格根之製圖而建築者。存遺巴倫夫列寺、尊夫列寺等原形之茲臥庫欽廟也。足證之有餘。關於庫倫之茲臥庫欽廟。吾輩知寺領雖屢屢移動。其建物則常爲木造者。廟之內部。自其建築時常有支架屋根之百八圓柱。其間設嘛喇席。現時方形之古廟。雖已應溫都爾格根之遺言而擴張。而爲全未變古廟原形之增建。廟之周圍兩面。建列有二傾邪高屋根之廊。而後撤古廟之牆壁。其古屋根及新造屋根之一部分。惟以溫都爾格根之建柱支持之而已。有自外部通於茲臥庫欽之闊雙扉戶。其內中央之戶。較

兩側戶爲高。只爲呼圖克圖之所通行者。其廟之內部乏裝飾。殆無異部落之夫耳立音斯墨。卽牀亦與彼同爲多孔竅之木造。而喇嘛之座位亦爲粗糙之物。廟之中央除向北壁所列圓柱間之狹隘通路外。廟內各面有此腰架。此通路於普通之夫耳立音斯墨。不向安置供佛及佛像之祭壇。乃向活佛之座所者也。座此所乃於四頭獅頭上所設之桌上。鋪五布團。故其背有鍍金木造之匡。同以布團展布於其間。茲臥庫欽廟之佛像安置於廟內之北部活佛座所之兩側。木造之戶棚地。例當閉鎖其戶。以於茲臥庫欽無光輝燦爛之物。當執行念經之時。同廟在寺領諸廟中如最貧者焉。然茲臥庫欽廟之著名也。要唯蒙古人之所珍爲古稀物者。多藏於此廟故也。例如溫都爾格根之椅子。及其帽子。法杖。及依古傳所云活佛手造之佛像。並其自西藏携來之書籍等。皆此廟所藏者也。關於茲臥庫欽。更有溫都爾格根之一言。是殆寺領喇嘛之所皆知。而余曩屢自彼傳記中引用之。爲其確證焉。據所傳溫都爾格根之初建茲臥庫欽也。定爲供寺院喇嘛念經之用者。故於茲臥庫欽。雖不設喇嘛各個之組合。而念經之際。設所稱爲監視秩序之格布庫伊之職。溫都爾格根於其訓令中。遺言於其所任命之格布庫伊謂。可敲圓柱。而回



復靜肅。爾後又曰。自上座以至四柱。汝不可敲之云。格布庫伊欲知其所以設此制限之故。活佛乃說明之曰。立於上座兩側之二柱。爲余之物。其次二柱。則堪布喇嘛及諾們罕之物也。我三人外。餘僧皆被管理於汝之法杖云。活佛此言。至今日蓋爲定寺院住在喇嘛之僧職位置之根據矣。寺院堪布喇嘛與諾們罕之座席。設於自上座所列前記之柱之次。格布庫伊依位階於寺院佔第四位。此外於茲臥庫欽有二名唱歌者。冠以夜耳得尼欽達嗎尼之稱焉。就此稱之起原。相傳溫都爾格根向班禪額爾德尼問其建造之寺院。宜用如何之唱歌。班禪額爾德尼命曰。可遣少年。使之學習。以是及活佛至蒙古。乃送二少年於西藏。於此少年居西藏間。見如吞貝及喇叭之夢。因是兩少年之聲。彷彿於此樂器。及歸蒙古。受夜耳得尼欽達嗎尼之稱。以至今日。此外爲茲臥庫欽鼓手之首長。冠以特哈音夫必亥耳格耳格齊之稱者。亦受特別之尊敬也。

茲臥庫欽喇嘛相聚念經之日。爲報名集喇嘛於此廟之時。於廟之東方。設一木造之臺。以高七撒窳四柱支之。而架之以木造之梯。此牀稱爲夫冷下湯。卽喇叭臺或梯子之義。自此處以大喇叭烏亥耳夫列必西庫耳及小喇叭。時而稱爲辰布列之拉巴伊貝。卽以

法螺貝之音。召集喇嘛念經。而此稱遂起矣。爲傳此命令於夫冷下湯（喇叭臺）例有二喇嘛。將喇叭登台。交向四方吹之。各三次云。即部落之諸廟。亦各有其喇叭台。同設於夫耳立音斯墨之東南方。自外觀言之。部落之喇叭台。雖全等於茲臥庫欽之物。而高度超過二撒窳者頗稀。而其能圍繞廟庭自墻外見之者。殆難覩也。

此外於茲臥庫欽。有二倉庫。喇嘛念經之各種必要物品。於此倉庫藏之。活佛倉庫之次。此可視爲最豐富者。其所藏之衣服書籍及市院用之器具。以數萬計。加之喇嘛修大祭時。設於一般宴饗之用物。亦皆藏於此倉庫焉。於茲臥庫欽有廚房爲之調理食物。自成大地面。而於其地中掘穿數十銅製及鐵製釜。釜下焚薪煮茶或食物。此釜各得容二百五十至二百烏夜德羅之水量。爲中國及西藏之工匠所作者。各釜鑄有簽字可證。釜上工匠之名外。鍋有鑄造之經費及時日。以故余知此等皆最近五十年來之鑄造。喇嘛以喀爾喀諸王之獻金。漸次鑄造者也。與釜並列者。有若干布製天幕。爲廚夫煮食物時避炎熱及降雨之隱藏所。而在東北隅有似爲置物小屋之堅固木造物。皆爲其駐所。又與此並列。有半破壞之木造小舍。其狀雖賤。而爲寺領喇嘛之所甚尊敬者。以於茲臥庫欽

之廚房。有密切之關係。此小舍之所以見尊敬者。以該舍內佛像之前。有特別銀製之碗。及所云溫都爾格根自西藏携來之煎茶伯穀德音曼撒之受其保存焉。

同云爲喇嘛衆僧修經所建之第二廟。即蒙古人俗稱爲達欽加耳巴音斯墨者。今在呼圖克圖宮殿之庭中。該廟之創造。適當乾隆四年。即西曆一千七百三十九年。當時蒙古第二代之呼弼勒罕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任命旺都克綽爾濟喇嘛爲教頭。建學堂於庫倫。別建立一禮拜廟。稱之爲達欽康林究耳墨特布巴拉耳千。八百七年。第四代呼弼勒罕時。此廟改稱爲達欽加耳巴滾慈加布機布巴拉耳。且擴張焉。千八百九年。此廟之階及屋根。一概鍍金。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始設帳幕於此廟庭。自此庫倫呼圖克圖之呼弼勒罕。冬期常駐於達欽加耳巴音斯墨之旁。以故此廟在黃色之活佛牆內。其牆外僅見鍍金之階及屋根而已。以是觀者遂盛。以此廟爲庫倫建物中最美者。又以有活佛之牆。不得明察達欽加耳巴音斯墨之實況。遂視此廟爲庫倫呼圖克圖之宮殿者有之。實則非也。活佛只居廟旁之二帳幕。其一爲木造。蓋以毛氈。其一則由毛氈做成。余之從者。夫夜德羅夫曾在庫倫攝影。依其寫真觀之。則廟之美。唯其上部爲然。其下階爲庫倫

普通木造之建物。千八百九十二年一月十五日。夜達欽加耳巴音斯墨廟。罹於火劫。活佛帳幕及附屬小屋。悉遭回祿。千八百九十二年七月。余至庫倫時。活佛新造之帳幕。已全竣工。達欽加耳巴音斯墨廟。猶在建築中。其構造之正面。全與前同。唯小樓改造爲二層。且易中國式之貼紙窗。嵌以布立牙特所獻於呼圖克圖之俄國式玻璃窗。小樓及其屋蓋之木造部分。皆重鍍金。與佛典及立於屋蓋四隅之機楊茲安。共與日光相輝映。光耀燦然。於檀越屋蓋之周圍。依舊多懸小鐘。觸風則鏘鏘作音。響達寺領全域。於達欽加耳巴音斯墨。有同活佛自西藏來蒙古之喇嘛。日日念經。居活佛宮殿側。若爲其親衛隊者。然共同之祭禮。從來行於達欽加耳巴音斯墨者。甚稀。且非必每年行之者。寺領喇嘛之集合於此也。惟限於一定之共同祭祀日。活佛由病不能出。於茲臥庫欽之時。此外時於邁達里迴轉之日。修朝課之念經。而以達欽加耳巴音斯墨廟爲庫倫呼圖克圖之宮殿。故活佛逝世之時。寺領之喇嘛。悉集於此焉。

達欽加耳巴音斯墨廟。既如所述。現有舊時以埒圍繞之廣場。在活佛宮殿之黃牆外。配置於牆垣之南方。即蒙古庶民行禮拜於活佛之場所也。今廣場之中央。有所稱楊達伊

木造之門。幸免於千八百九十二年之火災者也。此門爲千八百八十三年。今八代之呼弼勒罕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頌德紀念而建設之者。其建築費係清帝之所賜。此門幅廣六撒窠。高達四撒窠。其四大柱。有施雕刻之中國式巨大屋脊。門上有扁額。以蒙古語刻（欣然與以滿足之希望）。左端刻（光緒十年晚秋）。右端刻第八代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云。

醫師及  
星學者  
之廟

予所視爲庫倫之廟之第三種者。即不得名爲私廟或公廟者是也。何則。以此廟不屬於或一部之部落。且於此廟不修喇嘛一般之念經故也。庫倫有此種之廟四。即夜母齊音達茲安（醫師之廟）。曼拉音斯墨（曼拉像之廟）。慈耳哈音斯墨（星學者之廟）。及究得音斯墨（修咒文之廟）。是也。是等之廟。如其名之所示。乃專攻專門學術者之修行所也。例如尊爲醫學之保護者之曼拉及蒙古語臥特齊像之廟。並夜母齊音達茲安爲修經喇嘛之醫師。日日自寺領部落諸方來集。以爲例焉。唯於前者只成年者所集。於後者則雖幼年亦可。彼等在此修佛事之外。則研究其專攻之醫書也。星學者之廟亦同。是等廟之外觀。與部落之神靈廟無異。其建築乃以木造而爲平家式者。內部構造則

無秀迭奈伊臥耳哥之區畫。惟有夫耳立音斯墨。是與部落之檀越異耳。廟內配置之像。多爲喇嘛專攻學之保護。但其起原之時代各異。據庫倫呼圖克圖傳記所載。夜母齊音斯墨乃第三活佛時代即千七百六十年所建築。額爾德尼額爾克之編年記謂夜母齊音斯墨初代之住職。由西藏所招聘。附記夜耳奠夜母齊。即上有醫師尊號之喇嘛。其始祭曼拉像之時。據庫倫編年記所載。在千八百五年。然口碑相傳。彼年代乃建立曼拉音斯墨廟之時。至於星學者之廟。或茲耳哈音斯墨。則據庫倫編年記與額爾德尼額爾克編年記所傳。皆係千七百八十九年所建立云。

於庫倫特別選定之喇嘛。其讀經廟有二。第一所謂巴倫臥耳哥。即弘布喇嘛教於蒙古。而絕滅薩滿教之阿巴岱汗廟。第二即所謂邁達里廟。巴倫臥耳哥即阿巴岱廟。自其外觀及陳設上觀之。予初次旅行蒙古時。未曾名之曰廟。蓋此廟乃喇嘛教之附屬物。其設備頗紊如也。其內之偶像僅三。而不設喇嘛坐牀。據云此廟爲阿巴岱汗所居之帳幕。乃阿巴岱溫都爾格根時。自額爾德尼招寺院遷徙於庫倫者也。

溫都爾格根遷阿巴岱帳幕於庫倫。以喇嘛教廟之式爲之。故變帳幕爲廟式。所以有斯

墨之稱也。然自爾至今。巴倫臥耳哥猶與庫倫同爲游牧。外觀上阿巴岱帳幕之巨大可驚。而與此並列之蒙古人普通帳幕。則視同玩物矣。土人嘗謂阿巴岱帳幕可容三百人。千八百七十七年予視其內部。亦頗虛空。若此帳幕爲數不夥。未始不可集古代之紀念物。而成一博物館體裁。其廟之北壁。像之坐後。所稱爲坐牀者。與我輩古代椅凳相髣髴。環立其側者。爲阿巴岱之功臣勇士像。高丈餘。皆粗鄙之木偶。身手人形。頭狀獍猛無類。塗赤顏。露巨齒。眼怒出。而眉隆聳。使見者生畏。此等粗鄙木像。服以飾黃金之鐵鎧與兜。蒙古人頗敬此勇士。入其帳幕。則額與木像胸齊。而壁間懸列各種兵器。如弓箭檣劍之屬。甚爲森嚴。巴倫臥耳哥之讀經。每日特選二十喇嘛行之。此喇嘛不屬於庫倫部落。自阿巴岱世嗣子孫。土謝圖汗扶持之。在第三代活佛時。阿巴岱廟全部。悉以土謝圖汗之資維持之。然近今巴倫臥耳哥則甚空虛。千八百九十二年一月火災時。喇嘛僧等將斯處保存之阿巴岱坐牀及勇士偶像。盡運送於呼圖克圖之夏宮。至一千八百九十二年七月予遊覽此古刹時。尙未再遷於斯處也。斯帳幕漸就破壞。世人亦將忘之。佔斯廟首位之像者。乃機母撒郎。至今月祭三次。蒙古人對之如斯崇敬者。以其爲第三代活佛時

所起之奇蹟也。據彼輩所傳。某日活佛離殿外出。突有電光如箭。飛落其側。於是活佛大驚。因此保護神曰機母撒郎安在乎。機母撒郎遂來自巴倫臥耳哥。現身彼前。活佛甚加慰勉。蓋爾時若無機母撒郎則殆矣。自彼時遂命於巴倫臥耳哥祭祀機母撒郎。所以至今遵奉不怠云云。此外有所謂機撒郎湯立庫者。亦有特別祭祀。其祭祀則於活佛宮中之廟執行。潘架耳之時行之。此外尚有於茲阿甘撒耳。即新年元旦夜。土謝圖汗侍從一人。至寺領作土謝圖汗之代拜。而以於巴倫臥耳哥祭祀阿巴岱爲例。此際廟中則如普通家宅。大行飲饌。但此祝筵。其火爐不用鐵製者。必以三石築爐形而用之。察其狀況。似做阿巴岱生存當時之風俗也。邁達里廟於寺領之建築物中爲最巍峨。唯建立此廟與鑄造偶像之年月無考。蓋編年記既不之載。而土人傳說又不可盡信也。然其屬於近代。即生存於千八百十五年至千八百四十二年間之第五呼圖克圖在庫倫之時期。實無可疑。於此二十七年中。又可得縮短者十一年。第經五代活佛於千八百二十年舉爲庫倫法主時。尙無斯廟。而第五代活佛死亡之六年前。即千八百三十六年。庫倫自塞爾比河遷於圖拉河時所建立之邁達里者。尙爲空廟。而遺存於塞爾比之峽谷。故邁達里廟



之建立。可縮短自千八百二十年至千八百三十六年之十六年也。

邁達里像頗巨大。其修飾裝置實可推爲中國人美術製造之模範。此像坐以獅。自頂至踵。高當蒙古四十特何伊。卽俄之七撒窘二阿耳新也。像以黃銅鑄之。而厚附黃金。銅厚一烏夜耳西約庫。空洞之胸內。與他像同。而實以經文故紙及俊加哇遺體之一部。此像鑄資。募自蒙古。其額蒙語爲茲門耶。乃表示巨數之意。蒙人謂其重量恰當中國一萬齊資德云。邁達里像於多倫諾爾中國人之工場鑄造之。鑄此像之中國人商店。今尙居多倫諾爾及寺領附近。唯現今商店悉易舊人。故詢以該像之大小重量。均不知確鑿矣。該佛像體分七部。(頭胸兩手兩足腰部)一一自多倫諾爾運於庫倫。故不甚困艱。先是此地爲該像特設木造之廟。然建立後屢屢破損。蒙人每年疲於修繕。喇嘛又從而解釋其不堅之原因。而嗎伊達立不欲居此廟者。以其潛伏不祥也。故擬請班禪布克圖之說明。派使西藏。使其確認第一說。謂邁達里不欲居中國建築法之廟。須新設西藏建築法廟。而並示其建築計畫云。故建築新廟之必要。實起於七代庫倫呼圖克圖時。此廟其重修者也。現時所存新廟之建築法。全爲西藏式。當蒙古人建立該廟時。適俄國庫倫領事館

落成。彼亦擬做效該館。以鐵覆其廟。雖已實行。然愈不堅固。蓋中國人於工事。頗無經驗。彼等不知曲爲鐵葉方法。唯以柱棟支之。其能持久乎。

邁達里廟內部雖頗廣闊。然一般神靈之廟。則甚狹隘。蓋因邁達里聳立於廟之中央故也。邁達里背後。塑有巨大之像五。然其高大皆不及邁達里沿東西兩壁。林立佛像萬計。斯像說者謂消識嘉慶皇帝刑戮某大官之罪障。於千七百九十九年庫倫第四活佛所鑄造。此事編年記雖載之。然真實與否。不能無疑。列萬佛像之廊上。設有觀棚。此觀棚內納有甘究耳及達究耳。其由來予不知其詳。

邁達里廟無特別之夫耳立音斯墨。讀經則在神靈廟。其每日讀經亦如阿巴岱廟。不屬部落而任定二十喇嘛。其費用由活佛給之。

以上所舉諸廟外。於庫倫寺領中央廣場。面邁達里北壁有一建築物焉。乃寺領之唯一官衙也。此官衙不唯爲寺領之主治者。亦即爲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掌握百般政務之商卓特巴衙門。外觀與喇嘛教之建築物無異。爲赤門木柵之邸宅。然門前人民羣集。其正面設置裁判所。拘鎖者與荷枷者累累。故不難知其爲官衙。官衙之門常開。故其裁判

之宣告。與夫受拷問受刑罰之悲鳴。盡得聞之。商卓特巴爲從僧等之最高主治者。同時爲呼圖克圖之主計官。故官衙區分數部。而外分四邸。第一邸爲機必那耳之管理所。第二邸乃庫倫及呼圖克圖之庶務局。第三邸乃商卓特巴自居之官房。第四邸則管內財產即家畜田畝之官業局也。邁達里之東方。當活佛宮殿正面。有庫倫堪布諾門汗寺領之宗務管掌之邸。此邸植樹於庭。與他邸異。庭樹懸列書經文之各色立方形布片。其壁間周圍懸繩索。以上述之布片。迎風播舞。代邸內人員之讀經。與堪布邸並行至邁達里廟之西方。又有庫倫之巴林哈西。即印刷局也。局中設保存版木之倉庫。與執行印刷之帳幕。印刷所現時甚不振。其所印行之蒙古語書籍。（單關於宗教者。）亦不過二十餘種。皆區區小冊子也。而藏語之書籍。出版者較此尙多。然亦只五十餘種之小冊子耳。此處所發行之書籍。大都爲喇嘛教之禮拜式。其他種實居少數。在昔時庫倫印刷局。頗極昌盛。四代呼彌勒罕時。企於此處。增刊藏語經文加尼疾究耳。版本編分七十二卷。全部內容百八卷。後以四代呼彌勒罕死亡。事業因之頓挫。率至於今。該書尙未告成。近則版本散佚。存者亦將磨滅。不可應用。此書將無復成之望矣。寺領部分情態。已如所述。茲再

述其一般情態。居寺領者。俱爲喇嘛。而居於附近之中國人商店。及商賈住宅。未曾一入於寺領內。憶中國人之爲斯別古。不唯當寺領杜塞爾比河及圖拉河時。當更遠在此寺前也。千七百二十年。游牧於塞爾比河之寺領。舊跡猶存。斯可以證彼時中國人之商店。已別居於喇嘛都市外矣。至蒙古人則許其居住寺院內。據千七百六十三年四月十二日。對於在北京之庫倫辦事大臣之上奏。頒發解決活佛及庫倫居住問題之勅令中有曰。居呼圖克圖之寺院內者。不許男女雜居。故不許婦女。歸於寺領云云。遵奉此勅令之範圍如何。雖不可知。而寺領之居民。皆爲喇嘛。實所目覩。各邸中煮茶調食。及治理家事之婆子。（卽尼姑。）然此輩人等。不得視爲住民。以其無個人之資格也。

寺領之外觀。自歐人視之。不見其美麗。寺領成一圓形。貫此圓形者。有縱橫二大衢。會合於寺領中心。成廣闊之場。此場有如前述之不屬部落寺領之廟。活佛之宮殿。商卓特巴之衙門。及屬於此等之建築物。場周圍散置部落之廟。及喇嘛坊寮。而是等廟及坊寮間。區爲曲徑。不惟車馬不得通行。三人亦不能並步也。喇嘛不從亞細亞人一般風俗。使其家宅向通衢。故來寺領者。除墻垣及門外。他無所見。又爲防禦盜賊故。墻垣以松木密布。

兩扉赤色。其他富豪亦恐宵小踰垣。上積薪木。故庫倫米撒窘半之高垣。並不稀奇。至於貴人之垣。則結繩其上。懸書經文之絹或綿。戶之兩端。則爲繫馬。而樹以木柱。庫倫市街之外觀。大都如此。墻垣內部。有帳幕二。一供喇嘛冬日居住。一則彼之行廚也。其富者更建設木造之夏日住所。而冬日所居帳幕。則以毛氈製成之。惟防寒風侵襲。則設以木造之屏風焉。

寺領住民及其狀態。既如斯。則其街市寂寞。固屬當然。祇蒙人之巡禮者。於午前十一鐘時。讀經祝福既畢。活佛宮殿閉門後。巡拜各廟。徘徊市中而已。此後彼等或休憩於所識喇嘛之幕中。或消遣於寺領域外之市場。其他喇嘛亦咸散步此處。以解沈鬱。故寺領市街。一日大半寂寞。住民雖夥。而通行市間者。不過五六人。除商卓特巴衙門人民羣集外。他處儼若無人焉。

寺領之市場。在寺領及喇嘛住宅之西。此市場原位於喇嘛市街外之原野。至千八百六十年中。中國人及俄國人之商店。漸次由西擴張。每年增加。其後十年。遂包圍市場全部。而爲寺領重大部分。現時愈形膨脹矣。最近十五年間。已發現市街八所。商店櫛比。直由

寺領達於加尼丹蒙古語稱此區域曰達母奴耳欽。此名辭沿達母那夫之動辭而來。擔荷之意也。故此名稱實有追憶當時賣買城地方之小商人荷物集合斯地之意。然現時繁盛之象。不留往昔面目矣。唯往時行商之紀念。即四角廣場。尙遺於此耳。此廣場與喇嘛之建築物相接。故不知者往往誤認爲寺領之內部。今場外有俄人之商店。其重要者爲寺領商業街之最高樓房之可可烏音及巴梭夫商會之家。次有恰克圖人耳母奴耳西尼可夫。克可臥哥羅特尼可夫之家。商人奴奴秀倫良之家。恰克圖人耳阿貝列金之家。巴茲夜烏伊商會之宅。終則現今不居於庫倫商人阿伊烏羅必夜烏之家耳。惜晚近十五年間。此場之俄人商店減少。寺領市場之外觀。頓形減色。如烏羅必又夫貝列金及秀耳伊良氏等。貿易盡廢。而巴茲夜烏伊氏。僅供給蒙人山茶。尙繼存其貿易。所殘存者。僅可可烏音及巴梭夫商會與耳西尼可夫及臥哥羅巴尼可夫等之零售店耳。俄商既日減少。代興之中國人商店。乃十倍之。彼等之地位。實亞於曾爲中國人貿易中心之庫倫賣買城。茲特述之。

中國人商店於庫倫最占優勢者。爲北京人之商店。舉其大者。如人和義、萬盛慶、隆順玉、

恒和義、人和厚、萬泰號、通興號、東富有、通和號、隆和玉、隆昌玉、福來號、龍興號、長興厚、生號、義豐號、萬通號、永聚公、長德泰、天聚德、聚豐恒、協和公、全聚德、桂。其他居於寺領市場者。北京商店。達三十五家。與前列商店匹敵者。有陝西少數商店。如廣全泰、達秀米、伊亥尊等是也。上列諸商店。依中國人之習慣。各商店不設店主。而皆屬於商會。且店主亦無居於寺領者。此等商店。外觀雖尚美麗。而實質則反之。蓋此等商店。在北京皆營業於安定門外之中等或下等商人耳。其經商蒙古也。先於北京組織組合。富者出資。或借出商品。携之來庫倫。先粉飾鋪面。務求美觀。故較爲清潔。猶推北京商店。其構造亦倣中國一般形式。鋪面構造之詳說。當述庫倫貿易區域及賣買城時記之。今止論中國人之商店。觀其門窗。則無如北京商店外部所裝飾之雕刻圖畫及彩色。唯於華美巧妙之招牌。必書中國蒙古二語。然中國文字。蒙人不解。故僅書其商號。而以蒙語詳載其性質。北京商店之內部。區爲二室或三室。入門正面。設商品陳列檯。其後則設數格之架。陳列各種奇麗細零物品於其上。架側列絹織卷軸。他處則陳次等絹及木棉織物。更於他處陳列各種衣服。至於待客室側面之帳場或壁間。則多懸圖畫及蒙人所贈之頌辭。

是等稍較清潔華美之設備。使歐人蒙人不識不知。羣來佇立。故幸運者易得厚利。坐以致富。不幸者數年後概皆倒閉。然倒閉之前日。尚保存其鋪面之美麗。北京商店最惹人注目者。唯絹織物。即中國人固有之製作品。例如縐子、絹布、絹紬是也。其毛織物及木棉之商品。皆係歐洲之製品。此外北京商店製作蒙古種種之需用品於北京。即宗教上社會上之需用品。上自王族下至衆庶之用品。莫不網羅之。如宗教上之樂器。佛事之附屬品。及其器具。喇嘛之各種冠冕旒飾。莫不俱備。北京商店。不僅售北京之製作品。歐洲之物品亦有之。如時計、晴雨計、寒暑計、花瓶、雕像、匣、機械及他奇異玩具。各商店雖未必俱備。然多數商店皆販賣之。甚至原野貧困之蒙古人所用之物品。如一切杯盤碗匙。以及勞動器具。莫不有之。

寺領中之北京商店。每年春秋二期收貨。其雜物每年或二三次。至十次不等。北京商店。雇人甚多。少者五、六人。大者四、五十人。至八、九十人。其雇人若十歲或十二歲時。初無給俸。經數載始與之。未受給俸時代。不認爲有信用者。祇視同勞役。以供驅使而已。若取給俸者。多年勤績。遂博得信用。以商會之會員待遇之。而得受一定利益之配當。



此配當之單位。爲對於一兩之一釐。卽總利額千分之一也。商會員或商店之主人。有歸鄉省親之權利。但有左列之限制。受利額千分之一至千分之五者。三年一次。千分之五以上者。二年一匝。而受千分十之配當者。可久居故里。祇負循環來庫倫之義務而已。雖永住庫倫者。亦莫不每年歸省也。此等商會員中。全然不居庫倫。祇在北京執行任務。而受十釐之配當者亦有之。故庫倫北京商店之商人。無年長者。其年最長者。亦無四五十歲以上之人。實原於此也。北京商人之大商館。有多數商會員。故逐年歸省者。一店中或五六次不等。其歸省之時。皆運輸新品於商店。故其收貨之期。甚不一定。庫倫發達之商館。多設支店。如人和義於寺領市場。有支店凡四。東富有隆和玉。人和厚。福來號等。各有支店二所。以蒙人不購於此。必購於彼。不識其屬於一商會之下。故支店愈多。售貨亦愈多也。蒙人識此者頗少。蓋中國人秘不使聞。且店各異名。北京商號。蒙人不之識。而蒙人多呼以蒙語之名。故商店得以售其奸。如規模較大且古之人和義。蒙人名之曰普孟庫。而於本店二百步內之地。其第二店則呼之曰布普立格耳。其第三店則稱之曰新加。

北京商人之小店。不佔廣場。而位於曲巷。蓋彼等自己無舍。皆借家營業。而爲出售街前之露店。其與北京商店之商品同。只量目較少耳。然大商店所未曾有之種種精巧北京製作品。如古稀品、高價花瓶、奇異雕刻之類。於此店往往見之。此或自北京市場而至庫倫者。亦未可知。

陝西省商人之寺領中之大商店。乃在庫倫之賣買城商家之小售所。彼等中等商店與貿易於寺領內之小商店。其貨物皆自庫倫之賣買城所購。外觀上斯等小店。似甚廣闊。故顧客常蝟集於店首。然斯等商店之交易。以現金。不以茶。若於蒙人之一切物品。如獸皮獸毛毛氈及其他曠野之一切物產。則喜與交換而不辭。即由寺院運送此等產物於賣買城之貨棧。故每日見牛馬貨車往來於寺領賣買城之間者。絡繹不絕。是等產物中。以獸皮爲最大宗。據中國人謂獸皮十分之一。送往北京。餘悉運至恰克圖云。此等小商店。實足致寺院有現時之擴張者。最近十五年間。此處新開之八橫街。皆此等小商店興盛之區也。

寺院市場之橫街中。除此等小商人外。尚有從事左列職業之人。

諸職人

(一)專販賣薑餅菓子之菓子舖五家。

(二)有工場製造兼販賣紅白蠟燭舖二家。

(三)木匠。彼等之工場。在寺領有四十餘所。彼等每日所工作者。除製造訂作物品之外。並製造食棹、椅子、喇嘛教之書箱、小櫃、匣、食煙用落蠟燭灰之具。諸賣品及其他物品。中國木匠。多由張家口而來庫倫。彼等在寺領無一人自有房屋者。皆借屋而居。一年出磚茶八包或十二包。以作房租。

(四)銅匠。庫倫有銅匠二十人。其重要工作。厥為製造神像。其餘即訂作物品而已。銅匠大半係由多倫諾爾而來庫倫者。風聞彼等所鑄之像。其技術固無優點。其價則較北京及多倫諾爾為昂。

(五)畫工。彼等大半來自陝西。其作坊之在庫倫者。不過七所。其生活極貧窮。惟受活佛會計局訂作物品時。則不然。蓋彼等此時雖不受高額之賃金。然訂作物品者不絕。即關乎畫布像、彩畫、土木像及其他各自專業。受豫訂而工作焉。畫工之宿舍。多狹隘不潔。且在屋後。彼等租此宿舍之租價。一年出茶十包。即一月三留。

(六)靴匠。彼等由中國北部各地來庫倫。其工場殊不大。其不潔比畫工之宿舍更甚。靴匠自無舖店。其所作之靴。皆於中國人之寄賣所寄賣之。彼等由賣買城買中國人販賣之俄國皮革。俄國皮革。以伊耳庫斯庫及特母斯庫兩製革場之物用之者爲最多。恰克圖製革場中。則多用嗎特列寧製革場之革。

(七)毛皮匠。彼等之生活較靴匠爲豐富。其製造場現時有十二所。彼等皆陝西省之有財產者。製造毛皮。每不下五六千留。但運轉資本。年僅一次。故較之從事他業者。節省糜費頗多。彼等所用之材料爲羊皮。寺領之肉商給之。寺領每日殺羊。不下二百頭。時或達千頭以上。是故毛皮製造場十有二處。絕無原料不足之虞。毛皮匠與蒙古肉商各結特約。各肉商則以其所殺獸皮專供給於與之結特約者。故每朝見肉商運毛皮於其特約之毛皮匠。毛皮匠終年收買毛皮。惟夏日製之。庫倫官憲不許中國人汚圖拉河之水。故彼等之製皮也。必於此河之細流爲之。中國人所製毛皮。比蒙古人所製者。脆且不溫。蓋削割毛皮之裏過甚故也。然其所製毛皮頗柔軟。此則優於蒙人所製者。毛皮匠儘毛皮之原形而賣者甚少。裁縫作爲布團皮裘而賣者實多。當冬季彼等運貨於市場。爲易觸

人目。懸之桿上。售賣甚多。至夏季則收回放出之資。

此外尙有無商品製造之工匠如左。

(八)裁縫。彼等不住寺領。多借居賣買城。千八百九十二年。寺領僅有裁縫二人。彼等亦如靴匠。自無舖店。但亦不寄賣於中國人之商店。惟爲寺領之中國人製訂作之衣服耳。斯彼等職業區域之狹。正彼等人數之所以少。亦卽其賃銀之所以高也。例如製裘或綿寢衣。則取磚茶十個或十二個。卽三留五十哥或四留二十哥。如製夏季寢衣。則取磚茶八個或九個。卽二留八十哥或三留十五哥。

(九)理髮師。寺領中彼等爲數極少。但比裁縫之數稍多。彼等無設備之店。於宿舍行其業務。或出張行之。中國商人。皆與理髮師結一年間之特約。每月支與理髮費。理髮師於此特約。每五日爲之梳髮一次。若洗頭薙頭。則冬夏不同。夏每十五日一次。冬三十日一次。有此特約之理髮者。每次一人理髮料六十拉茲阿伊。然對此特約外之薙髮梳髮者。則取磚茶半個以上。卽十五哥或十七哥半。

(十)寺領之市場。工匠中之居下等者爲鐵匠。彼等住於寺領市場之僻地。日携鐵砧至

市場。以應人之委託而爲勞作。例如打牛馬之鐵蹄或修理之。有時亦造鐵架釜鉞及其他鐵家具。

寺領貿易區域。與夫現時之住民及其位置。已如上述。其間有所謂市場者。乃專爲小商業經營之所也。此市場之面積。南北約三百二十撒窠。東西約六十撒窠。夜間寂無人影。及曉。中國人每日於此張八十或百二十之毛布天幕。賣由寄賣所販來之各種商品。如煙嘴、煙桿、煙袋、玩具、念珠、布片、茶碗、鏡、條帶之類。此等商品。大商店固有之。此天幕中所賣之貨。較大商店爲尤多。本地之靴匠。亦有時於此天幕。出張其所製之靴。其價較商店所賣者。廉十分之一。至居寺領之蒙古人。所營之商業更小。彼等亦不在天幕中陳列。其自賣買城及寺領之喇嘛買來之雜品古物。置於地蓆上。或携之籃中。且行且賣。如古鈕扣、古煙袋、皮片之類是也。作此種商業者。多無家且不堪勞働之婦人。此外專屬於婦人營業者。爲蒙古男女帽子之商業。此商業利益固大。而困難亦多。何則。蒙古人之帽子。縫時須要熟練之技巧。曠野之蒙古人來庫倫。所賣之品。在女子則爲牛乳馬酪。在男子則爲馬羊。普通之馬。中等價格應時期買主之需用。十二留或二十留。凡家畜之價。春高冬

低。馬及其他大家畜。最賤之期。在正二月。羊之價。終年殆無變動。惟因羊之大小。有二三留之差耳。來庫倫作賣物之家畜額數。無論何時亦不見多。素常於市場。不過見馬二十匹。羊百五十頭。或二百頭。駱駝間或買賣一頭。庫倫家畜買賣之所以不振者。以非若多倫諾爾或庫庫和屯爲家畜市場也。附近之蒙古人。惟有賣家畜之必要時。始牽之來。或爲買物品時始牽一頭而來此耳。牧草荒惡之歲。獸疫流行之年。庫倫之貿易市場。一週之間。不見一頭家畜。時亦有之。千八百八十二年。故人蒲耳皆哇立斯欺伊於庫倫將爲遠征之準備。二週之間。未得一適當之駱駝。凡勸氏購買者。莫非輸茶疲衰。無一堪遠征者。當時若非俄商人。由鄂爾坤之額爾德尼招牽駱駝來此。氏於庫倫將終不可得矣。故其駱駝之價極昂。駱駝一頭。價白二十留或百三十五留。然通常駱駝之價。每頭六十留或八十留。且往往更廉於此數。當時通例二十留之牛。時價四十留。一蒲德以內重量之羊。有四留至六留之時價。蒙古人除供給家畜外。尙自曠野供給薪與乾芻。彼等載此於車。以牛曳之。有時爲五十或七十五俄里之運送。但爲數無多。日僅二四十輛耳。薪半阿耳新者。五十本以內時價二留。秋間。畜之青乾芻。一蒲德不下五十哥。蒙古人於冬日以

鐵把搔集之。所謂廢物。經過一年之乾芻。其價比前者廉。即一蒲德值二三十哥。千八百七十八年。寺領市場。尙無飯館酒舖。以前飲食等物於貿易市場之露地賣之。以飲食之物專賣於中國之兵士。彼等立鐵架於廣場。以毛布防一方之風。所賣者爲熟羊肉、肉飽、油餅、薑餅。至千八百七十八年。寺領近郊之貿易發達。市場附近。中國人之商店增加。於是此地一種茶酒飯食之飯館出現。而旅客亦有宿此處者。現時此種飯館。寺領市場已有五戶。此五戶中規模大者有二戶。其客房有五十以上。其餘三戶。則規模較小。寺領之旅館。與蒙古各都市中國人之旅店全異。爲營商來庫倫之商人。不宿此旅店。亦不知作此旅館之營業。寺領旅館之客房。因公事或訴訟來庫倫之小官吏商人及喇嘛等宿之。予在庫倫時。多倫諾爾之會計官。爲與呼圖克圖會計局行決算。及爲住多倫諾爾下拉斯墨之喇嘛領取給料而來。亦投宿於寺領之旅館。此等旅館雖存在。而此等食物市。依然行於貿易市場。往往見鐵架周圍五六曠野之蒙古人。席地而坐。食熱肉之饅首。此食物市旁。常見有藝人彈烏阿伊臥林、胡弓、琵琶及其他樂器。並見瞽者及行僧讀經而乞布施。



現時於庫倫。殆不見乞者之徘徊。惟偶見小兒或老人立門而讀經乞布施耳。庫倫最悲慘饑饉之年。爲千八百六十年之終期。與千八百七十年之初期。當時蒙古全地。因東于賊蜂起。直接間接咸被其患。繼則天災流行。民患益深。多數乞者。悉集於庫倫之市。半裸體之病者。輾轉地上。倒死於露天之下者。不知幾許。貿易市場之悲慘景象。有如是者。千八百七十一年。沙畢公署以倒死者甚多。於乞者中使一蒙古人看護衰弱之病者。有死者則立運其屍至城外。任此勞者。公署給以衣食。後千八百七十年之後半期。即予初次旅行至庫之時。此地乞者已少。至千八百八十年之初期。喀爾喀天災。乞者之數復增。此時乞者。有無賴之徒混入。彼等念佛陀之名而受布施。不能滿足其意。更作竊盜。盜馬。偽造茶券。屢屢逞其詐欺。喀爾喀之住民。受害實多。於是公署執非常之手段。每週派人包圍逮捕。押送其所屬部落。然此手段。大半不能達其目的。何則。漂泊之新徒來者。絡繹不絕。一也。押送而去者。無何復還。二也。庫倫呼圖克圖之會計局。所行之辦法甚善。其辦法卽壯建之窮民。課以勞働。給以衣食。病者則建養育院而收容之。千八百八十四年。喀爾喀狀態恢復後。此養育院遂停辦。其古蹟尙存。庫倫之乞者。至今猶以此古蹟爲彼等之

巢窟也。庫倫西南隅。所存乞者集合之地。今猶有一種悲慘之景況。彼等起臥於塵垢堆積之中。其較壯者。以人之所與。或自拾集之樹枝。造陋室。以草或襪布覆於其上。病弱者。無屋脊。橫臥於地上。以待死耳。惟尼等深與彼等表同情。施與舊破襪衣。彼等纏之於身。作爲被服。死亦不葬。卽放棄於地。爲野犬之餌。

人民自朝五時起。以至日暮。居此貿易市場。至日暮。小商人撤去布天幕。日中及夜間。廣場有中國警吏之屯所。此警吏由賣買城之管理商民部衙門所派來者。駐在之人數不足。恒在三人六人之間。以四人之時爲多。晝則坐屯所營家事。有事則急出。夜間輪班守夜。此守夜人定員五人。然此警吏。威嚴壯重素著。守夜之事。可不自行之。寺領之商人。雇守夜之人。彼等負擔其給料。所雇之守夜者。共七人。以一人爲之長。此守夜長。由商人徵收守夜費用。住庫倫之俄國商人。應負擔之守夜費用。每戶一年磚茶十五個。守夜人二人。巡邏庫倫市場之全街。敲銅鑼以爲巡邏之證。每次巡邏經二時間。第一次巡邏晚九時起。第二次十一時。第三次夜一時。第四次三時。第五次則五時行之。夏日五時已至朝。每次巡邏所擊銅鑼之數。可以分別其爲第幾次。卽第一次一擊銅鑼。第二次一擊復一

擊。第三次一擊。次二擊。第四次一擊。次二擊。終一擊。第五次一擊。次二擊。終二擊。守夜人夜警之外。以擊銅鑼之數。警報一切之事。例如守夜人將捕賊。求市民之應援。則連擊銅鑼。有火警。則亂擊銅鑼之類。晝間爲檢察寺領之寺場。於前記之管理商民部衙門之警吏外。沙畢衙門。卽商卓特巴衙門。任命檢察官一人。專司監察土地之清潔。審理各種之爭鬪。捕拿盜賊。庫倫之警察。雖似畧具規模。然寺領市場之現狀。殆難評論。蒙古人不論貴賤老幼男女。大小便到處爲之。不但大小便。不能於便所爲之。且其排泄污穢之物。直傾置街前。蒙古人之生活。其不潔如斯其極。但庫倫之空氣。尙較清潔。中國人之都府街市。到處惡臭不潔。此地無之。是固屬空氣之作用。其實因寺領之市街。有許多之餓狗。往來街中。貪食不潔之物故也。廣場之中。無日無爭鬪。且有時至於殺人。一日余於廣場。曾目覩一活劇。一喇嘛以二包茶券（中國人商店中發行之票）買喇嘛服於他人。賣者忽覺其所受茶券爲偽造。遂追買服之喇嘛。於廣場獲之。迫令另真券。然買服之喇嘛。則謂現有之票。均非其所出者。弗之允。不幸而有證人證其詐偽。彼等遂羣毆之。十五分鐘而死。彼爲寺院之喇嘛。其部落之三友人忽至。遂昇往其家。當時偕余觀此活劇。有寺領

俄商人等。雖有疑其死爲僞。實爲避多時之痛打者。其或然歟。然余舉者。惟於貿易市場殺人之事實耳。

喇嘛被殺之同日。朝七時。廣場有一中國貧民。急病倒於街上。尋其知己親屬。終日始得其時暑氣殊酷。死人顏現黑色。鼻出血。有腐敗狀。庫倫官憲。毫無何等之處置。至夕其親屬始運棺來。跪而讀經。藏其死屍於棺。然不知爲何。夜間猶不運去。放棄街上。至於翌朝。寺領之公共家屋。後當述之。茲所述。雖非公然者。亦可認爲公共家屋之一部分。所謂狹邪之巷是也。如淫媒所。煙酒店。爲一種之特別營業。淫媒所中國下等人營之。煙酒店則賣家具之小商人營之。中國人之淫媒所。不養娼妓。專備男女密會之室。主人應客之需。供給酒食。一般遊客。於某處見有女子。兩情相投。密約成立。則偕女而來此。有時其所主人。羨客之富。而代爲轉致女子。令男女兩方各與以媒介金若干。特此事亦爲偶有者耳。此淫媒所狹暗。不潔殊甚。外觀之殊不當狹斜之名。此淫媒所由一屋而成。半爲中國式之土坑所佔。置寢臺於室內。以備客川。從四方至天井以板圍之。有木造之板戶閉之。此板戶具有高一阿耳新半。寬一阿耳新之隙孔。由此入之。牀上有既污且破之毛布。捲其

一方作枕形。寢臺之設備僅此。此室之賃金。由婦人出半磚茶。即自三十哥至三十五哥。然有時喇嘛與女子結無報酬向衾之約。此時室主人。除賣酒外。無何等之利。此淫媒所之常客。爲中國人商館之掌櫃。蒙古中等官吏之子弟親戚及經師許可之青年喇嘛。寺領之煙酒稅。乃賣酒之小店。可以吸阿片於此。蓋於商館吸阿片。爲商館經理之所禁。故中國人商館之掌櫃。特爲吸阿片而來此者甚多。

甘丹喇嘛所居庫倫之第二部分爲甘丹（可稱喇嘛之講習所）甘丹之位置。在寺領西方之高地。此高地接西方之桑錦烏拉山。於距寺領一俄里半之青吉爾圖塔羅之廣漠礮确之溪谷。與塞爾必河之廣場離分。現時中國人商店。於擴張寺領之西方。一方殆接於寺領。他方隔甘丹不過百五十撒窳。若非徒以喇嘛之住居及廟之所在地。爲寺領並貿易市場。亦算入於寺院內時。則甘丹即可謂與寺領相接。甘丹原爲佛教修高等學料而設。故其歷史與於庫倫之茲阿尼特開始之年。記錄未明記其事。不得指示。據古傳庫倫在庫伊曼達耳時。即自千七百三十六年。至千七百四十年。茲阿尼特修於茲臥庫齊之廟。初喇嘛等爲修茲阿尼特。不僅在庫倫。殆轉移於各處云。或云第二代活佛之時。

修茲阿尼特於額爾德尼哲其逗留之日月雖短。然希望修茲阿尼特於此處之喇嘛。已增至數十人云。又據此說。修茲阿尼特喇嘛之部落。彼等之數。增加五十人時。曾受活佛之公認。此說已於額爾德尼額爾克編年記申明記之。故其時代爲吾人所審知。此編年誌千七百五十三年之記事中有所記者如左。（喇嘛哲布尊丹巴建茲阿尼特檀林於寺領。立凍何耳曼齊寤立爲其住職云云。）從此修茲阿尼特之喇嘛。於寺領漸增其數。然彼等尙未居寺院廟內。而與其他部落同居也。迨庫倫漸漸隆盛。至爲政治貿易之中心。學者之喇嘛厭居寺領。期離此地。彼等於第三代活佛之時。即請願此事。至第四代活佛時。始達其目的。千八百九年。設甘丹於現今之地。當時建茲阿尼特之廟大小有二。五代活佛之時。復增築小廟。現此二廟。大小格式皆同。寺院之喇嘛。爲避中國人壓迫。後經三十七年。彼等移住於青吉爾圖低地。已如前所述。此事實大足以助甘丹之發展也。彼喇嘛哲布尊丹巴之邸宅。爲所新築茲阿尼特廟。亦復重修。更有數茲阿尼特廟。亦爲所建立。甘丹之別於他部落。卽此時也。部落之數。此地今已增至四箇。卽（一）達西屈音必耳（二）滾架屈伊林（三）巴德嗎伊臥架（四）拉母立母是也。然因短期間。此地已死二

活佛。(甲千八百四十二年死。乙千八百四十八年死。)喇嘛等以此地不祥。再歸塞爾必。於是甘丹又爲學者之住所。然同時此地定爲庫倫累代活佛之埋葬地。傳言第五代活佛一日與喇嘛談話。言余死後必出現於甘丹。及死。喇嘛等追思其言。以爲活佛有希望葬於此地之意。遂定埋葬地於此。後庫倫之呼圖克圖等亦定葬此地。現更加第五代呼彌勒罕之墓。及死於千八百六十八年。享年十九歲之第七代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墓。惟第六代活佛葬於丹巴多耳濟。

甘丹之外觀。與寺領畧同。卽在方形廣場之中央。配有茲阿尼特之廟二。恰如寺領之有瑪伊達立及茲臥庫欽之廟也。黃牆內宮殿之外觀。特比寺領之宮殿畧小耳。其兩側壁外有二棟之新建築物。乃安置五代及七代活佛遺骸之靈廟也。余游時。未得徧覽此靈廟內。初則以方改築內部爲口實。拒不令入。後又以其鍵存於呼圖克圖處爲口實。又弗許。此次旅行。余不欲強觀此靈廟。蓋丹巴多耳齊寺院之靈廟。與此靈廟之構造盡同。彼靈廟儘以供展覽也。甘丹喇嘛教之建物。悉爲方形之布置。然活佛宮殿南方。方形之建築物殊少。市街外觀及邸宅內部。全與寺領同。甘丹西北。有白塔二十八座。是乃爲銷滅

罪障、迴避諸難。信仰深篤之佛徒建築者也。惜建立者之名不詳。

庫倫之第三部。亦如甘丹。全與庫倫分立。其位置。在庫倫東方。約距庫倫五俄里。全然成獨立都市者。賣買城是也。此部分專營何業。一按其名稱可知。無庸贅言。庫倫之賣買城。位於寺領及甘丹所布成之長圓形溪谷。是溪谷於茲。別名爲特拉音塔拉。即去此都市四俄里外之圖拉河也。賣買城自外面觀之。恰成正方。是城雖無圍壁。而各邸宅之牆垣並列。繞茲都市。宛呈圍壁之觀。其內部則順寺院之方向。並行三道街衢。街口則設有木門。時常開放。且有無扉者。此門內之賣買城。則分二地域。即一爲中國人所居住之商業地域。占帝之中央。成所謂廓內者。一爲蒙古人所居住之地域。恰如圍繞廓內之廓外者。二者名稱不行於蒙古人間。彼等之呼是等地域也。則只用內外之語。即呼中國人之居住地。爲德特羅蒙。古人之居住地爲架塔。是也。蒙古人之所以爲斯區別者。必其因賣買城商業地域之緣。周有圍柵之存在也無疑。賣買城別爲內外。此圍柵共有七門。即三東門。三四門。一南門是也。門係木造。且從中國人之一般習慣。日暮閉鎖焉。故於夜間而欲自一地域通行於他地域。則不能也。



賣買城土地之低。與庫倫無異。其地概爲粘土。或爲沙地。俱見石之累積。其大部分。則蔽以矮草。當春季雪解之時。圖拉河宛呈小湖狀。此於熱暑之際。則又涸矣。圖拉河之位置。如前所述。滋拉在賣買城四俄里之外。故時則爲賣買城住民汲水之唯一場所焉。圖拉河之冰多解於四月二十日至三十日間。而結於十月二十五日之頃。河水則氾濫於七月之末。八月之初。然此河右岸較左岸爲高。而於賣買城方面尤形隆起。故雖河水氾濫。賣買城之住民。亦不受何等之災害。圖拉河之外。於去賣買城百撒窳之地。尙有自北而南之烏獵搭伊河流。是河之源。發於賣買城西北之烏獵搭伊山。而注於圖拉河。於烏獵搭伊河之水域。尙有若干之水源。然水量不豐。常涸竭於五月之末。而水爲之透明。蓋形成此河之諸水源。僅能送其水於百五十撒窳或二百撒窳之距離焉耳。此圖拉河所以爲賣買城住民汲水之唯一場所也。中國人常以牛馬驢之脊運水於此河。而蒙古人則擔之以肩。然縱彼等運水如此困難。亦終未思及設運水專業者之必要。

賣買城之地質與灌溉。有如此之性質。故於庫倫之低地一帶。不得見一林一木者。亦當然之現象也。距賣買城六七俄里之西方。卽與寺領反對之方面。其西由圖拉河之沿岸

及其支流所形成之島中。僅有四森林。內則包有落葉松及楊柳二三十株。然一以其距離甚遠。二以其地樹木不繁茂。漸次自滅。故難算入賣買城之低地。游牧此島之蒙古人。禁伐樹木。故無伐之者。然於此則又生他之方法。即彼等先傷樹皮以待其枯死而伐之者。如此則其樹木之多亡也無疑矣。據庫倫喇嘛言去今四十年或四十五年前。圖拉河沿岸。曾爲一森林。東延於賣買城外。西達山圭音烏拉之一帶云。唯庫倫之山。則蔽以樺、楊柳、柏、落葉松、杉、松、榛、林檎、野薔薇及其他樹所成之林。供給住民之燃料。而建築用材。則產於烏立牙湯山。但其產額不多。至八月半則褐葉葫越橋子、蠻莓及其他果實。產於此處之山林。而爲蒙古婦人採集焉。彼等入此等果實於小桶中。乃以八或十蒲德之果實。賣得半磚茶之價。即二十三哥半之價也。至於獸類中之產於此處山野者。有麋鹿焉。麋鹿之角。可爲藥品。中國人等最珍重之。故以高價賣買。百留或百留以上之價格。此外又產山羊、野豬及多數之狼。於匍匐蟲中則產數種之蛇。殊以毒蛇爲最。蒙古人獵是等野獸之際。常用小鎗。時亦有用短鎗者。

賣買城之一部。專爲中國人之居住地。他一部則爲蒙古人之居住地。然至最近十年間。

於蒙古人之居住地中。中國人之建住宅商店者不少。故現時蒙古人與中國人雜居其地。賣買城之人口總額合男女約五千人。其中千八百爲中國人。餘則悉爲蒙古人。賣買城之市街。其大部分決非狹隘。如中國人之居住區域。與蒙古人之居住區域。均頗廣大。然市街之全部。則屈曲而不規則。例如甲之市街灣曲。乙市街則於中部而兩端狹。丙市街則於一端廣而他端狹。甚至不能並行二輛之運送車。然如於寺領或甘丹之地方觀之。則無難驅馬車之狹巷街。賣買城之市街。以非磴道。故於降雨或雪解之時。甚屬泥濘。於夏季中國人每日數番或散布污水。或撒前夜之殘飯。或注大小便。不然則撒布所運搬之水。然猶塵埃朦朧焉。以撒水市街爲目的。故於中國人之居住區域。自烏立牙塔伊河通一小渠。然於夏間則常涸竭。唯當市街不許撒水之際。則水乃滿溢。通貫市街兩側之溝渠上。架以小橋。而溝渠與邸宅之牆間。則通以闊三或四阿耳新之步道。此步道於主要之街衢。則樹以木而與車道區別。於二巷街則植以細小楊柳焉。賣買城中國人之居住域。無如寺領地方直面之住家。除若干之商店外。皆繞牆構門。於門側復無耳門之設置。蓋彼等以終日開放門戶之故。因而無設耳門之必要也。

賣買城中國人之居住區。專由商店而成。其中大商店之構造有如左者。堅列落葉松之圓柱。並塗以沾土之墻垣。面市街而立。廣亮門設於中央。門柱則以煉瓦組立。亦有以木材爲之者。門有屋脊。其翼庇及垂木。皆潤以赤青綠等顏料之彩色。其色之配合。乃使屋脊燦爛。遠望之則頗呈美觀。復於其棟裝飾以他之雕刻繪畫。則更形美麗。各門必懸若干匾額。其題辭則每年於元旦變換。而爲出於古典之祥字。於豪商之家。除彩畫其門及門之屋脊與題辭外。更畫古代衣服之中國人圖像以裝飾之。即與我等於中國茶壺或花瓶上所見者同。中國人常構廣大之宅第。然於外部則恒不能見。自門至於本邸之間。其狹有難迴運物之車者。蓋邸內塞以店舖及本邸之種種附屬建物之故。其建物配置之方法概然也。接於門者。於邸內一面。直配置店舖或倉庫等之長建物。於自街上所見之此大建物後。則配以廚房使役住室穀倉等類。故入中國人商店之門。常見一小中庭。三面以平長之建物圍繞之。繞中庭之緣。爲無蓋之廊下。或立圓柱而以周圍建物之屋檐覆之以成小廊。其屋檐之端與門廂均以雕刻及繪畫裝飾之。至夏季則多以植於鉢或箱之花卉及植物。陳列廊下。時亦陳列此花卉於花壇。故於邸內頗加風致。至見無變

化之蒙古曠野。則不禁深有所感焉。冬季則有代花卉之杉。及其他之針葉樹等。以之陳列。在大商館敷板於門及店舖之間。小商店則由門以至店舖入口。通以敷板小路。店舖之入口。無兩扉者。或塞以毛氈幕。而以藍色麻布綴其緣。或有穿孔於上部。而以紙糊於其孔之單扇板戶者。商店之窗。則僅於面中庭之一方設之。窗由框而成。其格比之俄國之窗格稍細。且具圓形。三角形。立方形。八角形等種種之形。格子之表面。則以雕刻彩色裝飾之。其裏面則張紙以代玻璃。然以紙之透光綫不多。故面中庭壁之上半部。悉以爲窗。在豪商之店舖。亦有張玻璃於窗者。然亦僅少之一部分耳。中國人慣以紙糊其大窗。至今猶不知設置易透光綫且避寒氣之玻璃於其窗。較爲美觀且適宜。是或因彼等僻於美術。未嘗經驗由玻璃通過之真實光綫使然。蓋豪商之張玻璃於其窗也。必於其上貼附花、動物、或中國古代風俗等之圖畫故也。此地之中國人。皆藏商品於倉庫。店舖則只置標樣而已。故備於店首者甚少。不過如織物標樣類之一二種耳。此外則陳列雜貨、玩弄物、化粧品、菓子、砂糖、煙草、其他之物品於店舖。是等雜貨。即陳列於檯上。貴重品。則陳列於以玻璃所蓋之檯及架內。商品常陳列於壁間。亦有懸置商店之衣服於第三壁。

者。然多以第三壁應接所。故設炕牀於此處。炕牀之上。覆以毛氈。於高半阿耳新之棹前。設枕二三。此外則不備何物。棹前常置火盆。即爲冬季取煖。夏季喫煙用也。然此處不過爲中等顧客之應接室。上等顧客。則引於店舖之別室。更受特別之款待。其室同設炕牀。又置二三牀几。桌上備有秤。商業書籍。帳簿等類。時則商店房之一切附屬物。及數個之屋架亦備焉。商品不陳列於此室。而四壁以鏡。圖畫。書等裝飾之。居寺領及買賣城之中國人商店。其設備有如上所述者。豪商之店舖。其設備雖皆同一。而一二商店。或不陳列商品之標樣。只設帳房而已。此種商店。乃應顧客之要求。而始自倉庫運出其商品。中商店之商品。與大商店無大異。唯中商店殆皆無別室之商房。且商品之貯藏額亦不甚巨。蓋中商店無自中國購人多額之商品者。有必要時。則自庫倫之北京商品購入故也。中商店之營業者。多爲來自中國之移住人。中商店面街而設。無戶而以二十或三十之板代之。以閉鎖其店。由門二步許之處。配置櫃檯。於此櫃檯之架上。陳列商品。零細商品如繩。馬勒。鞍之裝飾品。駕具之類。則懸於天井。店內有通主人居室之門。主人之居室。則設有帳棹。客及他人。無入此處者。蓋此處非客之應接室。而爲一家之居室。且客爲零

購而來。非爲批發而來者。是以無永留於店首之必要也。

小商店外部組織。雖與中商店同。而內容則異。此處小商店之商品。亦如他處。只限於日用品。其商品之數。以各店主之人物、資本、信用、商品之購入法、賣品等之千差萬別。不能一定。賣買城之廓內。或中國人之居住區。概爲大商店之營業。蒙古人之居住區。則爲中商店及小商店之營業。然此處之商店。亦不與蒙古人之住宅相混。係別成一市街。而位於中國人居住區側。故出賣買城中國人居住區之門。而入蒙古人之居住區。則復接於中國人之商店。其商店於此頗極繁昌。人民較中國人之居住區則常多。

商店之外。尙有行商。有盛獸肉於木盤而以秤賣者。有懸蒙古人所獵獲之雁、鴨、兔等於柵而賣之者。蒙古婦人。有賣其果實、油、其他物品於此處者。又有賣帶、小兒之玩具。與帽子者。然商業之繁昌地。爲中國人所居住之賣買城西部之中門場所。以他場所。則不至如是繁華。中央西門之場所。實可名爲市場。唯此處無廣場。以作市場。則嫌設備之不整耳。但此處爲賣買城之門。數街衢相遇之地點。故此場所。比一街衢之幅稍廣。

賣買城中國人之居住區。商店之外。復有中國人寄宿之二棧房。寄宿者。雖得占一室。乃

至四室。而其棧房之構造。係各室獨立。故不能合各室而爲一居室。室內設有炕牀。其上則鋪以毛氈。又備以枕。此外猶置二足或三足之桌椅。壁上則懸以書畫。其裝飾則各室一律。庫倫賣買城之各棧房有三十室。故客室之號數亦只三十焉。占一室者。一晝夜之棧費與晝食料。取一磚茶。（俄賀之六十哥至六十五哥。）賣買城中無傭夫車役。客棧中亦不僱置。然旅行者得僱乘馬及運貨車。但須依客店主人。豫置此事。賣買城無酒舖。有飯館之類。可使作酒食及茶。此飯館設於賣煙草、麵麩、薑餅其他類此之零細商品之小商店內。通店而入其堂內。則有與客棧室同構造之三室。客入此室。得隨意命其備餚。價頗廉。煮羊肉中國一斤。值價十六哥。鷄卵五個。值十六哥。肉包二十。值三十哥。酒精之達拉孫一壘。值十八哥。半壘值十哥。酒精之漢新一壘。值六十哥。半壘則值三十六哥。來此飯舖者。中國人雖無多。而蒙古人來此揮霍多金。帶酒氣者。則以飯舖之酌婦爲目的也。賣買城此種飯舖有五十七戶。皆在蒙古人之居住區。

庫倫之木材商。集中於賣買城之東南部。木材之商業。爲庫倫之中國人重要營業之一。庫倫之賣買城與寺院營此業之商店凡百。其中屬於張家口之商人者二十八。屬於歸



化城之商人者三十六。一店爲必耳何特商人之所有。餘則盡爲陝西省商人之商店。僅賈買城之木材商店已有三十以上。其中之大商店六。每年可售三百包茶至六百包茶之木材。即值五千五百留至一萬或一萬一千留之木材。其餘商店之售出額小。約每年不能超過五十包茶至六十包茶。即八百留至千留。每年由庫倫輸出之木材額。達於十萬留或少過之。

木材於庫倫周圍之地伐採之。其大部分則伐採於庫倫北八十俄里之所。即布爾噶勒台（距庫六十俄里）庫伊曼達耳（距庫三十俄里）滾尼庫耳布烏耳特（距庫八十俄里）漢達架伊（距庫六十俄里）及朋貝子曼德耳哇公羅卜藏惇多布達親王駕恩等之部落地方也。資本雄厚之木材商。先給值於部落之人民。以結契約買取彼等山林之樹木。然後派遣中國人與蒙古人之勞動者。伐木於其處。蒙古人之勞動者。於此場合。由中國人之商店。準木材之長厚。每一株之角材。受取十西阿拉茲阿伊（一西阿拉茲阿伊當大磚茶之三十分之一而爲俄貨之二哥）至二十西阿拉茲阿伊之勞金。資本薄弱之商館。則自蒙古人買取製定之角材。是等角材。必有一定之長闊。即長合中國七尺。

闊一尺。厚無定。以刻印計算。每刻印合中國二寸。角材則印有五刻印或至九刻印。庫倫木材之販賣及輸送。年中行之。唯於春際。則其交易少減。木材輸送所至之主要地方。爲歸化城。張家口及多倫諾爾等處。輸送之方。於夏季則積於牛車。至冬則以牛馬或駱駝等送之。運送木材之商隊。特自庫倫發往者極少。蓋由歸化城運送製造品。由張家口運送茶。由多倫諾爾運送獸皮。而來之運夫。當其返還。則由此處運送木材故也。是等運夫。必先求便於運送之貨物。例如獸皮獸毛之類。無是等貨物時。不得已方運木材。唯歸化城及豐州之運夫。則結運送製造品於庫倫。並由庫倫運送木材於歸化城之約。是等運夫之增減。與自庫倫運送木材於南方之運金。大有關係。由庫倫每年運出木材之額。至歸化城者。於牛車則至千車或千六百車。於駱駝則二千馱。平均各駱駝及牛車之載貨。以二十八刻印之木材計算時。一年之額。可達八萬刻印至十萬刻印。至張家口者。於牛車則有千車至千五百車。於駱駝則三千至三千五百馱。即九萬刻印至十四萬刻印也。輸送至多倫諾爾者。總額至一萬五千刻印至二萬刻印。由庫倫至歸化城之木材運金。據中國人云。則隨年而異。每一輛牛車或駱駝。須一兩或一兩二錢。由庫倫至張家

口之運金。則每一牛車或駱駝。須一兩三錢。或一兩八錢。由庫倫至多倫諾爾。其程途雖較近於由庫倫至張家口。而其運金。則與至張家口者同。蓋由庫倫至多倫諾爾往復之運夫甚少故也。但近年由多倫諾爾及必耳何特供給穀類於庫倫者增加。故往復於兩地間之運夫。亦有每年增加之傾向。

自蒙古人購買山林樹人之庫倫商人。計算木材之價格。頗覺困難。而於大商爲尤然。伐木工價。由蒙古人定之。每年伐木工價。準其區域而異。在五包茶以上十五包茶以下。其支出固多以茶行之。然中國人亦有以銀貨商品充之者。小商館自蒙古人買取木材。其行市一刻印十二西阿拉茲阿伊以至十四西阿拉茲阿伊。卽二十四哥及二十八哥之間。但二十八哥之行市。不得認以爲正。何則。中國人一面以商品給蒙古之窮民。作木材之代價。復於他面與蒙人結買取木材之契約。豫貸彼等以商品。乘游牧民窮迫之時。遂高其商品之價。低其木材之價故也。千八百九十二年。中國之材木商輸送之材木時價。每一刻印十八西阿拉茲阿伊。卽俄貨約三十六哥。

賣買城販賣木材之中商店及小商店之多數。除販賣角林外。亦販賣各種製造品。例如

載車、膳具、家具、器具及其他等物。專賣是等之商品於庫倫及曠野之蒙古人。各商館之賣價。不下四十包茶。

庫倫之營木材商業之商店。不製造木炭。製造木炭。係屬蒙古人之專業。但賣買城中中國人從事製造木炭之團體有二三。

蒙古人與中國人異其市街而居住。彼等之圍牆不塗黏土。乃爲落葉松枝作成之木柵門。不設如中國人之門所設之翼庇。其柵皆塗以赤色。門終不開放。與中國人之門。正相反對。蓋蒙古人無乘牛車者。質言之。則彼等無設門之必要。彼等出入。均自木門。其家畜乘馬亦然。蒙古之邸內雖廣。而附屬之家屋不多。多於圍牆之上。作一方翼庇。而置牛車箱、桶等物於其下。邸內之中央。與在寺領之喇嘛邸內者同。建設一棟或二棟之張幕。於此幕內蒙古人賴以度冬。張幕之後方。建有夏季所居住之塗屋。此塗屋若在富裕蒙古人之邸內。則有二棟或三棟焉。然是等之附屬家屋無詳說之必要。蓋與中國人之家屋。同一構造故也。

寺領於賣買城之一般居室。爲木造者。中國人之居室。觀之雖如藏造。然不過以黏土塗

木材之表面耳。彼等爲此。爲防木材之腐朽。保室內之溫氣。建築材料。則伐採於烏立牙塔伊山。（烏立牙塔伊河源）然至近年。以烏立牙塔伊山之木材。漸次減少。遂多自庫倫西北之種種地方。搬運木材。而以落葉松爲主。居室之翼庇圍牆。及邸內各種之附屬室。皆以落葉松之柱築造。蒙古人雖不以黏土塗圍牆。而與中國人同以黏土塗其屋。以至屋脊。賣買城之土質。爲黏土質。故黏土之原料。到處可得。然良質之黏土。則自賣買城西北之青吉爾圖山採掘。在庫倫以此黏土製作壺瓶磚瓦。陶業乃屬於中國人之專業。蒙古人不與焉。磚酷似俄國之角材形者。其燒煉者有七分特至九分特之重量。燒成之磚價。每二十五塊。值六十哥至六十五哥。未燒者。每二百塊。價格同上。無論磚之已燒未燒。僅用以築竈。中國人中雖有以磚葺屋頂者。而其多數。則仍以落葉松之柱葺之。庫倫之建築家室。其價值不甚昂貴。而其所困難者。唯木匠不足耳。庫倫木匠之總數。不出三十人以上。多數爲中國人。世人亦不樂傭僱。蓋以彼等之工事。較之蒙古木匠所爲者。不甚堅牢也。家室皆包辦建築。塗屋之標準建築費。十包茶至十二包茶。即俄幣二百二十五留至三百留。蒙古人非悉有家屋者。可不言而喻。賣買城之蒙古人。多借房而居。借房

即帳幕。一帳幕一個月之標準。家室賃資二留至三留。蒙古人及蒙古婦人。二三人共同借房以爲常。故彼等一月賃資之負擔。不過數哥而已。

賣買城蒙古人之食料極粗。食費輕微。蒙古人之常食品爲小麥粉獸肉及茶。此三種食品行市如左。磚茶每中國一斤半。計價六十哥至六十五哥。自色楞格多倫諾爾及必耳何特輸入之二等小麥粉。中國一斤值九哥至十一哥。蒙古一般用裸麥裸麥粉。小麥粉之頂品。輸入額少。中國一斤。計價十二哥至十三哥。飯賣帶骨之家畜肉。中國一斤。價四哥至六哥。中國人之食物優美於蒙古人。副用食物爲野菜。故中國人開菜園於賣買城之郊外。其收穫則賣於賣買城。野菜之市價。南瓜一個。合半磚茶。或三十哥至三十二哥。胡蘿蔔、干芹菜、萊菔等。則權衡而賣。中國二十五斤至二十七斤。計值一磚茶。中國之甘藍三十把價一磚茶。至馬鈴薯則以權衡賣者稀。多擺列爲一尋長賣之。並列一尋長之馬鈴薯。其價爲十西阿拉茲阿伊。或俄幣二十哥。此外菜園則栽培葱蒜。乃中國種之胡瓜。然其產額極少。燃料則蒙古人時用落葉松或樺之薪。然彼等燃料之最貴重者。則爲獸糞。至冬季每帳幕消費七十至八十車焉。

中國人所從事之職業爲商業。唯少數人從事工業。中國人之商店販賣中國商品及俄國商品。彼輩於恰克圖、烏夜耳夫、奈烏、奠斯庫伊必耳、特尼機、奈哥羅德斯庫定時開市。販買俄國商品。而中國商品則自北京、歸化城及張家口輸入。以此輸入之途供給極豐者。爲歐羅巴之商品。適切言之。即英吉利工場之製作品也。

住居賣買城之蒙古人專從事商品之運送。彼等運送茶及獸皮於恰克圖。運送駱駝羊毛及俄國商品於張家口。得等備於賣買城之中國人。又備於居庫倫之俄人。蒙古人之家畜不飼養於賣買城。而遺置於曠野之牧場。故賣買城之蒙古人中。雖有所謂飼養千畜者。實際在賣買城之數。馬不過百頭。羊不過千頭耳。蒙古人於賣買城多不飼養乳牛。以乳牛飼料較畜羊飼料稍貴之故。據蒙古人言。飼羊較飼牛之利益大。故乳牛所產之牛酪。必由他處蒙人供給之。牛乳之外。羊乳亦甚有用。若羊毛則每年秋季剪一次。一頭所剪之量。約自一分特至一分特又四分之一。不以售賣爲目的。專供蒙人織紡毛氈之用。此業爲蒙古婦女最要之家務。一羊每年產羔一次。蒙人之最貧者。多飼山羊。中國人惟好飼豬。是以半之飼養額極少。以賣買城全市計之。約不出三十頭。該處牧畜業如此。

不振。實因獸畜飼料之價值太昂所致。無論庫倫左近。缺乏牧草。而賣買城人。冬季尤不準備乾芻。故當生草凋絕之時。不得不以高價購之。賣買城所用之乾芻。皆仰給於庫倫北六十或七十俄里之分茲阿耳及哈喇河沿岸等處。因自遠方供給。價格低廉甚少。冬季之時。一蒲得乾草之價。恆可當二磚茶。即值一留二十哥或一留三十哥之俄金。運賣乾草之蒙人。遂依此獲莫大之利益。故蒙人鮮以此極貴之乾芻飼養家畜。冬季多購鐵把以搜集枯草飼之。其價亦不甚廉。四蒲德重一車之枯草。恒不下一磚茶之值。一馬冬季之飼料。以蒙人之普通計算。則不得在十或十二留之下云。

賣買城之住民。自宗教上區別之。爲道教及佛教二種。前者惟中國人信之。後者爲蒙古人之全體與一部之中國人信之。此外更有蒙古之妖術教徒二十餘人。此處與庫倫之妖術教徒皆爲佛教徒。以與予交際之妖術教徒。其妻皆立有尼誓。是其明證。若寺領之妖術教。設以宗教視之。已屬滅亡。而其於魔術占術上則尙皆存在。以此處道佛兩教之信仰者居多。故廟宇亦只二種。共有四座廟宇。三座屬道教。在中國人居住區域之內。一座屬佛教。在蒙人居住區域之西。



以上所舉賣買城之公共建物外。更有與格塞耳廟相對之劇場。在中國人居住界內。不常開演。優伶有自張家口及歸化城諸處來者。一年之中。約三四次。當優伶齊集時。該處極形繁盛。

次如中國人墓地。亦賣買城公共場所之一也。在賣買城北端。區域廣大。環以木牆。其南有房一所。乃守墓人之所居。院內之兩扉大門。爲墓地之入口。葬者必經之處。此墓地之設置。已及五十餘年。其中墳墓。不過二百餘基。按中國風俗。人皆以自有之土地葬其親族。因有此種觀念。死於庫倫者。其近親必送歸長城。葬之故鄉。若遺骸庫倫者。多極貧之人。或隻身而無親族者。中國人之棺木甚大。長約一撒窰。高一阿耳新四分之一。木板之厚。有自二寸至三寸或四寸者。其形與我國之棺相似。頭部寬。足部狹。枕所之板。往往向外突出。通例頭部高於足部。使蓋傾斜。可令雨水下流迅速。以防屍身之浸染濕氣。中國人多不起墳。但以棺殮屍。置諸墓地內。上刻死者姓名生日年齡及亡日。富者深知尊死之義。以新蓋覆棺。葬埋之方法既如是。故中國人之墓地。污臭殆不堪言。外觀實令人厭視。多年之破爛棺中。恒見有死者骨骸頭蓋污衣等。狼藉暴露。窪濕之地。雨水經流之處。

浮呈一種黃紅色物。狀如脂類。其污臭亦可想而知矣。

賣買城中。無病院濟貧院養育院諸慈善建築。但此等設備雖少。乞丐却不甚多。此因蒙人富有仁愛心。故有求宿食者。莫不憐許。惟患徽毒者。皆不收留。而該處患此病者殊多。因喇嘛之無妻者。與中國人之富者。多陷於淫亂。於是該處婦女。自幼樂娼。荒淫之風。達於極點。父母縱知其女之淫行。亦不加約束。且常貪一二搨茶之利。而驅之使行。爲父者亦常他避。使其妻爲賣笑生涯。廉恥喪盡。於此可見。庫倫之居民。男子較多。徽毒盛行。亦原於此。患徽毒之人。多延喇嘛調治。稍愈者移住曠野。不能治者。徘徊市中。或倚牆輾轉。皆無人顧問。死則棄其屍。爲犬所食云。

此事若以歐人視之。必訝而問曰。何人監視此市乎。何等官署在此。主治者誰歟。我輩答曰。主治官署。莫不俱在。彼等雖有監視之責。而前記之事。彼等皆視爲當然。主治者惟處分盜竊掠奪強迫殺傷詐僞諸犯而已。賣買城者。庫倫之一部分也。原爲庫倫長官（辦事大臣）所管轄。最有勢力之通商事務官。亦住此地。故有通商事務官衙門特別官署之稱。此職之設於賣買城。自一千七百四十二年以來。常以滿人任之。若依法律。三年交

賣買城  
之特別  
官署

迭。此職除監視市中秩序外。更有兼轄夫新及賣買城之商業。與土謝圖汗及車臣汗部落境內之中國商業旅行者。此特別官署。雖有審判蒙人及中國人訴訟之權。待遇特別事件。自無裁決之權利。必呈辦事大臣。通商事務官衙門者。本人之主管所也。此人以外。不惟無一有裁決之官吏權。即發言權者亦無一人。署中官員。不過書記（筆帖式）十五人而已。內有中國人五名。蒙古人十名。此書記無定額之俸。惟利用發給商業憑照於中國人時。衙門所徵之收入。中國商人自通商事務官衙門所受之憑照。基於北京理藩院之特別規定。此憑照之最高價額。約值茶六個半。即百留之俄金。衙門所交付憑照。其平均數為九十至百二十之間。故其收入額。約得一萬五千留。在衙門奉職者。分配此金。通例署中得有八十人以上之僕役。其身金亦由此金支發。通商事務官自中國政府所受之俸祿。僅三百兩。然以收入極多。故欲得此缺者。肩摩袂接。在北京政府。以五千兩而購之者。誠不可勝數矣。

以上所述庫倫之狀況。尚非盡詳。如夫新與賣買城間。喇嘛之建築物甚多。若集於一處。殆成可觀之都會。在夫新貿易場之南。有稱為查乍哈得列諸特別商業區域。由此至邁

特別之  
市區  
(食物市  
場)

庫倫長  
官衙門

達里之後。則寺領之食物市場在焉。在此市場貿易之蒙古商人。即居此地。肉商（土音牙耳架欽）殊多。彼等設帳幕於市場之附近。其幕側則爲屠殺之所。皮鬻於皮商。肉則運於市場。直陳地上。或懸於棚上。而販諸他商。此等商人中之資力雄厚者。每日屠羊十頭有奇。運於市場。就車上販賣。俄人之來庫倫者。買車上之肉。最稱安全。普通販賣羊肉之法如左。胸與前足曰前部。其價值二個半至三個半。後部之價值。四個至六個。磚茶。一前足值一個半至二個。一後足值二個半至三個半。茶。販賣牛肉者。必去骨。一分特肉之價值。約在二個至三個半。西阿拉茲阿伊。即五哥至七哥之俄金。骨一分特。亦值二至二個半。西阿拉茲阿伊。即俄金四哥至五哥。又市中有販賣生牛羊者。一羊值茶十個至十六個。一牛茶值三十至五十個之多。此外更有販賣麵粉。挽割米及其他之穀類者。營此商業之人。多爲寺領之喇嘛。由中國人購入。昂價減量而轉售於蒙人。所可怪者。蒙人蒙人既可由中國人之商店直接購買。而竟購麵粉於喇嘛之手。

茲乍哈得列之東南。更有一市。以六十餘戶。列成二街。滿洲及蒙古安漢（長官）之衙門。即在南部。府邸廣大。外繞木柵。自東徂西。分爲三部。中央爲政廳。西側爲番兵差役之住

所。東側爲囚徒之拘留所。以其便於曳出訊問也。拷問及懲罰刑具之貯藏室。與文庫財產貯藏庫等。亦皆在焉。署後之街衢。悉爲署內奉職官吏及其親戚等之住所。寺領部分之東。獄舍在焉。以二重高柵圍遶舍外。圓柱盡爲尖杙之形。向上直立。其內部之他種建築物。亦皆若是。但無論何人。欲觀覽此獄。皆不甚難。即略與看守者接談。自謂施濟於囚徒者。即可入覽。惟須贈與看守者以少許之賄賂而已。

與衙門相對。位於茲乍哈得列之西南。名爲何洪者。即客舍之義也。此處有喀爾喀之札薩克客舍。乃爲札薩克拜謁呼圖克圖及王侯會議或於交代時爲奉職於土謝圖汗之（部落）事務所而來庫倫時所用之建築物也。故自此房建築之後。僅經一月之使用。而五六年間。俱爲空室。在此客舍常居之人。惟看守之人而已。近來庫倫官憲。爲輸送該部之囚徒於鄉里。常收容於此客舍。目下在庫倫之客舍。已達三十有餘。客舍概無一軒而成者。必三四軒而後可。外遶以牆。時或有小庭附屬於內。規模宏大。輪奐美麗。著名之客舍。第一爲三音諾顏及其部落之諸侯。第二爲達親王。第三爲額魯時貝子。第四爲撒伊特王。第五爲墨爾根札薩克。第六爲和碩特貝子。第七爲額爾德尼貝勒。第八爲達賴王。

第九爲茲耳格齊第十爲土謝圖汗之部落第十一爲今圭坤巴圖爾札薩克第十二可必音特塞格耳第十三通公第十四烏伊茲占特公及第十四土謝圖汗之部落之札薩克圖即和託輝特諸王第十五米漢公第十六尼公第十七札薩克圖汗車臣之部落第十八阿海公是也。自此稍東相隔之處即第十九土謝圖汗之部落之札薩克臥王之舍。此處與庫倫領主朋貝子之住所相接。朋貝子於此宮之外更有已旗政廳（印務處）此政廳之側有獄舍及文庫。與此等並列者乃朋貝子親戚之家屋。即其母家及曾爲朋貝子後見人管理其部落之茲夜公（貝子之伯父）之家屋是也。寺領之西南隅除前記之建築物外無他建物。惟庫倫之東約隔一俄里半。在寺領與俄國領事館之間有庫倫要寨之新建物。此乃中國爲駐兵故於千八百十三年而建築者也。時因蒙古互侵。蒙古全土旱魃。食料不足。且寒氣凜烈。而接近庫倫之喀爾喀東方之二部落。所徵發之兵士。服裝武裝。及兵費等。竟達六十餘萬。其外又執種種勞務。以謀中國兵士之便宜。如要寨之建築。其最著者也。中國人爲要寨建築。自蒙古徵收材木二千六百六十四株。其整理運送勞務之分擔。依汗王會議之命令。乃課於庫倫附近之五部。

落。即那貝子（現今之噴貝子）部落。二百六株。駕秀臥王之部落六百七株。那伊湯公之部落五百五十株。曼德耳哇公之部落五十株。車凌多爾濟札薩克公之部落一百九十一株是也。此內曼德耳哇公之部落。因不應徵發命令之故。其負擔之材木。皆由那伊湯公之部落代為供給。除運送此等木材所用之車馬外。各部落更為建設要塞。出騎百人。為其使用。又為塗抹建物。且於其中建設煖爐百五十個及炕等所需之磚瓦黏土。皆自本營十俄里以內相隔之地方運送。以此等馬車。無由賃雇。且中國官吏復不語此種事務。故用強制手段。當牽牛而來庫倫之商隊。受旅券檢閱時。限於一定之期限內。使將磚瓦黏土等運至陣營。如是致不慣勞働之家畜。如其中生於戈壁者。疲勞不堪。及工程告竣。中國政府為酬勞蒙人之故。材木一株。給銀五分。要塞之建築費。共需百三十兩零二錢云。

此要塞為方形。南有一門。周徑約有二百四十撒窳。其城壁依一般中國式之型。兩柵之間。以土實之。城壁之高。幾達二阿耳新。柵外面之上部。付以煉瓦。於是此城有胸壁之價值。於要塞各方。共有四十五個銳眼。更於城壁之上。煉瓦及木造諸部內外。悉塗以黏土。

庫倫城踞廣丘之麓。麓之中間。俄國領事館在焉。於此即可俯瞰城內。若登丘巔一眺。不惟城內房舍之位置可見。即各兵卒之步行於市中。其一舉一動。皆可一覽無餘。城門之堅牢。與各商店及茶倉庫之門。毫無殊異。通例皆以木造之兩扇門防衛。既入城內。則首觸眼簾者。即衛兵所駐之二兵舍。此二兵舍。南北連亘。築爲二列兵營。通過此兵營間之街衢。則至一小廣場。其中央有通常建於衙署及大吏邸宅前之高柱。當此廣場之北。則又有二所屋宇。其內之西部。置有要塞司令部。他之東部。爲將校官宅。與此屋宇並列者。更有東西連亘。橫貫城內之長建築物。卽充要塞司令官者之住所。此官邸在城內占街衢之一大部。其餘房屋。皆沿城壁而築。沿東西城壁有八所兵營。沿北部城壁者二所。其中之大者爲穀倉。在北部城壁之中央。恰與司令官之邸相對處。爾餘之建築物稍小。則爲藏武器之所。此武庫築成後。自入藏武器以來。未曾開放。其鑿擊於司令官之手。雖余未得實見其器械。然據其將校官言。內有砲八尊。均爲庫耳茲布式之八吋砲。砲架只運來一架。以作模範。其餘皆爲蒙古之工匠。以松仿造者也。與此同時藏於武庫者。尙有鎗一千枝。係中國之滑腔銃及施條銃混合而成。究不知其爲何式。彈藥運來五十函。然至



俄國領事館

今日經九年之久。尙未開函。現仍堆積於濕地云。

要塞之東。約半俄里以內。聳立於小丘之間者。爲俄領事館。乃一千八百六十三年至一千八百六十五年所建築者。初俄國領事館在此處稍偏西南。位於蒙古諸王客舍之間。係一千七百八十六年所建。今日之俄國領事館在庫倫城內。其外觀雖爲最壯麗之建築。但其位置不便。是可惜耳。例如因乏水之故。俄國領事館之館員。曾爲庭園設備耗費勞力時間及費用不尠。而庭與菜園。今無一焉。領事館爲木建之樓房。有傍屋二戶。其外接近於本館者。有普通之禮拜堂。屋上有尖。領事館之樓上。均爲領事之住所。樓下右爲書記官之室。左爲繙譯官之室。偏房中左方爲庫倫郵政局。局長之官舍。亦在此地。右方之房。則爲司祭（僧官）之住所。此外館中尙收容有讀經僧。庫倫學校生徒。哥薩克之建物並廚房等。此等之房舍。皆尙外觀。故甚易朽壞。就中以郵便局長及司祭所住之傍屋爲最甚。領事館之東。有俄國人之墓地。當其設立之初。俄領事頗爲煞費苦心云。蓋依喇嘛教法規。死者之埋葬。必在呼圖克圖之住所十里以外。而俄國領事館。僅距哲布尊丹巴格根之宮殿六里。前此蒙人得知故俄領事館之邸內。埋葬死者鄉里云云。蒙人當時

亦默認之。然邇來經三十有餘年。其間俄人之墓。又增加數十。蒙人亦漸習見俄人之埋葬。遂持冷淡之態度。一若將自己之法規盡忘者。然今日俄人之居庫倫者。亦將自己之墳墓置之度外。墓地之牆既破。又無墓守。故墓地均爲家畜所蹂躪。爲犬所發掘。其雜亂之狀。不能言喻。墓地之堆土。皆成穴隙。其墓標墓碑。亦歸於無何有之鄉矣。聞庫倫之宣教師阿耳黑蒲婆立慶之墓上。曾立有附鐵板之石碑。其他於死者墓。均已建立石碑及其他表示敬慕之物。但此等物均爲蒙人所竊取。墓標之十字架。亦爲蒙人所竊取作薪材之用。今已與昔異。蒙人既不言取去其屍。故可設置墓守。往者俄國領事館樓上尖頂所揭之國旗。較高於呼圖克圖之宮殿所立之塔。黑耳音磨德。（蒙古人寺院之門及高貴喇嘛房舍前所立之祭品或吊燈之旗桿）故喇嘛曾要求撤去國旗。當時俄人託何辭以拒之。余雖不得而知。然余以爲蒙人縱不滿意。當亦首肯耳。如此些微要求。爭議。曾不知發生幾度。例如俄人乘馬行於寺領內及放家畜等事。一一抗議。蒙人之爲此抗議。頗形強硬嚴肅。以爲俄人無牧家畜之場。亦無由得乾芻。燃料增價三倍。終致不能遂其生活。實則不然。蒙人一提出其要求。便爾緘默。俄人則依然如故。不動聲色。以營其生活。

且其生活狀態較蒙人實爲自由便利。試觀今日之俄人。於蒙古草場不必給價。隨意刈草。森林則隨意伐木。夏季隨意放飼。若俄人需要牧場。則放飼於此。非但不予價。並使蒙人亦不得自由出入。不獨領事館員有此自由行動之權。卽住寺領之俄人。亦皆有此舉動。俄人之居此地者。其人數雖四季迭異。然終未至百人以下。

俄國商人在庫倫之情形及行動。余將於本書第六卷專述俄國在蒙古之貿易與貿易商之節內詳言之。此則唯就一千八百九十二年以來庫倫俄人之精神的生活。於庫倫領事之內設置定額正教會僧官之事。而論其應改良之處。正教會必有司祭。此事當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吾初至庫倫時。俄人已知之。時我國茶商應庫倫同胞之請求。決定通過庫倫之茶。每箱捐金一哥。以作該處會堂設置僧官之費。此款每年收入之額。約達二千五百至三千留。特逢基督復活祭時。不過於庫倫招請司祭者。約一年一次。但其餘之時。俄人皆不克與於宗教之式。病者雖歿。亦無引導之人。死者葬埋。亦無葬禮。子女生而年之久。不能使受洗禮。不與聖餐式。而死者亦復不少。至一千八百九十二年。帝國參議院採取教務院長婆北德諾似夜夫之議。於庫倫會堂置一定僧官。上記之種種不便。始

庫倫正  
教會定  
員之任  
命及醫  
師之必  
要

歸烏有矣。

俄人與予皆樂於語此。而猶有一不滿足者。即無歐洲人之醫師。俄國在庫倫居留地。由人口而言。爲在中國各地之最多數。（住領事館者通例五十人。居庫倫之俄國人總計二百餘人。）全無醫術之輔助。一患疾病。除喇嘛外。可延之醫師。蓋不多覩。加之良醫應招忙碌。故必要時。每不能受療治之便。且此多係西藏醫師。不適於俄人之治法。醫師熟視病狀時。不敢與藥餌。如此情形。若有病者。束手無術。惟聽其呻吟絕息而已。其中尤可憐者。婦人及小兒耳。婦人科小兒產生科。喇嘛茫然不解。一千八百八十四年。代理領事蒲羅答蘇維請於庫倫任命看護長。建設藥局。而此問題屆今尙未解決。庫倫設醫師之事。誠爲當務之急也。

庫倫附近與此市有關係之地。尙有分慈伊深谷。請即此一言之。此深谷原爲蒙古投屍之所。蒙古人無墓。埋葬之事。概不多覩。通例死者之屍。皆以襪褸包之。運於市外。即棄於距道稍遠之地而去。然雖久曝於此地。並不放散污臭。其觸人目之事亦稀。送葬人去後。羣犬即由分慈伊峽谷各處之穴而出。破裂死者之包裹。悉食其肉。僅遺白骨而去。庫倫

之俄領事館。由樓窗常見此葬式之情形。因附近有慣食人肉之羣犬。故在外遊行。亦頗危險。羣犬常襲生人。如對死屍然。居寺領之俄人。嘗談及蒙古人之墓及羣犬之事。當一千八百七十二年。俄國民夫立牙特婦人亦爲此羣犬所食。此事盡人皆知。此婦人一日乘馬外出。適過其地。羣犬出自馬曳下。嚙食之。當時並未有知者。及馬奔回。領事館見有散亂衣服之片。始知婦人爲犬所食矣。

第三章 由庫倫至烏里雅蘇臺

七月二十四日 金曜日

本日余去庫倫。漫遊西蒙古。欲至其境界之盡處。科布多一遊。雇駱駝二馬四。運行李。別妻及領事館員。午後二時三十五分起程。此行之一般方針。在向西南。故橫穿寺領。過庫倫參贊大臣官衙之側。經庫倫市場之一部。於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凱旋門處。離庫倫。渡淺水之塞爾必河。路北有甘丹之建物。其南之圖拉河畔。則見活佛之白聖宮殿。聳立。此處沙土之中。雜以小石。車遇之。輒爲搖動。車上之旅行。甚不愉快。望見庫倫之要塞。並無兵士。蓋此寨築於一千八百七十年。今已半遭破壞矣。再前行近圖拉河岸。圖拉河者。

流過巴伊德拉烏（許山）之河也。其渡處分三支流。前二流深不過九或十。烏夜耳削庫。渡似稍易。然河底有四十撒窘之寬。徒涉亦困難。至其接近左岸之急流處。尤爲艱涉。中國人之人貨共溺於此者。每年計有三四人云。渡圖拉河左岸。則溪谷茫茫向西行。則漸高。其間之草場。小草繁茂。且蒼然無際。比諸庫倫灰色之溪谷。不禁爲之大快。此處猶接（汗山）其溪谷之上部。有鬱蒼之密林。景色絕佳。四時二十分。至其溪谷比留茲阿嗎處。此處於春季。爲大河之水源。而今則徒見乾燥之河底而已。觀其河底。內多巨石。大抵由水衝而來。汜濫時。其流之急激可知。四時五十分。渡河向西南行。自伯古德烏拉之伯古德音尊金架耳伯頂。路皆西向。下坡則入於素諾斯呼蘭圖溪谷。此出庫倫之第一驛也。中國之公文語。稱爲博素噶驛。某旅行者之紀行。稱爲素諾斯呼蘭圖。是不過民間之稱呼。惟蒙古人獨用之耳。而素諾斯呼蘭圖之名。則取自驛北之某山。圖拉河左岸。有松吉納烏拉山阻之。遂急轉而北。此處即距驛不遠。故素諾斯呼蘭圖溪谷。北界林圭那山。西界圖拉河及素諾斯呼蘭圖。其南與東則接汗山。此驛由蒙古人之十二帳幕而成。其中十一屬於車臣汗部。其一屬土謝圖汗部。居此驛中之人。有經三世者。其他則僅數月。

耳。故其服郵便遞送之義務也。爲日尙淺。驛之附近土地。已貸於遞送郵便之人。是以旗人及從僧等。俱無在此附近或沿道游牧者。五時五十分出博素噶驛。登阿又德西音夫茲立嶺。嶺不高。其右方則有布爾罕圖達巴高嶺聳立。十五年前。此嶺甚峻險。路如斜坡。行者甚苦之。今蒙人新鑿一道。繞山之西部而行。因繞道之故。嶺勢更斜。而越山誠便。然於山之南部下行。則路一如其舊。極爲不便。此處路通山隘。故不能更尋他曲路也。出隘口即一小溪谷。其南方爲烏耳茲賊特潘架伊高山所限。其北方之溪谷連綿。有二十至二十五俄里之遙。而及於撒立心茲烏拉山。回首則於布爾罕圖之南方。有構造之美邸。沿牆有木造建物二三軒。是即博素噶驛之倉庫也。驛之必要器具。皆保藏於此。爲買物行禮赴庫倫者。若干蒙人。由此處而來。彼等皆四戶之家族。跨八頭之駱駝而旅行者也。途中有塔奔穀斯塔音夫茲立之小嶺。與圖魯根果溪谷隔離。谷中牧草豐茂。良牧場也。博素噶驛之馬羣。即飼於此。若干蒙人看守之。皆驛務者之親戚也。其帳幕甚清潔。以鐵爐代竈。且付以鐵製之煙突。西南之斯母牙高山。其側有南向名布亥欺飲達巴之處。由一高阪與小丘而成。其間有小溪谷。此溪谷內良草叢生之處甚多。便於畜牧。然爲紅沙

所蔽之處。亦復不少。所生之草。細而且稀。我等抵布亥庫驛。時已七時三十分。此驛在溪谷中。谷東北以阿母牙山爲限。北接松吉納山。其南麓有圖拉河流。南有巴牙斯夫郎。茲山西有不高之丘。面積不廣。此地有三泉。名夫伊辰夫拉庫。駕耳加耳夫拉庫。撒耳母音夫拉庫。余親由夫伊辰夫拉庫。掬水而飲之。果如蒙人言。味美而清。將至驛。以銀貨三留與送余之蒙古人。彼等喜出望外。伏余足下而深致謝焉。出迎之驛丞。在旁見之。亦勸部下之驛夫。既受厚賞。當努力從事。余茶畢。將備晚飯。向驛丞請羊蹄。驛丞答曰。肉之調製。向非出自我之訓令。彼等以時值夏令。無特別必要時。則不貯肉。余見蒙古驛丞。對於我國領事之要求。而有如此之態度。雖稍怪之。然與彼談話。而知夫亥庫驛之住民。其日用品或取之於自己之牧畜。或自庫倫購入焉。驛中依例有驛務者之蒙古人十二戶。皆屬於車臣汗部。驛之倉庫。在北方圖拉河。於必要時。則立毛氈廟而行禮拜。大祭通例於六月或七月舉行。舉行之時。喇嘛之集於此者達百人。

七月二十五日 土曜日

五時五度 十二時十八度 三時十六度



六時十六度 九時十四度

午前五時。分載行李於駱駝與行李車上而先行。我等自身於七時三十分始起程。向西南進行。未至巴牙斯夫郎茲之前。路有小砂而平坦。其處草色鬱乎蒼蒼。由此山至多倫驛。路分爲二。西部之路。越山橫過嗎耳茲阿音塔哈高嶺。蒙古人每當春季及氣候不良時行之。東部之道。至多倫驛必過溪谷。我等即由此溪谷而過。廣約四俄里。其間多泉流及瀦水處。以此知溪谷中央。必爲沮洳也。此處游牧之蒙古人。皆張帳幕於山之斜坡。其運水也。必以桶更進。即見若干之穴。有水盈盈然。此處之地。例含鹽質。唯至多倫山脈之處。溪谷稍高。處處有巨石。大黑鷲即產於此。及至多倫驛。已十時十五分。驛位於溪谷之隅。在西北方面多倫烏拉山之麓。去布里都二泉不遠。此處迎我等之人甚少。驛中似闕其無居人者。然問之則知此地之人皆赴祭矣。嗎耳茲阿伊嶺有多倫驛之倉庫。多倫驛之廟。亦建於此。今適逢年祭。集喇嘛七十人而行之。此事自居曠野之人視之。爲一大祭日。故悉數赴祭。其在家者。僅老幼而已。此處山上。多產曼欺耳斯草。人欲採取之。多赴山而不居帳幕者。

十一時十分。去多倫驛。向西南進行。多倫溪谷。東以夫格奈格耳山爲限。西以嗎耳茲阿伊山爲限。橫斷此溪谷之丘陵。其一面殆盡爲土撥鼠之穴。小獸之多。可知矣。（土音名之曰塔耳巴甘。）未幾余遇一獵夫。卽在此獵塔耳巴甘者也。獵獲物中。於冬令則獵狼。然其肉不可食。其臟腑與膽可供喇嘛醫藥之用。獵之者唯欲得其皮耳。至塔耳巴甘。其肉可爲食物。皮可販賣。一夏可集皮二三百張。或賣於中國人。或託知己之運夫。送至恰克圖。或張家口。在恰克圖塔耳巴甘之價。爲三四哥。而至張家口。則獲十五或二十絞斯云。獵夫携火鎗而獵。其技術與獵取之結果。可得而見焉。嗎耳茲阿奴音哥茲坐哥耳高丘間。有土撥鼠立於穴口。獵潛進而擊之。離五十五步之遙。亦得命中。然土撥鼠隱於穴。因機械之不足。不能引出。獵夫於其穴口付以目標。更與我等進行。至近巴耳疾那音夫茲立時。又發見土撥鼠。遂擊殺之。此獵也。頗足爲表示土風之好材料。因攝影以誌焉。蓋獵夫四擊而四中。槍無虛發。誠絕技也。我等別獵夫。急行越巴耳齊那音夫茲立。至一溪谷。谷之東方爲巴耳齊那所限。南方爲諾昆達巴所斷。面積頗小。巴耳齊那山雖高。而無植物。與其四周之諸山異趣。圓滑之花崗石。矗立於其巔。人莫能近。一絕巖也。諾昆達巴

則草色青青。其南有小泉流出。因地勢之低。漸爲廣河底。遂於距諾昆達巴之麓半俄里處。成諾哥那伊烏斯流域。然諾哥那伊烏斯之水。惟泉源處。可適於飲。因其水流甚淺。其水甚溫。至其瀦水之處。則帶鹽氣而時發臭。說者謂因流域之沿岸。羣居之鶴爲之。當不誣也。路過湖之左岸。始急轉向東。再轉而南。至博羅陀羅海嶺。濟爾噶朗圖郵驛在其南端。驛之北爲博羅陀羅海嶺。西方爲廣漠平原。其盡處爲濟爾噶朗圖丘。南方則茫無涯際。於地平綫上。遙見有高原焉。驛之側有斯林二軒。一爲驛廟。一藏驛之幔幕。前者稱爲廟。恐有不當。然此廟中有佛像。有祭式之器具。住驛之喇嘛。日日於像前供養。且看經。當大祭或年祭。有多數之喇嘛來集。時於廟戶前。以毛氈作廟。設帳幕之煙窻之紅漆柱四。常存作廟內之紀念焉。二時二十分。去此向西南沿溪谷而進。行不十分鐘。見阿達金拉克泉。居斯驛者。恒不之飲。惟家畜飲之。泉邊多小丘。剛草叢生。其前地質爲紅砂。小石棋布。去驛四俄里。有西列丘陵。狀如棹形。其麓之巨石四。已仆其三。其一猶屹然立。如墓碑焉。此石之曾經人工琢磨也無疑。然無何等之題字。亦可異也。溫都爾多博驛之前。一俄里處。出鹽澤。澤多小丘。遂升其上。此丘之名。在蒙人爲高胸之意。溫慈耳高之意。德何胸

之意。其斜坂有郵驛。我等至驛時。已四鐘三十五分。

我等擬在此豫備一二日之糧食。遂購一羊。因求之太急。以四包茶。即二留四十哥。購得生長一年之小羊。依本地之習慣。不與皮頭臟腑足。主人親自烹調其肉。主人有羊肉。我等亦有之。一時驛中景象。有如祭日。夜十一鐘。余招驛丞談話。彼饒舌之老人。追憶既往。談及回回教徒等在喀爾喀最後勇戰之狀況。余至深夜始就寢。

七月二十六日 日曜日

五時十二度 十二時二十度 二時二十四度 十時十四度

溫都爾多博驛。在溫都爾多博小丘之斜坂。驛中所用之水。即汲之於同名之井。其西方有烏哥母耳小丘陵。爲之屏障。他三方豁然天開。驛務者由車臣汗部落十二帳幕而成。合其親族戚友。總計四十五戶。八鐘四十分。發溫都多博驛南行。曠野無垠。雖蒙古人亦難區劃其境界。多立鄂博石塊爲目標。九鐘十五分。抵博羅和碩小丘。此處溪谷均向東傾斜。遙見溫都爾多博驛務者居住之帳幕。博羅和碩之前面。一望盡砂磧。所至有凹地瀦水。九時四十五分。見有稱爲機夜斯河之小丘棟。科爾滿珠習里呼圖克圖之從

僧所居之十二帳幕。在其西方。我等越此丘。直登奔巴圖小丘。蒙古人謂之爲驛路之間。然其前途之部分甚短。此處道路之景色極單純可驚。十時十五分。望見西方有察罕德勒小山。山上之硫塊映日光而現白色。若墓碑然。十時四十五分。抵搭拉布拉克驛。此驛驛務者之帳幕十二。其親戚居於此者。有五十戶。驛之側有廟宇二座。儲祭祀品之倉庫一。儲食糧帳幕及種種器具之倉庫三。驛在平原之間。唯其東有烏尼格特丘崗綿互焉。

十一時二十五分。自搭拉布拉克驛出發。沿溪谷南行。至烏哈夫茲立小丘。由此處以至次驛。地盡砂礫。草類極少。所奇者。丘頂之上。石塊纍纍。其露出之石層爲黑煙色。令人恐怖。十二時五十五分。達深谷。中有極大之瀦。是即所謂黑拉伊奴耳湖（又曰黑拉伊湖）。但此實非湖。其中之水非由地中湧出。乃雨水之積也。溪谷之地質帶鹽分。其水辛而有鹽味。除家畜外。無飲之者。由此登黑拉伊奴耳音烏耳慈特羅哥伊。石塊頗多。再入深沙之溪谷。此處罕見植物。惟蜥蜴隨處奔馳。差快人意。再越一驛。即抵那藍驛之溪谷。此溪谷之南端。廣漠無比。於此有那郎布拉克井。水清而溫。至冬季亦不結冰。驛務者皆屬於

車臣汗部落。驛之倉庫在其東北。距今三十年前。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所賜之從僧等數戶。卽居於此。

三鐘四十分。自此驛橫過那藍之溪谷。直向南出發。驛之帳幕附近。因是日大雨。泥濘殊甚。迤南地勢漸高。氣候乾燥。砂礫滿地。及登乍母音得布森丘。則不見那藍驛。經過溪谷。谷中隔以丘陵五。其丘陵中之最近而最高者。名阿耳烏斯那伊夫茲。立其南有小井。在道路之旁。特公之旗人。每值春秋二季游牧於此。由此登丘陵而上。又入布耳欺音洪何耳谷。其前有窪地。名布哈音洪何耳。又其次爲西巴甘茲阿音洪何耳。此處爲細砂路。騎行頗爲不便。由此而西南。於地平綫上。見有伊亥阿達茲阿庫及巴架阿達茲阿庫二山。我等過西巴甘茲阿音洪何耳五鐘五十分至一地。其地爲由張家口向西北之郵便道路所橫斷。此路通過巴架架茲乍音求耳山之北。由此二路會合之處。卽爲墨拉音夫穀立伊莫敦驛中人游牧地之北端也。此處之窪地間有井。井前有阿耳何何求耳小丘。時六鐘二十五分。達求耳那伊黑耳嶺。此嶺巖石頗多。突出於其頂上之極大花崗石塊。遙望之儼若齒形之城壁。自此超過慈耳北立金烏哈之高驛。六時四十分抵莫敦驛。此驛

在狹谷中。四面環山。東有莫敦山。南有烏蘭德勒之低山脈。西南有哈丹何修之高丘。再西南有哈丹何修音烏斯池。池水辛帶鹽味。驛務者屬於車臣汗之部落。其居住之帳幕十二。去驛未遠有二廟。其一之保護者。爲住於庫倫之堪布巴克席。他即機阿撒拉伊呼彌勒罕寺。此寺去歲遭火災。大殿被焚。今歲更建築之。木料運自庫倫。工匠多雇用中國人。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寄送九貫日重阿玉璽之銅像。以爲竣工之慶祝。

七月二十七日 月曜日

五時十二度 十二時二十四度 三時二十三度

午前七鐘四十分出行。去驛不及百撒窳。始登烏蘭德勒高丘。丘多巖石。其各箇之大石。恰如墓地之石碑。由此丘而下。路中石塊更多。每過溪谷。植物益少。去烏蘭德勒之窪地。登亥列母奴耳何修丘。立於丘頂。望見東方亥列母奴耳二湖。湖之西南。有廣大之窪地。橫斷道路。剛草繁殖其間。我等由窪地。再登烏哈亥列母小丘。丘次爲溪谷。行約一鐘之久。路多細砂而平。最宜於車行。特無草木。彌望一色。旅客苦之。西南端有斯茲機夫慈庫井。井旁有莫敦驛。務者之親戚所居之帳幕二。彼處稍形繁盛。介乎兩驛之中間。迭列

欺音夫茲立之登路。卽始於此井。次之爲得列欺音恩圭立溪谷。再次入下耳架耳音斯茲機溪谷。此處有套里木驛。驛務者之帳幕。地勢遙向西蜿蜒。至夜母茲井。此井極大。人稱之爲夜母茲湖。我等自下耳架耳音斯茲機溪谷。越一山脈。山脈不高而多石。九鐘五十分。抵套里木驛。此驛四圍。丘陵環繞。成一狹谷。居丘陵中之蒙人。對於驛東。合約爾鄂博二丘。尊崇殊甚。居此之驛務者。有十二帳幕。皆屬車臣汗部落。去驛不遠。喇嘛之呼彌勒罕廟在焉。此廟乃套里木及博羅達噶二驛之廟也。

十鐘三十分。由驛之帳幕出發。抵套里木窪地。是驛卽以此地名者。窪地之間。有供驛使用之井。由此稍東。更有絕大之窪地。其形如釜。惟雨水灌注之。土人稱之曰套里木湖。與湖接近者。爲廣大平原。湖岸雖有小邱。而砂礫彌滿。望之則平坦之曠野也。此溪谷爲自西北蜿蜒於西南之西牙庫諾特伊立母音何伊茲奴伊耳連峯所橫斷。先稱爲西牙拉特伊立母音洪何耳溪谷。有大井在焉。此溪谷之位置。稍偏於西南。遙望之似與哈丹乍烏山相接。其名稱各地不同。非有普通之名稱也。經過此溪谷。至何羅庫欽可耳窪地。此窪地雖名爲湖。實僅雨水灌注而已。故其幅圓。因雨水之多寡而異其廣狹。且有時而涸。



焉。

我等經過之處。幅員不及一俄里。而河牀凹凸不平。車行頗爲困難。達其西端。計時約二十分鐘之久。由此抵博達噶驛。是驛有廣大之溪谷。自西而東。小丘圍繞之。屹立於溪谷北東之伯羅庫欽山。乃其最大者。驛有井二口。而我等至此之時。所用飲料。非汲於井。乃取諸行潦者也。驛僕亟饗余以茶。即示其味與他異曰。此水取自行潦。僅三日前所下之雨水也。取以供飲。味頗嘉美。余故知之。服驛務者皆屬車臣汗部。

余與驛僕接談之際。得悉由套里木驛北之額木圖諾爾井。至才壁土謝公部落之南境。其間有牧養家畜之官有牧場。專供喀爾喀官衙之需用者。距博羅達噶驛二俄里之遙。該牧場之管理所在焉。余急欲赴此管理所。爲詳細之調查。遂借馬借驛丞共騎行赴管理所。未及十分鐘。卽抵該所。所由三帳幕而成。甲爲理刑官（所長）居。乙爲其書記官所居。丙卽官衙也。官衙之文件存置於此。使者亦居於此。此種使者專服勞務。所長因赴夜母茲奴耳調查駱駝羣之分管所。僅書記官在衙辦公。與之暢談良久。據云現下因牧草不足。家畜多驅逐於才壁土謝公之游牧地。是以此地官有家畜甚少。其保管所亦遷

移之。管理所無常置官員。有一定任期。每三月更換一次。其組織之內容。爲札薩克或理刑官（所長）一名。附屬書記官（筆帖式）一名。牧養各羣之章京三名。及服牧養之職務所員五十名。現任所長。爲執行夏季之職務而來此者。任期已滿。因公衙之委託。得其承諾。更留任秋季三個月。此外有稱爲乍黑拉夫齊之特別官職者。由部落任命之。非更換之官員。乃常久之職務也。專任監視各羣事。其於畜類之狀態。考察最精。雖微細之點。亦能備悉。至若更換之官吏。僅執行形式上之事務。司掌普通公文書類之往來耳。現下此處之牧場。所收養之家畜。有土謝圖汗部落之割勢馬六百七十四匹。牝牡馬五十二匹。駱駝百八十七頭。牛五十一頭。羊千百一十一頭。車臣汗部落之割勢馬五百五十八匹。牝牡馬四十三匹。駱駝五十六頭。牛四十六頭。羊六百八頭。合計共大小三千五百頭。如此之多。決非一所可以牧養。爲防牧草之缺乏。每二三百頭分牧於一所。無一羣而多於五百頭者。

更就管理家畜各羣之法規言之。余所聞於書記官者頗詳。因於本書第三卷內論述蒙古官有牧畜時。已詳言之。茲不贅述。今惟舉其事之足以表明喀爾喀治理法之特質者。

蒙古官  
署維持  
之例

現值管理所長與書記官辦理二次交代之始。關於財政上之顛末。因購買官衙中之器具。必需支出若干金額。此問題頗費苦心。書記官告余曰。我等偕同所長。初蒞此任。本地法規。一切茫然。凡官衙中所需筆墨紙張印紅等件。皆自部落之會計支付。是乃普通規則。人所共知者。我等本年三月杪來此。即向前任所長達什隣泌詢問此等物件。由何處取用。彼謂此處官房所需筆墨紙張印紅等件。皆以售賣額外家畜所得之金額購之。著爲規則。其家畜則在常置官乍黑拉夫齊根惇之手。由此根惇受羊及金。凡必要之物。皆可購得之云。當時乍黑拉夫疾根惇遠牧於戈壁土謝公之部落。以未能赴此人居處。故我等遂置信前任者之言。氏曾由部落中國商人達拉伊那斯茲借得紙二百張。價銀一兩。墨二錠。價四錢。筆十五支。價五錢。合計一兩九錢。而此等筆墨紙已經用盡。緣次回之交迭期尙日需用。爰通知此事於乍黑拉夫疾根惇。氏自謂當春季交迭期之終。雖實際曾收入額外之羊四頭。然已於夏季家畜檢查。由部落派來理刑官（所長）達什隣沁與其部下官吏同來時。爲彼等徵發而去。作糧食矣。夏季點檢之際。更無繁殖者。今羊及其他各種家畜。除定數外。並一頭亦不可得云。於是償還前借於中國商人之間題。與將來

購置筆墨紙印紅問題生焉。書記官關於此事。雖交涉於部落之會計官。欲仰其指揮。然復自料該會計官必不交付。屢罵曰。貧哉我會計也。

我等休息於博羅達噶驛。三時三十分。由此驛出發。取道直向南方。經平坦砂道。半小時達塞爾騰山脈。山勢不甚高。此山脈乃分婆羅庫欽溪谷與博羅達噶溪谷者。沿塞爾騰之鞍形脊而下。出博羅達噶溪谷。橫於北方者。有曼穀迭達巴那伊烏斯川之窪地。此川僅於春季自東方之山流水而已。由此川達於博羅達噶丘之麓。而當博羅達噶之西。全然與麓相接。其他更有所稱爲廣而且高之乍拉丘。我等已於套里木平原所眺望者也。急行以五十分鐘通過博羅達噶溪谷。由此觀之。約不過十俄里。此溪谷西南方稍被阻於塞耳天達音烏哈小丘。越之又爲釜形之窪地。有不高之小山脈。此山脈有五大高峯。故土人稱之爲塔本陀羅海。此卽兩驛路間之中央地點。此後之道路。亦到處多小丘。與前此之道路所異者。不過多塊石而已。此地車行較平坦者。僅有阿耳拉德溪谷。我等達此恰已五鐘。有湧泉於此。巴彥和碩之驛務者游牧焉。越此溪谷後之道路。即登哈達音茲臥何丘。其頂處有立石。直達巴彥和碩之道路。大概類此。我等抵此。已報五時二十五

分矣。

此驛在乍拉丘之麓。此丘險峻而不高。自西南與巴彥和碩之溪谷爲界。該溪谷遙遙連綿於東南。唯於地平綫上得見與之爲界之布音圖山脈而已。此山在烏伊慈占特公之游牧地附近。土人尊之爲守護神。其北烏伊慈占特公旗之大廟在焉。居此驛之人。皆汲水於泉。驛務者有車臣汗帳幕十。土謝圖汗帳幕二。赴烏里雅蘇臺者。從此驛直達張家口。以及烏里雅蘇臺道路之錫刺什布泰驛。可省五個旅程。及驛因而於察罕呼都克及坐德何之二處。向以兩度易馬爲例。由是數日前赴烏里雅蘇臺之車臣汗。雖僅一度易馬。然以旅程過長。困難實甚。

六時十分。由巴彥和碩驛出發。雖欲取捷境而無由。且因無可眺望。遂沿至賽爾烏蘇之道路。向畢爾噶庫驛進行。因取道西南。故得直登乍拉丘。而造其巔。曠野廣漠。連亘於目前。遙沒於地平綫以下。畢爾噶庫山。及其嶮崖之傍山。同聳其間。巍然如偉人。此間可留覽者。雖一無所有。迨下至曠野。橫經此地時。發見可爲目標之若干地方。先六時三十五分。我等之所認者。爲圖古里克烏蘇。有井於此。附屬此驛之家畜。即於此牧焉。由此則曠

野爲他物區分。例如其西北隅有漢架烏拉山高聳。與平行於此山之曠野。同稱爲漢架。七時十分。達多石之乍拉丘。此丘陵之間。道途爲砂礫深蔽。通過此等狹路。八時達畢爾噶庫山。此山之種種之石及雲母。映於夕陽。燦燦耀目。至爲美觀。山後有廣大鹽澤。由此我等復入丘陵之連綿間。於其間之狹路。見有畢爾噶庫驛。當時烈風揚砂。非常惱人。此驛之於我等。直不啻避難矣。且及余入驛。與夔咭博識之驛丞會面。得聞蒙古郵便事務之密機。遂使人有重獲幸福之感。余與驛丞語至夜十一時半。

七月二十八日 火曜日

五時十四度 十二時三十一度 六時十九度

七時半十三度 九時十二度

畢爾噶庫驛在母西加村。村名卽冠以其地之井名。初豫定應於畢爾噶庫附近設置此驛。惟其地一則水質惡劣。二則畢爾噶庫山附近一帶皆濕地。每至雨期。濕潮過甚。恐害健康。是以驛務者羣以居此爲不便。去今二十年前。彼等將此事具稟於庫倫長官。得其允許。遂搆驛於母西加。從事驛務者。爲車臣汗部落之十二幕。彼等無常設之廟。每年爲

修祭事集會喇嘛於此。我等抵此前五日。曾有畢爾噶庫山鄂博之例祭。驛務者各分擔其費用。此祭驛務者及由旗來集者約達二百名。祭畢。有角力競馬諸餘興。優勝之力士與焉。受茶磚六餅之賞。

我等七時四十分。由畢爾噶庫驛出發。自母西加丘陵間。出以下於爲磨穀山所限之溪谷。由此越相並立之和勒博察罕二丘之鞍形脊。又直登洪俄爾察罕之小丘。而下於砂土之溪谷。此溪谷南方限於喀喇鄂博。由此變爲多石之峽谷。兩側有山不高。道路通其斜坂。其步道昇降於山腹。如斯之坂於此有七。故此地稱爲德龍達巴。即七嶺之義也。下此最後之嶺。則於其麓見有蘇魯海驛。此驛仍爲車臣汗內之人所維持。

蘇魯海驛景色散布。索寞寂寥。若此者。余未曾見也。舉目四顧。茫茫灰色之平原。彌望一。是地皆砂質。植物皆無。所僅見者。微搖石下之小草而已。今既通過此平原。以十時十分出發蘇魯海。此曠野稱爲錫伯格戈壁。其間道路之東方。有圖古里克烏蘇井。住此驛之蒙古人。時游牧於此。迨十一時三十分。遙見黃色之丘陵於南方。地平綫隱於藹藹然之哈畢喇噶山脈。此黃色之丘。實乃砂丘。自東北亘西南而橫於此曠野。其他丘陵。幾與此

丘並列者。自西北連綿於東南。上下起伏。以此道路爲之狹隘。於沙巴克台峯。巡沙丘而通過。次之丘陵。甫及一俄里。復橫阻於札們和鄂博山。自此山巔觸目。而有索莫之觀者。乃傾斜於東南之茲夫母戈壁。戈壁週圍。由山上可瞰望百俄里之遙。其間無一住所。十二時二十五分。橫斷此砂漠而近於山丘。中途當道之西。所稱爲巴彥烏拉山者。獨巍然高聳。此山爲搜吉驛之驛務者所尊崇。搜吉驛在此山之南。約四俄里之遙。抵此已十二時四十分。搜吉驛爲庫倫長官治內之布哈諸驛中最後之驛。此後從賽爾烏蘇起。庫倫張家口之道路。遂與張家口烏里雅蘇臺之道路相合。於烏里雅蘇臺則道路成爲兩市共同之物。若自搜吉驛經塞爾烏蘇之側。直接取向於張家口烏里雅蘇臺道路之莫敦驛時。則至烏里雅蘇臺可更近。驛丞於余之旅行通牒中。明示當取道如此。且向余通知。言該知照係依領事之要求所致云。時余爲之一驚。然余若不至賽爾烏蘇則余將失視察蒙古郵便局中央本局實況之便。余以其決不可默過。因自負責任。使將余之來意。通牒於賽爾烏蘇之事務官。而後送余至賽爾烏蘇。於賽爾烏蘇接納余與否。尙不可知。且或以已爲我指示他路爲口實。不發給前進之馬。然余通曉蒙情。對於通過郵驛各事。



深知中國人之常表親切。且依法律。凡旅行之官吏。必須循至賽爾烏蘇之順路而行。不可採取蒙古人妄擬之迂路。余既自信合理。遂斷行之。使將余已抵此之事。豫通牒於賽爾烏蘇。二時四十五分。遂向其地出發。向南方及西南進行。越頂帶黑色細圓石累累之哈拉吉又耳山脈。而下於溪谷。此溪谷之西南。有塊石磊磊。稱爲乍母音茲阿黑耳山脈。在焉。唯有依地異名粗砂茫茫之平原而已。接於乍母音茲阿黑耳者。有奠村得列斯村。次之。哈拉加那。又次之。遂有郵驛所在之賽爾烏蘇。余之希望果不空。於此爲我設此旅行中所未曾見之美麗帳幕。其四壁張布。設炕於前方。置二桌於幕內。凡蒙古人之設備。無不悉備。余入幕解裝。尋通譯官自事務官（卽司員）之衙門來。代表事務官叩余。問今日仍行前進抑宿止。余似宿止之意。答之。通譯以自己之意見叩余。有訪問其事務官之意否。余答以禮儀上有訪問之義務。繼敬茶於通譯。雜談片時而去。逾十五分鐘。事務官之書記（筆帖式）復來述普通酬應之語。後叩余何時訪問事務官。余以旅中疲甚。尙須少憩。答之。余與書記談。因知事務官之位不過四品。可隨意應接之。書記甫去。烈風颯然起。不出五分鐘。西方及西北之地平線。黑雲陰陰。電閃雷轟。遙見大雨之將至。余欲知溫

度之變化。出寒暑表視之。恰十九度。沙漠徧爲旋風捲起之砂柱所蔽。向東吹上。瞬息我等之驛。亦爲暴風所襲。風自隙間颯颯吹入。帳幕頗苦於支持。又半小時。驟雨沛然而降。經二十分鐘。天空又碧如矣。七時三十分。寒暑表至十三度。即一時降下六度。雨歇後。當地之署長達格斯庫伊（官名）來詢余訪問事務官之時刻。余答以疲勞及降雨之故。本日不拜謁矣。余請投名刺於事務官焉。經十五分鐘。書記穀格斯庫伊（官名）占良三名携事務官之名刺來。代表事務官述酬應語畢。次復慰余之疲勞。繼又述事務官謀余旅行前途之安全。已於其治內發給便於旅行之特別護照等事。此當注意者。按中國政府郵局之命令。凡循驛旅行者。不獨由旅行者之出發地發出知照。即新由管轄區之首驛。亦莫不然。余今抵賽爾烏蘇驛。既入其管轄區內。依規定當發知照。然事務官對余欲特表厚意。可無容疑。余絲毫不露其爲意中事。唯謹謝其厚意而已。余五日間旅行疲勞實甚。來客既去。日記漸畢。熟睡如死矣。

七月二十九日 水曜日

五時十二度 十二時二十六度 三時三十一度 九時四度

余起時約六鐘。適欲喫茶。旗之梭列尼（官名）舊知之嗎庫撒耳來訪。千八百七十六年。當余遊歷時。氏充烏里雅蘇臺之蒙古長官衙門之書記。爲余抄寫若干之謄本。今辭該衙門之職。歸自己之旗。就梭列尼之職。戴三品亮藍頂。因監督三驛之驛夫。特派往賽爾烏蘇。期限三年。現奉斯職已二年。今尙服第三年之勤務云云。彼此見後。無異舊知。談今昔事。已不知時之移轉。我所苦於了解者。彼即與以明確說明。我即遂聞遂錄。偶檢時計已達十一鐘。猶未往訪事務官。不禁愕然一驚。匆匆早餐。辭嗎庫撒耳。一面使人通告事務官。余將行拜謁。一面偕從者伊王通譯官及驛丞前往。至中途有書記出迎。依例曲膝問安。隨全行。甫至門。事務官自內出迎。彼此道寒暄畢。少時入室坐炕。事務官之宅第。乃生煉瓦造成。牆與門前之籐牌。亦爲生煉瓦所造。屋內寂而不潔。共分三室。由中庭直入之室。乃其客室及書齋。又以之充辦公處。而於其內執行事務。室之北部有炕。壁上有檯。上置孔夫子及中國諸哲士之土像。其下有桌。桌之兩端設坐席。炕隅堆積中國書籍。南壁之窗側置一桌。陳列種種器具。兩側室之入口懸藍色帷。爲其家族之住所。右爲夫人室。左爲小兒室。彼等頗奇視余。屢由帷帳內暗窺。自露其首。故余易於察看。該事務官年

四十許。輒問余將何之。有何事。及出發之時。與言旋之日。余述余之重要路程。及爲俄國商人事件而往之意。彼復有所反問。且彼之所欲知者。非自庫倫出發之時日。乃自聖彼得堡出發之時日。余此時已察知其由嗎庫撒耳聞知余之爲人矣。余此行本甚遲。而氏則以爲迅速。後漸談及鐵道及歐洲之事情。氏以中國語記述歐洲之實事。又出上海出版一書。一面翻插畫。一面問余所畫之眞僞。口角之間。輒羨此書爲有益。余告以吾儕旅行家携寫實景之寫眞器械旅行。故可保證此插畫爲眞實。且告以此爲好機。余歸俄國。亦將記述此紀行。並言余携有寫眞器械。故若蒙許可。攝影當地。則余之所願也。該事務官聞余言。即慨然允。並爲余啟廟門。導余之所欲往。命從者助吾攜寫眞械。且云若用馬時。亦可供奉。余以其時已午後二鐘。遂謝之。該事務官送余至門外。乃由此別。及余歸宿舍。決意直往攝影。吾等跨馬。蒙古人負寫眞器械箱與三足架。乘駱駝出發。

賽爾烏蘇驛。在西南兩面界山之廣漠平原。其南有色爾木烏拉搭奇勒克圖別名奈米亥伊及西又夫茲諸山高聳。西則西雍哥烏拉山脈連綿於地平綫上。驛之房室共分四區。而散在於溪谷間。南有清廷尊崇之關帝廟。以牆圍之。距此廟北約二百撒窳。鑿有賽

爾烏蘇井於沙漠內。又距此地二百撒窘。有蒙古驛務者之帳幕。更當其北。有蒙古人之佛堂。此佛堂爲生煉瓦造成。小屋方形。在驛帳幕之中央。蒙古人稱之爲布耳康（塔）西則驛之帳幕與中國廟之間。稍接於帳幕。有乍耳穀齊夜之邸。其稍北爲乍耳穀齊夜二宅第。爲同衙門奉職官吏之私舍。賽爾烏蘇驛之位置構造如是。予思莫妙於撮其驛與廟之全景。縱不完全。余亦決意一撮。但以中國廟全與驛隔而在小丘。故止此一廟仍與全景殊。因別撮一影焉。所有廟宇建立。一依中國之建築法。繞以牆。門前有藤牌。旗桿。庭內有焚香壇。有廟堂。其後有若干倉庫。以貯藏驛與廟之財產。始建之廟。皆染薔薇色。以久經日月侵蝕。今概退色。廟分三部或三室。概由廊而入者。有匾額懸於重門。書以漢滿蒙三種文字。記之如左。

敕封忠義 神威靈佑 闕聖大帝（滿蒙文略）

此匾額外。兩側壁廊徧具各色匾額。凡二十。皆記贊廟之格言。廟之右壁圖馬。左壁圖獅。形式極寥寥狹隘。入門二步。懸提燈於天井。其後多懸以破污之帕。令觀覽者不得覩關帝之像。此非偶像。乃畫於布。廟兩側之部分。其裝飾亦同。唯較中央更形狹隘污穢。

余撮中國廟與賽爾烏蘇驛之全景既終。遂赴蒙古人之佛堂。此寺雖粗造。然比中國廟遙富裝飾。其中甚清潔華美。蒙古人稱此寺爲庫丹布茲庫林。此寺外觀。爲依西藏之建築法而建立者。內部分二區。前部修經之所也。後部西又迭奈臥耳可蒐集保存鑄像之所也。前部無鑄像。懸列佛僧之畫像於四壁。當首座無像。代以呼彌勒罕之席。近兩側有堪布喇嘛綽爾濟羅奔及達喇嘛之坐椅。其後設下級喇嘛之席。席前有機鐘太鼓等。藏於後部之鑄像。乃普通者。故形狀不足珍。然若取爲判別製像豐富之標本。則亦可貴。蓋此等像有由拉薩北京穀母夫母多倫諾爾庫倫等處蒐集而來者。工技之最秀者。爲穀母夫母之像。而最拙者。爲多倫諾爾之作。庫倫之傑作。爲第五代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像。此像技工。可謂最秀。此寺有西藏文之佛經二卷。蒙古文之佛經一卷。近頃喇嘛購求經文。初以資力缺乏。僅購求一部分。今已達半數以上矣。此寺縱有稱爲呼彌勒罕喇嘛之呼彌勒罕。而賽爾烏蘇寺蓋無喇嘛常時集合之事。故不常居此。通例居此之喇嘛爲五六人。因之於寺院側。有若干住所。余赴該寺。途中遇其住職之冠達喇嘛尊號之老人。此住職步行。云將訪知己而赴驛者。寺有溫撒特僧職應接余。此人於其寺中爲忠實

之喇嘛使。余縱覽寺內。余攝影其內陣。稱曰夫耳耳音斯墨時。曾有助於余。西又迭余耳哥。非常窄狹黑暗。以故不能攝影。

余攝影終。出寺。溫撒特止余。懇余爲之一探檢該寺院附近。以確定有水否。喇嘛向雖於驛井汲水。特一因此水有鹽氣。二因井距寺院遙遠。是以喇嘛久欲求新水於寺院附近。已掘井八所。終未見水。喇嘛先祈願於寺之保護佛嗎哈加拉（大神王）立常夜燈於像前。再掘。亦未得。於是遣使於苦木布母。該地之呼弼勒罕等說明於喇嘛。謂水之不發見。以地方娼妓之守護佛阻止。宜建塔以解其怒云云。在寺院與郵驛帳幕間之土塗建物。卽此塔也。喇嘛等以建塔仍無效。故溫撒特今向余請。唯余非職此業者。以無器械告之而別。

及歸余之驛。驛丞出迎。問余今日將前進乎。抑宿泊乎。據驛丞言。次驛不甚遠。余故決心將至其驛。六時十五分乃出發。我等向西北前進。橫斷賽爾烏蘇溪谷。其溪谷之西部。同爲茫茫之平原。計行八俄里。至夜七時多。行於青草繁茂之夫拉架伊洪何耳窪地。由此而東。有稱爲嗎南之小井。賽爾烏蘇驛之哈夫司魯加之一帳幕。游牧於此。夫拉開河音

布窪地。爲西北之哈拉茲阿巴高丘所限。降之有新溪谷。連日降雨。作成數多水溜。致我等前行甚爲困難。連接此溪谷之烏科爾齊老山隘。亦帶此性質。由此登莫敦山。沿此山石累之麓。乘夜陰進行。以迄於驛。約達驛時。已八時五十五分矣。

七月三十日 木曜日

五時十一度 七時十四度 十二時二十三度 九時十三度

莫敦驛在釜形之小窪地。西爲莫敦山所限。西南及西部有一丘。曰塔木喀拉丘。上有五峯。至曉始見其聳立。此窪地從北方被鎖於塔奇勒噶圖額博。此山爲驛中人所尊崇。莫敦山上無特別廟宇。居此驛之喇嘛。隨布接克驛衆人。執行年祭於茲阿康巴大伊士米寺。爲通常修經。彼輩乃張其帳幕。建白色大塔於驛傍。此地依常規而服郵務者。乃居十八帳幕之喀喇沁人。同其親戚。茲阿庫達之十一帳幕。及霍布士霸加之六帳幕。附屬於此。以爲補助。此驛夫帳幕中有一帳幕不交迭。常由土謝圖汗部落任定。其他則每三年與西牙比拿交迭。

年前七時出發。從此取道向西北行。此道路由莫敦驛窪地入於布庫他弗拉伊何西山。



與茲魯拜弗拉山間之隘路。到處砂礫甚深。草亦加多。山隘之道路嶙峋於陵間。地平綫遂漸廣。遙當於西方。見有以紅色絕崖臨近道路之巴彥烏拉山脈。我等所橫貫之丘。終於以黑板石所蔽之霍拿茲阿丘。從此一變而爲廣漠之哈拉茲何諾達溪谷。此溪谷殆遠出於地平綫以上。處處有小丘。特茫茫然俱銷沒於原野中。所屹立者。巴彥烏拉峯而已。由此山向南。復在道路西。有呼查他羅亥丘。兀然聳立。與此相並。沿途有鹽澤。由此則溪谷名爲阿勒塔圖塔拉。此地有井二。兩期水溜湧出。故斯時。蒙人頗有游牧於此之便。午前八時。達阿勒塔圖烏拉山。此山乃平原北部之界。石塊累累。荷車越之。輒傾而毀。與此山相接之阿列塔圖音何列窪地。於車行頗利。此窪苦蓬繁茂。車夫曰。盼此溪谷。馬將無秣矣。是地家畜之肥豐甚速。蓋有益家畜之草。無此苦蓬若者。此美好之溪谷。終爲哈耳列多加布之多山丘中斷。其次復有哈耳列多音洪何列溪谷連綿。運夫指該地所積之石塊曰。是標示兩驛間道路之半者也。時已八時四十分。逾十分出莫敦丘附近之山隘。遂與屹立於平原間之巴牙烏拉峰平行。遠眺此峯。絕崖巍巍。近視則斜立而已。不見高也。蒙人以此峰以北爲諾母譚戈壁之始。諾母譚取名於路東之諾母譚井。此曠野草

類叢生。萬綠中往往見哈比斯窪那之黃花。點點放華。九時三十分。達西哇多烏拉高原。此高原成於層層之丘陵。石塊壘壘橫於路。其堆積之狀。恰似蔽以赭石者。由此而往。則道路轉向西北。行迴於丘崗之間。時已九時五十分。尋入阿巴塔蘭多溪谷。此溪谷乃片石累累之平原。以多石之多阿汗西拉山脈終。降此山脉。達達母哈比耳加驛。已十時二十五分。達母哈比耳加驛。俗名布拉克。泉也。蓋以其地有罕見之泉。所謂搜吉布拉克者也。驛中人因此泉水無多。俱利用井水。編入此驛者。喀喇沁十八幕外。有多阿康達之十一幕。哈布司耳加之六幕。時此驛之戶主三人。爲購黍及茶。向吉蘭他羅亥音心吉村出發。余就此事與之頗有所談。據云。此村在歸化城西北巴烏他烏東北之穆命汗部落。是地多中國農人村落。每村三四戶。人口三四十不等。驛務之人。携羊及駱駝之皮毛。往與茶交換。磚茶三。值銀一兩。十二時十分。由哈比耳加出發。沿道路之方面。往圖鄂圖爾溪谷進行。此溪谷傾於西北。無間哈爾圖藏山聳出。此山之頂。濯濯然不見植物。抵此山之先。尙餘小丘若干。如答布夫爾歸拿陵夫鄂博圖等是。一時十五分。沿哈拉穆山脈之鞍形脊。移至特格溪谷。由此溪谷遂入於烏蘭德爾壘壘之丘陵間。該地之北。對於圖

阿汗哈達音夫賴廟之勝景。歷歷在目。此廟爲莫敦及布拉克兩驛之祈願所。以蘭將巴呼弼勒罕喇嘛居此之故。賽爾烏蘇驛之人亦皆參拜焉。於前所述該丘陵之西端有秀布圖驛。位於甚窪地之間。午後一時四十分始抵該驛。

夏拉秀布圖驛。其名乃取自附近之山名。但此山爲圍繞驛幕之丘陵所遮掩而不見。此丘陵冠以陵圖鄂貨之名稱。各丘概爲雜然堆積之巨石。西南方面見有特稽音他拉溪谷。深沒於地平綫以下。而溫圖鄂庫圖烏拉石上巍然聳立其間。居驛之圖阿庫他屬於戈壁土謝公部落者四幕。屬於烏易圖詹公部落者六幕。屬於朋克素貝子部落者一幕。哈布斯爾噶之中有二幕屬於戈壁土謝公四幕乃衷朔公（別名底多他公）之治下者。此驛之水亦皆汲之於井。夏拉秀布圖驛由向東北之直路與庫倫張家口之道路之巴彥和碩驛連絡。二時十分自此驛（卽夏拉秀布圖驛）出發。從圖鄂貨丘陵降。穆壘戈壁茫茫之沙漠。甫三時抵一傾斜高原。此高原相合。幾有成一溪谷之觀。其右有衷圖特格山。此山與高原非全橫斷穆壘戈壁者。唯二分之一而已。我等所經之南部地方稱爲巴加穆壘戈壁。橫亘前途之部分。曰易衛穆壘戈壁。在我等小徑路之西。有乍庫峯。以此峰

爲道路之半。和和碩高山。磊然聳出其後。道路迂回此山而北轉。連亘於與東方賽龍烏拉山相接之溪谷間。當正面地平綫上。現有夫拉圖之高山脈。循賽龍烏拉溪谷前進。四時二十分。越烏蘭德爾丘。但此丘不高。由此而至阿拉克塔勒。所謂斑斑之曠野者是也。此蒼蒼之平原。屢與不毛之鹽澤相接。而呈斑色。斑斑曠野之稱。或即以此。於此鹽澤之一。其中有羅薩驛之帳幕。抵此已四時四十五分。宿焉。

七月三十一日 金曜日

五時十二度 十時十一度 十二時十四度 九時五度

羅薩驛位於廣漠平原中。此平原惟西方爲烏斯那易活以圖烏蘭活修小丘所限。北東方面。殆俱開放。南方則全開豁。當其東方有黑色之巖。形似中國人所繪之龍。故蒙人名此龍曰羅薩。並以名其驛。羅薩者。蒙語龍之意也。管賽爾烏蘇治下之喀喇沁諸驛。北部之第二札蘭（官名）住於羅薩驛。余與之談論終夜。關於蒙古郵務。所知不少。札蘭之生活。富裕而蕭灑。談時對於中國官吏之爲其札爾差（長官）者。深表不置信之意。編入羅薩驛者。哈喇沁十八戶之外。有（甲）哈布斯爾噶六戶。及（乙）圖阿庫答十一幕。

此驛之人俱取水於泉。水清而味美。但多微氣。比曉天呈灰氣。四方爲陰雲所蔽。直至地平綫以下。

午前八時。從羅薩驛出發。向西北進行。尋入求倫和羅圖丘之狹路。此丘圍繞道路。如破城之石垣。前面有峨峨之烏納格特哈達山聳出。經越幾多爲窪地所分之小丘。始得達焉。此地植物殊見發達。遂復進入爲烏納格特山支脈之一方形丘陵間。曲折其中。最後轉回過烏納格特音活易圖和爾帕。乃至向西北之廣漠曠野。誠美觀也。此曠野稱曰夏巴爾圖陀羅海音洪活爾時。風起毆面甚烈。細雨霏霏。我等依曠野而前。初抵夏巴爾陀羅海之一小丘。八時四十五分。達濟爾噶朗圖印庫威斜坂。濟爾噶朗圖及其附近地方之名稱。卽由此取得者。行未及十分。至石累累之斜坂。此坂名噶圖札爾衷圖音圖鄂博。卽（半路多石之坂）之義也。此稱當起於晚近郵便通行之時。今日已公然用爲該地之名稱。兩驛之間。殆莫不有噶圖札爾音衷圖者。前記之斜坂。乃由巨大之花崗石所成。行時車輛震動頗甚。於和翁圖爾車亦震動不止。但此處之震動。非起於石塊。乃繁茂於此溪谷之底來松草凸起之所致也。此地景色一致。茫茫平原。前後爲麻漢陀羅海丘。

及哈達圖陀羅海丘所橫亘二丘之頂。俱蔽以紫石。由哈達圖陀羅以往。則平原概成沙土。至互相連合之和勒博陀羅海兩丘之麓。繞該丘之南。則道路傾入鄂博爾精分底窪地。此窪地爲西方阿爾噶爾彥烏蘭丘所限。越此丘達昔拉易哲林穆驛時。已午前十時。烈風將起。秋雨霏霏不已。因俟其霽。故時猶早。即於此驛午餐。與蒙人談話以送時。昔拉易哲林驛爲人口稠密之地。而其現象。則全基於偶然之事情。受命服務於此驛之哈喇沁人。其中如驛務者然。住於個個帳幕之親戚爲多。定數十八帳幕。而居於哲林穆之哈喇沁人帳幕。竟以百數。服驛務之圖阿庫答。皆屬戈壁土謝公之和雄旗者。彼等之帳幕定數十一。而其實際所有則在四十以上。哈布斯爾噶應有六幕。而與其親戚計。共有帳幕二十八。是以其屬於哲林穆驛者。總計有一百七十五戶之多。如斯人口麇集。故晚近致有土地不足之感。以居於此驛之哈布斯爾噶人與其部落遠隔。不克游牧於所屬部落之地。皆就其爲供驛之利用所貸下之牧場。以飼養其家畜故也。唯屬於隣村土謝公旗之圖阿庫答耳。移其自己親戚於隣境。

午後一時半雨歇。二時十分出發。欲橫斷夏那噶音活圖平原而行。曲此而望。則見東南

方面有巍巍乎之德勒格爾抗愛是。戈壁土謝公最良怒圖庫牧場之一也。其上具備各種家畜之牧養條件。故稱曰豐饒之山。蒙人愛馬。其北牧草繁衍。溪谷處處有鹽澤。適牧牛馬羊等。但德勒格爾抗愛之南方則反之。概屬沙漠性質。砂土鹽澤間。偶有若干植物。此植物質不柔軟。而爲駱駝所好。故是地之駱駝強壯肥大。於我等之道路。夏那噶音活圖之平原。爲特門哲林穆高原所橫阻。由哲林穆音烏底易之鞍形脊越之。則展開於前面之地。乃富於鹽澤之庫圖吉爾圖溪谷。後則爲錫爾尼斯圖音他拉叢叢之曠野。此曠野往西南方面下降。成斜坡。幾如絕崖。與此接續之色爾本平原。恰似釜形之廣漠窪地。此斜坡呼爲布爾尼音富博。即泉之岸之意也。是或因沿途有污穢且多鹽分所稱爲和圖布魯庫水溜之故歟。我等沿色爾本平原進行。三時十五分。圖爾汗圖山見於西方。服務蒙格圖驛之人。多牧其家族之羣畜於其側。此地多牧草。稍前則爲哈沙圖陀羅海丘橫斷。此丘乃由矮山連綿而成。其南麓蒙格圖驛之廟在焉。從此復經二溪谷。及和和陀羅海與蕭布夫阿當陀羅海二丘。由該丘南轉。則道路向蒙格圖驛。

蒙格圖公文語稱之曰。達母沙克珠爾嘎。此驛名稱有二。皆取自驛站附近之井者。此地

有四井。中國人冠於此驛之達母沙克珠爾嘎之稱。乃指最近於驛之井而言。蒙人自稱爲蒙格圖者。指最大之井而言也。此井之北。有哈喇噶圖彥宗山。沿山有烏易圖藏公及戈壁土謝公和雄旗之境界。驛之土地。與賽爾烏蘇相並。至此而止。北爲烏易圖藏公之游牧地所限。南爲戈壁土謝公之游牧地所限。但該部落之土地於蒙格圖驛。隨烏易圖藏公所領土地之終止。遂轉至道路之北方。幅突出四十俄里左右。致南北兩方俱限驛之土地。

達母沙克珠爾噶驛。服役之圖阿庫答。有戈壁土謝公旗之六幕。烏易圖藏公部落之二幕及墨爾根王之一幕。哈布斯爾噶之中。屬戈壁土謝公旗者三幕。宗述公二幕。及烏易圖藏公者一幕。

四時三十分。去蒙格圖驛。沿噶哈彥托移利穆溪谷。向西北進行。地質爲黏土的鹽澤。爲剛草所蔽。西北行。不遠。則鹽澤益稀。經三俄里。遂至圖阿昔爾圖彥戈壁。時四時四十五分。此地之平坦廣漠。彷彿圖富母戈壁。唯此地草益茂。曠野悉含青色。五時十分。達此曠野。夫答烏拉山所橫之處。超此山嶺。則爲曠野。取名於其北端之多博庫烏拉山。稱爲多



博庫戈壁。五時四十五分。達兩驛之中間。曠野之名。從此變爲他爾布噶。此處有井而水少。他爾布噶彥塔拉曠野。爲石累累之他爾布噶彥昔拉斜坂所限。其東之窪地有湖。曰他爾布噶彥怒爾。此雖曰湖。實與雨水之水溜等。附近有顧爾噴顧烏唉井。道路從此入圖阿布乞拉易圖鄂貨丘陵之間。繼爲窪地。終則爲圖阿布乞拉易布爾庫之二深河牀。與此窪地相接。該河牀之在南者雖乾燥。而他河牀則水溶溶然而流。特此水帶地質之鹼氣。不克飲用。由此窪地而上。至夕七時。始達察布齊爾驛。因宿焉。

八月一日 土曜日

五時七度 十二時十五度 三時十四度 九時六度

察布齊爾驛之圖阿庫答。乃由和雄旗之治下人民而成。墨爾根王二幕。鄂王四幕。戈壁土謝公二幕。巴論縮公三幕。哈布斯爾噶。悉屬戈壁土謝公部落。居此地之人。皆汲水於烏蘭陀羅海丘側。與此丘同名之井。

朝。西北寒風凜烈。午前八時。離驛。仍往西北進行。通過滿那圖鄂和地窪。此窪地石累累。貫穿於兩山脈之間。於是入向南傾斜之廣漠溪谷。曰塔爾巴易者。由道路遙望背後有

湖。正當此溪谷之下部。據蒙人言此湖水淡。適於飲用。塔爾巴易溪谷爲塔爾巴彥底布塞庫不高之斜坡所限。次又有溪谷。及磊磊不高之斜坡。昔拉易損戈。通過此丘時。逢中國人一。乃烏里雅蘇臺阿穆邦（長官）衙門之使者。携至賽爾烏蘇之札爾願差之封書。隨帶烏拉沁（運夫）三人。往半俄里。又遇此使者之僕中國人。亦伴以中國人二。以一普通中國人之使者。爲遞一封書。旅行蒙境。竟備馬十匹。從者五人。其威儀堂堂。有如此者。

從此前途。皆爲斜坡所橫之溪谷。如巴答爾噶陀羅海之溪谷與斜坡。滿噶多烏哈之溪谷與斜坡。戈壁土謝公旗之突出於北之游牧地。終於去該丘不遠之處。由此該部落之地。僅再接驛牧場之南端。於是與土謝圖汗之部落接壤。自道路北望。於其游牧地。見有和爾摩圖阿庫及鄂論圖阿庫二山。道路愈入窪地與崖間。滿噶多烏哈以後之形勢。順序述之。則爲賓當陀羅海鄂圖宗陀羅海及次爾汗陀羅海等丘。從該地而北。有嶄然諸山之間之圖古利吉彥鄂博山。道路迂回此山峰之麓。通過多石之窪地。與丘三處。此三處總稱爲秀倫球爾。該地之北端。特古力克驛在焉。

特古力克驛公文語稱曰達母哈沙圖。此驛乃境界地點。東爲土謝圖汗部落之地。西部則土謝圖汗部落之交農公旗之地也。住於哈沙圖驛者喀喇沁人六十戶。至於圖阿庫答其定數之帳幕中。屬於土謝圖汗部落之烏易圖藏公旗者唯一。餘則概由車臣汗之部落出者。此等人皆來自遠隔地方。故居此已及三四代。哈布斯爾噶皆屬於附近之部落者。

十一時十分。去哈沙圖驛。沿釜形窪地之鹽澤而進。至責爾概納烏哈丘。其麓並兩側皆有流沙。越此丘則有連綿於東南之廣漠溪谷。道路似漸向北西高起。遙與地平綫合。茫茫然無一遮目者。此半稱曰布他。即灌木之義也。該地灌木徧地繁茂。車行頗爲不便。至十二時十五分。漸當地平綫上。遙見洪陀圖丘。當向該丘進行間。經過曠野中之麻爾圖阿庫村。此地有與該村同名之井。數帳幕游牧其側。哈沙圖驛之駱駝及馬。牧於此者不少。由此麻爾圖阿庫村起。則溪谷冠以洪陀圖他拉之名。通過此溪谷。則抵洪陀圖丘。其北見有博羅溫都爾山。於交農公部落之東。此山殆爲該部落土地之境界點。從此降察罕特墨圖窪地。此窪地北傾。自該方面起。則爲鄂戈圖鄂庫烏拉高山所限。當該山之西

沿驛土地之北。有與土謝圖汗部落相接之境界。而於南方則此地依然猶與土謝圖汗所屬戈壁土謝公之旗接壤。此後過恭夫圖庫村。越鄂利庫圖溪谷與丘。通過連亘約二俄里之博羅烏圖字爾高原。午後二時抵哲林驛。從博羅烏圖字爾之頂。遙望該驛。有一種活動之狀。

哲林驛。居於連亘東西之廣漠平原中。此溪谷概爲含鹽氣之粘土地質。處處有不毛之鹽澤。故此地所有之二井。水雖清冽。而稍帶鹽氣。居於驛者喀喇沁之帳幕五十二。(內定數者十八) 圖阿庫答之定數帳幕十一。及哈布斯爾噶六幕。以彼等故鄉之游牧地與驛相近。故從事驛務者。中多不分自己部落之土地與驛之土地。彼此均行游牧。是以其牧場甚廣。此驛人民頗幸福也。吾等當近此驛時。所見之活動狀況。蓋起於二原因。第一該驛之廟。是日正行邁達里之祭禮。此驛之廟。設於驛西約二俄里處。此寺廟由七堂而成。重要之三堂。造以花崗石。屋頂瓦葺。適合中國建築法。其餘四堂以生煉瓦組成。屋頂塗以土。廟之圍牆亦爲黏土製。至於邁達里祭禮。其式雖與行諸大廟者無異。終屬寒村小市之所行。故不莊嚴。載邁達里像於高車。車四周繪夫路特。彩以黃色。像蔽以絹製。

小蓋。吊加爾圖安於其兩側。並於車之兩旁。昇各種彩色飾物而行。惟此地昇車者非喇嘛。乃驛之施主。老幼男女。參與此祭禮者。約共四百人。余思撮此景。而甫立寫真機。則人棄其佛像羣集而來。以致欲撮無由。立於吾旁之人。亦俱不去。請余爲之撮景。時蒙人雖互相制止。期無妨害。而羣思一覘各寫真機械球。故未得將祭禮實況撮下。此時若喇嘛僧等。亦廢式而來余側。念經者。僅留若干老僧而已。

此驛旺盛之第一原因。既如所述。其他之一因。則爲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治下之蒙古韃靼人子孫。爲獻納中政府輸送於北京之貢物。皆止於此地之故也。蒙古之游牧民。中國政府。向不課以國稅。惟每年使之獻納白馬八匹。白駱駝一頭（卽九白之貢）以爲藩屬之證已耳。

塔爾巴  
哈臺之  
貢物

停留此地之遞送物。卽此白羣。但不止九頭。各種毛色之獸畜。計共百餘。余詢之蒙人。爲何若斯之多。據云。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往往乘此機會。於九頭之外。運馬百餘。以贈送住於北京之知己同僚親戚等云云。從球庫恰庫（俄名塔爾巴哈臺）輸送此物。以滿洲官吏爲首。隨帶兵丁十九名。爲送之次驛。由哲林驛出乘馬十九匹。馱馬二匹。乘馬護

送人三十六名。駱駝四十頭。以駱駝一部分運送貢物。護送人之行李。以所餘多數之駱駝。運送袋裝之馬糧黍。生育蒙古曠野之馬食黍。余於此甚爲怪訝。然此乃法律所定。爲此等兵卒張九幕於驛。除乳製食物外。給以羊二頭。及磚茶等物。

余視察哲林驛。觀一建築物。驛丞云。此驛之倉庫也。驛丞親自開戶。示余以內部。內有官有帳幕毛氈。絹布枕。裝置被褥等物之大櫃四。此外尙有蒙人各種傢具。紅青縫緣之帳幕三團。及積累之弓矢等。依驛丞言。此弓矢乃驛之武器。上官不時來此檢閱。閱時則驛務者携之而出。以受檢閱云。

五時十五分。吾曹去哲林驛。循所稱爲乍達架伊分慈伊不廣之溪谷進行。此溪谷愈西愈狹。終成母耳穀茲音哈布齊立之隘路。達是地時。爲五時四十五分。通過此隘路。費時不及八分。出此隘路。則有向西北斜起之廣漠溪谷。阿耳伯庫梭。除眼前平坦之曠野外。無一觸目者。至六時四十分。漸從東方見塔巴庫丘。從西方見達罕得爾丘。自兩丘道路平行處。稱爲乍達加伊茲溪谷。此溪谷植物繁茂。故至西方爲博羅庫圖勒山所限界之處。車行頗爲困難。以博羅庫圖勒山脈之北。爲兩驛道路之中間。從茲有茲阿耳布耳溫

慈耳西立達母西立伯羅西列母夫耳西立婆羅塔布安等斜坡。既昇降此等斜坡。因知在其間之溪谷。益見廣漠。而爲多鹽分之地質。如由北方爲夜耳圭茲夜庫高原所限之乍母音特伊立母溪谷。下巴耳塔音特立伊母溪谷。從此溪谷登瑪尼特高原。降之則至沼沕而多小丘之翁圭音哥拉溪谷。如有恩依錦驛。殆臨河側。抵此驛已午後九時。

八月二日 日曜日

五時五度 九時十一度半 十二時十三度 六時九度 九時四度

恩依錦驛

恩依錦驛在恩依錦鄂博高原中。臨恩依錦河之岸。居此驛者不過六十五幕。故驛之規模不足云大。賽爾烏蘇郵務廳視恩依錦驛爲遠隔之一支署。是以賽爾烏蘇郵務官吏每歲來此不過二次。執行此驛務之事務。一任之地方官及驛務者。此事蓋始自恩依錦驛。從其帳幕並設備之劣於前驛一事觀之。可斷而知也。以故驛費亦廉。帳幕棹凳等之木造品。皆購自三音諾顏部落之北部抗愛地方之旗者。最大最良之帳幕木架價不出十五兩。以物品交付。恩依錦驛始見中國商人。是爲修繕帳幕及供給必要附屬品而來。

者也。彼等夏期來自北京。巡恩依錦北喀喇沁各驛。以秋歸爲例。携磚茶及各種雜貨而來販賣。其貿易專與蒙古曠野之產物交換。中國人以駱駝一頭。價值二十至二十五兩。羊一頭。值一兩至二兩五錢。羊毛一斤值銀五分。以與物品交易。

午前八時。從恩依錦出發。恩依錦河幅寬不出三十撒窳。徒涉場之最深處。不過十五烏夜耳西約庫。水勢甚急。河牀多石。徒涉場右岸高。左岸斜爲池沼。我等越此河。迂回恩依錦鄂博山脈。通過(剛草)繁茂之窪地。繼登小丘。沿多砂礫而少植物之溪谷進行。此溪谷遙遙綿亘於西北。北方見有屬於岱青車(凌多爾濟)公部落之布耳殼耳塔音奴耳山脈。更遠則見有賴爾哲伊圖温都爾高山。此乃夜耳得尼烏伊茲占公治下人民之游牧地。公之帳幕。與其重要之廟在焉。山遠望如巨大之黑棺。其寬部分向南。狹部分向北。道旁灌木繁茂。所至有小丘。積石累累。散在溪谷。多窪地。有枯竭者。亦有儲水者。車行不能。惟有騎行耳。余與蒙人相談。詢以烏里雅蘇臺之軍需品。如何由此道路運送乎。彼應曰。自今七年前。中國運新礮於烏里雅蘇臺。須與砲架共載於駱駝以輸送之。吾儕登烏郎齊黑溪谷。道路稍佳。及達斯立平原。悉屬坦道。其西北隅撒塔加伊河河畔。有烏訥



克特驛。

十一鐘四十分發烏訥克特驛。沿哈爾圖高原進行。此高原爲六丘所成。路旁卽窪地。道通斜坡。由窪地或降或昇。達於和勒博烏蘭丘。次及額爾哲伊陀羅海丘。自此爲撒母音何夫耳溪谷。草木叢生。百花爛漫。佳景象也。羈客觀此。愉快莫名。時值大寒。秋風怒號。秋雨蕭蕭。不無遺憾耳。次之西楊達溪谷。植物之性質略同。此地有哈達圖郵驛。廟內有木造堂宇三。住有夫哇拉庫家二十戶。

下夫耳茲耳尼何羅伊溪谷。遙望草色叢生之高山。見哈達圖山。哈達圖驛雖曾設在此山。而今業移於南約十俄里之地。經一小時。即於布爾罕圖山隘路。何羅何伊茲夫耳庫泉之側見之。哈達圖者。賽爾烏蘇治下喀喇泌之最後驛也。余於此調查喀喇泌驛之管理制度。及課役履行方法。爲完結補充之故。時將夜半不計也。

八月三日 月曜日

五時一度 九時十二度 十二時十六度 六時十一度 九時二分 二分  
之一

余性不耐寒。三鐘五十分即醒。出帳四望。濃霜蔽野。何羅何伊茲夫耳庫泉側之哈達圖驛。其帳幕在狹隘之深谷中。賀通圖高山之支脈蜿蜒其北。此驛當時之位置。與東方夜耳迭尼烏伊茲山公之部落。西方三音諾顏之部落全相對峙。

午前七鐘四十五分。自哈達圖出發。雲霧濛濛。氣似晚秋。余之導者。蒙人中已有皮衣皮冠者。驛地頗不平。由驛之窪地出。登賀通圖山。其形如長鞍。背分爲二峯。嶄然北峙。山麓與其斜面。石甚夥。而草木蓬勃。百花燦然。道初分爲二。一通過賀通圖高山。一通過路西之窪地。窪地即由僧機圖山錦巨而成之山坂所成者也。由窪地登賀通圖達巴之頂。則抗愛山脈之壯麗勝景。黎然在望矣。此龐然黑色山脈之中。東爲阿西加茲山。西爲茲阿康哈伊耳漢山。均屬三音諾顏部。越嶺。入何通茲烏拉音哈布塔架伊隘路。則石塊纒纒。與前所經之窪地無異。由隘路出。道路始平坦。自此爲一廣漠原野。最初觸於余目者。唯康茲阿特羅可伊孤丘而已。

至午前九鐘。天霽。地平綫漸遠。我等越滾茲阿特羅可伊隱於其山之陰。遠眺東南。見巍然雪山博果圖烏拉。據蒙人云。此山在三音諾顏部。墨爾根諾顏呼圖克圖從僧等游牧

地內。其實蓋遠於杭愛山脈多矣。博果圖烏拉山之雪。遠望如白雲。映以日光。更形皓然。我等又過塔拉音特羅可伊平原。道之右方。有小丘。亦以其名名之。自此丘起。道路分歧。一至北方之次驛。冬期游牧所也。一爲我等所通過夏季游牧所也。塔拉音特羅可伊平原。長不下四十俄里。西北倚杭愛山脈。人雖總稱之爲塔拉音特羅可伊。而異其稱。如九鐘四十五分所過之窪地。雖名烏夫耳求耳。而其名卽由道右之六巨石取得者。且窪地附近谷溪之一部。亦有烏夫耳求耳之稱。沿溪谷行。又得一窪地焉。其處有滾奴耳湖。此窪地中小丘相望。又饒剛草。車行極不便。滾奴耳湖周約六俄里。其南有哈拉尼敦驛。

入哈爾  
喀二十  
驛內之  
事

余於驛次與喀喇泌之擔夫別。自此驛至烏里雅蘇臺。其間凡二十驛。爲喀爾喀人所維持。屬於烏里雅蘇臺將軍與其副長官特別之管轄。受台吉之監督者也。每一台吉治五驛。喀爾喀郵驛。其地面既未以牧場之故確然劃分之。亦未有驛務者特別之階級。茲阿庫塔亦歸烏有。獨定數驛務者十四戶。僅由哈布斯耳加七帳幕所成。此驛務者雖屬車臣汗及土謝圖汗部落之哈旗布斯耳加者。僅含有三音諾顏與夜耳迭尼烏伊茲山公

二旗之人。然無論爲驛務者。或爲哈布斯耳加。皆如喀喇沁人。常有特別之家族。然喀喇沁人之驛員。較喀喇沁人之驛員殊少耳。

哈拉尼敦驛。位於廣漠平原中。坤奴耳湖之窪地。其南方及其東南。有何通茲烏拉高山。即我等出哈達圖驛所曾越過者也。何通茲烏拉高山。猶得從地平綫上望見之。其北方距抗愛山脈。蓋不遠矣。哈喇尼敦驛夏季常游牧於常駐所。冬季則移於坤奴耳以東有二井之哈拉尼敦地。坤奴耳湖水質頗鹹。不可爲飲料。而獸類則飲之如故。其湖中之鵝。鵝鴨鵲甚夥。據蒙人云。貧者固可獵此鳥以爲食品。然斯獵亦甚稀有。此處鳥不甚懼人。蓋人距鳥雖在四十撒窳以內。鳥亦不飛而他去。此我等所以有殺灰色鵝一隻之趣事也。

十一鐘四十分。出哈拉尼敦驛。自其平原進行。以此平原較之坤茲阿甘湖北岸。則石塊重疊。剛草叢生。稱爲坤布立茲。與夫立茲奈哥耳河相接。河之幅員十撒窳。深不過半阿耳新。向西南流。我等越坤布立茲。復由剛草叢生之平原。向西北行。既達於抗愛山脈前。此高原稱爲撒拉特羅可伊。其南部斜坡之麓中。有察罕諾爾湖。成一帶形。而綿亘東西。

撒拉特羅可伊斜坡上積石累累。十二鐘十五分過。斜坡轉向西。入可立茲音可耳河。溯此溪谷。乃自北南流者也。二十分鐘。達可立塔驛。距哈拉尼敦夏季游牧地不滿十俄里。余目擊此地形勢。比照所携地圖。覺圖不甚確實。遂以此河流詢諸蒙人。據彼等稱。坤夫立茲奈可耳河。自其渡頭起。至二十俄里之下流。與哥立慈音哥耳河相合。爲阿拉可音可耳河。北河非如地圖所繪爲無名之湖。而沒於沙漠之間也。此湖實不在此。彼阿拉可音可耳沒失之處。在三音諾顏部落。所至有砂礫及多沙石之山。然則爲地圖之誤無疑也。且張家口烏里雅蘇臺間之郵便道路。披地圖閱之。殆爲橫斷哥立慈音哥耳河於可立塔驛。然後與之分離也者。然依余之所目擊。不啻霄壤之別矣。

午後一鐘十分。由可立塔驛出發。沿哥立慈音哥耳河而上。其地剛草叢生且多石。距驛不遠。近巴彥烏蘭山。因之河底爲高丘所阻。折而西。道路亦然。沿河岸進行。入山間凹地。且與流入凹地之可立塔河底並行。此河底隨處不同。或爲狹而且深之溝渠形。或處處平坦。或爲砂礫遍地之寬河底。而凹地繞以小山。嶄然峙立者。爲下庫茲音臥羅伊山。自此以往。凹地屢爲小丘所橫斷。其中鄂博一丘尤不便於騎行。蓋雖不甚高。而形勢頗峻。

嶮也。越鄂博丘，沿可立塔凹地而登。時至三鐘二十五分。已見布立茲奈夫倫特羅可伊高丘。其北有廣漠沮洳平原。其中湧泉甚夥。可立塔河亦發源於此。然可立茲音可耳河流向北。而我等所行之路則向西。蓋於甘架塔哈嶺前。已與此河流異向矣。沿嶺而下。路爲斜坡。巨石累累。恰如城址。吾儕下安加而入下耳加音可耳溪谷。抵塔楚廟。遂留宿焉。

八月四日 火曜日

五時二度 九時十三度 十二時十八度 四時十八度

塔楚驛濕潮異常。下耳加音可耳河底甚廣。分爲多數小流。其四周溪谷之地質之空氣。發生濕氣。蓋有由也。驛務者欲避此濕氣。乃張幕帳於高丘。卽夏季夜間。且有服皮外套而行者。余夜間用毛織物。及襲於濕氣。則易皮外套以裹其身。塔楚驛之驛務者。屬於車臣汗土謝圖汗及三音諾顏部落之旗。哈布斯耳加則悉屬於三音諾顏部落所管之旗。哈布斯耳加內之三音諾顏部落。有各區代表者。余於是知此部落分爲七區。第一洪特可第二架布倫第三伊夜亥伊布倫第四茲孫第五可耳第六哈母西耳加第七哈加哈母機耳架是也。

晨起。余日擊中國旅行人對於驛務者之關係。其醜態蓋可見也。余於此事雖可云爲間接原因。然此等事實。在此郵驛。固屬常事。茲記其要。昨夜余抵驛。驛丞使引余入一帳幕。在驛中蓋爲最廣而潔。且施有裝飾者也。不料天甫黃昏。有科布多參贊大臣與烏里雅蘇臺參贊大臣派遣之茲牙康阿慈架翌日將抵本驛之報。未幾。阿慈之護送隊中國兵一名來此。點視護送隊之宿處。欲爲帳幕之備。見余已占最良之帳幕。而大怒號。迨驛務者饗以酒食。且告以中國武官明晝始至。此人晨即出發。於其未至之前。虛幕以待。當亦無礙。該兵乃首肯。且將供中國衛兵之若干帳幕。移於某所。而後就寢。願中國武官晝夜並行。於午前七鐘已抵驛。驛丞遂屈膝出迎。引入於第二帳幕。前夜來之中國兵。告以大帳幕爲余所占。中國武官赫然震怒。謾罵驛丞。且鞭之。約三十餘鐘。驛丞亟運毛氈絹枕等物。入武官之帳幕。武官之怒。仍不稍解。至余出發時。且猶未已也。送余之他驛丞。私語於余曰。若不贈武官以若干財物。其怒終不可息也。

午前八鐘。出塔楚驛。始登巴彥布拉克高原。又轉而西北。由深而且凹之地。赴塔楚河。凹地兩側高峯。蒼蒼插入雲際。形態極爲詭異。眞絕景也。北部之山。殆無植物。怪石嵯峨。南

部之山。坡際有草覆之。頗饒景色。其下仍爲童山。凹地中間。爲翁哥那伊夫茲耳山脈所橫斷。余由凹地繼前進。越山脈而過。余欲於此形勝之地。攝影以爲紀念。無如照像機無所施。惟畫師能描寫之。至可惜耳。此窪地無一定之總稱。各以附近高丘之名名之。如夫拉伊溫都爾烏蘭等是也。自最後之高丘起。則凹地一變爲斷巖絕壁。有哈布茲阿加伊之稱。其前面成迴廊形。由此而西北。遙望與四峯屹立之阿耳茲阿特烏拉高山相對。亦一勝景也。此際所經過凹地。雖在童山之間。依然豐草蔽之。百花燦然。及出凹地。入塔楚河之溪谷。則其左岸。建有一扁石形之古碑。色灰而高。他無何等形像。塔楚河至此流分二支流。多石塊。每一支流。廣不過五撒窳。深不過十烏夜耳兩約庫。河底則當爲三十乃至三十五撒窳。以河底甚爲傾斜。故塔楚河流急。水下觸石而浮漚起。就行政上關係言之。則塔楚河爲三音諾顏與拉母音格根兩部落土地之分界綫。左岸屬於三音諾顏。右岸屬於拉母音格根。塔楚河下流之大耕作場。即前兩部落人之播種處也。據余地圖攷之。塔楚河爲注入察罕諾爾湖者。而據蒙人言。則此說不確。且依其言。則塔楚河於拉母音格根耕作場之下流。入於塔心奴加音哥耳。此塔心奴加音哥耳爲流入查罕諾爾湖。



者川流雖小。河底頗大。道路則在塔楚河右岸。而經阿耳茲阿特烏拉山之南麓。於此處得見古墓地。內有大墓十八。中央有數圓塔。其外圍以方形石牆二重。此外有小墓六。形圓而土覆其上。外有圓形石牆圍之。由阿耳茲阿特烏拉中央山脈起。道路突轉向西。以至於阿耳茲阿伊烏斯所流之凹地。吾儕過凹地。又繞巖石歷歷之曼達耳特耳伊哥丘。轉而北。入何哥齊深谷。深谷間道如草場然。菁菁然觸目皆是。登傾斜之何哥齊夫茲立。戈復降而入於哈伊耳漢烏斯戈溪谷。道北哈伊耳漢山。故此溪谷遂以此山流出之泉名之。余於此見拉母音戈格根之僧徒十一帳幕。其家畜或牧於哈伊耳漢溪谷。或牧於阿耳那林戈之窪地。其草色青而形柔。豐饒出人意外。過此窪地至夫茲庫烏耳茲山。有同名之郵驛。設立於此。據蒙人云。自吾人立足處起。向南三十俄里。有中國古城址。昔稱博羅和屯。今已一石無存。所可知者。惟城牆與建物所在地之遺跡耳。此爲蒙人之言。似十分可信。然達瓦齊與阿睦爾撒納交戰時。有中國兵曾駐此城之說。且謂城之建物。實以黏土與生磚所建造者。當城存時。不惟耕作於此。且並栽培果樹之園而亦有之。吾儕達呼都克烏爾圖驛時。已二鐘十分。但行道所需之時間。不滿二鐘二十分。其餘時間。均

消耗於哈夫茲阿加伊絕壁之攝影。與博羅和屯之談話矣。

呼都克烏爾圖驛。在一廣漠之溪谷。爲呼都克烏爾圖之小河之流域。此小河由附山頂所流出之諸泉而成者。自此溪谷得瞻望博果圖烏雪山。與墨爾根諾顏呼圖克圖之勝景。屬於呼都克烏爾圖者。爲車臣汗部落之十一帳幕。與三音諾顏部落之三帳幕。此驛之哈夫斯耳加七帳幕。皆屬於三音諾顏之旗。

午後一點出發。道路由驛西向。入錫伯平原。其北有長形之塔奇勒噶鄂博山。屹然而立。所以名鄂博者。以呼都克烏爾圖尊崇此山故也。山之南麓。圓形墓有六。四方繞以石垣。四隅尙建有高石柱之方形大墓。由塔奇勒噶鄂博蜿蜒而西之山嶺。石甚多。灰色花崗石之暴露於地面者亦夥。自此嶺下。過嗎尼茲夫倫窪地。次通過一廣大窪地。登於額爾德泥庫圖。又橫過庫西容茲阿康戈布林何西又小窪地。此名取之自北而南。與此處相接之山。該窪地南方一帶。與色爾騰烏拉山爲界。山亦綿亘於北。而道路卽在山下。夫伊斯音分迭伊窪地。亦以其南境爲界。自此窪地起。路突折而北。遠方望之。則見有高山如木棹形。其山脈延長。至於慈耳斯音烏拉山。而直斷慈耳斯音溪谷。我等沿山腹而下。遂

入斯庫特羅哥伊山間之深谷。此深谷面積向北漸次擴大。故北界罕鄂博山之處。遂爲絕大溪谷焉。自此山嶺。亦得望見沙爾噶勒卓特河山之北麓。有同名之郵驛。

至沙爾噶勒卓特驛。無一驛吏。余頗以爲奇。此乃驛丞也。分茲伊也。亦無一居於驛者。其不遑寧處者。獨驛卒耳。是蓋因隨伊犂將軍之茲阿康阿茲赴京之諸官吏。留宿此驛。故驛丞與分茲伊躬自徵發最良駝馬於附近之村落。以爲達前驛之用。驛卒之奔走。蓋亦迎合中國官吏之意也。及余至驛。驛夫復爲余準備輸車。周旋甚至。此蓋以余亦欲留宿此驛。則彼益形忙碌也。職是之故。關於驛之情狀。毫無質問之機會。所可知者。僅此處哈夫斯耳加三帳幕。屬於夜耳迭尼烏伊茲山公旗。四帳幕屬於巴勒丹札薩克旗之一事耳。而定員之驛務者之十四帳幕。雖有屬於車臣汗部落之說。余未敢信也。

五鐘十分。自此驛出發。越五分鐘。達爾噶勒卓特河岸。河底幅員。此處雖約有四十撒窳。而現時該河沿岸。已流爲二支流。各支流幅員。不過六七撒窳。河右岸之溪谷。有斜坡。已涸之山溪。點綴其間。北與沿河之夫林羣山接近。漸形平坦。越羣山。入於峽間。而下夫林溪谷。溪谷今雖已涸。然昔年儲水之遺迹。固可見也。此谷甚爲礪确。不適車行。導者不知

前程地名。故余無由詳記此地。余益覺不快。此處道路穿六溪谷而過。皆與前所目覩他溪谷無異。各溪谷以衆小山劃分之。各溪谷以其山成於黏土珪土之地層。此處重地之名稱。後尋得之。余欲圖他日攷查之便。遂於推驛筆錄之。如夫林第三溪谷與低嶺共名。森齊次則爲新溪谷。因有四扁石所造之碑在其中。遂名爲和碩特嶺。又次爲建有高塔之哈音茲茲耳亥山中溪谷。蒙人云。此山之南。拉母音格根之寺領尙存。其山之終點之嶺。各奔巴圖側面巖石暴露。頗呈奇狀。余於此幾遭不測。當下山之際。以不練之高。運過量之重。驅而疾走。連夫又置運車於不顧。以致車覆人傷。奔巴圖嶺之次。有哈拉求耳那伊塔巴嶺。與推驛所在之堆河溪谷相接。質礪確而形險峻。頗著名。嶺以東。爲拉母音格根從僧等之地。嶺以西。爲達親王部落。蓋爲其游牧地之分界線也。

推驛之驛務者。爲四部落之蒙古人。哈夫斯耳加則由哈夜耳迭尼烏伊茲山公旗二帳幕。三音諾顏二帳幕。車臣汗部落二帳幕。達親王旗一帳幕而成。自推驛以至於沙爾噶勒卓特。其間猶有他間道。間道爲山路。途中有名爲庫耳漢烏庫耳撒之三大嶺。惟適於騎行或步行。余抵推驛後。始悉此事。蓋在沙爾噶勒卓特驛時。無與驛吏交談之機會也。

若余得經過此間道。通過所謂夜夫迭耳亥里塔廢墟。不更覺有一番愉快耶。蒙人云。夜夫迭耳亥黑塔者。諾們汗之古刹也。現下彼處有二建物。相傳小者爲諾們汗所自居。西藏式建築之大廟也。大者諾們汗之寺院。然在昔固爲廟不一矣。在夜夫迭耳亥黑塔石刻之紀念物。無一存者。五十年前。有拉母音格根其人者。其威力在諾們汗之上。乃與汗爲隣。汗即去而之他。據世俗傳說。則拉母音格根與諾們汗交談。因謂之曰。二人之呼圖克圖。聚居一處。不得各行其任。卿教法之王也。（卽諾們汗）播傳教法。不宜居信徒稀少之地。而教法已弘布時。余將代而入於卿之轄處。故此後諾們汗遂去而就札薩克圖汗。

巴布斯耳帳幕屬於達親王。余入其帳幕。而問於其家主。知該王之游牧地不甚闊。此旗目下有兵七十。帳幕不過二百。十一年前。王父死。得襲其位。今以病重。不克自理。旗內政治。決意將職權與尊王尊號。禪於幼弟。此事已奏請於北京矣。

八月五日 水曜日

五時七度 十時十八度 十二時三十一度 六時十四度 十時四度半

比明。頭部及前額傷痕。猶痛不已。余回憶昨日遭遇。頗難堪焉。余以爲安臥少許。苦楚可除。孰知靜臥一時。而痛依然不止。然時間已過。不可久留。余遂決心出發。八鐘三十分。即出此驛。道直向西。在距驛帳幕二俄里之處。橫斷維河。此處河流甚廣。分爲諸小河。我等渡處。已有十五支流。流急。而多瀑布。瀑布高者。達於一阿耳新。其淺瀨之深。不及一阿耳新之四分三。河水色青。積石極多。吾儕自河岸而西。繼續進行。出此河谷。入於哈音烏茲。茲耳羣山之峽谷。時午前九鐘五十五分。此處甚費時間者。即拍照河影於河岸。留步約一鐘十五分。在哈音烏茲耳山後。道路略傾西南。入於撒母音分茲伊峽谷。繞此峽谷之羣山。色赭頂尖。如由砂所成者。此處道路。少石塊。余甚喜。蓋運車一動搖。則余之頭部。必微受刺擊。苦痛不堪言也。南方之夫茲庫烏拉山。其延長綫成一高原。十鐘五十分至其處。有夫耳庫茲之異名。又沿夫茲庫烏拉山尾之溪谷而行。則其南麓所謂布里都諾爾湖之烏布斯茲奴耳嶺。由此處可以瞻望。自此急轉而西。而橫過墨耳克奈伊夫茲。那郎及臥何茲夫茲立。窪地斜坡。臥何茲夫立之下有坡。其上半甚爲巖嶮。後爲斜面。坡路長而多石。道路由臥何茲夫立通於齊西夫耳茲音。何羅伊窪地。次爲齊西夫耳茲。烏

拉坡。更沿同名溪谷而下。此後又過哈拉求耳庫與夫茲奈伊夫茲立二斜坡。自夫茲奈伊夫茲立斜坡之頂。可望烏爾圖哈拉河之溪谷。此溪谷中有烏爾圖哈拉驛。十二時五十五分抵焉。

烏爾圖哈拉驛在阿斯哈母巴山斜面之窪地。烏爾圖哈拉溪灌焉。此河流域頗短。不久即隱於溪谷地下。該驛驛務者屬於車臣汗土謝圖汗三音諾顏汗之部落。驛站皆三音諾顏人。而屬於附近之瑪札薩克達賴公及達親王之旗。此時驛務者欣然有喜色。叩脛作祝祭之態。予初不解其故。比見有角之畜。俛首而立。則其因可尋。蓋去冬該處驛務者三名。牝牛計斃四十頭。各僅餘一頭。又一驛務者約斃山羊百五十頭。僅餘二十一頭。是等幅幕。自去臘頗形窘困。同驛者不忍覩。未當輪番者亦以乳油乾酪等物供旅客。代行義務。已形痛苦。及所餘山羊盡失。益覺難堪。乃爲整頓此驛秩序起見。該管台吉奉烏里雅蘇臺將軍命。飭土謝圖汗部落會盟協助該部。以資整頓。即由會盟通飭所屬各領。發給牛羊。分別助濟。抵驛前半時。獸畜已曳至。失角畜者各受牝牛六頭。此外更有受牝牛二頭者。失山羊者。各受綿羊四十頭。全驛觀盛。四方奔至而環覩。蓋游牧之民。以爲幸。

福之大。莫逾是焉。

二時四十五分。出烏爾圖哈拉驛。向西北由察罕庫圖勒坡而進。坡頗不高。降則出小窪地。入道札們哈達山山腹。此地爲三部落所交。予徘徊者久之。俄循山腹。三時四十分達其巔。巔爲達親王部落之西境。東則爲瑪札薩克部落。由嶺而下。湯架特夫茲立窪地。入婆母何茲音深谷。三時五十五分。達中央瑪札薩克之境。以是終。蓋入達賴公之地矣。瑪札薩克部落。北作細帶狀。南則境界隔離。近戈壁處。漸廣闊。隨行之蒙人所譚關瑪事頗多。余將於後章記之。沿道植物甚富。時見短草。花亦不少。菌亦雜見。余久未見。今頗奇之。眺望殆數十俄里。又其尤者。則窪地皆向西南傾斜。是再至一嶺。爲兩驛間之中間。因名爲架茲乍林尊茲夫茲立嶺。登此則見道左有鄂洛該湖。湖次之二窪地。由夫茲林布茲阿嶺可見。又與險坡之哈耳塔耳達巴溪谷。由嶺亦可見。再過伯哥欽達巴。五時十分。抵鄂洛該驛。此宿驛延長。道路最良。路上多砂礫。草亦茁長。唯撥鼠穴。於車行有危險之虞。是日予頭痛。因宿焉。鄂洛該驛平坦瀾闊。草繁鬱。饒植物。東界濟爾噶頭圖山。北界哈拉架那立山。西界額勒索圖陀羅海山。南界伯哥吉山。所携地圖於描畫此地多疵病。亟訂



正之。據余所目擊及蒙人所譚。其巨細河流如左。烏夫庫嶺迤東並行者。有濟爾噶頭圖山。由山之南發源者。河有二。其在東者。曰濟爾噶頭圖。在西者。曰迭林哥耳。滙爲鄂洛該河。向西南流。合若干之小支流。又合烏夫庫河。更合茲阿甘茲倫河。過此則易名矣。茲阿甘茲倫河左入拜塔里克。

蒙人謂余。此諸河之流域。地多砂金。大抵在峽谷鄂洛該驛東南之瑪公旗尤富。雖於砂金地域未能明以告我。亦足定其必有蒙人採砂金者稀。而竊行者甚危。蓋中國政府嚴禁採取。違者處死刑。瑪札薩克旗民每名三日可採二百五十兩。蒙人無機械之助。而若此。則砂金脈之盛況。益可見矣。

驛之西南。有長湖曰鄂洛該驛。因名焉。湖水多鹽分。不適人飲。惟獸畜飲之。野鳥多棲息焉。湖隱額勒素圖山後。自驛望之。不能見也。其爲湖無異常湖。而以往跡著。千六百八十八年。噶爾丹之戰爭。即決於此。喀爾喀之土謝圖汗及三音諾顏謀獨立。是年秋。與噶爾丹戰於湖畔。三日敗衄。南走歸中夏。今之喀爾喀人。殆忘之矣。詢之久。充四驛之台吉者。與前土謝圖汗親王之侍從。二人居鄂洛該。蓋十二年。尙無所識。嗣有老驛吏過予。言嘗

耳此事。當時準噶爾軍於湖南。喀爾喀軍於北。其跡迄今尙存。余好奇。訪其迹。驛吏愀然指鹽澤曰。此處兩軍對壘。故至今不生一草。

再卽今事言之。俄人來此。喀爾喀人確信其已爲俄領矣。蒙人且告予。每年俄商由烏里雅蘇臺來鄂洛該及烏塔貿易已及五年。伊穀那齊夜夫商隊輸入蒙人日用品。驛民今已成習。購需用品者。莫不延頸以待也。此事乃鄂洛該人及烏塔驛蒙人所言。伊穀那齊夜夫於此所易得者。茶銀而外。少數之山羊耳。而游牧民對於俄國商品。頗形歡迎。又有烏里雅蘇臺之俄商墨振茲夜夫。因是侵至鄂洛該。據蒙民風評。彼之貿易不振。抑亦新至之故。蓋蒙民視習慣爲神聖之規約云。

八月六日 木曜日

五時三度 九時十四度 十二時十五度 六時十一度半 九時四度

七時五分由鄂洛該驛啓程。循平原。直向西折。西南於帳幕地點附近處。渡鄂塔該河。此處河廣五六撒窳。深約半阿耳新。渡鄂該之第一岸。則向通哈黑耳架嶺。溪谷盡延填。瀦水甚夥。乃近來雨水所致。稍西行。溪谷礪確。近山處益然。進行半時間。遂達和勒博山。溪

谷中央。二山對峙。形互相肖。余大奇之。山側有大河。廣十五撒窶以上。深十二烏夜耳肖。庫河之名稱甚多。蓋亦有因。原此河由阿耳西安茲阿圭茲臥羅茲坐羅茲夫立母茲五小河合成。五河皆由附近北山發源。蒙民各由其水源之名。河之名由是歧焉。惟普通所稱者。爲夫立母茲。夫立母茲下流匯鄂洛該河。其會合之點。道不經過。渡河之三大支流。遙望達賴公之天幕寺院。循和勒博山南側。登西楊達那伊夫茲立嶺。嶺斜面多石麓。有釜形窪地。積潦盈盈。鵝鴨羣集。宛然一禽園焉。下西楊達那伊嶺。至臥耳耳茲山脊。沿山左行。再向北方之溫慈耳伯哥齊音夫茲立嶺。下嶺則爲烏塔平地。有夜梭立特羅哥伊窪地。斷之。自此至烏塔河間。概爲砂地。烏塔河於此流爲三支。最大者。廣三十至四十撒窶許。瀾逾烏夜耳肖庫。望河之右岸。設烏塔郵驛。午前九時四十分抵驛。烏塔驛之驛務者。屬於車臣汗十謝圖汗三音諾顏之部落。其驛站悉歸達賴王旗擔任。據云烏塔河之名。由漢人官語而來。烏塔郵驛在河側。因以名河。烏塔驛之設。且以指令定於烏茲（猶言廣）溪谷。沿溪谷而流者。河有二。在東者曰茲阿甘茲耳茲。或稱烏耳圖果勒（南河）。西曰巴音奴耳音哥耳。或曰灰圖果勒（北河）。二河匯於迤南烏茲山隘之

溪谷口。稱烏塔音哥耳河。

十一時十分。由烏塔驛起程。去驛幕半俄里。渡巴音奴耳音哥耳。再進則爲阿布達郎茲。音特羅齊夫茲立坡之登路。坡不高。下此爲何撒伊耳奴耳窪地。其名由此處山脈而得。近山處無路。稍遠向西隨山而行。過此則渡溪越嶺。其首者爲溫都爾庫圖勒。多石。予於山麓。與一馬羣相遇。蓋屬於烏塔驛驛務者也。十二時十五分。過夫茲阿特羅哥伊。十二時四十分。過西又得音達巴伊。一時十分。登那林哈耳嶺。嶺斜而長。一時二十五分。達伊夜亥達巴愈。斜長。一時五十二分。逾何特音夫茲。立繞諸溪谷之羣山。不高。亦不嶮峻。叢薄蔽焉。橫於道路之諸溪谷。地質爲砂礫性。野生裸麥。他草繁密。或見鹽澤。爲數極寡。由何特音夫茲立巔而下。坡長約二俄里。需時一時四十分。於坡下窪地。遇多數羊羣。蓋經歸化城。曳往中國內地。華商之所有也。據牧人言。共計二十羣。每羣千頭。其中或有不滿千頭者。總計亦一萬五千至萬八千有奇。蓋已充斥山隘矣。牧者係陝西人。冠草帽。著青木棉之短棉表衣。穿棉駝荷袋。外套長而無袖。持長杖。儼若舊約全書中之牧者。既下拜塔里克河。渡淺瀨。河於此分十一流。深皆不越十二。烏夜耳肖庫。水勢較推河尙弱。其河

牀多石有高十鳥。夜耳肖庫之數瀑。拜塔里克河左岸。爲諾們汗從僧牧地之界。右岸則得德達王（別名額爾德尼王）部落起點。近河岸處。有郵驛之帳幕。三時四十分抵驛。至此旅行已四句鐘之久。則烏塔驛至拜塔里克。不下四十五俄里。自不待言。庫倫烏里雅蘇臺間之旅行。蓋以此爲最長矣。

拜塔里克驛驛務者。爲車臣汗及土謝圖汗部落之蒙人。驛站屬得德達王及機約濃公部落之民。與土民相譚。始知拜塔里克下流。頗有耕地。一部分成得德達王達賴公及瑪札薩克部落之中立地。一部爲該部落之游牧地。要之可分爲五。（一）拜塔里克左岸得德達王耕地。區域不廣。緣河之右岸。有山圍繞。適耕之田甚狹也。其播種額不逾五十石。（二）左岸達賴公耕地。其播種額最鉅。每年不下二百五十石。（三）瑪札薩克耕地。亦在左岸。播種最少。不能過得德達王之數。此年瑪札薩克部落不靜。有妨播種。詢其易疇與否。無能答者。拜塔里克下流尙有（四）車臣王耕地。車臣汗部落。去此甚遠。而其王久借此達賴公領地。播種至五十石。（五）達親王亦有耕地。皆由拜塔里克通溝渠。以灌溉之。各部使其民耕耘。服勞以爲賦。常穫七十倍云。

據蒙人云。拜塔里克乃烏里雅蘇臺俄商伊庫那吉夜夫之舖掌所長住。每來此。至少逗留浹月。貿易品之要者。爲山羊柔毛獸。其山羊及柔毛獸中狐麋。係現物交易。若土撥鼠之皮。則俄商先貸其商品。約以八月中或九月初旬取皮。

由拜塔里克向西北。小邱甚多。沿拜塔里克溪谷。登阿達郎茲音夫茲立斜坡。坡不高。再進則爲茲阿甘德羅吉斜山。山頗高。由此頂下札克河溪谷。自茲阿甘德羅吉巔至河岸。不出八九俄里。此行路平坦。向河稍傾斜。途中只一窪地。通巴甘亥塞欺音夫茲耳窪地。向南傾斜。較乍圭音拉山延長。山自通路之右方。圍札克之溪谷。

札克驛設於札克河岸附近之廣平地。平地以賽貝庫茲圍其南。河右山脈包其西。此山脈分之。有天穀立音母夫耳烏郎特羅哥伊及茲阿甘臥伯茲等名。合之則無專稱。西北遙見沙喇烏蘇圖羣山。距之不遠。有霍波爾驛。札克驛驛務者中。二帳幕屬土謝圖汗部落。六帳幕屬車臣汗部落。六帳幕屬此處之部屬。驛站悉屬此處之部落。俄商常於札克驛經商者。卽於烏里雅蘇臺無商店。只有少數商品之梭振茲夜夫號也。管五驛之臺吉駐此。故蒙人稱爲好商場。其果然爲好商場與否。須質之商人。此處與俄貨交易者。亦以

土撥鼠爲大宗。狐鼬次之。梭振茲夜夫鋪掌。自五月半至六月下旬。居住札克耳。

八月七日 金曜日

五點六度 九點十二度 十二點十五度 三點十四度 九點二度

午前七點四十分出發。於驛之近處渡札克河。河於此處分四支。其大者寬至六撒窳。深至八烏夜耳肖庫。餘者寬不過三撒窳。深不過四撒窳。自河沿一谷而行。谷深而長。東界察罕齊爾圖羣山。西界察罕諾爾嶺。自察罕諾爾嶺遠望。得見哈喇陀羅海峰。屹然聳立於諸峯中。道迂轉於山麓。八時二十五分。達一小深谷。其東方與札克河之深谷相合。名哈潘庫音牙斯谷。斷察罕齊爾圖爲二。名尙未改。八時四十分。抵烏郎齊耳架新深谷。其東合於札克河之深谷也。與前谷同。察罕齊爾圖羣山。自此變名布孫溫。此羣山向西傾。漸近察罕諾爾嶺。自北而南延長。爲閉鎖札克溪谷之沙喇烏蘇烏拉嶺所切斷。此羣山與察罕諾爾嶺終未相遇。余等經沙喇烏蘇烏拉嶺。登濟爾噶圖達巴嶺。由此嶺而下。達沙喇烏蘇河。霍波爾驛設焉。

霍波爾驛。傾斜東南。在東南圍以沙喇烏蘇烏拉山之平地內。察罕齊爾山包其東。山中

霍波爾  
住民與  
俄人之  
接近

央布耳圭音臥羅伊山聳然奔巴圖羣山圍其北。此羣山中有烏里雅蘇臺庫倫間之郵路。其郵路之維持費。由土謝圖汗部落擔任。

此處驛務者待予殷勤。予暇茗時。渠告予。諸河於此處。已屬札布汗之水路矣。沙喇烏蘇河。距驛不遠。滙合哈喇烏蘇河。又合布揚茲哥耳。注於札布汗霍波爾驛爲部落之境界。於政治上頗有關係。東界得德達王部落。西界交濃公部落。於曩日老候時。稱車臣公部落。有名地也。至其生活近狀。譚次頗不慊於烏里雅蘇臺之華商。烏里雅蘇臺。距此匪遙。而華商終不來此貿易。彼處華商貨價頗昂。購蒙貨則出極低之價。故霍波爾驛驛務者。如需茶豆等貨。則不憚二十日路程。乘駝赴蕭州甘州購辦。南方則獸毛羊皮及一切獸皮。概以高價收買。致霍波爾住民與俄人接近。此其因也。俄商雖未嘗以高價購買土產。而常駐於驛旁。不特滿足該驛住民之需要已也。即附近之民。亦無缺乏之憂。俄商來此最著者爲何達夫。

十二時十五分。去霍波爾驛。繞河右銜接之諸山。循沙喇烏蘇河向西南行。十二時。至諸山所奔赴之谷處。慈恩格金烏郎烏慈耳羣山。殆切近其左岸。巴彥和碩殆切近其右岸。



此諸山緊迫之河。直向西轉。路亦隨河而繞巴彥和碩之岬。因中央迭墨夫茲茲與伊夜亥迭墨夫茲茲二山之名。名爲迭墨夫茲茲。自此西下。溪谷漸就擴大。吾儕於迭墨夫茲茲山之陽。見有何西約齊夜耳古碑屹立。碑爲花崗石。而面刻曲綫圓綫。蒙古土著最尊崇之。觀其貫山羊之肩胛骨以紐。而懸其上。可以證矣。然余以除去肩胛骨爲請。彼遂慨然允諾。解其紐。棄置肩胛骨地上。是於宗教上究無何等關係。碑高三阿爾新十三鳥夜耳肖庫。寬十二鳥夜耳肖庫。厚四鳥夜耳肖庫半。彫刻裝飾。只存於表面。而側面裏面毫無加工。碑之上部所繪之輪。瞭然可見。其與碑面全體裝飾之區別。不外以輞爲繞碑周圍者也。

自茲西向。沿同溪谷沙喇烏蘇進行。遂渡此河。達克迭克耳奪羅哥伊山。是山崛起河左。沙喇烏蘇由此再向南曲。於其曲角接哈喇烏蘇河。沙喇烏蘇河前途流域。殆近於齊迭克耳山。其支流處處會合。會合之處。寬二十撒翁。山不啻突出道上。沿斜坡而過。頗極危險。三時十分。抵布魯巴驛。

布魯巴驛。在圓形之溪谷中。此溪谷南盡卜固尼羣山。北抵烏爾圖羣山。西以欽夫茲立

斜坡爲限。三時三十分。自驛啓程。過欽夫茲<sup>v</sup>。赴沙喇烏蘇河之谷中。溪谷形圓而小。自此眺望。則西有必耳茲山。（又名巴彥海爾罕山）屹然拔出於諸山之外。東有對峙之額伯爾濟爾噶朗圖山。其形狀宛然如在目前。由山之近麓處。渡沙喇烏蘇河右岸。偏向沿此河之溪谷而過。則有繞此谷之高地。其高度與景色。俱不足以動目。在沙喇烏蘇河左之哈布塔噶烏蘭山。有同名驛。土謝圖汗、車臣汗。及此處交濃公之驛務者。往復於庫倫烏里雅蘇臺間。即於此驛服驛傳之義務。河右與哈布塔噶山相對。而有鐵之礦泉。聞蒙人以其能療胃加答兒。時常來此。距礦泉四俄里路。轉而北。則近於圖魯根果勒小河之溪谷。此小河流入沙喇烏蘇。我等所以能渡此河者。以其寬才二撒窳。深僅五斯烏夜耳肖庫耳。近河右岸圖魯根山處。見有一何肖齊夜耳。其形狀與前日所見之迭墨夫茲。茲無異。此碑因經時良久。其上部已呈風雨剝蝕之象。余因撮一影焉。此何肖齊夜耳。距路約百撒窳。而蒙人漠然視之。余之隨員六人。其中四人。因驛傳之任務。幾乎每日經過此處。然從未有視察之者。實可異也。圖魯根果勒之碑。較迭墨夫茲。茲碑雖稍低。而裝飾爲多。此何肖齊夜耳。高三阿爾新八烏夜耳肖庫。寬七烏夜耳肖庫。周圍一阿耳新。十二

烏夜耳肖庫碑之南向之表面。及其側面。均施以雕刻裝飾。惟向北之裏面無之。自形像上判斷之。可視何削齊又耳爲鹿碑之類。然依考古學家言。則鹿碑間刻有相對之臥鹿。此何肖齊又耳雕刻如此其密。而其中不見有一鹿像。此碑旣在墳塋之上。則此紀念物之爲墓碑無疑也。墳塋爲二阿耳新四烏夜耳肖庫之四方形。時余沿沙刺烏蘇溪谷。施而行。過牙拉茲山。河折而西流。路亦隨之而易向。西行約十分鐘。而達烏布爾濟爾噶朗圖驛之帳幕。

烏布爾濟爾噶朗圖驛。地當布爾噶蘇烏拉山側之沙刺烏蘇河之山隘。由土謝圖汗及車臣汗部落之蒙古人組織而成。哈布斯耳架者。又屬於窘濃及河西可齊貝子之部落也。渠等似富裕。然因寒氣已迫。游牧期至。有嘆悼其命運。而時出怨言者。張家口烏里雅蘇臺間之郵驛。始於什爾噶驛。至札克驛。皆蒙古人每歲冬季向南游牧之地也。距郵驛約三十五俄里。遠約四十俄里。位置一變。此處之驛。烏布爾濟爾噶朗圖及次驛之阿魯濟爾噶朗圖之名稱。乃由是等驛冬季游牧地之山名而得者。驛之毛氈帳幕內。設念經堂。驛之喇嘛等。皆羣集於念經堂之周圍。驛務者有二十一帳幕。喇嘛數總計三十八人。

晚有十喇嘛集余帳幕。闕於寒氣談話。余欲檢寒暑表而視之。一老人謂寒期至。人人當知爲天意之所存。遂喋喋辯論不休。言畢而喇嘛等疎余而去。

八月八號 土曜日

五時一度半

是日午前四時半間。載行李於駱駝。準備旅行。至午時而寒暑表已一度半。太陽上昇。暖氣迎人。余欲研究此現象。五時三十分。再檢寒暑表。不料表已破碎。意者蒙古人欲檢其裝置。以好奇心而爲之乎。抑昨夜老人依其妄信心而爲之乎。二者必有其一。然余特以無他寒暖計故。失望彌甚。此事總歸於余之不注意。然以如斯堅牢裝置之物品而破碎者。非所得豫期也。蓋不論何物若恐爲好奇心與妄信心之蒙古人破毀之者。誰能豫知之。然則求安全唯一之策。唯罰金而已。因觸起一千八百八十三年庫倫之往事焉。當時駐庫倫之華兵。常以網捕魚。至山圭那伊布耳庫地。其地之喇嘛等。以捕魚爲破教規。決意欲懲之。有一人寸斷其網。於是華人要求損害賠償。終至圭山那伊布耳庫酋長。對於受損害者。一網而償四百金。不獨華人然也。雖俄人在圖拉河。自由捕魚。網於河岸。蒙古

人並網之側亦不敢近。對於此番所爲。余究其原因。因使使者起訴於驛丞。使者歸以驛丞遠出對。余更遣彼起訴於分慈伊。而分慈伊官吏亦以他出對。種種規避。跡亦顯然。彼等前夜所爲。出於故意者。不昭然若揭耶。余爲確定此事。乃喚車夫曰。余之遭如此之不幸。而可訴以此事之官吏。無一人在者。不得汝往求一證明書。證明表雖破碎。而吏員不在驛。不得搜索犯人之事。驛夫曰唯唯。由帳幕出行。經十分許。驛丞與分慈伊及書記來尋余。渠低首下心。乞赦罪。約逮捕犯人。而行此犯人之檢舉。訊問裁判者實極可笑。驛吏先問寒暑表懸於運車之監視者屬於何人。余答以負運車監視之義務者。卽昨夜談話之老喇嘛。此老人不自監視。雇小喇嘛使之代。小喇嘛不出監視。以在家熟睡爲辯解。是小喇嘛違反老喇嘛負託之義務。驛丞聞之。以小喇嘛背主人之命而罰之。小喇嘛匍匐余前。作哀鳴狀。余因赦其罪。訴訟畢。二時間許。余出發於烏布爾濟爾噶朗圖驛。

余沿沙喇烏蘇河岸隘而進。經十五分時。自右方達於與此山隘相接之布爾噶蘇深谷。卽驛之念經堂地也。山隘連接於深谷處。形勢較擴。後近沙喇烏蘇河岸。羣山共趨。地亦狹甚。羣山中最著名者。河左爲種瑪圖之赭。山右則德勒山也。德勒山之麓。地位清雅。頗

覺可人。余臨是地而善之。往往發見荒碑墓冢。爲之攝影。蓋甲墓地之廣者。直經十二撒窳。墓石堆積中央。墓域之直經。亦有四撒窳。八鳥夜耳肖庫其乙之墓地。周圍有墓石堆積五處。與普通異趣。此種墓地。爲余所數見。是墓地之區域。直經二十一撒窳及十三鳥夜耳肖庫不等。中央墓石堆積五處。廣可五撒窳。蓋非常妙景也。德勒山小峽谷之斜坂間。古冢纍纍。下有廣延之河流。其前屹然而特立者。圓鐘形之阿勒坦喀達蘇山也。由此處沿河而下。未幾即抵垂立於河上之哈伊耳漢絕巖。通行此處者。有沿狹經而行。頗危險。有水源發於哈喇布爾噶蘇圖峽谷。此卽交濃公及河西又齊貝子部落之境界也。由此處而進。二十分許。臥耳奪德山。巍然在望。引起游人之注意。登其麓。見豐碑有四。進而達乍必耳穀山。此處河急折而南流。路亦南向。其曲角處。有阿魯吉爾噶朗圖驛。阿魯濟爾噶朗圖驛之夏季區留地。名溫都爾濟爾噶朗圖業。此處驛務者。爲極貧窮者。據彼等言。俄國商人。殆不投宿於此地。余始爲買菌至此處。行彼曠野。遇中國商人。蒙古人以此物產三十至五十個爲一束而賣之者。中國人對於乾菌百束。給一磚茶。或予以相當之商品。

二時四十分許。由阿魯濟爾噶朗圖驛出發。沿沙拉烏蘇山隘。經十二分時。至珍奇之伊克爾烏拉山。是山全體蔽於砂礫。如破石堆積者然。此處河水與道路。暫向西趨。由是處有四俄里。烏齊又耳達音阿嗎之長深谷。沿此谷河水與道路再轉而南。阿魯濟爾噶朗圖驛之念經堂。卽在此向南頃斜之深谷。念經堂之帳幕。四圍以黃粗布爲之。而繡以白花。在架伊哈哈伊耳漢山之側。沙喇烏蘇再向西。沿低地而流。不及半俄里。遂注於布彥圖果勒。此三河會合點之隅。有地名烏耳慈慈耳。今以六十碑石填塞之。是等碑石中有見似墓類而實不同者。其美麗之狀。可得而言也。鋪層石於四角。其周均圍以鋪有層石四十之圓圈。廣者直徑爲二阿耳新。各方面有二十四撒窳。其他墳墓。四角之圍。長可十八撒窳半。其圍圓鐘形。長亦有二十三撒窳。墓側有碑數座。半露出地面。余固能掘此冢。而其上部輪狀之迹。顯然可見者。與前日攝影之碑面所刻蓋相類也。由此二河匯流處。路轉而西北。沿布彥圖果勒溪谷。後作一直綫少北轉。而白如雪之鄂托渾騰格里山。卽在目前。沿布彥圖溪谷進行。抵呼齊爾圖驛。布彥圖果勒河之淺處。可徒涉。至此支流分爲六。其中最廣之河底。幅不滿四十撒窳。深不過十二烏夜耳肖庫。

呼濟爾圖驛。地當布彥圖果勒岸之大平原之中央。驛之名取自是驛東北之呼濟爾圖河。業驛務者爲蒙人。哈布斯耳架由達賴王及何木西又齊貝子旗人組織之。余始至時。蒙古人行邁達里釋典禮。歷訪各帳幕。飲酒日夕。一驛務者由烏里雅蘇臺來此。叙烏里雅蘇臺近狀。欲聞其語者。紛至沓來。不復與余談及此事。九時二十分許。遂就寢。

八月九日 日曜日

朝欲整行李出發。未幾有蒙古人來帳幕。訪余。彼自烏里雅蘇臺來此驛。不經大郵路。而經貿易路之捷徑。由烏里雅蘇臺沿伯穀德音哥耳地。赴多倫達巴（卽七嶺之意）其第二嶺之後背。有第一山。爲郵路之博素喝驛。過七嶺向西列欺音哥耳出發。沿西列欺音哥耳達十五俄里。此後道路離河而左。入深凹地。約行五俄里許。登坤都倫達巴嶺。嶺下呼濟爾圖驛之設立處。有呼濟爾圖河。直與布彥圖果勒相合。成一大溪谷。道通其間焉。談次。並將俄商在此地情形詳告於余。曰。蒙古人甚信用俄商。惟俄商所派雇傭。措置多不滿意。如此次旅行於烏里雅蘇臺。已足證其不滿意之事實。其原因歸俄商人伊穀那齊夜夫者半。歸蒙古人所爲者亦半。其事如左。



伊穀那齊夜夫之僕。常以山羊百頭。與商品交易。驅羊而歸。呼濟爾圖驛有蒙古人欲購此山羊。蓋是驛之人。所以購此山羊者。一爲旅行官吏食料。消費甚鉅。一爲家畜飼養之物。惟綿羊最有益。故購是物以充之。然蒙古人於每生長一年之山羊。僅出價銀五錢五分。每頭山羊應受二十五留之損失。僕之不應。非無理也。然彼不商之主人。直驅羊至烏里雅蘇臺伊穀那齊夜夫。每頭以五錢賣之。考其顛末。蒙古人欲買不得。主人以二百頭山羊。受二十五留之損失。雙方爲之不快。

七時三十五分。出呼濟爾圖驛道。路即離布彥圖果勒之溪谷。向何特何郎茲進發。驛西有高地。何特何郎茲爲平原之限。谷即因此得名。由此而西。入於呼濟爾圖阿瑪深谷。谷西方爲阿吟斯圖山所閉鎖。深谷左右之山。殊不險峻。草木雖能生長。深谷平面。地甚礮礮。無他物產。僅爲苦蓬所蔽耳。八時五十分許。達阿吟斯圖山。登山之路爲斜坡。沿夫布奈伊德羅。西之鞍形山脊。而越此山。由阿斯哈圖山西北下山之路。距離短甚。僅當由南上山路之平。越阿斯哈圖山後。未幾。登烏耳滾西列圭音夫茲立山。發見一登山新路。山後面。有岱罕得勒高山。山勢自北而南。由烏耳滾西列圭音夫茲立下。有同名之溪谷。

惟於其下谷之處。得望見此山。堪稱大嶽。其北面爲極密之針葉樹所蔽。烏耳滾西列圭音可耳溪谷。由西北而傾斜於東南。溪谷東南爲西列圭音哥耳河。渡河後。行溪谷中。橫斷那林小河。向北進。則錯列之溝中。有名夫朗那林河底已涸。出河底之深谷。即一草地。甚廣漠。蒙古人居焉。其間小河。名得德果勒河。側置岱罕得勒郵驛。草地東南。盡袋罕得勒山。西南盡漢奴庫特耳必伊羣山。北抵阿耳西安茲羣山。阿耳西安茲羣山之後方。有溫泉湧出。據蒙古人言。能療疾。管理驛務之蒙人。屬車臣汗及三音諾顏之部落。其哈布斯耳梭則屬於機阿公及西又疾貝子之部落。距驛帳百步。有一墓地。與普通構造畧異。累石之中。豎碑六。其第七碑。似早仆者。今已半沒地中。墓爲四方形。甚整齊。全體之長。東西十三撒窳。一阿耳新。南北十八撒窳。二阿耳新。其中特異者爲碑。列二行。一偏墓之西南。一偏東北。西南第一碑。距墓之南端一撒窳。半阿耳新。距西端五撒窳。磨損殊甚。注意觀之。其裝飾之毀壞者。惟向南之一部。及碑之下部耳。裝飾極簡。似單綫而細。碑高二阿耳新。九烏夜耳肖庫。廣八烏夜耳肖庫。厚六烏夜耳肖庫。周圍一阿耳新。十一烏夜耳肖庫。

墓之西南有二碑。距墓之南端八阿耳新。西端五撒窠。雕刻之迹。較前碑大爲複雜。其上部刻小輪形。緣以單綫。模樣明晰。惟下半部刻有複綫。側面無雕刻形迹。高碑二阿耳新。又七烏夜耳肖庫。廣八烏夜耳肖庫。厚四烏夜耳肖庫。周圍一阿耳新。八烏夜耳肖庫。第三碑。似居碑中之首位者。距墓之南端及西端。各五撒窠。比之他碑花樣頗多。上部中央刻大輪形。少左刻小輪形。二輪中間。飾以邊綫。二綫有小孔。碑面以他種刻劃區別之。碑下部之邊飾亦同。試觀碑之各面。南面有特別模樣。西南面與北面無之。碑上部之明晰可觀者。爲大小輪及緣輪之邊二重。碑高二阿耳新。十三烏夜耳肖庫。廣九烏夜耳肖庫。厚五烏夜耳肖庫。周一阿耳新。十烏夜耳肖庫。

墓東北隅有碑四。距墓之東端。均四撒窠。磨損亦甚。惟上端全存。上部之大輪形。猶可見焉。碑上部邊飾。悉由小孔形而成。此小孔惟劃之以綫。碑高一阿耳新。十二烏夜耳肖庫。廣九烏夜耳肖庫。厚五烏夜耳肖庫。周一阿耳新。十二烏夜耳肖庫。

東北隅之第二碑。距墓北端。十四阿耳新。在諸碑中磨損最輕。碑上部刻有大輪。邊飾亦由小孔綫排列而成。模樣似西南方面第三碑。四方俱刻二碑。綫高三阿耳新。六烏夜耳

肖庫。廣九鳥夜耳肖庫半。厚七鳥夜耳肖庫半。周二阿耳新七鳥夜耳肖庫。此等紀念物。雖可視爲與鹿碑同類。然於其刻劃之中。欲覓一鹿像。蓋不可得。

第四碑距墓南二十五阿耳新。剝蝕不堪言狀。其雕刻之形迹。弗得識別。高二阿耳新。十一鳥夜耳肖庫。廣十鳥夜耳肖庫。厚四鳥夜耳肖庫。周一阿耳新。十鳥夜耳肖庫。

午後二時。自岱罕得勒驛出發。由此道沿得勒果勒之峽谷。直向西行。則見峽谷之內。小草叢生。其外圍以臥耳特特耳哥伊山。自臥耳特特耳哥伊山沿一溪谷。轉向西北。峽谷間道。無固有名稱。卽以近路諸山名之。如圍繞哈喇齊爾山之峽谷。南部卽以山爲名。北部名鳥郎夫茲阿。此山之麓。其中央部有塚。崇高異常。此峽谷口鎖以察哈爾及伊克布拉克嶽。嶽麓卽禾爾圖驛。而自遠方望察哈爾恰作垂直狀。

驛西抵察哈爾及伊克布拉克嶽北。盡烏尼耳茲羣山。阿哥伊茲音格立山在其南。東以路線所過之山隘爲限。驛之水則仰給於慈滾茲音哥耳小河。時路遇工伯機牙布。卽此地之分慈伊也。彼因勝訴而取償金。往烏里雅蘇臺者也。騎行取最捷路。豫定是夜抵烏里雅蘇臺。途中詳告余以訟訴之顛末。頗有趣味。故記之。

驛務者  
之債務

往年此驛有土謝圖汗部落一帳幕。父子二人同服郵役。父名耳布占。子名夜林欽。二人均爲喇嘛。無妻。家事甚紊亂。驛之長官屢向土謝圖汗促其交替。不答。千八百九十一年七月。耳布占及林欽益貧窘。從烏里雅蘇臺之中國商人借銀十兩。每兩月利五分。十月杪。土謝圖汗部之盟長令許耳布占歸國。以他人代其職。中國商人聞之。急迫耳布占還銀。耳布占答曰。余所有家畜。僅足供載人及運物之用而已。不能賣以償債。次年一月。若再來驛。當清還本利。中國商人允之。但須於驛中覓一保人。耳布占遂請分慈伊工伯機牙布作保。至期中國人來驛。求退其貸金。耳布占不在驛。於是中國人遂迫工伯機牙布工伯機牙布不得已。乃問管驛之台吉。台吉答曰。陰從某蒙人借金償之。勿使中國官憲知此事也。當時應還中國人之債額。爲元本十兩。利息三兩。共計十三兩。台吉同僚貸以此數。月利一錢。工伯機牙布遂償該中國人。而欲土謝圖汗部償其債。乃請台吉通告此事於該部。土謝圖汗部拒之曰。乾隆五十一年（千七百八十七年）烏里雅蘇臺將軍曾有布告曰。世襲之札薩克。或下級官吏。因交替而服賦役者。不得從中國人以月利五分。借金錢或商品。且作證書諸候及札薩克犯者。奏請清帝譴責。其他官吏犯者。當嚴罰。

之。是此等處置。實不正當。且詰之曰。誰嘗許以此重利爲貸借。台吉及分慈伊答曰。烏里雅蘇臺之報告。未之前聞。且耳布占約以一月償債。而竟不來驛。中國人追索甚急。實不得已而出此也。於是開會評議。決定返還此債。其法定外之利息。應由台吉負擔。以其怠於監督屬吏也。此案遂結。

四時十分前進。道始西北向。穿過兩山角之間。山角名特木爾圖。我等出發之驛。即由此山角得名也。此處道途平坦。唯一二處有五六撒窳之礮確地耳。由特木爾圖山以直綫轉向西方之伊夜茲布。拉伊阿嗎峽谷。特木爾圖河迂曲於其崖下。至此峽谷下游。約八俄里。變名達架達。蓋因峽谷南之嶺所得者。此嶺之間。有由烏里雅蘇臺至寺院之貿易通道。達架達峽谷。仍向西傾斜。間有礮確。且多碑石矗立。由達架達騎行十五分時。多大石。有撒林哥耳河身。今全涸矣。逾河沿特木爾圖河流而進。至一平原。較峽谷廣。舒嚕克驛。卽在此焉。

驛之帳幕。散在特木爾圖河與秀耳圭因哥耳河合流之處。秀耳圭因哥耳河與烏里雅蘇臺果勒河同發源於一山。山有二泉。相隔數撒窳。以後分流於數峽谷。遂變種種之方

向。其在舒魯克驛也。喀爾喀之蒙人。年受力役之征。而車臣汗及土謝圖汗之蒙人。雖不居此。亦納賦役金。僱此地蒙人代之。而稟明此意於烏里雅蘇臺將軍及參贊大臣。現將軍之祖先。於驛傳之納賦役金一事。制裁極嚴。每人日徵一兩。年納三百六十兩。至現代將軍。此制漸弛。僱代理人之事。頗涉寬大。蒙人以賦役之故。現時相約。呈明將軍。惟出賦役金。而不應役。其在舒魯克驛。札薩克何秀齊貝子爲車臣汗二帳幕及土謝圖汗二帳幕。服其役。每一帳幕。年課金二百兩。而賦役則使本部落之人行之。

八月十日 月曜日

八時二十五分出發。向東北行。十餘分鐘。沿秀耳圭音哥耳溪谷而上。此溪谷乃砂地。且多石。哈拉加那草繁生焉。草中見白楊樹二株。曲而下垂。雖不甚美。亦足娛目。騎行十五分間。河右岸。見一大寺院。詢其名。則阿圭慈音斯墨也。寺在阿圭慈音達潘之南麓。故有是名。自烏里雅蘇臺至庫倫之郵路通焉。寺中喇嘛。常駐者不下百人。屆大法會時。得集至五百人。其附近無中國人居住。俄商亦然。蓋此地與烏里雅蘇臺相距不遠。其需用品。多往彼處購也。九鐘五分。渡秀耳圭音哥耳而西。河底厚淤砂礫。幅雖不甚廣。而其流湍

急。徒步爲艱。然水清可飲。亦殊快慰。由此河岸。始登高嶺。嶺頂頗平云。

此山腹有阿圭慈音斯墨。大伽藍。偉壯無比。余等抵大伽藍。時已九鐘三十分。此大伽藍。稱爲茲茲音寺院。（此寺院已奏聞於清帝之意。）屬何秀齊貝子之部落。建造時距今百年。爾時曾奏聞清帝。清帝特賜專名。定常駐喇嘛爲八十名。開大法會。恒集至千名以上云。十年前茲茲音寺院。舉行邁達里祭。儀式極盛。四方人民。一時咸集。後伊拉吉古克三呼圖克圖。建新寺院於達賴貝子部落。祭禮更盛。人民遂羣集於伊拉吉古克三格根。不復作茲茲音寺院之游矣。

余到茲茲音寺院時。湛布喇嘛因事赴庫倫。駐廟喇嘛。亦歸鄉里。僅遺老幼二十人而已。蓋蒙古寺院之慣例。每當夏令。喇嘛多旋里省親者。今因教主留守。歸省者益衆。余道過寺院旁者。半時有餘。未嘗一遇喇嘛。廟內佛堂之附屬物。有以銀製者。有青黃銅製者。而兩廟洞開。足徵此處無盜患。寺院倣效皇帝敕建諸廟。分三院。工程壯偉。惜今已頽廢矣。主廟中間。有樓三層。塗以暗赤色。然樓梯既腐。廟就朽。欲更上一層難矣。廟門有額曰善孚寺。用三種文書以金字。蓋皇帝所賜云。



廟之南窗上。與兩廊下有中國式匾額二十。皆私人奉獻誌頌禱者也。額文分漢滿蒙三種。漢文匾額之最著者。爲烏里雅蘇臺參贊大臣及官吏等所奉獻。渠輩亦多有用滿文者。惟蒙文匾額。則爲土著喇嘛及諸侯所奉獻者耳。

蒙古喇嘛之尊顯者。亦用滿文奉獻匾額。如那魯班禪呼圖克圖。與額爾克綽爾濟之呼弼勒罕是也。

余不得竟視此廟之內部。殊爲缺憾。因廟已鎖閉。且無一喇嘛居住也。何秀齊貝子者。此部落之札薩克也。其住所衙署。去寺院南約五俄里。此地爲部落之中央。政教上之樞紐。地位頗重要。故中國商人多移居於此。近寺院南門。半俄里許。有正家宅及若干小屋。竹籬圍繞。中國人自北京來寄籍於此者。一年一度。擇蒙古物產之可獲利者。發送於長城外。惟彼等貿易居少數。其大利則在其部落之小銀行。

由茲茲音寺院。沿那母西耳峽谷東北行。再西轉過察罕布拉克峽谷。峽地礪礪。夫阿笑羅慈驛在焉。卽由此峽谷至烏里雅蘇臺最終之驛站也。此驛距察罕布拉克峽谷計二十俄里。冬令則游牧於南地。故可稱爲夏季假驛云。

自夫阿笑羅慈至烏里雅蘇臺。其間僅二十俄里。途中有卡二。道路甚險惡。直向北進。余等始登必齊庫慈達巴。即二卡之一也。初進二三里。尙平坦。愈上愈險。下卡則與阿斯哈圖峽谷通。（烏里雅蘇臺木匠之住所）險尤甚焉。其次則何凍達巴。亦極險阻之山卡也。由此卡下。伯穀德音哥耳河之溪谷。遙見烏里雅蘇之城中。在河之右。俄商迎余於北岸。回思余等長途跋涉。得達烏里雅蘇臺。殊不易易。復經過貿易街。遂宿於廟。因將軍爲余備有旅舍也。

#### 第四章 烏里雅蘇臺

烏里雅蘇臺市之人口幅員。占北蒙古各都會之第二位。統轄全蒙將軍。駐於此焉。故行政上之位置。不得不視爲喀爾喀之重要都會。烏里雅蘇臺。其性質與庫倫異。庫倫爲蒙古活佛住居之所。全市無一大伽藍。烏里雅蘇臺。爲中國對蒙古行政上之中心地。且爲軍事上之要塞。徵諸中國歷史及蒙古歷史。此地尙爲滿洲守備軍隊所駐屯。中國聖武記第三卷云。乾隆中葉。建烏里雅蘇臺及科布多。所謂乾隆中葉。即一千七百六十六七間。然斯二城。前此卽已存在。固吾人所確知者。聖武記所載。其爲改造或新築。當無庸疑。

至於烏里雅蘇臺之創建。確在何時。吾人雖不得知。惟可斷言曰。烏里雅蘇臺與科布多同爲滿廷與厄魯特交戰時所建之要塞也。當是時。中國人所建要塞甚多。如特斯鄂爾坤拜塔理克堆塔米爾札克等皆是也。余此次旅行。與旗之郡守額爾德尼王相見。於烏里雅蘇臺。其爲人多聞博識。相與暢談。遂得稍窺其真相。據彼云。由蒙人口碑攷之。則烏里雅蘇臺之建城。較科布多爲後。當準噶爾人侵入之時。建設數多要塞於蒙古西部。其中以科布多城爲最近於準噶爾之警戒地點。故建設亦最早。然戰隊之來科布多城者。以一寨不能收容全隊。因於察罕蘇爾更築一寨。其沃地劃作耕地。惟所餘荒野。沃土無多。而燃料又復俱絕。故戰隊亦不能長此駐屯矣。邇時滿洲指揮官有見於此。更選便利地點。築阿爾達爾兵寨。移察罕蘇爾軍之一部駐焉。阿爾達爾以布彥圖河爲自然境界。卽今烏里雅蘇臺與科布多間第一郵驛之所在地也。其城址去烏里雅蘇臺西二十五俄里。在額布根寺附近。今尙得見之。然軍隊之不便長駐也。其事殆與察罕蘇爾無異焉。雍正十年。喀爾喀定邊大將軍錫保奏請將軍隊之在阿勒達爾陀羅海地方者。移駐烏里雅蘇臺山附近。奉旨許可。是卽烏里雅蘇臺建城之始。事載額爾德尼王傳記。又據傳

云。爾時城寨規模狹小。遠不若今。城內居民悉漢族滿人蒙人。半游牧於阿勒達爾之嶺。幕內半雜處於諸山之溪谷中。是諸山皆繞旋於烏里雅蘇臺者。次年設倉庫武庫於烏里雅蘇臺。自阿勒達爾及察罕爾蘇輸運軍需。其餘則悉輸送於科布多城。千七百三十四年。額爾德尼王左副將軍額駙策陵奉命至科布多城執行政務。於是科爾多城行政上始有大權。烏里雅蘇臺城自爾迄今。依然無替。額爾德尼額爾克編年記云。乾隆六年。（千七百四十一年）移烏里雅蘇臺要寨於塔米爾河畔。按其註釋則不甚確。蓋曩時所移者非要寨。只喀爾喀軍隊之司令部而已。乾隆元年。（千七百三十六年）額駙策陵任喀爾喀大將軍。（大薩克左副將軍）其先祖游牧地在塔米爾。千七百四十一年。策陵以年達六十。肆筵祝壽。清帝念彼高齡。准帶將軍印綬。居乃祖游牧地。因便於行政。主要事務所。遂自烏里雅蘇臺移至塔米爾要寨云。此固實行移轉矣。然事實上於塔米爾大將軍府執行主要軍務。而名義上仍冠以烏里雅蘇臺名目。自喀爾喀軍政集中之大要塞。亦繼續存在也。世更有謂烏里雅蘇臺要寨會遷至拜塔里克札克等處者。可作同一之解釋也。蓋仍視烏里雅蘇臺爲將軍之駐在地。惟因事情如何。事務所時有遷徙。

耳。

千七百四十八年。烏里雅蘇臺城。大加擴張。西部喀爾喀各小要塞軍隊悉集於此。但行之未久。千七百五十二年。大將軍成滾札布以多數部落與烏里雅蘇臺相距之遠。不便運糧。又軍隊之分屯於各小要塞者。平時既不難監督。有事復易召集也。於是親謁皇帝。令軍隊仍歸舊所。許之。時大將軍駐塔米爾河岸。然烏里雅蘇臺仍不失爲重鎮也。至千七百五十九年。奉皇帝勅令。大將軍之官衙。及喀爾喀之軍務所。復由塔米爾移於烏里雅蘇臺。其文曰。（今因審察烏梁海事件。喀爾喀大將軍之駐在所及要塞。不可不由塔米爾移於烏里雅蘇臺。昔日之諸要塞。悉歸無用。唯於塔米爾築一要塞足矣。）由是將軍於該要塞之設備及擴充。苦心經營。不遺餘力。千七百六十五年。（清乾隆二十九年）夏烏里雅蘇臺城壞。長官請修理之。皇帝可其奏。然是年冬。城復傾圮。其修繕之不固。若此。自是而後。不復能修。乃奏請廢烏里雅蘇臺。齊格爾蘇臺兩河間之舊城。更築木城。以代之。高一撒窳。（較前高二倍）周圍廣五百撒窳。（較前廣二倍）又其建築城壁也。造柵二列。兩柵之間。實以土砂。東西南三方。各設門一。北臨河岸。鑿濠引水。繞城四圍。烏

里雅蘇臺城之形狀。至今尙存。唯繞城之溝渠。水涸土崩。非復昔日比矣。

千七百八十年以來。烏里雅蘇臺之人口。有不得不大減者。蓋乾隆四十四年。清廷新布政令。烏里雅蘇臺及其大將軍之位置。均有所變更。夫烏里雅蘇臺之置大將軍。自滿洲人與準噶爾人戰爭時始。當時大將軍握軍總督之大權。三族人民均可編入軍隊。開幕者大將軍傅爾丹至。巴臥賓前猶掌握之。其後西部戰爭告終。大將軍之職。因而消滅。滿洲代表之留守於蒙古者。爲額駙策陵氏。初爲理刑官。與喀爾喀四部會盟之副長官及達耳架等。決斷蒙古及國境之要務。司掌各部落軍隊之行動。及郵驛隊商事。他如亡人盜賊以其各種罪犯。亦均受其裁判。一言以蔽之曰。大將軍策陵者。乃蒙古之最高長官。雖最微之事務。亦須呈明請示。策陵之子孫成袞札布及車布登札布襲策陵之職。皆承其祖先之功。且能勤於職務。故中國政府特授以大權也。車布登札布後。滿人亥慈林架巴慈始任爲烏里雅蘇臺大將軍。當時蒙古人頗不滿意。何則。當慈林架巴慈之轉任。（千七百八十年）乾隆發布特詔。宣告將軍之職。爲全蒙古之最要長官。非成袞札布子孫所得世襲。亦非喀爾喀之諾顏所可占有。令滿人圭奈穀夜氏代其職。是法規語有禮。

責蒙人意。而將軍之位置益高矣。故將軍副長官及喀爾喀盟長等。均獨立裁斷事務。不一稟請於將軍。將軍亦不視細務。惟裁決重大事件。爲行政上之總督耳。自是而後。旗之管理者及會盟之首長。各有其部內判決權。故犯罪者及其親戚。因各種之請願而來。烏里雅蘇臺者。漸次減少。更越七年。喀爾喀之東二部落。高等官衙移於庫倫。而烏里雅蘇臺官衙之數益減。此事大有影響於人口及商業。烏里雅蘇臺。遂漸就衰歇矣。

雖然。烏里雅蘇臺全盛之時。其權力雖威震喀爾喀全土。亦不過爲行政上之中心而已。蒙古人對之。終不及對於庫倫之傾心也。蒙古人之來此地者。必有要事。無爲一時之羈旅。而構造家屋者。其生活恒爲單獨生活。社會的生活。於烏里雅蘇臺不得見之。更舉一例以示之。如蒙古人熱心宗教而於烏里雅蘇臺竟無建設一廟者。是其明證。烏里雅蘇臺之有廟宇。自千七百八十七年始。觀大將軍及副長官之奏牘可知之。其奏曰。烏里雅蘇臺創造之初。政府未曾建廟。今從官吏軍人之志願。建一廟於城中。名曰關帝廟。若蒙俞允。臣等有暇。與王公札薩克及百官。從中國慣例。奉行春秋二祭。其祭祀費用。當知照該官署支出云云。奏上。奉旨許可。自是烏里雅蘇臺每歲有春秋二祭矣。關帝廟至今猶

存。蒙古人呼曰格塞耳廟。爲烏里雅蘇臺最古之建物。千八百六十九年。東干人內犯。城中建物被燬。獨此廟無害。千七百八十年以來。烏里雅蘇臺之位置確定。自是不變。以至今日。乃中國長官（在北部蒙古者）駐在之都會。亦可謂爲喀爾喀全部行政之中心。且此地三音諾顏及札薩克圖部落之長官駐劄地也。

烏里雅蘇臺城內之重要住民。爲中國輪次交代之兵勇。所以擁護其政府之權力。而駐屯於此者也。據余所知。人數多寡。因時而異。約在三千五百人至八百人之間。千八百七十六年至七十九年。余初游蒙古時。東干人侵犯烏里雅蘇臺之餘。炎未熄。其派遣於蒙古之察哈爾及索倫軍隊。（約八百人）猶有殘留者。千八百七十九年之末。爲節省國費計。撤退該兵。使歸田里。而以本地之喀爾喀兵防守烏里雅蘇臺城。自經此次變革。烏里雅蘇臺之氣象漸衰。其周圍喀爾喀一帶地方。亦漸蕭條。初察哈爾人及索倫人之在蒙古者。於喀爾喀人之生活上。施以文化。北部蒙古之游牧民。沐其化。不以烏里雅蘇臺爲帳幕之集合地。而爲常住之都會。察哈爾及索倫之兵士。因常住生活之便利。多有自建屋於烏里雅蘇臺者。且以該城狹隘。索倫人自集經費。築特別要塞於烏里雅蘇臺北。



三俄里之基戈司茲因果耳河之谿谷間，其半頽之屋宇與城壁，今尙殘存。嗣後撤退察哈爾及索倫人，而召集喀爾喀兵士，初僅四百人，千八百八十年，喀爾喀宣戰時，增至二千。然兵士增加雖多，而其影響之及於烏里雅蘇臺者甚少。蓋此兵隊非駐城內，乃散居於各游牧地，即去城北約三十俄里之山地邊。城內住民，除奉職於軍營者外，有中國兵四五十名，及李鴻章自天津派來之蒙古教練官也。臨時召集之兵，千八百八十三年以降，大半解散，留遺於烏里雅蘇臺城者，僅喀爾喀兵二百名。然亦不駐城內，悉游牧於烏里雅蘇臺沂傍之山野。其游牧地，夏季沿伊羅茲布耳那林吉架斯茲因諸河，至烏孫資立河之間，冬季沿夜布坎寺以西拉伊夫茲庫河之平原，至烏孫資立河之間，距烏里雅蘇臺約七十俄里。今居於烏里雅蘇臺城內者，惟軍營之傳令者，地方官廳之衛兵與小使，及少數滿兵而已。此等人特設賣買市場於城內，以圖日用品供給之便利。於是烏里雅蘇臺分爲二部，其一部即烏里雅蘇臺城，常設官衙在焉。中國軍隊之一部駐焉，他一部即賣買市場，世所謂賣買城也。距城一俄里，兩城之間，爲吉架斯茲因河之流域。烏里雅蘇臺城恰占吉架斯茲因及伯穀德音哥耳二河之合流地。伯穀德音哥耳河，始名烏

里雅蘇臺河。中國地圖至今猶記此名。實則已無人知矣。若問蒙人曰。諸河中何謂烏里雅蘇臺河。此河果在何地。鮮能答之者。烏里雅蘇臺之土壤。間雜砂質。城下即見砂礫。俄人之來此者。稱之爲粗砂。以上略陳烏里雅蘇臺之外部。及其城壁之氣象。今更述其最後修繕城柵及各要塞之時代。即千八百八十年也。當予視察烏里雅蘇臺城時。官吏之衙署。大將軍之（邊定左副將軍）住所。長官之（參贊大臣）邸第。及其他諸廟宇。均已改良。非復舊觀矣。修造者爲蒙古長官三音諾顏漢達賴王。其所占之位置。概如下記之次序。

余自南方大門入。繞柵欄。出廣廷。再經街市。見有門三。門柱屹立。而均無扉。三門中。第一門南與城門對。通官衙及城內首廟之前庭。第二門左通大將軍邸。第三門通古時滿洲長官邸。每門之外。左右各建木楯。前有照壁。廣與門等。距門約一撒窳。至其通官衙之第一門。門前一方懸磬。一方置鼓。一朝有變。鳴鼓擊磬。以集兵士。守護城內。越此門經過立楯之所。出官衙之第一庭。則見從南至北。有民房焉。平屋（無樓之屋）皆粗製磚所建造者也。右爲蒙古官衙。左爲城中金庫。官衙多往年揭示。今也則無。金庫門上有滿蒙文。

門  
要案衙

曰。(陸軍要塞會計部衙門)登二閣則有門。通第二庭。此等門皆平頂建物。大堂間許。中有通路。乃真門也。其兩側有貯藏庫。倉庫之配置。因其揭示甚易了解。即右方戶上有滿文曰。(銀貯藏房)。左方戶上曰。(絹布貯藏房)。房門上各刻中文。(萬年信)三字。縮以堅錠。兩庭內有官衙二。左標曰(陸軍要塞內務部衙門)。右標曰(陸軍要塞軍務部衙門)。

前記四官衙內部之構造。除內務部衙門少有差異外。餘悉同。各屋窗戶。皆向庭開。面積約四間許。內部分爲四室。入門第一室爲值日書記室。室內沿壁設炕。上置棹。棹側敷坐褥。即書記座也。炕前特設一桌。上有箱。縮以錠。有印信。絹裹之。他如印泥硯盒等。羅列壁間。懸發收帳簿。事務用紙。堆積榻上。不潔實甚。室右爲守兵詰問室。尤污穢。左有二室。一爲官衙事務所。一爲各長官會議室。事務所之構造。與值日書記室同。唯有二炕。沿南北壁下耳。一炕上坐二通譯官。甲以中國語譯蒙語。乙以滿語譯蒙語。他一炕爲二書記席。次於事務所爲各長官等會議之第三室。室內有三榻。構造雖無大異。而清潔特甚。榻上蔽以羅紗。坐褥亦同。褥側至枕。形方而高。棹塗以漆。與門相對之第一榻。爲中國之慈耳。

甘與蒙古之慈耳甘二官座。左榻爲兩書記官席。右榻爲安塔夫設一席。安塔夫者。幕賓之義也。即自他官衙招徠之官吏。而參與官衙會議者也。

內務部衙門室內構造特殊之點。唯會議室而已。此會議室即慈耳甘衙門。議長議員。列坐其內。惟左右兩壁下。各設有炕。對門一面。設長檯。前有桌。長與凳等。與普通官衙。殆無以異。各處均以紅羅紗蔽其上。頗潔美。中央一席。乃將軍座。其右爲滿洲長官座。左爲蒙古長官座。彼等坐凳。似可移動。此會議室不止如前述之數人會議而已。間有由北京或俄國政府派人至此。以決議各種問題。當斯時也。去長凳而易以椅。來賓席在大將軍左。蒙古長官右。如千八百八十八年之交涉談判。駐北京俄國公使館二等通譯官阿夜斯哇何烏伊齊曾占此席。又爲俄蒙訴訟事件之解決。駐庫倫領事。出席於烏里雅蘇臺時。亦恆坐於此。

此官衙第二庭之北。與我曩所見之第一庭同。有屋三間。橫亘東西。自南至北。有通路。此屋入門處。有石獅二。皆外向。屋內泥塑二勇士像。作手曳馬韁狀。過此門之側。出小門。至一空庭。即烏里雅蘇臺最古之廟。所謂關帝廟也。此廟與他官廳。均以灰色磚築之。惟較

他房稍高而無樓耳。廟之兩廊扁額甚多。類皆烏里雅蘇臺大將軍及副長官所奉獻者。中央對門處有額曰（萬世人極）其左者爲蒙文。意謂（揚威德於戈壁）也。右者爲滿文。蓋（光輝盛德）之義。皆所以贊頌此廟也。此外更有一額以蒙文記此廟之歷史。並題有西曆千八百三十二年等字。然自建造以至是年未嘗一修繕焉。道光十二年（即千八百三十二年）始由蒙古諸侯與其部下捐資修葺之。捐戶姓名及其金額備載無遺。試述於下。以爲判斷蒙古人公式的慈善心之資。札薩克圖汗。三音諾顏汗之齊毅耳甘達耳架。及三音諾顏與車臣汗部之理刑官。各捐銀十兩。三四札薩克。各捐銀五兩。會計官等。共捐銀三兩五錢。其次各旗之理刑官墨伊列尼。及乍郎等。各捐銀三兩。伊拉古克三呼圖克圖。捐四兩五錢。加拉漢乍呼圖克圖。捐三兩五錢。唐努烏梁海墨伊列尼。捐二兩五錢。三四之烏亥立達。各捐二兩。以上共捐金總額七十三兩八錢。合銀貨百四十七留六十哥。

烏里雅蘇臺之格賊耳廟。構造裝飾。皆與中國諸廟無異。廟之中央有佛像三座。即格賊耳汗夜耳立庫汗及火神是也。大將軍及長官朔望參拜之。春秋大祭。則於正月朔日及

八月朔日舉行。大祭時對格賊耳尤爲恭敬。牲用牛。官營牧場屆期獻之。凡烏里雅蘇臺奉職官吏。無論滿漢蒙人。皆須與祭。先於夜半三時齊集內務部衙門。將軍及長官導之入廟。

余前次游歷時。其廟內有貯藏武器藥彈之石庫與通石庫之穴。今已無存。其或移置於他處歟。千八百八十一年。蒙古長官三音諾顏汗部之達賴王格木丕勒多爾濟當建築關帝廟時。復創造特別倉庫。以備貯藏烏里雅蘇臺之武器藥彈及一切軍需品。庫在城西門外附近處。該處今圍以柵。柵內房屋。形長而無樓。均以生磚造之者。要物咸貯於此。非獨軍事上之要物已也。兵士餉糈亦蓄積之。據聞千八百八十一年。曾由中國輸入大砲於烏里雅蘇臺。惟其數幾何。保管如何。今均不可知矣。

達賴王。佛教徒也。當其營造官衙倉庫之際。即建曼珠室利大佛堂於北城壁之中央。此佛堂創設之年日。雖無正確之攷據。然實遠在乾隆時代。蓋乾隆五十八年以還。（即千七百九十六年）吾人可以證之於歷史。千八百七十年。東干人犯烏里雅蘇臺。曼珠室利堂胥歸灰燼。可資攷證之古物。無少存者。越二年。重修之。然堂之外部塗以黏土。與普

通宅第無異。所不同者。惟巍然高聳於城壁之上。設木梯以達於戶而已。至於今日。即其內部殆亦虛無一物云。當再建此廟之日。資財匱乏。千八百七十六年。該處教徒。派遣喇嘛僧募捐於喀爾喀全境。藉資補助。然爲數甚少。故堂之內部。未能修飾如意。千八百七十九年。余過斯廟。廟內僅有曼珠室利。察罕陀羅伊克。鄂爾齊王三木像。四壁畫有佛像者亦甚少。其文庫有蒙古文大維摩經。與西藏文中維摩經。經文即何林塔奔民架茲之文。與潘乍拉庫西及斯母布母將駕呼圖克圖文也。達賴王之修繕此廟也。竭力塗飾。內外部各覆以煉化石。並購置新式佛具。及銅鑄佛像。當時喇嘛僧不常居廟內。舉行大祭時。由烏里雅蘇臺附近寺院召集之。祭期在六九兩月。至今不廢。例由額爾根寺。遣派喇嘛十人或十五人。舉行祭祀。以該寺去烏里雅蘇臺較近也。此外足爲曼珠室利廟之特徵者。當國家大祭日。如清帝萬壽節及遇國家喜慶哀悼之事。均祈報於斯廟焉。如斯時也。從中國人習慣。祭期連三日。大祭例招喇嘛僧十二人執行。並由烏里雅蘇臺派兵五名補助之。喇嘛留於廟內。須經三日。以爲獻祭用也。祭品由官營牧場備羊十頭。祭畢。頒胙於各執事。彼之宿處在廟旁有大帳幕。其燃料由官府支出。例給薪木三車云。此祭祀

爲國民及宗教而設。故莊嚴鄭重。殊異尋常。地方官吏。負有專責。故蒙古由札薩克中派員。專司其事。遇清帝萬壽。烏里雅蘇臺官吏。照例均須參拜。各穿禮服。於夜之第三第四守衛時間。（即由夜一時至三時）齊集於蒙古人之慈耳甘衙門。至聞第四守衛時間鐘鳴時。則均隨將軍長官。進謁於廟。

此二大廟外。尙有二廟。一爲祭察罕陀羅伊克女神之廟。一爲祭阿玉什廟。廟中頗寂寞。土像各三。無異生人。像前僅設供臺及木造器具。無執祭事者。廟旁亦無居人。廟亦不封鎖。有參觀者。則自閉其戶而去。更進言烏里雅蘇臺之牢獄。其他公共建物。可謂悉舉靡遺矣。千八百七十九年。余旅行經烏里雅蘇臺時。察喀爾兵士等所開之小賣店。猶有數家。販賣牛酪、蠟燭、紙、酒、薑餅。及其他雜物。自察喀耳及索倫兵撤後。不惟此等小賣店歇業。以前察哈爾人之住宅。亦破壞無遺。要之烏里雅蘇臺之人口。近頗減少。居民多集於南部。即大將軍及長官邸宅之附近處。此等邸宅之建築。形式一致。唯大將軍之邸宅。規模稍大耳。此等邸宅與衙門相似。外部之構造亦同。宅前有門及楯。同於官衙。內部亦各分三庭。最後爲將軍住室。最要建物爲公堂。兩側則家屬之住所也。



當余逗留烏城時。其城壁並官有建物之牆壁。及各處橋梁。均爲新修繕者。城壁改築後。歷十年即處處破壞。不堪入目。城壁內外樹二柵。內築以土。日久土崩。其柵之深入地中者。胥露於外。謂之曰城壁。不如謂爲土壘之當也。此等建物之修繕改築也。皆官憲最苦之事。修繕材料。徵收於近隣之蒙古人。

觀會計官所譯官文書。可以知徵力役之法。其文曰。（今當改築修繕城壁橋梁之際。需用夫役甚殷。以是通知會計官等。仰該地成衛隊之理刑官。由衛成隊員及兵員中。簡派一章京與十五名兵士。給以帳幕果食。務於本月八日朝齊集本衛署。聽候差遣勿延。七月七日發布。）

出烏里雅蘇臺城門。向其地之商業街而去。見有游牧者之帳幕。散居各處。蓋蒙古之中央政廳也。其中最要者。喀爾喀將軍之輪番衙署。凡喀爾喀行政上重要之命令。無論其出自北京。或出自烏里雅蘇臺大將軍。皆由此發布之。其次爲喀爾喀官憲管理牧畜之輪番衙署。蓋因軍事及行政上之目的。凡官有牲畜。類牧之於烏里雅蘇臺附近及他處。不可無人以管轄之也。又次爲散在於三處之帳幕。爲部落之輪班衙署（即土謝圖

汗。三音諾顏汗。札薩克圖汗。三部落。爲裁決其部下人民之事件。使其代表常駐於該所也。更進則有烏里雅蘇臺衛戍隊之輪班衙署。最後爲附屬於烏里雅蘇臺將軍官房之郵務局。此等衙署之內部組織。詳第三卷。茲僅言其外部相似之點。即各有三或六帳幕。第一事務所。第二記錄局。第三官吏之住所也。

烏里雅蘇臺城之商業。始自何時。中國蒙古記錄中均不載。游記中亦無可攷。然以此城建築之日。爲商業肇興之時。殆無大謬。烏里雅蘇臺市。近十五年來。雖極爲擴張。較之庫倫。不及其半。市之外部。不似庫倫買賣城之中國街。繞以土壁。其所有居戶圍垣。若庫倫買賣城之市街。似城之有外壁也。烏里雅蘇臺之買賣城。由小屋集合而成。其數百八十戶。至二百戶。列爲五街。其中三街爲近時所新建者。甚屬寂寥。商業之最繁盛者。惟舊有之二街耳。此舊有之二街。若各依其位置而於其終端記其東西南北之方向。則互交爲十字形。其所謂本町市街者。由東連西。第二街自南通北。二街外形。無大徑庭。所在商店相接。地狹隘不平。且極污穢。遇雨則泥濘沒脛。不可步行。此城之東有門。通於買賣城。西則無之。而代之以中央之三門。即設於市街相交點者也。甲自東通西。乙由南達北。丙則

中國人  
之棧

自西至南橫斷街市與右記市街相交處諸門相距在五十撒窠以內。

賣買城最廣大之建物。有中國所謂棧者二所。中國之棧。即旅館之義。此二棧實際上雖爲旅館。而與日本旅館實異。烏里雅蘇臺之棧。做歸化城之棧而建築。有謂爲歸化城人所建設者。此說甚確。即現存二棧之一。仍係駐歸化城中國商人之所設也。當東干人侵略烏里雅蘇臺時。烏里雅蘇臺商業街。唯一棧而已。後一千八百七十年。遂爲俄商人所有。開此棧者。係駐歸化城之中國人。洎東干人侵畧後。舊主人。雖從事建設。而非一人之營業。確爲駐歸化城四商人之所共營也。其組織與普通中國人之洋行同。以不分所得利益。而增殖其共同之資本爲宗旨。將來各人須按其出資額而均分。職是之故。一年間之收入。各人均不得染指。合同滿期之前。以不分取資本爲增殖之計畫。其收得者。貯之於共同金庫。使其子子孫孫得繼承之。無論何人。決不付以全額。僅年給生活費五十兩。蓋恐於公司全體之資本。有損失之患也。雖然。猶必除去修繕改築等費外。其得利在五。十兩以上時。乃克行此。設除雜費外。得紅利六百兩。按股均分。甲得百八十兩。乙百六十兩。丙百四十兩。丁百二十兩之事。則各現收納五十兩。其餘金爲共同資本之增殖。如甲

增資本百三十兩。乙增百十兩是也。該事務之管理。各人每三年交代一次。交代時。例須清算運轉金額。資本及本棧所有財產。中國商人自歸化城及張家口來者。咸住棧。又或販賣於此商品。商品自歸化城輸入者。有厚磚茶（一擔三十九個）棒茶。雜色達連布。麻布。紫花布。麵粉。米。豚肉。魚等。自張家口輸入者。有磚茶（一擔二十七個）達連布。麻布。美國所製之綿布。各種酒。各種菜油。嗅煙草。喫煙草等是也。中國人來此。除供給住室燈火等應用品而外。更雇有供使用之僕人。至商人之一切商品。則悉交棧主。將來自行販賣。或亦委之棧主。均由契約規定。其商品販賣方法。棧主承受商品。不取報酬於商人。易言之。即商人或自販賣。或使棧主代為販賣。棧主均從賣價中。每兩抽取二分。故凡在棧中賣却之商品。必一一記之於帳簿。以便抽取酬金。供下列諸項之用。（一）住室。下僕。燈火費。（二）商品倉庫費。（三）保管費。（四）商品販賣費。此外商人另出膳費。每日按四錢計算。但茶水及其他費用不能算入。由此觀之。商品之倉庫費。管及販賣周旋費。其價均極廉。且商人自賣其品物時。運費由棧主負擔。亦包於每兩所抽二分之一中。於是外來之商人。概託店主代為販賣。且銷售甚速。又商品發賣。均按市價。無虧損之虞。託商品於

棧主。則飯賣最速。棧主較遠來者。人地熟而銷路廣也。棧主受託後。非僅現金販賣也。恒貸賣於曠野之行商小販。而商人亦曲諒此情。待期而受價。充商品之代價者。概爲蒙古地方之產物。即牛馬皮、羊皮、羊毛皮、馬尾毛、駱駝及菌類是也。是等產物之價格。貸付貨物於小賣商人時定之。棧房所介紹之小賣商人。至期而不支付。棧主以保證人之資格。代負其責。以貨物或純銀精算清還之。烏里雅蘇臺爲商業交易之旅舍。如此而已。前述之旅舍。今只有二家。甲名潤豐棧。乙名八仔兒棧。乙棧開設後於甲棧一年。據烏里雅蘇臺人云。八仔兒棧以俄人之資金所開設者也。此殆不虛。試述其要。當千八百六十九年時。八仔兒棧主居烏里雅蘇臺。營小賣商。後失敗。因於烏里雅蘇臺城內。充小吏。築室於賣買城。乃以住所及商店貸於與俄國領事卜里額同來之俄商。當東千人劫掠烏城時。卜里額由城之中部。遷於俄國商人住所中。與該商人等乘七駱駝逃去。因輸送力微弱。俄國商人所運出者。僅正貨及途中所需之糧食而已。棄於烏里雅蘇臺之商品。約其價值。凡三萬留云。俄國商人去後。屋主得其商品。經二月赴北京。半載復歸。烏里雅蘇臺改修舊屋。新築牆垣。遂開八仔兒棧。外來商人居住交易之條件。與潤豐棧同。

八仔兒棧現爲烏城中富厚最廣大之商店。該店之建築。占賣買城東北隅之全部。外有圍牆。入圍牆正南門。見有屋如長方圍亭。其南部外面。全然開放。屋之內堂。與門相對者。杵基之像也。杵基者。宅地之守護神。此屋全體。雖爲奉供此像而建。然以地址甚廣。往往將各種商品或棧中家具等物。積置於檐下。門之正面。有某屋焉。旅館內部。因分爲五。屋後有棧存貯財物之倉庫。及田莊。此外悉爲小室。各自成一所。貸付於外來商人者也。此種小室。邸內共三十戶。成兩行小街。亘於東西。次就八仔兒棧之中央首要部言之。亦區劃爲多數小室。爲旅舍之設備。甲部有貯存炭、石炭、薪材之會庫。乙部有容車小室。而種種車輛橫於其中。丙部有倉庫。儲存貨物包裝所用之材料。更有廐。收容騾馬驢等。去此不遠。別有排附屬之鍛冶工場。最終有小屋數十戶。置箱甕樽等器。凡此皆棧內必需之物也。此外更有房屋。棧中會計人員居焉。棧中會計。用人甚多。據甲所云。其數爲八十人。乙則謂約百人云。

若夫寓客之小屋。形式相同。此等小屋。由棧內院落通行馬車。不設門。唯有兩摺之扉。其大可出入各種包袱。及貨物焉。排此扉入。則有小屋。長十二撒窳。廣三撒窳。其後面有大

廳。普通三間。供來客居住之用。通例分爲三室。然分爲二室者亦有之。其中一室。爲買賣交易之帳房。其他則常以之供居住。此屋兩側。更有二室。右乃黏土築成之儲物室。左乃普通之中國式室。若商人之從者多。則住於此。至貯存商品。乃其常焉。儲物室反是。專藏蒙古產物。如皮革、獸毛、羊皮、及馬尾等物。以爲商品之代價。

此等物品。時爲整理。分類包裝。準備發送中國。其已包裝之物品。不復入之儲物室。常積於庭之一隅。覆以蓆或毛氈。以防雨露之侵蝕。予嘗以爲遺憾者。乃官吏至此。不宿於此處。從將軍之命。借宿於官設之廟內也。予與普通人民共宿棧內。所費甚廉。雖占一室。每日所費。與一日飲食之資。合計不過銀一兩。而宿於廟內之中國官吏。無金錢之耗費。然必有贈品。計其所值。須二倍之。且必感其待遇之恩也。

北京人之商店

次於棧。烏城建築中。足稱精巧者。棧以外。尙有北京商人之商店。北京商人之來斯土也。在東干人之劫掠後。爲日雖淺。商業極盛。說者又云。回回人侵入之前。北京商人無營業於烏里雅蘇臺者。當東干人侵入。歸化城商人等。大蒙損失。未歸烏城時。北京商人爲購買者之便利。又不知東干人之襲擊爲可恐。遂於烏城設商店。甫經一年。移於賣買城。此

後年餘。北京商人之商店。已增其數爲十家。當其初至烏城也。自地主借土地。投資築屋。五年至七年間。彼等得自由住居營業之權利。不出報酬。期滿則屋爲地主所有。然期滿之時。北京商店之在烏城者。顯爲減少。千八百七十九年五月間。北京商人居者僅四人耳。而其他商人。或僅存置其殘貨。或直趨他處市府。（多往古城或庫倫。）又或廢其營業。而爲四方奔走之行商。其商業衰頹極矣。究之衰頹之原因。一由於駐屯兵員之減少。再由於東干人之劫掠。況中國政府之苛稅誅求。家畜病年年流行。烏城附近之蒙人皆同趨貧困乎。今也察哈爾及索倫兵士。復撤退矣。北京人之商業。更形衰微。其可稱北京人之商店者。三家而已。（一）貝金巴茲。（二）克西庫茲。（三）巴音德耳吉是也。此商店中。甲乙兩家。零躉批發兼營。丙則專事零售。並遣人於市外。爲行商。置居所於慈耳格疾王之旗在烏城之北京商店。外觀貧窮。實蒙古諸市所罕見者也。吾於庫倫所見之大廈。此處一無所有。彼等皆仍烏城商人一般之風習。僅於門櫃營商業而已。其所設接待顧客之別室也。商店成於一室。夜則闔扉閉之。要之此間北京人之商店。所以與衆異者。特別清潔一事耳。彼等所販賣者。專爲緞疋。穀拉尼茲拉。夫安乍。絹紬。曼小鳥等。亦販賣達連布。



麻布、洋麻布、亞美利堅製棉布、各種俄國製更紗等棉布。更有各種衣服。中國服、冬帽、夏帽、靴、及其中國服、種種蒙古服、及通常生活必要之物品。即絹製煙捲袋、財布、石製或銅製之煙管、石製或玻璃製之紙煙袋、陶器製之四類茶碗、花瓶、木製之皿碗等附屬品焉。凡此商品。北京商人專以正貨販賣爲當。然以羊皮羔皮、牛皮及其他蒙產物爲代償。亦所不辭也。如此所得之原料品。中國商人由烏城沿驛路。經寒爾烏蘇而遞送於北京。然近來行此路者甚少。多托驛夫送於庫倫。更送於張家口。雖此路稍遠。然烏城之北京商家。概於庫倫設有支店。却甚便利。北京商店。營業之範圍及價值。我等先年游歷時。俄國商人不能與競也。及乎千八百八十年之初。俄國貿易形勢一變。北京商人反不能與俄人競矣。蒙古物產之原料。及蒙古各種之牧畜。廣與俄國產物相交換。至千八百八十年之後半。蒙古曠野附近。住民之用俄國綿織物者。殆四分之三。不幸蒙古家畜。流行病大作。俄政府恐其傳染。禁入俄境。遂使俄國之對蒙貿易。來一大遮礙。千八百九十一年及千八百九十二年間。烏城附近。復由中國人之手。販賣美國製之達連布及其他歐洲製之木棉織物焉。

歸化城之商人。及貿易商之富有店舖。越長城之西而來烏城者。凡十二家。彼等資力。比較評價。固屬甚難。然其商店之最著者。即（一）於烏城專營躉賣之何塔伊夫伊。（二）新倫何。（三）必辰羅斯伊。（四）巴音伯伯。（五）又安何湯等商店也。余從最後商店之中國人。得比較確實之報告。彼謂余曰。千八百九十一年。曾作營業之決算書。其營業額。爲三萬百七兩。烏城內歸化城人商店之外觀。通例較北京商店爲更貧。且於市中營業。亦遠較北京商人爲不振。然或於曠野之間。廣派行商。或對於旗之寺院。交易不絕。其商品之一部。由歸化城輸送而來。他則自烏城店內購入者也。（購入者固資本缺乏者爲之。姑勿論矣）運貨往歸化城者。與游牧民貿易之餘。遂將所收集之蒙古產品。輸送於中國。歸化城商人。其在烏城及其近邊曠野營貿易者。兼養牲畜。尤喜牡羊。例於初年六月間。貸以貨物。以翌年五月。收其牡羊。至六月。家畜收齊。乃驅而之歸化城及張家口。以收羊一千頭爲一羣。每羣牧者二人。若此等牡羊中。混入綿羊。則剔出而置之曠野。托蒙人代爲飼養。兩分其所生之子。不更支付牧畜保管費也。歸化城之商人。更從格母齊庫邊游牧之蒙人及烏梁海人。買入栗鼠之皮。其與物品交換之價格。栗鼠皮一。凡七八分。每

年收集凡三萬張。其行商於烏普薩湖附近烏蘭固本地方及杜爾伯特人游牧地者。右舉產物之外。更自蒙人收入小麥及大麥。中國人類將此等產物。當場精製之。然後輸送於烏城。而於自己商店販賣之。故烏城歸化城商人與烏蘭固木及杜爾伯特人貿易者。皆於該地建有磨坊。（以馬爲動力）蒙人所謂伯羅遜穀立立。（即精製麥粉）由大麥製出者。以此地爲最多。其製法。豫炙大麥。而後磨碎爲粉。以肉湯調而食。之。城商人由杜爾伯特人得駱駝及馬甚多。亦賣於歸化城。千八百七十八年之末。歸化城商人。又由古城輸送黍粉等於烏城。迄東干人反亂。未嘗或絕。其價格中國一斤約值三分。至與東干人戰爭之時代。麵粉輸入。專賴恰克圖。價格騰貴。一斤增爲七八分。千八百七十九年之初。烏城麵粉之價。約四五分。其所下落者。非僅以陸纜由古城輸入之故。亦因自烏城至於戰地。穀類輸入之中止。中國駐屯西部兵士之減少云云。

此外雖有零售商人。殆無可記者。彼等門櫃。僅懸帶二三條。麻布或羅紗數尺而已。商人以獲利不足供生活之費也。故店主非僅一人。必位置其子或兄弟於其內。房租一月約一兩半。而在烏城內者。一人之生活費。恐不下三兩。

試進言該地蒙古人之商業。彼等專販肉類。買入牡羊。殺而裂爲細塊。賣之。自得其內臟頭蹄皮等物。烏城之中。業此者多。或懸諸梁。或投於地。或負之步行市內。肉清潔否。非所用心。更有運來死牛之肉者。臭氣之發。揚於遠方。烏城內無飼牛者。故販賣此肉之蒙古人。紛如其來。至於牛乳。則曠野之間。供給不缺。夏時牛乳一壘銀一錢。冬令結冰者直徑半阿耳新厚一烏夜耳肖庫半者。價約三四錢。夏季蒙古人更製成乳酒。（馬酪）各處分發。一瓶之價。六錢至八錢。

烏城職工。一如中國蒙古之都府。店舖並列。其舖一變而爲工場。其職工皆中國人。各以專門營業爲目的。由歸化城而來。然人多業少。就中從事鐵工之業爲尤少。此地無鐵與銅。製作之原料缺乏。故鐵工各種之製作。直鍛古昔金屬而用之耳。業木工者甚夥。彼等所作。乃中國人需用之家具及棺木。兼作幕門、寢臺、桶、水注等。職工之貧者。買木材爲原料。其富而能使役勞動者。自身爲準備原料。出張於距城四十俄里之外。其他概於夏季。度日於山林中。專準備原料。至冬季則運入烏城而販賣之。運木材及板。概雇蒙古人。其木材概係供建築之用。故築屋者可隨時訂購。烏城內建築所用之材料。價格較廉。通常

建築所用之立柱。每本之價三錢。(七十哥乃至九十哥)此柱之切口。厚八烏夜耳肖庫。長七阿耳新。房屋之隅。立柱之厚度同上。長度爲四阿耳新。一本價二錢。(五十哥乃至六十哥)牆壁所用之材木。切口之厚。一烏夜耳肖庫有半。一本四分。板之價格種種。厚一烏夜耳肖庫。廣七八烏夜耳肖庫。長三阿耳新者。一枚二錢。(五十哥乃至六十哥)又厚半烏夜耳肖庫。廣與長同上者。一枚一錢。(二十五哥乃至三十哥)至於支柱。普通所用者。其厚約十二烏夜耳肖庫。長約六乃至九阿耳新。其行情二兩乃至三兩云。

此地風俗。凡欲建屋者。必準備一切材料。如木材、板、黏土等等。其建築概爲包工。或爲日僱。(中國木工之僱賃。一日四錢。自宅作業。則爲三錢。)均非蒙人所能從事。其被僱者。不過汲水及運送黏土而已。此種勞動者之日僱賃。一錢五分。乃最大之數也。

烏城之木材商店。不鬻薪。中國人無采薪者。四隣之蒙人獨營其事。沿伯庫德音哥耳岸皆山林。蒙人采薪於此。以牛車運之。運常之價三錢。時騰爲五錢。昂至八錢時亦有之。如冬季山地降雪。運薪困難之時是也。積量一撒窳之薪。約五六貨車之多。故其薪若爲落

葉松。積量一撤窮。烏城行市三四留。昂貴之時。九留。甚則達於十留云。

烏里雅蘇臺賣買城之政府及公共建物。凡二。第一乃警察署。第二則中國人之廟也。警察署之費用。中國人居烏里雅蘇臺之賣買城者支付之。即從市街所有之建物。徵收其費用。警察署中。官吏二人。呼爲把總。即烏里雅蘇臺城衙門。以三個月之限期。所派遣之下級士官也。彼等職在保護市內之治安。小有犯罪。則裁判之。每月報告市內事件於德耳圭伊慈耳甘及其他警察官。兼行稅務官之職務。檢察輸入烏城之一切貨物。不問品目爲何。各從馱送之貨物。徵稅二錢。唯麩粉與各種穀類。無稅。警察猶從中國人住戶徵稅。但自各戶所徵一年之稅。依法律限於三錢以內云。其次。中國人之廟。由北而南。橫斷烏城街衢。今已頽廢而門閉鎖矣。入廟須經耳門。然中國人來此廟者甚稀。彼等之行各種宗教之儀式也。恒於距賣買城半俄里城外之廟中爲之。賣買城之廟。祀格塞耳者也。觀其門上扁額。知爲道光十四年所建。東干之亂。此廟爲暴民所侵。廟內寶物。被掠奪。銅像被破毀。其廟亦數處爲所損傷。自此以還。中國人雖少爲修理。亦無來此廟者。其他燒毀之廟宇。千八百七十九年。余居烏城時。其廢墟猶存於賣買城之東端。當時免火災者。

僅鐘樓與劇場。然其破損已甚矣。中國人於此廢墟。遂無再建之意。目下全無此廢墟之影跡矣。

烏城住民。皆僦屋而居。據余所調查。此處營業之中國人。其商店爲借住者。過半。而俄國商人。店舖三家。亦無不皆然。富裕商人。賃居一所。次者僅半所。或僅一座耳。其尤貧者。借一室居足矣。房租則依房屋之位置大小。各不相同。有屋一座。占市街衝要之位置。室凡十二。並設有小室數間。及儲藏室者。其房租二百兩。通常所行之僦屋方法。於設有五室。及二三小儲藏室之院。借居其半。衝要市街。房租六十兩。乃至百兩。租期長期四年。六年。最長者亘十年。房租之交付。有先納期限間租銀之半額者。屋之修繕。由房主及租戶共擔任之。屋主常負擔修繕之材料。如木材。瓦。黏土。砂等。租戶負擔其費用。地租及其他例稅之負擔。雖依契約定之。多歸之租戶。居烏城之俄國商人中。夫伊米寧住宅具五室。年納百二十兩。阿烏哇塞奈夫住宅大小相同。納銀六十兩。而彼之於其房主也。則先納四年間之租銀。伊阿伊穀那齊夜夫之住宅。較前二住宅稍小。年納四十金。千八百九十三年以來。房租騰貴。爲六十金。余居烏城時。一韃靼人撒黑牙諾夫亦住於此。彼之住宅。僅

三望。亦年納四十金云。

賣買城之住民。其可以數記者。非僅前記二街。而住於烏城開墾地。業農之中國人。亦須算入於其中。烏城附近。開墾地凡十處。沿伯穀德音哥耳河。散在於距烏城三俄里以內。由此地之官廳貸與人民。地租甚輕。依土地之等格。彼此各異。伯穀德音哥耳河岸。土地最良。去河漸遠而近山。土地礫确。多爲砂地。故遠河近山之地。概不肥沃。租地者純係中國人。多不獨租。而共同爲之。此可以證明中國人。惟貧從事農業矣。田畝無荒廢者。每年春日。沃以肥料。夏日則灌溉之。故借地人夏冬皆須住於開墾地。而於其處設住宅。偕家族居焉。春日專種大麥小麥。通常在俄曆四月下旬。八月半。即行收納。中國人以犁耕。以短手鎌刈之。

前歲余視察地質時。農人等告余曰。彼等之於田畝。專播種小麥。播種之量。十俵或十一俵。（每俵重量中國百五十斤）平年之收穫。同量之囊。小麥百俵。乃至百二十俵。惟此收穫之例。僅烏城附近最良之田而已。如前所述。去河較遠。則其地瘠。據彼等所云。近山之田。其最劣者也。以前述容量之俵。播種八十俵。收穫不過四百俵。然亦無可再少云云。



中國人所得麥藁。其量甚少。最良之地。麥藁不過十畝。重量約六十蒲德。以中國人每持石杵。(中國人用之杵。長不過一阿耳新與一阿耳新之四分三。)重打其藁故也。人恒以此麥藁飼其馬。賣買城中。麥藁一車有一兩二三錢之行市云云。

耕田盡係中國人。時有以一年之契約。雇用蒙古人者。所雇之人。自仲冬時集糞而堆積之。年三月末。散之隴畝中。四月末。耕耘播種。十月則從事於收穫及製粉之業。僱價除衣服外。月給二兩半或三兩。

開墾地中。田畝之外。復有菜園。栽培球菜、燕青、蘿蔔、馬鈴薯等物。培養得宜。收穫最饒。非獨應烏城之需。川已也。且鹽漬之。而遠送於巴爾庫勒及古城各方。商隊運送時。則主人親身隨行。歸時。則運入南地產物。如葡萄、無核葡萄、乾杏等。於烏城賣之。此處菜園之產物。烏城住民。直來開墾地購之。其行市如左。

馬鈴薯 一俵(約三蒲德) 一兩二錢

胡蘿蔔 一俵(約半蒲德) 八錢

蘿蔔 一斤 二分

球菜

一斤

二分

南瓜

一顆

四錢

燕青

一斤

二分

葱

五十本束

三錢

小蘿蔔

十本束

一錢

西瓜

巴爾庫勒輸入者一個

四錢乃至六錢

烏城附近不產胡瓜。據園主所語。雖於箱中培養。亦不生育云云。

賣買城外。負郭有田畝及菜園。並中國人之廟二。城名夜耳立庫汗廟。賣買城廟中之較大者也。廟側有劇場。又特別區域內。有中國人之墓地。中國人死。不埋於地中。惟殮入大棺。置之墓地。以蓋覆其上。蓋中國風俗。死於他鄉之遺骸。由其親戚持歸鄉里。然親戚得訃報後。至引所遺骸之前。其間有隔五六年者。一言以蔽之。遺骸至運抵長城內時。無不腐朽者。是以中國人之墓地。唯冬季始得入焉。夏季空氣汚臭。頗有害衛生。其他無家之死骸。雖置諸墓地。仍不葬。以生煉瓦造成穹窿覆蔽之。而此等費用。由廟內釀金支付之。

第二爲中國人之祠堂。祀陀羅伊克者也。設備不似廟宇。且爲官吏之旅宿所。千八百七十一年至千八百七十三年間。此祠堂一變。而爲店舖及來烏城俄國商人之宿舍。今次旅行。將軍曾爲余設居室於此。

距城稍遠有中國人大商會二。曰大盛魁。曰天義德。甚著名。雖不公然營貿易。然其營業之額。烏城商人中。恐無能出其右者。此商會乃蒙古各部落營銀行業者所設。蒙古人稱之爲辰西。卽保證者或支付者之義也。此半官立之公司。其專業詳於此書第三卷。二商會。有別墅。廣而美。於此業農。一見卽知其爲富豪。而如商業銀行諸事業。則一無所覩。眞豪農之邸宅也。

城外之  
中國商  
店

土地之  
高度

據夜立牙伊斯測量。烏里雅蘇臺高在海拔五千七百三十六夫特。據北夫茲臥夫測量。在海拔五千八百十夫特。城跨溪谷。四山圍繞。附近多形勝。天然物產。頗稱饒富。山中林木叢生。楊柳交錯。而伯穀德音哥耳河岸。兼有落葉松林。中國人蒙古人山林之利。前已畧述。茲補述之。(一)建築用材。不能運於他處。(二)枯木。則伐之爲薪。(三)由山林得多量木炭。中國人每於居室中央。築高爐。終日燒得。而用炭最多者。則烏里雅蘇臺將軍

之邸也。

彼雇蒙古人二十四名。供給木炭於其邸。中國政府支銀千二百兩爲其勞費。長官（參贊大臣）消費之木炭。其量亦同。但供給者政府定爲二十人。包送銀爲千兩耳。普通之買賣。每炭一俵十五斤。市價五分。蒙古人於伐木之處。穿山坡。築巨竈。爲造炭之所。碎炭樹皮。咸棄置之。烏里雅蘇臺四圍。山無果樹。惟灌木生之。若黑穀立。最優等之覆盆子。爲中國人蒙古人之所最好者。蒙古人採之。販賣於烏城。其他有密生之石南。（生於深山之常綠樹）蒙古人稱爲阿耳茲阿。採以爲香。焚於佛前。此外貝採橄欖之菌。乾之。賣於中國人。城內商舖之駄價。按期不一。中國之一斤。二錢乃至四錢半。此物產不僅供給於烏城。千八百七十七年。曾致四十駄於北京及歸化城。其採集之多。可概見矣。此處蒙古人最貧。平居無房舍。設幕於曠野而居之。無何家畜。男爲傭。女爲妓。其營小商及工藝者。極少。從事工藝者。以工匠及銀器之細工居多。蒙古人在城內以勞力糊口者。其住所大抵距城不遠。極遠亦不逾十五俄里。彼等傭於城內。未幾即潛牽牛馬。曳駱駝而去。屠之足供三月之食。竊盜爲業。城內居民苦之。視爲蠹賊。烏里雅蘇臺將軍派巡警

搜檢之。被捕者押送各部。百里內每月搜檢三次。然不過形式如此。其強暴橫行。終不能蕩除淨盡也。城內及附郭之蒙古良民。皆從事於鹽產。由賊冷奴耳及得卜特爾諾爾二湖。運於烏里雅蘇臺。其價不一。通常一袋二蒲德之鹽價。等於一磚茶。當其未運到時。買於中國商店。一匙之鹽。即須一磚茶。蒙古人營商。以賣獸肉爲最盛。二磚茶之山羊。屠殺之前後兩半部。各賣得一磚茶。頭臟供一家之食。而皮革亦可得價七分乃至一錢。蒙古人賣曠野物產者。如獸皮、橄欖油、薪等。遇之甚罕。蓋城內狡猾之蒙人。遇村夫携來。誘入幕內。則饗以茶而買其歡心。販賣其物。藉得餘利。不得已時。借於商號。巡賣於各戶。以原價償本舖。而得其餘利。魯鈍之人。概不營商。伐薪運水。採集阿耳架耳。春季則充雜役。塗邸宅以營生活。此處蒙古人。不飼家畜。故家畜甚少。蓋草價甚昂。一大原因也。冬季每馬日費七十五哥。夏季牧於原野。固得以賤價得其飼料。然是時也。附近之地。爲官馬之牧場。故雖夏時。猶須買草而飼之。是以烏里雅蘇臺住民。不自養畜牲。而委蒙古人代之飼養。飼養料每月駱駝一錢半。牛馬各一錢。山羊無分乎牝牡。均三分。

烏里雅蘇臺家畜牧場。在賣買城之北。西距中國人開墾地之終點二俄里處。伊羅河西

由烏里雅蘇臺至各要地之通路及其運費

來處爲其起點。至博勒霍驛間。遠連於西。

烏里雅蘇臺有通張家口之一大貿易路。沿至賽爾烏蘇之郵遞路。更遠沿由庫倫至張家口之郵路。成爲貿易之通路焉。此通路之運銀。駱駝一頭十二兩。其距離近者更不待言。雖然。中國人由此路輸送貨物者極少。托驛夫送於庫倫。由庫倫轉送於張家口者居多也。

庫倫張家口間之通路雖遠。而運費頗廉。且送商品於張家口之烏城商人。其貨物之大部分在庫倫。故於中國人頗有利益。蓋庫倫中國商人。由烏里雅蘇臺收買蒙古產物。或送於中國內地。或賣於恰克圖之俄商。先計其孰得孰失。然後發送也。此外猶有至庫倫之別路。余千八百七十六年。初次旅行中國時。往返均由斯路。今又過其一部。請於次章述之。此路之運費。駱駝牛車均在四兩至六兩之間。但載貨之重。定爲三百斤。於庫倫雇駱駝者。價銀七兩至九兩。牛則六兩半至七兩。其價所以不一者。以運送期間有差也。往來於烏里雅蘇臺恰克圖之間。多川牛車。其道路先沿庫倫街道。出乍加斯太伊達巴嶺及墨爾根庫圖橫斷額德爾齊老圖二河之會合點。厥復越布哈音達巴橫斷色楞格

河之支流。哈奴伊河。遂達于謝圖汗部岱青王之寺領。由此處沿色楞格河岸。五十俄里。即抵恰克圖楞爾坤者。距恰克圖二十五俄里之處也。牛車通行於烏里雅蘇臺恰克圖之間。須時四十日至五十日。僱銀六兩五錢至九兩。烏里雅蘇臺科布多之間。駱駝之賃銀三兩五錢至五兩。路有二。一爲郵路。一偏於北。駱駝之賃銀。至巴爾庫勒十兩。至茲翁州十五兩。至歸化城則僅以車臣汗及土謝圖汗部之駱駝往來。賃銀由七兩至九兩。

第五章 由烏里雅蘇臺至科布多

八月三十一日。金曜日

余逗遛烏里雅蘇臺凡十一日而啓程。十九日。俄國商團長已宣布余今日赴科布多之意。於是長官（參贊大臣）備驛馬。又以余旅行之次第。通牒各驛。此通牒書已改書於領事館之報告書內。今譯之如左。

西部定邊左副將軍兼參贊大臣示。

監郵驛（由阿勒達勒驛至哈拉烏蘇驛）臺吉驛丞副驛丞知悉。茲有駐在庫倫俄國事務官。由西西嗎列夫事務局。派遣二人赴科布多公幹。於本年七月十二日。自烏

里雅蘇臺登程。仰各驛備馬三匹。駱駝三頭。輸送車之馭者六人。兼備帳幕。以供使用。並由各驛特派吏員監視之。（前記人等）俾達其目的地。毋違此示。

十一時十分。衆俄商相聚送別。遂離烏里雅蘇臺登程。沿伯穀德音哥耳河而下。未幾。道經前述之開墾地。及中國人之田畝。遙見曲白小徑。密布成紋。近城四野。帳幕星聚。皆蒙古人職工細賈行商之宿所也。循河前進。再渡齊圭斯茲因河。水流清淺。碎石層疊。於博果圖河合流地。更渡此河。兩河會合之處。河幅不過一撒窳半而已。砂路平坦。伯穀德音哥耳河較廣之處。高而多石。連山圍繞。十二時五十五分。渡伊魯河。此河較齊圭斯茲因河深而且廣。右岸有古刹。房舍壯麗。垣墉清潔。即俗稱額布根寺是也。此寺位在駕札薩克地。建設之歷史不可攷。烏里雅蘇臺向無喇嘛寺。此寺或爲駐屯蒙古兵士及其家族念經之寺歟。距今四五十年前。當今游牧於額德爾河上游之伊拉古克三格根曾駐此處。修築廟宇。報於清帝。清帝賜名濟陞寺。同治五年（一千八百六十七年）伊拉古克三格根受領地於札薩克圖汗三音諾顏部落之境。胡濟爾圖河與拖諾河之間。始由額布根寺移於額德爾。而此寺院亦漸就頽廢。一千八百七十年。東干人侵入烏里雅蘇臺。此寺



遂罹兵變。僅遺一廟二祠堂。飄搖於風雨之中。其一祠堂。即藏蒙古人重寶堪布格根之舍利者也。千八百七十二年。西藏準噶爾之察罕格根率其軍隊而來。住額布根寺。然其爲人也。與其謂之僧。寧謂之軍人。於寺之附近。築城郭兩匝。遂定居焉。厥後二年。率軍復去。城郭爲其所毀。其城壁距寺院約一俄里半。千八百七十六年。余過此處。巍然尙存。今則僅餘殘址。至額布根荒涼尤甚。令人不勝今昔之感已。

千八百八十一年。烏里雅蘇臺之蒙古長官。爲土謝圖汗部達親王欲滿足蒙古人之宗教心。使喇嘛當醫療之任。徵牧官馬之士默特人二百名。使爲勞役。由烏里雅蘇臺至張家口間。喀爾喀等二十驛。徵銀萬兩以爲資財。遂再興此寺。現時此寺院內。有八大木廟。圍以土垣。有喇嘛二百人居其中。昕夕諷經。達親王盡瘁於斯寺。不遺餘力。然於此事。頗不清廉。喇嘛專用己旗之人。唯下級之僧。兼招他處之喇嘛。後此寺轉爲烏里雅蘇臺維持佛教之機關。命其領內唐努烏梁海民。選送青年喇嘛。俾修佛教。迨達親王死後。此寺亦隨衰萎。今雖尙有二百名定額之喇嘛及烏梁海弟子居其中。但末幾卽離散云。自此寺前進。至伊魯河右岸。道路始爲堅砂。繼爲砂石混淆之地。再進而剛草叢生。中有鹽池。

道路復凸凹不平。約一俄里有奇。後漸升低度之斜坡。午後一時十五分。遂抵阿勒達勒驛。

阿勒達勒者。烏里雅蘇臺科布多中間第一大驛也。驛中有驛務者十二帳幕。墨爾根王部落六幕。特烏伊慈占公旗二幕。臥王旗二幕。達親王一幕。哇公一幕。殆全體爲土謝圖汗部人也。驛中與驛務者同居。有彼等之布立二帳幕。驛之附近。土人求服役於驛者三十五帳幕。若馭者缺乏。必須傭工時。卽以此輩充之。一旅行給一磚茶之僱價。

二時十分。出阿勒達勒驛。仍向西南行。沿伯穀德音哥耳溪谷而進。道路橫貫一小斜坡。高低不齊。而大半爲平坦之路。半時間至鄂勒濟和碩山角。其嶺由西北而來。至此山川互繞。美狀勝景。並臻佳妙。循山麓而下。則伯穀德音哥耳溪谷。支流迸分。各有叢林密樹。點綴其間。溪內河底。約亘三百五十至四百撒窳之長。極目曠野。十里一碧。喜何如也。奈麓下有鹽池。當道。車行頗艱。過鹽池。則爲茲阿黑耳烏拉山。巖石交錯。亦不易登。及至山巔。始有容載之車道。登山之險。難以言狀。殆懸崖也。此嶺名烏茲音塔巴嶺。由此嶺而降。坡度愈急。更形險阻。其下有雅瑪圖昆兌溪谷。出何機哥烏拉山。遂分爲南北兩部。路沿

溪谷之北更轉而沿溪谷之南。與何西哥烏拉山後之博果圖河如劃然相分者。三時已十二分。登山之路盡。升雅瑪圖庫勒山巔。一名特羅庫欽夫茲立。自此出大平原。北接博勒霍搭拉於其總名之下。極爲著名。隨東北延來之諸山。而分爲異名諸平原。所謂諸山者。卽臥羅迭墨耳賊茲雅瑪圖等是也。沿此溪谷南。尙與何西哥山相連。博勒霍溪谷之旁。道路良美。與溪谷夾平坦之原野。如分爲二部之溪谷。至何西哥山之終點。復合爲一路。綫至此。復與伯穀德音哥耳河岸相近。自德羅立齊夫茲立至博勒霍驛之間。見羊馬羣行。絡繹不絕。是皆爲官育之羣畜。曳之備檢閱者。四時十分。達博勒霍驛。博勒霍驛者。在德穀德音哥耳河岸。河之左岸。有博勒霍山聳立。故因以名驛。此處之驛務者。悉屬三音諾顏部落。五時出驛。沿伯穀德音哥耳溪谷而進。全溪谷由硬土質而成。細石密布。上生扁柏某處若干。撒窳間。有白砂。後再變黃赭色。此溪谷平常無變化。迥異他處。路右側有哈耳茲占布立庫哇察罕諾爾及烏蘭哈伊爾罕諸山。烏蘭呼都克驛。距此山不遠。七時五十分。抵此驛。卽寄宿焉。

烏蘭呼都克驛。位在小山散布之平野。迤南孟哥耳夜斯砂山之高端。爲平野之限界。砂

山之基。距驛三俄里。爲伯穀德音哥耳札布汗兩河交會之處。札布汗河較伯穀德音哥耳河。甚爲穩靜。不獨觀其水勢而知之也。即以札布汗河先伯穀德音哥耳河二十日而結冰。亦可證之。蒙古人之言曰。札布汗河。十月半已結冰矣。於地域管轄上。此河右岸。爲撒耳茲耳公部落之境。左岸爲札薩克圖汗部落岱青土謝圖公之境。距札布汗河岸三四俄里以內。有一小泉。目下無特別之名稱。驛畜即於此游牧焉。此驛驛務者。有土謝圖汗部落三幕。三音諾顏部落二幕。札薩克圖汗部落六幕。幕傍又有彼等之布立居住。但僅少耳。帳幕總數。不過三十五。此布立中一人。爲余燒爐。據云彼屬於札薩克圖汗部落之怕茲耳札薩克部。與驛務者。非有親族之緣。蓋部落之酋長。遣之爲補助郵役。即定額之驛務者。有馬三百匹。人數不足。賴此補其缺也。

八月二十二日 土曜日

七時登程。於茲阿黑耳烏拉山之方向。橫斷德列斯何伊之地。轉向西北而行。路經鹽池。時變砂地。哈拉架那及剛草叢林。普遍於地。車幾爲所遮。尊茲阿黑耳山近旁。有布里都諾爾湖。內見水禽羣飛。如雁。鵠。鴨。鷗之屬。其類不一。蒙古人爲避山路之險。迂道向札布

與長官  
出行之  
遊遁

汗河岸南行。雖沿險阻斜坂。而登山無車輪顛覆之虞。故不危險。及升尊茲阿黑耳山之高地。始得安行。路綫仍傍鹽池。而平坦迥異初途。凡道路難易。不能以旅行者之言爲斷。蒙古人不知車行之難。途容乘馬。即臆斷車亦能行。余前疑駟者舍坦道而不由。正以此也。幸前述尙平坦。爲深廣砂原。途遇滿州長官。（參贊大臣）自科布多赴北京者。騶從既過。一馭夫在後。告余曰。此長官痼僻之人也。當宿巴噶哲斯驛。照例徵羊九頭。命屠二羊供飲食。其餘羊每頭按一兩二錢之價。改徵銀幣。且命各驛納馬二百十三匹。駱駝三十二頭。馭者九十五名云。語畢追蹤而去。余亦逶迤前行。未至哈倫茲阿黑耳赤丘時。即下札布汗河岸。見依克哲斯驛。抵驛已八時五十分矣。

依克哲斯驛及其周圍之地。亦甚荒涼。驛中闕無一人。盡隨長官出行。余乃僱嚮導四人。其中二名爲婦女。非本驛之人。乃隣驛之人。余獨坐遠眺。寂寞荒涼。令人神沮。僅見十數赤貧帳幕。散在札布汗河砂岸。驛南有夢哥耳夜列斯童山綿亘。景物蕭然。東西北三面。平沙無垠。荒涼滿目。幸馭者勤懇將事。不待呼喚。早已齊集。九時三十分。諸事已備。遂出驛。登札布汗河高岸。向巴倫札黑耳山而進。遙見此山若離若卽。十時始達其麓。與此山

毗連者。爲茲臥庫茲烏拉山。由白石積成。經十五分時。復降河岸。中流有島。名察罕阿拉。魯分河流爲二。島上白楊密生。風景煥然。方之曠野荒涼。相去遠甚。自此過鹽池。履剛草。直達於哈拉鄂博圖羣山。巴噶哲斯驛在焉。驛中帳幕亦散在札布汗河岸。帳幕之北。哈喇鄂博圖羣山聳立。山之西。次驛所在。有珠勒羣山。札布汗河流於其南。夢哥耳夜列斯砂山繞其左岸。時有長官甫過此驛。帳幕雜沓。聞有札薩克圖汗部之馬主二人。土謝圖汗部驛務者二人。三音諾顏部驛務者七人。會商僱工人數。議定輸送人支一磚茶。以馬馱送者。支磚茶一有半。以駱駝馱者。支一磚茶零三分之一云。長官出驛之際。有一蒙古從者。名乍郎。墜馬負傷。臥於幕內。余聞而訪之。彼實未負傷。佯爲墜馬。冀免隨行耳。乍郎爲人爽快。與余暢談長官事。約一時之久。

余與乍郎談。不覺移晷。及出巴噶哲斯驛。已二時四十五分矣。初沿札布汗河岸而進。概爲砂路。有少許細石覆其上。扁柏生焉。再進入於曠野。復爲不毛之地。四時二十分。至珠勒羣山。羣山之石。爲黑層形或圓形。累成大塊。山巔頗平夷。登之尙易。道路亦爲砂地。山中有查阿黑耳山肩。登高四眺。則伯羅何修那伊伯羅立吉伊沙漠。一望無涯。風起砂颺。

幾若波瀾。擬以沙海。詢不誣也。余當時攝影之念。頗不能自抑。自信此景印於腦中。當終身記憶。不能忘也。沙漠南端。塞立塞耳夫羣山聳立之數地者。悉皆巴圖爾札薩克部落之游牧地也。五時三十五分。抵珠勒驛。驛中辦理郵役者。全屬三音諾顏部落之人。帳幕十座外。有札薩克圖汗部一幕。居民爲舉行祭典。盡離驛。余欲寄宿。苦無人照料。遂決意宿於他驛。因少憩。收拾鞍馬。當是時。仰見鴻雁成羣。飛度南方。之伯布庫梭吉耳羣山。雖未得與蒙古人接談之樂。然觀此象。亦不枉珠勒驛一行也。六時出驛。復沿札布汗河岸而進。道平如砥。時微雨初過。砂含餘潤。行者甚以爲便。七時。至札布汗河渡口。岸有標柱。示水淺處。普通旅行者。即可褰裳而涉。驛馬旅行者。必有通曉水道者以導之。導者立於車間。目視馭者。示之以意。俾知進行方向。河幅不過四十撒窳。淺瀨深度。僅十二烏夜耳肖庫。距河底百撒窳之處。有札布汗河支流。水流雖小。亦須引導者。渡支流。沿札布汗河左岸而進。一方爲河。一方乃易碎之砂層。復過鹽池。履剛草。經布固哈伊爾罕之北。八時二十分。抵布固驛。夜深月出。如照人行。驛中辦理郵役者。有三音諾顏部落十幕。及札薩克圖汗部一幕。

八月二十三日 日曜日

余輩昨夜所宿帳幕。爲喇嘛僧耳布山格倫所設。此僧與其兄弟及二姪同居。五人住於二帳幕內。獨無婦人。此俗在蒙古習以爲常。無足奇者。耳布山格倫與其家族。皆應僱而服馭者之職。驛務者爲撒耳茲耳公部落之人。此驛務者僱馭者二人。交給帳幕二。爲旅行者所備。並與各馭者馬三十騎。駱駝五頭。供運送之用。每年於二帳幕之馭者。各給馬二匹。合計馬四匹。約銀四十餘兩。以爲勞金。而驛務者由官受十八兩之俸給。此可知對中國政府驛務之支給爲如何矣。晨興。有六十餘之喇嘛來訪。求眼病藥。視之。如患激烈之炎症。余雖知其無效。而姑與以護烏刺爾度水。蓋治療眼病以清潔爲第一要義。蒙人不知。終日幕中。圍爐向火。煙塵迷漫。只重病勢而已。

午前七時出驛。沿札布汗河西行。右臨河。左接吉勒葛琅圖山。札布汗河分爲數小支流。河底甚廣。四顧茫茫。其觸目者。唯河右岸屹立之磨立特烏拉山。與見於雲際之資撒耶山。並其背後積雪之西阿爾泰山耳。騎行三十五分。砂礫累累之山。變名爲博羅陀羅海。愈接近於河。道綫下趨河牀。已過札布汗河水中。此處砂礫蜿蜒。或遠或近。最遠之處。爲



鹽質溪谷。中有硬土。最便行人休憩。

八時二十分。過音圭耳特羅哥伊高丘。砂石披離。直至水濱。行之頗難。驛務者以此丘爲道路之半。前途殆與此同。再進近於資撒郎山。山南有阿爾泰山。山巔積雪猶存。土音稱爲伯母何特哈伊耳漢山。在阿又耳公之游牧地。阿又耳公當時爲札薩克圖汗部之盟主。別名達欺音奴茲庫。又沿砂丘而行。至阿勒噶蘭圖驛。已九時二十分矣。

阿勒噶蘭圖驛。在札布干河左岸砂丘上。沙土之中。有夏季之游牧地焉。河右岸。有山屹立。高而色黑。名巴耳耳烏拉。驛人冬季多游牧於其麓。自行政上之關係言之。科布多長官管轄。以此驛爲界。由此驛以至於科布多。悉屬科布多管轄區域。故我等至此。已在科布多管轄之下也。

九時四十五分。出阿勒噶蘭圖驛。自此乃離札布汗之河流矣。其河北流入阿牙耳奴耳湖。路依然西向。又漸偏而南。沿沙土溪谷。越若干小丘。十一時二十分。由烏蘭陀羅海塔拉丘。下沙土之溪谷。此丘爲兩驛間道路之中央。至此已十一時四十分。溪谷之北。爲德耳貝耳金烏拉山脈所限。南方則茫茫無際。十二時三十分。由此溪谷登巴加奴耳音得

巴噶諾  
爾驛

巴噶諾  
爾及額  
魯遜達  
巴之沙  
漠

立嶺。嶺不高而多石。遙與巴噶諾爾湖青波相映。下嶺則溪谷之質與湖相接如前。湖岸有巴噶諾爾驛。午後一時五十分抵驛。

巴噶諾爾湖周圍約二十五俄里。湖水鹹辛。不適飲用。湖內有魚。長一阿耳新。但無人捕獲。未睹其形。驛中居民皆由近湖之泉。汲取飲水。雖有井水。亦鹹不可飲。驛務者屬三音諾顏及札薩克圖汗二部落人。東部部落無一幕焉。

三時三十分。出巴噶諾爾驛。初循湖北。後出其東。經巴加奴耳音撒伊耳平野。北岸殊乏草木。迤東更甚。至額魯遜達巴。蓋濯濯焉。三時五十五分。始過此地。遙見連綿砂山。令人驚異。蒙古流砂。能聚積爲山。至三十撒窻之高。路綫通山之兩側。或升或降。沙坑凹凸。風起沙揚。疊如瓦脊。其沙層波紋連接。如何久存。殆難想像。旅行之難。固不待論。余車駕六馬。以蒙人慣用之法。乃克越此。然此沙漠相連約八九俄里。荒涼殊甚。無一片硬土。無一株草木。車輪沒沙中不可見。設遇暴風。實可恐怖。但蒙人能前知風起。見有豫兆。即卻步不前。五時二十五分。過此至艱之路。而下於杜爾根諾爾湖之東岸。此地與前沙漠相反。十硬路平。雜以細石。大似公園中之石徑。越湖東岸。循西岸行。深葦之中。杜爾根諾爾驛

在焉。蒙古人雖避風葦中。而余帳幕則設於驛外。蓋時雖近秋。而蚊猶多。故豫防之云。

八月二十四日 月曜日

昨日抵驛。時已黃昏。未睹其情狀。今晨眺望。曠野寂寞。雜草外殆無植物。惟土音所謂蒲達耳康灌木高可爲薪。地乏飲用水。杜爾根諾爾湖。由二水域而成。連絡之處。水面不廣。土人呼其大者爲杜爾根諾爾。小者爲哈拉諾爾。湖水甚鹹。雖牧畜亦不能飲。人皆汲井取水。但井水亦鹹。驟見之殆如乳計也。

午前七時出杜爾根驛。道經總稱夫冷塔拉之溪谷。谷爲平野。砂石甚多。向西北漸高。吉勒曼琅圖山聳峙於前。上有積雪。杜爾根湖附近一俄里半至二俄里間。青草繁茂。而道路附近地乃不毛。偶有小草。不足牧畜。此地行政上之關係。爲科布多土默特人之牧場。南連於達爾必哈伊爾罕雪山。四圍頗爲寂寞。科布多土默特人之帳幕。僅有四十。固屬境地使然。彼等以牧烏里雅蘇臺所來之家畜爲業也。過夫冷塔拉溪谷。已九時十分。谷西端呈丘狀。於兩丘之間。遙見由南部附近奔巴圖烏拉山流出之布爾噶蘇河。僅餘乾河牀。曲折蜿蜒。道路多石。橫貫乾河。余計河牀之數八。皆注於杜爾根諾爾湖者。至巴爾

吉勒噶  
琅圖及  
札哈布  
拉克移  
轉之臨

噶那驛已十時十五分。驛在巴爾噶那小河之側。河水甚微。驛民不能利用。供飲用之井水亦甚濁而鹹。

驛中帳幕設於小丘間。自南方所見之山稍高。土人稱爲哈爾噶那阿爾泰山。於西方遙見吉勒噶琅圖山之南端。山頂積雪。經歲不融。余在此驛。聞次驛吉勒噶琅圖與札哈布拉克驛。因有中國顯官通行。臨時往往南移。蓋因二驛距離甚不平均。哈爾噶那驛距吉勒噶琅圖驛三十五里。吉勒噶琅圖距札哈布拉克則七十五里。札哈布拉克距哈喇烏蘇則百二十里。必各驛位置移轉。而後距離始能平均。且一驛因位置移轉。而札哈布拉克與哈喇烏蘇兩驛之間。可避難行之橫嶺。然有此便宜。何故設爲假驛而不爲本驛乎。蓋設此假驛之處。夏期多蚊。人所不堪。不能牧畜。冬季則因地勢平坦。寒氣凜烈。日夜須防暴風。余聞此說。雖有蚊嘍之恐。而仍欲避札哈布拉克至哈喇烏蘇間之險路。十時三十五分。出哈爾噶那驛。自此地有札薩克圖汗部落之蒙古人茲嗎夜貝庫與余同行。亦將至科布多者。

因此驛之變更。例向北行赴吉勒噶琅圖驛者。今折而西向。不過吉勒噶琅圖山之東麓。

而行於山中。過楊圭耳茲阿圭音分資伊窪地後。漸登楊圭耳茲阿圭音夫茲耳嶺。嶺之地質爲黏土。石少而多植物。路綫由嶺巔南轉。遙見白雪皚皚。巴茲伊耳哈伊耳漢山之絕景。科布多土默特與乍哈欽人之游牧地。亦即在此。由山嶺降於楊圭耳茲阿圭音夫茲耳之烏布耳分慈伊窪地。此窪地初甚狹隘。雜草繁茂。愈降愈廣。至庫圖勒烏蘇見透明冷泉與乍哈欽人之小耕作地。泉水分流於田溝。再下流而成小河。蒙人稱爲烏布耳機夜耳格恩哥耳下。注溪谷。至機夜耳格溪谷之南部。流入機夜耳格奴耳湖。亦鹽湖也。余車沿河右岸進行。及出溪谷。將趣吉勒噶琅圖驛之假驛場。轉步北向。與河分離。吉勒噶琅圖驛。在機夜耳格奴耳北三俄里之廣原中。驛旁有茲阿康奴耳音乍哈蒲耳庫泉。抵驛時。一時五分。與驛務者蒙人談論。且眺望茲阿斯茲婆庫德山。約經一時。余乃備知土人乍巴欽人之性格。及其所用阿耳母伊庫語及文章。與撒耳茲耳人情狀。此驛務者屬札薩克圖汗部之人。

二時五十分。復乘馬兩行。機夜耳格地質。富有沙石。雜草叢生。曠野茫茫。絕無風景。令人生無聊之感。直至次驛。若札哈布拉克假驛場。亦復如是。三時十分。橫斷直達古城之路。

又行四十分時。見乍哈欽人之大耕地。種小麥。耕耘費力。地掘廣溝。到處以柵固之。立木偶以防鳥害。灌田利用西流。穀耳分茲恩期耳河水。溝渠縱橫。皆可灌溉。河身距田約有十俄里。由溝導水。可通乍夜耳格溪谷。未開墾之地。此地受河水之浸潤。甚著功效。溝渠兩側。雜草叢生。四時三十分。過鄂斯斜坡。自北而南。勢不高峻。下至溪谷。積石甚多。五時至乍哈欽烏拉山。穀耳分茲恩期耳河。又名茲穀耳圭河之支流。流入山之南麓。其水皆可灌田。河折而西流之處。成一壟澤。其形凹凸。雜草亦多。地形道路。全然一變。蒙人不稱此地爲機夜耳格溪谷。而屬哈喇烏蘇湖。稱爲哈拉烏斯那伊夜心。過此多邱之原野。到烏蘭呼都克井側之札哈布拉克驛時。已六時十分矣。

八月二十五日 火曜日

據驛丞言。則札哈布拉克驛之驛務者。皆三音諾顏及札薩克圖汗部落之人。車臣汗與土謝圖汗之蒙人。因其游牧地遠隔於此。不見任命。然三音諾顏人亦以此故。不來服職。務常僱土人代之。札哈布拉克驛。雖當設兩帳幕。然現無一設者。出帳幕之部落。每一帳幕出馬三十六騎。銀三百二十四兩。以爲代價。課役則例由撒耳茲耳公之部落。僱平常

之蒙人爲之。代價之高。因運送難也。依前所述予所已過之路。人罕有行之者。通例自札哈布拉克驛。運物至哈喇烏蘇。其路頗崎嶇。此間延長百二十里。初行三十里間。經細砂硬土之溪谷。雖非險途。而度那母達巴高嶺。雖中國極輕便之車。亦必易馬數次。越嶺有坦途四十里。近哈喇烏蘇驛之處。又皆泥濘窪地。其兩小河附近。成鹽澤狀。尤爲不便。哈喇烏蘇湖岸。道路雖善。但以地多鹽澤。土質柔軟。不便於行。此外別有道路。由札哈布拉克至哈喇烏蘇。不過八十五里。但橫有何何達巴嶺。不惟不能乘車。即使駝馬通行。亦至困難。故驛務者導旅客行於該途。有時取捷徑以遞送文書。亦須俟氣候晴和。

午前七時。出札哈布拉克驛。此行過雜草叢生之溪谷。車行濡滯。八時三十五分。復登砂丘。由此行二俄里。至巴音呼都克井。路上積沙頗深。在巴音呼都克有乍哈欽人之帳幕若干。乍哈欽部落即以此爲界。更行二十分。又達札門呼都克井。井側建有科布多哈乍耳欽之帳幕。由此前進路由小石砌成。地質亦硬。但近於哈喇烏蘇湖窪地。復爲鹽澤。弱草生之。哈喇烏蘇湖之景色。初不見佳。湖爲長圓形。東南面稍狹。南岸沼澤頗多。二三俄里之間。島嶼星羅。清水映日。茂草環生。湖岸有蒙人三村落。帳幕四十。湖多野禽。鵝鳥鴨

鵝。各自成羣。徘徊幕間。幾與人習。及車馬將近。乃漸止步。爲車讓路。九時五十分。至哈喇烏蘇。

接近都會之驛。服務者之疏忽。我早聞知。徵之哈喇烏蘇而益信。余至驛時不見驛長與驛夫。小童謂往隣村尋之。余欲飲亦不得。湖水鹽辛。馬不能飲。驛人在附近察罕呼都克之井。汲水飲之。其水鹽分固多。濁而污臭。十二時十五分。車馬悉備。乃得啟程。哈喇烏蘇溪谷與布彥圖果勒溪谷之間。有山嶺焉。由哈喇烏蘇至科布多。殆皆爲登此山嶺之斜坡。然初不識爲斜坡也。如行坦坦窪地者然。左有雅瑪圖烏蘭山。右有數高丘。不悉其名。路多石。草木亦罕見。不便行車。此窪地之右爲求倫鄂博山。一時十分過山。路石漸少。地爲軟土。車行無輪。路互相衝撞之患。然究嫌不平。一時四十五分。由西牙耳架茲何羅窪地狹處。始見登山嶺之路。驛夫認爲道路之中間。自烏哈何伯特丘前進。路又多石。介在夫拉伊慈加地方（二時二十分）之坡。地亦險峻。先登塔黑立音穀巴。此名稱取自蒙人尊崇鄂博之義。蒙人爲宗教而犧牲一切便宜。第五章烏里雅蘇臺至科布多。可以此證明之。此處爲狹隘窪地。雖得漸通車輪。但迷信之佛教徒。不僅在此立鄂博壅塞其地。



多抵科布

科布多  
之地位  
及位置  
之高面

並塞其兩側之山。欲通此鄂博。則不得不由險坡。旅人固可下車而步。然載行裝之車。將何以過之耶。二時三十五分。登塔黑立音達巴。二時五十分。始下降。更登茲阿黑諾耳達巴。於此有斜山。登鄂賽博之第三燈。引領遠望。風景絕佳。奇峯相連。互起伏於東。其間有哈喇烏蘇湖。澄清映日。轉而西眺。則茫茫平原。科布多城巍然峙立。荒涼不毛之地。而有清潔壯麗之城。周圍樹木葱蔚。直覺別有天地。可謂大漠中之樂園也。城距鄂博僅數武。門卽朱丹。兩側有耳門。上揭白板黑字之扁額。更進數武。掛鏡瞻之。菜圃之中。紅花白花競妍爭媚。定旅客之見所未見。驚且快者也。城中到處清流潺湲。草木蒼翠。秩序井然。科布多規模雖小。可爲蒙古北部名勝之都。烏里雅蘇臺不足論。即庫倫亦非其匹也。

### 第六章 科布多

據我國游歷家拉夫阿伊羅夫之測定。科布多。在北緯四十八度。東經六十一度。零拔出海面之高度。婆塔寧測爲四千二百六十呎。他人皆測爲四千四百呎。科布多之開闢。傳記甚略。其言曰。康熙帝敗噶爾丹。復領地於喀爾喀。我軍進於阿爾泰。駐兵於科布多。云。按此僅可知科布多之開闢。在敗噶爾丹軍之後。然參贊大臣嘗告余曰。科布多創

科布多  
之位置  
及地面  
之高  
科布多  
之沿革  
及移轉

科布多  
城

設之初。決無城砦。自康熙帝敗噶爾丹軍後。駐兵喀爾喀與準噶爾之國境。而兵士宿營。遙在科布多以南。時科布多猶爲耕作地。後至康熙五十六七年。（千七百十六年至十七年）大將軍傅爾丹受勅命。由土默特募兵千名。始設屯田於科布多。從事耕作。建築居宅。所聚成市。是科布多創設之時。約在千七百十八年。但其時市場在何處。未嘗明示。殊爲遺憾。考之額爾德尼額爾克蒙古編年志。則科布多之起源。在千七百三十年。其記事曰。「雍正八年。（西曆千七百三十年）庚戌。命大軍鎮撫西方。巡視科布多河附近築城。屯戍兵。是年以築城址必要之屬品與鐵。由喀爾喀輸送」云。按此編年志。於其翌年。振武將軍統率中國兵。始皆駐屯於此。夫科布多最初之將軍。冠斯偉號。其位置非獨立不羈。其一舉一動。當操縱指揮之任。與準喀爾人相戰。必受烏里雅蘇臺大將軍之掣肘。至是科布多將軍。於防備徵調。稍有獨立行動之權。雍正十二年以後。依編年志所傳。科布多駐屯之衛戍兵。恒因事而易其所。例如千七百三十五年。嘗移居察罕瘦勒是已。乾隆二十七年。（千七百六十二年）因烏里雅蘇臺將軍（幫辦大臣）之奏議。始頒勅令曰。科布多河畔之古城。以洪水兵燹之故。已就破壞。今於布彥圖河東方濱河之地。

改築新城。高一丈六尺。厚八尺。周圍城壁。計八百四十丈。東西南三方。各設一門。四隅建望樓。城內築長官輪班所。陸軍金庫。及蒙古事件之審訊處。合計官衙三。並建參贊大臣官吏兵員宅第。及糧倉。其次若阿爾泰之衛所。若古城。若烏里雅蘇臺三處。皆設驛而聯絡之。以科布多爲準噶爾西部將軍駐在地。掌關於軍隊國幣及科布多部內所轄蒙古事件裁判之權。更以審訊頻繁。每年順次召集蒙古官吏。布彥圖河畔新築之城。仍舊稱爲科布多。科布多河右岸。設官有耕作地。徵集貢賦役之喀爾喀蒙人四百戶。及中國綠旗兵百人。使之從事耕作。並設官管理之。此外以喀爾喀之札薩克中一人。治理蒙人。每年輪班居此。台吉一人。亦輪班充章京之職。其職掌在直接監視科布多收容之罪人。逃亡人竊盜。辦公經費。由烏里雅蘇臺至塔爾巴哈臺之間。徵收游牧蒙人之馬二千匹。駱駝一千頭。爲耕作之用。徵牛八百七十二頭。官吏管理牲畜。並牧養牲畜之兵士。千七百六十六年。在科布多設立管理杜爾伯特之高等官衙。奉職官吏分爲六班。千七百六十九年。獎蒙古輪班之札薩克以牌。以表其勤務之意。且憫其勞苦。於彼官衙添設一台吉。使執行事務。循序更迭治事。此等特典。喀爾喀輪班供職之札薩克。其官衙至今尙保有

之。但此不受於清帝。而由副長官（幫辦大臣）發給。其例始自千八百二十四年云。科布多田地之數。千七百八十二年以來。增減無常。中國兵士從事耕作者。亦屢有增減。據千八百八年法規。在科布多田地。止有中國兵二百二十四人。監理者七人。此外有綠旗兵四十八名。駐屯城中。因駐紮全科布多戍兵。有不足時。即此等兵士充城門金庫糧倉倉庫牢獄之警衛。兼充烏里雅蘇臺運糧之護衛。並護送由歸化城運輸官茶之商隊。由古城驅送駱駝羣之補助。護送罪人等任務。千八百三十八年。大將軍及副長官（幫辦大臣）由烏里雅蘇臺奏請。任命科布多參贊大臣爲軍事上補助官。清帝以科布多長官向無兼補助官之例。但以管轄甚廣。且距烏里雅蘇臺較遠。許以長官補助之名稱。任命特別官吏。千八百三十八年以來。科布多官廳之組織。無甚變更。其官職即如上所述云。

此等官吏。悉住於科布多城中。目下科布多。非指一城而言。如烏里雅蘇臺然。合城與賣買城而言之也。余稱科布多以城者。亦唯襲歷史上之舊稱而已。科布多今雖有城壁。而無戍兵。早失城砦之價值矣。第十八世紀半。鎮定厄魯特之亂。中國兵多退歸長城以內。

成科布多者甚少。不足用也。自千八百六十九年至千八百七十年。回回人來侵。於是中國兵隊。復雲集於科布多。城中不能容。中國政府於科布多。賣買城之南端。建築第三小城。

東干人侵擾西蒙。此等兵士猶留於科布多。余千八百七十六年。經過科布多時。見零星兵壘。今則不復見有戍衛之踪跡矣。蒙古人不稱科布多爲城寨。而稱爲山良音何特。山良音何特者。官市之義也。

長官之  
住所及  
衙門

官市之外觀。詳載前記之清帝諭旨中。其城周圍有壕。則闕焉未誌。壕中無水。對各城門。悉架木造小橋。城之南門。依例爲大門。門上石額。題富滙二字。富滙。城之舊稱也。如烏里雅蘇臺。於南門之側。有長官之官邸。及其他之官有建物。試步入南門。則空地無垠。西部左方。參贊大臣之邸在焉。東部右側。幫辦大臣之邸在焉。余游科布多時。幫辦大臣之職闕如。無由訪謁。雖不知其居宅之內部何狀。聞與參贊大臣之邸。形式略同云。余訪參贊大臣。蒙殷勤接待。其邸圍以軛造之大牆。邸內分東西二部。大臣居西部。由南向北。分三院落。前二院中空虛無物。唯隔以牆。中國之禮式也。有佐尉官之職者。得乘馬入前院。由

此下騎步行至大臣之應接室。乘馬入第三院者。爲將官及有爵人。余以大國人民身分及職位。得乘馬入第三院之門。而受大臣之接待。此三院按中國人之慣例。悉建有長官之家屋。最先觸目者。門之左側。建有兩列家屋。前列爲長官公式應接室。五間平屋。形爲橢圓。居中間。式如玄關。由此有戶。可達兩側長官之應接室。右之第一室。長官之事務室也。長官於斯室。受屬吏之報告。聽請願者之陳述。爲重罪犯人之訊問。第二室常扁閉。唯於貴賓來訪。則於此室接待焉。余於此室。亦曾受該大臣接洽。室後有庭而小。屋亦五間。長官與其夫人住之。穿庭戶而過。有廣庭。樹木繁盛。有過被拘之蒙人。執掃除之役。故甚清潔。計此庭之位置。占城之西南隅云。

右方東側爲長官正式晏客之室。在右方東側。陳設極華麗。本邸之北。有貯藏本城兵器之武庫。

與大官之邸相並而稍北者。有三官衙。(一)兵部。管理中國兵及依公務住科布多中國人之事務。(二)戶部。掌科布多之財政。(三)理藩部。管理編入於科布多之蒙古韃靼人。若杜爾伯特、厄魯特、特爾扈圖、明噶特、禮哈沁、烏梁海、奇爾稽思等是。各官衙後。爲奉職

該官衙官吏之邸。官吏中之長爲必特亥西。蒙人稱爲資耳甘。北京理藩部所遣派。任期三年。然守此規定者。今掌管吏部之官吏而已。至兵部及蒙古之官吏。可連任數年。殆爲北京朝廷所全忘歟。

蒙古人之學校

理藩院之側。據一千七百六十八年之法令。設有書記養成所。內可收容學童十五人。學童爲明噶特及厄魯特旗人。年十二歲以上者。入學至十八或十九歲畢業。其住居之帳幕。悉爲官給。衣食費由各部致送。每年十八兩。學童先習滿語。次習蒙語。後再研究諸書。教員二名。係明噶特及厄魯特旗所特派。月月交替。以勤其職。薪俸每年八十四兩云。前記之官有建物。在城之南部。由東門起至東北部。爲糧食庫之所在。其倉庫爲木造之小屋。數約四十有五。

倉庫及格賊耳廟

與糧食庫相並。在城之中央北壁之側。有格賊耳廟。城中建物。此爲最美。創設之年。余不得而確知。就廟內兩側鐵戟之銘觀之。可知此戟乃乾隆五十年五月十五。(即千七百八十六年)以此廟之故而鑄造者也。再就廟前碑文攷得其修葺之時。在同治元年。(即千八百六十二年)當東干人侵攻之時。獨科布多及格賊耳廟。未罹兵災。千八百七

### 回教堂

十六年余赴科布多時。曾過此廟。一千八百八十年。雖少加修繕。然至今已圯壞。急待整理矣。廟中寂寞。有木像土像。格賊耳廟之西。城之西北隅。有科布多之方形獄。兩面繞以欄杆。收容囚徒。其牆壁與通常人家相同。

牢獄之南。遙接於西門者。則有科布多最大回回教堂。中國兵營。與之相並。構造上亦概相同。唯見其門張貼紙片。上題亞刺比亞之文字。令人不覺有穆罕墨德教祖故鄉之感焉。居科布多之回回教徒。總計有百五十人。科布多戍衛中。雖有牧師。無共同行祭事者。故教堂中數年間闕其無人也。

科布多人民掘井汲水而飲。最清冽者。爲聖井之水。此井在城之西北部。其深入地中一阿耳新半乃至二阿耳新。井上有蓋。井之前有小堂。堂中供奉白髮老翁形之木像。其側題有（井龍王在此）之中國文字。此等建物。三面繞以磚壁。南方木門上。懸（龍王廟泉）之額。

與此井相並列者。有祭科布多地方守護神之廟。稱爲（土地祠）。科布多之農民。時來

### 龍王井泉



獻貢物焉。

皆吏之  
交替

科布多  
之賣買  
之城

市街及  
其秩序  
清潔之  
維持法

按班到衙裁判喀爾喀人訴訟之官吏。住於城外之帳幕。科布多官吏瓜代期。士謝圖汗部落之官吏一年。三音諾顏部落半年。札薩克圖汗部落三月。前二者去科布多遠。後者去科布多近故也。車臣汗部落而外。不置交迭到衙之札薩克於科布多。

科布多交通市場之賣買城。在布顏圖河東之一俄里半。東距城百撒窳許。布顏圖河於市場處。寬有五撒窳。其深不滿一阿耳新。河底石塊歷歷可睹。水味甘。科布多人之住於賣買城者其所飲者。不及也。唯賣買城之中國人。不汲水於布顏圖河中。以其距河太遠也。其餘之飲用水。則多取諸城中之井。井數有四。私人家掘之井。不在此數。科布多之通商市街。雖較山圭音何特規模廣大。然組成者唯有三街。第一首街。（伊夜亥賊立）由南向北。貫徹全市。第二街（那林賊立）與之並行。第三街與第二街相接。於連絡首街處又折而回。此第三街起於市之東端。橫斷首街而與並行之。第二街相倚。是非與禍災有因果關係也。然中國人則以此街爲惡鬼疫神入城之通路。流行病發生即由於此。故爲恐嚇惡鬼疫神計。於首街壁上橫街交叉之處。豎立山東運來之石。上刻（泰山石敢

科布多  
之中國  
人商店

當)五字。意謂泰山之守護神。將防惡鬼之入城而降禍也。科布多之賣買城。悉由商店而成。如他處之城市然。第二街店舖櫛比。其數有三十九家。首街僅十四家。科布多之豪商大賈。多住於此。城中家屋俱以軋造成。極爲清潔。首街寬十五撒。旁樹白楊。常寄足於蒙古大沙漠者。觀此佳境。悠然適意。科布多市中之清潔。久爲游歷者所公認。不甯惟是。其秩序井然可觀。街上之喧噪聲。及蒙人之馳馬聲。亦不多聞焉。與中國街市污臭撲鼻者。洵有天淵之別也。

爲守賣買城之秩序清潔。設警察。如於烏里雅蘇臺然。維持市中之秩序。逮捕詐徒盜賊。裁判市中之喧爭。並爲夜間市中之警戒巡視。

中國人之商市。唯住於第二街。至住於首街之巨商。則各繞以戶柵而建門焉。有倉庫接於其家。在科布多以整批爲專業者。多不開商店。懇親之戚友。雖可買取紗羅及他絹物。然亦爲僅見之事。貿易介紹者由倉庫取貨標。於主人之家行之。不得於倉內購買。即主人之親友。亦所不許也。中國人之大商店爲零賣者。唯限於蒙古之旗有之。遣派店夥使營其業。零賣步驟。依貨物之貸付方法行之。每年徵收於此。此中國商人甚有利之業也。

在科布多以此方法而營業者有九家。卽大盛魁、天義德、元盛德、義和敦、駕甘塔下、增祥、秀駕伊、磨穀哇、阿伊斯奴（蒙古語溫都爾莫多）及愛理是也。余於千八百七十九年最後留滯於科布多時。此等商店營業有甚衰落者。有易他業者。至有全然廢業者。然於今土地之市民。尙有續營此等商店者。茲再述此等商店營業之狀況。

大盛魁爲歸化城商人所組合者。資本額二千萬兩。所經理之業務。專營喀爾喀全部之銀行業。其在科布多之分店。代辦土謝圖汗及札薩克圖汗部落之喀爾喀旗之商務。車臣汗去科布多甚遠。於科布多無事。故不得代其部落。辦理一切耳。此外並於科布多西部之厄魯特明噶特杜爾伯特旗及屬於西部大臣管轄之烏梁海部落等處。亦營銀行業務。余游行之際。大盛魁蒙古營業之總理。住於科布多。聞其個中人言。其商店於喀爾喀營業。卽店夥所支出之工銀。可達三萬兩。每年輪送於歸化城之羊八萬頭。乃至十萬頭云。

天義德之商館。蒙人呼之爲那孫塔伊。其資本額百萬兩。代辦科布多並三音諾顏部落之一切事務。

元盛德蒙人呼之爲阿耳香。其資本額及轉運額。畧與天義德同。約以百萬兩爲營業云。其商店雖爲東方部落之札哈沁人、梭伊臥特人、杜爾伯特人、拜圖人、及乍哈音那伊曼厄魯特之代辦者。目下所營之首要事務。非代辦業。專營牧畜矣。其商館牧畜。年年之繁殖額。羊可達三萬頭以上。駱駝可達六萬頭。其畜之小者。專於烏梁海及杜爾伯特之游牧地牧之。若馬及駱駝則牧之於札喀沁旗。一千八百九十二年。元盛德由自己之牧場。經歸化城輸送於中國者。羊四萬五千頭。駱駝五百頭。價格足值九萬兩。此外由交易而得。驅送於中國者。其數工人謂之爲七幕。各幕所送之小畜一萬頭。交以牧人二十看守之。於七月驅之至歸化城。大約九月末可到。義和敦之資本及一年中之轉運額。算定有五十萬兩。此商館目下除整批外。不營代辦業。科布多城及其管內官署。於月之前十五日間。時由此商館購入必要物品焉。駕甘塔伊在千八百七十六年。余居科布多時。可與前述之商店比肩。當時營杜爾伯特之代辦業。今則衰歇甚矣。亦如義和敦專於每月後十五日間。備科布多管內諸官吏採買物品而已。

增祥亦爲歸化城商人之組合。營杜爾伯特和碩親王旗之代辦業。此業由下架塔伊偶然讓受者。近來觀其營業狀況。將歸於杜爾伯特東部代辦元盛德之手。

穀安秀農商店。土音謂之磨穀哇。由東干人全部組成。亦最大之商會也。此店初行商於城內及各旗。今已輟業。自千八百八十二年以來。做烏里雅蘇臺旅館之例。於科布多開一旅店焉。店內有十室。每日收房費二錢。並爲他人販賣貨物。於賣價上取二分贏利焉。其轉運額爲數甚小。店前小舖販賣額亦少。

其餘之溫都爾莫多及愛璋二店。早已停業。然科布多之中國人。仍算入富商之內者。想必俟有好機到來。再營業也。

科布多中國商人之貿易。與他處之貿易同。唯此地方之中國商人。不得蒙古王侯之信仰。依滿洲及中國官憲之扶助。始得保有其位置。

再論北京商人之商店。當余游科布多時。久住科布多營業之北京人。近幾無之。目下科布多之永聚成商店基礎已堅。而於城中開市矣。彼數年前即營業於科布多。非自今日始也。至其餘之北京人。自己全無商店。專賃居旅店之室。而爲販賣營業焉。第在科布多

之北京商人。多不久留。無過六月者。然甲乙交替。科布多無北京人之跡者。殆無其時也。北京人之商館。所販賣物品。常新鮮良好。價格低廉。其商品與在烏里雅蘇臺者固爲同一。然在科布多北京人之商店。固不如在庫倫者。卽比在烏里雅蘇臺者。亦覺貧甚。其同一商品之價格。於烏里雅蘇臺賣出者。比北京高三分五釐。於科布多之中國人。高七分。以上賣之。由此可知其關係之如何也。

以科布多貿易爲常業者。爲中國西部之商人。如歸化城人是已。永德魁年中轉運科布多之資本達三萬兩。興隆和之流通額二萬兩。此外住科布多歸化城人之營業。則頹萎不振。有時爲行商。更卑卑不足道。一行商所携之貨物。多少亦不過一千五百乃至二千兩。以之與蒙古產之原料交易。僅可換得二疋土撥鼠皮。又一斤駱駝毛而已。以彼收集所有物。故蒙人加以夫拉嗎耳之綽號。夫拉嗎耳者。聚集之義也。

於科布多營零賣業者。有從中國內地派來之綠旗兵。彼等初由耕作官地而來爾來住於科布多。多於店頭時陳古物家具。又時從大商店。或由內地來之商人。購入新鮮物品。而轉賣焉。科布多零賣商店之物品。數量雖寡。而其種類則甚雜。如在烏里雅蘇臺者然。但

科布多之零賣商人。比他商人。長於詐騙。易於致富。如衡量物品及金錢授受之際。中國人慣弄其詐術。科布多政廳。一爲防此騙術。一爲監視賣買城之市民。故做烏里雅蘇臺之例。由商人中選適任之人。而設有半官半民之特別管理法。

科布多參贊大臣由科布多商人中。選留居多年熟通本地商人之情形者七名。任爲甲長（在庫倫稱爲舖道）。任此甲長之商人。監視十家。乃至十五家。取締小商人。勿得爭執縱飲賭博狎妓留宿可疑之人要言之。甲長者。凡以監視人之品行而保衛其安寧也。中國商人中如有死亡者。甲長須先證明死亡之原由出於自然。或由於他故。無證明時。則由巡捕嚴重檢查其死因。外應長官之命。並爲商事裁判。科布多之中國商人中。若有破產者。長官召集甲長協議。審查其事件。宣告其破產果由於不幸。抑出于惡意。甲長不受薪金。反擔任職之冗費。彼等與其地之銀商同以廉價供給貨物於長官。其一例也。余滯見長官以三錢三分由甲長而購得時價四錢之茶。狐皮一張值十二錢者。長官購六張。每張只合七錢。蒙耳野貓皮時價五兩六錢。彼以三兩購得之。千八百九十三年。於科布多服甲長之職者。爲永集成、興隆和、山夫伊、夜山、求伊、音族庫伊、羅耳疾疾乍、商舖之代

俄國商人

買賣城之廟

表。甲長依舊例於每月一日及十五日施麪粉或黍二三碗於貧民云。中國之綠旗兵販賣古物什具之外更販賣蔬菜。營此業者多居城邊。於其地有家屋。園植馬鈴薯。形小味甘。一斤價自二分至五分。燕青一箇亦與之同價。胡蘿蔔十個。價自五分至八分。

科布多中國綠旗兵中復有若干職人。即銀匠、小木匠、皮匠是也。賣買城中無民間私營鍛冶工。只有官設最大鍛冶場。於專營官業外並承辦民間之定購。

科布多俄商之動作已詳誌於本書第六卷中。彼等開店於科布多之三街。其中於首街獨立營業者有巴伊達黑夫。其他之俄商開店於東街之隅。賃店一大宅第。其商店連於二街。於可迭立尼可夫及庫機民那林賊立街爲營業地。獨伯慈諾夫開店於東街。

科布多之賣買城有中國之廟二。一在城之西南。一在城之東端。此廟創設之日中國人亦不詳。在西南端之廟。蒙人俗稱爲烏孫斯墨祭。其本地河神。門上扁額題曰河神廟。可證明也。此廟從來由二堂組成。一爲祭夜耳立庫河者。一爲祭河神者。當東干人侵入時。此廟大受劫掠。故將小廟封鎖。移神像及器具裝飾品於本堂。余游科布多時。小堂內部



惟餘頽垣。千八百八十三年。科布多長官鳩工修葺。至今其裝飾雖不可復見。然終爲蒙古有名之一大古刹也。

廟中置格賊耳之大像。兩側四像。長與人身等。自此廟修繕以來。科布多長官。每月朔望必參拜焉。廟守依長官之命令。每三日募施捨金一次。充維持經費。卽住於科布多之俄人亦不能免斯義務也。廊立二版。類紀念碑。進觀其所記蒙文及漢文之簽字。知於道光十九年（即西曆千八百三十九年八月）重加修繕。此碑列記施主之姓名。數可八十。並記名人之獻納品。觀其列記之姓名中。多爲佛教信仰之蒙人。喇嘛人占其大半。獻納品如馬二三四。牛二三頭。羊十頭。羊皮及土撥鼠皮若干張云云者。則居其首列。至其修繕消費幾何。費用支出由何處。一二皆明記於碑中。中國人葬於此廟旁者少。蓋主等主。要之墓地。在城東北部之廟側也。此廟稱爲塔伊王。外觀頗壯麗。或云修繕未經六年。殆信然歟。此處有中國人之墓地。距廟之遠度。一如烏里雅蘇臺之例。然兩兩比較。此則陋甚。且去長城甚遠。多不能運柩還鄉。至中國人中占多數之綠旗兵。貧窘尤甚。更無能運柩者。此科布多中國人之墓。所以多於烏里雅蘇臺也。墓之保存方法。極爲粗畧。其中着

中國服之死屍。時暴露於棺外。犬由墓中啣出之人骨。纍纍然也。然富人之棺。終欲運回故土。故常於墓地構小屋而停之。

人多謂住於科布多之蒙人。多於烏里雅蘇臺此謬見也。蓋居於科布多之蒙古人。多張幕於外。常觸人目。住於烏里雅蘇臺之蒙人。則張幕於賣買城內。隱不易見也。科布多除喀爾喀人外。有多特爾扈特人、烏梁海人、杜爾伯特人、居之。此等人一年中概不去科布多。奇爾嵇思人住於科布多者。雖不亞於特爾扈特及烏梁海人。然五月杪來。十月末去。冬期決無留於科布多者。住居科布多蒙人之職業。無論男女。與在烏里雅蘇臺同。以其地之綠旗兵。競爲勞力。故貧困益甚。又娼婦絕少。此一由人口之稀。一由其地之中國人多攜妻而來也。喀爾喀一區。僅科布多有中國婦人之住所。

蒙人以科布多爲優於烏里雅蘇臺者。因有佛寺之故。此寺之起原及沿革。多傳於古碑雜記中。就額爾德尼額爾克編年誌所載。（乾隆二十七年即西曆千七百六十二年）有如左記之事。

（厄魯特之喇嘛惇多克於布彥圖河濱左岸建寺。使喇嘛僧數名同誦經焉。）

由斯觀之。其寺之創設。與城之移址。殆同時也。寺之初狀不詳。想必似毛氈製之帳幕。與厄魯特之寺院無異也。其寺創設之翌年。當時科布多幫辦大臣乍郎森學佛教於建立。此寺者之惇多克有師生之關係。凍德庫遂利用此機會。請幫辦大臣維持此寺。故措置頗裕如。後未經四年。（即乾隆二十一年西曆千七百六十六年）乍郎森請清帝於凍德庫建寺之側。重築一新廟。清帝准奏。命由國庫撥銀萬兩。充建築經費。建造未及一年。廟遂落成。廟爲石造瓦葺。圍牆及廟兩側所有之建物構造。亦與此同。一千七百六十七年。廟工告竣。乍郎森奏聞清帝。清帝賜名曰泰平寺。並命建石立碑。記本廟建築顛末於其上。置之廟中。是年舉行開廟式。自是本廟以西牙拉斯墨（即黃廟）之名稱聞於世。（黃廟如勅願寺等。其一部分塗以黃色。故名）本寺住持及大喇嘛。命格倫凍德庫充之。喇嘛僧則自厄魯特及明噶特二部落中招致。據前記勅令。命札薩克圖汗三音諾顏部落之呼圖克圖。即那魯班禪呼圖克圖。乍拉漢乍呼圖克圖。乃伊拉古克三呼圖克圖。每三年輪值住此。最初來此者。巴郎漢乍呼圖克圖也。初祭事所需物品。以乍郎森所出寺資購之。募集寺資。亦由乍郎森執行。由蒙古人徵收家畜。得勅裁後實行之。其徵收方

法。則先自喀爾喀各部落及科布多管內。徵收前三年間所繁殖之家畜。爲數至夥。及期復歸之於各部落。而以其新繁殖者屬諸寺。據蒙古人云。今之喇嘛。生活方法。雖若是安。全。而喇嘛僧衆同居一寺。不過自廟宇建立以來。二十五年間事耳。初皆各居己家。散處曠野。每年因舉行祭事。會於西牙拉斯墨廟三次而已。其一年中三次祭事。概於曠野中之寺院內舉行。今猶有其遺風焉。

西牙拉斯墨。如蒙古之勅願寺。外部繞以圍牆。牆塗赤色。大門內塑四天王像。像亦甚偉。廟堂雖廣。而所藏之器具佛像經典無多。廟內北壁塑有三大佛像。兩側東西二壁。有十六羅漢之像。本廟照勅願寺例。有勅賜扁額。惟若喀爾喀之勅願寺。扁額與佛像不並列。惟見於東西南三方壁上而已。

乾隆帝所賜本廟碑文。以滿文漢文準噶爾文。鐫於兩大石之上。惟刻工甚拙。刻並不深。今微存其形。不能成讀。余得本文於額爾得尼額爾克編年誌中。雍正八年（一千七百三十年）戡定四境之亂。距烏里雅蘇臺約千里之處。築科布多城。以爲西方重鎮。自建廟以來。疊遭喪亂。廟與城時有興廢。遂於乾隆二十一年丙戌晚秋。重興工事。建立此廟。

本地之  
活佛及  
祭祀

此廟建立之由來。及城與廟興廢之沿革。碑文中皆詳記之。

西牙拉斯墨首長。係三音諾顏或札薩克圖汗部中受命而來之呼圖克圖。一如勅命所定。呼圖克圖受命後。常携十五或二十名之從僧同來。且此廟原爲厄魯特及明噶特部落之人所建。故應命該二部落遣派喇嘛。來此學經。近來寺內執事之人。皆出自二部落也。東干亂後。此寺大受損失。呼圖克圖不自來寺管理。遣若干僧衆以代之。惟自一千八百八十年後。復來寺如常。按照定例呼圖克圖以三年爲瓜代之期。惟守此者甚少。一旦來此。動輒滿二三期始去。去時科布多長官。命住本寺之喇嘛僧衆。與厄魯特明噶特二部之有司協議。自所屬部落之呼圖克圖中。選一人候補。既選定。長官具聞於烏里雅蘇臺將軍。請將所選定之呼圖克圖。遣派於廟。即由將軍傳命於管會盟長。使其派遣。厄魯特及明噶特人。崇拜呼圖克圖之心甚深。由本部落而來參拜者。絡繹不絕。呼圖克圖爲寺之首長。由寺院所發出之一切命令。或交涉事件。皆署本人之名。呼圖克圖每年進呈贈品於清帝及烏里雅蘇臺將軍。且不時而巡謁將軍焉。蒙古人所稱之金欺尼達拉嗎喇嘛。及位分稍次之得德達拉嗎喇嘛。此外更任命尼耳巴格布庫夜。筆帖式各六名。

襄助呼圖克圖。管理事務。皆由所屬部落選出。經呼圖克圖具呈長官。承北京理藩院之認可者也。維持寺院及祭費。由科布多庫款內支取。每年一次。平均一月十兩。住寺喇嘛。每年俸薪磚茶五十塊。黍五十斛。分三次交付。除通常祭禮外。每值清帝萬壽節。及新年元旦。寺中則舉行莊嚴之祭儀。厄魯特及明噶特諸王。咸來參拜。由科布多國庫付與宴費於衆喇嘛。萬壽節十一兩八錢。元旦節十七兩六錢四分。元旦節使劍士八名。力士八名。演試武技。自東干人進侵。寺宇破壞以後。輪班服務之活佛及呼圖克圖。不居於西牙哇斯墨。而遷於百五十撒窰外。布彥圖河右岸焉。此屋乃一千八百七十四年大盛魁商店所建。以爲該店別墅者也。及東干人掠劫後。活佛等不能安於寺內。遂爲該寺所收買。本邸有屋三。活佛及其從僧居之。別有廚房一所。家屋之構造。表裏皆不足觀。比之喀爾喀呼圖克圖住所尤劣焉。

本廟之外。兩側有小屋二所。喇嘛逐日在此閱經。名曰機撒。惟念經則於僧衆聚會之時行之。本室兩側。築有中國式之石室。喇嘛僧居焉。然本廟設立後。約經二十五年。以喇嘛僧遷居他處。多成空室。惟活佛大喇嘛及二三喇嘛之住室。爲僧衆逐日閱經之所而已。

其餘各室。衆喇嘛會合之時。偶爾棲宿。平時皆無一人。一千八百六十五年。俄國欲於科布多通商貿易。遣派官吏。與長官交涉。中國人即於某室內。接待俄國官吏。而爲初會幹旋之所。洎乎一千八百七十二年。東干人來復。此屋遂罹兵火。爾來亦未加修理。幾成空害。若夫繪畫。往昔爲室內之裝飾者。今僅散見於壁間而已。

第七章 自科布多至庫倫

九月三日 木曜日

本日余去科布多。欲由中俄兩國商人通行之路。返烏里雅蘇臺。雇駱駝四頭。馬二頭。並雇蒙人二名。以爲嚮導。共給磚茶六十塊。自科布多至烏里雅蘇臺。雇駱駝載運行裝。運費僅需六七塊磚茶。價從無如此昂者。余之所以出此。亦正以此行與普通旅行有間。不可以常例衡也。蓋余之旅行。不適於第一時期。蒙古人旅行。夏季不用駱駝。冬季用畢。由中夏以至秋初。休養數月。增殖脂肪。以爲前途勞役之準備。今蒙人因余雇用駱駝。則不能依法使之休養。故雇價必二倍之。且商隊通例。至少非駱駝十五頭。不附隨二人。今余僅雇駱駝四頭。而附隨人夫未少減者。良以終夜一人。未能備警。其價昂貴。理所宜也。

晝十二時。俄僑來相餞別。余遂離科布多沿庫圖勒斜坡而行。地不甚高。越何特音烏郎何修。降至多石之溪谷。此等溪谷。北方以何何烏拉山脈爲最多。沿路兩側。碑石林立。建設甚古。碑文磨滅。殆與普通之石無異。不細審之。難知其爲碑也。過庫圖勒折而東行。經何特音烏郎何修山北麓。達乍米牙達潘嶺。嶺高峻。惟馱馬可通。車道迂於嶺南。以避艱險。二時三十分。登乍米牙達潘之巔。四顧茫茫。北接俄領。阿可伊特山聳立。山之麓有科布多河渡口。及科布多古城之遺跡焉。雅瑪特烏蘭山聳立於其南。其南方峽谷。即科布多驛路所經由處。亦即八月二十五日所過之所也。俯視廣漠平原。茫無涯旣。哈喇烏蘇湖在其間。呈青藍色。湖東有濟爾噶朗圖哈伊爾罕山聳立。明噶特人稱此山曰温都爾哈伊爾罕。是時二山白雪皚皚。自巔及麓。彌望皆是。蓋昨日以來天候不良之所致也。自乍米牙達潘下行。道路沿溪谷而東偏。甚平坦。此路爲官府所經營。而塔立牙欽人所開鑿者也。蓋塔立牙欽人常由此運新材乾草。售於科布多城中之居民。故關是路。今日所經之溪谷。北以何何烏拉山脈爲界。東則連於托爾和烏蘭赤山。正東有三紅丘。名烏尼格特烏蘭。其右有阿爾噶靈圖山。其北端色爾山脈。遙遙隱現。據云此山即明噶特人



科布多  
耕地

游牧地東南之界境。由此而南。則有阿庫巴潘又山。是亦明噶特人游牧之所。更南有慈耳亥哈伊耳漢山。聳然特立。溪谷土質純係硬砂。而含有砂礫甚夥。巴拉架那草。爲本地植物中之特產。余聞此地爲塔立牙欽人之耕作地。甚訝其言。其間縱有旱田。惟余所見者。殆皆不毛之荒野。然亦有說焉。官有耕地。屬科布多管轄者。今皆分爲十區。每區各分爲小部。喀爾喀人二十五名（家族）耕作各區。其從事於各小部之耕作者。每部不過五人。此外各區有中國（綠旗兵）三名。教導耕作之方法。一以盡教導之職。一以爲當地之治理者。其長則兼巴尊之職。乙乃分慈伊。丙則伯西可也。未幾。見有帳幕若干。蓋卽明噶特人厄魯特人游牧於此臨時所設之帳幕也。彼等在耕地內行看守之賦役。各耕區明噶特人厄魯特人各設五帳幕。共計爲十。帳幕主人。服賦役。乘馬巡回。驅逐禽鳥。賦役以四十五日爲期。前記之旗所派出者。移於塔立牙欽人所居之地。此等看守人。來自他方。苟能不使家畜傷害耕地。亦有時少離耕地而游牧焉。四時十五分。由布彥圖河達布彥圖烏蘇溝渠。中國兵駐此。服役於耕地。遂設住所。溝之兩岸。青草繁茂。景色宜人。行一俄里。復見寂寞。五時。達乍米牙哥耳小河。遂寄宿焉。按乍米牙哥耳流入哈喇烏蘇湖。發源

於阿爾泰西部雪山。此山名言人人殊。甲稱之爲巴倫阿爾泰。乙則稱爲雜司慈杭愛。丙則稱爲阿爾坦杭愛。要之。乍米牙哥耳發源於科布多以西無疑也。

九月四日 金曜日

五時二度 九時八度 十二時十二度 三時十一度 九時三度

午前六時動身。沿平坦溪谷向東進行。此溪谷有哈耳架那及剛草叢生。少砂礫。去路未遠。有小耕地二所。乃往昔所開墾者。今已荒蕪。惟觀其周圍尙有疏水溝。故知其曾爲耕地。及至第二耕地之處。時已六時五十分。過茲以往。直達科布多河。其間純係未經開墾之地。專供塔立牙欽人之游牧。當時牧於此者。有中國駱駝。其羣甚大。屬大盛魁商館所有。據嚮導明噶特人云。大盛魁商館所有之牧場。除吾等今所日擊者外。尙有若干云。此處有中國人一名。受大盛魁商館之委託。監視駝羣。惟任保護者。則係本地人。塔立牙欽人。即任保護之責者也。當保護之任者。係一團體。由五六戶組成。各戶每月受磚茶五塊。以爲報酬。駝若遺失。則團體連帶負其責。河濱植物愈茂。哈耳架那成超過一撒窳之大灌木。剛草甚高。液汁亦頗富。九時。抵科布多河。其渡口名曰穀耳奔撒夫圭音烏耳母。即

(三支流渡處)之意也。科布多河至此歧爲三支。故有是名。其支流之一。廣有二十五。乃至三十撒窳。深一阿耳新九烏夜耳肖庫云。

渡科布  
多河

此河如是之深。故旅客渡河。必將物品自貨車卸下。使駱駝負之。然彼時河水甚淺。明噶特人拍手驚嘆。蓋渡此河者。夏必用筏。惟秋始能徒涉。今當孟秋。而水甚淺。故嚮導觀之。意氣甚得。過第一支流直行。見其餘二支流。轉赴南方。約二俄里。二流合爲一。此處河身廣不過三十五撒窳。最深之處。一阿耳新四烏夜耳肖庫。白鷗三五與河鋸嘴鴨游泳。水際羣雁翩翩。尋餌間行。水禽之屬。如是而已。科布多河支流之形。如前所述。支流之間。地成洲形。明噶特人多刈草於此。今猶見其堆積乾草之一部。運往科布多販賣之。其大部分爲納於科布多之物。自官府償之。

土人之  
供給乾  
草

明噶特人及厄魯特人負此賦役。故各旗各出十二戶。以供給乾草爲專業。此十二戶從官府所得之報酬給料不一。故所供給之乾草。其數亦不相同。自最初之六帳幕所得最多。每一帳幕銀二十一兩。受此報酬者。一年應納乾草八萬斤。其他六帳幕所給之報酬甚薄。每年僅銀十二兩。各帳幕應納乾草五萬斤。輸送乾草如是之多。絕非一戶之所能。

因欲勉力完此賦役。各旗對於一次給料應納之草。常使三四帳幕分擔。甚且使五帳幕分納之。此項乾草。專供官府及郵驛之用。故土默特人來城所乘之馬。其飼料亦出乎此。居城內之官吏。以之飼養家畜。視爲當然。然科布多乾草。普通賣價。駝一頭。所載約四百斤。值茶磚一塊。準此比例計算之。中國政府所得乾草八萬斤。給價僅二十一兩。至少亦應給一百八十兩。方得其平也。

渡科布多後二時。至十一時十五分。路線漸向東北。循明噶特人之游牧地前行。蓋科布多河以東。已非塔立牙欽人之土地。而爲明噶特人之旗。溪谷與前同。係硬砂平原。而爲剛草及哈耳架那草所蔽。由此以往。漸見下巴庫草。其地總稱曰察罕布隆。再進下巴庫草愈多。亦間有鹽池。其地似頗宜於畜牧駱駝。然吾等通行該地時。全然未見人跡。三時十五分。登哈拉伯哥齊丘。此丘爲烏尼格特烏蘭山之鞍背形。欲越此山。故先登是丘。途中伏蛇遍地。及登哈拉伯哥齊有窪地一所。現於目前。哈喇烏蘇湖之水。漫瀾於其全部。窪地北有禿山。名齊格茲巖。石巍巍。橫亘北境。東及東南。則與阿爾噶靈圖山北端之色爾丘相接。

哈喇烏  
蘇湖之  
北岸

土人之  
供給薪  
材

降庫圖勒沿湖岸向東北行。湖岸地含鹽質。蘆草甚茂。野禽多棲其上。鵠雁鴨等甚多。白鷺羣集水濱。吾等欲投宿於哈喇烏斯那伊將伊立母沿岸道路。本向東北。至此折而向東。湖岸之水甚淡。與八月二十五日余在湖之西南岸所嘗者迥相反。湖之北端。其水甚淡。而湖南之水苦鹹。余不明其故。因即詢諸本地游牧之明噶特人。彼則謂湖之北部有布彥圖及科布多兩河流入。該河之水質淡。與湖水調和。故湖水亦淡云。然其說頗不足信。惟據彼輩所稱。哈喇烏蘇湖氣候乾燥特甚。且其南端有小湖若干。淺洲間水與沿岸之鹽相混。故該處水質苦鹹。湖之中央與沿岸之深處。依然淡水也。以余觀之。職此故耳。本地之明噶特人。應供給薪材於科布多城者。計有五十戶。中國政府。因供給薪材所與之俸給。亦有高下之分。與供給乾草者同。其俸給則平均分配於厄魯特明噶特各旗之間。受年俸三十五兩者。每月供給駱駝二十頭之薪片。其受俸二十五兩者。每月則供給十五頭之薪片。每駝負載。計三百二十斤。秋冬二季。須供給同量之炭以代薪材。明噶特五十帳幕。除供給官府外。仍須供給明噶特寺領之燃料。明噶特之寺領。在本地北方遜都里河畔。該地今有高廟凡三。乃仿西藏式。以磚砌成者。本寺住持喇嘛僧。居土垣及帳

幕中。明噶特寺領之喇嘛僧。總數在百名以上。寺內家屋。約有二十五戶。此寺在明噶特杜爾伯特旗境內。故杜爾伯特喇嘛來此參拜看經者。頗不少云。

九月五日 土曜日

五時一度 九時八度 十二時十三度 二時十八度 六時八度 九時一度

哈拉烏斯那特伊立母乃明噶特游牧之東境。再東則爲杜爾伯特王之領土。七時三十分。由驛動身。欲繞哈喇烏蘇湖向東進行。湖岸地質。各處不同。植物不茂。各處亦不一色。九時五十分。登塔東陀羅海之崖。由是離哈喇烏蘇河。沿茲臥何耳奴耳音貝立高丘進行。此地毫無植物。除砂礫外。殆無一物。先見烏耳架特烏蘭赤山。聳立北方。繼見夫冷特羅哥伊低山。橫亘道路間。甫登斯山。已午後一時矣。要之夫冷特羅哥伊者。羣丘之總稱。小石羅列於高原。宛若黑炭之散布。除哈耳架那及剛草外。不見草木。惟丘之西端。有達母巴音夫慈庫井。同地有帳幕二。爲杜爾伯特旗王而設。通過夫冷特羅哥伊丘陵之間。二時十五分出窪地。地成橢圓形。是即登色爾山之山路也。山坡傾斜。車行極便。由山

頂降。東北方面有廣漠之平原。現於眼際。遙見特庫特何奴耳山脈。橫亘東北。以爲限界。而此山脈距所行處。約百俄里。溪谷之間。山丘連綿。大小不等。距吾等最近之峰。有紅石頗多。其高聳雲表者。即阿郎究耳烏拉山是也。本山之前三俄里。稍折而東南行。則此山已爲經過之所。其路因一方有本山山脈。一方有色爾高原。故甚狹隘。四時四十分。達何西何耳音夫慈庫井。該處有杜爾伯特人之帳幕二。家畜羣聚於此。此井距大路計二俄里。且土人云。水質不良。故未止息於此。復由同一隘路而行。地盤愈低。土質忽變而爲流沙。余不欲再行。至阿郎究耳呼都克井時。已五時三十五分。遂息於此。

九月六日 日曜日

五時一度 九時十二時 十二時十四度 六時九度 九時五度

七時二十分起程。沿前日之阿郎究耳夫列得伊隘路。次第進行。此隘路由昨日登色爾山頂所見之溪谷而下。與賊冷奴耳湖相對。以此地多賊冷。故有此名。余今亦見之。某地有十五頭牲畜成一羣者。又或有將一對家畜分牧於各處者。今蒙人稱此湖爲賊冷奴耳者。殆寡。因宗教而變其名曰山圭音達夫伊。山圭音達夫伊者。神聖祭海之意。蒙

人獻祭於此。故有是名。然彼之所謂海。其長殆不滿三俄里。由此湖經過時。人聲人影。無所聞覩。據蒙人云。賊冷奴耳迤西地方。地質瘠薄。終歲不毛。向無人居。惟其北有煙霧上騰。似出自帳幕中者。距湖愈近。則其沿岸愈顯爲純粹之白澱鹽地層。土人云。賊冷奴耳鹽品質之良。爲此地鹽湖之冠。不獨附近之杜爾伯特旗人。與蒙古人。來此採取。卽遠方之民。亦有來是採鹽者。賊冷奴耳鹽。間亦運往俄國境內。俄國之駐防哨兵。與可西阿架齊人。亦用此鹽。惟其採取方法。無定式。無秩序。任人民之自由。人民視其需要之多寡。來此採取而已。賊冷奴耳屬杜爾伯特旗。該旗地方。有守湖之人。（曩見湖北方之煙霧。大約卽若輩帳幕之所在地也。）惟若輩守湖之人。虛儀奉職。所居之地。至少距湖四俄里以上。並不住於採鹽地之附近。余之馭夫云。來此採鹽者。每一貨車。或每駝載。恒納羊皮一件於守湖者。而此羊皮並非納於其旗。實以賄守湖者。賊冷奴耳溪谷之地質。確係砂土。湖岸植物極少。附近之地。殆皆不毛。地盤總體。向北傾斜。其現於東方。如引路之星。巍然屹立于車前者。坐庫梭巴伊耳漢山是也。南方遙接阿爾噶靈圖山脈。每屆春季。山水氾濫。瀾漫路途。流入各處窪地。瀦而爲河。深而且廣。聞土人云。自此三月以前。卽六月



中旬間。水潦遍地。甚深。周圍達一俄里半以上。潤濕之跡。茲不復覩。前日瀦水之處。今則變爲坦平道路。土質黏而硬。馬蹄車輪。經行於此。亦無跡也。十一時五十五分。去賊冷奴耳湖岸。計十二俄里。行至茲圭地方。降而爲一大窪地。橫亘南北。窪地四週。灰色粘土之嶺巖並立。其形崎嶇。遙望之。或作城壁齒形。或成圓錐形。如突起之蒙古帳幕然。溪谷之間。隔大路一俄里許。有小湖名茲圭。其附近有杜爾伯特游牧之帳幕三。湖之周圍。剛草叢生。其間亦有牧草。然前行無幾。復爲曠野。濯濯不毛。午後一時四十分。過其地。經札布汗河岸。至慈耳貝慈音臥伯地方。

札布汗  
河支流

此處札布汗河分三支而流。其間相距一俄里。流於東者。廣二十撒窳。流於西者。廣二十五撒窳。有至三十撒窳之處。札布汗河河底泥濘。陷坑甚多。獸畜渡河。常陷入焉。蒙人苦之。札布汗河河身廣漠。常改道而流。流域今昨迭異。河流湍急。常出泥沙。泥沙堆積之所。可以徒涉。徒涉處。亦復日日不同。本地杜爾伯特及撒耳茲耳人。深悉河身與水流狀況。能豫測其變流方向。故蒙古商隊渡河時。常以土人爲嚮導。余亦雇用引導一名。以籃羅紗一阿耳新。(價五角)爲報酬。及渡河時。土人指余以明日河流之方向。一時四十分。已

至河邊。晚六時始得渡。引導者於渡河之先。殆甚留意。先令駱駝休息。四小時間。因以空耗。次復探前流之津。遂達彼岸。於坐庫梭哈伊耳漢西南。有地名哈耳母伊庫特。因宿焉。此處下流。有中國大盛魁商館。自此地沿札布汗河。有牧馬及牧駱駝者之住所。此亦該商館販賣貨物之屯積所。札布汗河爲此處樞要之境界。其左岸有科布多高等政廳杜爾伯特王旗。其右岸有烏里雅蘇臺將軍及參贊大臣所管理之撒耳茲耳人之旗。左即準噶爾子孫之領地。右即喀爾喀。昔時在札布汗河分爲二領地。有警備隊屯駐。今已撤去。問其撤退之時日。蒙人亦無知者。

九月七日 月曜日

五時二度 九時十二度 十二時十六度 六時十三度 九時八度

余晨興。赴河畔。檢昨日撒耳茲耳土人之豫告。果見昨日指示之河流。如其所言。七時四十分。離宿地向東南進行。河畔之鹽白色。又爲布達耳架那赤草所蔽。遂呈奇觀。日光照耀。恰如嬋妍花草。織成美錦。一轉瞬間。此景已淹沒於背後。而道路則變爲沙石混淆之硬沙土矣。過此曠野。至九時五十五分。抵一多沙窪地。其處橫二斜被。接連烏尼格特山。

札布干河胡努伊河之間無水。不適居住。只見有駝馬之羣。土音稱此爲伊立奠嗎耳曠野。牧放之家畜。遠離人家。不監視而放任之。然逾三日則自至河濱飲水。飲水後又來此無水之地。以爲常。蒙古之家畜。如此寡慾。爲醫渴而稍需濕氣足矣。午後抵烏尼格特山。由山頂而北。遙見奇勒稽思諾爾大湖。遠望西北。雪山巍巍。如在雲漢間。土人稱之爲烏布撒奴耳音哈拉黑拉山云。山之東有廣漠之溪谷。胡努伊河流於其中。據云。此山爲最豐饒之耕作地。就中尤以欽達嗎尼溪谷爲著名。其處有欽達嗎尼山。杜爾伯特王寺院在其上。此溪谷到處溝渠縱橫。供灌溉耕作之用。其水皆由哈拉黑拉河流來者。直流於欽達嗎尼山麓。山中之樺及落葉松。最爲繁茂。山林東北部。爲杜爾伯特王之寺院。蓋禁林也。濱河處。雖有礫土。而周圍各地頗肥沃。故其地杜爾伯特人皆營農業焉。

杜爾伯特王之寺領

杜爾伯特王之寺領。分爲四區。即(甲)寺。(乙)王之宮殿。及其附屬地。(丙)城寨。(丁)中國人之住所。成一廣大之部落。中國人專營商業。其致富則晚近事也。彼初建此寺時。多爲工程而來者。其後常住者。均從事農業。家屋及馬曳磨機(亞美利加式)居其三。貯麩粉穀米之倉庫居其四。今中國人不自耕作。只販賣茶棉等物。以地貸付於杜爾伯特

人以穀代償。此當地之商業也。中國人又以杜爾伯特人所供之穀物。販於近旗之蒙人。此外部之貿易。使彼得巨利者也。由山嶺轉而東南。猶未全下胡努伊河之溪谷。即直連烏尼格特山北麓之高原。五時十分。抵胡努伊河岸。宿焉。此處芻秣不良。胡努伊河於此有二十撒窳。泥深。故河水甚濁云。

九月八日 火曜日

五時三度 九時十三度 十二時十九度 六時十六度 九時十度

晨興。北風忽起。寒甚。七時四十五分起程。渡津。河深不滿半阿耳新。出河右岸。遂沿胡努伊河逕行。河岸多沙。哈拉架那草外。無一植物。故通行甚難。至十時三十五分。河之西岸爲高丘。河似流於窪地。然道路之地質猶未變。仍爲沙土。至十一時。此沙漠間。俄然如有青草肥沃之地。由河岸綿亘約二俄里。道路纒繞。突出於河之博羅烏珠爾岬。亦能達於同所。忽駱駝因行沙土。炎熱不堪。屈膝而臥。任鞭撻叱咤。亦莫能興。故再下博羅烏珠爾岬。過河之右岸。稍休息。自正午十二時。至午後四時。始行。沿右岸而下。道路如前。土沙不毛。午後五時。過沙巴克。有貧困之游牧民。因見二帳幕焉。自札布汗河岸騎行二日。始見

胡努伊河

帳幕。沙巴克圖鄂博地方。景色頗佳。河岸巉然聳於河岸之上。其河恰如自峽谷流出。又入於圍繞斷崖之廣茫溪谷中。然其道路則不下此溪谷。乃離河而沿其高岸。余車向此進行。時漸黃昏。七時遂止於此處。

九月九日 水曜日

五時十度半 九時十三度 十二時十五度 三時九度 六時五度 十二時一度

七時十五分起程。因河之左岸。爲白沙漠之斷岸所迂回。故不得不再渡河之右岸。其繞圍處。不出一俄里。而道路則由此再轉於左岸。又沿河身進發。八時二十分。至察罕布隆一大部落。其地爲鹽澤。剛草甚繁茂。於此四顧撒耳茲耳人之帳幕。見有由烏里雅蘇臺而來。經營商業。中國人之二帳幕。中國人春季來此。專販賣大布達連布茶葉。及蒙古人所用之碗煙管。煙草。等小貨物。輸入於此。賣盡。則以所得之駱駝毛毡子。堆積其帳幕前。氈幕中有哲布尊丹巴圖克圖之從僧。與三十左右之健婦同居。彼等於二年前。相携出庫倫。今則或乞食。或爲人傭工。而以所得之工值爲生活。據云。在察罕布隆。不獨有中國

人。俄人亦來此常營貿易。俄人託土人牧養家畜。而以貨物與牧者爲貿易云。自察罕布隆啓行。九時二十五分。抵哈拉烏斯那伊貝立迭耳沙漠之野。十時五分。抵呼蘇爾村落。均爲沙土。有小鹽澤。在呼蘇爾亦見有撒耳茲耳人之帳幕。由此沿胡幣伊河左岸進行。超若干沙石混雜之斜坡。已一時二十五分。遂少憩。此時有屬於撒耳茲耳商隊之蒙人。赴烏蘭古木及杜小伯特王之游牧地者。與我等相距頗近。彼等以茶與麩粉交易。貯藏冬季食糧。明噶特人及塔耳牙欽人及魯公旗下之蒙人等。均往同旗購買麩粉。彼行於河之右岸。其駱駝共十五頭云。三時四十五分。離休息地。五時三十分。至巴音烏蘭山。在胡努伊河左岸。與河右岸之哥耳音烏郎及斯伯音烏郎山相對立。七時三十分。止於鄂博圖部落。其處因山得名。人皆稱爲巴音烏蘭胡努伊河流於道左。與余所宿之地。只隔一水。

九月十日 木曜日

五時四度 九時十三度 十二時十四度 六時四度 九時一度

七時十分。離鄂博圖沿左岸高原而行。地多沙。遠望似與河右岸流沙之山相連者。十時。

抵滿達勒鄂博山。胡努伊河沿岸人民。本年皆游牧於東方曠野。故其時居民甚少。當春初大旱。草穀稀少。夏末即陽曆八月間。漸有雨降。植物稍有蘇生之狀。當地貧民。遂將此事通報於游牧他處者。始歸己之游牧地焉。該處新移來之蒙古人。立帳幕者。運傢具者。或尙未張帳幕者。紛紛在目。十一時。余乘短車登固爾班烏珠爾之庫圖勒。有斜坡。名撒伊立母。勢不高峻。起伏無常。後登最高石坡。已十二時五分。由坡降。抵訥噶大平原。此原野向多濕氣。植物繁茂。然此時草甚稀。且無水。過訥噶平原。歷三時十分之久。至午後三時十五分。始至平原盡境。見哈喇圖山。由山頂而下。其道路可通小窪地。後更見博羅陀羅海山。遂止於山之東麓。距河岸殆二俄里。以其沿道路而爲宿泊故也。所以不往河岸附近者。一則距道路甚遠。二則此處有二蒙古人休息。此二人者。一爲六旬老人。一爲二十五歲壯丁。已解鞍而放馬於野。食畢而烹茶矣。終日遊於無人之境。遇交談者。亦弗能暢言。故余止於其側。以便接談。其老人爲中俄國境伯特哥尼何羅伊之章京。壯者則其同哨所之兵也。此章京曾任北京五哨所之監督。爲上年奉中國官吏命。往烏里雅蘇臺者。監督官達又氏。所至哨所。輒爲巡檢。察其紀律甚紊亂。哨兵多無馬者。武器亦不及規

定之半數。監督官將詳情申告烏里雅蘇臺將軍。將軍急發命令於各旗。飭其整頓各哨所積弊。各旗回覆本年不能履行。明年定將各哨兵撤換而徵新哨兵。今年春哨兵之一部。因任期已滿。各歸其旗。遂以新兵代之。而他旗因避經費之支出。仍使舊兵續充三年。監督官遂於今年七月。再往各哨所巡查。各哨所雖皆不缺少。而其管轄內之吉圭耳斯迭及罕達該圖仍如故。馬匹雖如定數。而武器一無所存。甚至有攜帶古代不適用之武器者。監督官加以譴責。後又巡視各哨所。將實地所見聞。詳細具陳。今烏里雅蘇臺將軍。派遣章京。章京答以須整備武器。撥鉅款。如伯羅伊吉欺特及索果克二哨。僅有兩支弓。其餘之物。皆已損壞。須大加修理。罕達克圖哨。僅四名兵所攜之武器尚適用。其餘十六名。所攜者皆舊式。且已損壞。不可不另購新式云。章京如何實行此命。余不得知。但彼自己已不贊成此事。且其所見。出長官右。余聆其言。殊甚驚異。彼亟言政府之處置無益。並露自己之意見曰。此果何爲者。俄國人不與吾相爭。哨所亦不必設。兩國國王。版圖甚廣。且俄國之校伊特。(蒙古人稱住阿爾泰邊俄國之加耳母伊庫人曰校伊特)若各攜手。則稅關之守備兵。能斃人於五里外。於此時也。弓矢亦復何用云。



余與章京對談。約半時之久。遂與嚮導沿岸而進。距此約十俄里之地。有章京之友。設帳幕相約。遂亦宿於其所焉。

九月十一日 金曜日

五時二度 九時四度半 十二時六度 三時六度 六時三度 九時零度  
半夜二時。暴風忽起。至四時雨降。每際雪雨。駱駝輒莫能興。故不得不留於此。八時十五分。雨稍止。天漸晴。八時三十分。遂備駝鞍啓行。自博羅陀羅海至烏里雅蘇臺。道路有上下之分。前者雖爲捷徑。但沿途無水。故商隊欲由此前行。必需貯水。後者路雖稍遠而井多。無庸貯水。我等固輕裝漫游。雖不攜水。亦取前者之道路。初過硬砂土之博羅陀羅海平原。十時二十分。登西巴甘茲阿音夫茲耳斜嶺。嶺上有突厥人大墓。以土築成圓形。又繞以方形之牆。再進過那林小窪地。十一時三十分。又登一斜坡。此處亦有突厥人古墓之跡。自此向伊耳音夫茲庫塔拉之東北及胡努伊河前行。地爲廣漠溪谷。胡努伊河岸距道路不過五俄里。溪谷一面。呈波瀾狀。小山層疊。良美牧場也。就中以接近於伊耳音夫茲耳井爲最良。抵此井岸。已三時二十五分矣。此井在額魯哈伊爾罕山北麓附近地。

蒙古無  
賴漢

方。由此山而得名焉。山循平坦道路。至哈伊爾罕呼都克。時已黃昏五時。遂宿於此。此日雨雪交降。駱駝臥而不動。不能前進。四圍山峯。白雪堆積。宛如銀山焉。

是日。余宿此地。實爲僥倖。何則。余偶然於此。得聞蒙古統治之新事實故也。七時與余並列而宿者。有哈伊爾罕呼都克井。井側一帳幕內。有四蒙人。其重要者。爲乍音格根之從僧治區之役人也。此人乃爲受取被捕於科布多之前記治下之無賴漢。而派遣於科布多者。今乃借三無賴漢歸其自領也。此事蒙古視爲常事。余初亦不介意。與語頗覺有趣。蓋彼之同伴者。皆爲乞丐。彼等離已之游牧地二年。或至八年。流離轉徙。而卒被捕於科布多。其中一人名凍德庫者。去年未離明噶特之游牧地。由甲慕遷於乙慕。乞食糊口。明噶特人。偶失一牛。人疑爲凍德庫所盜。訴於科布多會計官。於是會計官拘引凍德庫審問。當此之時。呼原告者凡三次。不出。第四次始出庭。

因原告之怠慢。審問殆二閱月始結。明噶特人之嫌疑。全係無根。凍德庫無竊盜之罪。明甚。唯可以浮浪罪論罰。而作爲游民。以交付於當時來科布多之役人焉。然凍德庫之浮浪罪。管轄廳所負擔之經費甚多。科布多之會計官。當交付凍德庫時。通告以下事項於

管理乍音格根之從僧區之商卓特巴。凍德庫之訴訟事件。延五十五日。爲監守拘禁之故。(第一) 監守之役人。及其部下之報酬。房飯。薪茶之費。並(第二) 囚徒費用。合計四十七兩八錢五分。此外審鞫事件終局後。至交付凍德庫於役人時。於特別監視之下。受六日給養。當監視之任者。對於凍德庫之費用。三兩四錢八分。總計共五十一兩三錢三分。凍德庫既爲被告囚徒。箝以手械足械。而此械購入費六錢。諸種之費用。會計官皆取自爲三音諾顏部營代辦業之中國天盛德商館。請由商卓特巴償之。當役人由印務處出發也。惟受引取二名游民偕來之命令。官衙僅授駝駱二頭。今增凍德庫。無由輸送。故會計官又從前記之商館。以乍音格根公費之名。爲遞送凍德庫取駝駱一匹。俾之騎乘。羊六頭。爲囚徒旅行中之食料。磚茶一個。爲飲料焉。清償此等負債之責。全出乍音格根官衙之意。外至得否使囚徒填補此缺陷。極可疑也。

九月十二日 土曜日

五時五分 九時六分 十二時十分 六時四分 九時四分

黎明。天氣將晴。外間有驅逐家畜來此飲水者。紛紛而至。足徵此地人民之富裕。七時五

分起程。由此直登傾斜之庫圖勒。次經一峽谷。途遇喇嘛曳三駝。載榛子由魯公旗來。是蓋欲售於烏里雅蘇臺之中國人。但於途中亦零星出售。榛子一釜。約一蒲德。給以茶磚一塊。卽九十哥余未買。喇嘛以今日入杭愛山域不吉而休息。我等先行。額魯哈伊爾罕以東之地。實屬杭愛山脈。前此之道路。殆皆小山脈之嶺也。八時登新庫圖勒。此邱與次之峽谷。均名冠額伯爾呼都克。卽南井之義也。其井在道路北方三俄里處。九時四十分登色爾騰達巴高而且傾斜之新嶺。由嶺之左。至都蘭山嶺。有數多奇峯相連。特開異景者。皆杭愛山之山脈也。下色爾騰達巴橫斷札們呼都克大溪谷。經一時許。此地雜草繁茂。爲一絕好牧場。時見羊馬駱駝之羣。奔走其間。然札門呼都克溪谷無水。僅有一井。在道北三四俄里處。其地因井而名焉。

十二時五分。由札們呼都克溪谷。登都蘭嶺。路旁見古墓地。其墓凡四。墓側有花崗石。雕刻人像。凡二。高一阿耳新。九鳥夜耳肖庫。寬八鳥夜耳肖庫。厚三鳥夜耳肖庫。周圍一阿耳新。三鳥夜耳肖庫。所雕者爲男形。而狀態殊不平均。頭大而胸不副。垂手帶劍。其式至奇。土音稱之爲和碩齊老云。

下都蘭嶺越小坡。入何婆河溪谷。有大盛魁商館。四馬羣牧於此焉。每羣約千頭。以蒙古人四名監視之。由大盛魁商館。託一中國人爲馬羣之總監督。常住於何婆圭音哥耳河畔。別事小營業焉。二時四十五分。見路綫與何婆圭音哥耳河相並。河底乾而無水。於是渡河。由此前行。道路稍向南方。三時三十分。渡半乾之烏遜珠爾河。又登烏蘭德勒達巴嶺。烏遜珠爾河爲土默特人放牧烏里雅蘇臺官馬及駱駝羣之游牧地。聞土默特人。概多富裕。飼各種畜類云。烏蘭德勒達巴峻險多石。前途彷彿難行。實則別無障礙。過此路又向東。五時。登祭罕齊老圖斜坡。六時四十五分。始達其頂。此處有二井二泉。其泉由嶺上湧出。水域狹少。以二桶汲水。即可汲盡。想設備未完全也。

九月十三日 日曜日

五時四度 九時十度 十二時十四度 三時十四度 六時七度 九時二度  
七時五分起行。下祭罕齊老圖嶺。過烏蘭巴勒齊爾峽谷。漸行漸廣。東轉遙向南方西訥布拉克廣溪谷開展。晴天之時。由此可眺望烏里雅蘇臺科布多間之郵路。並稍南之各地。午前十時。在西訥布拉克見有烏里雅蘇臺將軍部下之兵帳幕若干。此兵即由喀爾

阿爾泰  
人地方  
鳥梁海  
人之狀

喀四部所召集。使之服役。而屬於哥茲臥何茲夜立庫者也。繞此溪谷之山。半爲落松葉所蔽。烏里雅蘇臺人民。在此得薪炭匪鮮。十一時許。登阿耳海耳哈乃達巴嶺。或稱爲臥西庫達巴嶺。嶺不高而甚長。沿之而下。出阿耳音布耳庫草野。已十一時二十分矣。此草野殆占高原之半。並有小泉潺潺。流注伊格河。十一時四十五分。過此溪谷。恰出前記藏載喀爾喀兵之兵器。馬具。貨車。帳幕。之倉庫相對之處。上流亦有如是之家屋。殆牧官馬之士默特人之所居。伊格河灘。青草繁茂。見一大休息所。旅行者常止此數日。以休養家畜。余聞衆人之方言。有相異者。遂爲休息所附近而探問之。始知彼等乃烏立楊哈音德龍何東部之烏梁海人也。彼等之游牧地。在科布多河與哈喇額勒齊思河之間。自稱立音人云。彼等本來之語。爲迭冷圭得語。近來均自蔑視之。多依準噶爾厄魯特之方言。通行蒙古語矣。烏梁海人。於行政上之關係。分爲七旗。內有二旗。以二阿母潘長官分管。四旗以四達之官吏分掌。其餘之一旗。以稱爲墨列尼之官吏管轄之。此七人者。各掌其一。獨墨列尼。不祇管其本旗。視爲七旗之首長。往昔梭音人聘喀爾喀之臺吉一人。充管理之任。即立音（烏梁海）之始祖也。前墨列尼圭立格耳。娶杜爾伯特汗之女。生現時之墨

列尼有戴紅頂之權。其初所以招聘喀爾喀之臺吉者。蓋以立音族皆黑骨人。當統治之任者。非白骨人不可故也。烏梁海之貴人。皆在烏里雅蘇臺受教育。通例十三四歲時。送於烏里雅蘇臺。在將軍衙門。學蒙古語。滿洲語雖亦學之。然無以此語爲談話之必要。烏梁海之治理者。每三年由部下人民。集貂八百。進獻清帝。先送烏里雅蘇臺。後使轉送北京。我等前次所遇之烏梁海人。即以此貢物赴送於烏里雅蘇臺將軍者。烏梁海之諾顏。由科布多取薪俸。行政事務。及民刑訴訟。皆由科布多長官決而行之。獨此貢物。則送致烏里雅蘇臺。余誠百思不得其解也。

烏梁海人皆奉喇嘛教。每旗各建一寺。墨列尼之寺院。在阿爾齊斯河支流之可可特何伊河畔。墨列尼旗之游牧地方。總稱之爲磨立奈迭耳克列庫寺。中約有百名喇嘛。墨列尼之邸。亦在其列也。巴倫阿母潘寺。在青吉斯何伊特阿母潘寺。在流入於科布多之慈耳夫那伊河畔。

烏梁海人之寺。悉爲游牧之構造。彼等於行地上區別旗之驛站。與他蒙古領域不同其軌。在烏梁海人無驛站附屬之寺院。驛站者。章京所管理也。在墨列尼旗。有驛站四。在阿

母潘旗。各有六。在塔那耳旗各有三。總計有驛站二十八。可出兵士千四百名。至於採用火銃。則烏梁海人尙未夢及之也。

我等出可茲臥何兵舍。沿伊格河並依通於額布根寺之良軌道而下。（三俄里）此道路雖爲蒙古人參廟所開鑿。然送薪烏里雅蘇臺者。亦由此道以貨車運送焉。又中國商人之商品貨物。以車馬疲勞。而不得不迂回山嶺時。亦依此道路運搬之。我等棄路渡伊格河。登岸左迴。逆入通於臥立音嶺山脈之間。嶺雖峻險難攀。然由東降。稍長而平。全可車行。寄居於烏里雅蘇臺之俄商。皆出山麓迎余。於是我就騎。堂堂而出於伯穀德音哥耳河多石之溪谷。恰出溪谷之際。午後二時。復經半時許。過大盛魁商館之耕作地。後不及二十分。卽至烏里雅蘇臺。

余居烏里雅蘇臺凡八日。研究喀爾喀之行政。關於喀爾喀總體之政治。及關於各種事項之材料。於其地理刑官衙門得之最便。至蒙古人。負擔國家一般課役。從事郵驛勤務。國境警備並兵役。喀爾喀四部間關於各種賦課統計材料。皆於烏里雅蘇台始得蒐集之。於庫倫及其他之會盟衙門。不過僅得關於各部區區之調查材料而已。余就各種之



材料。欲人說明。卽招知己之書記三名。日日就談於余。是以晝間與彼等盤桓。日有定晷。入夜則與俄國商人談通商貿易之事。

九月二十一日 月曜日

蒙古之  
人夫

余於斯日去烏里雅蘇臺。余因赴庫倫。遂與鄉導二人。雇馱川駱駝三頭。行裝載以車。車用駱駝一頭。乘用駱駝一頭。共計駱駝五頭。僱費比往常稍昂。每一駱駝。以磚茶十六塊。雇得之。雇資先付。此爲俄國人無論赴何處雇用蒙古人者。常有之習慣。蓋因俄國人與蒙古人常有違約之轆轤。甚爲不便故也。余於途中因多滯留。於伊拉古克三呼圖克圖。達賴汗。乍音格根。額爾德尼招。巴朗寺等之寺領。繞道費時。並於各地方淹留時日。則余之行程。因不得不延長七日以上。通例以輕行裝由烏里雅蘇臺至庫倫。行商隊之直道。不過僅需十八晝夜耳。余此行則需二十五晝夜。然余因欲長期時日。左右駱駝之權。握於我手。以故雇駱駝之際。締結四十晝夜之契約。認爲必要。不寧惟是。倘余途中罹病。或遇意外事而遲悞。均宜先事豫計之。因雇駱駝與其主人商議。空費時間。午後四時。始由烏里雅蘇臺出發。沿伯穀德音哥耳溪谷。至烏里雅蘇臺城寨。自此至伊拉古克三呼圖

克圖寺領。有二途焉。其一沿伯庫特音哥耳溪谷而上。後轉向阿爾善果勒溪谷。此溪谷上有硫黃礦泉。過此礦泉。越橫斷此礦泉山脈。東下額德爾河而達於寺。其二爲向乍加斯塔音嶺者。第一道路。巖石甚多。蒙古人乘駱駝亦不能通行。必輕裝乘馬。始能經過。我等因率駱駝。決計由第二道路進發。由烏里雅蘇臺之城壁。出齊圭斯茲音阿嗎峽谷。向北漸高。由東去城五俄里之處。有索倫阿瑪峽谷。與此峽谷相合。千八百七十年東干之亂。索倫兵所建之格撤耳廟。卽在其河口。余於此廟側。與在烏里雅蘇臺營商之俄商數輩。話別而行。索倫阿瑪稍北。西方之塔奔吉黑茲深溪谷。與齊圭斯茲音阿嗎峪谷相合。我等過此。宿於塔拉烏拉山麓。時已七時半矣。是日行程。計不過十二俄里。

九月二十二日 火曜日

五時三度 九時四度 十二時一度 三時六度 六時八度 九時十三度

六時二十五分起程。仍由齊圭斯茲音阿嗎峽谷進行。七時十分。東方達離山。之小峽谷。至此相合。峽谷之諸山腹中。落葉松極爲繁茂。附近土人。採伐販賣。獲利頗豐。又間有燒而爲炭者。然營此業者不多。製成木炭之數亦甚少。從此行半時許。至齊圭斯茲音峽谷。

乍加斯塔音谷之行  
斯溪音之塔  
旅

東轉而稍變其方向。道路多石。齊圭斯茲音哥耳河。於按定期漲溢於峪谷全面。致成寬廣之河身。於今河水處處分流。激流所冲。處處坑凹。馭者避之。屢次變更路線。計於一時間內。超越小流。少亦不下三十餘次。途中數遇赴城運薪之車。九時十分。至分潘特。此地有六帳幕。爲運薪者休息之所。余車由此經過。見有運貨牛車。凡四十乘。輻輳其側。幕中固無特別設置。然入帳幕休息。則有親切之主婦。烹茶煮物。進供旅人。食物爲旅人自携帶者。幕主不過代爲燃薪烹調。少受禮金而已。九時五十分。登邵隆峯。巒嶂起伏。欺斯茲音阿嗎峽谷。歷歷如在目前。峯之對面。有烏蘭哈拉噶峽谷。遙與相合。齊圭斯茲音河。發源於齊圭斯茲音谷之頂。由此而上。齊圭斯茲音峽谷。總稱爲乍加斯塔音達巴。由此嶺流出之泉。稱乍加斯塔音哥耳。我等至乍加斯塔音時。寒風凜烈。飄飄吹衣。十一時三十分。陟其嶺上。山之南麓。見有突厥人之墓五。正午十二時。烈日寒暑表降至一度。雪花繽紛。極肖風吹柳絮。大地皆白。道路難辨。午後一時。雪已積至二三寸。三時。雪止風起。寒氣砭骨。步行尙可取暖。然從峽谷進發。沮洳難行。駱駝辛苦前進。能踏冰凍之小丘。而人步履艱難。不能相隨。且寒氣益烈。仍乘而行。由此轉向南進。山道尙平坦。然自此而上。地勢

峻險。四時二十五分。升乍加斯塔音嶺。由狹隘之峽谷而下。四面白雪如銀。滿地結冰。駱駝雖步冰上。亦無倒跌之處。五時三十五分。遂止宿焉。

九月二十三日 水曜日

五時十八度 七時十度 九時一度 十二時四度 三時四度 六時二度  
九時九度半

午前七時出發。沿乍加斯塔音哥耳河下流進行。乍加斯塔音嶺。地勢狹小。南北相同。下爲寬廣之峽谷。谷之兩側。一面爲沮洳土塊。遮蔽道路。沿途巨石累累。依普通之想像。似不能通車。然伊拉古克三呼圖克圖杜爾格齊王寺領及其附近之旗輸送貨物者。與此等地方輸出蒙古原野產物之車。絡繹不絕。九時三十分。路綫沿索倫阿瑪峽谷間。向北急轉。爲較廣且坦之路。沿途之地。間有與索倫果勒小河相接近者。我等至十一時。轉而東向。則此峽谷之延長。當在五里以內矣。東轉分爲二磴。登必特茲特羅立丘山。此山爲斜坡。十二時三十分登其一磴。其上有二小湖。其一名塔欺音湖。周圍約有一俄里半。其二去前湖騎行約可二十分鐘。無特別之名。比前湖面積較小。土人在此常在塔欺音

湖汲取飲水。第二湖水味鹹平。僅可飲牲畜。登必特茲特羅立丘之第二磴。遙見伊拉古克三格根之游牧馬羣。由必特茲特羅立丘而降。地甚峻嶮。更出畢頭都諾爾小湖溪谷。四面環山。風景絕佳。由此溪谷沿畢頭都果勒河而下。稍取東南之方向。旋轉東而超畢頭都庫圖勒丘。午後三時。見額德爾果勒廣溪谷。其東端有伊拉古克三呼圖克圖之寺。領此溪谷頗宜灌溉。下畢頭都庫圖勒。先渡畢頭都果勒小河。河廣不過二撒窳。行十五分。再渡雅馬圖果勒河。河廣四撒窳。四時十五分。遂至伊拉古克三格根之寺。寺在額德爾果勒河畔。河廣十五至二十撒窳云。

九月二十四日 木曜日

五時十度 九時六度 十二時九度 三時七度 六時一度 九時四度

余昨夕至伊拉古克三寺。即投刺拜商卓特巴札薩克呼圖克圖。彼亦投刺詢起居。並約來訪。余乃先訪之。未逾片刻。彼即來回拜。與余終夜談論呼圖克圖之事。從僧之事。寺院之事。及呼圖克圖治下之現狀等。因得知其事如左。

關於伊拉古克三呼圖克圖之各呼彌勒罕轉生。與其生活之沿革。喀爾喀人雖無知者。

然亦如關於其他蒙古活佛之傳說。伊拉古克三活佛呼弼勒罕之祖。當釋尊在世時。曾視爲其五十一高弟中之一。故自釋尊時代以來。伊拉古克三呼圖克圖初轉生於印度。繼於西藏。已歷十次。至第十一次轉生。呼弼勒罕始出現於蒙古歸化城。而於歸化城更轉生幾度。喀爾喀人雖不之知。然當伊拉古克三活佛之呼弼勒罕移於喀爾喀時。其從僧等留於舊居。今猶有何新即紅教佛徒之稱。口碑尙在也。其轉生於蒙古西北部地方之呼弼勒罕。則爲喀爾喀人所不知者。四名而已。其最先之札薩克圖汗部達母欽索龍曾轉生於達土謝公旗。此事雖能言之。然果在何時。則又弗能記憶。以彼呼圖克圖之舉動推測之。亦唯料其必居達土謝公旗之寺院。他無所知也。厥後繼之者。則出現於科布多。相傳自花中生。出。當花開時。花心中坐一小兒。此事爲土謝圖汗部之吾伊茲占篤信喇嘛。與其女友自土謝公旗來科布多時所見者。迨其被叙爲此呼弼勒罕喇嘛也。始爲北京政府所知。記入喀爾喀化身者名簿中。後乃授以科布多斜羅斯妹寺之住職。管理該寺三十餘年。得衆庶之尊信。乃集多數從僧。籌資自建寺院。烏里雅蘇臺西十六俄里。有額布根寺即此也。此呼弼勒罕居此寺。以了餘生。及老境入寂。遂葬寺內之本堂。其舍

利今尙藏於金塔。世稱（堪布活佛之舍利）。今伊拉古克三呼圖克圖寺院隣旗達賴王之弟。新嗣呼彌勒罕位者。爲伊拉古克三呼圖克圖中最有名之敏腕家。與大旗主領有關係。此其勢強有力之因也。呼圖克圖假其兄之力。故從僧員數。殆倍於疇昔。直向北京政府請願。不受其旗之羈絆。欲獨立管理從僧。後得清帝許可。領受主治者之銀印焉。此呼彌勒罕爲輪值差員。被清帝召來北京五次。每欠必得勳章爵位而歸。遂授其從僧以特別土地。此千八百六十七年間事也。及伊拉古克三呼圖克圖領此地。遂於額德爾果勒建設一寺。從額布根寺移其駐在所於此處。此呼圖克圖於千八百八十年逝世。享年六十有三。其遺骨藏之金塔。安厝於特別寺內。伊拉古克三活佛現時之呼彌勒罕。生於千八百八十一年。札薩克圖汗公之子。亦王族所生也。千八百八十三年。庫倫之呼圖克圖認爲呼彌勒罕。後四年。經清帝許可。移入寺中。就法座焉。此呼彌勒罕未滿十八歲。故目下未有印務處。與余相談之商卓特巴札克喇嘛山機者。今任管理從僧事務。當教育喇嘛僧小童之任。其小童已全通曉佛教經典。

伊拉古克三呼圖克圖定從僧游牧地面。西部以乍加斯塔音達巴爲界。西北部半以那

林達巴半。以至烏布耳烏拉庫欽驛爲界。北至渾圖和爾博諾爾湖。東至漢塔德羅立究高原。此牧地在千八百六十七年作爲從僧游牧地以前。介在附近各旗間。殆可視爲獨立地。爾時呼圖克圖取得之頗易。然以欲改此地爲其從僧所領。伊拉古克三呼圖克圖赴北京運動。其費用乃至一萬二千兩之多云。

伊拉古克三呼圖克圖從僧。目下分爲哈倫尊及何伊特之三部。其總數甚難核算。喀爾喀之呼圖克圖設欲宣布獨立自治之制度。其從僧之數。須達於七百戶。始得請裁可。故自理論上言之。伊拉古克三呼圖克圖之從僧數當多。而實際則反是。據商卓特巴札薩克所告余者。呼圖克圖之數。尙未達如此之多。伊拉古克三呼圖克圖能宣言爲獨立之主治者。則前代呼彌勒罕與其弟達賴王之力也。

此兄弟二人。皆野心勃勃。達賴王欲伊拉古克三活佛爲獨立主治者。故使從僧之數。近於法定之七百戶。於名義上劃出自轄之一部分。爲呼圖克圖所屬。然猶慮未滿七百戶。恐北京駁詰。乃投巨資於北京。以賄當道。與余相談之札薩克喇嘛。亦不能告余以從僧精確之數。公文名簿所記者。僅實際納稅者之戶數。無納稅資力者之戶數。全不記載。而



納稅者之數。則不過三百十二戶。彼等所納於呼圖克圖全庫之稅。比旗之納稅額則甚微。百羊之稅當在十羊之內。此等收入。首以充官衙之經費。次則以償還前代呼彌勒罕赴京費用。及其死後之訴訟費用等諸借款者也。伊拉古克三活佛之債務。從中國銀商那斯特商店借貸。凡呼圖克圖關於取得土地。建設寺院。購買佛像經典。建設藏呼圖克圖之舍利之金塔諸費用。皆取給焉。前代呼彌勒罕時代呼圖克圖之會計。既苦於如此巨額之債務。益以其死後對於達賴王之從僧管理事件所生之訴訟費用。故債務更以增劇。此訴訟約經二十年。活佛在北京費用。已達一萬兩以上。至此訴訟始得直。依理藩院判決。旗治下之從僧。移於呼圖克圖管轄之。

伊拉古克三呼圖克圖之重要主治者。為商卓特巴。一如他呼圖克圖。惟冠以商卓特巴札薩克喇嘛之尊稱。以示區別。此商卓特巴自三音諾顏部之齊穀耳甘達耳加中。選拔最有識之喇嘛。又必經理藩院。奏明清帝。得其許可。由北京政府頒發印綬。與旗之札薩克。以同等之權。管轄從僧。其所異者。呼圖克圖治下之從僧。對於中國政府。無負兵役之義務。故商卓特巴之管轄。惟限於民政而已。商卓特巴札薩克喇嘛之補助者。為得母齊

喇嘛。其權限與旗之理刑官相同。商卓特巴不在時。得母齊喇嘛代理其職。齊穀耳甘達耳架選任之。無庸呈報於北京。其次爲各區之達耳架及乍伊山。屬於伊拉古克三呼圖克圖治下者。總計七名。皆爲札薩克喇嘛所選任。其職權如下。第一掌理區內之事務。第二於商卓特巴衙門。輪番出署。裁決執務。補助彼等掌理部內事務者。稱秀冷加。每部各設一名。司衙門法令執行之任。各役使若干得母齊。以徵收稅務。依衙署命令。司召喚人役等事。伊拉古克三呼圖克圖之商卓特巴衙門。每月交代達耳架一名。乍伊山一名。書記四名。常出署焉。凡奉職衙內者。不受薪俸。但於其衙門交代奉職間。給與宿舍並飯資而已。伊拉古克三呼圖克圖之寺院。在額德爾果勒溪谷中。四面環山。其南有伊拉古克三活佛躬身崇拜之塞新巴耳伯耳山。西有畢頭都山及烏爾噶特山。北有罕都山。東有達爾罕山。即尊部獻祭之山也。此寺院分爲二部。(一)尊夫列(東寺)。(二)巴倫夫列(西寺)。皆別自爲寺。三與部共同維持之。茲臥庫欽齊約伊拉邁達里尊部落。巴農部落。何伊特部落等堂。悉在第一寺院中。諸堂外形。與通常蒙古寺院雖無所異。但其構造似中國廟堂。此伊拉古克三格根之達賴王呼彌勒罕所努力經營者。以博滿洲人之歡

心。六十年初。上奏清帝。述轉生化身之由來。謂曾轉生而爲滿洲朝廷瀆崇拜之格賊耳。卽中國人所謂隨從關帝三十二勇士之一。因請清帝裁可致祭格賊耳於新建寺中之事。北京朝廷許之。自此於伊拉古克三呼圖克圖寺院之本堂茲臥庫欽廟中。每年例祭格賊耳於茲臥庫欽廟前。照中國慣例在西側建設小堂以懸中國鐘鼓。廟前中間設香爐。此茲臥庫欽廟居首位。即在東寺最南端。其背後寺院北部（第一）爲祭邁達里之嗎伊達立音寺。（第二）乃喇嘛研究經文及唸經之齊約伊拉音寺。與（第三）所謂伊拉古克三呼圖克圖達喇王呼彌勒罕貯藏舍利之滾德溫是也。各部落諸寺。與尋常寺院無異。

蒙古人所稱巴倫夫列（西寺）之第二部分。比第一寺規模狹小。爲伊拉古克三呼圖克圖之呼彌勒罕住所。與尊夫列（東寺）相距約二百撒翁。此二寺院間。卽有達賴王之宮殿。前代呼彌勒罕在世時。達賴王屢來寺訪問其弟。駐蹕於此宮殿。今絕跡已十年矣。宮殿圍牆倒塌。巴倫夫列（西寺）以落葉松樹繞柵爲牆。本門南向。其前有大廣場。赤壁環繞。是爲獨立之统治者受印綬之活佛居處之特徵也。舉行祭祀時。於此廣場角

力遊戲。此廣場外自南至北分爲三院。距其中院南壁十撒窳處。有中國建築式之土垣屋。即爲呼圖克圖夏間之住所。距壁十撒窳處。有一廟。即活佛行祭典處也。此二建物之間。有所謂斯音之圓形高大牀板。即活佛冬期張帳幕居住之所也。

寺領兩側院中。以圍牆環。東部右側之院。分作三十小院。其中院有似小亭之土垣屋。活佛夏期居此。其餘諸院平時闕其無人。每至祭日。諸王爲獻貢於呼圖克圖來此寺者。居於此。西部左側之院。爲庫房及活佛宮殿之僕役室。呼圖克圖之下僚。亦居於此。

據今伊拉古克三呼圖克圖之寺領名簿所記。喇嘛人數有二百餘名。皆非常住寺者。二三月赴曠野會其親戚。歸寺居二三月。照例再赴曠野。故常勤働及修學於寺中之喇嘛。不過百名耳。

此寺專以善男善女之佈施物維持之。此佈施物或請喇嘛讀經時所得。或單由信仰心獻納者。例如承攬余此行至庫倫一切輸送之蒙古人巴立金黑牙約定每年獻納牝馬二十頭。羊與仔羊十頭。麵粉四百斤。於此寺院者。已十五年。如此獻納者且十八人。以此獻納物爲寺之財產。而以家畜爲基本。寺之會計。有馬三千。以榨取之酥酪。供喇嘛食料。

每年限以定數販賣馬匹。以收得金維持寺廟。駱駝殆非寺中所有。故貨物輸送賃無由得也。自呼圖克圖治下從僧所徵收之稅。今殆悉數充還債之用。不於其中取維持寺院之資金也久矣。

若夫活佛雖有以全部收入供其費用之權利。然卒未實行。活佛爲供自身費用。並宮殿及定員寺僧之費用。先儲有栗毛馬三千。昔日活佛所有之白馬羣已分配於其從僧。今栗毛馬外復有雜色馬二千五百匹。呼圖克圖之從僧等分作三四百小羣牧之。因之得免課稅。利用馬乳。及他販馬鬣尾與馬毛等產物。而其馬匹所蕃殖者。皆屬之呼圖克圖。對於疎於保護所生之損害。或被盜竊。或遭狼噬。則從僧負賠償之責。

於伊拉古克三呼圖克圖寺領。有中國商人之住居。彼等自庫倫之王盛魁商館（蒙古人之通稱爲巴音多爾濟）來者。販賣中國貨物及俄國產物。然銷路甚狹。唯專與獸皮及獸毛交易。獸皮輸送於恰克圖。獸毛則輸送於中國內地。中國商人每年載送蒙古物產之駱駝。達二百八十頭至三百頭之夥云。

九月二十五日 金曜日

五時七度 九時七度 十二時十一度 三時八度 六時零度 九時七度  
午前五時二十五分出發向北沿額德爾果勒下流進行。由伊拉古克三呼圖克圖至庫倫。道路有二。其最捷之路。向東超達爾罕烏拉山。依此山峽谷。下拖諾山。由此道至濟爾噶朗圖果勒河。最少近三分之二。然此路僅得乘馬騎行。不惟荷車難過。即負荷之駱駝通行。亦極困難。行半時許。達額德爾果勒河岸。渡之。其徒涉之處。雖不甚高。然亦險崖之岸也。深超十二鳥夜耳肖庫。幅超二十撒窳。河底多沙礫。徒沙頗難。由此道路漸向東北轉。離河岸。入最深之丘陵。或登其頂。或降白巔。其登坡最高者。即登由達爾罕烏拉山連亘北下之岬者。午前五時過之。更越不高小丘。七時五十分。始離此嶙峋之丘崗。由此再進。依額德爾果勒溪谷。行一時。見突厥人墳墓十五。至九時。向東南行。額德爾果勒地。人煙稀少。此時惟於左岸見五帳幕。於右岸則並未見一蒙古人。十時五十分。漸達森林鬱蒼之拖諾山。蒙古人視爲由伊拉古克三呼圖克圖寺領。達庫倫之道路之連絡地點。此山峽谷。爲伊拉古克三格根。與駕札薩克旗之游牧地。額德爾河。由此北流。道路益向東。十二時。達濟爾噶朗圖河。於此河岸。遇達賴王旗蒙人之貨車四輛。以牛曳之。載何究耳。

河畔林中所製小櫃箱卓機等木器。運往烏里雅蘇臺販賣。據蒙人所言。由此沿道路右方之濟爾噶朗圖河上流。騎行半日。卽有堪布活佛之寺院云。此活佛今於喀爾喀僅爲二次轉生。初活佛達楊齊。卽爲禪師之喇嘛。由西藏現身於此。住特克什布音圖果勒河畔一帳幕。設佛堂於其內。後於帳幕所在。建立木廟。博敬處陀音之榮名。而圓寂於此焉。彼呼彌勒罕。相嗣而轉生於達賴王旗。是時堪布活佛之特克什布音圖果勒寺院。極爲盛大。建立六廟。及喇嘛之土塹屋。百五十戶。不幸去今十五年前。堪布活佛罹病。以特克什布音圖之住所。爲活佛危難之地。乃移居於濟爾噶朗圖河畔。目下堪布活佛之寺極微。建立以來。未滿十四年。廟宇尙未完備。堪布活佛現赴庫倫。其寺領之喇嘛。分散於曠野。於此寺欲覓十名以上喇嘛且甚難焉。余與此蒙人且談且行。十二時三十分。達落木圖陀羅海小丘。是卽往昔烏里雅蘇臺與庫倫間郵路之第三驛站之所在也。至一時二十分。始登布昆沙勒斜坡。此路乃長斜坡形。二時二十分。始達其頂。迨下雅馬圖果勒溪谷。時已三時二十五分。此溪谷雜草異常茂盛。是卽拜音特克什之所以稱也。其幅員約四俄里。附近之山。落葉松極爲鬱蒼。高僅迄半腹。麓中鮮樹木。夏季青草繁茂。據蒙古人

云。此林中多產尋常覆盆子赤覆盆子等。雅馬圖果勒溪谷。凹坑甚多。然皆天然構造。非人力使然也。於此溪谷。見羣馬雖多。而人居人影。杳無所覩。午後五時。止於白楊叢生之河畔。因宿焉。

九月二十六日 土曜日

五時六度 九時七度 十二時十三度 三時十一度 六時八度 九時三度  
六時五分出發。沿雅馬圖果勒溪谷進行。與昨日同。六時五十分。額德爾果勒河。出其左岸。由此至特克什果勒河岸一帶地面。凹凸沮洳。七時二十分。達此河之和和陀羅海丘附近。是爲昔時烏里雅蘇臺庫倫間郵路之第四驛站之所在也。河幅二十撒筭。深不滿十烏安耳肖庫。此河自東流。至渡口急轉而北。渡口右岸。爲對特克什斜坡陟路之起點。由其頂而東。絕景天開。恰與特克什果勒溪谷相對。此河於斯貫流於特克什斜坡及哈布齊肖烏拉山間之隘路。出此隘路。再依溪谷泛流。溪谷四面環山。此地植物豐富。溪谷之內。雜草繁茂。山間森林鬱蒼。河岸白楊成列。自藜莽枝間。散見日光掩映之河水。亦異觀也。



吾儕越特克什斜坡。於其山麓。見有加札薩克及達賴王旗蒙古人四帳幕。特克什右岸。爲達賴王領土。其左岸爲加札薩克之領。以此地爲其境界。爲蒙古人共同之生活。此帳幕周圍。畜牧甚夥。足徵居此帳幕諸人之富裕。由斜坡之麓。沿特克什果勒溪谷進行。至九時十五分。達特克什河南。由北方流來之小河。至此會流於河中。爲登布利齊康達把嶺之路。初不識其路徑。日森林鬱蒼巍然聳立之黑撒山頗爲峻嶮。十一時登嶺。降自隘路。始抵廣途。至沮洳。爲夫利齊康峽谷。斯道因避此沼澤。由高險之斜坡通行。不特車行不便。卽馱行亦艱。駱駝過此斜坡。弱者往往不能負重物而仆。此隘路或灣於東。或折於北。吾輩於二時四十分。由最後之曲角。至臥伯伊哥茲臥哥耳山東。遙見額德爾果勒右流之何究耳溪谷。午後四時。余於此河岸。遇俄國小商人穀巴列夫氏。夏季在蒙古營商業。今携妻歸國。以度嚴冬者也。彼夫妻二人共乘馬。一蒙古人隨其後。此遇乃余之所甚快者。一則由此可知俄國在蒙古貿易之現狀。及在此地俄國經商者之狀態。二則依此可於俄國人之侶輩間。祝已之誕生日。時四鐘。遂止焉。屠羊而食。與穀巴列夫暢談。至更深始寢。

九月二十七日 日曜日

五時五度 九時八度 十二時十二度 三時十二度 六時五度 九時四度  
昨夜宿所，在何究耳河岸。與乍德峽谷相對處。該峽谷有鑛泉。曰藏德阿耳仙。穀巴列夫氏欲往浴於溫泉。但溫泉成分。余雖不能說明。驗其溫度。爲攝氏二十六度。云六時二十分。去此沿河究耳河上流而行。其溪谷乃爲沼澤多石。七時渡喀倫烏蘇小河。此河乃從連綿於道右之峽谷流出。復由何究耳河之左。流入何究耳河。全流不滿十五俄里。發源於鑛泉。七時四十分。見乍架斯塔伊達巴峽谷。甚屬清晰。近之則道路地質。益形柔軟。沮洳。幾如步行水中。駱駝每步輒動搖其體。至布爾噶素圖。道路漸登。自南連亘而來之山。斜坡稍乾燥而平坦。八時五十分。通過戰地。始登乍架斯達伊達巴及達登山之險阻狹路。已九時三十分。自達巴流下之二河。會流於此。遂成何究耳河。超過乍架斯達伊嶺之隘路有二。一曰架斯達伊巴耳達巴。即巴耳達巴那伊河所在西方之隘路。積負馱載之駱駝。僅能渡之。二曰乍架斯達伊茲達巴。乃茲達巴那伊河所在之東方隘路。車馬亦能渡過。由第二隘路進行。泥濘多沼澤。巨石橫路。車行極難。不三時駱駝已疲甚。不得已乃

反常例。日中即事休息。由十二時五十分。憩至一時五十五分。自此道路又成硬土。循此險阻之道路而上。迨抵山嶺絕頂。已四時三十分。其頂結冰。有雜草叢生之小丘。瀦水到處凍結。雪塊隨地散布。宛若阿爾布斯山上風景。五時三十五分。自達巴嶺降下。留於達巴諾爾湖附近。乃宿於此。

夜八時許。一蒙古人。向在車臣汗烏里雅蘇臺庫倫間國道名奔巴圖之第一驛站。奉分資伊職。亦來宿於此。此人乃來自車臣汗旗者。云今得二月假期。將歸故鄉。收集前年貸出之金。此人於驛站供職。已二十四年。故談話間。笑容可掬。據彼所云。烏里雅蘇臺與庫倫間之小郵路。爲便於喀爾喀東之二部落與烏里雅蘇臺將軍之交通而設者。最初關於此國道之賦役。按理爲土謝圖汗部與車臣汗部共同負擔。而維持其兩部中同一之道路。後土謝圖汗部親王。任爲烏里雅蘇臺蒙古長官。該親王以於庫倫有至大之緣係。關於其旗管理。交涉往復。常利用驛馬。後任爲汗陶林會盟長。於土謝汗部。關於會盟事件及報告。悉依驛而遞送。如是車臣汗人。因全不關已事。而使役其馬。甚爲不利。因分而賦役。車臣汗人民與土謝圖汗人民。各自設驛。甲先設於稍南。乙設於北。兩道各處雖全

相合。然決無兩者經營一驛之事。庫倫與烏里雅蘇臺間。依此兩道。其距離幾相等。車臣汗之國道雖長。亦在二十五乃至三十俄里以內。故於兩道驛站之數亦相等。分資伊雖能知其車臣汗驛站。而於相對之土謝圖汗驛站。則不能詳舉。余利用此機。俾示於此。

車臣汗之驛

於右相當之土謝圖汗之驛

第一奔巴

第二瓊都

第三霍暮都

第四和和陀羅海

第五富利氣哈

第六霍霍黑柵

第七石加司塔

第八莫霍爾

第九模蘇圖

由此稍南 和和達巴

第十昂噶爾海

齊老圖果勒之渡

第十一德勒

第十二準莫多

灰圖塔米爾或喝奴印 果勒之渡

第十三伊西根圖

拜音島蘭

多木達塔米爾之渡

第十四沙巴克圖

沙巴克圖

第十五皮利撻夫

與之相對 載里博羅

第十六柴根司志尹

其西 塔米爾島蘭和碩

鄂爾坤之渡

第十七柴達木

溫奎諾爾

第十八巴噶諾木幹

達奇勒圖

第十九血爾司圖 島蘭波木

第二十志開利 哈達蘇

第二十一多達托音 青陀羅海

第二十二庫圖勒島蘇 哈拉尾惇

第二十三敖嗽布拉客 搜吉

圖拉河之渡

第二十四察漢額爾吉 車根察罕

第二十五翁公圖 (五戶爾吉) 阿爾噶里

第二十六拜音其東 額伯爾都蘭

第二十七沙喇庫布 沙喇庫布

九月二十八日 月曜日

夜半二時。南風驟起。勢甚猛烈。至五時四十五分。吾等出發時。猶蕭蕭未止。我等降白石。加斯搭音達巴經一刻頃。即六時三十分。抵達巴諾爾湖。自北而南。通過湖坻。湖長約一

俄里半。廣不過二十撒窳。於其南端。長狹沙洲。由東坻突出。幾橫斷此湖。自達巴諾爾湖南。出石加斯塔音果勒河流。我等沿其右坻。自七時降嶺。直至九時三刻。此降路非若登路之困難。斜坡平坦。其道路除有亂石嶙峋處外。車行頗便。由達巴之麓。道經灰圖特爾克果勒廣溪谷。於前記之石加斯塔音果勒與灰圖特爾克河會流處。有木造小堂。稱石加斯塔音志公。屬達賴王旗驛站之一也。九月二十六夜與余會談之俄國商人。穀巴列夫。每年春夏間。在此經商云。午前十時。由此小堂入特爾克果勒溪谷。沿其下流。向東進行。與此溪谷並列屹立者。有翁公達巴三高邱。十二時三十五分。出此高丘橫亘之所。當此高邱稍東。由特爾克果勒之北。與沙龍各都阿馬之峽谷分離。茲阿黑耳山上。聳爲三磴。我等達此。已午後一時二十五分矣。當自此渡特爾克果勒河若干支流。支流頗廣。惟深不滿阿耳新四分之一。我等爲趨達賴王旗之大寺塔里雅圖寺。由此轉而東北。無道路。超二小崖。而出廣溪谷。西貝耳茲音阿塔欺音奴耳小湖。在此溪谷間。此溪谷亦小沙漠。小草繁茂。帶平坦曠野之性質。由烏里雅蘇臺至達賴王寺領。經商之中國人開鑿之車道。實通於此。二時三刻。過此小湖。三時十分。由該處渡茲阿黑耳哥耳河。徒涉渡口。

此小河廣不滿二撒窳。深不過五六寸。是處溪谷。帶鹽澤性質。草繁而高。蒙古人所謂好牧場之一也。惟最奇者。該處地味縱如此肥饒。然不見人跡。是可怪也。是日渡三河。惟見四帳幕而已。其中二帳幕。在乍架斯塔音寺。該寺有常住監守人。無容疑也。茲阿黑耳哥耳溪谷。以小崖與茲臥何諾伊哥耳小河流之溪谷相分。我等徒涉是小河。已四時十分。因宿於此。

九月二十九日 火曜日

五時三十五分起身。登茲臥何諾伊特羅立究。入於羣丘間。其間車道。爲避登小丘而屢轉。六時五十分。抵烏蘭哈達。道路分歧。馱馬道則依哈麻爾達巴嶺。駝通路則位於其北。依愛冷莫多達巴至車道。東向迂回此山。我等依此車道進行。見有伊拉古克三呼圖克圖喇嘛之二帳幕。此喇嘛乃欲解決其治內逃亡從僧之處分問題而來者。彼等抵此後。搜索十日間。其結果得七十戶。四日後。依公式受取之。使轉居於伊拉古克三呼圖克圖云。九時三刻。我等巡連於愛冷莫多達巴南之岬。入塔里雅圖果勒溪谷。見有數多木造建物。散在其間。最前者爲中國商人之商店。次爲王及喇嘛之夏期住所。再次爲分成



抵達賴  
王寺領

達賴王  
之部落  
及其寺

三部之寺。更次王之冬季住所。與此等建物相隔。有旗管理所之印務處。是日午前八時。頃。雪霏霏降。我等抵此時。益甚。寒風凜烈。砭人肌骨。解馱間。一駝迴身冲撞荷車。致毀寒暖計。以是之故。余矢記寒暖狀況之便。余期於達賴王之印務處。遇故知之達賴王及其理刑官。故止於充此旗管理所之帳幕附近。惜余之豫期。歸於泡影。當解馱時。有蒙古人告余曰。達賴王今因參詣。已赴庫倫。不在此矣。其理刑官居距此三十俄里之私第。應時時之必要。而來此云。

達賴王之寺領駐在所。及印務處。在塔里雅圖果勒河岸。此河發源於寺北五俄里以內之所。官衙與吾等所駐之處。在其右岸。官衙近旁。帳幕散在甚夥。爲之一驚。及與蒙人談。始知是皆爲審鞠裁判。由旗之公署送於印務處之草賊之所居也。印務處由十一帳幕而成。其中惟現爲空屋之理刑官帳幕。與現充官衙之帳幕稍大。其餘帳幕極污穢不潔。其毡子之補布與孔竅。可爲彼等貧困之證。蓋此等帳幕。乃奉職於官衙之看守人及使丁之所住也。

余收拾行裝畢。入帳幕內取暖。探詢何人現住於官衙。得知爲額爾德尼尙臺吉人。及是

地之乍郎。順番奉職於此。余即投刺於彼等。經半時間。前記之官吏。來訪余。所懇勸甚至。余問無恙否。次就余之身分向導及旅行目的等。一一如例問答。彼等會談。約一時間始去。越數時。余亦答禮。親赴印務處。

印務處由如前記一大帳幕而成。其北方前面。照例有佛像祭壇種種供物。壇上則蔽以天蓋。而懸列各種之帕。是爲以訴訟事件來印務處之被告。獻佛像以表信心者也。帳幕兩側有戶棚及亂雜分列之書函。與佛像並列。戶棚與書函後有寢臺。此寢臺於裁判時當椅子之用。臺吉坐於左。乍郎坐於右。由是可知當值之官吏。不僅在此執行公務。且常住於此。帳幕進口之兩側。亦有書函。其背後爲書記席。帳幕內有烹調供官吏所食肉品之鐵架。此最足證此帳幕。不惟爲裁判席。並爲通常住所者也。余請撮此帳幕內部之概。竟邀允許。乃更進而談及旗之政治焉。印務處主宰之理刑官。固余所素知。今達賴王旗。則惟一理刑官而無一也。他一名於裁判豫審中。不執事務。通例理刑官輪番當值。以行其職。今達賴王旗內者。僅理刑官一人。不能交代。是以惟裁決重大事件而來役所。其通常事務。使部下官吏處理之。達賴王旗。事態如斯。已年有半餘。因而其管理之方。恰如常。

例。於官衙管理者齊乍郎官吏章京等官吏中之一人。每月更值出署執務。其任命之權。則在乍撤庫復舉其姻戚中之台吉一人居首席。因處理文筆事務。每月以三名筆帖式當值。執務於印務處。此等官吏於當值間。不受何等報酬。由旗每日給羊十頭。以爲食料。即不獨以宿舍薪炭使丁供給官吏並以食物焉。於官衙行執使丁役者。稱爲達哈耳。或墨得迭。彼等亦以每月當值執務。旗內各衙署每月有出十二人墨得迭及馬二十三頭之義務。墨得迭之食料。由派遣之衙署。每月一人給以牡羊三頭。使其奉職於官衙。執行供給薪水等勞務。當吾輩晤談時。有二十五歲壯者。懸枷於頸。出廷於官衙。此壯者原爲郵驛馭夫。始則貸官駱駝於一蒙古人。繼則擅棄職業而歸家。以此數罪俱發。科以枷一月。笞八十之刑。今日枷期終了。囚受第二次笞刑。所以出廷於官衙也。執行此刑時。余甚不快。遂告別臺吉及乍郎起而送行。余一面與彼等談及對於犯罪人裁判之事。一面請示拘禁囚徒之形狀。於是始見所謂分資伊一種之土牢。此土牢四方各約一撒窳半之方形穴。深達四撒窳。此穴堅立。其上部以木板遮蓋。囚徒即在其內。囚徒之數。有時達十人之夥。旗之管理所。如此之土牢。殆有二云。

余歸宿所。乘旗官吏所與之馬赴寺領。附近有塔里雅圖果勒河。河分二流。故寺領亦分爲三部。河左者曰尊寺院兩流之間者曰本堂。卽茲臥庫欽寺院也。河右者曰巴倫寺院。三部共爲一寺。統治者爲茲臥庫欽寺之兩大喇嘛。余先訪此大喇嘛而造其居。則彼輩已往郊外之私第。又訪茲臥庫欽之格西庫夜。復爲近隣招去。余乃自游覽其寺院。初無當局者之許可也。

達賴王之寺院爲一小都會。戶數二百餘。常住之喇嘛達五百人。寺院無牆壁。雖依通例以南方爲門。初未建門。但於兩側各列四白塔。中間爲神道。道通茲臥庫欽本堂。堂前有日駕茲安及嗎伊塔立音下塔者。似梯。高五撒窠。祭邁達里時。懸其像於上云。

茲臥庫欽堂。內外均無足觀。所謂佛像及神聖之寶物等特可尊崇之物。殆一無所有。建立此寺時。由西藏齋來之佛像。因達賴王之弟伊拉古克三呼圖克圖。建立新廟。達賴王欲增此新廟之價值。遂將此佛像贈與之。茲臥庫欽堂之右方。有與之相等之茲安特堂。此堂之外。於茲臥庫欽寺院。猶有西藏式建築之曼拉廟。及若干小堂。又到處有塔。皆平凡耳。前在左岸之尊寺院東部。唯茲阿尼特二堂。其附近則有喇嘛住所。其西部曰巴

倫寺院。此處無一佛堂。惟於茲臥庫欽寺院有念經喇嘛住所而已。茲臥庫欽寺院北有達賴王之邸。此邸之側建有四堂。其建物殆與茲臥庫欽寺院相接。僅有少許之地面隔之。堂之建築頗美。就中如祀博果圖喇嘛之白本堂。崇樓三層。金色燦爛。最爲壯觀。其次則有達賴王爲祀守護本尊佛像而設之佛堂。其建築則兼採中國式及西藏式者也。去今八年前。達賴王赴西藏謁達賴喇嘛。授以佛像。謂此佛像能守護達賴王而免王於萬般災厄。及達賴王歸。遂建特別之堂。居家時則安置此像於堂中。旅行時則携此像於身旁。

達賴王之寺領內。無呼弼勒罕。無活佛。唯有所謂巴克席喇嘛。此喇嘛本西藏產。與達賴王同來此處。今居於此。爲衆喇嘛師。塔里雅圖寺領之喇嘛。皆由此喇嘛叙其位。此喇嘛持已甚嚴。深居簡出。非親侍其左右之役僧。殆不獲常見之。死後達賴王保存其屍。以爲舍利可。至尋其呼弼勒罕。自不待言也。

寺院之西。有達什多爾濟山。塔里雅圖寺領喇嘛所尊崇之龍。卽在此山。達賴王旗之人。民均尊崇特爾夫察罕諾爾之龍。

余觀覽寺院既竟歸。煎茶以招官吏。不移時川來。余與之快談終夜。彼等告余達賴王赴藏後。時時有不能由已裁決之事件發生。處理頗費苦心。其事件一爲與伊拉古克三呼圖克圖所管之訴訟事件。一爲對於欲奪達賴王職某旗之理刑官告訴事件。此外如北京達賴王之在旗內之台吉名簿。送致北京政府。亦一要件也。官吏據過般之調查。台吉之數。總計約八百餘。而不能明言其確數。台吉之數。每經三年。則新製名簿。報告理藩院。其調查計算之事。雖非甚難。然向例當提出名簿時。同時又須請求裁可。使蒙古人中成吉斯汗血族中之壯丁達十八歲以上之年齡者。補台吉之位。至於鑑定此等壯丁。果否堪補其位。而對於北京政府設明壯丁之人格等事。達賴王不在之中。頗難決定也。由世襲官吏之事。偶談及通常官吏之事。於旗內得視爲尋常官吏者。首爲兵士。與余談話之官吏。雖知達賴王之一旗內有三驛站。卽三中隊之兵。而關於斯孟之詳細規定。則不甚了知。可怪也。依其規定。應服兵役之三名蒙古人中。二名之兵有養一名夫伊庫。卽現兵役之義務。據台吉言。斯孟中有五十名之夫伊庫。百人之兵養之一。斯孟由百五十名之茲夜立庫而成。據乍郎言。則反之。斯孟有百五十名之夫伊庫。三百七十五名之貝列得。

山。或烏列慈耳茲夜立庫養之。由此觀之。兩官吏之爭論。其於斯孟之兵員尙不知之。更如何能司旗之兵事乎。實足徵蒙古兵事之衰象也。昔蒙古之兵。戴鐵兜。纏鎖子鎧。橫槍提劍。携弓躍馬。此等之事。今僅傳爲歷史上之佳話耳。初則奪取兵器而藏之武庫。次則感製造之困難。不用鐵製之鎧鎖子鎧兜而着緞製之身服。於是赳赳之武夫。幾類於婀娜之婦人矣。

九月三日 水曜日

晨起。攝此處。寺領一影。即而整理行裝。十一時出發。沿塔立牙茲音哥耳平坦之溪谷。直向南進行。灰圖特克爾果勒右岸之巴牙斯夫郎茲山。聳立於前。其南有塔立牙茲音哥耳之溪谷。與特爾克溪谷相滙。水面寬二俄里。十二時十四分。由哈拉烏茲慈耳巖轉而東。始登斜長之達爾漢烏拉達巴。我等於此處遇達賴王治下蒙古人之游牧。彼等家財。盡載於三臺之車中。使牛曳之。綿羊山羊小家畜行於前。牛及二馬繼於後。

由達爾漢烏拉之頂而望。但見廣漠之平地。此平地方面。有伊克和爾轉諾爾湖。寬廣之水澤橫之。是湖由特爾克察罕諾爾湖之西與之相合。兩湖之平地。延於東者約二十五

迭耳黑  
耳乍甘  
湖及圭  
機欺奴  
音河並  
齊者圖  
河之溪  
谷旅行

俄里許。湖岸有鹽澤。斜橫經此平地而向東南。三時十五分。渡灰圖特爾克河。距此河二十撒窘處。有烏里都特爾克河。渡此河時。頗形困難。蓋河上之冰。尙未固結。不足以支駝之重量。獸畜通過時。不得不先擊碎其薄冰也。此渡口名曰迭耳黑音貝立齊耳。立於烏里都特爾克河西之灰圖特爾克果勒平地。極目可至翁可音阿嗎。依巴牙斯夫郎茲山。由灰圖特爾克河所分之烏里都特爾克果勒平地亦可於此處望見之。渡烏里都特爾克河之右岸。至於迭耳黑音巴架何耳伯小湖。我等由此湖登高岸。三時五十分。再入於車臣汗小郵路之庫倫道。夜六時。露宿於特爾克諾爾湖岸。汲水於湖。以此湖係淡水。適於飲料故也。湖渚雖間有多少薄冰。然湖面則尙未結。

十月一日 木曜日

我輩晨六時三十分出發。經二十分達於特爾克諾爾之東岸。由此湖即發源。流於小嶺之巖石間。迭耳黑奴林伊夜亥哥耳環狀山溪所由分之地點也。七時十分。過布穀音特羅哥伊。七時二十分。過特爾克果勒川分流點前方之阿拉立音阿嗎。此河繞流此地。遂成環狀。其圈內之島。灌木矮草。叢生雜殖。七時四十五分。過斯布耳架茲特羅哥伊峽谷。



谷在迭耳黑奴林哥耳烏之端。由此處漸登三斜丘。由最後之斜丘下降。九時五分。抵圭機圭奴音哥耳河岸。蒙古土人言此小河發源於黑耳慈乍哈山。初分爲較大之布慈圭吉欺奴音哥耳與較小之那林圭夫圭奴音哥耳二河。流十五俄里許。復合爲一。此匯流點有慈慈塔伊吉伊寺院。圭夫圭奴音哥耳河注於斯母奴哥耳河。其水量雖不甚多。而渡河則不甚便。當此河氾濫時。此處通行。全然斷絕。蓋水深無淺瀨可渡。又河中多石。舟行亦甚不便。故也。我等渡此河時。亦深感困難。渡河之地。河水分三路下注。其在西方者。廣逾十撒窳。在中間者廣約十二撒窳。在東方者廣約十五撒窳。在西方者甚淺。當時全然結冰。我等踏冰而渡。中間及東方者。約深一阿耳新。冰薄不足勝駱駝之重量。欲令獸畜等徒涉。必先碎其冰而開通路。表面之冰雖解。其下別有冰結。冰結凡兩重。碎冰既費時間。故十二時四十分始達彼岸。余同行之蒙古人等。屢陷河中。濡及衣帶。然彼等怡然跣足履冰上。而使駱駝徒涉。然後着濡濕之襪靴而行。但此後彼等徒步。我等進行之速度因之減矣。我等所經溪谷之下部。由白斑紅石而成。其上部由夜尼特石而成。以圭圭奴音烏拉羣山鎖成弓形。二時五分。我等趨斜長之圭去欺奴音達巴嶺。自嶺上觀之。

齊又耳茲音哥耳河流域之樹木所點綴之溪谷。遙入吾人目中。然欲達此溪谷。不可不越五六以上之斜坡。前程之困難。從可知矣。此斜坡之最後者獨高。蒙古人呼爲必立又茲特羅哥伊。冠以鄂博之稱。我等自必立又茲特羅哥伊下。吉又耳茲溪谷。此溪谷由東而高。多樹林。架耳茲占布立茲羣山圍繞之。羣山之西爲達賴王旗游牧地之境界。東爲車臣王別名撒伊特王旗之境界。則此後曾蹈車臣王之領地矣。我等繞架立茲占布立慈山。抵求耳茲河。五時十五分。遂於此河岸宿焉。求耳茲河者。同行之蒙古人言其源出於我等現所宿地之南。乘騎而行。一日或半日可抵其處。即約在五六十俄里以內。其流域一般之方向則爲東北。此河於德勒郵驛之下。與斯門哥耳大河相匯。注於色楞格河。極目之所。河勢屈曲。流於十撒窳以上之高岸間。岸極險峻。間自地中露圓石。眞絕壁也。河之左岸。地畧傾斜。少圓石。全體殆成礫地。汲水則須縋於木。或以繩擊手足而下引之。經如許之困難。始獲達於河濱。蓋河岸險巖。欲以水烹茶。煮食品。甚非易易也。求耳茲音哥耳河牀。此處廣不逾五撒窳。河底有巨石突出。多凹凸。余於現所立之處附近。可以長一撒窳之杖。直立水中以測其深。離此則見巨石突出。怒濤激盪。水勢汹涌。不得以此杖

測矣。夜間寒甚。裹以重裘。尙覺不暖。

十月十二日 金曜日

撒伊特  
王領之  
察哈爾  
人

晨七時二十五分。撮求耳茲音哥耳河流一影。七時四十分。溯河流而上。見河岸漸低。騎行約一時許。則河岸懸崖全脫。蓋聳立此河兩岸之山。至是與河相離。而求耳茲河沿溪谷而流。十時我等去庫倫郵路。轉入茲阿甘丹吉伊之地。渡求耳茲音哥耳河。此地居民爲察哈爾人。彼等告余撒伊特王旗。有察哈爾之二驛站。先是雍正時。此旗內一札薩克人。清帝女某公主。因以三百察哈爾人之家族爲下嫁之贈物。而此察哈爾人之家族。遂組織二驛站焉。彼等之游牧地。沿求耳茲河東至於曼達哈伊嶺。界達斯山。而東有尊茲阿哈林斯孟之游牧地。西有巴倫茲阿哈林斯孟之游牧地。各驛站皆有寺院。尊斯孟有二寺。巴倫斯孟有一寺。我等渡河處。廣逾百五十撒窳。成三水路而流。各水路有二十至二十五撒窳之寬。有八至十二烏夜耳肖庫之深。河岸東行。向必立圭夫阿嗎峽進行。未至必立圭夫阿嗎之前。十一時渡諾工哥耳河。此河由道路左側之諾工奴耳湖流入。此處求耳茲音哥耳之一小河流也。故諾工哥耳全水域。廣不逾二俄里。由是處登斜坡之

嶺。由嶺而下。抵長峽谷。谷爲小山所圍繞。谷內產落葉松。此處雖遍地草木繁茂。而一般之景。極形單簡。峽谷或東逸。或西逸。或南北逸。雖有若干之曲折。而幾回曲折。其景均同。無甚變化。二時三十分。行經此單簡之峽谷。然後登低矮不高之尊哥音達巴山。下山則又入一單簡之峽谷。尊哥音哥耳河。沿此峽谷而流。夜五時。宿於此小河岸之尊哥音德伯哥耳山附近。我等於此小河之岸。遇有蒙古人之五帳幕。以獸肉告盡。因向彼等請買牡山羊。彼等以生長一年之牡山羊。索價五兩。即十一留五十哥。價格之高。於喀爾喀全旅行中。未曾見之。其原因係數旬前大盛魁商館之中國人。經過此地。對於旗之債務。索取牡山羊。此地人知之。故其價甚昂。

十月三日 土曜日

六時二十分。自宿地出發。初沿尊哥音溪谷。後沿夫拉音哈奴音峽谷。進行於坦道。此峽谷爲已涸之小河。故取其稱而以是名之也。由此峽谷道通哈奴音哥耳溪谷。八時四十五分。抵哈奴音哥耳之岸。河岸住民頗多。其數不下四十帳幕。住民中有二帳幕。俄商尼可拉伊阿列庫塞夜夫。乍伊茲夜夫亦居於此焉。彼之商品。目下雖不甚多。而交易所得

之蒙古產物。則積之車中。以便輸送歸國。我等與撒伊茲又夫長談至十一時。乃辭出發。途十一時三十五分。渡哈奴音河。淺瀨之處。須問沿岸之蒙古人。此蒙古人告余等曰。此河亦名灰爾圖塔米爾果勒與哈奴音河。名異而實爲一云。渡河之處廣五撒窳。深不過半阿耳新。但據彼等言。他處則甚深。渡河亦頗困難耳。於哈奴音溪谷。遇許多之撒耳立庫人。正午十二時。既通過溪谷。入於直向南延之狹凹地。沿凹行約一時許。見道右側。有小湖迎之。是名阿魯布里都湖。由此始登斜坡之西阿拉布耳良達哈嶺。及那林和碩嶺。是嶺道右。山角銳出。頗稱險巖。時已一時二十五分矣。二時三十分。達是嶺之頂。由嶺而下。則道路橫經沙刺布拉克小河。道旁河面極狹。一葦可渡。而其下流。小河與溪谷相匯。其勢始擴。且其溪谷成爲濕地。二時四十五分。更登夫吉耳茲音夜黑嶺。即呼濟爾圖溪之河源也。實發源於三時十分所至之嶺。後沿峽谷曲折流十五俄里之地域。夜六時。宿此溪入尊慈塔米林哥耳河處。此溪脫其峽谷。出尊慈塔米林哥耳河之溪谷而後。匯此者也。尊慈塔米耳之上流。此處之札薩克撒伊特王之印務所在焉。此官衙往時於全喀爾喀。爲最壯麗之建築。近則掩蔽於氈幕之內。蒙古人今尚保存此遺物。其壯大美觀。不

獨使蒙古人驚歎。且使中國人驚歎。此決非蒙古人自誇也。按之歷史。初代之撒伊特王額附策凌歸順中國。康熙帝留之於北京。賜以北京宮殿之一。使居之。及雍正帝二年（千七百二十四年）額附策凌任喀爾喀將軍。歸喀爾喀。千七百三十一年。準噶氏復亂。大掠額附策凌之游牧地。雍正帝憐之。命築殿於塔米爾南岸。一倣北京之策凌宮殿。千七百四十一年至千七百五十八年之間。烏里雅蘇臺將軍亦駐於此。時此地爲喀爾喀政策之中心點。今已失其舊時面目。游牧此地之蒙古人。皆不勝今昔之感也。撒伊特王既久不來此地。數代間爲帝賓。或負國務之重職。居北京。札薩克既居如斯之地。勢必誘致其治下之野心。故彼等談話之際。動曰我札薩克接近清帝。非可與他之喀爾喀之有司相提並論也。然以我等視之。其政治之紊亂。排擠讒誣之流弊。殆無逾於撒伊特王者。因札薩克不住此地。旗內政治。由札薩克代理執行。其代理官。例以此旗內四高官中之一人住之。四人之中。一人爲貝子官位。二人爲烏耳斯茲耳乍拉庫疾（卽理刑官）之官位。餘一人則爲頭等台吉官位。彼等各欲握政權於掌中。常出其陰謀相排擠。現時執政者曰索諾木公。機庫機特公之子。年約四十歲。五年前。曾讒舊執政之貝子於北京。

因之遂占領印務所。今其同列亦多排擠之者。每年中。屢行賄賂於北京官吏。肆其陰謀。此等資金。必取之人民。不待言矣。我等與一老年章京長談。彼之結論曰。（政府之弊。人民之苦也。）真名言哉。

十月四日 日曜日

朝來溫暖。密雲半鎖天際。每值如斯氣候。例應降雪。今幸未降。午前六時三十分首途。沿尊慈塔米林哥耳河。趨迭良夫茲立斜坡。七時十五分。登斜坡。道路由此分歧。一東北向庫倫。一稍偏東南。通乍音寺領。由偏東南之路而進。自得圭音夫茲耳下尊慈塔米林哥耳溪谷。八時十五分。渡於此河之右岸。左岸灌木密生。河身細石羅布。廣約百五十撒窠。河分三流。居中者。廣達四十撒窠。其他二流。廣不過五撒窠。深量概爲十烏夜耳。宵庫。由塔米爾岸橫經此河之峽谷。午前九時。入阿爾齊圖阿嗎峽谷。沿此峽谷於山之東方。有於此相接近之峽谷。湧出同名之溪流焉。十時十五分。於阿爾齊圖峽谷將終之點。見二重牆圍。內有小寺院。第一牆圍內有廟二。第二牆圍內有廟一。是寺院屬於昨日所論之撤伊特王旗。現時執政之索諾木公。寺院之建築。二三年前。曾加修繕。故外觀稍美麗。而

寺院之資金。則極缺乏。索諾木公遇喇嘛最嚴。住寺喇嘛僅十人耳。十時五十分過寺院。始登察罕達巴嶺。此嶺遍地皆砂。地質礧確。且險阻非常。登臨之難。此爲其最。其處有扁石懸崖。高約一阿耳新。橫塞路途。無論以何等動物之力。亦不能曳輪車於其上而行。於此場合。不得已。以手曳舉輪車。我等凡六次曳舉。始得過焉。經此困難。十二時四十五分。登察罕達巴嶺。由嶺而降。下瞰撒音格根之寺院。抵寺院時。已午後一時四十分矣。

乍音寺院及其活佛

乍音活佛者。喀爾喀之呼彌勒罕之一。其轉生時。實足惹人注目。千五百九十九年。準噶爾之土爾扈特人中。所謂札牙班弟達者。生焉。學佛教於西藏。窮其奧蘊。布教於庫庫諾爾。準噶爾及喀爾喀北部。且發明準噶爾語加耳母伊庫語之文字。垂命名於不朽。札牙班弟達新造明確之文字。又多譯西藏語及梵語之文書而發行之。以作加耳母伊庫文學之基本。此偉人遺其名於後世。乍音活佛之呼彌勒罕。猶達拉那塔之名。與今日喀爾喀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名相連而不相離者然。喀爾喀識者之稱乍音活佛也。以「教理解釋者最可尊貴之札牙班弟達呼圖克圖」之尊號。而世俗則均以乍音活佛爲



喀爾喀三大呼圖克圖之一。僅就其帳幕之色。異其稱耳。試問喀爾喀人蒙古之呼彌勒罕中孰爲最尊。必以察罕格立茲汗哲布尊丹巴錫喇格立茲汗札牙班弟達及喀喇格立茲汗喇嘛伊西活佛答之。卽白色帳幕之汗哲布尊丹巴。黃色帳幕之汗札牙班弟達。黑色帳幕之汗喇嘛音活佛之意也。此三呼圖克圖之帳幕。哲布尊丹巴用白色。札牙班弟達用黃色。拉嗎音活佛用黑色故也。

茲足怪者。蒙古人及喀爾喀人深信哲布尊丹巴圖克圖及乍音活佛爲呼彌勒罕而尊崇之。而全不知其爲達拉那塔及札牙班弟達人也。其於乍音活佛。彼等所知者。唯近世住於喀爾喀之呼彌勒罕之事耳。據喇嘛僧之言。乍音活佛。目下爲第五代轉生。而住於喀爾喀。最初之呼彌勒罕羅卜藏布林拉伊西藏人。受授戒教化於西藏。後經北京而來喀爾喀。余證之歷史。得斷定羅卜藏布林拉伊實生於千六百六十三年。按以加耳母伊穀語記事之札牙班弟達傳記。準噶爾人於此文學家之大喇嘛死後。火其骨。攜往拉薩。行宗教上之儀式。同時以札牙班弟達今當轉生何處。問之達賴喇嘛。達賴喇嘛曾以札牙班弟達之靈魂。現已宿於其母之腹中答之。千六百六十三年晚秋下旬。達賴喇嘛致

教書於準噶爾人。告以札牙班弟達呼彌勒罕。於其成年前。必滯留於西藏。又按額爾德尼招之編年誌。康熙十二年（千六百七十三年）土謝圖汗察揮多爾濟赴西藏。與札牙班弟達布林拉伊同。受各種法戒於達賴喇嘛。據此則羅卜藏布林拉伊生於千六百六十三年無疑。此後準噶爾亂起。羅卜藏夫林拉伊。遵約赴準噶爾。遂不克充喇嘛教指導之任。邀喀爾喀人奉中國正朔。及滿洲人鎮定喀爾喀之亂也。羅卜藏遂赴喀爾喀。建立乍音活佛寺院者。乃此呼彌勒罕也云云。惟當時創立之寺院。規模甚狹小耳。第二代呼彌勒汗羅卜藏楊達庫轉生爲三音諾顏部落中喀爾喀之札薩克。額附策凌之弟。第三代呼彌勒罕羅卜藏機穀墨特。轉生於土謝圖汗部落之達親王旗內。第四代呼彌勒罕。相傳亦名羅卜藏機穀墨特。由三音諾顏部落達親王旗內轉生。第二代及第四代呼圖克圖同名之事。令人不能無疑。蒙古人每言及此。亦常現踉蹌虛疑之態。益足惹吾人之疑慮。然其可疑者。爲第三代之呼圖克圖。非第四代之呼圖克圖。因第四代之呼圖克圖。實係有爲之人物。至今猶存於多數蒙古人之記憶中也。乍音寺院內建有特別之活佛寺。而極今日之輪奐者。實在第四代呼圖克圖之時。由此時代。分此寺爲古寺或上部。

現代呼  
弼勒罕

得慈夫列）及新寺或（德茲夫列）之二部。乍音活佛之現代第五呼弼勒罕。名曰羅卜藏納木札勒。轉生於三音諾顏部落之甘究耳公之旗內。現年二十七歲。此呼弼勒罕。與今之喀爾喀呼弼勒罕。殆相伯仲。然考其行事。絕無可稱述者。惟醉心於名譽。遂使其屬下蕃衍之民人。悉陷於煩憂窮阨之境。彼將來之豐功偉業。亦殆無希望矣。茲將彼當日運動北京政府。及政府待彼之始末。謹誌如左。

當一千八百八十三年。撒伊音活佛尙在童穉。遂運動北京政府。修梵典於清廷。以博帝室招聘之光榮。然求烏里雅蘇臺大臣之薦牘。及理藩院官吏之允許。其費用之鉅。可以想見。迨至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始償素願。被召入京。其所攜烏里雅蘇臺之申文。不稱撒伊音呼弼勒罕之名。偶誤沿蒙俗。通稱撒伊音貴僧之號。而理藩院藉爲口實。佯拒不納。欲北返以爲後圖。而該院則言已發咨文。調查其本身年貌。並謂皇帝不無宣召之語。力尼其行。待其久住無聊。要求該院。適值翠華謁陵。無由上奏。於是悠悠忽忽。留滯京師者。閱四五月之久。進退維谷。旅况艱苦。幸遇住京諸喇嘛。憫其日暮窮途。令彼出金八千。代爲上下關說。始克脫然北歸。

由是觀之。撒伊音之呼彌勒亦可以畏難而少休矣。孰意失敗之後。餘情尙熱。既賦歸來。又大有所獻納。運動不休。並思清皇賜之座貂褥乘黃幄車之榮。以追蹤其先代呼彌勒罕之寵賚。果也仗茲大力。有志竟成。至一千八百八十九年。終蒙清室之恩綸。再返京華。竟達其媿先烈修梵典之目的。然綜計其運動之費。已達五萬餘金矣。傾其囊而不足。復稱貸二萬金於蒙古貿易之華商。(即蒙人所稱之巴音究耳架耳中國商舖)每兩付息金三錢五分之重。質而言之。蓋一歲息金之額。實達六千六百兩。其醉心名譽之熱誠。如狂如涕。而不顧其利害之重輕也如此。然乍音活佛之衣錦還鄉也。復窮極驕奢。卜地於德慈夫列(係寺內之下院)高原。大修宮殿。墻雉崇屹。輪奐輝煌。悉仿中國宮觀之莊嚴。一洗雪窖氍穹之陋習。核其建築所費。復達一萬餘金。遂致近十數年來。日處困窮之境。縱彼百端課徵。而究無補於巨債之萬一也。近時老喇嘛僧評論活佛之言曰。我前代之呼彌勒罕。其生平惟精心釋典。誠志虔修。誓將西藏佛教之真詮。移於喀爾喀冰天之吉刹。今彼惟慕榮趨勢。崇拜華人。故寺中萬事。悉爲中國人所左右矣。

歷觀活佛所居之寺院。而考其古來羅卜藏布林拉伊所建之遺基。雖人往風微。然古跡

殘邱。悉做西藏。歷歷在目。該寺建於布勒幹烏拉山斜坡之麓。四圍小溪環繞。潺潺然來自附近山巖。與上院（得慈夫列寺）下院（德茲夫列寺）之距離。約百五俄里。遠近。其地一帶寺坊。全體分部落八區。其間六部落已建寺院。每唸經則於上院行之。其餘部落唸經。則羣赴下院。平時活佛寺中常住之喇嘛千餘人。每歲行唸經太會數次。其聚合之日。喇嘛之數。常達四千內外焉。

其建築與他寺院異者。復有奴架庫伯達茲安廟。次則穀西庫達茲安廟。層樓鱗櫛。均有西藏之風。其次則滾立庫達茲安廟。其建築兼有中國西藏寺院之形式。據蒙古人言。當其第二世呼彌勒罕時。曾於穀西庫達茲安寺中。多設佛像。蓋欲大弘佛教於喀爾喀之地也。除此三古剎外。其旁復有新廟。專祀德木楚克神。均係後來建立者。縱觀寺中廳宇。其巍然首出之巨剎。欄以木柵者。卽本堂。（茲臥庫欽）其牆壁以木爲之。構造樸拙。本堂左側。復有西藏式之山慈伊廟。其右側院宇。寂無人居。名拉布浪。卽呼圖克圖之宮殿也。復以木柵隔之。遙望其宮後。復有穹窿式之廟宇在焉。簾幙塵蒙。寂寞殊甚。係安藏與其先代呼圖克圖二人之舍利所藏地也。由牆外觀之。僅露三椽之屋脊而已。其宮牆右

側。復有一偉然古刹。名吉阿拉伊廟。則純然西藏式也。總計乍音活佛上部寺院。得慈阿列廟宇。其莊嚴者約達二十六所。寺之四隅。均置梵匣。中藏咒文無數。其餘尋常小刹。櫛比紛然。均係普通諸喇嘛所棲止者。當千八百八十七年時。活佛曾大行繕修一次。故一望金碧輝煌。絢然奪目。即知爲活佛所居之寶刹。該寺北隅。有弗布勒幹廟。專祀布勒幹山之龍神。每歲舉行祭典二三次。離該寺少遠。在布勒幹山峯巒崇嶺之間。風鐸冷然。遠聞天際。則有車臣王廟在焉。廟中無喇嘛居住。惟塔里立齊居之。每日司行祭典。妍究會計而已。該廟創建之起源。聞係專祀其第二代之呼彌勒罕。而出自車臣王族之苗裔者也。

除寺堂以外。而爲喇嘛所最崇拜者。則有布勒幹山焉。山巔距平地高至四十俄地之遠。平鏡如砥。鑿其崖石。而作佛教所謂寶盒之形。傅以五色丹鉛。繪燦然巨像。其中央最巨者。即俊哈哇像也。像之下端。復有二像。分繪於左右者。則俊哈哇之高足弟子二人。羅卜藏札木索及開都布札木索也。距斯像稍右。則繪察罕陀羅額克之女神。其左偏佛像因雨洗霜侵。顏色凋謝。究難辨其誰何。是等畫像之下端。復有釋迦牟尼之巨影。然年遠代

湮。其像亦漸就彫殘。形態模糊。僅識其大半而已。其寺院西北隅。岡阜蜿蜒。則喀納烏拉山麓。即家人之廣墓場也。考蒙人風俗。凡死者得葬於活佛寺院近旁。實爲無上幸福。因而歷來凡有死者。悉以重裘裹屍。縛以繩索。無碑無樹。不坎不埋。概負而擲之。此山之麓。一任野鳥獠犬。牙爪吞摧。荒草斜陽。白骨滿地。舉全蒙不潔之境域。莫逾此者。余過此地時。目擊其骸骨縱橫。裂裘片片。起悽魂幽谷之思。良有以也。

活佛持生之本源。及維持寺院諸經費。自從僧徵稅。爲進款大宗。從僧總計一千帳幕。人口約五千。其管轄寺院分八區。從僧與信教人民。亦分爲八部落。每部落設達耳架及會計官二人統理之。乍音活佛之印務所稱爲官衙。衙中設長官一人。稱商卓特巴。現今活佛官衙。設在下部寺院（得慈阿列）內。其長官歷來空擁虛名。從無赴衙履事者。或安居於私室。或游獵於原林。惟會計官一名。常川住衙。保管印文。攝行長官職務。除斯會計外。衙內復有執事一人。一名掌察文書。協理庶務。亦稱爲會計官。其一名則由各部區中輪班召致之印務處員也。

乍音活佛從僧之常業。每歲除逐水草牧畜以外。悉恃駝運貨物爲生活。由庫倫分運於

恰克圖及烏里雅蘇臺。或由以上兩處。更南運於歸化城及張家口。或南或北。往來如梭。或運載華商購買蒙地獸毛。或運販其蒙地自儲物產。其地無營農業者。故所需麩粉。則向歸化城或色楞格地方購運之。然近數年來。因乍音活佛負債累累。其駝畜已多賣却。遂致運貨營業。漸就蕭條。

當一千八百八十九年。活佛羈旅京師。曾有向華商巴音機耳架耳稱貸二萬金。每年生息六千六百兩之數。如前所述。然此項息金。迄今已越三年。竟積至二萬左右。余遊該寺。恰遇北京商客索債。察其情形。縱彼累年重課從僧。不惟其原本不克償清。即二萬息金。亦殆難歸趙。其困窮爲何如乎。中國舊行之法律。（亦稍對蒙人施行者）凡舉行高利之債主。雖許重定息金。然法律中復有保護負債人之規條。若本利之額。同時償清。當停止利息。獨此項債務。前以乍音活佛急於稱貸之故。搓磨無力。竟許以債主徵收二倍息額之特權。蓋已出尋常法律之外矣。當是時其借入之債金。已達二倍息額。則本年實爲停止徵收利息之期。因而中國商人。遂要求償還其本利。合計四萬之譜。然活佛之會計官。以難覓如許巨金。遂不能確然答付。遷延再四。惟乞寬期。而華商則厲言詰責。否則惟



有重立負債證書。擔認四萬之新債耳。設此借約一立。則四萬重債。每歲須償一萬三千二百兩之息金。然該會計官。終以其舊債無力償還。不得已圖目前避債之苦。居然允諾。竟於四萬新債契紙上。蓋印書名。從茲乍普活佛部下人民。永無逸出債臺範圍之日矣。目下因此項息金。異常增重。於是部下徵稅之規則。亦重立新章。其各帳幕。每年徵稅約十三兩。較從來舊額。更增數倍。然詳察其從僧之近況。新章雖設。至於堪納斯稅之帳幕。蓋已鮮矣。除活佛債務之外。其餘部下人民。負華商之債者。尙屬不少。然歷年取息。其利金有已過本金十倍。而本金猶未歸還。每歲屆期。仍受華商之督責者。比比皆是。統觀活佛之領寺各區。其間所駐之華商。約有三十店舖。彼等注重之常業。悉恃放行債務於蒙民。討其利息。以謀勝利耳。至於販售貨物。尙非所急也。其取息之法。每屆期則遣人執券。巡走各區。折收其家畜以代償息額。復運其貨物於北京及歸化城等處售之。該地經營商業者。北京人約占多半。庫倫商店僅有八家。歸化城人。則惟有商店一所而已。然實際販售蒙古產物之商戶。不過六家。其餘則悉類以上巴音究哈架耳之商店也。而迄今該類之營業者。復日益增設矣。

十月五日 月曜日

是日也。余於午前八時。拍照該寺景物。待其一部分既畢。復拜訪寺院主持之喇嘛。至印物所中。晤執事官吏二人。又參觀該處監獄制度。至午後一時。始歸旅舍午餐。午後三時四十分起程。擬赴下部寺院考查一切。該寺與上部寺院之距離。僅巨五俄里遠近。其路形係一長坡。平直坦蕩。車穩於舟。洵鞍馬舒閑之路也。往時乍音活佛寺中之高位喇嘛。凡圓寂者。概多火葬於此。故其道旁白草沙磧間。咸有斷塔傾側焉。行抵半路。忽覩小刹一所。建於途右。其建築純仿西藏規模。詢之土人。始知爲聖泉所出之地。至夜中五時。始抵該寺。其廟實建於低邱之上。形勢頗狹。寺院不過五所。然皆朱楹碧瓦。具華美之觀。其活佛宮殿。則在該寺中央。活佛之附屬房廊。占盡寺東全部。其宮前則有廣漠之場。由內殿至前門。則有三門洞啓。其宮殿形式。則純然中國式也。余等既至。適值現今之呼彌勒罕札牙班第達。出獵他方。歸期須四五月間。竟未克一見。據該寺喇嘛所言。彼連年屢作獵游。專效俗人之生活。無心梵典云。

十月六日 水曜日

曉起。將午音活佛寺院之景物。全部拍照。即束裝首途。出該寺。沿烏里都塔米爾果勒之溪谷。迤邐緩行。擬赴額爾德尼寺游歷。然此地溪谷較尊慈塔米耳林哥耳則甚形廣闊。而低涇洳沮。則與彼處地勢礪确。大相懸殊。因而此日之旅行。不禁遽起跋涉長途之歎。其道路從下部寺院之側。分作兩歧。其一則泥濘中有來往人跡。成堅實蜿蜒之長路。趨向東北直通庫倫。其一則折向東南。即余所行之路也。午前十時十五分。始行近烏里都塔米爾溪之岸側。其地因河流迫近。愈顯愈洳。兼之弱柳白楊落葉松各樹叢生。搖曳淒風淡日中。冷色煙林。一望無極。十時四十五分。行抵該溪。始克縱轡渡河。詳測淺瀨渡口。寬約達十撒窘遠近。而深則達一阿耳新四分之一。

當余行抵斯淺瀨以前。因所雇指路蒙人。於此路未能通悉。觀其河流湍急。凡水深處復有星羅圓石。堆積累然。不獨須測量其淺深。尤必細檢其石礫有無之處。遂至尋覓淺瀨。頗費時間。既渡該河。復沿岸前行。至十一時四十五分。遂抵塔本莫多山之北麓。其山則與慈耳貝立金烏拉接近。復沿山北折而轉向東南。歷十五分。復發見分歧徑路。一則南向車車再里克河。即三音諾顏部會盟所也。一則折向東南之東偏。始爲赴額爾德尼寺

之正路。至十二時三十五分。經鄂博所建之高邱。行抵阿爾坦噶達蘇。於其南麓則攔有車車爾里克之河流。該河於此處分流三支。總計河深面積約達二十五撒窘之寬。夾岸低溼之區。約計百撒窘遠近。擇其淺瀨渡河。沿岸緩行。登一低斜長坡。名爲得慈諾哥音。夫茲立行至正午十二時。始達得慈諾哥窪地。蒙茸宿草。淺水潺然。一小鹽澤也。當行經斯澤時。馭者於車右吸煙。因殘灰墜落。行甫數十武。約五分時。迴顧殘灰所落處。引燃枯草。適值北風怒起。捲地而來。火燄熊熊。宛若一帶火山騰向西南之天際。亦盛觀也。行至其窪地之極隅。突接一傾側山坡。綿障山面。至午後二時四十分。始越此嶺。行近阿魯諾爾平野。憑軾而望。茫茫漠野。天若覆盂。其中央舒練鋪銀。作一大圓鏡形者。卽阿魯諾爾湖也。聞該湖當每歲夏季。則常顯半涸之形。然詳察其湖流。由北而南。分七派細流。其間最北之分派。約周迴長一俄里餘。全體延長。達三俄里以上。斯時夕陽西下。暮色蒼茫。行過阿魯諾爾平原。其後地形漸高。遂登茲何那伊達巴低斜之荒嶺。時已晚五時矣。復下嶺趨行。前抵一水聲嗚咽之溪谷。卽茲何那伊小溪之支流也。五時四十分。寒星滿天。暝煙四起。夜涼人倦。遂駐車秣馬。齋宿於溪頭。

十月七日 水曜日

朝來濃霧濛濛。寒風瑟瑟。仰觀碧落。油然生釀。雪之寒雲。長路漫漫。塞草沙邱。嚴霜冷白。六時四十五分起程。渡茲何那伊河。登一荒寂山坡。古塚壘然。蓬顆分布。即突厥人之古墓也。其橫縱面積。約四十六撒窘。周圍繞以石垣。其四隅復積巨石。七時三十五分。下坡沿山麓折向西南而行。抵一小湖分流之溪岸。其溪流與小湖統名爲夫耳母茲。觀其地質亦鹽澤之一部分也。茂草叢生。芊綿如茵。洵爲絕妙牧場。余等沿岸而行。至八時五十五分。遂行抵臥羅音達潘傾斜之高坡。仰視其上。濃陰萃郁。翠柏成林。異常險峻。據土人云。其山頂絕高。最形幽僻。餘獵夫足跡之外。罕有至者。過此嶺時。向鹽澤而行。經坡嶺及哈耳茲占達巴嶺。九時三十分。越入巴音烏蘭窪地。地形如釜。有湖無名。窪地中央。有巴音烏蘭山。即以名其地。十時四十五分登山。此地有郵路。而庫倫與烏里雅蘇臺相連絡。土謝圖汗驛在焉。巴音烏蘭山。因乍音活佛地與三音諾顏部貝子之旗地接境而知名。旗地面積甚小。無一驛站。戶口尙未滿百。所恃以寢處者。皆帳幕耳。貝子今尙未老。富其爲旗主時。當不過二十歲也。余縱貫巴音烏蘭。十一時二十分。過奎索果勒深谷。此深谷

與茲阿甘斯墨音河。連絡成長狹窪地。一時五分。過此窪地。沿河流轉而東行。有大河源。聞在西北五十俄里之處。爲衆泉所成云。此河正流。經瑪札薩克及三音諾顏部貝子旗地。入土謝圖汗部及鄂爾坤旗地。此河上流。有硫磺質溫泉。病者多來浴於此。一時四十分。五分渡河。再向東沿右岸而進。峯巒相接。離北漸遠。二時二十分。遙望山麓。見貝子旗之小寺院。與此連山並行。而茲阿甘斯墨音哥耳有傾於北之勢。道路漸趨於東南方向。而延及於東。三時二十分。渡哈耳拉夫吉耳茲音小河。此小河之地。前北兩面。全無連山之跡。茲阿甘斯墨音河之溪谷。偏北延亘四十俄里。我等沿此溪谷向東南方而進。四時五十分。達巴音果勒河。此處爲土謝圖汗部之庫倫通烏里雅蘇臺之郵路。有驛站在焉。五時四十分。見阿爾察圖果勒小河。廣不過二撒窘半。遂止宿於河岸。鑿河冰汲水。河冰晝間不溶解。來年春亦呈此現象云。

十月十八日 木曜日

六時四十五分。出發。由冰上渡河。沿溪谷而行。八時三十分。達鄂爾坤河岸。距丹巴多爾濟之呼彌勒罕廟頗近。此廟建於百年前。中國政府於十二年前。曾公認之。丹巴多爾濟

化身之先代呼彌勒罕伊什朋素克。建巍然大塔於此寺院。其建立目的。在祈清帝長壽。與天下昇平。土謝圖汗之齊谷耳甘達爾架與庫倫長官。曾以此旨。奏聞清帝。清帝授尊號於呼彌勒罕。賜名（集福）寺。定額喇嘛十八人。常川住守。使一人爲達喇嘛。一人爲得母齊伊喇嘛。管理寺院。現時寺內除定額之喇嘛外。有喇嘛二百人。屬於活佛之從僧。約有四十戶。九時渡鄂爾坤河。合計其支流。寬四十撒窳。十一時至額爾德尼招。

額爾德尼招（招者蒙古語寺院之義也）

額爾德尼招。雖不及庫倫。然亦爲喀爾喀寺院中最大者也。喀爾喀人常以此寺院與庫倫對比。正如俄國人以莫斯科比聖彼得堡云。庫倫者呼彌勒罕哲布尊丹呼圖克圖之居住地。成北蒙古宗教之中心。足以占俄國聖彼得堡之形勢。額爾德尼招。喀爾喀活佛教之大本山。足以占俄國莫斯科形勢。蓋二者勢成互角。一方人推額爾德尼招爲首位。一方人推庫倫爲首位。此是彼非。兩不相讓。惟庫倫現時人口頗多。巡拜者夥。故此廟勢力。大於額爾德尼招。然佛教之紀念物。實以額爾德尼招爲最多。且以開山年代而論。額爾德尼招。亦較庫倫爲古。庫倫靈跡。僅呼彌勒罕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數代之事耳。若

額爾德尼招之靈跡。則由來甚古。桑滄幾經。始有今日。其中柱、丘、廟、像，所表彰者，皆歷史上之人物。與當時之事實。故蒙古人一入此靈場。則無限感慨。由之而起。不知不識。而額膝自屈矣。

余閱額爾德尼招史。知此寺創造。爲有名之阿巴岱三音汗。往蒙古之南歸化城。與達賴喇嘛會晤。（千五百七十七年）教授佛教要旨。閱八年。始建立此寺云。此事詳記於清史如左。

阿巴岱汗從歸化城歸後。年三十二。與弟三音諾顏同爲當地之保護者。乙酉年。（千五百八十五年）遣使至阿爾坦汗招引屬釋迦派穀米南斯之喇嘛。乃於釋迦佛降生二千五百四十六年。成吉思汗降生四百六十四年。卜庫萬曆十三年。德宗旺教主降生二百二十九年。以鄂爾坤河岸抗愛山南麓。爲已游牧地。而自居於城中斗室。繪達賴喇嘛像。其後被稱無窮。丙戌年五月十五日始建立寺廟。其後於三招寺。皆造有佛像焉。

額爾德尼額爾客之編年誌。於建立寺時情況。更爲明確。其所述如下。「阿巴岱者。自昔臥哥達伊汗（太宗）住後。於特空特母耳所修復之城。建立額爾德尼招。同市在沙爾



噶阿濟爾噶別名上海圖烏拉山之北麓。往昔稱搭哈伊云。」

假開堂式者。由前所記釋迦派喇嘛僧穀米南斯行之。喀爾喀人始知受釋迦派佛教。本開堂式。自建寺日。經三年後。始行之。非建築遲滯。因阿巴岱欲莊嚴其寺院。宏大其外觀。招達賴喇嘛而始行開堂式也。達賴喇嘛者。反對創建額爾德尼招之釋迦派喇嘛。而爲格耳穀派者也。阿巴岱者。不精通佛教。僅知莊嚴宏大其寺院。招引達賴喇嘛。而妨釋迦派喇嘛。泊乎阿巴岱汗派使於西藏。招引達賴喇嘛時。達賴喇嘛辭而不往。遣釋迦派喇嘛羅德伊機母伯代已而往。行開堂式。其所以如此者。僅表示釋迦派制勝格耳穀巴派故也。額爾德尼招建立之初。經費由阿巴岱一人負擔。其臣屬亦仿效其行。各出資建寺塔。故額爾德尼招可認爲土謝圖汗累代之寺院。其維持經費。由阿巴岱汗支給之。額爾德尼招最初五十年間。結構莊麗。多藏寶物。在喀爾喀各寺院中。當占首位。而徵諸此寺之歷史。則此間人民。對於建築寺院。捐助金錢。不甚注意。阿巴岱歿後。其子額列克墨爾根汗始建二寺二塔於額爾德尼招。蓋自佛教傳入喀爾喀以來。喇嘛等所焦慮者。唯在寺院數之增加。至修飾之完美與否。不暇顧也。當佛教傳入蒙古時。喀爾喀新造之寺院。

日益增多。若舊寺而得新式之神聖物。及修繕等事。則寂無所聞。建立寺院後。喇嘛等所  
焦慮者。惟恐爲有力者所奪。故又思以他方法。圖維持於將來也。額爾德尼招建立之後。  
經五十年。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第一代呼彌勒罕。生於喀爾喀。此呼圖克圖係土謝  
圖汗袞布多爾濟之子。住於土謝圖汗累代藏神聖物之額爾德尼招。爲最適當。羅卜藏  
旺布札勒三。五歲時。就法座於庫勒圖察罕諾爾寺。是欲以維持額爾德尼招之方法。以  
維持庫勒圖察罕諾爾寺也無疑。然喀爾喀之大喇嘛。係生於土謝圖汗之血統內者。受  
彼等之影響不少。蒙古通例。稱爲溫都爾活佛之羅卜藏旺布札勒三者。以幼少之故。屢  
勸已之雙親。與已之累代寺。久滯留於此間。行莊嚴之祭祀。而研修佛典。如此情態。幼年  
之活佛。不赴西藏。崇拜釋迦派班禪。而崇拜達賴喇嘛。千六百五十三年。達拉那塔之呼  
彌勒罕宣言。伴格耳穀巴派喇嘛。歸喀爾喀後。宗旨一變。於額爾德尼招。史千六百五十  
四年之條下。喀爾喀之諾顏。獻納巴茲。臥羅西耳。於十九歲之呼圖克圖。其後由西藏而  
來。格耳穀巴派之喇嘛。勸告活佛。不宜居住額爾德尼招。是以喀爾喀諸王。決定爲已之  
呼圖克圖特別建寺。此寺至今仍存舊名。所稱爲格格奈布迭耳安寺是也。該寺建立表

面之目的爲以活佛之修法。即建於額爾德尼招牆壁外。同在錫伯圖山麓焉。此後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呼彌勒罕。每來額爾德尼招。常止於此。藉資故鄉風月。然自第二代活佛入寂。不但土謝圖汗之血族斷絕。即呼圖克圖轉生於蒙古之事。亦中止。由西藏所招致之後代呼彌勒罕。對於額爾德尼招。毫無趣味。故無來訪者。然則格格奈布迭耳音寺。即不在於額爾德尼招牆內。以不屬於土謝圖汗。亦無活佛來訪。頽破固其當然也。額爾德尼招之喇嘛輩。斟酌此等事。於千七百八十三年。復葺之。使三音諾顏捐助邇來維持格格奈布迭耳音寺。悉由三音諾顏負擔。寺院之修繕。喇嘛之給養。獻佛之供物。悉給與之。來自西藏之呼圖克圖。對於額爾德尼招。如此冷淡。最初喀爾喀之呼彌勒罕。對於其故鄉累代之寺。頗極鄭重。至此漸漸化釋迦派之寺院。爲格耳穀巴派。舊寺荒廢。而以西藏所傳來者代之。千六百五十八年。喀爾喀之貴人。再於額爾德尼招。獻巴茲臥羅西耳於活佛。活佛始執行由拉薩傳來之邁達里迴轉式。此時額爾德尼招寺第二之住職羅伯母巴。山乍伊達西。建釋迦牟尼及邁達里寺。造二塔。土謝圖汗之官吏袞布達爾漢。建林母客伯寺。獻於活佛。

康熙十二年（千六百七十四年）土謝圖汗察琿多爾濟赴西藏叩謁達賴喇嘛第五代呼弼勒罕翌年歸祭達賴喇嘛及茲安伯建一寺於額爾德尼招。

此時活佛及汗建塔額爾德尼招牆東北附近地。藏其母罕篤札木索之遺骸於此焉。千六百八十二年喀爾喀之貴人再於額爾德尼招獻巴茲臥羅西耳於溫都爾活佛活佛爲此紀念。建立一寺。已立其基。尙未大興土木。嗣因喀爾喀爭亂起。又因溫都爾活佛歿世。以致工事全廢。

當衛拉特人戰爭之際。喀爾喀人爲噶爾丹窮追。鼠竄於蒙古東南。至奉中國正朔時。額爾德尼招於厄魯特亂鎮定後。喀爾喀人悉歸於已之游牧地時。（千六百八十九至千七百一年）不獨無衛之者。且人影殆絕。當時留於喀爾喀者。非獨無由避難。亦皆無避難必要之貧民耳。敵兵雖三犯此寺。毫不加害。蒙古人至今以爲靈驗。寺中喇嘛每語及此寺之沿革。無不舉此事者。其被毀損者。惟圍牆而已。不云敵之行爲。寧可謂當時留於喀爾喀之人民。爲供燃料。而拔取圍牆之木之所致也。

及活佛歸喀爾喀。命清理寺院。千七百二年。額爾德尼綽爾濟乃執行之。噶爾丹之侵掠。

後。千七百六年。修繕牆壁。兼葺全寺管修繕工事者。羅卜藏丹津也。工事告竣。被選舉爲住職。建二寺。以爲紀念。一寺供阿彌陀像。一寺爲喇嘛唸經之所。

千七百十八年。額爾德尼招之第五代喇嘛。被叙於活佛諾木齊綽爾濟羅卜藏札勒三。建祭伐闍羅及甘究耳寺。翌年。溫都爾活佛八十五歲。祝壽之際。獻於活佛。活佛賜名爲迭穀斯巴牙斯夫郎茲阿架尼西塔寺。

雍正時。千七百三十一年。第六代土謝圖汗旺札勒多爾濟時。準噶爾人再侵喀爾喀。以額爾德尼招之側。爲戰場。大敗。相傳敵兵闖入寺內。開本堂之戶。堂內佛像。昂然起立。敵兵驚逃。堂前石獅。起立作吼。益驚敗走。投入鄂爾坤河。悉溺死。清帝聞之。賜鄂爾坤河以土謝公之稱。每年定期行祭式。祭時。對於土謝公之位。投官俸銀三百兩於河云。清帝特派官吏。頌額爾德尼招之德。使實地探查。修繕寺院圍牆。且廣大其牆焉。

千八百四年。於額爾德尼招圍牆建五十六塔。遂呈一種奇觀。由塔銘考之。上自王侯。下至生活富裕之庶民。以及慈善家暨信仰佛教之善男善女。合力所建。後三年。圍繞額爾德尼招之塔數。增加至九十二云。目下此塔。雖係堅牢之建物。然其銘文頗難辨讀。銘列

於石。嵌入塔壁。壁已剝落破壞。又爲風霜所侵蝕。文字磨滅。益復不少。此碑銘雖不關重要。然恐古碑至後世。逐漸亡失。故可辨讀者悉謄寫焉。由寺南門出而西向。巡行寺院。適見此塔之銘。銘文體裁。殆全一致。惟塔與建立者之名稱稍異而已。舉其譯文之一二如左。

### 第一塔銘

天民先覺。釋迦誕靈。瓦拉西城。轉聖教輪。虔奉信徒。撒薄爲首。建多智塔。震耀寰宇。哲布尊丹。呼圖克圖。教化眞主。生物蒙庥。部下塔果。及楊資補。並額爾（額爾德尼招）寺。諸親近者。克盡厥力。倫比罕有。此塔之建。萬世不朽。

### 第二塔銘

釋迦牟尼。浪蕩河畔。鎮定須魯（須母魯斯）菩提圓滿。虔奉之人。首古里拔。使世咸知。建菩提塔。今多爾濟。受菩薩戒。弘力建此。衆生崇拜。

現世紀中。額爾德尼招無大興土木事。惟至第四十年代末。爲修法。建立木造新堂。係蒙古之工匠。依蒙古式而建立。在額爾德尼招之南。此外雖時時加以修繕。然工事甚細微。

余於千八百七十七年。始至額爾德尼招時。曾見多數古刹。千八百八十年。已有破壞部分。必須大加修繕。寺中喇嘛。知修繕之必要。於是十年前於額爾喀着手捐款之募集。然以喀爾喀人經濟困難。故募集甚形遲滯。不過時修繕其一部分而已。

修繕工事。據喇嘛所告。則從來支出工事費。約在六千兩以上。寺院會計之資金。今已告罄。殆不能繼續爲之。余問喇嘛將來成此工事。如何設法。或云在佛陀之加護。或云在活佛之助力。或云惟聽天運而已。喇嘛遂以余爲碩學者。請掘地試之。急問其故。則住寺之喇嘛。達數千人。所稱爲由夜耳得尼特可貴重之釜中出現。其釜中有無盡藏之肉。喇嘛永久可得食之。殆爲一般喇嘛所信仰云。余聞斯說。雖於研究土人之信仰與性質上。頗有興味。然以不遑聽斯謔語。惟就寺之住職及繼續修繕工事。如何求新財源。頗聞其意。寺院管理者謂將以寺北附近之地。貸付於中國人。請願於北京政府。正在計畫中云。此地當準噶爾戰爭時。曾供耕作。歷史所載之。亦喇嘛所記憶也。按康熙五十四年（千七百十五年）所頒詔勅。在額爾德尼招附近地。曾設陸軍耕作殖民地也。當時鄂爾坤與可庫新臥耳洪之間。開鑿溝渠。可庫新臥耳洪小河之水溜。今猶保存。佃地人於耕作。諒

寺之現況

不費多大勞力也。該寺管理人之方針將爲已寺利用之。此問題達於北京。雖可望終同解決。然提出於北京之先。必要求同盟之承諾。綽爾濟將於明年開土謝圖汗部落諸王之會盟。有得此承認之望云。

額爾德尼招。現分六部落。其中最古者。達爾漢綽爾濟林也。爲額爾德尼招最初之一任職。竭力修飾。年代雖古。無有能及此者。次則爲達什吹林。同部內之喇嘛。目下有五百人。第三部之塔庫湯爾音可耳之喇嘛。數亦如之。以達什吹林之喇嘛之數過多。初則第四部之德爾吉哥孟起。次則第五部之駕吉布林起。前者有三百喇嘛。後者約有二百五十人。第六部之雍凍穀吉特。有少數之喇嘛。其總數雖不劣於第五部。然多不住寺內。以資力不足。自營宅於曠野。近來額爾德尼招頗貧乏。喇嘛數銳減。即參拜之人民亦減少。往來於此處之中國商人。亦漸少矣。

中國人營商業於額爾德尼者。住於中國之圍壁。(土音何龍)即康熙時代。築要塞。爲駐屯戍兵之所。中國農夫亦在焉。今中國商店凡四楹。一由恰克圖來者。一由庫倫來者。商店營業額。程度甚低。較之千八百七十七年。余初來此地時。更覺銳減。其主要之原因。

商業之概況



蓋以一般蒙古人。陷於貧困。因而額爾德尼招寺。亦受影響。蒙古人既陷於貧困。因注意於物價之高低。與其於沙漠買高價之物品。不如自恰克圖買來者之較爲得計也。輸送獸皮、油毡、至恰克圖販賣。而購歸日用品。又恰克圖領主土謝圖汗。於千八百七十七年。兼得德齊穀耳果之職。執汗阿林盟之事務。其住所距額爾德尼招三俄里。由各地人民輻輳而來。今土謝圖汗。任爲庫倫蒙古長官。以當就任於庫倫。故蒙古人之來額爾德尼招者絕少。但余至額爾德尼招時。雖爲商業最不振時期。然亦不可無一言也。夏季溫暖之候。蒙古人旅行沙漠。爲購必要之品物。至庫倫及恰克圖地方。至冬期則旅行斷絕。就商業繁盛之期。在一月之初。其販賣品之重者。爲茶及麵。而製造品次之。於此時中國商人。有攜千兩以上之貨物而來額爾德尼招者。

額爾德尼招內。有多數建物。本地喇嘛。總計此地之廟。其數共六十二。然除寺內樞要之廣場與公堂外。皆甚粗造而櫛比也。喇嘛邸宅。多係圍以落葉松柵。邸內一、二家屋。或有帳幕。在額爾德尼招圍場外。家屋總數。約有五百。皆區劃井然。散在市街云。

額爾德尼招寺院內。紀念碑甚多。惟余無暇寫錄。何也。蓋寫真機終難得如攝影之鮮明。

更兼氣候寒冷。故刷寫事。有所不能。余觀察東南蒙古。僅十月。因此事而費如斯時間。理所不許也。

十月十日 土曜日

向巴倫  
夫虐視  
查

同寺之  
沿革及  
現況

本月欲視查巴倫寺院。距額爾德尼招東南二十俄里。亦喀爾喀古刹之一也。十時五分出發。沿鄂爾坤河溪谷向東南進行。經半時許。繞此溪谷。始登上海烏拉連山。此連山之坡。傾斜頗緩。下坡路頗平坦。直通秀齊音烏臭河。十二時三十五分。至河干。曠觀此地。不見樹木。惟雜草蔽於粘土之上。地平綫則呈沙漠光景。渡小河而登秀齊音達巴嶺。由此嶺再出一小平原。約廣一俄里。更迎茲臥耳磨特達巴嶺。午後一時十分。由嶺上遙見巴倫寺院。屹立于撒拉音河之廣原。此河最廣處。有三撒窳。深度不過半阿耳新。此河由北而東。圍繞該寺。渡口距寺約半時之行程。渡此小河。午後一時四十五分抵該寺院。蒙古年代記。此寺院建立為順治四年。（西曆千六百四十七年）據喀爾喀人傳說。則此寺院係溫都爾活佛所建。巴倫寺院純係蒙古寺院。其建築方法。全脫中國西藏之風。此寺院內。無佛教特殊寶物。惟應蒙古人宗教心之要求。漸次發達而已。現時巴倫寺院

於行政上。占寺院之四隅。其位置別爲四部。占寺院西北隅者。爲特伊斯冷部。占東北隅者。爲達秀冷部。占東南隅者。爲亞特足布冷部。占西南隅者。爲達耳甲冷部。占寺院中央者。爲公共之建物也。現在占首位者。爲茲臥庫欽。或巴倫寺院之本堂。茲臥庫欽周圍以牆。戶前設四個木造庇。底下設迴廊。迴廊稍右。則喇嘛所建大塔也。茲臥庫欽之左方。建有究得因廟。爲各部喇嘛念經之地。邁達里廟亦在此。茲臥庫欽之右方。建茲阿尼特堂及曼巴廟。以上諸廟建立之時期。當在前世紀及今世紀有所謂茲甘寺院者。爲建物骨子。全寺院由此而發達也。茲甘寺院同立於寺內公共廟之所在地。今占中央位置。茲臥庫欽本堂之北。寺院之部分。名之曰假甘寺院者。其圍壁塗以白堊。據喇嘛傳說。此處最古者。在假甘寺院圍壁外之建物也。此處建物中最推尊者。皆可容一百人。其內寺院開基。據所傳聞。含著鉅大之廟。殆五大帳幕。然假甘寺院內部無可記者。帳幕外部裝飾頗美而已。廟內所奉之佛。亦不拘於額爾德尼招守護神袞布固魯。夫喇嘛認茲臥庫欽爲主神。羣聚念經焉。

中國商人。來巴倫寺院者絕少。偶有來者。亦不久止此處。巴倫寺院。每年住民之數雖增。

而竟得此結果。可謂奇矣。蓋近年額爾德尼招衰頹。其喇嘛多移住於巴倫寺院故也。

十月十一日 日曜日

晨六時五十分起程。向東直行。傍撒拉音河右岸。沿行恩格林乍母道路。而向西阿拉諾西列良夫茲諾立。此地最占形勢。可拍巴倫寺院全景。余遂實行之。西阿拉諾西列良夫茲諾立。高地成斜面。其平滑者適於行車。由其東麓。渡西阿拉諾茲坐立哥諾音小河。七時四十分。疊嶂層巒之中。入一溪谷。地勢由東而傾斜於西。方向則指東北。此溪谷因橫斷諾伊漢德伯諾諸丘。故仍冠其名。而總稱爲諾伊漢塔拉諾。十時五分。登臥立茲坐伊茲諾達巴諾丘。頂有臥立茲坐伊茲諾達巴那伊烏斯諾小泉。或成小湖。伏或爲瀦水狀。或成水溜。由丘注下。隱入地中。觀覽之際。鷲鳥數掠。余車而過。遙望西北。則土謝圖汗部官衙（住所）盡入目中。十一時二十五分。入一窪地。有沼澤小河。流注其間。此地富於水。人口亦多。爲避溪谷濕氣。多居於山之斜面。此釜形窪地。名爲呼都克額勒素圖。過此處。登額勒素圖達巴嶺。下嶺入一溪谷。茂草叢生。頗與臨諾伊漢塔拉諾相似。十二時十五分。登和碩圖達巴中之一嶺。嶺之附近。有無銘之碑。高二撒窳。溪谷自丘披離而下。冠以

霍波爾之名。漸次平坦。當道路前面。圍繞霍波爾溪谷東北。有庫格訥羣山。再進入霍波爾溪谷。地沮洳。雜草密生。一好牧場也。此溪谷。延長至諾木幹羣山。午後二時。抵其終點。此處爲沙地。頗利遄行。沿沮洳黏土道路。走諾木幹羣山麓。此羣山延長橫亘。余尋繞此暗中。直至夜六時。抵止宿處。均行此道路也。由霍波爾果勒至止宿處。四時間內。未曾得水。今止宿於烏蘭和碩驛帳幕之近傍。由井得水。余以銀三兩即六留六十哥之價。向蒙古人買一期年山羊。此山羊。四磚茶（二留四十哥）可以購得。或可以更廉之價得之。彼初僅索價四磚茶。乃適不湊巧。余之茶磚。消費已盡。若以銀貨購之。則須三兩。余以三倍價值市此一羊。頗覺可惜。然因未貯蕎麩包。一週間全以羊肉與茶爲食。今羊肉亦缺。故不得已而購此貴價之物。蒙古之生活。大都類此。此地不樂用銀貨。因不可以糊口。故蒙古人。受余銀三兩。不如受四磚茶爲滿足也。

十月十二日 月曜日

日昨夜中到此。故未得視查此處地勢。晨起出覽。南有諾木幹羣山。北有庫格訥哈伊爾羣山。由西南而延於東北。聳於剛草叢生之平原中。六時五十分。起行。沿有鹽澤之溪

谷。透迤前進。七時三十分。渡塔耳那音小河。由東南統於西北。渡口南端。由哈拉林及西阿拉林之二小河而成。形成此二小河之塔拉小河。向西北流。始流於庫格訥羣山麓。後流於伯維諾伊特羅哥伊山旁。於距此山十俄里之處。注茲阿茲阿音布立慈諾小河。其合流之點。宛與哇齊耳茲諾臥龍山相對。下流稱哈耳諾哈河。於余所渡淺瀨。深不過半阿耳新。其河身頗廣。流亦甚急。傍河之地。頗形沮洳。後變成沙原。名巴架諾夢哥耳夜列斯諾。廣巨約六俄里。車行困難。上午六時。始離此沙原。沙原北端之山隘。頗占勝景。達母齊約伊機安求布林寺院在焉。巨峯峭巖。聳於天際。其麓如白羊羣。有西藏式廟在焉。風景甚美。據所傳聞。現時入於三音諾顏部。一部分爲札薩克旺舒克之臣民。至喀爾喀人歸順清國時。游牧此地。千六百九十四年。噶爾丹博碩和圖。侵掠喀爾喀。由喀爾喀人中募內應者時。旺舒克部臺吉有名必茲諾達者。沿庫格訥羣山及塔耳那音小河游牧。將率其部民。投東方噶爾丹軍。旺舒克以其部下所留。人數甚少。不能止其行。後得三音諾顏善巴之應援。始得扣留叛民。旺舒克爲此事感謝佛恩。而建立夫格奈塔耳那寺。現屬土謝圖汗部。十一時二十分。抵阿爾噶里山。此地路別爲一。一爲驛路。一爲庫倫巡拜道。

驛路通南多小丘礪确而遠庫倫巡拜道通北道路平坦乏水此其缺點也由庫倫巡拜道沿平坦之溪谷而進此溪谷係砂地質甚堅多剛草一時四十五分抵烏耳庫茲音山其山高而呈黑色山之北面有河爲濁流名曰撒潘良河遂泊於河岸焉蓋依蒙人言前途有水之處甚遠深夜直前不得至其地也。

十月十三日 月曜日

午前五時啟程登一坡坡不甚高又下伯尊塔拉此處爲一堅硬砂地之曠原剛草茂生夏秋之間甚不適於居人蒙古人惟冬季游牧於此以剛草可防風又可爲燃料融雪而飲之伯尊塔拉約長十俄里疾馳而進七時三十五分始得達其東北端余於此遇一意外事感不快焉將近牙耳架伊茲音德耳立機伊之坡余之馬夫一人仆地呻吟不能前進問其故彼曰罹徽毒脚部生瘡余未聞有此事也今熟視之果見其面頸手各部皆有瘡兀然余於是有感焉彼時臥余之毛氈上與我等食物爲隣間或烹炙飲食能免病毒傳染之患乎言念及此不禁自危日後旅行不可不於馬夫加意也爰乘病僕於駱駝上登牙耳架伊茲音德耳立機伊之坡踰坡後沿牙耳音架茲分慈伊峽谷趨北東方峽谷

伯耳夫  
之旅行

欽特羅  
哥伊之  
紀念物

之地質及動植物。與前所經過諸處。大抵相同。峽谷附近。有牙耳架伊茲羣山環列。十時十分。遙見伯耳夫欽湖。湖旁土地爲砂原。但層積未深。踏此砂原而行。不過四五俄里。是後土地漸堅。寓於鹽澤。而極目東方。見伯耳夫欽之伯耳夫欽河兩岸之地。與此地相毗連矣。

十二時四十五分。渡河。是處也。深一阿耳新之四分三。廣十撒甯。由小河岸。沿伯耳夫欽塔拉溪谷次第東北行。溪谷北端。距此約十俄里處。有地名欽特羅哥伊者。蒙古人極尊崇之。巍然高丘。隱約在望。余欲一瞻仰之。囑從者伊王費德耳拉伊齊監視商隊。隻身往。沿伯耳夫欽河岸疾行。經時四十分。始達其所。欽特羅哥伊以多古物著名。按蒙古人所言。第一爲鄂博。第二爲夜布哥耳亥伊巴耳架斯墟址。現時所存者。往時城壁之瓦礫而已。而夜布哥耳亥伊亥列母（墟址）之別名。却與此紀念物相應。

欽特羅哥伊之鄂博頗大。據土人傳聞。係庫倫第四呼圖克圖（千七百七十五年至千八百三十年）所築者。欲明此傳聞之不誤。可以其建築式證之。鄂博築於某一小丘之上。青草密生於其間。礎石成桌狀而廣。中央有石積焉。每石直徑約二阿耳新。其周圍積



石九方。每石直徑約一阿耳新。鄂博之上。皆築以此地白斑紅石之類。鄂博東面設有切石造之方形物。他三方則有小圓形之鄂博焉。

距欽特羅哥伊丘百撒窳之處。卽欽特羅哥伊之墟址。現時所存者。僅城壁遺跡。前已言之矣。此墟址形方。而城壁之各面。約長千五百三十步。其中有數處。與城壁之構造異趣者。知爲往昔城門之迹。東西兩面各三。南北各一。蒙古人於此都城之築造。雖無傳聞。而據張德輝之記行。則推測契丹人之所築。由此墟址直向西北行。橫斷伯耳夫欽塔拉。將與商隊相會。途中見一小湖。名曰巴顏諾爾。一名西林奈耳。又有摩勒津陀羅海與伯羅夫欽塔拉相接。余於其丘麓。與商隊會合。此處富於水量。有著名大井。越摩勒津陀羅海。三時三十分。入哈喇塔拉溪谷。五時止宿。此處距哈喇尼博驛不遠。飲料水。即汲於此驛之井焉。

距宿處不踰百撒窳。有一族。由六帳幕而成。聞明日將移住於秋營地。余始見蒙古人移住準備之狀。或收拾其家財所有品。或整理帳幕。其他更構一暫住小舍。外覆毛氈。以禦今夜之雨露。西蒙古謂之究倫。聞蒙古人移住之前夜。恒不敢眠。是固因準備旅行其重

大原因。則在防盜馬者之乘其機也。盜馬者之手法甚機敏。時有在衆目之下行竊者。三四人乘馬。混近馬羣。但聞馬鳴一聲。已牽馬逃去。亦有徒步來盜者。彼等游行近馬羣。一剎那間。即騎馬而逃。殆無有被擒者。蓋彼輩當盜駿馬時。則騎之而遁去。若盜駑馬。而追捕緊急。則棄馬而潛伏於叢林之中。詭計多端。不可方物。蒙古人當移家時。若於翌日六時。或其以前出發。則豫着麗都之服。其習慣蓋如是也。

十月十四日 水曜日

早四時五十五分啓行。彼移住之蒙古人。旅裝已就。尙未出發。今日道路由止宿處。直通一坡。坡微陂。過此坡。又過六坡。此地名巴爾斯多倫達巴。即七豹領之意。其北有山脈相連。總名爲撒林。須行三十俄里。方可抵車根察罕湖。六時四十分至巴爾斯多倫達巴之最後一丘。此處至庫倫之路有二。一北向。名下道。一東向直行。名上道。下道富井水。牽牛者或不堪長途跋涉者多由之。若騎馬駝。途中不休息。欲逕達圖拉河者。則由上道。我等迂徐覓道而進。午前八時。過小溪谷。深入阿魯杭愛山脈。此處無高丘。無行路難之嘆。山不險峻。沿山之中腹而過。上下小丘。多曠原植物。頗饒牧草。井少。即有掘井者。亦多在山

之深谷及其麓。阿魯杭愛達巴丘下稍高。下丘即出圖拉河之溪谷。不覺困難。午後一時二十分。渡圖拉河。

渡口廣四十撒窳。其深處在一阿耳新以上。有溪谷植物及矮小灌木。此外一無所見。是日清晨。東北風大起。有變爲颶風之勢。駱駝爲風所迫。趑趄不前。後遂臥於地。故渡河即行止宿。止宿處之東南。遙見雪跡。五時見河之對岸。有商隊戾止。自烏里雅蘇臺而來之中國商人也。時已暮。不渡。夜七時。天晴風息。明日之嚴寒。可想像已。

十月十五日 木曜日

朝氣嚴寒。圖拉河之全流。悉流冰塊。不能渡。昨夜宿於對岸之商隊。失望而不知所措。彼等逼留河岸。當在一週以上。以待河冰固結。何則。以水流之故。駱駝不能渡淺瀨也。余幸無此患。早六時十分出發。自圖拉河岸起。以至溪谷之間。變成沮洳。約行四俄里。極困難。過此處。道頗平坦。向東北。成一直綫。八時二十分。入車根察罕。此曠原之東方。有小鹹湖。及車根察罕達拉谿谷。形稍長。南北有山圍之。南高而北平。景色優美。蒙古人云。此等山中。產能療疾之雜色石。及磁石。溪谷饒灌溉。多小湖。富牧草。奈伊丹梭龍公之旗。其芻草

悉仰給於此。此處多游牧民。而西部尤衆。余推測此地當有舊城遺址。問之蒙人。無知其所在者。庫倫之俄商。常有來車根察罕者。其目的在漁獵於圖拉河也。余之從僕伊王費德羅拉伊齊於此河得鱒魚。四蒲德。及河鱸。竹籤魚。鰻魚。之類頗多。野雁羣飛。又有多冷。十頭成羣。凡兩遇之。十時四十分。登阿爾噶稜達巴嶺。下嶺有地名茲阿巴拉尼。平坦如車根察罕塔拉溪谷在焉。正午十二時。抵一斜坡。其地在茲阿巴拉溫塔拉之側。途中遇赴庫倫之商隊。蓋自庫倫歸札布噶河畔故里者也。彼等七月半自其鄉出發。過十一月半乃得歸。一年中三分之一均在旅行中也。又以次年欲再巡拜於他呼圖克圖。故蒙古人之稍富裕者。殆長年以巡拜度歲月也。由茲阿巴拉烏之側面起。庫倫道之方向不變。繞東方砂原。折而北行。向阿爾噶稜呼都克井進發。午後三時三十分。遂達井旁。更越何羅母機音夫茲立夜六時。抵濟里們呼都克。遂止宿焉。此處雖屬曼德耳哇公之旗。而數遇朋貝子旗人。蓋將以此處牧草。飼其家畜。遂驅其家畜。移住於機立母溪谷。惟交納曼德耳哇公之牧草料額極小。馬一匹。一月飼育料。不出十哥云。

十月十六日 金曜日

早六時啓程。沿溪谷而行。從此處至庫倫。餘二驛三山之程。距離約八十俄里。余欲即刻與妻及俄人再會。又因三月餘未接俄國來信。欲急於接信。遂與商隊別。單騎赴庫倫。七時三十分。過都蘭驛。由此驛起。赴庫倫之道歧出。因旅行者之事情各異。故多歧途。南山間有捷徑。乘馬駝行。下拉夫布嶺最險惡。又實最捷徑。唯乘駱駝者可行。避險阻者行山之中腹。其道多曲迂。余亦取此迂道之一而行者也。八時四十分。登阿爾噶稜察罕庫圖勒。此處長約十五里。上下頗緩。十一時抵布耳漢圖山。車道沿斜坡而曲轉。余自阿爾噶里起行。一山一險坡。未之遇也。乃深入一連丘。此連丘自布爾漢圖之斜坡起。爲松吉納烏拉山之支脈。當行此連丘之間。時已十一時三十分。遙見西阿拉夫布驛。再進登松吉納山。極目遠望。則圖拉河之廣潤。庫倫之平坦。蒼然在前。且遙見俄國領事館焉。思鄉之念油然而生。十二時三十五分。渡松吉納布拉克小河。河之沿岸。乃出自蒙古官吏之好意。貸與於俄國人者。領事館員及哥薩克兵等。於此有刈草場。準備充冬季家畜飼芻秣之用。有俄國商經理之。松吉之外。亦借有刈草場焉。我國領事西西嗎列夫氏於松吉納布拉克建一木造之假舍。夏季則以爲別莊。他領事館員之避暑於茲者。則住於蒙古人

之帳幕，松吉那布拉克沿岸。灌木叢生。余沿欽圭立茲音而進。途中見庫倫喇嘛之大道場。聞此道場於早朝未明之際。始於庫倫中心。次進郊外。最後止於欽圭立茲音。其地距庫倫七俄里。其羣集而圍此道場者。人數在三四千人以上。此道場實起於千八百八十二年所生之事件。當時倫庫城壘。有築造工事。欲採掘黏土也。乃派遣中國及蒙古兵若干於此處採掘。無何而坑壁崩圯。彼從事採掘者。悉埋沒於坑中。此十月事也。忽有窒扶斯病。流行庫倫。傳染病死者衆。喇嘛等以疫病流行。乃慘死之兵士之靈魂所致。遂行此供養。今之供養如舊例者。以現時亦有疫也。余由此處入庫倫平地。三時四十分。過庫倫。四時三十分。抵領事館。

十月十七日 土曜日

余留滯庫倫。專蒐集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傳說。且訪問呼圖克圖之寺院焉。

第八章 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呼弼勒罕

庫倫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乃蒙古全土之法主。而喇嘛教徒所仰爲活佛者也。其人之性格如何。凡研究蒙古及喇嘛教者。所最注意也。據舊日傳記。則哲布尊丹巴之事實。言

人人殊。矛盾紛糾。莫衷一是。且有係捏造者。吾人欲研究蒙古人之信仰。庫倫呼圖克圖奚若。其實際之歷史奚若。其價值居何等。則從來記述之舊說。當一一屏棄弗道。而新蒐集蒙古人之口說。並調查研究其關於此事之精確史料。實爲至要。今茲所述。即此研究之結果也。我輩於實歷而外。有加以關於哲布尊丹巴之奇談怪說者。此等奇談怪說。即令無史料之價值。吾猶以爲有興味者。埤時之蒙古人。全體信仰呼圖克圖之真相。可由是而知也。依蒙古喇嘛教徒之所信。則哲布尊丹巴之轉生化身。遠在釋尊時代。其現身於印度及西藏者十五代。其十五代之哲布尊達拉那塔滾架寧巴。始應蒙古人之請。由藏來蒙。得清帝保護。建若干寺院。於蒙古逝世焉。此人當五百三十七年喇什札木素喇嘛時代。爲西藏哇郎穀州呼弼勒罕。始學於究南寺。年三十。千六百三年從乍米楊坎架札木素受格倫之戒。三十五歲著書說明印度聖典之濫觴沿革。題爲駕架耳曲伊窺。四十二歲。千六百十五年。建達庫丹奔茲西林寺於西藏占州。遂爲蒙古人所招請。余嘗問於喇嘛僧曰。自釋尊時代以至溫都爾活佛。據蒙古人所信。則二千五百九十六年間。唯轉生十五次。不幾每一化身。得享年約百七十三歲耶。喇嘛曰否。非此之謂也。呼圖克

圖亦不過如衆人。或三十歲。或八十歲。或更享以上之長壽。當呼弼勒罕温都爾活佛出現前。哲布尊丹巴之化身。凡十五次。其化身之三次。人間尙有記錄。餘則無之。殆與以德化斯世之人類無異。將欲使他界衆生。沐浴於德化。乃轉生於宇宙各部分。此轉生一事。活佛之外。無人知者。故世無傳焉。

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呼弼勒罕。轉生於喀爾喀一事。喀爾喀人更有詳密口碑。我輩研究。當從此着手。

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第一呼弼勒罕。生於喀爾喀。在千六百三十五年。其宣言以喇嘛教爲蒙古北部諸州之國教。去喀爾喀之阿巴岱汗建立最初之額爾德尼招喇嘛寺。適五十年。關於此呼弼勒罕誕生之奇瑞豫言等。殆自喀爾喀人奉喇嘛教之初年起。據傳說。則阿巴岱汗建立額爾德尼招舉行竣工式之次年。始赴西藏。謁達賴喇嘛。其獻此大喇嘛者。有白銀曼陀羅一。白色帕白。白驢馬白頭。則爲十個之白德擴張故也。其獻黃金曼陀羅一。黃色帕白。黃褐色驢馬白頭。千頭之雜色馬羣。種種之寶物。寶石。絹布等。則爲於喀爾喀之黃教傳布故也。達賴喇嘛於是授阿巴岱以種種僧位。阿巴岱欲確立佛教



於喀爾喀。請達賴喇嘛。錫以有靈驗之布爾漢。(佛像)且欲介紹喇嘛赴喀爾喀。盡力弘布佛教。達賴喇嘛於其所愛佛像喇嘛。一任其選擇。於是阿巴岱游諸寺而選佛像喇嘛。歷時頗久。偶見一佛像之蓋物。如依心臟之激烈鼓動而搖搖者然。是即哇求拉達拉之像。阿巴岱攜歸喀爾喀。當阿巴岱訪適任之喇嘛也。有坐於一說法師末席者。阿巴岱勸之曰。盍共往蒙古。該喇嘛答曰。「我今雖不能行。後必行之。」此喇嘛乃第十五代化身之哲布尊丹呼圖克圖也。如是而此呼圖克圖始自豫言其出現於喀爾喀矣。阿巴岱謁達賴喇嘛之末次。邀其巡行蒙古。行額爾德尼招寺之大開基式。達賴喇嘛亦辭之。使西茲吉特架布求往代。仍向阿巴岱言曰。我與汝必相見於喀爾喀。

阿巴岱汗自西藏歸後。閱數年。一日率近臣出獵。俄見平原遠際。有煙上騰。使近臣探之。曰。彼其爲旅人之獵者耶。寺院之集布施者耶。抑通常之乞食者耶。使者歸報。有一奇人坐而煮粥。其服藍衣也似俗人。其無辮髮也似喇嘛。阿巴岱汗追憶曾與達賴喇嘛約。喀爾喀之喇嘛少。苟見夫哇拉庫必拜。此人得非喇嘛乎。遂近其前而拜之。近臣見坐者形狀污穢。頗怪訝。且囁嚅而言曰。幸哉若人。乃受大汗之叩拜也。其人見他人不叩拜。惟汗

叩拜。則曰。幸哉此汗。乃拜他人所不欲拜之人也。頃之。奇人乃揚言曰。我等會見之處。後世其甚著名乎。當立標以紀之。阿巴岱遂命疊立鄂博。名其處爲伊遜球爾奇人既饗阿巴岱以粥。忽隱不見。於是始知其人爲達賴喇嘛。今於喀爾喀履行會見阿巴岱之約者也。

此後經五十年。阿巴岱之孫。土謝圖汗袞布多爾濟過其處。俄見一喇嘛。相甚尊嚴。坐於前記之鄂博上。因問之曰。汝在此何爲。喇嘛答曰。我尊而祭之。忽焉其人不見。自是日日有虹現於地平綫上。袞布多爾濟及其妻。每夜得吉夢。汗妻罕篤札木素遂有身焉。喀爾喀活佛之車臣汗聞之。贈土謝圖汗以禮物。且附書一。略曰。我等乃斯茲巴庫德成吉思汗之子孫也。彼能統御我等之偉人。將由汝生之。此余所以睽睽不已。而欲與汝面晤。暢叙數日也。書到後。車臣汗果訪土謝圖汗。飲宴數日而歸。此時酷熱漸消。無旱魃爲虐。疫疾亦不流行。真佳節也。雨水調適。林野之間。百花燦爛。羣鳥嚶嚶而鳴。人皆吉夢。汗夫妻且日日夢見布爾漢（佛）經典之聖言。時聞於耳。彩紅低垂。殆可手捉。車臣汗歸。使作搖籃。飾以寶石。送於土謝圖汗。土謝圖汗妻臨蓐期迫。袞布多爾濟欲早遷於冬棲之場。得

一可張帳處。偶至喇嘛豫言。建立鄂博之伊達珠兒。見白犬產子。汗目爲吉瑞。命建冬期帳幕於此。時維九月。河水結冰。四望白雪皚皚。汗之樹帳幕也。忽有白花開放。千六百三十五年九月二十五日黎明。亦有奇瑞。汗妻方注意產期將至。其十六歲之侍婢。忽有乳汁外溢。深恥之。掩面而泣。汗妻罕篤札木素慰之曰。汗妻將生子故。其寵愛之侍婢。乳汁外溢也。

溫都爾  
活佛之  
誕生及  
其幼時

閱數刻。子生。汗妻苦無乳。乃開全族會議。決以聖水洗前記十六歲之少女。使爲乳母。臥嬰兒於車臣汗贈送之搖籃。使他婢日夜守之。翌年春。車臣汗復訪土謝圖汗。一日坐於帳中。手抱嬰兒。俄見三印度人現於前。嬰兒似熟識此三人。（其爲既往之化身。與此三人相識無疑也。）而與之交語也者。且伸其手向之。車臣汗力加諸膝而止之。印度人等忽失所在。車臣汗曰。此奇瑞也。此嬰兒壯健。將爲大喇嘛。濟渡衆民之徵也。活佛車臣汗遂以活佛之號冠小兒。僮自稱爲車臣汗。車臣汗歸。又遣相者相小兒。相者復奏曰。土謝圖汗之子。眞偉兒也。其目角長。其瞳子與白眼之構造。非常方正。足證其能洞觀十界。至其身。則佛院之徵候悉具。其爲活佛無疑也。及三歲。（蒙古人計算年齡。自懷胎之時依

普通計算。活佛此時猶未滿二歲。小兒始談話。其最初之言。爲阿牙拉嗎慈伊斯母山機吉屈伊機可耳羅巴耳慈拉那墨德。乃喇嘛教經文之西藏語。人所常誦者也。稍長。未就學。卽日誦那嗎山架齊二大祭所誦之經文。依舊例常聚衆小兒使侍汗子。共遊戲。此偉兒所遊戲者。唯修寺耳。誦經耳。畫大喇嘛及佛像祭佛陀耳。他無所事事也。此小兒其具有天然爲喇嘛的運命。蓋至明晰也。衰布多爾濟其能逆天命。而不以爲佛陀乎。千八百三十八年。小兒猶未四歲。喇嘛駕母巴林授之以戒。而與以最初之僧名乍那巴乍耳。翌年。又有喇嘛王斯布耳立穀授以初級之僧位拉布窘冠以新名羅卜藏旺布札勒三。使爲察罕諾爾地方寺內之住職。王斯布耳立穀喇嘛授以加母伯音機南（住職之訓戒及叙任）令昇法座。名爲加母伯喇嘛。冠以（斯嗎齊撒庫牙德乍）卽持大智釋迦旗者之尊號。此事於喀爾喀人爲未曾有之祝典。人皆爭獻禮物於新任職。喀爾喀諸王亦自其管下之人民中。割數帳幕以獻納之。蓋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於喀爾喀新管從僧。此其發端也。喀爾喀人民皆承認車臣汗與彼活佛之尊號。且爲特別表示其職。獻以繞黃帶之美帳幕。而察罕諾爾湖亦以此大祝典舉行於湖畔之故。改稱爲席勒圖察罕。

諾爾夫所以冠活佛尊號於此四歲幼童而使就住持之職者。其唯一之原因。則以此幼童爲喀爾喀諸汗中最舊家子而有高尙之門閥也。依釋迦教派。而奉喇嘛教之喀爾喀喇嘛僧等。雖以此幼童爲高尙之持住。以所謂（持釋迦旗者）之名號稱之。然喀爾喀人中。尙無以羅卜藏旺布機牙耳茲安視爲呼彌勒罕者也。觀此活佛幼時行爲。於史傳無所紀錄。則其幼時毫無可以聳人聽聞之舉動。可斷言也。其可言者。則此幼童自爲裕如之生活。受教育於高德之喇嘛。時時自寺出訪兩親是也。於此間可視爲活佛之大事業者。其爲喀爾喀迄今有名之巴耳寺之建築乎。據史所記載（千六百四十七年）觀之。則活佛此時僅十二歲。而里巷謠傳。則謂活佛曾臨其寺之開基式。並賜其寺以布拉伊奔格機甘西牙特德布林之名稱也。以羅卜藏旺布札勒三爲非常出現。認定之爲塔拉那塔呼彌勒罕者。右事件後三年之事也。欲十分知其事之真因及價值。勢必先就爲喇嘛教本元之西藏。一言其狀態。

西藏佛教僧位之帶政治價值。實始於第十三世紀之後半。崛起於蒙古之元世祖夫比拉伊聲言以釋迦派之帕庫巴喇嘛。爲西藏法主時。此喇嘛握法主之權。西藏全土之政

治權力亦幾分歸其掌握。於已數派。設複雜僧位。蓋一爲張釋迦派之盛勢。一爲壓倒與已派競爭之他派也。繼帕庫巴喇嘛之後者。果與他派公然相爭矣。如釋迦派教徒。於一千三百二十年。梵燒屬於架耳秀德巴派之伽藍格坤寺是也。其他佛教派。爲抵抗釋迦派之野心。亦設僧住以相競爭。其所期蓋欲奪管轄人民權於當時割據派藏小領主之手。千四百十七年。有噴哈哇者。創格耳穀巴新派。亦設種種僧住。以冀壓倒他派。使己之權力。及於西藏全土。固不在區區小領土已也。千六百四十年。此新派第五代大喇嘛納旺及其師傅羅卜藏吹濟札勒三說額魯特之願實汗。使占領西藏。以達賴喇嘛尊號。共其國土。獻於納旺焉。自是而納旺不但爲西藏法主。儼然爲西藏全土之君主矣。納旺又爲鞏固君臨人民之統治權。自稱爲阿哇羅欺疾西哇耳菩薩化身。進先代大喇嘛四人以同等之位。使編曼架母布母書。自西藏斯龍占架母伯汗始。說明化身之由來。蓋表示西藏王權之法衣。連綿不絕。使人民心服歸順。爲此權代表之達賴喇嘛。以辯護彼當掌握國家主治權。洵良策也。納旺最苦心經營者。爲與他派喇嘛相爭之事。彼等勢固不敵。遂漸漸擁戴拉薩大喇嘛。至使爲喇嘛教及西藏人民之首。釋迦派教徒。與達賴喇嘛相競

爭。此時最爲劇烈。釋迦派在昔時固於西藏有最大之勢力。曾幾何時。他派起而相抗。且有被壓之勢。撫今追昔。釋迦派教徒。豈能堪乎。而納旺則以漸而使彼等屈從。釋迦派各喇嘛死後。其所有寺院。則使歸於格耳穀巴派教徒管理。其屬於釋迦派之達拉那塔死後。亦用此手段。移達拉那塔所建立之達庫丹噴茲庫林寺。爲己派所有。此事雖不免幾經爭執。願格耳穀巴派威勢熾盛。釋迦派勢不得不屈從也。況經同派有力之清帝公認。而得其援助乎。

喀爾喀人自西藏受喇嘛教。而當使其活佛視察其所奉宗教發源地時。其情態如此。順治帝在位六年己丑夏。（千六百四十九年）活佛向西藏出發。此行照例在穀母夫母過冬。翌年春入西藏。先投達什夫倫伯寺爲僧。自納旺始。以次訪問稱班禪額爾德尼之羅卜藏吹濟札勒三。贈禮物多品。而受種種法戒。由是赴布達拉訪達賴喇嘛納旺羅卜藏札木素達賴喇嘛。既受夥多贈品於活佛。而授以深妙之宗義法戒。活佛專心此等修法。居布達拉者半載餘。於是達賴喇嘛爲高已位置。爰生利用活佛之念。亦自然之理也。納旺視此少壯喀爾喀喇嘛。爲唯唯諾諾從己命之弟子。因揚言爲達拉那塔呼弼勒罕。

龜賴喇嘛以汗土  
謝圖爲汗  
哲布尊  
丹巴尊  
因之原

初不過偶爾言之。終至成爲事實。當時釋迦派頻尋達拉那塔呼彌勒罕。其呼彌勒罕。固應轉生於同派中而尙未發見也。建築於喀爾喀之寺。名額爾德尼招者。乃釋迦派喇嘛。執行開式禮。其後釋迦派喇嘛。散處喀爾喀各地。別建寺院。故喀爾喀自然爲奉行釋迦派佛教之地。且活佛在喀爾喀時。已得斯嗎疾撒庫牙德乍即（持大智釋旗迦者）之尊號。則釋迦教在喀爾喀之勢力。蓋可想見。活佛既屬汗之血族。而於喀爾喀爲喇嘛喇嘛教法主。釋迦派教徒見此貴人爲喇嘛化身。自詡得意。不惟釋迦派教徒爲然。即達賴喇嘛之心亦如是。蓋達賴喇嘛所以高活佛位置者。以釋迦派屢敗於格耳穀巴派。活佛將改喀爾喀佛教爲格耳穀巴派。則將戴達賴喇嘛爲其法主無疑。因有以活佛爲喇嘛化身之意。遂宣言羅卜藏旺布札勒三爲達拉那塔呼彌勒罕。授以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尊號。爲表示其位置高尚。許於外出時。用如天蓋黃絹製之庇幕。活佛既受呼彌勒罕新位。詣西藏諸寺。到處獻祭獻金。一面又爲新興起喇嘛教徒喀爾喀人。自一般所信仰爲旣往化身之呼彌勒罕所自建諸寺。取神聖之寶物。如此行爲喀爾喀人取以金字記於旃檀木葉之駕特達母巴貴重經文於丹達崩林寺。庫崩茲庫林寺。又如邁達里（彌勒）



羅穀西立搭拉夜亥諸像。皆在其寶物之內。活佛巡遊西藏諸寺。殊感快愉。及歸達什夫倫伯。請於班禪額爾德尼及達賴喇嘛。欲止於西藏。更完修教義。兩大喇嘛答以歸喀爾喀後。當弘布教義。建立寺廟。更當爲衆生謀利益等事。達賴喇嘛欲借呼圖克圖之改革。授活佛以格耳穀巴之本義。勸其携帶領有巴庫西。西楊坐德巴。格布庫伊。梭伊奔等職之唐古特喇嘛五十名。並各種匠工畫工等。而歸喀爾喀。據所聞。則此時同呼圖克圖自西藏赴喀爾喀之喇嘛約六百名云。

千六百五十一年活佛之歸喀爾喀也。首致力建設寺院。自造佛像。活佛爲達賴喇嘛之崇拜者及格耳穀巴派尊信者。則於喀爾喀所行釋迦派流之儀式宗規等。應棄而不用。願畧無改革左證。亦頗足怪。蓋與活佛同來之格耳穀巴派喇嘛輩。見喀爾喀教義。不甚發達。不惟不與之爭。且視爲可與己派同化。唯不倦不撓。竭力從事布教。以漸輸入新規模式。則人民於冥冥之間。富有轉宗之望也。是以西藏喇嘛第一善策。止不使活佛住於釋迦派古寺。勸哲布尊丹巴歸後。直建設立伯格西諾林新寺。爲己住所。目下庫倫知名於世之寺。即昔日活佛做乍米楊綽爾濟分其所建立之布拉伊奔爲七部之例。所建之

七部落也。卽阿母德烏那耳、雞撒諾山架伊、坐架伊、夫恒諾楊、達耳漢、夜母齊、及烏耳立、夜德七部是也。千六百五十三年。喀爾喀諸顏等。欲表敬意。於古寺額爾德尼招延請活佛。而活佛不住額爾德尼招。諭諸王錫伯圖烏拉山之側。爲之建特別小堂。所謂格格奈布特烏格倫斯墨者是也。活佛於此二住所工事將竣之翌年。（千六百五十四年）於肯特山南麓。着手建立新寺。此寺及其後所建諸寺。均屬於格耳穀巴派者也。

活佛此時所以未運政治家手腕者。想爲年幼之故。千六百五十五年。始有送使節佛像於清帝之記事。然思順治帝當時何爲承認活佛之主權。其或欲以活佛爲懾服蒙古人利器耶。而徵之史冊。乃無可考。活佛不過由喀爾喀喇嘛僧。希望爲喇嘛教之法主。而彼等乃施種種手段。希擴張其威勢於民間。喀爾喀最初呼弼勒罕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及所謂溫都爾活佛之異說奇談。皆自此發生。茲舉其一說。則謂千六百五十五年季秋。活佛於錫伯圖烏拉山修法時。決意欲伴親近喇嘛六名赴西藏。於是各上馬揚鞭。七晝夜而抵達什夫倫伯。此行何以如是急速。或謂見七騎奔馳絕迅。或謂如七燕飛行。途中有勇猛之守護神庇護。當宿泊於塔立牙夫耳孫時。七騎均被盜。翌日起將出發。活佛怒

曰。無數之守護神守護我。機牙母撒耶果何爲者。於是命從者向東方覓尋。適沙塵起自東方。漸近。則七騎均在。而二盜辮髮。且縛於兩馬之尾焉。活佛則又嘉機牙母撒耶之功。而繼續進行云。

當活佛行時。有二音諾顏部一蒙古人牧羊。見七燕向西南飛。以此鳥來喀爾喀。必在夏期。今暮秋而覩此。異之。以爲必佛陀或菩薩。乃驅羊歸。告其妻曰。今佛陀駕過。速煮肉備茶。我往饗之。其妻調理肉茶畢。蒙古人攜赴飛鳥之方。時已暮。暝色蒼然。見平野有七人。蒙古人近之。述曩者見鳥事。並獻食物。活佛既食。與以麵粉一掬。告之曰。汝祈福神時。納此粉於祭器中。則汝永久富裕。此豫言果驗。至今此蒙古人之子孫。尙稱富有云。

活佛到西藏。訪班禪額爾德尼。後赴達什夫倫伯聞羅卜藏吹濟勒三。已於三日前圓寂。活佛大悲。歎曰。嗚呼。我不幸哉。我知我師哇機拉達拉之英邁。故倍道急馳而來。欲拜覩尊顏。余曩者從師受所未受之法戒。今也其人亡矣。太息良久。捧曼陀羅。赴亡師遺骸前。奇哉。活佛之捧曼陀羅也。一次則死者顏色變。二次則死者之體動。三次則死者能

言矣。其言曰。（我雖不可再還斯世。但知汝自遠方來。且悲歎甚。故還而與汝相訣也。）嗣是以往。班禪額爾德尼。對於呼圖克圖。始諄諄講演教法。而藏人視此復生之事。亦驚異歡欣不置。活佛自庫倫僅七晝夜達達什若夫倫伯之事。人亦以爲可異。活佛乃說明理由。謂旅行中。每朝誦其咒文。故有此驗。班禪贊活佛熱心修法。告以返庫倫時。仍多誦咒文。而授以牙曼達架音王等諸種法戒。一日。問活佛喀爾喀人轉生者之事。對曰。喀爾喀人轉生天界者雖不多。然轉生畜生界地獄界者亦少。喀爾喀人死而再化身人間者。實繁有徒也。班禪聞之。又命活佛教喀爾喀人誦一種咒文。謂現時喇嘛。於喀爾喀。極佛教之隆盛。喀爾喀人。今日生時。可謂已躋於菩薩之列。至死後實際成佛。爲菩薩者。則須賴此咒文之力也。據傳說。班禪喀爾喀尼蘇後。更活二十年。及百二十歲乃卒云。活佛與班禪別後。訪達賴喇嘛。受法戒。得其秘法。終如其願。得詣西藏各寺之許可。此事喀爾喀人口碑相傳。不勝枚舉。如藏於庫倫本堂之曼首。亦得於此時。此等奇談怪說。足以大影響於迷信之蒙古人。蓋無疑也。故我輩於溫都爾活佛傳記中所記喀爾喀人聞呼圖克圖再游西藏。對之敬意益深。祈禱益誠之說。亦深信而無疑也。

溫都爾活佛自西藏歸也。途中無奇談怪說可記。其歸時在千六百五十六年暮秋。翌年春喀爾喀人歡迎其平安歸國。諸王及人民羣集於額爾德尼招。活佛亦賁臨。喀爾喀人先獻貢物於活佛。作大祈禱。祝其安寧長壽。而後活佛做達西夫耳母伯之方式。行邁達里回轉式。遂對於喇嘛及人民爲數日間說教。達賴喇嘛選與活佛同來之西藏喇嘛僧等。均輔助之。準此儀式及說教。一則於喀爾喀人間格耳穀巴派之宗義。深爲貫徹。一則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位置。益形高貴。其內外之威光。燦然爛然。凡夫俗子。究不可企及之也。此時活佛於東部喀爾喀威勢。隆盛達於極點。人民均來頂拜。並爲種種異常祈願。試舉一例。土謝圖汗之子呼圖克圖之甥噶爾丹多爾濟王。每年必訪溫都爾活佛。求釋其妻不懷妊之罪。而並求子。活佛初謂噶爾丹暫待時期。終告子之當生。且曰。（汝欲得子。我夙所知也。故我於臭妙不可思議之西藏旅行時。訪隱士所棲之山。於一巖窟內。見機拉潘之化身阿耳塔西茲達喇嘛在焉。我問之曰。蒙古之王。急欲得子。汝獨不應其意耶。彼大悟徹底。乃答曰。將轉生於蒙古王。我爲證確此事。曾向彼要得一書。今呈於汝。此喇嘛今已茶毗。其魂想已入汝妻之腹矣。）此後不久噶爾丹多爾濟之妻果懷妊生。

子矣。後來榮名赫灼。爲喀爾喀王。而冠以達爾漢親王之號者。即其人也。千六百五十九年。蒙古呼圖克圖諾顏。及來自喀爾喀旗之俗衆。相會於喀爾哲伊圖察罕泊。依舊例。則與會之人。止列席呼圖克圖之莊嚴念經。及聽法戒。顧此會可注意者。即活佛與尊號於西部喀爾喀諸王及喇嘛一事是也。茲事也。呼圖克圖有以己之勢力普及於喀爾喀全土之意。亦即活佛始爲有賞罰蒙古諸王權利之政事家。蒙古史上所特筆大書之事件也。此後關於活佛之記事。斷絕殆二十年。千六百七十一年。始知有活佛自西藏購入甘究耳經文百八卷事件。次年肯特寺工程告竣。此寺蓋在二十六年開工者。千六百八十一年。喀爾人再招活佛於額爾德尼招而貢獻之。大修經懺。且執行邁達里回轉式。活佛欲溥施教化於喀爾喀。千六百八十三年。更自西藏購入甘究耳經文。作許多佛像。中有其手製之佛像一。銀塔八。同年。溫都爾活佛遣使北京。以佛像二贈清帝。至其遣使之原因。則不可知。喀爾喀自千六百八十年之際。內訌常不絕。和託輝特與烏梁海人。屢起葛藤。札薩克圖汗與土謝圖汗。初因管轄人民事相爭。終至野心勃勃之厄魯特有司。侵襲劫掠。幾無寧歲。國內擾亂。日甚一日。想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遣使北京。或示清帝

以已不與爭亂之事。並探清廷對於該事件之意見。或欲使清帝追念往事。以博北京朝廷之寵。而駕凌喀爾喀諸王耶。其用心雖不可知。然以後說爲近是。何則。於千六百八十四年。清帝賜優詔於活佛。命臨喀爾喀諸王會盟。與達賴王使者。合力勸諭喀爾喀諸王。使爲和解之事。足以知之矣。此會盟爲種種事故。延至千六百八十六年始開會。及開會。哲布尊丹巴果以勢力用事。與達賴喇嘛所遣來噶爾丹寺之席勒圖對喀爾喀諸王。說以當和解輯睦。終使彼等立誓。後來永絕紛爭。恪守親睦。據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傳記。則以此和解喀爾喀諸王之事件。出於溫都爾活佛一人之力。獨歸功於彼。此雖不盡然。然而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臨其會盟。其所持之態度。則不得不認爲非常緊要也。何則。蓋從此事釀出一大爭端。其結果至使喀爾喀全土奉中國正朔也。

其爭端之起也。卽在此庫倫伯勒齊爾盟。其時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席。隔離他席。而與達賴喇嘛之使噶爾丹寺之席勒圖席相並。厄魯特噶爾丹博碩克圖以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占此高席爲僭越。喀爾喀人對於達賴喇嘛殊無敬意。遂以宣戰威喝之。千六百八十八年春。噶爾丹果率兵侵喀爾喀。以破竹之勢。通過札薩克圖汗領土。自翁金河

喀爾喀人奉中國正朔與呼圖克圖

康熙帝對於呼圖克圖

分兵兩路。以一隊直進車臣汗游牧地。一隊向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所居之額爾德尼招進發。於是溫都爾活佛避敵攜土謝圖汗察罕多爾濟妻子。共隱於烏木克爾。後聞四衛拉特人劫掠車臣汗游牧地。出喀爾喀境。避於巴朗蘇尼特。及噶爾丹征伐車臣汗部。歸。敗土謝圖汗連合軍於鄂羅會爾鄂湖畔。喀爾喀諸王東南潰走投滿洲人。據傳言。則謂喀爾喀諸王先訪溫都爾活佛。至阿魯額埒蘇圖催之會盟。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問之曰。今而後將如何維持存在耶。喀爾喀人同聲答曰。整理我等政治。以圖安固。活佛之所知也。於是活佛曰。我之北有俄羅斯國。政治平允。然其地一不能傳佛敎。二則其民之衣裾曲於左。我等不可往。我之南有中國。政治亦平允。其國不但平和安寧。且能傳敎。即其衣亦似仙人所服者。國富財多。錦繡絹絨。不可勝數。我等若赴其地。則皆可得安穩。滿足之生活也。活佛既告彼等以種種便利。因勸彼等奉中國正朔。於是奏於清帝。願悉率喀爾喀人歸順於威權之下焉。活佛得康熙帝許可。依然止於阿魯額埒蘇圖。稱臣陛見清帝。則始於千六百九十一年多倫諾爾會盟時。此初次陛見。康熙帝命溫都爾活佛昇大喇嘛位。喀爾喀宗務管理。一以任之。自是清帝待以厚禮。使居喀爾喀百官有司之首。



活佛更紹介諸汗謁康熙帝。而一一評其長短。千六百九十一年。活佛自多倫諾爾直赴北京。翌年夏。與康熙帝同赴熱河離宮。自千六百九十三年至千六百九十六年間。卽噶爾丹敗。喀爾喀人歸於故土游牧地之時。時活佛正留滯北京。活佛冬期往北京。夏則移於萬里長城外。而居熱河日多。千六百九十三年。康熙帝病。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爲之修法誦經。康熙帝頓覺瘥愈。人皆以爲靈驗。自此清帝與呼圖克圖益加親密。常賜召見。言笑爲歡。清帝自北京出游時。多命之隨行。如千六百九十七年。康熙帝征噶爾丹凱旋。活佛奉詔於布爾噶蘇臺迎駕。隨歸北京。千六百九十八年元月。活佛扈從清帝。參詣諸寺。詣占丹寺時。清帝至與之並坐。此異常之事。史所特筆而書者也。千六百九十八年夏。活佛扈從赴五臺山。翌年春。始歸喀爾喀。蓋呼圖克圖之兄土謝圖汗。察理多爾濟死。活佛奔喪也。然活佛之離北京也。爲時無幾。同年夏。復至熱河。謁見清帝。冬赴北京。此等事足證明康熙帝對於活佛之厚意。固無可疑。不寧惟是。於千七百年清帝賜達賴喇嘛之詔勅。更有可見。詔中有曰。（朕未見有出於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右之高僧）云云。千七百一年。活佛爲修復準噶爾人侵劫時所破壞之額爾德尼招寺。再赴喀爾喀。冬歸北

京。

康熙帝自喀爾喀人來歸。留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不遣者幾十年。溫都爾活佛居北京時。蒙人之奇談怪說。雖不可勝舉。要皆以賞贊呼圖克圖高德爲主旨。無一帶歷史的性質。只宗教的奇談。可知作者之思想極爲淺薄也。茲舉二例。康熙帝一日招哲布尊丹巴而命之於拇指前節大之紅寶石。雕刻佛陀。與其二高弟十六羅漢四大天王二十一座之活像。呼圖克圖善雕刻之。康熙帝嘆曰。（吁活佛殆真若天匠比秀加耳嗎者歟）從此帝益尊重之。宮人目爲（乳臭蒙古人）者。不樂表此敬意。多懷憤慨。帝欲解宮人之惑。爲活佛設座於己室中。下藏佛像。而後使人招活佛。及呼圖克圖至。帝指所設之座使坐。活佛於坐之先。置手座上。座下所藏佛像忽抽出而入於掌中矣。呼圖克圖問曰。（此佛像何從現於我座下哉。）帝顧左右曰。（朕未明告汝等。此呼圖克圖真佛陀也。汝等憤朕以禮遇彼。然此豈非可驚可駭之喇嘛而當尊敬者乎。）又有類此之一奇談。一日哲布尊丹巴遣僧往市購水晶。方僧購來而呈於呼圖克圖也。適康熙帝遣使傳命。召之入宮。此間帝仍爲呼圖克圖設席。又置貴重佛典甘秀耳（此佛典通例稱爲從八百卷

成者）於其下。及溫都爾活佛來。帝勸彼就座。活佛坐時。密以手中水晶觸座而後坐。帝曰。（汝呼圖克圖與佛陀聖言孰尊。願聞之。汝座下有加秀耳也。）活佛頗爲驚狀。問曰。（何爲我座下得有佛言歟。）乃取佛典檢查。無一字存在。皆白紙耳。帝驚問其故。呼圖克圖曰。已呈水晶經文悉寫之矣。帝嘆曰。（承爾之賜。朕獲此寶也。）遂以寶石水晶頂額祈福。使獻祭於呼圖克圖焉。

當呼圖克圖聲名之轟傳於世也。帝后欲見之。請於帝。帝許之。召溫都爾活佛至。使后隔簾見之。后曰。（呼圖克圖之美。殆猶新出之皎皎明月。何不使我親聞聖訓乎。）帝亦許之。召呼圖克圖伺候宮中。使於皇后宮女前。宣講教義。后大喜。遂賜以眞珠法冠。錦繡法衣。后並問帝曰。（呼圖克圖果何爲者。菩薩與抑佛陀與。）帝曰。哲布尊丹巴。乃佛陀化身也。

一日。康熙帝欲使近臣招呼圖克圖。使至。見溫都爾活佛端坐。其顏如團圓明月。光輝燦然。驚歸。奏於帝。帝曰。佛陀可得爲種種變容者也。

他日。帝召活佛問曰。（汝乃哲人。何不將四衛拉特之亂。與蒙古人之歸順清國。警告於

朕乎。對曰。（已告之矣。我所呈阿玉什佛像。亦曾觀之乎。）因檢查其像。果有贈清帝書。記明希望諸民一致。與教義私布之旨。活佛指之曰。此豈非指示喀爾喀人奉清國之冊。諸民歸諸清帝權力之下哉。帝曰。（朕未知之也。）帝又賜茶。乃受茶。而潑於南方。帝問曰。（朕賜汝茶。汝何棄之。）活佛曰。（此時南方一城遭大火。我今滅之矣。）帝派人往探。廣東省果有一城。祝融肆虐。炎燄冲天。忽然從西北方降茶褐色之雨。火遂熄云。

溫都爾活佛之游於北京也。此種奇談怪說。傳於喀爾喀人口碑者。不可勝數。其荒誕無稽。姑置勿論。吾人祇就此事。足以證明康熙帝對於呼圖克圖信用之至。尊敬之深矣。此時呼圖克圖之歸喀爾喀。亦無非清帝證明此信用也。當時西有厄魯特之亂。一面動搖喀爾喀民心。一面脅迫西藏。帝欲利用呼圖克圖之力。以鎮定半野蠻之游牧民。故使歸喀爾喀。而住於人心洶洶之游牧民間。以其清潔高尚。不難感化人心也。溫都爾活佛歸喀爾喀後。首在擴張教義。重修大寺院於庫倫。建立新堂。造佛像。布宗規。設祭式。並教新經文於喇嘛等。盡心爲之。不遺餘力。然千七十一年。建設東寺。即俗所謂下特德布却音。

可耳林寺後。厄魯特之亂益熾。遂無暇竭力布教修法。乃探各旗狀況。致書諸王。勸其互相協和。共謀平和生活。當時凡以防衛喀爾喀境界爲目的之戰備行爲。呼圖克圖無不干與之。千七十五年。土謝圖汗兵駐防阿爾泰。千七十七年。駐防胡努伊及札布噶當出征時。活佛則親垂訓令。祈求勝利。而後使出征焉。翌年。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受清帝特別詔。曰（準噶爾人在西藏。殺戮喇嘛甚多。殘暴酷虐。達於極點。今爲謀教義之利益。使汝駐屯於此。但當聽朕一言。不可輕視目下形勢。）以此詔故。溫都爾活佛屢致書策旺喇布坦。又遣使勸告中止侵掠西藏。勿擾西藏人及蒙古人。此勸告對於準噶爾人。雖全無效力。而對於喀爾喀人。則大奏奇效。帝遂深嘉呼圖克圖之功。聽其忠告。而從其所願焉。例如千七百二十一年。因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請。會命與以達賴喇嘛之主謝圖汗。裁可鄂齊賴巴圖土謝圖汗之號。並將此號刻成印以與之。但此事即爲清帝對於呼圖克圖最後之寵幸也。何則。康熙帝則已於千七百二十二年逝世矣。

康熙帝崩。訃達庫倫。溫都爾活佛欲來弔。土謝圖汗及娶清帝之女。而與清廷有姻誼關係之達爾汗親王。並惇多布多爾濟亦欲同活佛赴北京。溫都爾活佛抵京後。有疾弗癒。

據當時稱述謂呼圖克圖從者見活佛瀕於危。問曰。今轉身何處。呼圖克圖答曰。（第二王若在申年或酉年生女。則不可不留之於家中。）是即第二王達爾汗親王在申年或酉年所生之女。其所產之子當爲呼彌勒罕之意也。呼圖克圖此言奏聞清帝。帝勅許達爾汗親王履行呼圖克圖遺言。達爾汗親王與呼圖克圖訣別。遂歸國。於呼圖克圖未死時。而與和託輝特游牧民達什之女生於申年者結婚焉。千七百二十三年一月十四日。溫都爾活佛示寂於北京之西阿拉斯墨寺。據傳說其示寂之日。庫倫活佛宮殿上。五色虹鬚。呼圖克圖座上。怪火燐燐。喇嘛僧知呼圖克圖必遭遇非常變故。爲之祈禱。在北京則保存活佛之屍。使人崇拜者數閱月。理藩部又上奏曰。（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黃教中第一流人物也。數世行善。年九十而死。噶爾丹之亂。舉喀爾喀來歸。以建大功於朝廷。其家世世土謝圖汗之子及弟。得二帝殊遇。先帝一日言於彼曰。癸卯之歲。（千七百二十三年）朕年七十。汝年九十。是年汝必來者。呼圖克圖已奉命還鄉。今按期來京。謁見梓宮。決心隨從先帝。溘然示寂。其能履行勅旨如此。臣等鑒之。謹照達賴喇嘛及班禪額爾德尼之例。請賜以名號印冊。）雍正帝覽奏。賜以度化主之諡。後世永稱呼彌勒罕名。

號。並賜以誥軸金印。帝又欲往弔。土謝圖汗屢辭弗聽。卒親送棺前。懸帕奠茶。以表愛敬追悼之意焉。是年溫都爾活佛靈柩赴庫。清帝又派使節護送。初康熙帝在時。常言溫都爾活佛死後。當賞銀十萬兩。以爲建修寺院。雍正即位五年。（千七百二十八年）遵此遺詔。果爲建立慶寧寺。命從國帑中支出。前題金額云。

喀爾喀人。當時之急務。則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呼彌勒罕地位。已爲當時諸蒙王所看破。我輩鑑當時情事。若在北京。亦當得清帝寵。幸喀爾喀有名主治中。溫都爾活佛死後。直選出呼彌勒罕。可得豫爲假定矣。據不迷信喇嘛者言。當時蒙古諸王中。有欲謀以己子爲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呼彌勒罕者。例如車臣汗三音諾顏部之達親王。畢錫喀勒圖貝子等是也。彼等常密行西藏。各求達賴喇嘛揚言。以己子爲呼彌勒罕。據哲布尊丹巴在蒙古所占地位思之。設有如此事。亦未可知也。但編年誌千七百二十三四年間。條文無記載蒙古諸王公有懷野心之事。唯只記載蒙古佛教之異常法王。由非凡之父所生。奇瑞亦隨之之事耳。

庫倫呼圖克圖第二之呼彌勒罕。達爾汗親王惇多布多爾濟子也。此惇多布多爾濟如





皎皎虹霓。人皆見之。以爲奇異。旣怵躍。翌日。喜反爲悲。達爾汗親王患病。瀕於危。於是遣使至那魯班禪呼圖克圖。爲王禱祈。時那魯班禪未聞達爾汗親王生子。然於精神洞見活佛表現。遂問使者曰。（產後之胞衣如何。）使者答曰。（埋於地矣。）那魯班禪曰。（達爾汗親王受罰者。正爲此也。此胞衣不可以不獻。）使者歸。傳呼圖克圖言。喇嘛輩相議。直如其言而行之。所怪者胞衣埋於地者已十日。當其掘發也。芬芳香馥。恍同柏樹。果以之作祭品。尤奇者。達爾汗親王之疾。亦立癒也。

旣以如斯奇瑞。證明新呼弼勒罕呼圖克圖出現於國。其受任手續。自當照例行之。遂遣使西藏。此使節千七百二十四年秋。至拉薩。提出蒙喇嘛所指定四名候補者之名。請確定哲布尊丹巴化身之場所。西藏聖僧達賴喇嘛班禪林伯齊夜及巧伊窘等。與以曖昧之答復曰。（喀爾喀達爾汗親土子之族古。）此族字之語意如何。甚不明確。若以爲普通產出之意。則此語毫無區別價值。何也。土謝圖汗族。喀爾喀較他諸王族更古。人所知也。使節得此曖昧答辯。轉赴北京。當其去西藏時。雍正帝夢溫都爾活佛入見。已而告曰。（我已轉生於達爾汗親王妾之腹中矣。）故蒙古使節來北京。奏聞西藏聖僧答覆後。帝

帝則書其詞。(若指達爾汗親王子而謂其族高尙則當據佛座。)於奏文中以決達爾汗親王子之勝利焉。

會喀爾喀以哲布尊丹巴化身事。互相紛爭。千七百二十五年夏。蒙古使節歸喀爾喀。齎來清帝勅文。內言以達爾汗親王子昇法座。紛爭乃止。然新呼弼勒罕小兒。時未及歲半。固未能舉行受任式。依然住於父家。祇時時以奇誕示己之神妙而已。一日達爾汗親王抱此孩坐於幕側。兒俄呼曰。(視哉。天有虹。一佛游。)達爾汗王仰觀。果爾。及孩四歲。(據蒙古計算已五歲)授佛戒於棟科爾之呼圖克圖那旺羅。卜藏之名曰羅卜藏丹巴凍米。翌年(千七百二十九年)喀爾喀人以己之呼圖克圖就法座。在臊達克陀羅海舉行祝典。頗極一時之盛。此後喀爾喀人所首慮者。在新活佛謁見清帝。彼等欲速行之。千七百三十年夏。活佛種痘既畢。次年上書請召入京。既以準噶爾之亂。其後策凌等多布與噶爾丹車凌復侵入喀爾喀。不果行。乃派哲布尊丹巴代表。彼威儀堂堂。直赴北京。千七百三十二年。逃出喀爾喀。以避準噶爾亂。繼至多倫諾爾。及準噶爾亂平。(千七百三十七年)定居於此。是年冬。雍正帝崩。

乾隆帝即位。喀爾喀喇嘛又得請願呼圖克圖赴北京之新口實。千七百三十六年夏。呼圖克圖得謁見清帝之勅許。觀此行紀事。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時亦正在北京。頗蒙優待。其待遇無殊小兒。當活佛之行近北京也。帝遣大官出迎。並賜帕於呼圖克圖。及入安定門至雍和宮側。再使宮中諸官住京呼圖克圖及喇嘛等出迎之。既贈帕乃導之入。設座於皇城外之帳幕內。活佛入帳方解旅裝。清帝乘輿至。活佛出。將屈膝以迎。清帝止之。曰。勿爾勿爾。遂匆匆下車。攜活佛手而入幕內。清帝座設正中。活佛之座褥設於東側。清帝親以手拖活佛座褥。使近己座。並言曰。呼圖克圖近朕座。品茗時。清帝問曰。呼圖克圖途中無恙乎。不待答。繼語曰。汝初到姑休憩數日。改日再歸。謂近侍曰。萬事注意。凡適活佛康健者。不可使缺。呼圖克圖答曰。沾大帝之恩。我來無恙。且遵命在此住一日。乃歸。清帝問曰。今汝所學爲何。曰。學茲阿尼特。帝默視良久。問曰。汝幾歲矣。曰。十四歲。又曰。我今可參拜山湯斯乎。帝曰。可。曰。宜以何時。曰。汝何時欲行參拜便可參拜。且汝與衆僧皆可游於我園。帝以爲呼圖克圖雖幼。頗有傑出之相。出謂人曰。想必出自高貴者。其後活佛謁見帝。帝取頸上所懸之珊瑚念

呼圖克圖歸喀爾喀後談行爲

珠賜之。隨行活佛二十二喇嘛。亦各賜以珠帕。呼圖克圖謁見後。帝復贈以黑貂皮六十張。絹布九疋。龍樣之織絹一疋。當贈之時。使言曰。此乃呼圖克圖來北京所獲之禮物也。呼圖克圖在北京時。清庭使皇室監視接待。又常賜以果物各種食物及點心等。且以所需用之麪粉。挽割。蔬菜。羊肉。藥味等。概由帝室賜給之。

及活佛歸喀爾喀。得黃色圍牆之權利。又許使用黃牆行宮。此行宮有七十三室。其圍牆爲百二十圓柱所支。柱上皆雕刻禽鳥。出口有六。皆掛涼蓬。以二大繩繫於地。使用木釘數百。鐵釘四百。此外又賞銀十萬兩。以作歸途之用。

活佛歸喀爾喀後。與左右喇嘛共居庫倫。或修學。或遊戲。喇嘛等又欲示活佛。以其舉動之奇聞。廣爲傳布於民間。一日活佛坐於喇嘛之間。俄然嘻嘻而笑。喇嘛問其故。活佛曰。寺東有二童牧犢。試問彼等何爲者。呼圖克圖門衛喇嘛循其所指方向而趨。果有一豎子。先是不堪酷熱。乃避暑於土喇河懸崖下。談話間。忽想起學於冬期經文。猶未嘗忘也。乃對菩薩謳吟讚歌。既見羣犢逃散。欲集之。行未數武。則所坐之巖。俄然崩入水中。云喇嘛歸告活佛。活佛曰。此二童子就既往行事。雖應生理於崩巖之下。然菩薩喜聞讚歌。暫

支懸巖待童子去而後放手也。故我喜見菩薩保護與已信徒游行之餘。不禁嘻嘻然而笑云。

又一日呼圖克圖與近侍游於土喇河畔。忽命捕從僧一人。縛手足以石投之土喇河中。越數日。活佛近侍。想尋出投入河中之人。欲搜索之。請於活佛許之。彼等共赴河畔。自所投處遠在下流。見所投者。挾於河中流急之石夾間。及出之。形色宛然。詢其氣分如何。其人答曰。腰雖少痛。我尙健全云。又一日活佛從羣牛中使曳來一壯牛。縛從僧一人於其尾而鞭之。牛一面蹴所縛之人。一面闖然而走。經數日。活佛命搜索之。其人不特生存。即身體亦無微傷云。按此等奇談。無非潤色活佛游戲中事實。何則。其左右喇嘛。只知迎合其意思。日以追從爲事。以與唯唯諾諾奉命之學友共起居。故活佛至今與此類似之野蠻遊戲。往往有之。喇嘛利用之。藉以供證明呼圖克圖活佛之具故也。

乾隆三年。戊午（千七三八年）活佛依蒙曆爲十六歲。帝照先例。命理藩部確認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呼彌勒罕。爲真實呼圖克圖。並授以金印誥軸。此後關於活佛行爲記事。漸帶實用性質。例如設經典教授學校於庫倫。以雲惇淖爾濟喇嘛充該校主講。又建

立他寺院重修舊寺等。如額爾德尼招此時亦大加修繕焉。喇嘛輩於此時行事。雖付奇談。然其數無多。試舉一例。活佛一日召集邸內人。命各還家。且警告夜中雖聞喧噪。勿出已幕。自己祇留一僧童。使臥他室。仍以外有事。不可輕出。戒之。此夜多數僧童來。入活佛祈禱室。每通過僧童之側。如投重物於足邊。忽又靜肅。僧童起而檢之。似用豹皮所製之靴。少焉。又喧喧囂囂。及羣衆去而東方已曙矣。沙彌起照例掃除活佛室。見滿載金銀十塊。問活佛曰。此銀從何而來歟。活佛曰。因修繕及建立寺院。我命阿爾泰與抗愛山護守神供給之。彼等昨夜携來者。據目下喇嘛之信仰。往昔喇嘛教傳播喀爾喀。蒙古人毫不負擔租稅。想因活佛之德而成者也。

然而實有未盡然者。當活佛修繕建立寺院。常以好施勸告人民。善男善女。從四方而供獻者。蓋不少也。活佛建宏壯之伽藍。行莊嚴之儀式。大喚起人民宗教心信仰心。而此崇拜活佛之念。又自喀爾喀著名王族所竭力提倡。以致風靡全蒙。其後清廷因生猜疑。故設特別官吏。監視活佛行動。以制限其對於人民之勢力。亦爲此也。雖然。此固不足以損人民對於活佛之尊信。喀爾喀人仍信仰活佛。喜捨義捐也。例如千七百五十年。棟科爾

商卓特  
巴官之  
創設

第二  
代  
呼弼勒  
罕之政  
治干與

滿殊習禮呼圖克圖。以新築哲布尊丹巴與汗阿林南方寺院。及自己之從僧爲獻。因之庫倫呼圖克圖所管轄之戶數。忽增至千戶以上。呼圖克圖之從僧總數已達三萬人云。呼圖克圖直轄人民既如是之多。清廷雖懷疑懼之念。亦不能滅殺活佛對於人民宗教上之勢力。故欲少制限國家主治者對於人民之交際。千七百五十四年。清帝下詔宣示曰。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出家僧也。在蒙古爲黃教之長。管理從僧俗事。則不適其任。且亦無暇。今爲管理事務。特設喀爾德尼商卓特巴之特別官職於庫倫。而以庫倫之司庫塞臣陀音隆都布多爾濟執行其職。此商卓特巴管理關於從僧諸般事務。唯依其決議。而承哲布尊丹巴認可耳。哲布尊丹巴不問何等事務。絕對的禁止。親自干與。是皆出於限制呼圖克圖勢力旨趨者。呼圖克圖所直轄事件。僅關喇嘛之事而已。哲布尊丹巴慮喇嘛事業之衰頹。千七百五十五年。建經曲學校於庫倫。使講習佛教奧義。公然行試驗。授僧位。自寺院建築方法。以至喇嘛法衣祭禮祝文等。皆呼圖克圖自制定之。千七百五十五年。清帝有不得不使呼圖克圖干涉政治上俗務之勢。當時阿陸爾撒謀叛準噶爾。欲離中國獨立。以立準噶爾汗國。其餘波及喀爾喀。喀爾喀人亦生獨立希望。

如喀爾喀西北諸王國標榜獨立。已振軍興旅矣。故清帝命北京章嘉呼圖克圖致書哲布尊丹巴。請竭力鎮撫喀爾喀地方之人心。哲布尊丹巴答章嘉以勿庸煩心。謂事皆平穩。然呼圖克圖勢力強盛之喀爾喀東部。雖果安穩。而西部則公然倡叛旗也。喀爾喀人以成袞札布之教唆。撤張家口與烏里雅蘇臺之驛站。斷絕中國與喀爾喀之交通。中國人不特不得派兵於西域。即蒙古之音信。亦不能得矣。清帝欲藉哲布尊巴呼圖克圖之力。鎮撫此亂。賜以親筆之書。書中詳述郵便交通斷絕之事。以此種事實。出於喀爾喀人之輕舉。若速就厥職。執站驛之事務。則不問其罪。由此勅諭。可知聖旨之所在。意謂若不就其職者。當處以嚴罰也。且曰汝呼圖克圖爲喀爾喀四部所舉之大喇嘛。當派遣年長而有信用之喇嘛若干。調查事實。諭以不可騷擾之理。哲布尊丹巴遵奉清帝之命令。經數月而喀爾喀之亂全定。然其鎮定之者。其爲清帝所遣派之兵使之然乎。抑爲呼圖克圖之說諭奏其效乎。蓋難言也。清帝以此次騷擾鎮定之功。賞資活佛千七百五十五年。十二月八日。賜優詔焉。此優詔大爲喀爾喀人所尊重。其本文秘藏於呼圖克圖之庫中。其謄本則揭於活佛之宮殿及喇嘛之寺院焉。此史傳所記載也。清帝與此勅詔。並多



賜以各種之絹絨。且與以乘紅黃色車之權利。千七百五十七年。喀爾喀天然痘流行。活佛罹病。於十二月二十七日入寂。說者謂爲痘病之傳染也。

清廷以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前代第二呼弼勒罕之選擇。視爲活佛轉生於喀爾喀之事。於喀爾喀人爲有害之原因。蒙古諸王相爭相陷。誅求納貢者。使陷於窮困。其部下亦倣諸王組黨樹幟。相嫉之餘。暴行壓虐。無所不至。土謝圖汗與車臣汗之族。今猶有相反目者。蓋自第二呼弼勒罕之選擇時。發其端也。車臣汗人雖亘一世半之久。猶不忘當時土謝圖汗人之運奸計。其排斥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候補者。因車臣汗之子之怨也。使國內人民相爭而陷於疲困者。雖爲中國對於屬下人民之政畧。然當時蒙古紛擾爭亂之甚。清廷因欲鎮撫之。不得不興大兵。然亦不堪其煩。而他一方面以爲活佛對於蒙古人所有勢力如是之隆也。清廷欲使蒙古危懼。如從來之臣服。而當選舉活佛之時。喀爾喀屢釀紛擾。活佛對於人民之勢力甚大。故北京政府所以希望第三代活佛。不轉生於蒙古而轉生於西藏也。表示此清帝之希望者。殆若其有此希望。遂有此命令。而活佛卒生於西藏矣。

第三代呼弼勒罕於西藏及喀爾喀人對滿意之不

就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第三代呼弼勒罕之化身。有左之故事。當第二代呼弼勒罕未死以前。西藏之立湯及加母州之領主丹津滾布者。參詣達賴喇嘛噶勒桑札木索達賴喇嘛勸丹津滾布娶當時西藏之加倫（高官之職稱）德龍齊之女。丹津滾布從之。娶其女。婚儀既終。自拉薩歸立湯屋。蓋現有似虹奇光燦爛之奇瑞。夫妻每夜皆得吉夢。千七百五十八年十月一日黎明。遂生一子。此子生五月而不言。然有如讀經典之風。又不喜坐毛布。常倚高椅子。以手作降福於人民之勢。見者皆曰此子非凡。當大喇嘛也。小兒五個月時。照例使著藍色之襯衣。奇哉。從來一言不發之小兒。俄而叫曰。我不纏俗人所著川之衣服。衆皆怪訝驚異。着以黃色之喇嘛服。

西藏之喇嘛。既常見聞如是之奇瑞異兆。益信哲布尊丹巴當化身於西藏人之間。喀爾喀人因之失望事件。陸續相繼。自此三年前清廷執行使呼圖克圖遠隔人民之處置。及喀爾喀之第二代活佛死去。更與清廷以實施其政策之便宜。第二代活佛人寂之公報。達於北京。理藩院奏聞於清帝。千七百五十八年晚春月七日左之勅詔下。

喀爾喀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示寂。庫倫之宗務掌管。雖有商卓特巴三都布。然下級

從僧之管理。一名不足。招喀爾喀理刑官桑齊多爾濟。可以庫倫之監理。與從僧之統轄託之。

喀爾喀人接是詔。悟自己之活佛政治上之權力全失。活佛之價值。殆減其半。然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位置。猶爲人所羨望。以是喀爾喀之諸王中。欲知所推舉之候補者之結果。多有派使於北京及西藏者。而自北京及西藏歸來者之所傳。皆言清帝有欲使哲布尊丹巴之新呼弼勒罕欲出自西藏之意嚮。此風說大足使喀爾喀人驚愕狼狽也。

土謝圖汗致書於北京之章嘉呼圖克圖述喀爾喀之呼弼勒罕布教及使喀爾喀人歸順中國之偉大功績。即此時代之事。皆諷示於北京朝廷。以呼弼勒罕在喀爾喀之必要。尙博生於喀爾喀爲無疑。庫倫之喇嘛亦欲存續此呼弼勒罕之位置。千七百六十年。開醫學校。謂爲繼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喀爾喀第二代呼弼勒罕之遺旨。然喇嘛及喀爾喀諸王之盡力。皆爲無效。而西藏之呼弼勒罕之風說。益廣傳出。至爲不可爭之事實。喀爾喀諸王。知呼圖克圖將來非自己之同國人。不惟不表從來所加之尊敬歡迎之意。亦全不見之。憤激之餘。開秘密會議。經已之代表者桑齊多爾濟之手。有所奏於清帝。

此上奏。極用政畧的文句。表喀爾喀人等敬活佛之意。同時洩已欲遠之之意。初喀爾喀人得哲布尊丹巴轉生於西藏之報。以空前之盛儀。謂爲有歡迎之意。而後日哲布尊丹巴喇嘛教界之大聖也。爲喇嘛教信徒者。名譽幸福。就其保護所當慮者。理之當然也。惜哉。庫倫因活佛之生活。極爲不便之地。北蒙夙爲準噶爾所劫掠。去中國遠。防備殆皆無之。以是呼圖克圖之住此。非安全也。又自一方觀之。平時安寧之日。集於庫倫之人民。頗多婦人商賈。雜居於寺。是豈聖人所修法之地哉。爲呼圖克圖圖之。不若移其居於多倫諾爾爲得策。既得中國人之保護。又無危險之恐。且住居於離市邃遠之寺。尤便於唵經也。喀爾喀諸王。從來關於國政上萬般之事。與呼圖克圖以主裁之權利。今與中國政府。亦使呼圖克圖干與政務者勿論矣。又以呼圖克圖由自己之從僧徵收貢稅。爲不利也。建議由清帝給呼圖克圖之俸給。不使呼圖克圖日從僧徵收貢稅。使彼等與他之平民。服公共之賦役。分之於旗斯孟塔耳加等。雖有此建議。亦終歸畫餅。清帝諭以雖許歡迎活佛。然不可因之重人民之負擔。移呼圖克圖於多倫諾爾之事。恐傷信服活佛喀爾喀人之心。清帝亦拒之。因使呼圖克圖住庫倫爲便。乃命自同所當遠離婦人及商賈。又給

俸給於呼圖克圖之事。不適於活佛爲宗教主之天職。清帝亦不諾之。課從僧之國稅於國家。全爲無益。徒使呼圖克圖垂清帝寵愛之印。所有從僧之狀態。裁定爲當如從來。一千七百六十三年。爲第二代新呼彌勒罕人蒙古之時。實有如斯之情勢。清帝因護送呼圖克圖由北京派特別長官劉。而喀爾喀無一王自進隨從之者。唯依命令自札薩克圖汗部巴爾達札。自土謝圖汗部巴圖爾貝勒車布登。加其一行而已。他之諸部。全無出代表者。行將過青海。近三音諾顏部時。三音諾顏部出其諸王之一齊牙庫茲耳貝子迎之。呈曼陀羅於活佛。活佛垂教訓焉。其教訓不過爲五歲小童之言。固無奇特也。又據傳聞。活佛行近熱河時。當時清帝住在其地。長官劉向呼圖克圖奏曰。未受佛戒。不當謁見活佛。呼圖克圖答曰。俗人謁見。蒙清帝之寵最厚。誠爲余所望也。及其謁見清帝。每問。活佛以純粹之蒙古語答之。此呼彌勒罕前世轉生於蒙古人之間之確證也。清帝所下賜於活佛。命章嘉呼圖克圖授佛戒。章嘉呼圖克圖奉勅命。初叙小童於活佛。次叙克茲立終。授牙曼塔加音王之位。叙此僧位時。與活佛之名爲伊什丹巴尼嗎。此後活佛移庫倫。喀爾喀使之就法座。據喇嘛所言。行此式時。現有奇異之事。呼彌勒罕之相。現出於活佛手

中。此時喀爾喀人當獻納如何之物於活佛乎。此事史上並未有所記。唯云清帝與新呼彌勒罕乘紅車之權利。爲第二代活佛紀念。支出建立新寺院之費用而已。

第三代活佛自多倫諾爾赴庫倫時。清帝於千七百六十三年五月三十日。賜以詔勅。以呼圖克圖年幼。不能料理政治從僧之事務。在西藏所任拉薩之長官。做處決達賴喇嘛之事務之例。住庫倫之長官處決之。以是活佛僅掌理宗教之事。

千七百六十五年。即活佛七歲之時。清帝因祀第一代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建設之下新巴達拉庫耳夫齊寺。行竣工式。據所傳言。此時活佛爲一大說教。此外活佛之事。雖有奇談。以下略之。此活佛之時代。千七百六十七年。設達賴嘛之職於庫倫之商卓特巴衙門。

第三代哲布尊丹巴。千七百七十三年季秋。年十五示寂時。喀爾喀人心。再爲搖動。發生新呼圖克圖轉生於喀爾喀之望。於第三代活佛葬事之先。有以呼彌勒罕必當轉生於土謝圖汗族中之說者。是蓋據土謝圖汗之妻。於其當時妊娠也。同時又傳呼圖克圖再轉生於西藏之風說。然喀爾喀人無有決心。頻俟土謝圖汗所生之子。及送呼彌勒罕認

第四代  
呼彌勒  
罕之選  
定清帝  
之殊遇

定之使節於西藏。所生爲女子遂絕望。此時以無他候補者之指名者。喀爾喀遂決定派使節於西藏。千七百七十四年。向西藏出發。翌年抵拉薩。而指名新呼彌勒罕是爲西藏人索諾木達什之子。當年所生之赤兒也。索諾木達什爲第七代達賴之伯父。而於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第四代呼彌勒罕是爲達賴喇嘛之從兄弟。生四歲。千七百七十八年於布達拉活佛之戒於達賴喇嘛。始授羅卜莊圖巴坦旺舒克之僧名。此後經三年。自拉薩移於庫倫。此時呼圖克圖不謁見清帝。自多倫諾爾直至庫倫。多數之喇嘛與人民相集。汗王貴人等之列。使就法座。清帝照例賜以與前代呼彌勒罕特典以外。第一與以乘黃輿之權利。次則效第六代達賴喇嘛之父之例。與公爵於呼圖克圖之父。未幾。索諾木達什病死於庫倫。其公爵使第四代呼彌勒罕之弟刺木坦納木札勒襲之。終身不失此爵。

第四代活佛及長。益爲嚴格。不安喇嘛輩之懶惰安逸。使之執修學事務。怠者以自己所執之棒罰之。千七百九十年。醫學及其他喇嘛之學會外。新設星學會。千七百九十一年。哲布尊丹巴達於成年。欲謁清帝。因赴熱河。墨爾根諾們汗齊旺多爾

濟建築蒲拉伊噴寺於喀爾喀爲此行之紀念。此後千七百九十五年第四代呼彌勒罕。以庫倫長官之請。再謁清帝於熱河。清帝雖許。然誠其不可張大其行。及其謁見。所有與前代呼彌勒罕之特典。亦須現代活佛利用。活佛既得呼彌勒罕之權利。乃注全力布教。自西莊求多數之佛像。納於寺焉。

千七百九十七年。參詣慶寧寺。見佛典與可資喇嘛研究之經書之缺乏。命寺僧謄寫之。千八百二年。再赴熱河。建八塔焉。千八百三年赴西藏。途次參詣額爾德尼寺。四部之喀爾喀人有所獻納。

哲布尊丹巴既抵西藏。千八百四年四月十五日。在布達拉受活佛之誠於達賴喇嘛。是年冬歸喀爾喀。是行也。活佛多自西藏携歸佛像經典。釋迦牟尼之像。安置之於庫倫之大伽藍。

千八百八年。因禪僧建立下特布林寺於奔巴圖。是年秋。赴慶寧寺。受喀爾喀人之獻納物焉。千八百九年元旦。活佛在其親建之下特德布林禪寺迎之。是年春以茲安特喇嘛之請。建立特別之茲安特寺。作爲庫倫特別區域之康湯之起因。夏末竣工。活佛赴熱河



謁清帝。就商管理達於五萬人之從僧之條件。此磋商之結果。清帝乃發布千八百十一年之新條例。依此條例。會盟副長之權利。等於商卓特巴之權利。任其職者。清帝與以特別之訓令及新印。使利用商卓特巴所利用之尊號。千八百十二年。活佛參詣諸寺。赴北京。是年冬。有病尋愈。於清帝之宮殿迎春。翌年春。歸喀爾喀。途次詣五臺山。病再發。自五臺歸。途人寂。清帝得此報。命供曼陀羅於活佛靈前。又命喀爾喀札薩克圖汗與布達拉札薩克喇嘛。送其屍於蒙古。於是第四代呼彌勒罕之屍爲木乃伊。而收之於棺。千八百十六年。經驛站送慶寧寺。至今日尙置於其寺之特別堂焉。

第五代  
呼彌勒罕

庫倫呼圖克圖第五代呼彌勒罕僧名謂爲羅卜莊茲臥耳達母西庫墨特。其地距西藏之布達拉頗遠。千八百十五年春。生於素封之袁布惇多布之家。小兒被宣言爲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呼彌勒罕之後。清帝嘉慶發勅詔於庫倫之有司。命以其名向喀爾喀人宣言。清帝賜新化身之活佛附黃色帶之帳幕。是暗示活佛因詣見清帝不及來北京也。新呼圖克圖十八百十九年。叙活佛之僧位於西藏。翌年一月九日。出西藏直至庫倫。通例哲布尊丹巴謁見之際。以清帝之所與者。與庫倫長官。金紙之封册金印是也。及道

清室待  
遇呼圖  
克圖之  
變遷

光清帝即位。千八百二十一年七月五日。亦以詔勅公認呼圖克圖特典權利。呼圖克圖則獻九白之貢於清帝焉。就第五代活佛之言行。傳於蒙古人中之口碑者少。是其人物之不足取故也。在此呼圖克圖時代。清廷已無蒙古人叛逆之恐。不惟不迎活佛之意。而贈之以禮物。反乘其弱點。有所傳諭。於其請願。殆無一次採用也。呼圖克圖移於庫倫之後。經三年喇嘛向庫倫地方官請願。得呼圖克圖赴北京之許可。以是千八百二十四年。庫倫長官雲惇多爾濟奏之清帝。清帝答曰。呼圖克圖之忠順。欲謁朕。朕甚嘉許。然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呼弼勒罕。今尙年幼。正研究經典之時。可勿庸來京及熱河。將來待勅命下時。喇嘛伴呼圖克圖來謁可也。今贈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黃帕托雲惇多爾濟授之。以傳朕意。

千八百三十四年。活佛受克倫之戒於達賴喇嘛。赴西藏。請願謁朕帝。並請此行用黃幕。從來有僧位之喇嘛輩。欲得如是特典。請願頻繁。清廷常以爲煩。清帝於此次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請願。先調查達賴喇嘛班禪林何究哲布尊丹巴及其他喇嘛僧利用之特典。制定其總則而公布之。不使活佛輩煩有司也。依此規定。庫倫活佛許。黃幕乘紅

黃色車也。西藏之行。清帝雖應活佛之希望。然費用須自辦。隨行者務必少數。並禁止苦課蒙古俗人之稅。

千八百三十五年夏末月十一日。活佛發庫倫赴西藏。自班禪額爾德尼受克倫之戒。千八百三十六年。歸庫倫。驚中國商人多蝟集於其寺。於是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請願欲移其居。清帝許之。活佛築宮殿於甘丹喇嘛中。欲接近於活佛。請編入經曲學堂者多。是以極經曲學堂之盛大者。誠不若第五代活佛時也。

千八百三十九年。庫倫長官德勒克多爾濟奏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欲赴北京。謁見清帝。帝許之。活佛乃於仲冬下旬赴北京。與清帝共迎千八百四十年之春。一月十五日。爲清帝給賞於其臣下之例日。活佛亦得使其乘鮮黃色之輿。及其出時使持庇於已之前面之旗之權利。是爲活佛一大名譽。

格根將歸喀爾喀。再企西藏一行。請於清帝。清帝許之。但以費用須自辦。不得收斂於人民爲條件。傳聞活佛此行。欲就西藏之良醫。以治其所患之徽毒爲主。然僅以乏資財及病。雖得許允。未能如願。千八百四十二年。因徽毒病死於庫倫之康湯小學堂內。

庫倫呼圖克圖第六代呼彌勒罕。千八百四十二年末。同生於西藏。爲牧驢者之子。喀爾喀人謂爲最不幸之呼彌勒罕也。因認定此呼彌勒罕送於西藏之使節。途中皆不幸遭遇災難。以是喀爾喀人請於清帝使呼彌勒罕自西藏連來庫倫之一行。由拉薩經四川省。清帝於千八百四十八年二月二十七日之詔勅。以迎接隨伴呼圖克圖多數之人民。四川省人民將不堪其煩。斥其請。於是喀爾喀人歸途不得不經半野蠻之厄古特人種。西夏之強盜的游牧地。其結果竟遭二次劫掠。據伴於此行之滿洲長官報告。喀爾喀人初被襲時。奪去駱駝六十頭。第二次被襲時。奪去馬四百八頭。駱駝五十頭。此劫掠雖未明記劫掠之地方與時日。然由甘肅通四川之境。爲西藏番民所搆巢窟。必番民所爲無疑也。因迎呼圖克圖喀爾喀人之赴西藏者。總計約五千人。此行皆寄附於西藏之寺。並贈進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等。亦歸於喀爾喀。所費者約四十萬元。自西藏連來庫倫之活佛。住庫倫者僅五十九日。罹大然痘。享年不滿六歲而死。其鍍金之浮圖。今在西牙金巴達拉穀耳夫齊寺。

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第七代呼彌勒罕。千八百五十年。生於拉薩附近。西藏俗人米穀

罕及喀  
爾喀人  
使之俗  
化

嗎耳之子也。千八百五十一年。宣言爲呼彌勒罕。千八百五十四年。自加爾滾寺之淖爾

濟喇嘛受活佛之戒授。架伊茲蒲丹占之俗名。千八百五十五年。移於庫倫就法座。

活佛移於庫倫時。方爲五歲之童。至七歲。立志修學。十二歲。銳意學佛教經典。品行嚴肅。自千八百六十三年。當時有庫倫長官蒙古人車臣汗阿耳塔西茲達者。接近呼圖克圖。被其溶化。車臣汗雖非不敏。然耽於放逸游蕩。爲輕薄之蒙古人。自任爲庫倫長官之後。爲驕奢之生活。多蓄妾。費用巨額。行賄賂實官之弊。自旗所收。尙不足補足其費用。而欲利用呼圖克圖之金庫也。車臣汗使其二子侍呼圖克圖。諂媚追從。以迎合此幼年之呼圖克圖。呼圖克圖一日無此二人。不能度日。中車臣汗之奸策也。不二年。其季子受僧戒者。依呼圖克圖之希望。任爲達賴喇嘛之職。此爲管理從僧之商卓特巴不可缺之補佐官。設施得其宜。一躍得登商卓特巴之職。此達賴喇嘛不識治理事務。而唯汲汲於諂媚呼圖克圖。以得其歡心。其兄勸呼圖克圖狩獵。呼圖克圖大嗜之。千八百六十五年至六十年之間。無一日不出郊外。從事於獵。事畢。屢憩於郊外之宮殿。張盛宴。嗜酒煙。戲好婦。無所不爲矣。侍於呼圖克圖之左右者。非僅車臣汗之二子。凡多放逸之喇嘛少年輩。然

惑溺之罪。專在車臣汗及其二子也。

庫倫之喇嘛輩。見呼圖克圖游蕩娛樂之無度。思欲止之。求滿洲人之長官助之。此長官無直接中止呼圖克圖行爲之權能。千八百六十六年之末。發布一令。苟爲喇嘛。其行爲有與爲僧之身分不相應者。當送裁判處罰。此命令發布之結果。呼圖克圖千八百六十七年春。企行慶寧寺。約二三月之久。避監督官之目。仍爲如從來之生活。及歸庫倫。品行稍簡。此後雖或張宴。不招已之從僧。專招王子。試舉得其寵者。第一土謝圖汗部達親王之子。次則車臣汗部岱親郡王之子。呼圖克圖自庫中多取多寶物與之。如價值五千金之碧玉杯。亦其一也。現時之三音諾顏。得其寵。賜之以自西藏所得之稀代之佛像。放散此等之寺寶。庫倫喇嘛大爲激昂。千八百六十八年之初。車臣汗二子。使其妹侍活佛。醜聲四播。有不堪問者。遂使喇嘛輩不能終忍耐也。散布匿名書與檄文於活佛者。陸續不絕。其檄文至貼布呼圖克圖宮殿之城壁。中數呼圖克圖宮中某某喇嘛十人。迎車臣汗之意。使呼圖克圖漸染俗風。已年餘不修佛典。沈溺於放逸游蕩之罪。其結果。被指摘者中。有遭放逐者。車臣汗之子達喇嘛。亦其一人。遂辭其名譽職而歸故鄉。有以呼圖克圖

之死。爲因此友人之遠去者。其說蓋有可信。千八百六十八年春。呼圖克圖忽染疾。氣力漸衰。後稍愈。夏接見崇拜者。八月臨蒙古人土音德倫何修那伊那達母之例祭。祭而歸。病再發。十二月十四日午後三時入寂。

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入寂也。庫倫人民深爲悲嘆。就解決呼圖克圖死因譯者註致死之原因

第七代呼彌勒罕之示寂

當時蒙人以斯呼圖克圖之問題。及尋出新呼彌勒罕二事。庫倫蒙古人頗爲動搖。初呼圖克圖之死。因其說不一。有謂爲車臣汗所爲。捕車臣汗推薦呼圖克圖之近侍二人。自

庫倫護送於旗而處罰。又某喇嘛受車臣汗賄賂而爲吮。疽呼圖克圖因而釀病。該喇嘛被蟾蜍噬殺。蓋呼圖克圖加此惡人之天罰云蜚。說紛紜。或謂清帝當由北京特派長官審訊。時日經過。終無其事。此問題自然消滅。人人漸以新呼彌勒罕之顯出爲最要問題矣。

第八代呼彌勒罕轉生之定及其選

呼圖克圖入寂後。忽有世評曰。天現一條虹。一向東南。一向西南。不但多數蒙古人目睹。中國人亦見之。因虹如是相分。故就呼圖克圖轉生之地。有二說焉。甲謂呼圖克圖當再轉生西藏。乙以爲當化身於蒙古之東南。蒙古人中。希望哲布尊丹巴第八代呼彌勒罕。

化身本族人之間者極多。觀第七代呼弼勒罕之言行錄。記有庫倫之喇嘛。及喀爾喀之諸王。屢觀該呼弼勒罕赴西藏受戒。呼弼勒罕峻拒之。明言（我決不赴西藏）之事。當時歐洲外交家。推測呼圖克圖此峻拒。爲不願宗教上隸屬於達賴者。此推測與今日蒙古以人呼圖克圖之此種峻拒。爲表示不願再轉生於西藏之意之說。二者皆有理由。蒙古人基此理由。臆斷呼圖克圖不應轉生西藏。呼弼勒罕當然出現於得其寵愛之蒙古王家。雖然是皆喇嘛輩及俗衆之說。至喀爾喀諸王及有司。恐不希望呼圖克圖出現於蒙古之事。彼等多公言哲布尊丹巴若轉生於蒙古東部。蒙古西部人將懷不平。縱不爲分裂之端。亦爲冷淡彼此交誼之原因。要之決呼弼勒罕出現問題者。惟西藏之達賴喇嘛。喀爾喀人爲解決此問題不得不先求彼等之意見。

以此目的遣送使節於西藏。爲千八百六十九年。當時中國本部西方與西藏接壤諸省。爭亂蜂起。喀爾喀人憂慮甚。恐爲逞劫掠於庫倫西藏間之東干人所劫。有經俄領西伯利亞及土耳其斯坦地方入阿富汗。更迂迴英領印度而至西藏之說。與經西伯利亞。歐俄黑海而出地中海。經蘇彝士加耳加茲塔而入西藏之說。然以中國政府保證直路進



行之安全。庫倫使節遂經唐古特而赴西藏。於千八百七十年到拉薩之際。清帝已下詔達賴喇嘛。容喀爾喀之請。命之指定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呼彌勒罕。

蒙古第八代呼彌勒罕。千八百七十年之初。生於達賴喇嘛一近侍家。其父任達賴喇嘛宮中會計之職。在職中有所蓄積。堪稱富有。喀爾喀使節得達賴喇嘛之指示。知此轉生之呼圖克圖往參拜後。遂歸報喀爾喀。欲迎之歸庫倫。汲汲準備再遣使節。是時喀爾喀受東干人之襲。大肆劫掠。家畜死斃之厄踵起。喀爾喀人以為由喀爾喀守護者活佛不在之故。亟欲迎歸呼圖克圖。然使節派遣之準備。遲延殆亘三年。千八百七十三年二月八日。（三月二十八日）喀爾喀使節發庫倫。千八百七十四年達拉薩五月就歸途。十月三十日呼圖克圖抵庫倫。其父母兄弟與之偕來。此呼圖克圖昇法座。清帝賜其父以頂戴。爾後殆十年間。幼年呼彌勒罕常在其父母監督之下。受喇嘛之教育。喇嘛時以示人而受禮拜。千八百八十二年春。呼圖克圖父死。其家庭生活一變。活佛自此與母別居。母別與其四子同居。而時訪問之。其母西藏人。貞淑賢明。呼圖克圖父死後。訓諭感化其子者不貲。呼圖克圖漸長。悟其位置之高。行為漸縱。而制之使無過失者。賢母之力也。呼

圖克圖以其生活單純無趣。徒生煩悶。侍其左右者。多老年人。無由滿其青年之希望。此時感化呼圖克圖者亦其母也。例如因其母之勸。請俄國領事館。爲致各種活動玩具。模型。圖畫。及珍奇物品。就中繪畫雜誌。最投其意。殆每畫皆指而求說明。此事無疑爲呼圖克圖教育上之好機緣。惜無利用之者。千八百八十五年。活佛始抵抗其師傅喀爾喀喇嘛輩。皆知其暴狀。時活佛居圖拉河之夏殿。其師傅喇嘛請其遷居庫倫。活佛狃於別莊之便宜自由。不聽喇嘛力諫不可。活佛大怒。摔喇嘛等於室外。活佛之母。謝喇嘛等。而解其怒。訓戒其子。得以無事。千八百八十七年初。呼圖克圖之母卒。呼圖克圖無所掣肘。遂一如前代之活佛之放縱不道。集血氣壯盛無賴之徒於左右。日張酒宴。吸煙。鬪牌。縱淫中酒。則於市中馳馬蹴人。或縱犬噬人。爲種種暴行。呼圖克圖官殿有一老年喇嘛。長髯深髮。不飾外貌。一日活佛命以石油浸其髮髯。焚以火。此不幸喇嘛爲此灼傷。永留燒殘之痕於面。余聞諸親見者言。而觀此老人火傷之痕跡。益信第二代活佛投人於河。或繫於奔馬尾之說。爲實有其事。活佛既厭居庫倫。移居庫倫附近寺院。後更欲旅行遠方。然皆須得清帝之勅許。千八百八十七年。活佛至額爾德尼招。翌年欲至慶寧寺。然此時逸

樂之外尙有其要務。時清帝舉行大婚。活佛須貢祝文禮物。並由達賴喇嘛爲首。遣使北京。修祭等事。殆需二月。而是年夏。蒙古人有大祭典。活佛固不能他往。千八百八十九年。始得詣慶甯寺。此行得清帝勅許。蒙古人盛準備以迎之。余自慶寧寺至庫倫之紀行中。曾述修繕道路。即其結果之一也。

活佛居慶甯寺。日受甚盛之歡迎。無長官監視之窮屈。且無重儀式之庫倫喇嘛抑制之。惟悠悠以耽逸樂。活佛以此行愉快。千八百九十年再詣該寺。此行不報清廷。不得勅許。逕去庫倫。依清廷現行法。活佛無擅離庫倫之權利。壯年之呼圖克圖。竟蔑視此法而犯之。活佛常伴位卑而有逸樂癖之壯年喇嘛六七人。約爲一星期之旅行。爲此旅行。庫倫之喇嘛高僧。及長官憂慮不少。況其旅行中時有不法之舉動乎。然人民以活佛之一舉一動。皆基於佛典。有一種奧妙之意。一一解釋爲利於彼者。故其盤游逸樂。毫不減其在民間之勢力。雖然活佛於第二次之旅行。所演犯法之行爲。喇嘛反抗之。幽其親近一人於獄。其他皆自庫倫放逐之。自此其行稍謹。醜聲亦稍息。余留庫倫時。活佛不居庫倫。彼自帳幕被焚。常居城外圖拉河畔夏殿。今之不居庫倫。亦職是故。時哲布尊丹巴呼圖克

圖呼弼勒罕。年齡約二十有二。

達賴喇嘛爲喇嘛教之元首。選定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呼弼勒罕。雖必經其手。然不得清帝之勅許。達賴喇嘛亦不能獨斷。故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轉世及存在。可謂全依清帝之意嚮。喀爾喀喇嘛深知其事。不信既死之呼弼勒罕。必再轉生於世。故第六代呼弼勒罕死後。庫倫喇嘛間有庫倫之呼圖克圖。總計惟有六人之風謠。又千八百六十八年第七代呼弼勒罕死時。蒙古人計其年爲二十歲。有一種風謠。謂此呼圖克圖原可活四十歲。以活佛之靈魂厭其四圍污濁之情形。遂離肉體而去。再轉生必經二十年後。且轉生何處。亦不可知。而此時庫倫之呼圖克圖。亦不可不有七人云。民間既有此風謠。然就蒙古人對於呼圖克圖二百五十年來之習慣。其存在實爲二萬千餘喇嘛生計上一大財源。故喀爾喀人每於呼圖克圖之死。努力求其新轉生者。往昔蒙古諸王。常懷以己子據呼弼勒罕位置。與蒙古大喇嘛作血屬之親。以圖己身富榮之野心。故此問題大爲蒙古諸王所焦慮。然彼等今已窺破滿洲朝廷之政略。知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轉生於喀爾喀王族中之事。決非清廷所首肯。故於此問題。毫無所慮。第七代呼圖克圖死後。喀

爾喀人中。希望呼圖克圖轉生於喀爾喀者雖甚多。其所以希望者。惟出於呼圖克圖若爲喀爾喀人。就近迎之而就法座。得減省費用之思想耳。此思想若不得償。則呼圖克圖竊爲西藏人。或出於其他外國。而不希望其爲喀爾喀人。是故呼圖克圖生於遠方。殆可認爲適於喀爾喀全土同一之希望。

依慣例。庫倫長官於呼圖克圖入寂之日。特別飛報於北京。送關於其死亡情事之報告書。請清帝發勅令於達賴喇嘛。使指定新呼圖克圖轉生地與其人物。經三四月後。自庫倫派使節於西藏。謁達賴喇嘛。述活佛入寂之事。得祈禱禮爲死者求冥福。遂請其定新呼彌勒罕。此使節到西藏後。至新呼彌勒罕之選定。例須居止於其地。

自來此選定。不聞有遲滯之例。北京豫發勅令於達賴喇嘛。命（自西藏小兒中選定呼彌勒罕。）西藏接此勅令。自喀爾喀使節到後。著手豫選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呼彌勒罕。與其事者。爲達賴喇嘛。班禪博果圖及二人之齊約伊吉雍。大約選用同時（呼彌勒罕死後十個月內）所生之小兒十二人。招致於布達拉使喇嘛之有碩學者試驗之。漸除具佛陀體格特徵之少者。終餘小兒三人。認之爲呼彌勒罕。

呼弼勒罕之確定式

迎呼圖克圖之常用

呼弼勒罕之確定式。行之於布達拉達賴喇嘛。班禪博果圖。西藏汗之加倫二名及北京特派之清廷官吏皆會。以紙片三。錄小兒之名。投於土音名奔伯之黃金瓶內。迨行一定祭事後。抽取紙片之一。錄其上者。卽定爲蒙古之呼弼勒罕。餘二兒亦敍喇嘛居於西藏。而受尊敬。應往蒙古之呼圖克圖。其選定之時。概一歲或歲半。送之於塔拉那達建立之達庫丹噴茲庫林寺。或巴耳丹布拉伊奔寺之喇嘛僧監督之下。至出發蒙古時。使與其雙親同居一寺。

選定既終。選舉委員製備上清帝之報告書。各鈐印。託北京特派之官吏。奏明選定之情形。此官吏啟行之時。喀爾喀使節亦多歸去。傳呼弼勒罕選定之喜報。西藏新呼圖克圖之側。不過喀爾喀老喇嘛二三人。報至北京。清帝下詳記新呼弼勒罕位號之詔勅於庫倫。許其移於喀爾喀。此後始著手爲迎呼弼勒罕就法座於喀爾喀之準備。迎呼圖克圖須三十五萬。至四十萬留之巨費。大半專徵集於人民。爲時須二三年。余游蒙古時。聞因迎現代呼弼勒罕。從蒙古人徵集之金額。達十五萬。卽約三十五萬留。蓋不虛也。

赴西藏迎呼圖克圖之衆。舊習以王一人爲之長。自各部落貝勒、貝子、公、或札薩克、台吉、中任出二人。達賴喇嘛一人。額勒德尼堪布喇嘛等加入之。往西藏喀爾喀諸王喜游西藏。有志加入此行者不少。爲受公式之任命。須費盡力周旋之勞。今則此等熱心稍覺冷淡耳。聞迎現今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第八代呼弼勒罕之行。喀爾喀人求以王爲其首長。不可。終以車臣汗之車臣貝勒任之云云。此爲以三等官之貝勒爲迎呼圖克圖徒衆首長之初例也。此外與於此行者理刑官若干人。台吉五十人。及嚮導者。牧駱駝者。取携帳幕。天幕者。焚爐夫。廚役等。各類人夫達二百人以上。此外常有巡禮者亦同行。一行之數。通例逾千人。是行需駱駝千餘頭。自雍正帝以此賜第二代呼弼勒罕。第五代呼弼勒罕以來。依道光帝勅許。凡駝載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行宮。特用天幕黃牆之駱駝。居此行之前。次爲駝載行衆往返所需糧食之駱駝隊。再次爲駝載贈達賴喇嘛班禪博果圖及其他著名喇嘛物品之駱駝。與喀爾喀全土獻新呼圖克圖土音丹斯庫物品之駱駝。庫倫買賣城之中國商人。亦常舉代表。呈送贈品於呼圖克圖。其物品概爲曼陀羅（銀製盤）銀千兩絹若干疋。喀爾喀派遣使節以外。清帝例從北京派官吏一人。隨員四人。護

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自西藏赴喀爾喀。按成例。彼等應赴庫倫。借喀爾喀人同赴西藏。然亦常有先往西甯或庫庫諾爾附近。再同行入藏。自西藏隨呼圖克圖赴庫倫。到庫倫後。乃回京覆命。其費用歸喀爾喀人負擔。蓋甚重也。

庫倫使節出發之時。定於三月前。布告喀爾喀全境。以便送別使節。或欲同行之人。出發送別式甚嚴肅。修祈禱於諸寺。喇嘛吹喇叭及其他樂器。音聞甚遠。香燭之煙。蒙蔽全庫倫。人民四集。各官亦聚於活佛之宮殿。祈禱既終。遂發。各官送別行衆於城外。過甘丹入豫備之天幕。飲茶後即別。蒙古諸王及人民中。徑送至內蒙古游牧地者亦復不少。自來赴西藏迎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使節之衆。例於二月中旬至三月下旬之間出發。庫倫於酷暑未至之前。先至庫庫諾爾。於其曠野而藉以休息。不堪夏季旅行之路。駝也。行程先經土謝圖汗及三音諾顏汗之游牧地。次經阿拉善王旗。而至庫庫諾爾。居於其曠野。以待秋盡。十月頃再啓行。十二月杪或翌年正月抵拉薩。拉薩於使節未到之前。已知其到著之日。達賴喇嘛之官署。豫爲準備宿舍於拉薩附近寺院。喀爾喀人既到。則訪問藏中高僧。呈送贈品。求授佛戒於己之呼圖克圖。於是呼圖克圖受佛戒。叙加母何容。



機南住持之位。乃許赴喀爾喀。

呼圖克圖就道時。西藏人送之境上。以壯其行。自拉薩至阿拉善。該地駐屯之中國兵。例須護送。至喀爾喀境。則商卓特巴喇嘛高僧諸王人民須出迎之。獻丹斯庫。隨行赴庫倫。愈近庫倫。隨行之者愈增加。

呼圖克圖至庫倫後。不徑赴宮殿。通例住於甘丹附近。去夏季別莊不遠之曠野。以黃布繞牆之黃宮內。二三日後。卜吉日。乘黃轎入庫倫。至阿巴岱寺院之巴耳王耳哥。則哲布尊丹巴之最近親戚土謝圖汗與其夫人共出迎之。導入帳幕。自焚火於鐵架而懸釜。夫人則煮肉與茶以餉活佛。既畢。再乘黃轎移於慈臥庫。欽本堂。庫倫高官一同迎之。交付以清帝之名證活佛權利之金璽。與書於金紙之刺書畢。獻丹斯庫。

此後深居宮殿。通常人民殆不知其生活之狀態。然就前述呼圖克圖之傳記。可知其舉動之一斑。爲呼圖克圖教育主任者。乃有諾們汗稱號之喇嘛。此外有喇嘛二人。當教育之任。依清廷規定。哲布尊丹巴目下毫無干涉國政之權利。僅有宗教上之價值而已。呼圖克圖者。實菩提薩陲之化身。居住人間之活佛。人民尊崇之者無限。故其勢力能保諸

王與各旗間之和協。有益於諸王幸福。中國人深知此情。曾極優待。呼圖克圖殆每年招之北京。謁見清帝。表寵愛之意。所以褒賞禮遇者無所不至。雖然及至蒙古諸王失其勢力。清帝對於呼圖克圖之待遇。亦漸冷淡。中國人對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尊敬之減退。可謂與蒙古諸王之衰微爲比例也可。過五十年間。蒙古諸王衰微益甚。殆化爲中國之奴隸。哲布尊丹巴呼彌勒罕不但不受賞而已。千八百四十年以降。無一人謁見清帝者。至晚近則不但北京中央政府。即庫倫地方官。至對於呼圖克圖威嚴之特典。而有異言。至八百七十八年。芝干帶滿洲長官之職。至庫倫。始欲一變長官拜賀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禮式。依成例長官會見呼圖克圖之際。先伏拜於其前者三。而後爲帕之交換。芝干就庫倫長官之職。至衙署之初。遣車凌多爾濟公。及蒙古官吏袞布札布。言於堪布喇嘛及商卓特巴曰。達賴喇嘛班禪博果圖與西藏官吏會見之際。起座前進數步而迎之。乃交換帕。故哲布尊丹巴亦應與達賴喇嘛及班禪博果圖守同一之禮。若呼圖克圖之左右。不肯守此禮。則當特別上奏清帝。堪布喇嘛及商卓特巴答曰。哲布尊丹巴向無會見長官起座之事。此風習之起因如何。雖非吾等所知。欲變更後。非與四部諸王協議後。

不能答覆。芝干有以會見呼圖克圖之必要。屢促其回答。僧衆大狼狽。諮於居住附近諸王。因此決議在當時爲蒙古長官之那貝子。使交涉此事。那貝子向芝干首述一般蒙古人。希望呼圖克圖守不起座之旨。次兩長官間開始交涉。決定芝干見呼圖克圖時。呼圖克圖不起坐席。長官亦不爲三度拜伏。僅爲帕之交換而已。

從此滿洲長官不拜呼圖克圖。此事足漸高長官之價值。而減呼圖克圖之威嚴。自不待言。庫倫人民。雖具此思想。遠隔之蒙古人。知此事者尙少。故其尊信呼圖克圖威嚴之理想。殆無變動。彼等以呼圖克圖依然爲活佛。應恭敬膜拜者。喇嘛以活佛之舉動及奇行。喋喋傳布民間。蓋使迷信之人民。起尊信呼圖克圖之念。呼圖克圖深居宮殿內。人見之者稀。人民但見外觀之威嚴壯大。因而起尊敬信畏之念者亦夥。是不獨喀爾喀人。南方之蒙古人。索倫人。厄魯特人。杜爾伯特人。唐古特人。以至俄領之布立牙德及加耳母伊庫人。自四方輻輳於庫倫而拜呼圖克圖者。陸續不絕。

汪伊目下見人民之事甚少。除近侍少數喇嘛外。殆何人皆不得見之。昔呼圖克圖每至夏季遷其居所。漫游喀爾喀及蒙古之東南。亦間旅行西藏。近年此事概中止。現代之呼

圖克圖居庫倫二十年。經清帝裁可。即公然出游者。僅二次。今人民惟祭日或禮拜日乃得見之。此禮拜式有三種。第一最莊嚴者。曰丹斯庫。烏爾庫富。因行此禮。需費至鉅。蒙古於初年曾執行數次。蓋於喇嘛有益故也。活佛應其請求。派遣徵集布施者於四方。使其述說人民須尊崇神聖喇嘛。供獻祭物。並祈禱此聖人。可免一切災難之必要。然自第五代呼圖克圖時。中國政府屢禁集合人民於庫倫。喀爾喀貴人獻丹斯庫於活佛之事。非經三年不許爲之。唯以特別之恩惠。通常每年七八月間。准執行此式一次。時庫倫一萬三千喇嘛集於本堂。各奏樂器。而入活佛於天蓋之下。使坐於獅子高座。向活佛不棄其已朽之肉體。爲永久生活指導保護濟度衆生之文而誦之。此後盛銀、絹布、寶石等於銀盤。納之活佛。名曰丹斯庫。此丹斯庫之價格。以一人計。不下千兩。目下每年從僧所獻丹斯庫之價。通例由一萬至一萬二千兩。若喀爾喀諸王所獻之價。則由五萬至六萬兩。第二禮拜式。逐日有請者。每行於呼圖克圖之應接間。惟蒙古之富人好行之。希望者納五十兩銀於呼圖克圖之會計。則喇嘛與以銀盤之曼陀羅。此銀盤畫佛教徒所理想世界之狀態。而積麥、小貝、銀貨等物於其中。叩拜者跪而捧之。按活佛手於其頭而祝福。其所

以捧之者。祈委全世界於活佛保護之意。表叩拜者之慈悲信仰之深也。第三禮拜式。行於佛活宮殿前。夏則隔日一行。冬則每五六日行之。其時人民羣集於宮殿門前。以待活佛出。遙聞笛音。即知活佛來也。乘丈高黃轎。護衛衆僧。徐出而祝禮拜之多福。

呼圖克圖之收入及財產

呼圖克圖之舍利及其利益

當禮拜式執行之時。人民所獻之賽錢及獻納品。爲呼圖克圖之宮殿。及生計維持之財源也。此賽錢及獻納品。多貯藏於活佛倉庫之冬殿及夏殿。然此等物品。非活佛之私物。乃世代相傳者也。當第七代活佛給貴重品於其寵愛之蒙古王子也。適起喇嘛之憤慨。故其死後。雖父母不能承受其財產。其有積貲而歸西藏者。亦不過生前所贈與耳。例如現時活佛之父母。到喀爾喀時。由喀爾喀人贈與馬三千匹。牛羊亦約三千頭是也。活佛死。庫倫長官驗之。爲（哲布尊丹巴呼彌勒罕涅槃）之宣告。直報清廷。新選活佛。活佛入寂之耗傳。則庫倫一隅。遍聞悲泣之聲。喇嘛等亦從茲爲呼圖克圖之舍利。置此屍於木乃伊者。須三月餘。坐其體爲念佛之姿。入於銀塔。置之寺內。拜之如佛像。庫倫活佛中第一代及第四代呼彌勒罕。藏於慶寧寺。第二代及第六代呼彌勒罕。藏於丹巴多爾濟寺。第三代第五代第七代呼彌勒罕。藏於庫倫之甘丹寺。庫倫慶寧寺所藏

活佛之舍利。喇嘛極尊崇之。人不得見。在丹巴多爾濟寺者。請於喇嘛則得見之。余住於此寺者三星期。曾與寺僧一留。而詳觀第二代呼彌勒罕之舍利。此寺一名下茲吉尼巴達拉毅耳夫吉。距庫倫五俄里。在庫俄商隊道路之旁。千七百六十五年。清帝因祀入寂之哲布尊丹巴第二代呼彌勒罕。給國帑建立勅願寺。千七百六十五年竣工。行開式禮。清帝賜匾額以記此寺建立之由來。命刻於二花崗石上。其一用滿蒙語。其一用漢藏語。最初之十年。使特定之喇嘛住於此寺。自清廷給資。洵可謂清帝之勅願寺也。迨千七百七十四年。建第三代呼彌勒罕塔。呼圖克圖管理所自庫倫送特別喇嘛之一部落於此。行呼圖克圖舍利塔之祭事。此等喇嘛。不住於寺之牆內。於牆西建一土塼屋住焉。此後清廷聞喀爾喀人起喇嘛之部落於寺側。得於此等行祭事。停止從來給於特定喇嘛之資金。以寺之建物。悉歸呼圖克圖之管理。唯命永保此寺之特徵耳。此後喇嘛等以增加寺資之目的。於千七百七十八年。自庫倫移溫都爾活佛之舍利於慶寧寺。同時移第二代呼圖克圖之舍利塔於丹巴多爾濟寺。由此遂決定更創喇嘛之一部落。目下丹巴多爾濟寺。分而爲二。其一爲清帝所建。仿西藏建築法。多高大壯麗之石。繞以

二牆。內牆圍寺。外牆包圍寺之一切建造物。此二牆中目下雖屬空虛。然昔時附屬之喇嘛。張帳幕於此住焉。今此牆外。除五六番人外。無住者。喇嘛任於寺之牆外。爲寺之第二之蒙古部分。此部分之性質。約類喀爾喀喇嘛寺。極寂寞污穢。其構造亦無秩序。此寺之喇嘛。今分爲四部落。在此寺有藉之喇嘛。目下達于二百人。

第九章 由庫倫至張家口

十一月十二日 木曜日

七時二十八度 午後一時二十一度 夜九時二十三度

余此次偕妻旅行中國及南蒙。自庫倫至張家口。雇二輪馬車。余妻乘之。腳價二十兩。較普通雇價最廉。遞送余之同行者。即其包攬人蒙古喇嘛庫庫惇多克。欲於張家口載貨赴恰克圖。故率駱駝赴張家口。余此行共需駱駝六頭。余妻乘中國馬車。需一頭。余及從者夫夜德羅夫需二頭。運搬照像機械需一頭。其餘二頭運搬行李。此項雇金須九十兩。我以百九十九留八十哥給之。道中應帶食品。余最親切之費德塞夫及塔夫可夫家族。遺余以各種肉飽。庫倫俄商之妻女。亦贈我西比利亞式之肉飽及油並麪包。此等厚情。

余實感謝。

不從郵路而選商隊

收拾裝載。需時頗久。正午始齊。時庫耳可夫餞我午餐。庫商悉臨此席。駱駝已於一點三十五分出發。席尙未終。即告別而行。時已午後三時矣。費德塞夫家族及庫商送我五俄里。過賣買城。渡圖拉河。追及先發之駱駝。始於該處作別。余之路綫。經張家口庫倫間之俄商隊道路。張庫間郵便道路。甚便於冬季旅行。費用至廉。余之舍此而選用商隊道路者。以可視察由張赴俄輸茶俄商之企圖耳。以此目的。余欲於輸送最頻繁之時期。一考察其通行。故於初冬旅行北京也。余此次選克約伊林商隊道路。其理由則因開此路可爲輸茶之良道。但車馬包攬人殊不諳然。其言曰。蒙古運送夫之由張家口送於庫倫也。其方向取北。道路無一定。依季節與芻草之有無。土地之事情而變。談話之際。已通過五俄里。達圖拉河渡口。由河之冰上渡焉。若夏季則往復張庫間之商隊。均須沿圖拉河（千八百八十七年）之溪谷。而渡離賣買城五俄里所架之大橋。余之名此橋爲大橋也。以此處有架於圖拉河本流之大橋。與架於其支流之小橋二者故也。至架此橋之近因。以春夏秋三季河水氾濫。杜絕交通。商隊之滯留於河之西岸者。須一星期上下。其時運



送夫恐多費駱駝之飼料。又恐經過送達期限而受罰。遂漫然涉河。致濕商品。買主與賣主間。屢起爭論。自架橋以來。爭論已絕。送達亦不至逾限。此架橋除便利運送事業外。蒙古人亦受其惠。自東方喀爾喀蒙古東南諸旗及由滿洲至庫倫之道路。此河實爲必由之道。中蒙商隊之通行此處者甚繁。來往於庫倫之蒙古巡禮者。亦通行此處不絕。此橋未架以前。其滯留於河岸者不少。此橋既架以後。此困難除而通行甚平易。然此橋之架設。又不徵收通行稅。其造福於蒙古人也。豈淺鮮哉。俄商之團體。以自費造成橋梁。而委其管理於領事。領事以需維持費。對於通行之俄國茶商。課以每捆一哥。假如本年輸入三十二萬捆。則通行稅可得三千二百留。俄商外。中商亦有此負擔。對於中商之稅律。馬車一臺及馱荷之駱駝一頭。課以十二哥。乘馬一頭。課以六哥。牛一頭。課以四哥。山羊棉羊及各徒涉者。課以三哥。一年之通行稅。當超過三千留。據聞橋之修繕費。需六千五百留。

曩言此次旅行。不經由大橋。取捷道而渡圖拉河之冰上。在橋之下流約二里許。其間土砂散布。駱駝渡之。亦不至溜滑。圖拉河之左岸。從事於此河之渡船業者。即烏斯欽部落。

在焉。聞此部落之人口。達六十人云。彼等由種種之旗而集者。其任務之根本目的。在渡濟巡拜活佛者。然自架橋以來。其數大減。故其人近日甚形窮苦。每乘機盜取行人之攜帶品。殆依行人之施與而爲生活也。過此處距圖拉河二俄里半。乃至三俄里之處。有名巴架磨德欽之一部落在焉。是爲在庫倫公私邸供薪者之住所。彼等蓋自圖拉河上流之諸山而伐出者也。磨德欽部落。較烏斯欽部落。生計富裕。且自有其廟。但喇嘛不常住此廟。不過夏六月時有數日之間。集於此處。而行祭禮耳。我等旅行於距俄國領事館十二俄里之間。與此磨德欽廟相對而宿焉。

十一月十三日 金曜日

七時二十五度半 午後一時十五度 夜九時二十度四分之一

昨夜及今晨。我等商議旅行之方針。與我等商隊爲伍之商人便迭哥夫亦旅行於張家口。故彼亦加入於此談判內。然彼實無一定之意見。商議之結果。僅以余與傳馬包攬人之評議定之。然傳馬包攬人亦無定見。不足與余相議。余問之曰。明日我等當宿何處。彼則漫然答曰。迭墨墨得奈。其意即駱駝知之也。蒙古人此答。蓋當然者。實際上此地凡事

駱駝之  
特性

皆取決於此一種特別動物故也。然余究不能不自定方針。蓋自蒲耳節哇立斯欺伊會言及駱駝之效力。於是人多稱美之曰。（沙漠船）而以此爲旅行無匹之利器。世之稱贊駱駝者。謂駱駝半年勞役。至冬季之末。其精力雖消耗殆盡。然猶能於二三日之久。不飲不食。平氣負物以行而無稍喘促。此誠駱駝之特長。而爲他動物所不能者也。其於怠惰性成之蒙古人。尤爲便利。然駱駝之特長。只此點而已。至於他點。無一可取者。第一駱駝僅堪服役於冬季。夏季無力。全不得使役之。其最良者。夏季雖亦得使役。然使役之時甚短。而所招損害反甚大。蓋夏季之所以不得使役駱駝者。誠以夏季使役駱駝。一則至冬季不堪使役。一則有喪失駱駝之虞。何則。夏季爲駱駝脫毛之期。易罹疾病故也。故駱駝使役之期間唯半年。而其步行極遲。商隊普通使用之駱駝。其驅走時。一時間不能行四俄里半以上。又騎駱駝而爲旅行者。易疲勞。蓋駱駝每行一步。全身搖動。疾走則搖動尤甚。且不適於駕馭。因其行步之動搖。撼及乘車也。駱駝之性質。最易驚動。一雀之飛。輒驚而駢出。列於商隊之中。一頭駢出。全體駱駝隨之。此時行李屢爲破壞。且有粉碎之者。駱駝唯晝間飲食。夜間不得牧養之。故蒙古運送夫役。多夜間旅行。晝間休息。大雨風雪

之際。雨點雪花。雜以狂風。痛擊駱駝顏面之上。則駱駝不進行而倒臥於地。故商隊不得不停止。至通行於沙原。駱駝發汗之時亦然。跨駱駝而渡河。水淺則安全無恙。若水深浸及駱駝腹時。駱駝常跳躍。致濕其鞍及所負之物。此不可不豫爲警備。初冬不可騎駱駝渡河。以駱駝踏冰而破。足以切傷其蹠故也。故運送夫每欲避之。常碎河幅全體之冰。以開駱駝之通路。駱駝涉冰渡河。偶一失足。則顛蹶立至。故於此時。必須散布沙土於冰上。方保無虞。又騎駱駝而行礮礮之地。亦生困難。何則。駱駝之蹠。既經擦傷。勢必跛行。而治療之事。亦因而起。不但此也。即騎此苦惱之駱駝。亦甚不快樂。駱駝之性質如此。而蒙古人之運送夫對於余所詢旅行之方針。毫無定見。唯以迭墨墨得奈。即駱駝知之爲答。爲可強責也。然余竟不能作無方針之旅行。亦不能如蒙古人夜間旅行。蓋如此則不能視察其旅行之大部分也。參酌以上情形。遂定於每日黎明後。以二三時間牧養駱駝。待其食盡。而後於每朝八時或九時出發。終日不息。直至晚間始宿。彼此相約。全旅行中。共守此規定也。

依上述之方針。我等今日午前八時二十五分發程。沿圖拉河之溪谷。河之左岸。連山互

棟科爾  
滿珠習  
禮寺

繞。我向此山進行。經半時間。達却伊林道路與達爾漢道路分歧之點。即於達爾漢道路之西向。而向布祿魯達巴嶺進行道路。延一直綫。而漸上何耳茲音達巴嶺。十時四十五分。我等自却伊林道路。分折而通棟科爾滿珠習禮寺之坦道。此寺亦庫倫呼圖克圖之寺院也。此寺院在汗山之南。與在此山北麓之庫倫相對。如此庫倫與棟科爾滿珠習禮寺間之距離。所斷爲汗山。由捷路行。不出十二俄里。若迂回汗山。則需四十俄里。棟科爾滿珠習禮寺之建立。在雍正十一年。當時此寺院之呼彌勒罕。乃名聲轟烈於喀爾喀之喇嘛那旺羅卜藏也。

自棟科爾滿珠習禮寺分歧之地點。却伊林通路。有伊夜亥磨德欽部落游牧地。至此始上高地。此地之得名。以供給庫倫官衙薪炭之蒙古人大部分帳幕。散在此處故也。過此部落。十二時三十五分。有名巴音夫茲慈疾伊小斜坡。入於堅沙地曠原。行此曠原。經一時間。我等所行之道。近於山。漸爲礮确亦漸險隘。溪谷植物頗稀。一時三十分。始登何特山脈第一嶺之坡。名曰西耳慈伊庫茲音達巴。適於車行之山坡也。下坡則出有小湖之烘郭爾諾爾搭拉溪谷。自二時二十分至三時五十分。始行竣此溪谷。過此溪谷。道路之

視綫。因爲圖拉河之溪谷所遮。始登和爾圖達巴和爾圖達巴嶺。雖不甚險。然上下傾斜。亦殊難行。此地之宥特嶺有四。卽烏蘭達巴布祿爾達巴和爾圖達巴及多倫達巴是也。我等下和爾達巴而入西里之地。已至夜五時矣。遂宿於距阿慈齊那伊斯墨木造小廟不遠之地點。此廟屬於牧養庫倫長官公用之馬羣之牧者。此牧者爲牧養官之馬羣。從各旗之馬。皆被徵於是。現今其中已有三代住於此地者。阿慈欽部落官有之馬羣。以時時自旗受補助之故。不第不貧窮。而且能營富裕之生活。彼等殆皆以自庫倫運搬商品於各邑之包攬爲業。今日庫倫與張家口間。郵便包攬人之喇嘛卡庫慈耳者。同屬於阿慈欽部落。其住所。在距此阿慈欽斯墨不遠之地點。

十一月十四日 土曜日

午前七時二十五度半 午後一時十六度半 夜九時二十度

晨嚴寒。似覺已達二十五度半矣。午前十一時出發。仍沿西里溪谷而行。此溪谷之北。見圓錐形之巒峰。其南聳立。有名之抗愛山嶺。與此山嶺同名者。有烏里雅蘇臺之抗愛。較此山猶大。我等正午十二時。越此嶺。遇午前五時來此休息之茶商隊。其運送夫等與飼

料於駱駝。而自喫茶。且從事於茶捆之詰替。詰替者解茶之捆。取出一部分之茶。而造成他之捆者也。彼等所以詰替茶捆者。以此運送夫之駱駝。不堪負重荷。越嶺之前。豫爲輕其負擔也。如此詰替於茶濕之時。亦行之。然須經商館員之認可。此事於實際上爲必要。若不許其臨機處置。則有腐壞其茶之虞也。然斯解包。弊害甚多。此事當述於後。既過抗愛。有曠原展開於前。地質堅硬。植物稀少。無積存之雪。我等至晝二時。始通過此曠原。與博羅霍吉爾諸丘相並行。於此處遇蒙古人夫婦偕行。赴北京朝拜占丹慈者。再進則遇或行或止之俄國茶商隊。我觀其數。不過在八商隊以上。每一商隊。駱駝數。二十頭乃至四十八頭。午後四時。遙見極南有高聳之山。是爲享慈烏拉山。然此山於我進行愈近。則此山愈低。迨至其側時。不過普通之小山耳。既越此山。夜七時宿泊於此山之北。距我等不遠之處。有一騎駱駝而旅行之蒙古人在焉。彼與飲茶者焚火而談。余於運送夫解駱駝之荷時。欲借火於彼。彼已允許。而我之傳馬包攬人。以道中用他人之火。爲不祥之兆。遽阻制余與彼相接。始知其爲自張家口送達俄國之輕便郵件於庫倫之運送夫。此却伊林道路遞送俄郵便之道路也。

十一月十五日 日曜日

午前七時二十一度半 午後一時十三度 夜九時二十二度

七時四十五分進發。上迤邐傾斜之享慈山。後進連續之坡道。我等或行坡。或越坡。晝十時。始入於堅砂平坦之廣溪谷。於此溪谷之兩側。見有小丘。於此處遇俄國運茶之二商隊休息。今日之所遇。唯此商隊而已。十二時三十五分。住於喇濟爾噶之地。此地爲多草之窪地。此窪地傾斜於東南。成圓錐形。而圍繞屹立之蒙克陀羅格依山。此處所生芻草最良。各地之凹處。積雪存焉。余至此地。而認圖拉河左岸之諸山。爲蒙古北部之諸山。及蒙古中原。即戈壁沙漠之區劃地。蒲耳究哇立斯欺伊之紀行文曰。（渡圖拉河而旅行者不再接河。越汗山不再接山林。自此處以南。至中國之境。滿目茫茫。戈壁之沙漠也。）此說未必確。我等今距達巴既通過七十俄里以上。而未見沙漠。唯得名此地曰戈壁之接境地而已。橫於此處之一般地。與庫倫以北之地。具同一之地勢。爲迤邐傾斜之山脈區劃而成釜形之窪地。此處雜草叢生。降雪之量甚多。足證天氣流動之正。唯不生灌木。此則異於他之平野耳。有謂此地全無河流者。蒙古人則言有泉及小河。唯路旁無之而



已十時五分。與蒙克陀羅格依圓錐形之山並行而進。此山立於道左一俄里半之處。山後之沿途。爲平滑連續之曠原。今日頗溫暖。面向陽光尙覺溫暖。然腦後因與陽光相背。故耳凍必須摩擦而暖之。二時三十五分。達於阿屯齊老山。山低而多石塊。此山之坡。上下均緩斜形。適於通行。山頂露出之石層。恰如以人工造成之磴道。石山之南。道路之右。有井焉。蒙古人云。此井之水。最適於飲料。下山則有廣袤之鹽澤。而其影響不及於此地之水。甚奇。鹽澤既盡。則爲滾夫慈圭音廣漠之平原。過此平原。六時十五分。人烏克木爾丘陵。遂宿焉。余於此處與傅馬包攬人。爲關於宿地之譚話。此時彼屈其拇指於掌。伸其餘四指。而指示遠方。余問其故。彼謂若以一指指示。如指示器具者然。是不敬於此地之守護神也。余終夜與馭駱駝者之一人談話。其人有亥西庫茲茲西墨立。（即有恩典官吏）之號者也。聞其履歷。頗有興味。蓋彼之祖先仕於滿洲總辦。死於噶爾丹車凌之戰。以其功而賜其子孫亥列殼列得夫茲西墨立之號。與余談話之奈冷。即此祖先之五代孫。曾帶銅球而受二十五兩之恩給金也。

十一月十六日 月曜日

午前七時二十四度 午後一時二十四度 夜九時二十一度

七時四十五分發程。最初進烏克木爾丘陵。於左方見有烘郭爾諾爾湖。此湖之後。由道路之東延長至夜耳格奈良烏拉烏克木爾丘陵。爲周爾班陀羅海三小山所遮斷。九時四十五分。越此小山。其北部入那拉那伊阿耳享茲廣漠之曠原。此名稱所由來。一因是處之納蘭低丘陵。二因是丘陵之礦泉。據所傳聞。夏季患徽毒及皮膚病者。多集此礦泉浴治。余雖不知此礦泉之成分。但蒙古人云。此礦泉惡臭。由是以觀。此礦爲硫黃礦泉可知。此平野少南。名特古力克。於此地域。朋貝子之旗地已盡。而爲車臣汗部將軍貝勒之旗地矣。（別名車臣汗貝勒）午後一時三十分。余等自此處入西林夫茲庫之廣圓窪地。其名稱所由來。因彼處之井而得名也。余於是處。見距道二俄里有馬三羣。二時十分。登撒茲阿哇烏哇低坡。次入於波狀曠原。該曠原由東亘西。於撒拉烏拉桑薩爾呼圖克圖烏拉等連山之南。而遮斷之。曠原在茲阿哇耳烏哇近旁。名茲阿哇耳塔拉。因昔日是處井戶之名。改名曰迭耳亥欽塔拉。余等未至是處。夜已六時半。乃宿泊。

十一月十七日 水曜日

七時二十六度半

午後一時十五度

夜九時二十一度

朝七時起程。沿迭耳亥欽塔拉曠原。繼續旅行。此曠原因近夜必祖及架秀井。名稱再變。名曰夜必祖音塔拉。及架秀那伊塔拉。無與兩曠原相連續之坡與窪地。足以區別此曠原與彼曠原。接近夜必祖井。地名夜必祖音塔拉。接近架秀井處。名架秀那伊塔拉。架秀井與乍拉烏拉鎔化石山相對。以之更有乍拉慶架秀別名。於乍拉烏拉小麓後。流成小河。地下隱有小泉。余輩晝三十分。抵架秀井。由此登烏克木耳之向南斜坡。下此坡由冰上渡廣大之烏克木耳河。是河之水。夏不涸。冬不冰。二時五十分。始由此河岸登阿魯圖勒坡。此坡頂顛深二撒箬。因大商隊有極充足水量之井也。自此道路礧礧。未幾入桑薩爾山內之小山隘。山隘植物不生。一片花崗石碎片填充。桑薩爾山。雖慣見高山者。亦驚其高。余輩於肯特山脈諸嶺外。未見如此高山。是山道路側面。成平坦丘狀。惟西面成圓錐形。中腹巉巖突兀。頗極峻嶮。馬夫語余曰。昔將軍貝勒領地。北面達此山。後此山編入於朋貝子領地。余輩四時十分。達與桑薩爾山相對地點。余行之路。自東環此山。降至狹平野。沿平原旅行。至格爾齊老地。夜六時。宿泊於此。是日非僅終日未遇一人。卽一動物。

亦未見也。

十一月十八日 水曜日

午前七時二十三度半 午後一時十六度 夜九時二十度半

午前七時四十分起程。沿與前日相同之礫礫平野旅行。道路全部散布碎石。兩側高三四撒窳。於是相等之包圍巨石。縱橫錯雜。八時三十分。抵察罕呼都克果勒小窪地。小窪地後。至烏耳茲慈林夫耳庫溪流間。復遇同一平野。溪流上口。博果圖烏拉巉巖峯起。巖大體與昨日所見之桑薩爾山組織略同。惟較後者非常之大而已。余行之路。通花崗石與白斑紅石界之間。經低石坡。余久未接人煙。至此突見乾燥獸糞。堆積不下一萬五千方撒窳。余於蒙古旅行以來。所未經見。於以知此荒涼曠野。必近於大都邑也。

離無量石塊之際。映余眼目者。喬伊拉音寺之美景也。寺跨釜形窪地。與博果圖烏拉中腹。周圍超二俄里。喇嘛等夏日所居之白壁住宅。極爲美觀。其內西藏式之三棟廟。種種彩色繪畫。巍然聳立。余之馬夫與喬伊拉音夫列寺喇嘛有故。十一時十五分抵伊家。留約三時間。爲具朝食且備茶焉。喬伊拉音寺。將軍貝勒旗寺院中之大者也。其建築在乾

桑薩爾山及喬伊拉音寺

隆元年。現住此寺喇嘛約千五百人。該寺於行政上。分爲四部。是等喇嘛。悉屬於將軍貝勒旗。至屬他旗之喇嘛。於規則則禁止之。此等喇嘛。夏住土房。冬住氈幕。外觀上若不知其困苦者。寺內無塔及他特殊名物。聞喇嘛等之品行。頗正大。不惟禁止中國商人住寺院境內。即來是寺者。亦禁止之。蓋其原因。去則不能於寺中。得美衣美食美酒。此事於維持喇嘛品行上。頗爲有力。寺中雖每日念經。但念經費額甚少。

午後二時三十分。出喬伊拉音寺。最初由寺之釜形窪地。向曼達爾圖刑場進發。由此處沿博果圖烏拉山脈之山隘。向東南進行。此山隘間有名哈柳圖果勒溪流。喇嘛輩於寺院境內。有三井。水之供給頗足。故不由此河汲水。哈柳圖果勒兩岸。極磽确。午後三時。聞河去道路左岸不遠。潛行地下。余輩於石塊間進行。三時三十分。抵塔欺音特伊立母窪地。窪地中央有小湖。以水質良聞於蒙古人。道路由此漸入高地。余輩三時五十分。由高地經哈達音達巴茲磽确坡。抵夫林加斯小流之沙礫溪谷。此小流行二百撒窳。與烏牙那伊烏斯河相合。四時二十分。自此登亥立迭格伊洪可耳平野。次入必立圭夫廣漠曠原。行此曠原。約三時間。過由二坡而成之必立圭黑音阿嗎。夜八時。宿泊於必立圭夫夫

慈庫井附近。

十一月十九日 木曜日

午前七時二十五度 午後一時十五度四分之三 夜九時二十度二分之一  
九時十五分起程。沿必立圭夫平野旅行。其地處處散布美麗之白色礫。以十年前。護  
衛俄國重量郵便之哥薩克奈母齊諾夫死於此處。蒙人因目此爲不淨地。葬俄人於蒙  
古高原。爲俄國人權利問題。惹成蒙古藩王及長官重要問題。此事曾登於中國新聞紙。  
其大畧如左。當時駐庫倫俄國領事烏母烏斯便斯欺伊。接奈母齊諾夫訃報。向庫倫總  
辦。請葬於原死之地。總辦對此申請。以如斯埋葬之事。條約無明文。居住蒙古地之俄人。  
惟於庫倫指定地。得葬其死者答覆之。烏斯便斯欺伊未措意此事。漫使人葬奈母齊諾  
夫死體。於是庫倫長官非常激昂。布告東部全蒙。訓令各藩王以俄國人於何處。應如何  
葬。命將軍貝勒旗喇嘛等。就奈母齊諾夫埋葬。被淨穢地。其布告文曰。蒙古多聖地。殆無  
可許葬俄國人處。故俄國人有死者。須葬於蒙古人素不尊重之寺領東。茲葬俄國哥薩  
克地。在北京及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寺院間之道路。此道衆人所通行。車臣貝勒旗之

埋葬俄  
國死者  
於蒙古  
曠野之  
權利問  
題

冬季游牧地亦在是處。蓋此乃祈禱皇帝寶祚千祝長綿者。且其附近有古代該地藩王祖先獻祭之地之窩果爾及烘果爾聖山。如是尊嚴之地。葬彼死體。爲該地守護神所不喜。其結果所及。必烈風暴起。草木不生。行人落馬而死云云。不幸次年。車臣貝勒旗。有旱魃及家畜之疫病。而此天災原因。歸咎於葬奈母齊諾夫不待言矣。於是喇嘛等爲一月久之被除。始鎮不祥。余此事雖多遺忘。然民間尙有記憶之者。

十時三十五分。余輩抵哈那音低黑圓錐形小山。此山立道路之右。四邊地名亦同。道路與此圓錐形小山並行。向南入傾斜淺窪地。次晝十一時。抵平坦全圓之哈布塔噶釜形窪地。余輩出釜形窪地。入以有種種色礫礫著名之畢濟圖平野。此礫礫可謂奇觀。五六俄里間。宛若花毛氈敷設。黑色及暗灰色之硅石。瑠璃黃赤色之瑪瑙石碎片。鐵光結晶體之石灰石。赤色之沙礫。雲母質之石英。赤色青白色青灰色之化石。其他不可形狀無數之礫礫。橫覆曠原。余輩初頗珍異之。兼收並拾。無間彼此。後乃精撰而攜之。余妻於半時許收集約一蒲德以上。余輩行畢濟圖平原。至十二時四十分。平野南端。有夫耳庫茲架秀井。至錫刺賀賴之地而盡。架秀云者。苦鹹之意。其井水質如何。可得而知。但據余之

向導言。今日因求他處之良水而不得。故爲充飲料。由此井以取冰耳。余輩自此登長緩  
傾斜之哈達滿勒坡。該坡上部頗礧礧。三時十五分下坡。入砂礫之庫爾平野。自此平野  
登察罕溫都爾坡。登坡之後。無數連丘。展布余前。蒙古人呼此種地爲亥茲夜。此地路西  
有高大之巴林巖。屹然聳立。以是此地總稱爲巴林哈達音亥茲夜。余夜五時抵此。後沿  
極礧礧之平野進行。就中最礧礧者爲塔本喀喇地。夜六時三十五分抵此。塔本喀喇之  
稱。由聳立於道路西側之五圓錐形山而來。七時三十五分抵蒙古圖。過夢可茲音烏耳  
茲得立礧礧坡。該坡由南遮斷蒙古圖。八時十五分宿泊。蒙古圖平野。有淡水小湖。

十一月二十日 金曜日

午前七時二十四度 午後一時十五度四分之三 夜九時二十一度半

午前九時十五分登程。仍沿前日之平坦曠野而行。該地無甚變化。地質砂石相混。植物  
不生。十時入圍繞低丘之釜形窪地。該丘頂上。散布砂礫。有二泉。窪地中央。有周圍亘三  
百撒窳之母烏斯鹹湖。橫於其間。此湖之水。不適於飲。亦不適於製鹽。自此登小丘。轉入  
於撒母巴音哥必撒母巴音哥必者。砂礫覆蓋。荒蕪不毛之曠原也。此曠原有數坡。於第



我冬季  
旅行狀

一坡後之窪地內。有撒母巴伊哥必音奴耳湖。湖水淡。適於飲。余十一時抵此湖。自湖西岸登慈茲格伊洪哥耳小丘。道路與小丘並行。達有小湖之釜形窪地。約八九俄里。悉沿平滑曠原而行。此名加耳塔架那。余輩抵此。午後三時也。次窪地有二湖。其水適於飲。以此故。余輩三時四十五分抵此。取數片冰以供宿泊時用。此窪地上口具階段形。第一階爲烏伊茲山地域。域內矮草散蔽砂丘。第二段爲希達耳地域。此段遠望如輓直立。近則不如是之險。余抵此。五時十五分也。自此始成平坦礪礪之曠原。沿曠原而行。中途經過孫烏耶齊可倫翁空茲臥之地域與井。越礪坡。夜八時。宿於撒米音究倫達巴烏地域。今日。復未遇一人一動物。厭倦終日。使余頗感疲勞。回思旅行已九日。其間未脫裘一次。抵庫倫。亦不思澣濯。而今日寒氣抵二十度以上。脫裘洗面。尤不可得。余自究伊郎以來。未接人煙。其宿泊時。一目茫茫。冰凍之曠野。立杙防風。覆以毛氈。據牀式之椅子於此下。此椅子余於庫倫定價使造。高於地上。僅一阿耳新四分之一以內。僅不直接著地。臥於冰雪或石上而已。次則焚火解冰。沸湯爲茶。湯沸之際。飲烏臥德加。於庫倫煮熟準備之羊肉。緩而食之。至湯沸替以鐵架。架煮梭茲蒲鍋。始行飲茶。飲三四杯後。溫氣小加。各自

手記其印於腦中之印象。無所見則相爲談話。經一時十五分。余晚食常用之物梭茲蒲。始行煮妥。飲之。着裘帽皮靴而就寢。及至夜深。更敷毛氈於寢臺上。以其一端包身。頭部亦包之。惟以呼吸故。置小孔耳。至朝檢之。小孔不惟凝霜。且常常結冰。余輩一日僅眠六時或六時半。即十一時就寢。朝五時半起牀。再盛火。先沸湯爲茶。後暖庫倫所準備之肉包。通例七時。茶食畢。準備登程。登程之遲速。因宿泊地。芻草之多少爲轉移。芻草多則駱駝易飽。七時半可啟行。芻草少時。起程之先。爲得芻草。牽駱駝迴轉。必約消費半時間。既啟程則終日進行而無休息。有時較馬上騎行爲尤速。正午同行者。常覺飢餓。以之再舉烏臥德加一杯。與昨夕食餘之麵包碎片。及所煮之羊肉。與哈母且食且行。是等食品無論矣。即帶薄冰於他時。難食者亦所不顧。近午餐時不似前之默然。而高談起矣。蓋已進食。元氣得恢復也。由朝食至宿泊。無何等快心事。於宿泊中。披前記之歷史。然今日方宿泊。有不如意事發見。第一知余與妻共生貳。第二與余輩同行之笨迭哥布其車輪損壞。前途頗爲危險。馬夫云。路西十五俄里。有一富裕之臺吉游牧。抵彼處。必可賃借車輪。以是之故。余遣馬夫一人。往臺吉處。

十一月二十一日 土曜日

午前七時二十四度 午後一時十五度 夜九時十七度

今朝至八時半。以待遣往臺吉之馬夫故。無所事事。及其歸來。據所報告。臺吉有車輛一對。其一對大而新者。抵張家口。賃價須銀三十兩。小而惡者。須銀二十五兩。並附有損壞。借主修理之條件。余對此事。甚不謂然。後以繩束縛便迭可夫車輪。九時三十分起行。過乍米音究倫塔巴庫平野。越數小丘。十時二十五分。入乍米茲嗎甘伊黑耳地。由此經向南曲折之平坦曠野。登一隱暗之小坡。其坡大約一俄里十分之一。蜿蜒如大海之波。十一時三十分。至達音塔巴庫地。此地爲將軍貝勒旗。與土謝圖汗部之墨爾根王旗之交界。其境界雖無目標以表示之。該地蒙人。自知其界綫。四面礮礮。草短小。適於飼養家畜。蒙古人以此地所產之馬爲馱馬。於全蒙爲最優。其蹄小命短。爲唯一缺點。生達十年。則不能咀嚼而死。此二現象。原於地之礮礮。確然無疑。十二時十五分。至錫刺達巴圖。於此復遇搬運俄國輕量郵便之蒙古人。與之談話。知彼屬於前札薩克。乍米楊何耳羅旗。曾於該旗。居驛丞之職。後以事辭職。爲俄國郵便管理人所傭。前札薩克乍米楊何耳羅

旗。在墨爾根王旗西。余與彼別。於薩音烏蘇平野。追及商隊。於此平野。有與平野同名之井。四時。抵此井。余之馬夫。追余到此。據云。失迷六頭駱駝。搜索亦不見。以此之故。余不得已。宿泊於此。何則。余及商隊之蒙古人。不可不搜索。失迷駱駝也。欲說明此事。宜先一言者。商隊乃曳爲俄運茶於張家口之駱駝者。駱駝不荷貨物。一馬夫恒牽十五頭。即將全數駱駝。順次維繫。手曳前列之駱駝。使後列從之。且慮駱駝躓時。傷其鼻孔。恒緩其維繫。然蒙古之人。性頗疎畧。曳駱駝一出。每不回顧。駱駝有無開放。漫不加意。今此事件之由來。亦原於不注意。確然無疑矣。此事情形。馬夫之駱駝之失。初不之覺。經二時間。始行發見。雖沿途搜索。已無蹤跡。蓋駱駝盜去已久。宿泊如斯之早。固非余之所欲。而駱駝之失。迷亦甚心憂。雖駱駝之被盜。往往而有。然蒙古馬夫之疎略。亦太甚矣。余輩旅行時。亦屢屢有此例。馬夫執綱。以曳駕車駱駝。進行之中。鞞鞞車音。恒達半俄里外。綱由手脫。駱駝頓止。曠原寂然無聲。馬夫向不留意於此。繼續前進。余輩爲試驗彼之疎略。於斯時。使馬夫先行。過三十撒窳。後忽喚之使止者。數見不鮮也。

十一月二十二日 日曜日

七時二十二度 午後一時十四度 夜九時十八度半

午前九時起行。登乍母音米列之卓狀岡阜。行此平坦堅砂之平野。至十時十五分。遂入於霍吉爾淺釜形窪地。內有井與之同名。於南遮斷此窪地之羣山。亦名霍吉爾機牙耳。茲阿伊十二時三十分。登此岡阜第一段。於此地點。曠原之性質少變窪地爲砂地。行一時許。遂於四時五分。登穆壘烏蘭緩傾斜坡。穆壘烏蘭之下。較上頗險。余之馬夫於此間。余曰。距道路三俄里處。爲墨爾根王旗之乍郎。所謂西阿特慈布哥母必耳之知己游牧在焉。伊行祝事。將於二時間。離商隊而往。余與之同行。余輩橫斷叢生草類之砂窪地。一十五分。抵伊家。伊家由帳幕而成。視之頗爲富裕。余輩繫駱駝。旋有十四五歲及十一二歲之小兒。向余爲禮。余馬夫命彼告其父曰。有俄國客來。入其帳幕內。已有客八人在其中。身分高者爲理刑官。彼等既帶酒氣。脫帽而坐。迨余入。急爲改容。余向主人。請勿拘禮儀。彼亦向余請勿拘禮儀。使余就主人之席。主人篤實人也。行乍郎之職多年。以是有功。因之此次受賞。今日爲行祝禮而請客也。余快談一時間半。辭去。慇懃之主人。以時屆夕。食。挽留甚切。余以恐不能追及商隊爲詞。斷然謝絕。余之馬夫見已告別。亦不得不歸。日

暮七時半。余追及商隊。余妻見余安然而歸。心乃大慰。據妻之言。余去後。商隊由穆壘烏蘭之頂。入於平滑曠野。沿此曠野。進抵巴噶烏德山。五時三十分。環此山東面。沿同一曠野。繼續旅行。以至於今夜八時。余宿泊於烏爾肯烏蘇井附近。

十一月二十三日 月曜日

午前七時二十四度 午後一時十三度 夜九時十九度

朝起。九時出發。路經點綴砂丘之平野。九時四十五分。入秀尊哈拉砂性窪地。由此窪地。上升之頂。則鄂博也。而秀尊哈拉實立於此頂之南。其形似烏。而附於黑色之小山。山之附近。道路雖礪礪。再進即砂地。名山機音戈壁。而橫斷此戈壁。至十一時三十分。於道路之左。見得爾素布隆地域之小廟。聞現時此廟中有三四住持喇嘛。每當夏季念經之時。即召集喇嘛百人於此。而誦經云。二時四十五分。越平野二。小窪地二。入山機音架秀別名特羅那伊架秀之釜形窪地。一地之有二名稱者。蓋有原因在也。此地雖因有名架秀之小鹹湖。而呼爲架秀。然此種鹹湖。曠野中甚多。故以湖所在地之名。而區別之。例如自北來之旅行者。因通過山機音戈壁。故名前記之湖爲山機音架秀。自南來之旅行者。以

伊克烏  
德所俄  
同貿易  
國事務  
之設置

同一之理由。而呼之爲特羅那伊架秀之類是也。過山機音架秀四時二十分。越磽确之多倫庫圖勒。次則入磽确相同之多倫平野。而此平野中名多倫達巴之平坡。連續而有七焉。此日越此七坡。雖覺太驟。然知坡前之伊克烏德地方。駐有俄國貿易事務官。久違之下。思與同國人聚談。及暖帳內睡眠之愉快。故於日暮之後。仍繼續進行。遂於九時半抵焉。伊克烏德爲張家口與庫倫間諸道會合之地。故選定爲俄國貿易事務官之駐在地也。此事務官之始置也。自千八百八十五年。至千八百八十六年之年代。設置之原。起於蒙古人。於期限內。茶不送致。商品濡滯毀損。時或全有消費之事。俄國商人對於蒙古人訴訟不絕。兩帝國之官吏間。談判續發之訴訟。感於商隊檢查法設立之必要。其結果遂有伊克烏德事務官之駐在。俄國領事任一官吏。庫倫總辦亦任其部下之臺吉駐之。以伊克烏德駐在俄國通商事務官加列諾夫之許。我等除湯沸罐之外。雖毫不見俄國之器物。而宿泊於和暖之帳內。旅行以來。十二日始得脫裘而着替襯衣。何幸如之。

十一月二十四日 火曜日

午前七時 二十四度 午後一時 十四度 夜九時 十九度

朝食之際，告別加列諾夫氏。我等朝十時，向前進。道路通於低丘圍繞平坦之曠野中。十一時三十分，細石磊磊。又通過有良井之額爾德尼鄂博高丘之側。於此處我等遇土謝圖汗部之將軍臥王。在彼休息。臥王之行，較我等早一週間。自庫倫出發北京。其旅行依蒙古人之一般方法。而知夜行者，彼爲土謝圖汗部之權門。其旅行也堂堂。聞諸陪從之官吏。彼之商隊，以百二十五頭之駱駝成之。王自此處，豫定十八日往張家口之計畫。十二月十二日越長城。十三日決定入張家口。自額爾德尼鄂博之地。我等過砂性之窪地。十二時三十分，始越乍布庫連丘。此連爲薄鼠之坡石所成。其層重之石片，如起畫之地圖而凹起。一時二十分，越乍布庫連丘。八（格茲慈格音）架秀戈壁。夜五時，行至戈壁。博士布列特西奈伊得耳。千八百九十一年之旅行圖，以此處之齊約伊林道與達耳漢道連絡。此地圖誤差。此處何方之官道，亦未連絡也。余前既述蒙古之商隊，依芻草之有無，歷變其方向。布列特西奈伊得耳於前記之場處，自齊約伊林道轉達耳漢道。或向商隊聞道路而編纂其地圖歟。然如此之通行，不但每行一井，即每行一俄里，決不可名道路。格茲慈格音架秀戈壁。地雖磽确，車行尙不困難。夜五時頃，我等始越乍布慶烏郎



哈塔山脈。此山產紫玉石。中國人以此石爲煙管之吸口釦。其他各種之懸飾。及製作蒙古及中國人衣服之附屬品。烏蘭哈達山脈少東有西阿茲乍架伊特連山。於此連山土地之蒙古人。採取麗美之砥石。送賣於中國及北方之喀爾喀。烏蘭哈達之山脊頗厚。越之費數個之上下。越連山我等入阿耳西安特平野。夜之八時三十分遂宿泊焉。飲料水仰給於此處之泉。

十一月二十五日 水曜日

午前七時二十二度 午後一時十七度 夜九時二十二度

今日我等八時五十分出發。於最初之五十分間。通沙喇哈達山之峽谷。此峽谷附近之山。有有源之溪水流貫。沙喇哈達山。爲黑色之板石所成。其石層露出凸起。十時漸離山。我等之道路。不知覺中移於恩圭耳哈伊拉斯平地。沿此堅砂之平地。我等十一時五分。遂抵西列欺音格茲慈格音架秀之地。此處有圍流砂土壤之廣鹽澤。十二時十五分。我等自此處上布耳茲阿慶西列之岡阜。岡阜之道路。爲堅沙地。有散沙礫。放眼岡阜之頂。東可見名茲阿甘臥伯諾伊斯墨之蘇尼特人寺院。聞此寺院住喇嘛八百人。然中國人

之商店及商品。無一見者。因買入物品。僅爲寺院之會計局也。自此處二時四十分。我等下二個之井廣野窪地。窪地之北部。有阿蔓烏蘇井。南部有齊老圖特古力克井。我等於此處見有六帳幕之蒙古人之部落。此部落爲每年今時分二個月半乃至三個月間。於喀爾喀設置臨時郵驛之一。在哲布尊丹獻於清帝。有所謂九白之貢者。此臨時郵驛。即備派遣使節之旅行者也。別驛之蒙古人。我等自齊老圖特古力克釜形之窪地。越二小坡。夜五時再下母耳音架秀釜形之窪地。此處道路。坡之頂殊爲礮确。夜八時。宿泊庫圖勒之地。

十一月二十六日 木曜日

六時二十五度 十二時十八度 九時二十四度半

八時四十五分出發。過三個迤邐傾斜之礮确嶺。十時到該嶺之平野。從此處十一時二十分。越數坡。入有井碧柳圖半野。此地較他處稍善。發見芻草。十二時三十分。登沙齊哈圖坡。此坡有薄鼠色石。然道路惡劣。行人苦之。從此坡之頂西望。有蒙古人之別墅。聞此別墅。因呼圖克圖旅行而設之第一臨時驛也。沙齊哈圖坡連三旗之境界。此坡之北與

西北有墨爾根王之游牧地。南與西南有西部蘇尼特人之游牧地。東南有東部蘇尼特人之游牧地。我等從此處一直南行。故入於西部蘇尼特人之游牧地。一時十五分。過沙齊哈圖湖。此處有夜冷達巴斯奴耳平野。從此平野登不高之坡。有夜冷達巴斯奴耳等湖。距我所行之道路。有八俄里。早已望見。一時五十分。行至此湖。該湖周圍約有二十俄里。據蒙古人所言。有自澱之鹽層。其味與色。不但在蒙古爲最善者。即在中國亦爲優等。此湖附近之蒙古人。得以採鹽爲生。去今五年前。西部蘇尼特人。輸出夜冷達巴斯鹽於夫夫夜耳欺歸化城。夫音窳及倫新坐耳。此時鹽一斗。換黍一斗。但中國人以鹽四十觔爲一斗。蒙古人以黍二十八觔爲一斗。此事習慣已久。雖蒙古人亦不之怪。然近年北部之陝西。連年凶歉。黍一斗之價。由四百秋夫一躍而爲千四百秋夫。從來斗之交易廢絕。因此蘇尼特人近五年來。已不輸鹽於中國。今中國人自來夜冷達巴斯採鹽。對鹽量一斗約六分稅（約十二哥）於西部蘇尼特旗。此稅野有官署徵收。其三分之一歸藩王所得。三分之二充旗之費用。湖岸有該旗派遣之塔又耳（官名）駐紮。西部蘇尼特人。無論何旗所屬。得隨意採取夜冷達巴斯之鹽。我等從夜冷達巴斯奴耳窪地而上。入廣

漠之曠原。然此曠原皆有橫斷之坡。從我等所行之道路。大約可望見四十俄里之遠。此曠原之北端。有達巴斯那伊耳墨庫之稱。四時我等越此曠原橫斷之第一坡。過第一坡之曠原。名哈耶穀伊列塔拉。八時過此曠原。宿泊於滾特伊立母伊列奴耳。此處之湖。周圍不滿半俄里。味皆淡水。

十一月二十七日 金曜日

七時二十七度 十二時二十三度 九時二十七度

早八時出發。到何耳茲音哥必平野。道路少植物。散見堅砂地之曠原。十一時登大卓狀之岡阜何耳茲音西列。此岡阜之延長。占全何耳茲音哥必良好部分之半。一時十五分。過額楞和碩之岬與湖。從此登隔額楞和碩平野之布爾勒吉平野。沿布爾勒吉平野。至五時始越不高而長之札門達巴嶺。下塔奔圭音塔拉平原。時已六鐘。夜宿於此。因我之馬夫搜索失途之駱駝故也。

十一月二十八日 土曜日

七時三十二度 一時二十三度 夜九時二十九度

是日朝間。余妻言昨夜凍傷左頰。察被凍之由。因彼所蓋之毛氈。爲通空氣置一小孔。此小孔因呼吸成冰。冰片觸頰。遂凍成傷。八時四十分進行。沿塔奔圭音塔拉平野。繼續進行。十時三十分。越烏哈欺音烏斯平坡。其廣頂之路旁。有乞丐部落。彼等在如此嚴寒之時。爲半裸體坐於路旁。叩頭地上乞惠。我等覩此憔悴蒼顏。不禁生憐愍之情。不憚嚴寒。解開行囊。與彼等昨夜之殘食及磚茶之片。磚茶爲旅行者所必携帶。給此小片。蒙古人所最感謝者也。十二時四十五分。我等到布漢圭音烏斯井。此井之地與他處異。唯路旁之丘爲白色黏土。此曠原名夜立斯砂。極少而砂礫多。車行困難。二時十五分。至斯立烏斯井。此處名斯立之植物叢生。其種子在西阿立機拿幾釐年。蒙古人常穀物之用。然彼井亦以斯立之名爲名。中國人以科笨米伊植物。呼曠原米在斯立井前。有流砂場數十所。每有流砂堆積於高剛草所生之處。五時二十分。過何耳茲音斯奴之側。此小寺院只有一廟。因在丘之間。從道路上不易望見。平日住此寺院之喇嘛。不過三三人。此處坡前名帕夫又耳塔音哥必行。至戈壁。我等早已困乏。且甚寒冷。時已七句鐘。遂宿於此。

十一月二十九日 日曜日

七時三十二度 午後一時二十三度 夜九時二十九度

朝冷甚。西北風亦頗烈。徒步則制於風。乘駱駝則脚部不堪其冷。若坐車中。苦於無聊。且不得視察沿途地理與蒙古人交一語也。余反覆思索。煩悶已極。意決意冒寒前進。八時四十五分出發。沿帕夫又耳塔音哥必繼續旅行。殆經一時間。上帕夫又耳塔音夜耳奴庫茲坡。下撒母布耳圭音哥必。十一時五分。到撒母布耳庫小河。此河雖經過鹽澤之地。水爲淡味。不含鹽分。此地雖屬蘇尼特人旗。不得純然爲彼等之游牧地。雍正年間。彼等經香慈達巴斯奴耳牧場管理局奏請於清帝。其游牧地饑饉之時。得率駱駝移住此處。我等今見之撒母布拉庫小河。在蘇尼特部清帝牧馬地西部之境界。餘之境界。即南部山茲西南布郎夫茲河西北撒立北部山茲東部哥耳巴伊耳是也。聞此處爲一大曠原。最好牧畜地。自撒母布拉庫我等直接上坡。始於此坡後布茲母機音哥必。余馬夫欲行捷路。於此處已棄商隊本道。所行之路。不似前此之闊矣。通過小丘間。路境甚狹。殊不適於車行。輸車之輪。每爲小丘所阻。三時五十五分。已升布茲母金西列岡阜。由此岡阜連平滑之曠原。此岡阜北之部分。因其處井之名。而名察罕搭拉南。因其處小河之名。而名

薩音果勒。我等今所行之道路。在此河流之上。夜八時。宿泊於薩音果勒之平野。

十一月三十日 月曜日

七時二十七度 午後一時十六度 夜九時二十度

八時四十五分出發。沿薩音果勒平野而繼續旅行。薩音果勒河已涸而爲砂。其幅亘五  
撒窳。十時十分。已通過德勒格爾搭拉平野。此平野以堅砂故。其到處之小丘多剛草。時  
西風烈烈。揚播砂塵。不辨咫尺。越德勒格爾搭拉平野之小坡。則有乍達架伊茲之廣漠  
曠原。其處有與此同名之清水湖。商隊以宿泊於此湖畔爲例。我等亦於二時二十分到  
湖畔。因欲味澄清之水。取冰於湖前。二時四十分。已到夜黑奈烏斯之地。此處有井四。  
其附近。散處貧困之蘇尼特人之十帳幕。此等人依賴旅行者之施與爲生活。由此地域  
二俄里半。我等遂越塞。此塞殆民齊揚之境界也。此後道路始登乍達架伊烏拉山。我等  
於此天然山隘。當入夜五時二十分。進而越察罕庫倫山。由崛起於沿行路西之山。入哈  
拉哈達音搭拉平野。距察罕庫倫山不遠之處。立名茲阿甘夫列奈伊斯墨伊之蘇尼特  
人邊境之廟。此廟之南。名特斯耳鄂博二大丘。並立於蘇尼特人及察哈爾人游牧地之

境界。此處之境界標。保護頗嚴重。蓋察哈爾人之此地點。非人民之游牧地。清帝之牧羊地也。七時三十分。於阿達圭音烏斯井之側。已認該牧場之牧人等之帳幕。因欲聞牧羊之狀況。遂宿泊於此處。

清帝之牧羊地。占察哈爾人游牧地之北境。由此處之東南亘至伯穀德音哥耳河。清帝牧羊之總額頗鉅。牧羊分八十斯耳庫。各斯耳庫之牧羊。定五百頭。每年一斯耳庫之產殖。以百四十頭計算。其斃死以百五十頭計算。此產殖之計算。察哈爾人之所喜也。彼等充其定數之牧羊。以其餘數歸於自己之所得。清帝牧場之牧者。分夫伯西阿拉及穀立西阿立之二旗。爲牧場之管理。任定四十名之達。與四十名之墨伊列奈伊。即二斯耳庫。依一名之達與一名之墨伊列奈伊而管理之也。各達於清曆九月。由其所管理之二斯耳庫。上納五十頭之產殖羊於北京清帝。

十二月一日 火曜日

七時二十三度 午後一時三十七度 九時三十二度

早九時出發。橫斷數坡而行。同一形狀之數窪地。道路之側面多連丘。平野富芻草。十二



時。連丘漸高。益近於道路。地爲不毛。唯見與磚瓦髣髴之赭色石。散於曠野。取此赭色之石於手。始知爲天然石髣髴似磚也。此連丘爲明安山脈之支幹。我等於晝之二時。始越明安山脈。至夜四時半。越山脊凡三。但山坡頗緩傾斜。第一與第二之山坡殆接續。第三之山坡少離。但距第二之山坡僅半俄里。隔此兩山坡之平野。烏蘭呼親克即所謂多數井之平野。然此處唯有三井耳。五時半。我等已過伯穀德音哥耳之平野。過此半野。清帝牧羊地已盡。爲清牧馬地。夜八時。我等宿泊於機翁齊德龍夫茲庫之地。附近富於察哈爾人之一部落。

建築王  
殿之蒙  
人

余於此部落。晤清帝牧馬之牧人。欲訪問牧馬之狀況。此部落之主人。雖屬於清帝牧馬之牧人之旗。而不從事於牧馬業。以牧馬業讓於其弟。自從事建築業。爲建築包工人之有名者也。有善談老人與余談。彼至今建築蒙古蒙王之房。百棟以上。大著功績。蓋據彼言。建築王府。須知種種之法式。要種種之技能。在其團體。要有種種之專門職人。非有名包工者不得建築云。彼語余王府之建築法如左。蓋準中國王府之格式。而異其建築者也。例如親王府。於建築地上先立一丈高之基礎。本殿有五丈高。在邸之北。而南。其左右

有同五丈高各二棟之建築。於距此側面附屬建築二丈之處。邸之中央設內門。內門若以木柱造之。得塗赤色。親王之邸。雖必須建七棟之房。前記五棟外之二棟。外門無基礎而造者也。重立出入門。以普通之瓦葺之。僅屋上葺以綠色之瓦。至於二棟之塗。以平瓦葺之。重立建築之廊。許立木圓柱。此圓柱得塗赤色或黑色。此建築之外壁與門同一。以金與其他種種之顏料。繪以龍及花卉等而裝飾之。若親欲設座所於本殿。此座所高八尺。縱一丈一尺。幅九尺。此座所由牀設一尺半高之廣間。座所之背後有五爪。繪以乘種種彩色雲之金龍。

郡王府第亦依此規定。惟基礎高八尺。只本殿及內門葺以掛渤藥之瓦。餘側面之建築。以普通瓦葺之。壁畫之龍四爪。唯單用顏料畫之。金則只許用於花卉也。

貝勒之府。基礎高六尺。彼等之房屋。以圓瓦葺之。繪畫中無龍。門及房屋之壁。惟許繪以金及種種色之花卉及草耳。

貝子及諸公之府。基礎高三尺。一般之構造。類於貝勒之房屋。惟其房屋有以更小花卉及草之繪畫裝飾之別。

十二月二日 水曜日

七時二十九度 午後一時十六度 夜九時二十三度

八時四十五分出發。自早密雲滿布。九時霏霏雪降。不得眺望四邊。我等惟得向小丘之間進行耳。十時十五分。過機翁齊伊井。再進則我等之道路。被數條之橫道遮斷。聞此橫道由歸化城及倫新坐耳至多倫諾爾爲旅行之中國商人通行之路。十一時五十五分。我等抵橋諾音可耳小河。周圍之地。成波狀之平野。狀如礮确。突起於雪中之砂礫可辨認。一時二十分。過布里圖諾爾湖。我等始登搭本烏拉山。此山脈之道路。重沿山隘始通。繞山隘之裸山。屢見黑石瑛。至夜五時。始通過此山隘。六十俄里之間。南入於漸高之廣漠平地。夜八時始宿泊。十時輸送俄國商人茶之二商隊。通過於我宿所之側。

十二月三日 木曜日

七時二十八度 午後一時十七度 夜九時二十六度

八時五十分出發。沿與前日同一之平野而繼續旅行。十一時三十分。見拖拉哈大丘於斯路之左。滾究音乍母之道通於此大丘之麓。正午我等達固都爾呼地。在此處見二湖。

各含有十六至二十之帳幕。此帳幕爲察哈爾人之部落所住。此大部落於喀爾喀人間所不得見者。乃察哈爾曠原特有之現象也。觀此現象。足徵察哈爾之曠原及察哈爾人之富裕。且睹此帳幕。不得不歎察哈爾人生活之進步也。彼等之帳幕。殆於每戶有積柴而備防寒。又察哈爾人之帳幕。爲掘地而立者。無自下被風吹揚之虞。此外察哈爾人帳幕之大部分。有牆繞之。阿耳架耳重積於牆之前。可證彼等用意於經濟也。又察哈爾人多數於帳幕之前造碟架。置大櫃於其間。置入每日之食料品及獸皮之類。在喀爾喀人之間。因是等物品置於帳內之牀上。雖有被狗蹴散觸口之事。有此碟架。一切之不潔。皆得除去。又察哈爾人之帳幕內。火爐之側可穿穴。焚獸糞之灰。投此穴中。帳內無灰之堆積。常潔清。晝二時抵滾究音坐母已。到着與下拉諾母資音坐母相合之瑪尼特之地。瑪尼特地。有二大湖。與若干察哈爾人之部落。此部落非游牧。如土著者。可於帳幕而證彼等夏日所住之塗房也。二時五十分。抵資耳穀耳茲井。經一時間。已通過哈喇烏蘇之地。五時三十分。我等到察漢布爾噶素之舊城市。余欲察看此舊城市。遂近城壁而止宿焉。以夜間往觀殊爲困難也。

十二月四日 金曜日

七時二十八度 午後一時十九度 九時二十二度

察漢布爾噶素城跡

八時往觀舊城市。朝來寒氣嚴烈。若欲爲周遍之視察。姑以埃之翌年春。今唯利用晴天攝影而已。察漢布爾噶素少墟。其中可注目者。一在舊城市之西北隅圓形之墟也。此墟圍以灰色花崗石之石塊。此石塊之上部。有穿溝渠狀之凹穴。此墟之直徑約十阿耳新。各石塊之長約三阿耳新。穿於石塊上部之溝渠。幅六烏夜耳肖庫。深三烏夜耳肖庫。在此墟之中央。有攢於下方之深穴。其直徑於外部有一阿耳新。三烏夜耳肖庫。二當舊城市北部之中央。有二墟。觀此墟殆爲往時宮殿之古蹟。現時此墟僅有壁土之塊。我以好奇心。由壁土中搜出掛泐藥瓦之碎片。飽受寒風。冒凍湍歸泊所。爲前進之準備。十時三十分出發。猝覺道路形式之變異。察漢布爾噶素以南。廣漠之耕地。與中國人之村落相連。中國人之家屋。或三四戶團相集。或孤立之而蔽以柴薪。今通廣漠曠原之道路。忽變爲狹小村道。道幅不過三撒窳。或縮至一撒窳。經一時間。我等抵稍大之村落固爾班多奎。此處土地農夫之塗房。計有四十所。街市見賣果實及糖菓者。盤臺之上。雖陳列林檎

葡萄冰砂糖中國之薑餅及荳餅等。是等物皆凍萎不得嚙之於口。固爾班多奎先亦田也。聞中國人播麥、黍、蕎麥及各種之豌豆於此。足徵田之荒蕪。此事殊難信。我等曾見耕此田。今則僅餘中國人之墓耳。蓋中國人之爲農者。各自有墓於其田也。十二時二十五分。經阿耳音哥耳河。有石橋跨於河上。長約五撒窳。寬僅二撒窳。過橋則見旱田連阡。隴畦相接。行一時四十分。於道左望見哈拉巴耳架孫舊城市。相距有四俄里之遙。又逾一時。至中國人所居村落。名伯羅乍伊乍。中國人現稱伯羅乍伊乍。此村雖不及沙巴爾臺之大。而於此地則當推爲巨擘。有中國農家二百戶。中國人商肆二十家。其商品除供該地中國人需用外。大半售於蒙古人。特不及沙巴爾臺商人規模宏大耳。又有營鹽業者。則收買蒙古人運送於張家口之貨。村中有旅館。數俄人居之。其旅居之目的。蓋爲輸送茶葉。曳馱至張家口。以迎蒙古人之運送夫。係由張家口俄商派遣而來者。卽代理人之類。此俄商仿中國之風俗。近年始有之。因欲使茶葉與他中國產物。輸出於俄國者。逐漸增多。而蒙古往往有獸疫流行。輸送力時因之而生滅殺。欲早雇運送夫以補此缺點。故於張家口北四十俄里外。先派代理人以料理之。因蒙古人於入張家口之先。與彼等訂

輸送契約已議妥者。爲彼等之駱駝。吾儕旅行路綫。在伯羅資夜機伊村邊。有中國式蒙古喇嘛廟。名伯羅資夜機音斯墨。又行過山坡。其左有伯羅資夜機伊河。蜿蜒如帶。四時渡河。於右岸登陸。次入山道。五時宿於大寒溝之山隘。因翌朝須越大且礮礮之山肩。旅行者每於大寒溝解駝易牛馬或騾馬。若爲常例。因以銀三兩雇馬三頭車三乘。訂約至張家口。將六駝所運載之行李。安置於二車內。

十二月五日 土曜日

七時二十六度 一時二十度 夜九時二十四度

按每日常例。朝五時卽起。因新雇運搬夫不至。至八時始登程。今日道路依直綫向山徑進發。甚礮礮而成狹綫。蜿蜒於山坡。漸登山肩。此山肩有僧機圖達巴之稱。凡商隊赴張家口者。必取道於此。約計六俄里之程。至九時四十分。繞僧機圖烏拉山角。再登山肩。沿人工造成之山階。地多粘土。不甚礮礮。故通行不覺險巖。中國人於此削小爲階。且築室墾田焉。仰眺山巔。長城巍然。殘墟殊不高峻。雉堞猶有存者。堞之壁有塗茨尙完好者。有壁落惟餘中心粘土者。此二千年之遺跡。其耐久亦可驚已。考之歷史。長城橫貫陝西省

之北部。及山西省之中部者。越王之所築。即自代州陰山至高關者。建築始於趙武靈王。自遼陽至襄平。建築起於燕世。秦始皇滅六國。征服此地。黃河南北之地。悉隸版圖。乃命蒙恬率衆數十萬人。自臨洮迄遼東。達萬里以上之距離。而起長城。故有萬里長城之稱。當秦趙燕未割據之時代。即有建築長城之計畫。其開工雖在秦始皇之前。至秦始皇時。工始告竣。乃得現時之大規模也。余今行至張家口附近之地。日睹長城之遺址。考其建築之年代。據史家說明。昔之燕趙。爲今陝西山西二地。則張家口之西境。亦包容於其中矣。十時二十分。登山肩之巔。昂首遠眺。壯景足快雙眸。層巒疊嶂。聳立身前。於錯雜之中。獨顯莊嚴之態。使人悠然生出世之思。輒嘆自然之美。然好景難留。未幾輪鐵鞭影。催送征人。遂不得不馳驅於塵網之中。而余懷殊耿耿也。第一山肩。異常險阻。依測量之結果。則自僧機圖達巴以下。最初五俄里間之土地。水埠有三百十五米突之偏倚。第二山肩。極礪確。其程度頗難於想像。碎石累累。其程度自半阿耳新至十鳥夜耳肖庫。馬殊不幸。曳載行裝之車。不得行於石上。張足震肢。雖出全力。不能轉車於山下。下行之路。猶如此。則仰而登高。其苦尙可名言乎。而此道路。固爲中俄通商之要衝也。此五俄里難道之



中途有格賊耳廟。乃於山肩削平稍廣之區而建築之。聞此廟自去年以來。有中國綠旗兵十五人。駐屯於此。蓋自熱河兵亂後。此處盜賊出沒。往往劫掠旅客。故駐兵防護焉。十二時十分。過山肩最險之部。至茲金乍村。由此前進。山隘漸廣。向張家口之道路亦平坦。山隘之巉巖。頗平滑。始於山間見耕地。至張家口附近。耕地尤多。此耕地取圍山隘險阻之山坡。削平爲段。層層相屬。更有注意者。則各耕地立有碑誌。碑面以漢字鐫地主之姓名。與所屬之地積。建碑之年月。塗以赤色。至張家口廓外元寶山。比比皆是。元寶山亦有俄國人居之。午後二時。至於廓外。莫斯科蘭人母得巴茲夜夫之家族。殷勤來迎。此商人即以連張家口之茶。至俄國爲業者。

第十章 張家口

張家口一名東口。長城以東通行之口也。對歸化城之西口而言。張家口地理上之位置。余雖非地理學者。亦能詳言之。然以余所見。則此都市。頗難截然劃定。現時所謂張家口。起於距長城門一俄里半之處。易辭言之。即在西北山隘廓外之地。土人稱爲宛寶山者。亦當算入張家口內。然中國人至今日。於張家口元寶山有截然之區別。元寶山尙有獨

名稱及  
位置

元寶山

俄國正  
教新禮  
拜堂

俄人之  
住所

立之廳。撫民府在焉。此事必久居此地通達其情形者始知之。若在旅行者之觀察。則現時之張家口。如前所記。至少當以距張家口城壁一俄里半之地爲起點也。元寶山之山隘。有北京及拉臥西耳商人鉅肆。沿山巖而並列。與來張家口之蒙古人相角逐。此地有各色人住宅。又有俄商大茶葉店。而賣買油粉薪柴日用品之市場。亦居其大半焉。故余記張家口。自元寶山始。

張家口廓外之入口。與中國人居住元寶山之地。全相隔離。距張家口城壁二俄里之處。山隘向東西陡轉。下爲險阻。山隘少廣。其中央地。每值雪融雨降之期。氾濫於附近。輒成水害。有小河疏通之。前記元寶山曲角之附近。有居民之宅第相連。其最先入望者。則小丘上俄國正教會堂也。此會堂乃夜加迭林布耳穀商人米海耳得米特立威齊巴茲夜夫於千八百九十二年所建。會堂東界內爲墓地。西界內爲花園。會堂入口之兩側。有旁室二楹。其一爲堂守所居。其他則執行禮拜式時司祭之宿所也。巴茲夜夫建此會堂。交付於北京俄國正教宣教師。並捐助維持費二千兩。（四千留）及修繕費之資本。會堂之處。起有中俄商人之居室。櫛比相望。俄商店肆。不在此地。僅有住宅。貯藏自俄輸入各

商品並輸出俄國之茶。其住宅之外部。折衷中俄建築式。而內部則多用歐式。建築之優美者。以母得巴茲夜夫家爲最。有美麗之精室數楹。有外廊。有花園。有植物溫室。有以便利及衛生爲目的之各種設備。他人之家。其大雖不讓巴茲夜夫家。而設備多缺。無紳商之風。蓋巴茲夜夫家有妻女同居。而他人以獨身營業爲生活。即此一端。亦可概見。此處因有山隘妨礙。故俄商不能築巨大之貨棧。又以地勢極狹且窮屈。無論何人不能建貨棧於座右。皆於遠隔之地。建五棧六棧。有多至十棧者。

中國人之居於元寶山者。營小規模之商業。亦有開放之店舖。其住宅多與店舖背後相連。築隘小土室居之。商人出身。有二種。有北京人及拉臥西耳人。或中國西省人。北京人店舖。外觀華美。若較他商爲富厚。實則不然。其商品種類頗多。如中國絹布之類。及歐洲輸入中國各製造品。拉臥西耳商人店舖。不飾外觀。而販賣茶葉、達運布、達布、熟皮、門庭。有廣大之觀。堪與蒙古人相角逐。此外有木材店數家。錢店、皮店、藥店。得二十餘家。此張家口商人之概畧也。

距張家口城壁約半俄里之處。山隘更下落而爲廣闊。有河自山巔下注。當氾濫奔流之

際。交通常因之隔阂。住民爲除此不便。使元寶山與張家口相連絡。於山隘西方之右岸。築隄防以捍水災。此廓外地。中國人稱爲帕康乍或帕架耳。卽隄上之意。稱市場爲達巴。張家口買賣家畜之集散地也。秋冬之際。中國人之居長城外者。與南蒙古人察哈爾人蘇尼特人。曳牛羊數百頭。羣集於此。各以賤價交易。牝羊之良者。按其年。行情自銀一兩二錢至二兩。牡羊按其重量。自銀九兩至十二兩。帕甘乍當五六月時。爲繁盛之貿易地。蒙古人每於此時期曳馬匹來售於中國本部。近年交易之額。有一萬五千頭至五萬頭之多。楚湘以南。各省商人。歲於此時久留張家口。云彼等所購者。多爲三歲之牝馬。其價值不一。而最貴之時價。不越八兩。價值漲落原因。第一爲馬數。第二爲馬質。第三爲買主之數。余更聞之中國人從事於家畜買賣者云。張家口零買各種家畜之價。較比京昂貴。因蒙古人牽家畜來張家口出售。若行情不利。直牽之歸家。無甚不便。若牽至北京。則歸途不便。故往往以賤價出售也。

帕甘乍市場。中國人居宅櫛比相屬。直至元寶山山隘之旁。場南五十散寮之地。有一小山對峙。絕壁聳立。恰如屏風。絕壁之西半部。爲長城之一部。乃明世所改築者。立寨於山

隘之入口。絕壁之東半部。有自山隘流出小河流。至此處與自察罕陀羅海深谷流一小河相合。即前記河流之河身也。兩河相匯。水量頗大。今名定邊河。然尙未有以此名呼之者。張家口土人則呼之曰通橋河。云據土人傳說。舊長城在此河上。恰爲怒巖。至明世始改築爲今狀。設警備於此通路。由實際攷之。溪谷巖上。雖髣髴有建築物之遺跡。然舊日之長城。果在此乎。余不能無疑。明人新於此處設長城入口。即張家口之城門。清人稱之曰大境門。此門於日沒後閉。巨鐵扉。且加鍵焉。翌晨日出而門啟。日以爲常。有特別之官吏。以司門之啟閉。所居小室。在門外南側。榜曰廳官。此門爲中國本部之境界。張家口之都市。即以此爲起點。然無論自政府人民觀之。殆不認爲城市。因迤西約二十俄里。有萬全縣。此僅爲該縣郊外之一堡耳。依此原因。張家口有二廳。即以張家口爲察哈爾各旗中央管理所之堡寨。則歸都統所管轄。又爲萬全縣之郊外。則歸知縣所管轄。萬全縣不敵張家口十分之一。故知縣之職務。多生於張家口。然縣署仍在萬全。每週僅至張家口二三次而已。張家口有知縣代理官。土人有（地方）或（老家兒）之稱。

張家口爲商業都市。分上堡下堡二區。自元寶山山隘。順道先至上堡。入大境門。既入上

堡。路線遂分。第一大街路。名大門街。通主要之市街。左側爲二道路。通賣買城。上堡以特別圍壁。劃爲一區。政府布告。常書市圈。民間謂之曰圈裏頭。賣買城有二門。一爲小北門。一爲南門。運輸商品。多由南門出入。蒙古人稱爲蛙門。北門有警察局。賣買城夜警邏卒居之。每夜十人任夜警。全城商店。負擔其義務。賣買城殊不廣。縱不過二百撒窳。演僅半之。東西二方。有商店在樓上。又有貨棧。南方有數大貨棧並列。以石築成。又有小劇場。與北圍壁上格賊耳相對。演劇多在夏季。冬季甚稀。廟建於壁上。高約八撒窳。層階相疊。風景甚美。廟扉有建造年月。成於嘉慶二十五年九月。此城爲中俄貿易中心點。俄國輸入之羅紗。各色綿剪絨。一切毛織物。先運至此城。自此處批發於躉賣商人。再發送於中國本部焉。

此處商館之大者。爲大泉玉。茲窳可又安容。此地又有中國茶店。專售於恰克圖及蒙古人。其中資力充裕者。爲祥發永、廣全泰、恒隆光、大升玉、裕慶成、新倫容、王欽泰、公合全、數家。各商店由賣買城運茶至蒙古。其額頗鉅。輸出恰克圖之磚茶。至三萬捆。輸出於庫倫及蒙古之磚茶。至三萬大箱。一萬五千小箱。

大門街爲止堡。主要街市。自大境門始。繞賣買城之圍壁者皆是也。中國職工小店舖並列甚多。賣買城南門外。距城門二百撒窘之地。稅務司在焉。所居之宅第。與普通中國房屋無異。有官吏駐之。檢查張家口賣買城輸出輸入之商品。而課其稅。稅務司之前。商人齎集。各欲早置其商品。值帕甘乍有買賣家畜之時。則門前尤擁擠。人畜集聚如山。余屢至其地。見稅務吏執務務殊敏速。千八百九十二年十二月九日之期。余旁觀會計吏領收家高通過關稅。彼能於五分鐘收納三十一商人之稅。且登記於帳簿。其執務所以能敏速者。因各商人熟知稅率。各豫備所豫納稅金。不煩官吏之手。官吏亦促人民先準備稅金。出告示詳列各品之稅率。以示不知者。茲揭張家口貿易品課稅率如左。

馬一頭通過稅

八百捷夫

牡牛牝牛一頭通過稅

五百捷夫

騾馬一頭通過稅

五百捷夫

驢馬一頭通過稅

二百五十捷夫

羊一頭通過稅

六十捷夫

駱駝一頭通過稅

銀六十分

豚一頭通過稅

七十五捷夫

小豚一頭通過稅

三十七捷夫半

歐洲輸入商品課稅率如左

俄國哈喇(羅紗)半疋(二十五阿耳新)四分四釐

俄國回絨一疋(二十五阿耳新)五分六釐

回布(縐木棉類)一疋(約二十五阿耳新)二分二釐

達連布一疋(五十阿耳新)七分六釐

粗洋布一疋(五十阿耳新)十六分

羽綾一疋(七十阿耳新)十二分

洋標布(細綿布類)一疋(三十五阿耳新)十二分二釐

粗布(中國木綿布俗名桃布又名子布)三十六疋(一捆)十六分

中國曲綢一疋(約二十五阿耳新)二分二釐



中國雜貨騾馬一駝法定重量二百觔。按此課稅。但雜貨有左二種區別。

第一種名粗集貨。針絲櫛煙管鏡帽子屬之。每駝課稅一兩二十分。

第二種名細集貨。絹原料各種製作品。每駝課稅二兩四十分。

俄羅斯革不問品質如何。每張課稅一分一釐。

俄羅斯着色革。不問品質如何。每張課稅一分三釐。

中國金屬及他生產物。課稅率如左。

金沙每兩二十二分。

銀器每兩二十二分。

銅盆每觔三十三捷夫。

雅片不論如何。每兩二十二分。

食料品(如蝦仁昆布) 每駝四十分。

白砂糖赤冰糖每百觔十三分三釐。

自泳糖裂黑糖。每百五十觔二十分。

蒙古物產課稅率如左。

剝篤亞斯每車六百觔十八分。

夫、結晶鹽（自東部浩齊特、西部浩齊特、阿巴噶、他旗輸出者）每一百觔百二十捷

狐毛皮每張一分一釐。

狼毛皮每張五分五釐。

海狸大皮三十三分、小皮半額。

黑貂毛皮每張三分三釐。

豪耳野貓皮每張五分五釐。

貓皮羊皮二釐三毛。

馬革每張六分。

駱駝革每張六分。

牛革每張六分。

駱駝每舫二釐。

馬尾毛鬣毛每舫三分。

紅茶輸出長城外者。三百函納輸出官許票費銀六十兩。都統衙門收稅十五兩三錢一分。

磚茶輸出長城外者。百五十函納輸出官許票費銀六十兩。都統衙門收稅十五兩一錢。綠茶輸出於長城外者。十舫一函課稅一釐。

本表外網羅一切稅率。唯舉最普通貿易品。以見一斑。此外物品。官吏按稅率細目徵收之。然稅務司唯課中國人之稅。蒙古人則免稅。如此措置。實為脫稅之原因。中國人往往使蒙古人買物。佯認為所有者。以冀免稅。稅務司曾妨此弊。而雇用監視人。然亦無大效。據收稅額之調查。最近二十五年中。殆減去以前所入之半。依稅務長之說明。其減額原因。俄人自運茶至俄國。故與中國人在張家口之貿易。逐漸減少云。千八百六十七年。據中國人報告。自張家口輸出各稅茶之額。至十八萬捆。千八百九十二年。輸出額不過七萬三千捆。張家口每年收稅結果。現今額數。約可萬兩。最近三十年增加千五百兩至二

千兩。是歸化城貿易衰落。而張家口繼續發達之原因也。

大門街至稅務司處。稍有富裕之觀。中國人零賣店輻輳其間。然其外觀之規模。內容之資本。遠不及庫倫所見者。商店多以販賣歐洲雜貨爲業。商品之種類雖多。而品量殊少。同一織物不能同時儲置兩疋。則資本狹小可見矣。又有專營一種商業者。如鐵商陶器商。玻璃商。藥材商是也。藥材商中營業闊大者爲天新號。其批發藥材地。爲直隸省祁州。著名之藥材貿易地也。各商店皆於門前懸中國語蒙古語之招牌。多不用雕刻。而以金箔塗之。亦有以白布書之者。招牌文字除商品外。多贊揚商品精良。販賣人公平之詞。前記藥材店之側。有風神廟。士人信仰殊摯。廟建於嘉慶十五年。且有附屬宅第以維持之。此宅第爲張家口唯一製鹽場與煤廠。煤價一斤值八捷夫。亦小賣而已。上堡雖有多數商店。而街市不得不謂爲寂寥。故往來數次。輒有倦容。大門街雖具中國都市之雛形。而不潔已極。道寬有不及二撒窳。鋪石者僅居小部。車轍深十烏夜耳。宵庫。每日投棄人畜糞於市中。雨後則泥濘尤甚。行走困難。天氣乾燥。則塵埃飛揚。空氣溷濁。故余不能爲精良之攝影。此街之長。雖在一俄里以內。而一度行過。塵污肩袖。中國普通風俗。住往拋庖

張家口  
之八旗  
兵營

中餘瀝。桶中尿液於街中。故到處惡臭觸鼻。令人作嘔。呼吸如此不潔空氣之人。而能生存。實出人意外之事。道中有磴。不便通行。蓋磴道皆成深轍。車輪馭入之時。竭牛馬之力。不能脫出。故不可不擇其轍之淺者以行。步行者雖有步道。其道路或與車道平均。或低於車道。或則較此車道有一阿耳新半之高。其凹凸亦甚矣。此步道之幅。雖有達一阿耳新者。然大抵填土或十二烏夜耳肖庫之板石一塊。以便行人。故行至此者倍極辛苦。密接於上堡之南端。有駐防此地之滿洲八旗兵營。此處置駐防兵之始。爲康熙三十二年（一千六百八十三年）是年下建築駐防兵官舍之命。建士官住宅三十一。兵卒宿舍千戶。

爾來張家口駐防兵之數。或增或減。乾年隆間。總計士官減至百六十人。而兵舍仍舊存在。現時此兵營以輒壁區別爲三營。兵士之宿舍。面南而排爲數列。於各宿舍。加建傍屋。兵士之妻子住之。兵舍接於上堡。一在堡之東。一在其西。其南武庫糧台。東西兵營之間。有一廣場。廣場之北端。爲都督府。其中央有萬壽宮。即祝皇帝寶祚之廟也。此廟係康熙十五年（千六百七十六年）所建立。規模頗大。其牆垣塗淡紅色。

前記之廣場。與此共爲滿洲兵之練兵場。又於此處。施行點檢。故廣場之東設點檢亭。滿洲駐防兵之廣場。區爲張家口上部分之上堡。與其下部分之下堡。下堡之北端有鹽倉及製鹽場。遮斷練兵場。余於張家口不置重於鹽業。然此鹽業應此處數萬居民之需用。實必要之產業也。運鹽於張家口者。察哈爾游牧地之中國人。及阿巴噶東部浩齊圖西部浩齊圖東部蘇尼特西部蘇尼特其他諸旗之蒙古人也。於張家口從事製鹽及賣鹽之商店。爲德懋裕店、合成裕店、德恆裕店、元隆裕店、全城裕店、德元裕店、天合裕店、元盛裕店、泰成裕店、裕源裕店、之十商店。此諸商店由察哈爾之游牧地購買穀西耳。即未製之碳酸曹達。其貿易額頗多。例如於千八百九十二年。此十商店裝載三萬八千車至三萬九千車穀西耳。運於其倉庫中。其重量每車約六百四十斤。約當俄國九十二萬蒲德。又販買蒙古人以原塊由阿巴噶旗所運來之青鹽。或蒙人稱爲黑鹽之曹達。而轉送於中國者亦有焉。然爲額較少。從事於此產業之商店。千八百九十二年。張家口有八戶。此八商店於前記之年。買入曹達額如左。

夏信大

四千車重量約

百四十萬斤

牛興景	二千車重量約	七十萬斤
大和德	千車重量約	三十五萬斤
牛興久	千車重量約	三十五萬斤
大德	二千車重量約	七十萬斤
仇安有	千車重量約	三十五萬斤
胡興有	千車重量約	三十五萬斤
德久	千車重量約	三十五萬斤

是年左三商店輸入白鹽其額如左（每倭重百二十斤）

和興華 四千倭重量 約四十八萬斤

牛興華 二千五百倭重量 約三十萬斤

駕大德 三千五百倭重量 約四十二萬斤

如斯千八百九十二年。由張家口載出之鹽。剝篤亞斯。曹達之額。約有俄國百二十萬蒲德。余於張家口無研究此產業之餘暇。此問題之精細調查。姑以埃後之旅行者。惟張家

口鹽之重要輸出地。爲北京云。

過鹽倉入下堡。先入我目中者。叫賣下等勞働衣之商人也。彼等羣集於此處。而立塞於染物工場之前。張家口之染戶九。其中規模大者。只三戶。於茲當一言者。此處躉賣商人。先買入純白之綿布。不論其爲歐洲所製或中國所製。買入後定染種種之色。但中國人與蒙古人好藍色。故此處藍染料之需用。比例於其他染料。約五分之四。

下堡爲張家口最古市街。而豪商所居之區也。張家口躉賣商人之邸宅。與倉庫均集中此處。由北而南。橫斷此地之主要市街。名武成街。爲躉賣商人之店舖。及彼等製造場所。在之中心點。下堡之北部。製革場與賣革商人之店舖集中於此。彼等商品陳列店前。一見而知其爲革商店也。店舖戶前。市街正中。高張有臭牛馬之皮。店舖內懸列馬勒領圈。後鞦鞍褥。及其他馬具。是等物製裁縫染。皆行於街上。接於革商店者爲荒物商。馬車工場。粉店。及其他店舖。在下堡之店舖。雖亦小賣。然其規模頗大。較之上堡店舖。不但寬廣。而且商品充實。惟阿片商店。貯商品於庫。顧客來時。由庫取出。故外觀與普通之住家無所異。店前甚寂寞。普通阿片行情。每兩值五百捷夫。



張家口在武城街之躉賣商人店舖。外觀雖與小賣商人店舖無異。然有廣大之倉庫。以貯藏其商品。此躉賣商人。非時時居在店舖。彼等常居帳場。終日與由他都府地方之來客晤面。欲詳細研究彼等商情。頗爲有益。然此研究須要數年。倉卒旅行間。無此暇力也。張家口中國人小賣商店中之大商店。除對於本地住民營業外。尙對於蒙古人營業。而一般類中國人所行者。則張家口之商人。各自有一定之貿易路。此種商舖中之商業宏大者。有左之商店。

一、大新德 此商館之貿易路。爲三音諾顏部之喀爾喀人南部諸旗。此商館開業最古。較他商館資本亦裕。

二、大亨玉 此商館之貿易路。爲西部蘇尼特旗。

三、大德公 此商館之貿易路。爲西部蘇尼特及東部蘇尼特旗。

四、天太德 此商館之貿易路同前。

五、復興隆 此商館之貿易路同前。

六、永興隆 此商館主要之貿易路。爲墨爾根王旗之游牧地。

然右商館中。實際貿易於蒙古者。惟大新德永興隆而已。他之商店。雖賣商品於蒙古人。然非在蒙古行貿易。彼等並不派遣掌櫃賣却商品。實在蒙古人以相距不遠。自身來此而買商品也。彼等來買。爲每平正月與十月。商館此時對於富裕蒙古人之部落寺院。及個人以價值三十兩五十兩多至百兩之商品賒貸之。收債時。則各派遣掌櫃。自三月間起身。至八月而歸。但此等掌櫃只收債。並不賣商品。彼等所藉以償債者。最要爲羊。其次爲牛馬駱駝。皆拉入張家口。前記之張家口商館。在蒙古之貿易額。未得詳示。然爲額亦甚少。例千八百九十二年。天太德貿易額。爲牡山羊千三百頭。馬二百頭。牛百頭。駱駝六十頭。故計其貿易總額。不過一萬五千留。他商館在蒙古貿易額。雖較高。然前記之六商店總貿易額。亦不過二十五萬留。彼等之商業利益。在於將蒙古產物賣於中國本部。彼等賣羊於北京及太原府。馬則經保府而賣於山東。河南。賣駱駝於從事張家口及肅州間茶業運送之中國人。中可供食用。並可充農家使役。故即可行銷於此地。是等家畜賣出之價格。較之蒙古價格不下二倍。

前記各商店當其收債於蒙古時。比平日所用之掌櫃較多。例如天太德商館與蘇尼特

旗爲六七千兩之貿易。僱置四十名掌櫃。每名每年支十八兩。至二十四兩之薪水。不但可以自給。且足養其家族。此可證中國人之節儉。與張家口物價之低廉。是等掌櫃率居於張家口附近村落。其生活費之低。實可驚也。例如天太德商館之掌櫃。使其家族居於張家口附近村落。賃得四棟房屋。附有菜園及附屬家屋等。一年一兩。彼將一棟更以一年二兩賃於他人。由菜園收穫足供家族一年用之野菜。一棟用爲本宅。他二棟則其母與其妻子別居之。彼等只於勞働時與晝飯時一處團聚。

於下堡主要市街。大商店外。尙有小商店之集團。商人於步道與巷街陳列新舊之針、鑊、燭臺、提燈及其他家具而賣之。靴匠、裁縫匠、鍛冶匠與彼等並列而工作。各於路上應行人之需用。而爲賃工。此外有賣食品之俄國商店。或賣燒牛乳餅、卵之薄餅。或賣饅。或賣煮肉。或賣其他之食品。下堡爲繁盛之街市。踏足此處時。推開行人。始得通過。

在下堡之廟。全體計有四十。其中最美麗者。爲河神廟。此廟在武城街之北部。距今十五年前。駐屯此處之滿州兵釀金所建也。即祀張家口河之河神也。下堡諸廟中最古者。名眞武廟之格賊耳廟。及嘉慶帝時代所建之玉皇廟。此二廟在蒲立特下堡之特別部分。

下堡之廟

此處爲下堡之內城。而築於丘上。圍以牆壁。如上堡之市場然。此牆壁內有張家口之會計局穀倉及張家口官衙之大部分。

於下堡側街占顯揚之地位者。張家口銀號也。此銀號外觀頗似商店。然其入口常鎖。其外部之目標。有連結如錢之招牌。銀號內部以櫃臺別爲數室。櫃臺上置各種之秤。其側置桌。店員面桌而執事務。開張家口銀號二十年來。爲數驟增。其原因以陝西省人由中國中部移其資本於此也。此處新開者曰銀號。有五千兩及二萬兩之資本。於張家口舊時營業者曰票戶。有數十萬兩之資本。新銀號於本地之商人信用甚薄。而本國官吏復課以重稅。殆使失全部之利益。故在此地營業穩健者。爲票戶。此銀號則發行紙幣以代用通貨。張家口票戶。悉屬陝西人營業。

在下堡橫街之他商店。販賣所有商品。與武城街所異者。惟規模較小耳。

下堡多橫街。小商人及工人住焉。其中回教徒不少。回教徒與中國人雜居。不別作一社會。張家口回教徒之中國人。爲教育其子弟以回教。立有三學堂。其教師係由中國各州來者。余於學堂雖不知張家口人所教授之回回教至如何程度。然視彼等素行。甚不守

教規。例如彼等亦飲酒食豚肉吸鴉片。張家口人依中國人一般之風俗。其築室不面市街。常建於院內。故遊於市街。惟見磚造之牆。此牆附設狹便門。便門覆以廣幕。有於牆上懸掛記載院內居住家族數目之牌者。便門之前。有屏風。故行人亦不得窺院內事。石土屏風上。其中央常作小神龕。此神龕內。安置土地神之像。謂爲其家之守護神龕。前置燈明四。書文字於方形長方形或圓形之赤紙上。貼附於屏風上。間有貼白紙者。則以示此家在凶禮中也。白紙上記死亡之日。死亡之年。及其死因。尙於門上懸白紙之喪幡以爲表示。

張家口  
俄國郵  
便局

今轉而觀之。欲述住於張家口俄國人之生活。宜先述唯一之官立機關。張家口郵政局。此郵政局以一名局員。即可辦理事務。無多置局員之必要。由俄國經張家口發送於中國之郵便。每月只四回。由中國向俄國發送之回數亦同。此郵便全體只送通信於三戶之俄國商人。集郵便而分送之。只要一時半至二時間。郵便官吏辦公時間惟此而已。辦公每月只有八回。此官吏於他之關係。亦頗有助於我等政府無疑。例如得委託之爲居留張家口俄國人之監視。張家口俄國商人間數起紛議。以裁判託之於此官吏。亦甚便。

利。然當此任者。必爲有相當教育之人物。然於蒙古我等郵便管理人之知識之程度。不出高等小學卒業以上。其程度不僅低於商館經理人之程度。且低於普通商人之程度。我等郵傳部所與之薪水甚薄。故有教育者。愈不欲就斯職。張家口郵便管理人所受之年額俸給七百留。租房費三百留。辦公費百留。共計千百留。（發送費及恩給在此計算外）此年額一見似甚豐。然若計算於張家口諸種出費。則此給額甚不足自給。今茲舉不可避之正當出費如左。

（一）四間帶廚房之中國狹小家屋。一年之房租。（無暖爐家具牀椅）百五十留。改築改造修繕費。全部歸租房者負擔。改築改造之當時。計出費二百五十留。爾後每年出費二十五留。

（二）燃料費管理人之居室及廚房所用暖爐。在三個以內。此暖爐因氣候寒冽。及中國房屋不完備。五個月間晝夜須焚石炭。張家口石炭價每斤須六至九捷夫。各暖爐一晝夜所焚石炭之量。四十斤至六十斤。（此暖爐爲鐵爐若石爐則六十至八十斤）今假定一暖爐所焚石炭之量爲五十斤。則百五十日間。每日焚百五十斤之石炭。

餘七個月廚房每日約焚三十五斤之石炭。如此計之。則三暖爐每年所焚石炭之量。約三萬斤。買此石炭。一斤以中價計之。須七捷夫半。故總計須二十二萬五千捷夫。將此扣成銀留時。(最便利之換算法七百捷夫換一留)三百二十留。

(三)此外郵便管理人。須支出中國人雇工炕用及郵便到時部薩克居室炕用之燃料費。二十五留。

(四)一名郵差。一年薪金五十留。僕一名薪金五十留。更夫薪金十二留。點燈費四十八留。水費十二留。辦公費二十八留。右合計一年支出二百留。

(五)掃除室內不潔之物費。及向僕人支出之祭日贈物費。三十留。

如此則郵便管理人一年間之實費。不下七百五十留。他一切費用及衣食費。只餘三百五十留。而中國北部連年凶歉。張家口食料騰貴。中等麥粉一蒲德之價。二留半。牛肉一蒲德之價。亦同爲二留半。羊肉一蒲德價三留。奉此職者之窮狀可知。曾奉斯職之某人。兼營俄人茶行事務。亦且困於生活。爲如此之兼任。要有相當之教育。而我等郵便管理人中。有相當教育者。又不見其人。故唯仰給於政府之支給。現時張家口郵便管理人布

住於張家口以販賣輪茶爲業之俄國人

耳慈又可夫斯欺伊帶有家族。未有何等之兼任。其生計之困難。可推知矣。

住於張家口所餘之俄國人。俱自居於商人階級。但賣俄國工業製造品與他之生產物之俄國商業者。殆全無。此處之俄國人。皆只從事於由漢口福州運搬於恰克圖之仲買事業。故於張家口俄人商業之發達。必至有專以一身委於商業者起。始有可期。居於張家口之俄商人。除茶仲買商外。莫過於資本有餘裕時。而買中國絹布送於莫斯科之仲買人。

千八百九十二年。至千八百九十三年。於張家口有俄國仲買人之三商館。此商館庫倫亦有支店。如此商館之一西又林欺音商館。殆無所事事。此商館不論主顧有否。一商期間。不過送一萬七千或一萬八千餘函而已。此少額貿易。即店與倉庫之費用。亦不敷用。張家口充裕之俄國人仲買店。爲巴茲夜夫。可可烏音。巴梭夫之三者。此商店皆每年約買百二十萬函。其中第一位之巴茲夜夫商館。乃西烏夜茲臥夫。穀布慶。帕特可夫。烏臥架烏。伯特慶。穀立布新之後繼者。買磨耳齊牙夫。拉斯特耳。穀夜烏伊。奈母齊夫。尼伊穀立布新。布羅耳。布尼可夫。可羅可立。尼可夫。夜母阿哈米夫。與其他茶商之茶。第二位可



可烏音及巴梭夫商館有耳西尼可夫。伊穀母夫。烏臥羅撒特伊。求心。其他小資本之主顧。其名簿列記莫斯科及西伯利亞所有茶商之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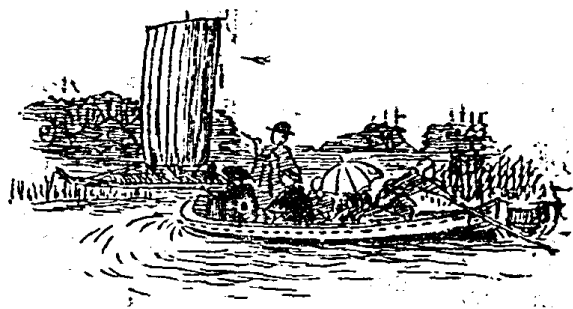
是等大資本之茶商。例如穀布慶。伯特慶。烏臥架烏。及其他。其買茶不託於一個仲買人。而分託於數仲買人之間。其所以如此者。第一不知何仲買店可靠。第二仲買人不盡義務時。可命他仲買人代行其義務。在中國我等之茶仲買店。營業概不永續。如在天津張家口庫倫重要地之仲買人。十年一變。率以爲常。仲買營業者。非有資本。而實乃投機者故也。是等仲買人營業失敗時。二三年間破產休業。成功時七八年間贏得數十萬留仍行閉店歸俄。而理其本業。近年與前異。徒手成功。少爲困難。距二十年前。仲買人營業開始。毫無須乎資本。惟得茶商之信用足矣。仲買人雖於今日對於茶之發達亦不支出一錢。例如彼等於張家口所用製茶之繩。包裝布席。歸貨主負擔。以貨主之金充辦費用。平素所使用之紙洋筆墨汁鉛筆郵票。亦歸貨主負擔。俄之仲買人所以徒手得營商業者。以前此俄國仲買人經中國商店曾發送多量之茶故也。當時俄國仲買人與中國之商店約。一函出運金五留。使將俄人之茶。由張家口運至庫倫。當時貨之包運人。爲中國人。

彼等雇蒙古人之運送夫。由俄國仲買人受運金五留。而給蒙古人之運送夫以四留以下。此時俄國仲買人不執何等之勞。不爲何等支出。由貨主而享受報酬。後俄國人亦悟發送其茶。不經中國人之手。而自雇蒙古人爲得計。從此仲買人若爲小資本。或無自己之資本則不能營業。況近年競爭劇烈。且茶商動則將支付金。經半年或一年始得歸還。故自己無充裕之資本。則難以營業。在張家口營業各商店。現時對於貨主。一年所墊之款。不下一萬多至一萬二千兩。卽約二萬至二萬四千留之譜。故不可不先爲此金額之準備。且不可不有支給於蒙古運送夫之資本。

### 抵北京

十二月十八日余爲赴北京。由張家口起程。二十一日抵北京。余旅行於張家口北京間。於此次爲第二回。（千八百九十三年歸蒙古）故於其通過地方視察最爲的確。張家口北京間之紀行。於千八百九十三年漫游日記中。當有所述。茲不詳也。

### 蒙古及蒙古人終



勘誤表

百	百	八	六	五	五	四	四	四	二	二	二	二	十	十	頁數	二十	九	頁數
〇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五	四		十三	三	
四	二	一	二	一	三	二	二	八	八	八	七							

乙

勘誤表  
甲

十	三	八	六	十	三	八	七	二	五	一	一	行本	十	三	行自
一	二		一	三								數文	二	一	數序

二	十	一	二	十	十	十	二	十	全	全	十	四	二	二	字	二	十	字
十	八	二	三	八	七	十	十	字	行	行	四	十	十	十	數	十	六	七
九		二				五	物	字				四	四		五			
							下											

徒	十	同	與	士	猶	遇	脫	以	羣	脫	實	室	誤	全	誤	二	誤
							落	此		落							
								地									

徒	下	前	興	士	在	過	甚	衍	衍	衍	祥	者	但	空	正	衍	晤	一	正
								文	文	文						文			













## 再版支那分割之運命駁議

瓜分中國之說喧傳已久列強以均勢相牽莫敢發難今專制傾覆共和告成新機勃發欣欣向榮斯時也羣國人謀所以培植之灌溉之擁護而長養之固足以炫耀東大陸而啟世界太平之運彼包藏禍心狡焉思啓橫誣醜詆而媒孽之曰分崩之命運以欲動天下之耳目而連慘禍如日本中島端之著「支那分割之運命」斯則最堪痛心者矣氏書於去年十月間出版會登廣告曰「七十萬方里之土地五億萬人口之民族亂國歟亡國歟統一歟分割歟渾渾沌沌漂泊於洪濤巨浸之中者非今日之支那耶蓋支那者二十世紀之謎也能解此謎者可以霸東亞可以雄五洲此書洵為支那民族之三世相又解謎之良鍵凡朝野士夫苟有雄飛大陸之志者盍早握此鍵」嗚呼風狂雨橫慘淡相逼天事人謀紛沓交乘邦人兄弟其亦恍於未來永劫蹶然興起而謀所以自處者歟爰取譯之並加駁議命以今名洋裝一册去年十二月出版以為國人當頭之棒警夢之鐘知恥知懼競奮圖存爾來風靡一世遠及外國斯豈本會之私幸已哉原版售罄再版已出較原版尤精緻定價大洋伍角外埠郵費三分軍人八折批發十部以上者八折二十部以上者七折百部以上者六折原書售日幣一圓二十錢著者自譯本售一圓更有譯者豫約一圓定價一圓五角今加駁議數萬言價廉如此非牟利也

北洋法政學會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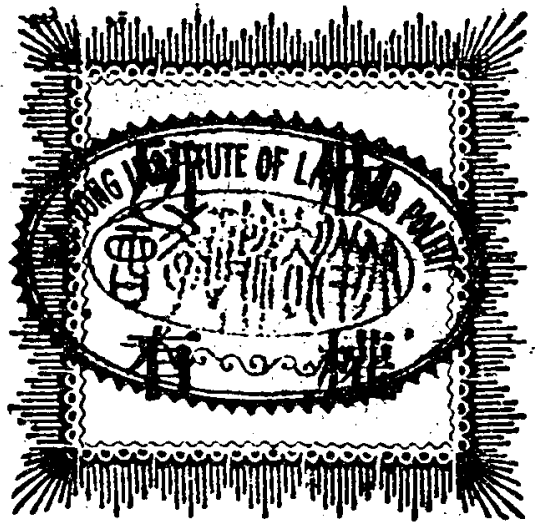
## 政學界之寶笈言治

邦基肇造政論繁興玄黃之運未靖黑白之辨宜嚴敝會不敢猥懷澄澗之志敢試獻曝之忱爰作本雜誌旨在闡明法理討論政術內容凡十二門曰通論曰專論曰雜論曰選論曰譯述曰紀事曰叢談曰史傳曰文苑曰投函曰法令曰附錄每月出一期約五六萬言於我國急待解決之問題均有的見陽曆四月一日出版定價大洋一角半郵費三分半年八角全年一圓五角關心國是者盍省覽焉

北洋法政學會啟



中華民國二年三月首版  
 中華民國二年四月發行



原著者

俄國婆茲德奈夜夫

編譯者

北洋法政學會

發行者

北洋法政學會

印刷所

天津東馬路  
 華新印刷局  
 六吉里胡同

發行所

天津新開河北洋  
 北洋法政學會  
 法政專門學校內

代售處

各省大書坊

全 部 一 册

定價大洋貳圓叁角

郵費在內

\*\*\*\*\*

少中

